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下）

印順法師

卷001

序

印順

《雜阿含經》（即《相應阿含》，《相應部》），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，代表了釋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。佛法是簡要的，平實中正的，以修行為主，依世間而覺悟世間，實現出世的理想——涅槃。在流傳世間的佛教聖典中，這是教法的根源，後來的部派分化，甚至大乘「中觀」與「瑜伽」的深義，都可以從本經而發見其淵源。這應該是每一位修學佛法者所應該閱讀探究的聖典。

現存漢譯的《雜阿含經》，內容缺佚了二卷（古人以《阿育王譬喻》補足），次第也大有倒亂，所以全經的組織部類，無法明瞭。呂澂發表了〈雜阿含經刊定記〉，依《瑜伽師地論》，知道四阿含經是依《雜阿含經》為根本的；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中，抉擇契經的摩呾理迦（本母），是依《雜阿含經》的次第而造。我在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有了進一步的研究，主要是論定：依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分全經為「能說」，「所說」，「所為說」；這三類，與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相當。近代學者的研究，或說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部阿含；或說依四阿含而類別為九（十二）分教。其實，四部阿含是先有《雜阿含》，九分教是先有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（這三分也還是先後集出），二者互相關聯，同時發展而次第成立的。《中阿含經》（一九一）《大空經》，說到「正經，歌詠，記說」（《中部》一一二《空大經》所說相同），正是佛教初期三分教時代的明證。

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中，抉擇契經宗要的摩呾理迦，是《雜阿含經》的部分論義，也就是「所說」——「修多羅」部分的論義。「修多羅」分陰、處、因緣、聖道四大類，在《雜阿含經》的集成中，「修多羅」是最早的，正是如來教法的根本所在。從〈雜阿含經刊定記〉去看，這部分的經論對比，不免粗疏而不夠精確！抗戰期間，聽漢藏教理院雪松法師說，內學院有《雜阿含經論》的合刊本，可惜沒有見到，不知內容如何！我在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中，經論對比，也還有些錯失。因此，我編印了這部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。一、經論（先經後論）比對合編；二、分別部類，依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的次第，分全經為七誦、五十一相應；三、校正衍文與訛字；四、採用新式標點；五、經前附入拙作的〈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〉，說明《雜阿含經》的部類，與會編的種種問題（讀者可先讀此文）。我想，這對於探究佛教的原始法義，發心閱讀漢譯《雜阿含經》的，會給予多少方便的。

這部書的比對配合部分，心如給了很大的幫助；發見了疑問，也就隨時提出來重加審定。校對方面，性瀅、依道、慧潤，也是非常精細，所以本書的錯誤，應該是能減到最少的。末了謹以虔誠的心情，祝願讀者的正見增明！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

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

一 雜阿含經的傳譯

我國譯出的《雜阿含經》，與巴利本的《相應部》（Sa□yutta-nikāya）相當，是劉宋元嘉年間，求那跋陀羅在楊都祇洹寺所出的，寶雲傳譯，慧觀筆受，分為五〇卷。求那跋陀羅是中天竺的婆羅門種，元嘉一二年（西元四三五），由海道抵廣州，不久就到了楊都（現在的南京）。西元四四五年以前，隨從譙王到荊州，所以《雜阿含經》在楊都的譯出，在西元四三五——四四五年之間。《歷代三寶紀》與《大唐內典錄》，依據道慧的《宋齊錄》，說《雜阿含經》的梵本，是法顯所賫來的，但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，慧皎《高僧傳》，都沒有說到，所以當時依據的梵本，是法顯還是求那跋陀羅賫

來，是難以論定的。《雜阿含經》的現存本，內容與次第，都是有錯亂的，這是「宋藏本」以來就如此了。如卷二三、卷二五——兩卷，實為《阿育王譬喻》的部分異譯，卻被誤編在《雜阿含經》內。考求那跋陀羅所譯的，有《無憂王（即阿育王）經》一卷，梁僧祐時已經佚失。大抵本經在梁代以前，已經缺少了兩卷（次第也已經倒亂），或者就以求那跋陀羅所譯的《無憂王經》，編入充數，於是《雜阿含經》保有五〇卷，而《無憂王經》卻被誤傳為佚失了。

實際上，《雜阿含經》現存的，只有四八卷，這是內容的缺失不全。《阿含經》的集成，從來就有攝頌，大致以十經為一偈，以便持經者的記憶。《雜阿含經》的〈五陰誦〉部分，傳譯時保存了攝頌，所以可依攝頌而知道經文的次第。保存攝頌的，共五卷，現存本編為卷一，卷一〇，卷三，卷二，卷五，這是可依攝頌而確定為卷次倒亂的。沒有攝頌的四三卷，當然也還是有倒亂的，這是經卷次第的倒亂。現存刊本卷八初題〈誦六入處品第二〉；卷一二初題〈雜因誦第三品之四〉；卷一六初題〈雜因誦第三品之五〉；卷一八初題〈弟子所說誦第四品〉；卷二四初題〈第五誦道品第一〉。可見全經是分為多少誦，也就是多少品的。但零落不全，不能明瞭一經組織的全貌，這是部類分判的不完全。《雜阿含經》為原始佛教的根本聖典，而傳譯為漢文的，由於古代的展轉傳寫（從譯出到刻版，長達五百多年），竟缺佚紊亂到如此！不明全經的統緒次第，實為聞思正法的最大障礙！到近代（民國十二年，西元一九二三年），支那內學院呂澂，發表〈雜阿含經刊定記〉，證明了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的〈契經事．擇攝〉，實為《雜阿含經》主體的本母——摩呾理迦。

論文從卷八五到九八，凡一四卷；依論義對讀經文，經文應有二二卷，但一卷已經佚失，只存二一卷。這樣的經論對讀，《雜阿含經》主體的分部與次第，總算已充分的明了出來。日本昭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五年）出版的《國譯一切經》，《新訂雜阿含經》，繼承姉崎正治的考校分部（論文發表於西元一九〇八年），沒有能重視中國學者研究的業績，在部類次第上，仍不免有所倒亂！關於《雜阿含經》，當然是原始佛教聖典，但不可不知道的

，那就是：現存的原始佛教聖典，都是部派所誦出的。漢譯《雜阿含經》，是上座部中，說一切有系的誦本。如說一切有部所傳誦的《撫掌喻經》，《順別處經》，都見於漢譯的《雜阿含經》。說一切有部是說三世有的，所以特說「云何一切有」。肯定的說：「以有過去色故」，「以有未來色故」，所以聖弟子要不顧戀過去色，不欣求未來色。這些，都是現存巴利聖典《相應部》（與《雜阿含經》同一原本，屬上座部中，分別說系的赤銅鍱部所誦）所沒有的。

說一切有部的聖典，可以對勘現存巴利的《相應部》，但應從說一切有系傳承的立場，去治理、研究。

《雜阿含經》的另一譯本，題名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二〇卷（麗藏本分為一六卷，次第極為紊亂）；內分二誦，《大正藏》計數為三六四經。這部經，梁《出三藏記集》沒有說到。隋《法經錄》初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名目，失譯。經中注說：「毘口，秦言雄也」，所以唐《開元釋教錄》，附入「秦錄」，失譯。《俱舍論稽古》以為：「今撿譯文體裁，蓋在魏晉之間，全非東晉以下語氣。且秦言字，獨見經十二曰：毘梨秦言雄。一箇秦字，惡足徵哉！或晉字音誤，亦不可知」。這是推想為漢代所譯的；但「或晉字音誤」，又容許可能是西晉所譯出。然譯者巧拙不一，不可一概而論。如符秦建元二〇年（西元三八四）初譯的《中阿含經》，《增一阿含經》，是東晉的譯典，而譯文卻是：「並違本失旨，名不當實，依悋屬辭，句味亦差，良由譯人造次，未善晉言，故使爾耳」。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既注有「秦言」，似乎沒有非西晉以前譯出不可的理由！總之，《別譯雜阿含經》是古譯，比五〇卷本的譯出為早，所以「別譯」二字，不是初譯的經名，而是後人附加的。二〇卷本的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只是五〇卷本的一部分，次第相同，而文義略有出入。《俱舍論稽古》，論斷二〇卷本為飲光部的誦本；或推論為可能與化地部，或法藏部誦本相近。化地部，法藏部，飲光部，都是上座部分別說系流出的部派。同出於一系，如說近於化地部與法藏部，怎能一定說不近於飲光部呢！在教義上，飲光部主張「過去未與果業是有」，與說「三世有」的說一切有部（赤銅鍱部所傳，飲光部從說一切有部分出）要接近些。五〇

卷本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，次第與二〇卷本相近，所以被稱為《別譯雜阿含經》的，屬於飲光部誦本是更有可能的。玄奘所譯《俱舍論》，引《雜阿笈摩》為婆柁梨說偈；真諦舊譯的《俱舍釋論》，作「少分阿含」。依此，《俱舍論稽古》說：《雜含》有大小二本，而此文沒大本，僅見小本，故以《別譯雜阿含經》為小本。「少分阿含」，是《雜阿含經》的一部分，而自成部類的。二〇卷本，分為二誦：「初誦」一二卷，是有偈的；「二誦」七卷是長行，末卷又有偈頌。偈頌部分共一三卷，與五〇卷本的〈八眾誦〉（〈眾相應〉）——一三卷相當。「二誦」的七卷長行，是〈如來所說誦〉的一部分；比對五〇卷本，僅四卷（弱）。從末卷又是偈頌；及長行部分七卷，僅及五〇卷本的四卷來說，這部二〇卷本，可能是有遺落的。這部二〇卷本，比之五〇卷本，不只是不同部派所傳誦，也是不同的組織。《稽古》的「大本」、「小本」說，對《雜阿含經》的綜集完成過程，倒是可以提貢說明的（如下文說）。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全部都有攝頌（偶缺），比對《雜阿含經》，凡一七卷。這樣，依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，得二一卷的次第；依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得一七卷次第。在全經四八卷中，次第可見的，已有三八卷了。以此為基礎，相信《雜阿含經》全部次第的整理，誦品的分類，應該會更適當些。

《雜阿含經》少數經的異譯，從略。

二 雜阿含經的三部分

四阿含中的《雜阿含經》，唐義淨在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中，列舉內容的種種相應，名之為《相應阿笈摩》。這一名稱，與巴利五部中的《相應部》，名義恰好相合。唐玄奘在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中，也列舉了種種相應，但說：「即彼一切事相應教，間廁鳩集，是故說名雜阿笈摩」。種種事相應教所集成的，為什麼不名為「相應」，而稱為「雜」呢？雜與相應，同是 Sa□yutta, Sa□yutta 的對譯，只是譯語的不同。在中國文字中，「雜」不一定是雜亂，「間廁」正是次第相間雜的意義。相應修多羅的結集，如《瑜伽論》所說：「結集如來正法藏者，攝聚如是種種聖語，為令聖教久住世故，以諸美妙名句文身，如其所應，次第安布，次第結集」。原始

的結集是：隨義類相同的，分為不同部類，次第安布，集成種種相應。相應修多羅，不只是相應，又有相次相間雜的意義，所以古人多數譯為《雜阿含經》。

四阿含經，一向以為是同時集成的，但在近代研究中，雖意見不完全一致，而同認為成立是有先後的。關於四阿含經集成的先後，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中，意外的保存了古代的結集傳說，啟示了一項重要的意義，那就是四阿含是以《雜阿含經》為根本的，如《論》（〈攝事分〉）卷八五(大正三〇．七七二下)說：

「雜阿笈摩者，謂於是中，世尊觀待彼彼所化，宣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，蘊、界、處相應，緣起、食、諦相應，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、入出息念、學、證淨等相應；又依八眾說眾相應。……即彼一切事相應教，間廁鳩集，是故說名雜阿笈摩」。

「即彼相應教，復以餘相處中而說，是故說名中阿笈摩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餘相廣長而說，是故說名長阿笈摩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一二三等漸增分數道理而說，是故說名增一阿笈摩」。

佛法只是「一切事相應教」，隨機散說，依相應部類而集成的，是《雜阿含經》。然後依不同意趣，更為不同的組織，成為《長》、《中》、《增一》（約「分數」說，名為《增支》）——三部。三阿含的法義，雖有不同的部分，但論到佛法根本，不外乎固有的「一切事相應教」的闡明，所以四部都被稱為「事契經」。說到「事」，如《瑜伽師地論》（〈本地分〉）卷三(大正三〇．二九四上)說：

「諸佛語言，九事所攝。云何九事？一、有情事；二、受用事；三、生起事；四、安住事；五、染淨事；六、差別事；七、說者事；八、所說事；九、眾會事。有情事者，謂五取蘊。受用事者，謂十二處。生起事者，謂十二分緣起及緣生。安住事者，謂四食。染淨事者，謂四聖諦。差別事者，謂無量界。說者事者，謂佛及彼弟子。所說事者，謂四念住等菩提分法。眾會事者，所謂八眾」。

佛所說的，不外乎九事，就是「一切事相應教」的事，《雜（相應）阿含經》的部類內容。《雜事》也說到依種種相應，立為多品。上來三說，今對列如下：

〔瑜伽本地分〕〔瑜伽攝事分〕〔雜事〕

1.五取蘊———3.蘊————1.五蘊

2.十二處———5.處————2.六處

3.十二緣起——6.緣起———4.緣起

4.四食————7.食

5.四聖諦———8.諦————5.聖諦

6.無量界———4.界————3.十八界

┌──1.弟子所說──6.聲聞所說

7.佛及弟子┤

└──2.如來所說──7.佛所說

8.四念住等——9.念住等——8.念住等

9.八眾——— 10.八眾———9.伽他

上列三說，雖次第、開合小異，而內容是大體一致的。《雜事》是說一切有部律，《雜阿含經》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，《瑜伽論》多少採取經部說，經部也是從說一切有部分化出來的。所以，《瑜伽論》與《雜事》所傳，與漢譯《雜阿含經》相合，可見「事相應教」的次第成立，以《雜阿含經》為根本的傳說，是屬於說一切有部的，是上座部中說一切有系的古老傳承。

一切「事相應教」，是分為三大類的，如《瑜伽師地論》（〈攝事分〉）卷八五(大正三〇．七七二下)說：

「如是一切相應，略由三相。何等為三？一是能說，二是所說，三是所為說。若如來、若如來弟子，是能說，如弟子所說、佛所說分。若所了知、若能了知，是所說，如五取蘊、六處、因緣相應分（——所了知），及道品

分（——能了知）。若諸苾芻、天、魔等眾，是所為說，如結集品」。

「一切事相應教」，分為三類：一、約能說人立名，是如來及弟子所說相應。二、約所說法立名，如蘊相應等是所了知，念住等相應是能了知。三、約所化眾立名，如苾芻相應、魔相應等。這三大類，是相應修多羅，就是《雜阿含經》的全部內容。

進一步的探究起來，如《瑜伽論．本地分》，解說十二分教的修多羅說：「無量蘊相應語，處相應語，緣起相應語，食相應語，諦相應語，界相應語，聲聞乘相應語，獨覺乘相應語，如來乘相應語，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等相應語，不淨、息念、諸學、證淨等相應語，……是名契經」。所說的內容與次第，與「九事」相合，但除去了「八眾」的眾會事——偈頌部分。以八事為契經（修多羅），那是修多羅與偈頌分立，偈頌被看作修多羅相應以外的。「佛及弟子事」，分別為聲聞乘、獨覺乘、如來乘相應語，是對《雜阿含經》中，「如來所說」、「弟子所說」部分，解說為三乘教法的根源。這是後代佛弟子，面對三乘聖教的流行，而理解到淵源於根本聖典；在「如來所說」、「弟子所說」部分，也確乎是不無線索可尋的。這樣，修多羅僅是八事，「八眾」的偈頌部分，被簡別了。再進一步說，〈攝事分〉雖總舉九事，以說明相應的「事契經」，但抉擇「事契經」的「摩呾理迦」，不但沒有偈頌部分，也沒有「如來所說」及「弟子所說」，僅有九事中的前七事。這樣，「事契經」——「修多羅」的內容，從「四阿含」而略為《雜阿含經》的三大類；又從三類而除去偈頌部分；更除去「如來所說」、「弟子所說」，而「相應修多羅」，僅是蘊、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及念住等道品。蘊相應等七事，為事相應教的根本部分，是原始的「相應修多羅」。最初結集的，名為相應、修多羅；其後次第集出的，合在一起，也就稱為「一切事相應」的「事契經」。其實，原始的、根本的「相應修多羅」，只是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中，抉擇「事契經」的部分。

三 相應修多羅與摩呾理迦（一）

先明《雜阿含經》三大部類的第一部——相應修多羅，內容為蘊，處，緣起，食，諦，界，道品——七事。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中，卷八五到九八，共一四卷，就是抉擇經義的摩呾理迦。以論文對讀《雜阿含經》，可說是完全一致的。特別是，「界」在「聖諦」以下，「道品」以上，與「緣起」合為一類，似乎是次第不順，但這恰好與《雜阿含經》相同。在《相應部》中，〈界相應〉也是編在〈因緣篇〉（Nidāna-vagga）中的。「界」與「緣起」為一類，應該是上座部的古義。由此可見，《雜事》以「處、界」為一類，〈攝事分〉以「蘊、處、界」為一類，都是依據後代論師的通說而改定的。

抉擇《雜阿含經》義的摩呾理迦，曾於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詳為比對，偶有些疏失，將在《經論會編》中改正，這裡不再詳列。依論文，這部分是分為四分的；經與論的卷數，總列如下：

〈行（五蘊）擇攝第一〉……論卷八五──八八

經：卷一、卷一〇、卷三、卷二、卷五

〈處擇攝第二〉……論卷八九──九二

經：卷八、卷九、卷四三、卷一一、卷一三

〈緣起食諦界擇攝第三〉……論卷九三──九六

經：卷一二、卷一四、卷一五、卷一六、卷一七

〈菩提分法擇攝第四〉……論卷九七──九八

經：卷二四、（卷二五，佚）、卷二六、卷二七、卷二八、卷二九、卷三〇

依論文去對讀經文，可以確信〈攝事分〉所依的經本，與漢譯《雜阿含經》是一致的。從經論的比對中，可以理解到：一、論義是依經而立的。經有〈五陰〉，〈六入處〉，〈雜因〉，〈道〉——四誦（品），論也分〈行擇攝〉，〈處擇攝〉，〈緣起食諦界擇攝〉，〈菩提分法擇攝〉——四擇攝。每一擇攝，立攝頌，分論義為多少門，然後分門解經。或一經有二門、三門

，或總攝數經為一門，不一定是一經一論相對的。二、經義有些是相同的，所以已經論到過的，後面就略而不談。這一類有經而沒有論，不能說是缺失，或所依經本不同的。三、《瑜伽論》的前三擇攝（行，處，緣起食諦界），內容上，次第上，與漢譯《雜阿含經》，最為符合（當然句義也有少些出入）。第四〈菩提分法擇攝〉，由於經文多而義少，所以論文綜合而說，次第上偶有些倒亂。四、在〈道品〉中，「根」與「力」，應該是五根、五力。但《雜阿含經》與《論》，「根」中說到二十二根，《相應部》的〈根相應〉，也是這樣的，這可見在上座部中，早就這樣的了。

「力」中，廣說二力、三力、四力、五力、六力、七力、八力、九力、十力，以增一法而編集種種力，與《相應部》的〈力相應〉，但明信等五力，是非常不同了。「根」與「力」，都超出了菩提分法的範圍，這是將有關根與力的教說，都類集在「根」與「力」的相應中了。五、依據論文，〈道品〉的經文，是有缺失的。如「念住」中，末後有「穗」與「成就」二門，而經文卻沒有。接著，《論》明「正斷」、「神足」，僅一攝頌，經文也沒有。次明「根」：《論》明「安立」中，總明二十二根；次說「所行境」，也不見經文。經卷二六，開始就說：「有三根：未知當知根，知根，無知根」。這是二十二根中末後的三根。經文雖廣說信，精進，念，定，慧——五根，卻沒有說到其他十四根，這顯然是有缺失的。考《相應部》的〈根相應〉，共七品，當然是以信等五根為主的。第三〈六根品〉，有「女，男，命」——三根；「未知當知，已知，具知」——三根；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」——六根。

第四〈樂根品〉，明「樂，苦，憂，喜，捨」——五根。總合起來，就是二十二根。尤其是論說「所行境」，明眼等六根領境的差別，（修四念住，七覺分，得明解脫），而歸於涅槃的無對。這雖然內容廣了些，與〈根相應〉的四二經，意義完全相合。所以今斷定為：《雜阿含經》的「念住」，末後有缺失；「正斷」、「神足」全缺；「根」的前分，也有缺文。「念住」為經的卷二四，「根」為經的卷二六，中間所缺的，應為《雜阿含經》卷二五。由於經文佚失，或者以《無憂王譬喻》的一部分來代替。六、論文的抉

擇經義，有的（或有攝頌，或沒有攝頌）長篇論義，沒有《雜阿含經》文可以比對。但經審細的探究，這不是現存的《雜阿含經》有所遺落，而是這些論義，是抉擇其他的阿含經義，主要是《中阿含經》（說一切有部誦本）。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，依《雜阿含經》次第，抉擇經義，這是無可懷疑的。論文先立嗢拖南頌（攝頌），然後依頌所列舉的項目，一一的抉擇。這些「修多羅相應」所沒有的論義，少數的不在攝頌以內，可說是附義，附帶的論及，而多數卻是攝頌所固有的。

抉擇《雜阿含經》的論義，而包含了《雜含》以外的經義，這是值得重視的（下文會討論到這一問題）！現在，把「修多羅相應」以外的論義，所依據的經典，列舉如下。凡攝頌所固有的，加頌目（「」）於上。

《論》卷八七：

《長含》（二一）《梵動經》

《論》卷八九：

「業」：

《中含》（一七一）《分別大業經》

《中含》〈業相應品〉第二

《中含》（一二）《恕破經》

《中含》（一三）《度經》

《中含》（一九）《尼乾經》

《論》卷九〇：

「三空性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九〇）《小空經》

《中含》（一九二）《大空經》

《論》卷九二：

「師弟二圓滿」：《中含》（一六三）《分別六處經》

《中含》（一六九）《拘樓瘦無諍經》

《論》卷九三：

「甚深」：《中含》（九七）《大因經》

《論》卷九四：

「解」：《中含》（二三）《智經》

《中含》（九）《七車經》

《論》卷九五：

「如理」：《中含》（一〇）《漏盡經》

「攝」：《中含》（三〇）《象跡喻經》

「集諦」：《雜含》（大正）九八四經

《論》卷九六：

《雜含》（大正）九六九經

「愚夫」：《中含》（一八一）《多界經》

「問記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九）《說處經》

《中含》（二二）《成就戒經》

《論》九七：

「沙門」：《中含》（一〇三）《師子吼經》

「沙門義」：《中含》（一六二）《分別六界經》

「喜樂」：《中含》（一）《善法經》

「一切法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三）《諸法本經》

「梵行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一）《達梵行經》

「數取趣」：《中含》（一一二）《阿奴波經》

「超」：《雜含》（大正）一〇四二、一〇四三經。

「二染」：《中含》（七五）《淨不動道經》。

依《雜阿含經》「修多羅相應」的次第，抉擇「事相應教」的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包含了二十部以上的《中阿含經》；這些經，在赤銅鍱部的巴利藏中，有些是編入《增支部》的。〈攝事分〉又引用了「修多羅相應」以外的《雜阿含經》，如（大正藏編號）九六九經，與巴利《中部》（七四）《長爪經》相當。一〇四二、一〇四三經，與《中部》（四一）《薩羅村婆羅門經》；（四二）《毘蘭若村婆羅門經》相當。九八四經，就是《增支部．四集》一七九經。〈攝事分〉所引用的，「修多羅相應」以外的《雜阿含經》，都屬於「如來所說」。〈攝事分〉的抉擇經義，包容了「修多羅相應」以外的經典，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！

四 祇夜——有偈部分（二）

《雜阿含經》的有偈部份，是古代「祇夜」的實存部類，試為解說。九分（十二分）教中，「修多羅」與「祇夜」，在不同部派的傳述中，始終不移的位列第一、第二，不是其他分教次第不定可比的，這是應該注意的問題！修多羅（sūtra, sutta），義譯為經，契經，所以《雜阿含經》——《相應阿含經》，全部都可以稱為《相應修多羅》。上文說到，《瑜伽論》在解說十二分教時，修多羅與偈頌相對，被局限於長行直說。因此想到了，《雜阿含經》的有偈部分，與《相應部》的〈有偈篇〉（Sagātha-vagga）相當，覺音是解說為祇夜的。《雜阿含經》的蘊、處等相應部分，是原始的「相應修多羅」。如初期的阿毘達磨——說一切有部的《法蘊足論》，赤銅鍱部的《分別論》，分別說系的《舍利弗阿毘曇》，分別的論題，就不外乎這些相應。這樣，《雜阿含經》的有偈部分，可能就是早期的祇夜！《瑜伽師地論．思所成地》說：「天！我如如捨劬勞，如是如是無減劣。如是廣說鮮白品，此中祇焰頌應知」！天問渡瀑流，佛說此祇焰頌，《瑜伽論》給以抉擇。此經，見於《相應部．有偈品》，《雜阿含經》有偈部分，雖文句不同，而意義一致。這可見《雜阿含經》的有偈部分，《瑜伽論》確是稱為祇焰——祇夜的。

祇夜（geya, geyya），從字義來說，不外乎歌詠的意思。然在九分或十二分教中，與同為偈頌體的伽陀（gāthā）、優陀那（Udāna），到底有

什麼差別？一般譯祇夜為應頌、重頌，指長行說明後，再以偈頌來說明，使意義更為明顯的部類，但這不是祇夜的原始意義。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一二六(大正二七．六五九下)說：

「應頌云何？謂諸經中，依前散說契經文句，後結為頌而諷誦之，即結集文、結集品等」。

「如世尊告苾芻眾言：我說知見能盡諸漏，若無知見能盡漏者，無有是處。世尊散說此文句已，復結為頌而諷誦言：有知見盡漏，無知見不然；達蘊生滅時，心解脫煩惱」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，集成於西元二世紀，在有關（九或）十二分教解說的現在聖典中，這是比較早出的一部。論文分為二段：一、「依前散說契經文句，後結為頌而諷誦之」，是說明體裁。「即結集文、結集品等」，是指明部類。二、「如世尊言」以下，又舉例以說明先長行而後重頌，與一般所說的「重頌」相合，但不是「結集文」、「結集品」的原義，是一般後起的解說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諸經中偈名祇夜。……亦名祇夜，亦名伽陀」。這是泛說，不能明了祇夜的特殊意義。西元三、四世紀間所造的《成實論》卷一(大正三二．二四四下．二四五上)說：

「祇夜者，以偈頌修多羅」。

「第二部說（名）祇夜，祇夜名偈。偈有二種：一名伽陀，一名路伽。路伽有二種：一順煩惱，二不順煩惱。不順煩惱者，祇夜中說。是名伽陀」。

《成實論》初解「祇夜」為重頌。在解說伽陀時，又說到「祇夜名偈」，以及「祇夜」的特殊意義。依《論》說，分別如下：

┌伽陀

祇夜──偈──┤ ┌不順煩惱──祇夜

└路伽┤

└順煩惱

「祇夜」是一切偈頌的通名，又有特殊的祇夜。依《論》說：偈有伽陀與路伽的分別。伽陀是宣說佛法的偈頌；路伽是世間的偈頌，路伽（loka）是世間的意思。世間的偈頌，有順煩惱的（誨淫、誨盜的詩歌）；有不順煩惱的，世間偈頌而不會引起煩惱的，就是「祇夜」。《成實論》雖作這樣的分別，但對分教的「祇夜」來說，意義還是不明了，應從「結集文」、「結集品」去研究解決。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有關於《雜阿笈摩》內容的說明，提到了「結集品」。《論》文有先後二段，次第說明，現分列為上下，以便作對照的研究。如《論》卷八五(大正三〇．七七二下)說：

「雜阿笈摩者，謂於是中，世尊觀待彼彼所化，宣說：

當知如是一切相應，略由三相。何等為三？一是能說，二是所說，三是所為說。

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。

若如來、若如來弟子，是能說，如弟子所說佛所說分。

蘊，界，處相應；緣起，食，諦相應；念住，正斷，神足，根，力，覺支，道支，入出息念，學，證淨等相應。

若所了知，若能了知，是所說，如五取蘊，六處，因緣相應分，及道品分。

又依八眾，說眾相應。

若諸苾芻，天，魔等眾，是所為說，如結集品」。

後結集者，為令聖教久住，結嗢拖南頌，隨其所應，次第安布。

依此對比，從先後的多少差別中，可以了解早期「祇夜」的意義。「後結集者，為令聖教久住，結嗢拖南頌」，結成的嗢拖南頌，不是別的，正是古代集經者的攝頌。如《分別功德論》說：「撰三藏訖，錄十經為一偈。所以爾者，為將來誦習者，懼其忘誤，見名憶本，思惟自寤」。結經為偈，在十經後，也有總列在最後，終於自成部類的。原始結集，無論是「法」——相應修多羅，是「律」——波羅提木叉，都是長行散說，名為修多羅。攝十

經為一偈，就是名為祇夜的「結集文」，這是便於記誦的，世俗共有（而不順煩惱）的結頌法。《論》文次後又說：「若諸苾芻，天，魔等眾，是所為說，如結集品」。論內容，就是先說的，「又依八眾說眾相應」，但別有部類的〈結集品〉，是《雜阿含經》的〈眾相應〉——〈八眾誦〉，與《相應部》的〈有偈品〉相當，與先說「為令聖教久住，結嗢拖南頌」，是不同的。這就是《大毘婆沙論》所說，「祇夜」有「結集文」與「結集品」的差別。以「結集文」與「結集品」為「祇夜」，為傳承中的又一古義，得《瑜伽論》而充分明了出來。最初結集《相應修多羅》時，是長行直說；附以攝頌，名為「祇夜」，是初二分教的本義。其次集成有偈頌的〈八眾誦〉，也就名為「祇夜」，成為《雜阿含經》的又一部分。

名為「結集品」的「祇夜」，是《雜阿含經》三大部分之一，在現存本中，次第也是有錯亂的，好在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可以比對。《別譯》前一二卷及卷二〇，與《雜阿含經》的〈八眾誦〉相當，攝頌多數保存，便於整理，所以近代學者，都依《別譯》二〇卷本，比對出《雜阿含經．八眾誦》的次第。〈八眾誦〉——「祇夜」的次第，現存本有四卷的錯亂；《雜阿含經》原譯本的次第，應該是：

卷三八、卷三九、卷四〇、卷四六、卷四二、卷四、卷四四、卷四五、卷三六、卷二二、卷四八、卷四九、卷五〇

五 記說——如來所說、弟子所說（三）

「記說」，為九分（或十二分）教的第三分，我在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已有過廣泛的論列，這裡擇要（與《雜阿含經》有關）的加以敘述。vyākara□a, veyyākara□a，義譯為分別，記別、記說等；大乘佛教著重於授記，所以被譯為授記。在十二分教中，記說的解說，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一二六(大正二七．六五九下——六六〇上)說：

「記說云何？謂諸經中，諸弟子問，如來記說；或如來問，弟子記說；或弟子問，弟子記說；化諸天等，問記亦然。若諸經中，四種問記，若記所證所生處等」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解說「記說」，先約問答的人說，舉如來，弟子，諸天；「如來記說」，「弟子記說」（還有「諸天記說」），不正是《瑜伽論》所說的，「如來所（記）說」，「弟子所（記）說」嗎？次約問答的法說，是「四種問記」，「所證所生處等」。「四種問記」——一向記，分別記，反詰記，捨置記，可說是一切問答的方式。但「四種問記」，重於法義的分別，是初期佛教，因法義分別的發達，而歸納問答分別為四類的。如第四捨置記，或作無記，無記是不予解答，無可奉告。《雜阿含經》中，與婆蹉種出家，外道出家所作的問答，都是「無記」。《相應部》的〈婆蹉種姓相應〉，〈無記說相應〉，與此相當；這是「記說」中的無記部類，為「如來所說」的一部分。在法義分別以外，「記說」又著重於三乘聖者的「所證」，如預流與阿羅漢果的記說；以及佛弟子的「所生」，死了以後的未來生處。可見在法義問答分別以外，更有對於深秘的事理，作明顯的、決了（無疑）說的特性。所證與所生的「記說」，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如記富蘭那兄弟，同得一來果，同生兜率天，百手釋氏得須陀洹果的記說，都見於「如來所說」部分。《相應修多羅》末——〈不壞淨相應〉中，廣記比丘等四眾弟子，及那梨迦聚落在家弟子的所證與所生，也是「記說」。除佛弟子的「記說」以外，《相應部》中更多見「記說」的實存部類。如〈勒叉那相應〉，目犍連記說夜叉鬼的形狀，由佛記說其前生的惡業，這是「弟子所說」。如〈龍相應〉共「四十記別」，說四生龍的業報。據此體例，那麼〈乾闥婆相應〉、〈金翅鳥相應〉、〈雲（天）相應〉，也應該是「記說」（乾闥婆、金翅鳥、龍相應，《雜阿含經》缺）。〈禪定相應〉，末結為「五十五記別」。〈見相應〉初章，為「預流品十八記別」。這些，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都是屬於「如來所說」的。依此可見，《雜阿含經》的第三部分——「如來所說」，「弟子所說」，是九分（十二分）教中，早期「記說」的實存部類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對「記說」的解說，如卷二五(大正三〇．四一八下)說：

「云何記別？謂於是中，記別弟子命過已後當生等事」。

「或復宣說未了義經，是名應頌。云何記別？……或復宣說已了義經」。

瑜伽系論典，以顯了分別，記別未來——二義，解說十二分教的「記說」。記別弟子未來當生等事，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「所證所生」相同。顯了分別，表示「記別」是了義經，這是對「祇夜」（應頌）是不了義經而說的，所以「記說」是偈頌的廣分別說。這一意義，《雜阿含經》是充分證明了的。由於不了解偈義而廣為分別的，《雜阿含經》中，有屬於〈波羅延那〉的，如答「波羅延那阿逸多所問」；「答波羅延富隣尼迦所問」；「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」；「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」。有屬於〈義品〉的，如「義品答摩揵提所問」。有屬於《優陀那》的，如「法無有吾我」偈；「枝青以白覆」偈。有屬於（祇夜）〈八眾誦〉的，如「答僧耆多童女所問偈」。這些偈頌，《雜阿含經》明白的說：「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隣尼迦所問」；「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」；「我為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」。「有餘說」即不了義說。「波羅延」——《小部．經集》第五品，純以偈頌說法；偈頌為有餘說，與《瑜伽論》說完全相合。「祇夜」，起初是用為偈頌的通稱。偈頌，每為文句音韻所限，又多象徵、感興、誇張的成分。法義過於含渾，如專憑偈頌，是難以理解法義的。「祇夜」（偈頌）是不了義說，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古義。所以，說一切有部以四阿含為「經藏」，不取多數是偈頌的《小部》，而稱之為（經藏以外的）《雜藏》。《大毘婆沙論》評法善現（即馬鳴）的作品說：「夫造文頌，或增或減，不必如義」；說「達羅達多是文頌者，言多過實」，都是秉承了偈頌是不了義的原則。

原始結集的，是精簡的長行直說，依文體而名為「修多羅」，依類纂集，所以名為「相應」。原始的「修多羅」（相應），相當於蘊；處；緣起、食、諦、界；念住等道品。佛說長行是「修多羅」，為了記憶，又結經為攝頌——「結集文」，而有偈頌的「祇夜」：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過程。不過，新的經說，還在佛教界不斷的傳出。在文體上，有長行的，也有偈頌的。有偈的一部分，比附於「結集文」，而成為「結集品」的「祇夜」。在內容上，有如來記說的，有弟子記說的，有諸天記說的。這些，多有顯了分別法義，說明深秘事理的特性，這就是「記說」——「如來記說」、「弟子記說」、「諸天記說」了。「諸天記說」部分，是適應印度一般的神教信仰，而傳

出的通俗教化，都是有偈頌的；與「弟子所說」的有偈部分相合，稱為〈八眾相應〉，屬於「祇夜」，於是「記說」只有「如來所說」、「弟子所說」了。現存的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分為「初誦」與「二誦」。「初誦」及「二誦」末卷，是〈眾相應〉的「祇夜」；「二誦」長行，是「如來所說」。從末卷又有偈頌來說，全經體例不一致；是否到此已是足本，或者譯文、傳寫，已有所遺落。但可以肯定的，「祇夜」與「記說」——「如來記說」、「弟子記說」，曾集成一類而別行，這就是「少分阿含」。但「祇夜」，早與「修多羅」相聯合，「記說」也附於「修多羅」，終於綜合為大部——《雜（相應）阿含》，《雜阿含經》也就包含了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——三部分。

《雜阿含經》中，屬於「如來所說」、「弟子所說」的，共一五卷，是附於〈五陰誦〉，〈雜因誦〉，〈道品誦〉以下的。其中，佚失了一卷，次第也有錯亂，推定原譯本次第如下：

〈五陰誦〉：卷六、卷七

〈雜因誦〉：卷一八、卷一九、卷二〇、卷二一、卷二二（佚失）、卷二三（誤作卷三一）

〈道品誦〉：卷三一（誤作四一）、卷三二、卷三三、卷三四、卷三五、卷三六（誤作四七）、卷三七

卷三一（為卷二三之誤）初，說兜率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——三經。接著說：「如佛說六經，如是異比丘問六經，佛問諸比丘六經，亦如是說」。可見在此卷以前，還有說四王天，忉利天，夜摩天——共六經，但三經已佚失了。此卷以前所缺失的，不只三經，而應該是一卷。現存本五〇卷，除去《無憂王譬喻》，實際佚失了二卷。上面說到：卷二四與卷二六之間，內容是「念住」末，「正斷」，「神足」，「根」初，〈道品誦〉佚失了這一卷。另一卷，就是這六欲天中，四王天等三經那一卷了。比對《相應部》，與六欲天相近的，如〈龍相應〉，〈揵闥婆相應〉，〈金翅鳥相應〉，《雜阿含經》沒有這部分，可能佚失的就是這些。在實存的一四卷中，卷一八到卷二

一——四卷，宋譯本已別立為〈弟子所說誦品〉。

六 修多羅——阿含——四部（阿含）

原始佛教聖典的集成，從「修多羅」到四部阿含的分別編集，是經過先後多階段的。起初，集成「陰」，「入處」，「因緣」，「道品」，以精簡的散文集出，名為「修多羅」；分類編次，名為「相應教」。次集出的有偈的，名為「祇夜」，保留在「相應教」中的，是〈八眾相應〉，為適應印度社會所成的通俗教化。八眾中，天四眾是：梵，魔，帝釋（忉利天），四王天（天子，天女，夜叉，林神，多數屬於四王天），代表印度一般的宗教信教對象。人四眾是：婆羅門，剎利，長者，沙門，本於印度社會四階級。佛法主張四姓平等，所以不立低賤的首陀羅，而代以一無所有的出家沙門。居士，是吠奢姓中的富有者。「祇夜」是可以通稱一切偈頌的，由於有偈的〈眾相應〉名為「祇夜」，於是傳誦中的其他偈頌，或名「伽陀」，或名「優陀那」（如《法句》）。〈義品〉，〈波羅延那〉，大抵是在這一機運中成立的。經說是不斷傳出的，或是不了義偈頌的解說；或是法義的問答分別；或是深秘事理的決了：集成了「弟子所說」與「如來所說」——「記說」；「記說」的集出，比「祇夜」要遲一些。從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的組織，知道「祇夜」別立，而「記說」是附於「修多羅」四品——〈陰〉，〈入處〉，〈因緣〉，〈道品〉以下的。以上所說，是前來所說的結論。

「記說」，是附於「修多羅」（四品）以下的。在傳誦中，文句漸長，法義與事緣相結合的「記說」，也不免參雜到「修多羅」中去。以〈陰相應〉為例來說，《雜阿含經》共一四（攝）頌。初四頌，一一、一三頌，文句比較簡要。七至一〇頌、一二頌，文句長些，但仍是法義的開示。而五頌（是弟子所說）、六頌及一四頌，不但文段長，還參合了事緣與譬喻。就在這長篇中，如《大正》二六二經，是佛涅槃以後，阿難以《化迦旃延經》來教化闡陀，傳說是結集以後的事。又如《大正》五八經，對五陰作十門問答。依「攝頌」是「十問」；〈攝事分〉稱為「問記」，這是問答論究的「記說」。十門問記，赤銅鍱部又編為《中部》（一〇九）《滿月大經》，覺音判為九分教的（與「方廣」相當的）「毘陀羅」。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

都有此二經，可見是上座部誦本如此，也表示了「如來記說」與「弟子記說」，早已參入到「修多羅」中。

經是不斷集出來的，如《赤銅鍱律．自恣揵度》說：「自恣日，比丘等說法，誦經者集經，持律者抉擇律」。又〈經分別〉說：「比丘中之誦經者，相互誦經，彼等共住一處」。古代不用文字記錄，所以集出的經，由誦經者誦持不忘而傳下來的。不但誦習已集出的經，在每年自恣日，誦經者與誦經者，還要共同審定（結集）新傳出的經。不斷傳出的經，或說「從佛」聽來的，或說「和合眾僧多聞耆舊」（上座）處得來的，或說「眾多比丘」處聽來的，或說從「一比丘」聽來的。種種傳出的經，要誦經者來結集（共同審定，編成次第）。審定傳出的是否佛法，準則是「修多羅相應，不越毘尼」，就是法義要與原始集出的「修多羅」相契合，能調伏煩惱而不違毘尼的。這樣的集出，被稱為「四大廣說」，是一切部派所共傳的古說。多方面的不斷傳出，審定為是佛法的，比附於「修多羅」，這是稱經為「阿含」的原始意義。如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一(大正二四．六七七上)說：

「容受聚集義，名阿含，如修多羅說：佛告諸比丘！我於三界中，不見一阿含如畜生阿含，純是眾生聚集處也」。

畜生阿含，就是畜生趣，趣是容受聚集的意義。晉道安解阿含為「秦言趣無」；僧肇說：「秦言法歸，……譬彼巨海，百川所歸，故以法歸為名」，與覺音所說有相同的意趣。集出而會歸於一處，形成一切經法的總匯，名為阿含（那時還沒有用文字記錄，所以還不會稱為篋藏——容器的藏）。這裡，要肯定的指出：原始結集「相應修多羅」，以後集出的是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，也泛稱「修多羅」，「相應教」（為根本的相應阿含）。不斷的傳出、集出，到別編為四阿含時，以「修多羅」為根本而成經說總集的「相應阿含」，部類已非常眾多；更有未結集的要結集，內容太廣大，於是有第二結集，分經為四部——四阿含。《瑜伽師地論．攝事分》說：「即彼相應教，更以餘相……而說」，成為《長》，《中》，《增一》。「相應教」，雖與《修多羅相應》，不外乎蘊、處等相應，但內容大大的增廣了！四阿含的別編，是從經法總集的「相應教」中，分出一部分，更新集出一部分，分編

而成。所以，《雜（相應）阿含》是四部阿含的母體。

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所抉擇的經義，是《雜阿含經》的「修多羅」部分，但有些卻是現存《雜阿含經》所沒有的。如上「修多羅與摩呾理迦」，舉出了二十餘部經。〈攝事分〉攝頌所沒有的，不妨說是造論者所附入的，但攝頌所有的，應該說是「修多羅」所固有，曾屬於《雜（相應）阿含》的。攝頌明白說到的，有《大空》等二十一經。這二十一經，十八經後來編入《中阿含經》，三經存在於《雜阿含經》「如來所說」中；與巴利藏對比如下：

《中阿含經》

（一九〇）《小空經》

《中部》

（一二一）《空小經》

（一九一）《大空經》

（一二二）《空大經》

（一六三）《分別六處經》

（一三七）《六處分別經》

（一六九）《拘樓瘦無諍經》

（一三九）《無諍分別經》

（三〇）《象跡喻經》

（二八）《象跡喻大經》

（一八一）《多界經》

（一一五）《多界經》

（一〇三）《師子吼經》

（一一）《師子吼小經》

（一六二）《分別六界經》

(一四〇)《界分別經》

(七五)《淨不動道經》

(一〇六)《不動利益經》

(九七)《大因經》

《長部》

(一五)《大緣經》

(二三)《智經》

《相應部》

(一二)〈因緣相應〉三二經

(一〇)《漏盡經》

《增支部》

〈六集〉五八經

(一一九)《說處經》

〈三集〉六七經

(二二)《成就戒經》

〈五集〉一六六經

(一)《善法經》

〈七集〉六四經

(一一三)《諸法本經》

〈十集〉五八經

(一一一)《達梵行經》

〈六集〉六三經

(一一二)《阿奴波經》

〈六集〉六二經

《雜阿含經》

《大正》一〇四二經

《中部》

（四一）《薩羅村婆羅門經》

《大正》一〇四三經

（四二）《毘蘭若村婆羅門經》

《大正》九八四經

《增支部》

〈四集〉一九九經

上面的敘述，為了要說明結集史上的一個事實。主張三世實有的說一切有部，有重經的持經譬喻者，重論的阿毘達磨論者——二系。《大毘婆沙論》集成以後，持經者反抗論師，放棄三世有而改取現在有（二世無）說，發展為經部譬喻師。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論師，與經部有著古老的淵源，仍有共同的部分。在彼此相互辯論時，說到了結集的「總頌」的存在，如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四(大正二九．三五二下)說：

「彼（經部）不許有如是契經（順別處經）。（有部以為）不應不許，入結集故；又不違害諸餘契經；亦不違理：故應成量。

彼（經部）謂此經非入結集，越總頌故。如說：製造順別處經，立為異品。

（有部反難）若爾，便應棄捨一切違自部執聖教契經！如說：製造二種空經，立為異品，亦越總頌。如是等類，互相非撥」。

說一切有部以為：《順別處經》是「入結集」的；與其他的契經並沒有違害（「修多羅相應」）也沒有違反正理（「不違法性」）。但經部以為：這部經「非入結集」，理由是「越總頌故」。古代的結集，是審定而又次第類編，為了憶持不忘，所以編有「總頌」，大抵攝十經為一頌。因此，從「總頌」有沒有說到，可以斷定當初結集時，有沒有這一契經。有部以為《順

別處經》是入結集的；經部以為不入結集，只是「立為異品」。「異品」，是在一頌中，或一頌與一頌間，附於「總頌」而成為「異品」。附入攝頌的，如《雜事》的「內攝頌」，就是附於「總頌」的實例。這不是舊有的，但時代久遠了，附於「總頌」的，可能被認為是「總頌」所有的，於是乎有「入結集」與「不入結集」的論諍（可見「總頌」也有多少差異了）。對於經部的意見，有部採取了反難：如依經部的見解，那與經部教義不合的契經，都可說不是「總頌」所有，而可以否認了。例如「二種空經」，也是「立為異品」，也是「越總頌」的。二種空經，就是《小空經》與《大空經》；說一切有系公認的「總頌」，是沒有這二經的，但是附於「總頌」的「異品」。從這一論諍中，發見了這樣的事實：結集的契經，有「總頌」，也有附於「總頌」的「異品」。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抉擇《雜阿含經》的〈六處相應〉時，恰好有《大空經》與《小空經》的論義。在後來，這二種空經，有部編入《中阿含經》（赤銅鍱部也編入《中部》），然在「相應修多羅」中，這二種空經是附於〈處相應〉（總頌）的「異品」。以二種空經為例，〈攝事分〉攝頌所有的其餘十九經，也應該如此，曾經是附屬於《雜阿含經》的；其中三經，一直保留在《雜阿含經》的「如來記說」中。以「修多羅」為本，附於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。不斷的結集出來，不斷的附屬於下，內容比現存的《雜阿含經》還多，成為經說的總集——阿含（聚集含容）；從「總頌」與「異品」中，可以明確的理解出來。

「相應教」——含容了「祇夜」與「記說」的「相應教」，在一次多眾的共同結集（傳為七百結集）中，以「相應教」為本，廣集流傳於「相應教」外的「波利耶夜」等，別編為四部阿含。當時，《中阿含》約一百經；《長阿含》約二十經；《增壹（或作「增支」）阿含》傳說為五百五十五經。等到部派分化，各為自部（四部阿含）的結集，如《大因經》（摩訶尼陀那）等十部，說一切有部編入《中阿含》，而分別說系卻編入《長（部）阿含》，於是部派間的四部阿含，出入更增大了！四部阿含的集成，我在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中，已有所論說。現在想再一提的，一、漢譯的《增壹阿含經》，決非說一切有部的誦本。有部的《增壹》，「今唯有一乃至十在」，

是沒有十一法的。「薩婆多（說一切有）家無序」，而漢譯《增壹阿含經》是有序的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鬱低迦修多羅，如增一阿含經四法中說」。《成唯識論》說：「說一切有部增壹經中，亦密意說此名阿賴耶，謂愛阿賴耶，樂阿賴耶，欣阿賴耶，憙阿賴耶」；《攝大乘論》稱此為《如來出現四德經》。漢譯的《增壹阿含經》，並沒有這二經。所以這不是有部誦本，而是大眾部末派，流傳於北方的契經。二、《雜阿含經》所有的經，編入赤銅鍱部《中部》（除與《中阿含經》相同外）的，共二四經；編入《增支部》的，約一四〇經。這是從「修多羅」總集中，被編入別部，而決非《雜阿含經》取之於他經的。《增支部》是經赤銅鍱部擴大編纂所成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的《誐陀迦旃延經》，在《增支部》的〈十集〉、〈十一集〉中，雖主體相同，而事緣與解說，已演化為十經了。三、分別說系，尤其是赤銅鍱部，是重視偈頌的，所以《相應部》以〈有偈篇〉為首；說經藏有五部。《小部．經集》中的〈波羅延那〉、〈義品〉受到佛法傳入南方的影響；分別說系正是以（南方）鄔闍衍那為中心而開展的部派。〈蛇品〉、〈小品〉、〈大品〉，從《雜（相應）阿含經．八眾誦》中編集過去的，共八經；部分相同的，有七經：這是集成於四部阿含成立以後的。或者以為：佛法的集成，先有偈頌而後有長行，這不但違反了九分（十二分）教中，「修多羅」在先的事實，也忽視了偈頌（特別是〈八眾誦〉——〈有偈篇〉）的通俗性，與原始佛教以出家眾為主體的特性！

依「相應教」而別編為《長》，《中》，《增一》。「相應教」有三分，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與「記說」——「弟子所說」，「如來所說」；三分是以〈修多羅相應〉為根原的。這是說一切有系的古說，依此去觀察四部阿含，覺得非常的妥當。這不但是為了結集史的闡明，而更重要的是，確認修多羅為佛法的勝義所在。

七 雜阿含經的次第與部類

宋譯《雜阿含經》，是四部阿含別編以後的，經過部派重治的《雜阿含經》。次第與部類分別，沒有完整梵本可考。宋求那跋陀羅的原譯本，對於全經部類，僅有不完全的記錄，如經上說到：「誦六入處品第二」，「雜因

誦第三品」，「弟子所說誦第四品」，「誦道品第五」。依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可以推見《雜含》的前五卷，應為「五陰誦第一品」。誦品的記錄不完全，又誤編《無憂王譬喻》在內，卷次又有些錯亂，所以一向以為雜亂而沒有次第的。近代的整理《雜阿含經》，首推日本的姉崎正治。在他發表〈漢譯（佛教）四阿含〉（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）一文中，以為《雜阿含經》（除《無憂王譬喻》二卷），應分為八誦六三部：一、〈五蘊誦〉，八部；二、〈六入誦〉，一部；三、〈雜因誦〉，四部；四、〈弟子所說誦〉，六部；五、〈道誦〉，二一部；六、〈八眾誦〉，四部；七、〈偈頌誦〉，一二部；八、〈如來誦〉，七部。日本《國譯一切經》中，椎尾辨匡《(新訂)雜阿含經》（《校訂相應阿含》），分四八卷為八誦四六相應：〈五蘊誦〉第一，三相應；〈六入誦〉第二，一相應；〈因緣誦〉第三，四相應；〈弟子所說誦〉第四，六相應；〈道誦〉第五，九相應；〈八眾誦〉第六，四相應；〈偈誦〉第七，一二相應；〈如來誦〉第八，七相應。八誦四六相應的分判，大體是依照姉崎正治的分部次第。不過〈五蘊誦〉中，「大師部」以下六部，椎尾與〈見相應〉合為一相應。姉崎分卷三一為一三部，而椎尾綜合為一——〈諸相應〉，裡面包含了一三種相應。部類、相應分判的不同，只是這一些而已；這一些，都屬於「如來所說」。然從說一切有部的《雜阿含經》來說，這樣的分判，是不適合的！如以卷三一為〈道誦〉所攝，與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不合。〈八眾〉與〈偈〉，在《瑜伽論》中，顯然是同一內容，不應該作為二誦的不同名稱。呂澂作〈雜阿含經刊定記〉，判《雜阿含經》為四分十誦：一、五取蘊六處因緣相應分，六誦；二、佛弟子所說佛所說分，二誦；三、道品分，一誦；四、結集分，一誦。這是依《瑜伽論．本地分》，又符合四分十誦的舊說，是比較適當的。依此判別，呂徵以為：「此中卷數，舊刊排列無誤者，全經五十卷中，僅十二卷而已」。呂澂以為「如來所說」部分，原本也是次第集在一起的，所以覺得全經次第，舊刊幾乎全部都錯了。

論定《雜阿含經》的原譯本次第，而判別全經的部類，首先應該肯定的，《雜阿含經》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，應依說一切有系的古說來處理。《雜

阿含經》為三部分：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——「弟子記說」，「如來記說」，三部分綜合而成的。依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所說：「眾會事」，「眾相應」，「結集品」，「伽陀」，所指是同一內容，就是有偈頌部分（「祇夜」），並一致的列在最後。這是「修多羅」以後，集成「祇夜」的先後次第。姉崎等依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以（七）〈偈誦〉，（八）〈如來誦〉為次第，不知《別譯》是別部所誦本，是不適用於說一切有部本的。「弟子所說」、「如來所說」——「記說」部分，《瑜伽論．本地分》與《雜事》，位置在緣起，（食），諦，（界）相應以後，念住等道品相應以前；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卻又列在最前。「弟子所說」、「如來所說」部分，位置並不穩定，表示了《雜阿含經》部類分判的問題所在。求那跋陀羅所譯《雜阿含經》，立〈弟子所說誦第四品〉，而「如來所說」部分，並沒有別立為一誦，卻分散在〈五陰誦〉，〈雜因誦〉，〈道品（菩提分）誦〉以下。立〈弟子所說誦〉，而不立〈如來所說誦〉，未免體例不一！如恢復古說，不立〈弟子所說誦〉，與《雜阿含經》的譯本不合；如立〈弟子所說誦〉，又立〈如來所說誦〉，那經卷的次第前後，要大大的變動（如呂澂那樣）了。這真是進退為難的問題！這反映了「弟子所說」，「如來所說」，在傳說中位置不一定的情況。「弟子所說」與「如來所說」，本來是分散在〈修多羅相應〉以下的，後來才有別立的傾向（如求那跋陀羅譯本，已別立〈弟子所說誦〉）。依說一切有部誦本，探究經典的原始結構，應該是分為五誦，也就是五品的。「修多羅」部分，依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分為「行」，「處」，「緣起食諦界」，「菩提分法」——四類，這與《雜阿含經》的（〈五陰誦〉），〈六入處誦〉，〈雜因誦〉，〈道品誦〉相合。「修多羅」四誦在前，「祇夜」——〈八眾誦〉在後，共為五誦，也就是五品。至於「記說」——「弟子記說」，「如來記說」，是分散而附於「修多羅」之下。這一分類，與《相應部》相同，不過名稱與次第的差別而已。對列如下：

【圖：Y30pb044_01.svg】《雜阿含經》、《相應部》、五陰誦第一品、Ⅰ有偈篇（Sagātha-vagga）、六入處誦第二品、Ⅱ因緣篇（

Nidāna-vagga）、雜因誦第三品、Ⅲ蘊篇（Khandha-vagga）、道品誦第四品、Ⅳ六處篇（Sa□āyatana-vagga）、八眾誦第五品、Ⅴ大篇（Mahā-vagga）

vagga，向來是譯為「品」的；《相應部》日譯本作篇，所以五篇就是五品。「弟子所說」，「如來所說」——「記說」部分，《雜阿含經》分散而附於〈五陰誦〉，〈雜因誦〉，〈道品誦〉以下；《相應部》分散在〈因緣篇〉，〈蘊篇〉，〈六處篇〉，〈大篇〉以下。《雜阿含經》是說一切有部誦本，《相應部》是赤銅鍱部誦本，二部同出於根本上座部，所以全經分為五誦（五篇），而「弟子所說」，「如來所說」，附列於下，可斷定為上座部本的舊有結構。至於五品的次第先後不同，「記說」分附於「修多羅」而出入不同，那是上座部派再分化，重行整治所成的誦本差別。《相應部》分為五篇，五篇共分為五十六相應；稱為「相應」，是很正確的！說一切有系的傳說，也是稱為「相應」、「相應語」的；《雜阿含經》就是《相應阿含經》。不過，《雜阿含經》雖本為五誦（五品），而宋譯本已別立〈弟子所說誦〉，成為六誦（六品）了。

現在，依漢譯現存本的卷帙次第，確定佚失了的卷數，以及次第錯亂的改正，而推定原譯本的次第，可依五誦而分成多少相應，試敘列如下：

〈五陰誦第一〉

(1) 1.──陰（相應）(一)

(2) 10.──陰(二)

(3) 3.──陰(三)

(4) 2.──陰(四)

(5) 5.──陰(五)

(6) 6.……羅陀．見(上)

(7) 7.……見(下)．斷知

〈六入處誦第二〉

(8) 8.──處(一)

(9) 9.──處(二)

(10) 43.──處(三)

(11) 11.──處(四)

(12) 13.──處(五)

〈雜因誦第三〉

(13) 12.──因緣(上)

(14) 14.──因緣(中)

(15) 15.──因緣(下)．諦(上)

(16) 16.──諦(下)．界(上)

(17) 17.──界(下)．受

(18) 18.……舍利弗．目犍連(上)

(19) 19.……目犍連(下)．阿那律(上)

(20) 20.……阿那律(下)．大迦旃延．阿難(上)

(21) 21.……阿難(下)．質多羅

(22) 23.（佚)

(23) 31.……天．修證．入界陰．不壞淨(上)

〈道品誦第四〉

(24) 24.──念處(上)

(25) 25.（佚）──念處(下)．正勤．如意足．根(上)

(26) 26.──根(下)．力．覺支(上)

(27) 27.──覺支(下)

(28) 28.──聖道分(上)

(29) 29.──聖道分(下)．安那般那念．學(上)

(30) 30.──學(下)．不壞淨

(31) 41.……不壞淨(下)．大迦葉(上)

(32) 32.……大迦葉(下)．聚落主．馬(上)

(33) 33.……馬(下)．摩訶男．無始(上)

(34) 34.……無始(下)．婆蹉出家．外道出家(上)

(35) 35.……外道出家(下)．雜(上)

(36) 47.……雜(下)．譬喻．病(上)

(37) 37.……病(下)．業報

〈八眾誦第五〉

(38) 38.──比丘(上)

(39) 39.──比丘(下)．魔

(40) 40.──帝釋(上)

(41) 46.──帝釋(下)．剎利(上)

(42) 42.──剎利(下)．婆羅門(上)

(43) 4.──婆羅門(中)

(44) 44.──婆羅門(下)．梵天

(45) 45.──比丘尼．婆耆沙(上)

(46) 36.──婆耆沙(下)．諸天(一)

(47) 22.──諸天(二)

(48) 48.──諸天(三)

(49) 49.──諸天(四)．夜叉(上)

(50) 50.──夜叉(下)．林

依現存的《雜阿含經》，改正次第，就回復了《雜阿含經》原譯本的次第。表中上一數目，是回復了的原譯本次第，下一數目，是現存本的次第。

為了與《相應部》比對觀察，所以不立〈弟子所說誦〉的名目。全經分五誦，共分五十一相應，與近代學者所說，有些出入，所以略加說明。〈五陰誦第一〉，分四相應。〈陰相應〉是〈五陰誦〉的主體，共五卷。六、七——二卷中，〈羅陀相應〉，〈見相應〉，在《相應部》中，也是屬於〈蘊篇〉的。〈斷知相應〉部分，姉崎正治判為「無常」，「燃頭」，「成就」——三部；椎尾辨匡綜合於〈見相應〉。然從內容來說，與〈見相應〉是完全不同的。這部分（《大正》編號一七一——一八七經），包含了無數經在內，然不外乎對無常五陰的「當斷，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」，所以略舉而立為〈斷知相應〉。表中的虛線……，表示是「記說」而附於「修多羅」的。〈六入處誦第二〉，只有主體的〈入處相應〉——一相應，五卷；沒有附屬的「記說」。

考《相應部》的〈六處篇〉中，有〈閻浮車相應〉，〈沙門出家相應〉，〈目犍連相應〉，〈質多相應〉，都是屬於「弟子所說」的。所以這可能是：宋譯本為了集「弟子所說」為一類，將〈六入處誦〉中，所有的「弟子所說」移到下面去，於是〈六入處誦〉只有一相應了。〈雜因誦第三〉，分為一四相應。〈因緣相應〉以下，有關於四食的，僅有八經（《大正》三七一——三七八經）。依《瑜伽論》，立〈食相應〉；但《雜事》是沒有〈食相應〉的，《相應部》也不立。食是滋養持續生命的因緣，《相應部》是歸入〈因緣相應〉的。經數過少，所以也沒有別立。其次是〈諦相應〉，〈界相應〉。《瑜伽師地論》立「總嗢拖南曰：總義等光等，受等最為後」，受是屬於〈界相應〉的。然與受有關的經文不少（《大正》四六六——四八九經），自成段落，所以參照《相應部》，別立〈受相應〉。因緣，（諦），食，界（受）等，都有因緣的意義，是〈雜因誦〉的主體，共五卷。從卷一八到卷二一——四卷，立「舍利弗」，「目犍連」，「阿那律」，「大迦旃延」，「阿難」，「質多羅」等六種相應，就是別立〈弟子所說誦〉部分。

原譯本卷二三（現存本作卷三一），姉崎正治判為一三部；椎尾辨匡總立為〈諸相應〉，而內含一三種相應，這未免過於瑣碎了！今分為四相應：一、卷初說兜率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，而說「如佛說六經」，可見六欲

天的前三天（三經），在前一卷（原本卷二二）中，但已經佚失了。經中次說修四禪，四無色定，或依之而得聖果，或生在天上；次說雲天，諸天在各大弟子後，隨著經行。這都是與天有關的，所以立（《大正》八六一——八七二經）為〈天相應〉。二、說善調伏的四眾弟子；說弟子有三類，這是修行的人。次說正斷等三十七道品；不放逸；四禪；三明；信，戒，施，聞，慧；無為法；須陀洹得無間等；這都是修證的法。從《大正》八七三，到八九一經，次第自成統類，立為〈修證相應〉。三、以下十經（《大正》八九二——九〇一經），次第最難以董理。然有六經的體例相同，都是「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六識身，六觸身，六受身，六想身，六思身，六愛身（以上是入處的八種六法門），六界（身），五陰，亦如是說」。

這是以入，界，陰為類的，從多數立為〈入界陰相應〉。四、末有佛、法、僧——三經，與前後都不相類。然從「如來記說」來看，中隔「菩提分法」（卷二四——三〇），與同屬「如來記說」的卷三一（現行本誤編為卷四一），初說齋戒，合為佛、法、僧、戒——四事；以下為四不壞淨的「記說」，可見前後是一貫的，所以別立〈不壞淨相應〉。〈道品誦第四〉，立二一相應。〈正勤相應〉，〈如意足相應〉，經文已經佚失，由於《瑜伽論》有論義，所以仍立此二種相應，以見原譯本的真相。從〈念處相應〉到〈不壞淨相應〉，共一〇相應，從卷二四到卷三〇，為〈道品誦〉的主體，以下的都是附屬的「記說」。經卷三〇，〈不壞淨相應〉部分，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有論義，屬「修多羅」。卷三一（現行本卷四一），雖與上「不壞淨」法義相同，但沒有論義，屬於「如來所說」，與前卷二三末的佛、法、僧——三經，合名〈不壞淨相應〉。在名稱上，與〈道品誦〉的〈不壞淨相應〉相同，未免美中不足（《相應部》五六相應中，三四〈禪定相應〉，五三〈靜慮相應〉，禪定與靜慮，原文都是 jhāna，也有此缺點）！

〈大迦葉相應〉到〈外道出家相應〉——七相應，即《別譯雜阿含》的「二誦」——長行部分。〈雜相應〉（《大正》八九〇——九九二；一二四一——一二四五經），不知日本學者，為什麼稱之為「八眾部」、「八眾相應」？這部分性質不一，也沒有次第可說，所以名之為〈雜相應〉。《大正

》一〇三九——一〇六一經，椎尾等稱之為〈應報相應〉。隨順中國語法，應該是「報應」，但不如稱為〈業報相應〉。「如來所說」中，名義相同的，就不用多說了。〈八眾誦第五〉，立為一一相應。〈諸天相應〉，或依《相應部》，分為〈諸天相應〉，〈天子相應〉，然依《雜阿含經》，是沒有明顯的差別可說，所以總名為〈諸天相應〉。

〈五陰〉，〈六入處〉，〈雜因〉，〈道品〉——四誦，是「修多羅」；〈八眾誦〉是「祇夜」，總為五誦（五品）。「記說」是「如來所說」，「弟子所說」，間雜的附於「修多羅」相應以下。《雜阿含經》原譯本的部類次第如此。不過現存本多一些卷帙的缺失，卷次的錯亂。卷數次第錯亂的，是卷二、四、一〇、一二、一三、二三、三一、三六、四一、四三、四六、四七——一二卷。

八 雜阿含經與相應部

部派所誦的《雜阿含》，現存說一切有部的《雜阿含經》，赤銅鍱部的《相應部》；其他部派，偶存一鱗一斑而已。試先作組織的對比觀察：《雜阿含經》全部，上座部各派，應該都是分為五誦（五篇）的。《雜阿含經》先出長行的「修多羅」，《相應部》先立〈有偈篇〉，這是先偈而後長行的。化地部《五分律》說：「此是雜說：為比丘，比丘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天子，天女說，今集為一部，名雜阿含」。法藏部的《四分律》說：「雜比丘，比丘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諸天，雜帝釋，雜魔，雜梵王，集為雜阿含」。傳為雪山部（律與《四分律》相近）的《毘尼母經》說：「與比丘相應，與比丘尼相應，與帝釋相應，與諸天相應，與梵王相應，如是諸經，總為雜阿含」。以比丘、比丘尼、天、魔等相應（雜）為例，說明《雜阿含經》的內容，與《相應部》先立〈有偈篇〉相合。可能是飲光部的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也是先有偈頌。所以，或以為《雜阿含》的原形，應該是偈頌在先的。但《相應部》是赤銅鍱部本，與化地部、法藏部、飲光部等，同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流派；同屬於一系而經典結構（先有偈頌）相同，是不能證明為《雜阿含》之原形的。在九分（十二分）教的成立過程中，先有「修多羅」而後「祇夜」，是佛教界所公認的。原始聖典的集出，應先為精簡的長行，適應

通俗教化的偈頌，成立要遲一些。

「修多羅」長行的次第，《相應部》立〈因緣〉，〈蘊〉，〈六處〉，〈大〉（即〈道品〉）——四篇；《雜阿含經》作〈五陰〉（蘊），〈六入處〉，〈雜因〉，〈道品〉——四誦。次第雖不完全一致，而菩提分法都是在末後的，這可說是上座部誦本的原形。大眾部所傳，是舉長行為例的，如《摩訶僧祇律》說：「文句雜者，集為《雜阿含》，所謂根雜、力雜、覺雜、道雜，如是比等名為雜。」所舉的例，顯然是菩提分法；以「道品」（長行）為首，表示佛法的重於實踐。「相應教」的原形，應該是大眾部誦本那樣的。如《中部》（一〇三）《如何經》說：當時共論的阿毘達磨，是如來自證而宣說的：「四念處，四正勤，……八聖道分」。代表說一切有部的早期論書——《法蘊足論》（現存本已有過後人的補充），立二一品，也是先舉道品類，末後才說「處」，「蘊」，「界」，「緣起」的。上座部誦本以「道品」為後，「蘊」，「處」等在前，表示了重於事理分別的學風，與大眾部分化。至於「蘊」，「處」，「緣起」（界）——三誦的次第，由於經中有不同的次第，部派間各取一說，也就不能盡合了。以《雜阿含經》來說，佛命羅睺羅為眾說法，次第為「五受陰」，「六入處」，「尼陀那」（譯為「因緣」），正與《雜阿含經》的誦次相合。

「修多羅」四誦的主體，《雜阿含經》有：〈陰〉；〈入處〉；〈因緣〉，〈諦〉，〈界〉，〈受〉；〈念處〉，〈正勤〉，〈如意足〉，〈根〉，〈力〉，〈覺支〉，〈聖道分〉，〈安那般那念〉，〈學〉，〈不壞淨〉——一六相應。《相應部》與之相當的，是（一二）〈因緣〉，（一四）〈界〉；（二二）〈蘊〉；（三五）〈六處〉，（三六）〈受〉；（四五）〈道〉，（四六）〈覺支〉，（四七）〈念處〉，（四八）〈根〉，（四九）〈正勤〉，（五〇）〈力〉，（五一）〈神足〉，（五四）〈入出息〉，（五五）〈預流〉（與「不壞淨」同），（五六）〈諦〉——一五相應。《相應部》沒有〈學相應〉，那是編入《增支部》了。這部分，有可以比較討論的，如〈諦〉，《雜阿含經》在〈因緣〉與〈界〉之間，屬〈雜因誦〉，而《相應部》屬於〈大篇〉（「道品」）。考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慧根者，當

知是四聖諦」；「若比丘，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（如實知），苦滅聖諦（如實知），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慧根」。《相應部》的〈根相應〉，也是這樣說的。諦是聖諦，是聖者如實知的，所以《相應部》屬於〈大篇〉。考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，《法蘊足論》與《品類足論》的〈千問品〉，〈聖諦〉都在〈念住〉與〈靜慮〉之間。《發智論》立四十（二）章：四諦與四靜慮等，同為「功德類」而不是「境界類」。聖諦屬於道品類，實為上座部的古義。後人以四諦為世出世間因果，屬於〈雜因誦〉，是作為因果事理去理解了！如〈受〉，說一切有部的古說，沒有說到〈受相應〉。但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都在〈界〉以下說〈受〉。《相應部》是屬於〈六處篇〉的。六受依六觸而起，六觸依於「六處」，「受」是可以攝屬「六處」的。但「受」依於六觸，而六觸於六內處（根）、六外處（境）、六識（即十八界）——三和合而有，那麼屬於〈雜因誦〉的〈界相應〉，也是很合理的。

「祇夜」部分，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可說是非常相近的；唯一不同的，是〈比丘相應〉。《雜阿含經》，〈比丘相應〉在〈八眾誦〉（「祇夜」）初，這與化地部，法藏部，《毘尼母論》，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都是一致的。不知赤銅鍱部，到底依據什麼理由，將有偈的〈比丘相應〉，不與有偈的合編一處，而編入〈因緣篇〉中？這是不適當的！「記說」部分，似乎差別較多。《相應部》的（二〇）〈龍相應〉，（三〇）〈金翅鳥相應〉，（三一）〈揵闥婆相應〉，（三七）〈女人相應〉，是《雜阿含經》所沒有的，不過這可能在佚失的卷二二中。《雜阿含經》的〈馬相應〉，〈摩訶男相應〉，〈業報相應〉，《相應部》沒有，那主要是編入《增支部》去了。〈病相應〉，主要為分散在《相應部》的各相應中，而《雜阿含經》卻集為一聚。《雜阿含經》卷二三（舊誤編為卷三一），包含了《相應部》的（三二）〈雲相應〉，（三四）〈禪定相應〉，（四三）〈無為相應〉，（一三）〈現觀相應〉，（二五）〈入相應〉，（二六）〈生相應〉，（二七）〈煩惱相應〉——七種相應。所以，《相應部》立五六相應，《雜阿含經》今判為五一相應，「修多羅」（主體）與「祇夜」部分，可說是大同小異的。

「記說」部分的差別大些，主要也還是組集分類的不同。其中也有非常不同的，那是上座部再分化，各部自為結集補充的，到論究經數多少時，再為說明。從組織來說，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僅有先長行或先偈頌的重要差別。然依說一切有系的古老傳承，知道全部為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——三部分的綜合，似乎《雜阿含經》要接近古上座部些。

說到義理方面，雖是原始佛教的聖典，而到底已是部派的誦本；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都已集入自部特有的見解。如說一切有部主三世實有，所以《雜阿含經》有「云何一切有」經。肯定說「以有過去色故」、「以有未來色故」，並到處說「如當說，如是（實）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」。這是三世有說，是《相應部》所沒有的。同樣的，赤銅鍱部主現在實有，所以《相應部》說「四十四智」時，說法智與類智，類智是知過去未來的；《雜阿含經》沒有說到法智與類智。依三世而有言說，《相應部》有《言路經》，廣說現在現有，過去曾有，未來當有，《雜阿含經》缺。說一切有部明依三世而有言說，見於《中阿含》的《說處經》，說三世有而不加簡別。此經，赤銅鍱部編入《增支部》，也分別說過去曾有與未來當有：這是現在有說。部派的根本異義，都已載入自部聖典，當然不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。又如「名色」的「名」，《相應部》解說為：受、想、思、觸、作意，是論（類集成的）義，《雜阿含經》解說為：「四無色陰：受陰，想陰，行陰，識陰」。反之，《相應部》解說「無明」為：於苦，集，滅，道的無知，極為簡要！而《雜阿含經》廣列：「不知前際……染污清淨，分別緣起，皆悉不知」，十足是論師的分別廣說。又如《相應部》處處說無常、苦、無我；《雜阿含經》處處說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或以為「空」是說一切有部所增的。然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此五受陰勤方便觀：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。與此相當的《相應部》經，這樣說：「如理思惟：五取蘊無常、苦、病、癰、刺、痛、病、他、壞、空、無我」。病……壞，都是說明苦的；可見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顯然也是《相應部》所曾說的。結集的經說，「有聞必錄」，不是千篇一律的。到了部派分化，偏重某一說，於是不免與別部差異了。原始聖典的文句，經部派分化而長期流傳，多少會有些增減的。

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所依經本，與宋譯《雜阿含經》，也有多少出入呢！

宋譯《雜阿含經》，譯出的時代遲了些，而譯者求那跋陀羅，是一位唯心大乘師，所以譯文中偶有大乘的名義。如一、佛為阿難說「正法律乘」，說到了「大乘」（《瑜伽論》無論義）；與此相當的《相應部》，是沒有「大乘」字樣的。二、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於如來所起淨信心，根本堅固，……世間無能沮壞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」，這是《阿含經》本義。又說：「若聖弟子，於如來（初）發菩提心，所得淨信心，是名信根」；「菩提心」是大乘所說。《相應部》只說：「於如來之菩提起信」，菩提是如來證得的菩提。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解說為：「由思擇力如理作意，思惟諸法，乃於涅槃得正信解」；「若依諸佛無上菩提所得正信」。信根是信佛的菩提、涅槃，與《相應部》的意義相通，可見「菩提心」是後代所增附的。三、《雜阿含經》論到盡法、滅法、變易法時，說到「無常者，是有為行，從緣起」；〈攝事分〉解說為：無常、有為、思所造、緣生。《雜阿含經》說到：「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滅法」；〈攝事分〉解說為：「諸業煩惱之所造作（這是有為的原始意義），及由先願之所思求」。與之相當的《相應部》說：「無常、有為、緣起所生」。思願緣生的意義，《雜阿含經》多處譯為「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」、「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」、「無常、有為、心緣起法」。「心緣生」、「心緣起」，與大乘的唯心緣起，不是容易混淆嗎？《瑜伽》的〈攝事分〉，也沒有說「心緣起」，「心緣生」的。《雜阿含經》說灰河喻，「菩薩摩訶薩」發心、修行、成佛，化度眾生；《瑜伽論》說是「後有菩薩」。《相應部》沒有此經。「菩薩摩訶薩」的稱呼，受到了大乘的影響。不過，每成立一部派，就有部派所審定集成的經典，在傳承的同一宗派中，是不可能大事更張的。《雜阿含經》的「修多羅」部分，與〈攝事分〉所依經本一致，即可以證明。當然，經典在長期流傳中，會因時因地而有多少差別的。求那跋陀羅為唯心大乘師，所譯《雜阿含經》，就偶有一二大乘名義，然如依此而說宋譯《雜阿含經》，是大乘佛教時代所完成的，那就誤謬不經了！經典在誦習流傳中，不免有些出入的。如說一切有部所誦《雜阿含經》與《中阿含經》，在說到未成佛以前，總是說「我憶宿命，

未成正覺時」、「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」；而赤銅鍱部所誦的《相應部》與《中部》，卻說「我正覺以前，未成正覺菩薩時」，插入了「菩薩」一詞。現存的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都屬於部派的誦本，從此以探求原始佛法，而不是說：經典的組織與意義，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。

九 雜阿含經論會編

《雜阿含經》在四部阿含集成中的地位，全經的部類等，上面都已說到了，現在要說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所有的種種問題。

一、《瑜伽論．決擇分》所抉擇的「事契經」，是《雜阿含經》。經文是隨機散說的，論義是抉擇貫通全經宗要的。如先舉經文，次列論文，這樣的經論合編起來，對於《雜阿含經》義的理解，應該是一項有力的方便。宋譯的術語，有些比較晦澀，如與唐譯對比，也會明白得多。例如經說：「如習近，如是繫著，如是味，如是鄰聚若使受持繫著我所求欲淳濃不捨」，不容易點斷，也不知以「習近」為例的，到底有多少，如參照論文，就明白得多，這是「經論會編」的主要意義。在比對會編中，知道一部分論義，是抉擇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長阿含經》等的，一一的加以注明，以便讀者去參考《中阿含》等經文。論文的抉擇契經，是先立攝頌的，所以在每一段論文初，標出攝頌，以便對照。抉擇契經的論文，共一四卷；所抉擇的經文，共二二卷。屬於「五陰」的、「六入處」的、「雜因」的，都是五卷經，四卷論，為十與八之比。屬於「道品」（菩提分）的，經文七卷（佚失了一卷），論文僅有二卷，簡直不成比例！這因為有些論義，已在「陰」、「處」等說過；而有關「道品」的，主要是已在《瑜伽論．聲聞地》說過了。如說：「此中安立四念住為初，道支為最後，三十七種菩提分法，若略若廣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」。所以，將「聲聞地」中，有關「道品」及修「出入息念」等論文，也引述而附編於中，以便讀者了解論義的全貌。這樣的「經」、「論」合計，約有三十六卷；沒有論義的「祇夜」與「記說」部分，共二八卷（佚失了一卷）。《雜阿含經》與抉擇的論文合編，雖然一部分沒有論義，以少從多，定名為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。

二、宋譯《雜阿含經》，分為五〇卷。唐以前，我國的經書，是捲成一軸一軸的，所以名為「卷」。分為多少卷，不是印度經論的舊制。分多少卷，主要是每卷的字數相近，如依經論的內容，一卷終了，不一定成一段落。如有關摩訶迦葉的，共一一經，而九經在卷三一（舊誤編為卷四一），二經在卷三二。有關阿難的一一經，也是四經在卷二〇，七經在卷二一。這是為分卷（的字數）所局限，而不可免的情形。本編依印度舊例，約內容來分類（卷數附注於下，以便對照舊本）。依《瑜伽論．攝事分》，《雜阿含經》是分為三類的：「能說」是「弟子所說」與「如來所說」——「記說」；「所為說」是「八眾」，也就是有偈的「祇夜」；「所說」，依〈攝事分〉分為〈行擇攝〉，〈處擇攝〉，〈緣起食諦界擇攝〉，〈菩提分擇攝〉，也就是「修多羅」的四品。這一分類，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所說相合，如《雜事》卷三九(大正二四．四〇七中)說：

「五蘊相應者，即以蘊品而為建立。若與六處、十八界相應者，即以處界品而為建立。若與緣起、聖諦相應者，即名緣起而為建立。若聲聞所說者，於聲聞品處而為建立。若是佛所說者，於佛品處而為建立。若與念處，正勤，神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分相應者，於聖道品處而為建立。若經與伽他相應者，（於伽他品處而為建立）：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」。

《雜事》分《雜阿含經》為七品。以處、界為一品，那是順於阿毘達磨論義的；然《雜阿含經》（《相應部》）舊義，界是應該與緣起合為一品的。「弟子所說」即「聲聞品」；「如來所說」即「佛品」。「與伽他相應者」，脫落了「於伽他品而為建立」一句，即「伽他品」。七品的分立，與〈攝事分〉是一致的。上來曾一再說到：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本來都是分為五品（五誦、五篇）的；「記說」附於「修多羅」四品之下。「修多羅」與「記說」不同，所以說一切有系，「記說」雖附於「修多羅」，而將「弟子所說」與「如來所說」，從「修多羅」四品中分別出來。宋譯《雜阿含經》，已別立〈弟子所說誦品〉；《雜事》已類集「如來所說」為一聚，名為「佛品」。「記說」，在說一切有系中，或列於最前，或位於「因緣」與「道品」的中間。本編依「修多羅」，「祇夜」，「記說」的次第而敘列，雖

不同古說，而實更為合理，合於經典結集的次第。如「弟子記說」，「如來記說」部分，已解說〈波羅延那〉，〈義品〉，〈八眾誦〉的偈頌，「記說」原是比「祇夜」遲一些的。這樣的敘述，不致於誤會為，修多羅的成立，比「祇夜」為遲。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，就依此內容與次第，分為七誦（七品），再分為五一「相應」。相應的分立，上面已經說到，這裡總列如下：

┌一、〈五陰誦〉————相應

├二、〈六入處誦〉——二相應

修多羅┤

├三、〈雜因誦〉———三.....六相應

└四、〈道品誦〉———七.....一六相應

祇夜——五、〈八眾誦〉————七.....二七相應

┌六、〈弟子所說誦〉——二八.....三三相應

記說—┤

└七、〈如來所說誦〉——三四.....五一相應

三、《雜阿含經》是集眾多短篇而成的，到底有多少經，從前沒有人提到過。《大正藏》編次為一三六二經，如除去有關阿育王的三經——六〇四，六四〇，六四一，實得一三五九經。對於檢查引用，是非常適用的！赤銅鍱部誦本——《相應部》，古代傳說為「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」。日譯的《南傳大藏經》，《相應部》開端，赤沼智善的《相應部總說》，僅二八七五經。經數的繁多，從《雜阿含》與《相應部》去了解，是：一、結集的經文，來源不同，文句相同，或佛為阿難說，或佛為異比丘說的，或佛為比丘眾說的，或佛問比丘而後說的，一律保留下來，一經就成為二經或三經。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，都有這種情形，表示了原始結集的忠實性。二、如無常、苦、無我（《雜阿含經》多作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），可以別別的說，也可以結合的說。五陰；六內入處，六外入處等；因緣十一支；念處，正勤等道品，也是這樣。所以同一內容的文句，如分別的說起來，經數就不

少了。三、遲一些，佛教進入「類集」階段。如《大正》一九五，一九六經：「佛告諸比丘，一切無常」。次說：「如說一切無常，如是一切苦，一切空，……一切魔，一切魔勢，……皆如上二經廣說」。那是以「一切無常」二經為例，「一切苦」等也都這樣有二經。《相應部》（三五）〈六處相應〉（五品、六品），三三——五二經，非常相近。煩惱的類集，如《大正》二〇一經，與《相應部．六處相應》的五三——五九經相當。這是以一經為例，而其餘同性質的，都這樣說而成更多的經。四、如《相應部》（四三）〈無為相應〉，《南傳大藏》本作四四經。其實，第一品修身念、止觀、……八支聖道以達無為，共一一經。第二品，從止，觀，六種三昧，三十七道品（即前品止觀等後十法的分別），共四五種達無為之道。無為；與無為同一內容（異名同實）的，如終極、無漏、……到彼岸，共三三。一一修四五道，實得一四八五經；加第一品的一一經，應該共有一四九六經。又如（一二）〈因緣相應〉第九——〈中略品〉，說如實知老死……行（十一支），當求（大）師，學，……不放逸等十二法。《南傳大藏》作一二經，其實攝頌明白的說：「百三十二經」。那是老死等每一支，修不放逸等十二法，分別說明，一一乘一二，就是一三二經。〈中略品〉第九，在第八品末，不但有第八品的攝頌，也有〈因緣相應〉八品的總頌，如說：「佛陀，食，十力，……沙門婆羅門」。可見〈因緣相應〉，起初只有八品，〈中略品〉是以後附入的。又如（四五）〈道相應〉，前四品四〇經，與《雜阿含經》相同的很多；四一經以下，及五——八品，為一獨到的組織，是《雜阿含經》所沒有的。這部分的內容，為：

異學廣說(八經)

日輪廣說———遠離依止(七經)、貪欲調伏(七經)

一法廣說(一)——遠離依止(七經)、貪欲調伏(七經)

一法廣說(二)——遠離依止(七經)、貪欲調伏(七經)

恒河廣說———遠離依止(一二經)、貪欲調伏(一二經)

不死究竟(一二經)、趣向涅槃(一二經)

不放逸品(一〇經)（一一經有四，實為四〇經)

力所作品(一二經)（例上應為四八經)

尋覓品 (一一經)（實為四〇經)

瀑流品 (一〇經)（例)

〈道相應〉這一部分，《南傳大藏》計算為一四〇經，實際上應有二六六經。這樣的組合，如（四六）〈覺支相應〉，（四八）〈根相應〉，（五〇）〈力相應〉，都以〈道相應〉為例而簡略些。從〈恒河相應〉起，到〈瀑流品〉，共五品，約「遠離依止」與「貪欲調伏」來分別，每一相應約一一〇經左右。（四七）〈念處相應〉，（四九）〈正勤相應〉，（五一）〈神足相應〉，（五二）〈靜慮相應〉，這四種相應，大大的簡化了，雖也分五品，卻不分「遠離」與「調伏」，每一相應為五四經。其實，都應該如〈道相應〉那樣廣說的，都是《雜阿含經》所沒有的。《雜阿含經》中，也有類似的情形，如〈斷知相應〉（卷七下），主要為無常（分為八類）的五陰，應斷，應知，……應沒（共八類），當求大師（六〇類），應修四念處，……止觀（十類，實為五五法）等：這樣的分別組成，可得一萬餘經；這正是《相應部》所沒有的。這是類集纂組，決非早期集成的形態。因部派而所說不同，方法卻是一致的，富有初期阿毘達磨論者，分別，類集，組合的特色。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》經數的眾多，原因就在這裡。《雜阿含經》到底有多少經？《大正藏》所編列的，據可見（〈五陰誦〉）的攝頌，顯然每與經不合。如初頌十經，《大正藏》計為六經。如頌說：「受與生及樂，亦說六入處，一一十二種，禪定三昧經」。受，生，樂，六入處——四經，一一都有「十二種」，就共有四八經了，但《大正藏》只計為四經。如依經文而計算確實數目，不但便於檢查，對經文類集組合的意義，也能更明白的表示出來。本編分全經為七誦、五一相應。每一經文，上列在某一相應中的經數次第；中列全經次第的經數；下在（）中，編入《大正藏》所編列的經數，以便查對。全經共計為一三四一二經，與日本《國譯一切經》所計，略有出入。

四、《雜阿含經》本是眾多短篇所集成的。每一篇經文，本來是沒有名目的。在現存《雜阿含經》中，僅絕少數有經名的。如《第一義空經》，《有因有緣有縛法經》，這是《相應部》所沒有的。如《法鏡經》，《轉法輪經》，《四品法經》，《大空經》，《相應部》雖有經文，卻沒有稱之為什麼經。惟有經名《清淨乞食住》，《六六法經》，《六分別六入處經》，赤銅鍱部編入《中部》的，也有經的名稱。此外，如《篋毒蛇喻經》，《尸婆修多羅》，《差摩修多羅》，《鬱低迦修多羅》，那都是指述以前所已有的。總之，一篇篇的經文，本沒有名目。其後，較長的或較重要的經文，（主要為「記說」），為了引述的便利，稱之為什麼經。《南傳大藏經》的《相應部》，似乎每一經都有名，其實名目是從攝頌來的。編集的攝頌，或取說經的地點，如「波陀」；或取說者與問者，如「阿難」；或取法義，如「無常」；或取經文的譬喻，如「泡沫」。摘取經的一、二字，代表該經而集為攝頌；後來就以攝頌的那一、二字，代表該經而演化為經名。如屬長篇或特別著名的，這是沒有問題的；如《雜阿含經》（《相應部》）那樣多的經篇，就不免有問題。如《相應部》（二二）〈蘊相應〉中，名「無常」的有七經；名「味」的有六經；名「阿難」的也有四經。試想，在《相應部》全部中，該有多少同名的！這樣的經名，必須說某某相應，某某品第幾經，否則，引用經名，是不能明了到底是那一經！以《雜阿含經》來說，攝頌僅存五卷；即使以《別譯雜阿含經》攝頌來補充，也不到一半。所以本編雖採用「相應」與全經的數目，而沒有仿照《相應部》那樣的列舉經的名目，因為這是徒勞而沒有實用的！

五、《相應部》是《雜阿含經》的別部誦本。比對起來，有同有異，到底相同的很多；有些次第也是前後或相近的，表示了二本根源的同一，這是比對同異的重要部分。《大正藏》的《雜阿含經》，注出與《相應部》經的相同或相近；並注出與漢譯經及巴利藏與《雜阿含經》相當的經、偈，這是便於對照研究的。本編對於異部經偈的對同，漢譯的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《中阿含經》，《長阿含經》與《增壹阿含經》。巴利藏的（依日譯本）有《相應部》，《中部》，《長部》，《增支部》，《小部》中的《經集》。

至於《律》、《論》所說，及《雜阿含經》的別品異譯，一概從略。本編與《相應部》等對同的，也有與《大正藏》所注不一致的，讀者應更為比對，而採取更合於實際的！

六、《雜阿含經》譯於宋元嘉年間，到宋代的雕刻印刷，已有五百多年了。長期的展轉抄寫，以致佚失了二卷，次第有錯誤，字句當然也不免有訛誤。如《雜阿含經》的《轉法輪經》，各種藏本一致說：「尊者憍陳如！知法未？拘隣白佛：已知，善逝」！憍陳如與拘隣，同是 kau□□inya 的音譯，在同一經的上下文中，怎能譯作憍陳如，又忽而譯作拘隣呢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！原來「拘隣」是漢代古譯，一定是古代的抄寫者，將熟悉習用的拘隣，代替憍陳如了。又如「苦集滅道」，古譯或作「苦習滅道」。《雜阿含經》當然是譯作「苦集滅道」的，但也偶有作「苦習滅道」的，這又是古譯誤入本譯了。而且，古代寫經，是不禁行草的，容易引起訛誤。所以從譯出，經展轉傳寫到刻版印刷，即使是早期的宋藏本，高麗藏本，字句的訛誤，也是不能免的。《大正藏經》以麗藏本為底本，用各種藏本來校勘同異，是極有價值的工作！本編依《大正藏》的麗藏本，不在乎各種藏本的對勘，而是捨短從長，希望能校成一較正確的本子。這又分為二類：一、依各種藏本來校正：凡麗本而意義可通，不違經義的，一概依麗本。如不及各本而是訛誤的，依各本改正，下注「依某本改」——凡各本同於宋本的，作「依宋本改」；如取元本、明本所同的，作「依元本改」；但依明本的，作「依明本改」；或取日本所藏聖語本的，作「依聖本改」（以下「補」與「刪」，均依此例）。如認為麗本脫落了的，依各本增補，下注「依某本補」。或文字有多餘的衍文，刪去了，下注「依某本刪」。以上，都是依各種藏本（《大正藏》所勘校）來校正麗藏本的。二、長期傳寫，宋本、麗本等，都不免偶有訛誤。依經文意義，經文前後比對，覺得應該校正的，也有三類：屬於寫訛而加以改正的，下注「今改」。如有所脫落而補字的，下注「今補」。也有補一二字，文義更為顯了，在補字上下，加以（），表示這是補入而非原文所有的，也就不加「注」了。或有多餘的衍文，可刪而沒有刪去的，加〔〕；刪去了的下注「今刪」。這是本編校改的凡例。還有值得附帶說到的：一、

經文很長，寫經的也不是一人，所以全經用字，每不能一致。如麗本的「閡」字，宋本多作「礙」；偶有麗本作「礙」，而宋本卻又作「閡」的。像這樣的前後不一致，也只能不一致，未能改成一律。二、《大正藏》是排印本，即使校對精確，總不免有誤失。所以，如《大正藏》沒有校勘，而文字顯然有誤的，如「身八勇猛」，我手頭沒有麗本可校，只能認為《大正藏》的錯字，依通用的木刻本，而改為「身心勇猛」了。三、有些字，宋本與麗本不同，也不易決定訛與正，只能下注「宋本作某字」，以備研考！

雜阿含經論會編

五陰誦第一

行擇攝第一

一 陰相應

事契經者，謂四阿笈摩：一者、雜阿笈摩，二者、中阿笈摩，三者、長阿笈摩，四者、增一阿笈摩。雜阿笈摩者，謂於是中，世尊觀待彼彼所化，宣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；蘊，界，處相應；緣起，食，諦相應；念住，正斷，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、入出息念、學、證淨等相應；又依八眾，說眾相應。後結集者，為令聖教久住，結嗢拖南頌，隨其所應，次第安布。當知如是一切相應，略由三相。何等為三？一是能說，二是所說，三是所為說。若如來，若如來弟子，是能說，如弟子所說佛所說分。若所了知，若能了知，是所說，如五取蘊、六處、因緣相應分，及道品分。若諸苾芻、天、魔等眾，是所為說，如結集品。如是一切，粗略標舉能說、所說及所為說，即彼一切事相應教，間廁鳩集，是故說名雜阿笈摩。即彼相應教，復以餘相處中而說，是故說名中阿笈摩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餘相廣長而說，是故說名長阿笈摩。即彼相應教，更以一、二、三等漸增分數道理而說，是故說名增一阿笈摩。如是四種，師弟展轉傳來于今，由此道理，是故說名阿笈摩，是名事契經。

當說契經摩呾理迦，為欲決擇如來所說，如來所稱、所讚、所美先聖契經。譬如無本母，字義不明了，如是本母所不攝經，其義隱昧，義不明了。

與此相違，義即明了，是故說名摩呾理迦。

總嗢拖南曰：

界、略教、想行，速通、因、斷支，二品、智事、諍，無厭、少欲住。

別嗢拖南曰：

界、說、前行、觀察、果，愚相、無常等定、界，二種漸次應當知，非斷非常，及染淨。

一；一（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觀色無常，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見；正見者則生厭離，厭離者喜貪盡，喜貪盡者說心解脫。如是觀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見；正見者則生厭離，厭離者喜貪盡，喜貪盡者說心解脫。如是比丘！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二——四；二——四（）

如觀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復如是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五（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當正思惟，觀色無常如實知。所以者何？比丘於色正思惟，觀色無常如實知者，於色欲貪斷，欲貪斷者說心解脫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，當正思惟，觀識無常如實知。所以者何？於識正思惟，觀識無常者，則於識欲貪斷，欲貪斷者說心解脫。如是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界」：有四種所化有情，先數習邪解脫見所集成界。何等為四？謂於先有、先世、先身、先所得自體中，聽聞常見增上不正法，不如理作意增上力故，於今由彼為因，由彼為緣，數習邪解脫見所集成界。如說由常見，如是由斷見，由現法涅槃見，由薩迦耶見，廣說亦爾。此中，世尊由種種勝解

智力，種種界智力增上力故，尋求彼先勝解及彼後界。如其所應，為調伏彼邪勝解、界故，多分為轉四種法教。或為餘智未成熟者，令彼智成熟故；智已成熟者，令彼解脫諸煩惱故。為初邪界有情，說因滅故行滅，由行盡門說無常性，為調伏彼邪勝解、界故。為隨第二邪界有情，說因集故行集，由行起門說無常性，為調伏彼邪勝解、界故。為隨第三邪界有情，由諸行苦門轉正法教，為調伏彼邪勝解、界故。為隨第四邪界有情，若離諸行起薩迦耶見行者，由諸行空門轉正法教；若即諸行起薩迦耶見行者，由無我門轉正法教，為調伏彼邪勝解、界故。

「說」：復次，善說法律，略由三種不共支故，不共外道，墮善說數。一者、宣說真實究竟解脫故，二者、宣說即彼方便故，三者、宣說即彼自內所證故。云何真實究竟解脫？謂畢竟解脫及一切解脫，即是見道果及此後所得世出世修道果。此中見道果，由畢竟故得名真實而非究竟，於一切解脫，猶有所應作故。又解脫有三種：一、世間解脫，二、有學解脫，三、無學解脫。世間解脫，非是真實，有退轉故。有學解脫，雖是真實而非究竟，猶有所作故。當知所餘，具足二種。云何方便？謂於諸行中，依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，修無常想，依無常修苦想，依苦修空、無我想，因此得入諦現觀時，由正觀察所知境故，獲得正見。由此正見為依止故，修道位中，遍於諸行住厭逆想。彼於住時，雖由彼相應受憶念思惟，不現前境明了現前而不生喜；由不生喜增上力故，彼於行時，即於彼受所緣境界不生染著。彼於一切所求境界得處中故，尚不希求，何況耽著！彼由如是若住、若行，於喜貪纏速能滅盡，心清淨住。又即於彼，如所得道極多修習為因緣故，永拔彼品麁重隨眠，獲得真實究竟解脫，當知即是心善解脫。云何自內所證？當知有四種相。若於有學解脫轉時，由二種相內慧觸證：謂我已盡諸惡趣中所生諸行，又我已盡除其七生、二生、一生所餘後有所生諸行；又我已住能究竟盡無退轉道。若於無學解脫轉時，即由如是二種相故，內慧觸證：謂我已作為斷其餘一切煩惱所應學事；我今尚無餘一生在，況二、況七！又隨所樂，亦能為他如實記別。如是名為自內所證。

「前行」：復次，即彼解脫有二種前行法：一者、見前行法，二者、道果前行法。見前行法者，謂由解脫及彼方便，自內所證增上力故，從他言音，起聞、思、修所成妙善如理作意，未入正性離生能入正性離生，得如實見，出世正見。道果前行法者，謂得如是正見已，復起所餘正思惟等，或同時生，或後時生道前行法，為斷所餘諸煩惱故。

六；六（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，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，則不能斷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，則不能斷苦。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斷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堪任斷苦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七（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（貪）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（若斷、）若離欲貪，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貪，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八（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，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斷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斷苦。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得解脫者，則能斷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得解脫者，則能斷苦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九（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

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，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。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，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老病死怖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觀察」：復次，為欲證得所未得解脫故，應觀察八事：謂於諸行中，愛味、過患、出離觀察，及聞、思、思擇力、見道、修道觀察。於諸行中觀察愛味時，能善通達諸行愛味所有自相。即於諸行觀察過患時，能善了知三受分位過患共相，謂於是中甚少愛味、多諸過患。如是了知愛味染著、多諸過患共相應已，於所愛味一切行中，隨所生起欲貪煩惱，即能除遣、制伏、斷捨。於此欲貪不現行故，說名為斷，非永離欲故名為斷。又於彼事心未解脫，若於隨眠究竟超越，乃永離欲，心得解脫。是名一門觀察差別。又修行者，於彼諸行正觀察時，先以聞所成慧，如阿笈摩，了知諸行體是無常，無常故苦，苦故空及無我。彼隨聖教如是勝解，如是通達，既通達已，復以推度相應思惟所成微細作意，即於彼境如實了知。即由如是通達了知增上力故，於彼相應煩惱現行，現法、當來所有過患，如實觀察，由思擇力為依止故，設復生起而不實著，即能捨離。彼由如是通達了知及思擇力多修習故，能入正性離生。既入正性離生已，由修道力漸離諸欲。彼由思擇、見道二種力故，隨其所應，斷諸煩惱，謂不現行斷故，及一分斷故；由修道力，究竟離欲。如是由前二種漸離欲貪，由修道力心得解脫。

「果」：復次，有二種煩惱斷果及苦滅果：一者、見所斷果，由證彼故，能自了知我已永盡捺落迦、傍生、餓鬼，我今證得預流無退墮法，乃至廣說。二者、修所斷果，由證彼故，能自了知我最後身暫時支持，第二有等永不復轉。復有二種苦滅：一者、現在為因，未來苦滅；二者、過去為因，現在苦滅。復有二種苦滅：一者、心苦滅；二者、身苦滅。復有二種苦滅：一者、壞苦、苦苦苦滅；二者、行苦苦滅。復有二種苦滅：一者、非愛業果苦滅；二者、可愛業果苦滅。復有少分已見諦迹諸聖弟子，雖已超過諸惡道苦所有怖畏，由未永盡一切結故，其心猶有於當來世共諸異生老死怖。為斷彼故，而能發起猛利樂欲，乃至正念，及無放逸，勤修觀行。

一〇；一〇（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愛喜者，則於苦愛喜；於苦愛喜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愛喜者，則愛喜苦；愛喜苦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諸比丘！於色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無常及苦、空，非我、正思惟，無知等四種，及於色喜樂。

「愚相」：復次，有二種愚夫之相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於所應求不如實知；二者、非所應求而反生起。何等名為是所應求？所謂涅槃諸行永滅。而諸愚夫，於當來世諸行不生都無樂欲，於諸行生唯有欣樂。由是因緣，於所應求，及諸行生所有眾苦不如實知。何等名為非所應求而反生起？非所求者，謂老、病、死，非愛合會，所愛別離，所欲匱乏，愁、歎、憂、苦，種種熱惱。彼於如是諸行生起，反生欣樂；於生為本一切行中，深起樂著；於生為本所有諸業，造作積集。由是因緣，於有生苦，及生為本老、病、死等眾苦差別，不得解脫。如是名為非所應求而反生起。

一一；一一（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色無常，況現在色！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欣未來色，於現在色厭、離欲、正向滅盡。如是過去、未來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況現在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！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識，不欣未來識，於現在識厭、離欲、正向滅盡」。

一二——一四；一二——一四（）

如無常，（如是）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復如是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無常等定」：復次，於諸行中，有四決定：一、無常決定，二、苦決定，三、空決定，四、無我決定。云何諸行無常決定？由三種相，當知過去、

未來諸行尚定無常，何況現在！何等為三？謂先無而有故，先有而無故，起盡相應故。若未來行，先所未有定非有者，是即應非先無而有，如是應非無常決定。由彼先時施設非有，非有為先，後時方有，是故未來諸行無常決定。若現在從緣行生已決定有者，是即應非先有而無，未來諸行便應非是無常決定；現在諸行亦應不與起盡相應。由現在行從緣生已，非決定有，以有為先施設非有，是故過去諸行無常決定。如是現在諸行，因未來行先無而有，因過去行先有而無，由此施設起盡相應。是故說言：當知去、來諸行無常性尚決定，何況現在！是名諸行無常決定。云何諸行苦性決定？謂去、來諸行尚是生等苦法，何況現在！所以者何？過去諸行是已度苦，未來諸行是未至苦，現在諸行是現前苦，是名諸行苦性決定。云何諸行空性決定？謂去、來諸行尚定空性，何況現在！所以者何？未來諸行其性未有，由此故空；過去諸行其性已滅，由此故空；現在諸行雖有未滅，諦義、勝義性所遠離，由此故空，是名諸行空性決定。云何諸行無我決定？謂去、來諸行尚定無我，何況現在！所以者何？未來諸行非我之相，未現前故；過去諸行非我之相，已越度故；現在諸行非我之相，正現前故，是名諸行無我決定。又由二相，當知諸行決定無常：一、由過去世已滅壞故，二、由未來、現在世是應滅壞法故。又由二相，當知諸行決定是苦：一、是生等苦法故，二、是三苦性故。此諸苦相，如前應知。又由二相，當知諸行決定是空：一、畢竟離性空故，二、後方離性空故。畢竟離性空者，謂諸行中我我所性畢竟空故。後方離性空者，謂於已斷一切煩惱心解脫中，一切煩惱皆悉空故。又由二相，當知諸行決定無我：一、諸行種種外性故，二、諸行從眾緣生不自在故。復由十相，當知諸行四相決定：謂由敗壞，變易，別離，相應法性相故，非可樂，不安隱，相應遠離，異相相故。如是等相，如前聲聞地已廣分別。

「界」：復次，依出世道作意修中，有五離繫品界：一者、斷界，二者、無欲界，三者、滅界，四者、有餘依涅槃界，五者、無餘依涅槃界。謂見道所斷諸行斷故，名為斷界。修道所斷諸行斷故，名無欲界。即此唯有餘依故，名有餘依涅槃界。此依滅故，名為滅界，亦名無餘依涅槃界。即此五界，由一切行永寂靜故，名諸行止。由我、我所、我慢、執著及與隨眠皆遠離故

，說名為空。由一切相皆遠離故，名無所得。於斷界中，一切隨順有漏法上所有貪愛皆遠離故，名為愛盡。於無欲界，所有欲貪皆遠離故，名為無欲。於滅界中，及於有餘依、無餘依涅槃界中，如其所應皆永滅故，皆寂靜故，隨其次第，說名為滅，亦名涅槃。又於斷界，未得為得勤修習故，名於諸行修厭。於無欲界，未得為得勤修習故，名於諸行修離欲。於滅界，未得為得勤修習故，名於諸行修滅。

一五；一五（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；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亦非我所；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聖弟子如是觀者，厭於色，厭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厭故不樂，不樂故得解脫，解脫者真實智生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六（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；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即非我所，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我說是等解脫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二種漸次」：復次，為心解脫勤修習者，有二種漸次：一、智漸次，二、智果漸次。云何智漸次？謂於諸行中，先起無常智，由思擇彼生滅道理故。次後於彼生相應行，觀為生法、老法，乃至憂、苦、熱、惱等法。由是因緣，一切皆苦，此即依先無常智生後苦智。又彼諸行，由是生法乃至是熱、惱法故，即是死生緣起，展轉流轉，不得自在行相道理，故無有我，此則依先苦智生後無我智。如是觀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，是名智漸次。云何智果漸次？謂厭，離欲，解脫，遍解脫。云何厭？謂有對治現前故，起厭逆想，令諸煩惱不復現行。云何離欲？謂由修習厭心故，雖於對治不作意思惟，然於

一切染愛事境貪不現行，此由伏斷增上力故。云何解脫？謂即於此伏斷對治多修習故，永拔隨眠。如是名厭，離欲，解脫第一差別。復有差別：謂於厭位，斷界極成滿故名厭。即依止厭，除非想非非想處，於餘下地得離欲時，施設離欲位，故名離欲。於非想非非想處得離欲時，施設解脫位，故名解脫。是名厭，離欲，解脫第二差別。云何遍解脫？謂由如是煩惱雜染解脫故，生等諸苦雜染亦普解脫，是名遍解脫。如是由智增上力故，於諸行中起厭，由習厭故得離欲，由習離欲故得解脫及遍解脫，如是名為智果漸次。

此中復有四種邪執，何等為四？一、見邪執，二、慢邪執，三、自內邪執，四、他教邪執。見邪執者，謂於諸行中執我、我所。慢邪執者，謂於諸行中起我慢執。前見邪執，障諦現觀；後我慢邪執，障修所斷煩惱等斷。自內邪執者，謂獨處空閑，不正分別為依止故，執有實我，或見邪執，或慢邪執。他教邪執者，謂由他教起邪執者，謂此是我，此是我所，我慢行轉。又於內起不正分別，執我、我所名內邪執，亦名非他教邪執。如是一切邪執永斷，當知是名智果。

一七；一七（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；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！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識者，彼亦無常，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識，云何有常！如是諸比丘！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者則是苦，苦者則非我，非我者則非我所。聖弟子如是觀者，厭於色，厭於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厭者不樂，不樂則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八（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；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！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識者，彼亦無常，

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識，云何有常！如是比丘！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無常者則是苦，苦者則非我，非我者則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我說是等為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非斷非常」：復次，由三種相應，知諸行非斷非常。何等為三？一、以無住行為因故，二、生已無住因故，三、未來諸行因性滅故。此中諸行因無常故，生已住因不可得故，當知諸行非常。能生未來諸行，現在因性滅故，當知諸行非斷。

復有四緣，能令諸行展轉流轉。何等為四？一、因緣，二、等無間緣，三、所緣緣，四、增上緣。即此四緣，略有二種：一、因，二、緣。因唯因緣，餘三唯緣。又因緣者，謂諸行種子。等無間緣者，謂前六識等及相應法等無間滅，後六識等及相應法等無間生。所緣緣者，謂五識身等以五別境為所緣，第六識身等以一切法為所緣。增上緣者，謂五識等以眼等各別所依為增上緣，及以能生作意等為增上緣；意識身等以四大種身，及能生作意等為增上緣。又先所造業，望所生愛非愛果，當知亦是增上緣。如是資糧望道，道望得涅槃，當知亦是增上緣攝。

一九；一九（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眾生於色不味者，則不染於色，以眾生於色味故，則有染著。如是眾生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味者，彼眾生則不染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，以眾生味受、想、行、識故，彼眾生染著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。諸比丘！若色於眾生不為患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厭色，以色為眾生患故，彼諸眾生則厭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為患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厭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識為眾生患故，彼諸眾生則厭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。諸比丘！若色於眾生無出離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色；以色於眾生有出離故，彼諸眾生出離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於眾生無出離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識於眾生有出離故，彼諸眾生出離於（受、想、

行、）識。諸比丘！若我於此五受陰，不如實知味是味，患是患，離是離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不脫、不出、不離，永住顛倒，亦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諸比丘！我以如實知此五受陰，味是味，患是患，離是離，故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〔自證〕得脫、得出、得離、得解脫結縛，永不住顛倒，亦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二〇（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昔於色味，有求、有行，若於色味隨順覺，則於色味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味，有求、有行，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味隨順覺，則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味以智慧如實見。諸比丘！我於色患，有求、有行，若於色患隨順覺，則於色患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患，有求、有行，若於識患隨順覺，則於識患以智慧如實見。諸比丘！我於色離，有求、有行，若於色（離）隨順覺，則於色離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離，有求、有行，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離隨順覺，則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離以智慧如實見。諸比丘！我於五受陰，不如實知味是味，患是患，離是離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不脫、不離、不出，永住顛倒，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諸比丘！我以如實知五受陰，味是味，患是患，離是離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以脫、以離、以出，永不住顛倒，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過去四種說，厭離及解脫，二種說因緣，味亦復二種。

「染淨」：復次，由三種事，二種相應，當觀察雜染、清淨。云何由三種事，觀察一切雜染、清淨？一者、於諸行中觀察雜染因緣，謂觀彼愛味為愛味故。二者、於諸行中觀察清淨因緣，謂觀彼過患為過患故。三者、於諸行中觀察清淨，謂觀彼出離為出離故。如是一切總略為一，名由三事觀察一切雜染、清淨。云何由二種相，觀察一切雜染、清淨？一者、由如所有性故

；二者、由盡所有性故。如所有性者，謂於諸行中，若愛味、若過患、若出離；盡所有性者，謂於諸行中，盡所有愛味，盡所有過患，盡所有出離。此中觀察諸行為緣生樂、生喜，是名於彼愛味，又此愛味極為狹小；如是由二種相，觀察如所有性所有愛味。又觀察諸行是無常、苦、變壞之法，是名於彼過患，又此過患極為廣大；如是由二種相，觀察如所有性所謂過患。又復觀察於諸行中欲貪滅、欲貪斷、欲貪出，是名於彼出離，又此出離寂靜無上，畢竟安隱；如是由二種相，觀察如所有性所謂出離。又即此愛味，即此過患，即此出離，於諸行中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劣、若勝，若遠、若近，審諦觀察，當知是名於彼觀察盡所有性，所謂愛味、過患、出離。

又為了知如是三事體性是有，應知三種有情眾別：一、於諸欲染著眾，二、於諸欲遠離眾，三、於諸欲離繫眾。於此三處，復有三種世間愚癡：謂若天世間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若諸天、人。如是三種世間，由三因緣應知安立：一、由得欲自在及淨自在故，謂若魔、若梵世間；二、由勤修得彼因故，謂若沙門、婆羅門；三、趣種種業因果故，謂若諸天、人。又於此三處，隨其所應，能斷、作證。有二種道，離四倒心，謂已入見地，及於上修道多修習住。又此二種道，有四種相心解脫果：一、貪、瞋縛解脫相，二、欲貪滅、斷、出離相，三、九結離繫相，四、生等諸苦解脫相。此中前三相，顯示因處煩惱解脫；後一相，顯示果處諸苦解脫。於此義中，譬如有人處在囹圄，為種種縛之所繫縛：所謂或木、或索、或鐵；又置餘人令其防守；或設有彼從幽縶處逃至遠所，還執將來；或有尚不令彼轉動，況得逃避；或有安置廣大微妙種種可愛所繫妙欲在幽縶處，令彼自然心生樂著，無欲逃避。如是彼人為一切種縛之所縛，為善方便守之所守，為最堅牢繫之所繫。復為怨家隨欲加害，所謂打拍，或復解割，或加杖捶，或總斷命。若有能脫是四縛者，乃得名為從一切縛而得解脫。如是於彼三處世間愚癡有情，為種種縛所繫縛者，當知即譬貪、瞋、癡縛。其守禁者，譬不正尋思，及未永拔煩惱隨眠；不正尋思故，尚不令動，況得離欲而遠逃避！煩惱隨眠未永拔故。雖世間道方便逃避，遠至有頂，復執將還。可愛妙欲，譬之九結，由彼結故，令

於生死自然樂著，於自繫縛不欲解脫。彼既如是為種種縛極所密縛，善方便縛之所密縛，最堅牢縛之所密縛；復四魔怨，隨其所欲，以生等苦而加害之。若能從彼四種繫縛善解脫者，乃可名為從一切縛而得解脫。

二一；二一（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今當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，修不放逸已，當復思惟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（學道）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快說此言，云當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如是說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若隨使使者，即隨使死；若隨（使）死者，為取所縛。比丘若不隨使使，則不隨使死；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」。比丘白佛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隨使使，色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為取所縛。世尊！若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比丘！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受、想，行、識，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在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習、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：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時彼比丘即成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略教、教果、終、墮數，三遍智斷、縛、解脫，見慢雜染、淨說句，遠離四具、三圓滿。

「略教」：由三因緣，有諸聲聞往大師所，請略教授。何等為三？謂唯多聞為究竟者，於諸餘行而厭背者，生如是解：但略聞法，足得自義，何藉多聞以為究竟！要修正行為貞實故。又棄捨多聞究竟欲故；又有怖畏於所入門多所作者，為善方便而得入故。或有即彼已於多法善聽、善思，彼作是念：我於多法已善聽、思，若我今者盡已聽、思所得諸法以為依止，於住心境及解脫境欲繫心者，將不令我作意散亂！若爾，住心尚不能得，何況解脫！又於如是所聞、所思一切法中，不得決定，當依何者速證通慧？當依何者速得出離？當緣何境而得住心？當緣何境而得解脫？彼既如是自不決定，若於大師，或眾所識如來弟子現前見已，便即往詣請略教授。

「教果」：復次，當知正教授有四種自義果得：謂為此出家，及如此出家，即形相具足，事業具足，意樂具足，處捨取具足。依此故得無上得，現法得，自然得，內證得。

「終」：復次，有六種死：謂過去死，現在死，不調伏死，調伏死，同分死，不同分死。過去死者，謂過去諸行沒，乃至命根滅故死。現在死者，謂現在諸行沒，乃至命根滅故死。不調伏死者，謂於過去世不調、不伏，有隨眠行展轉隨眠。世俗說言：士夫隨眠而命終已，於現在世結生相續，有隨眠行所攝自體而得生起。於現在世乃至壽盡，亦復如是不調、不伏，廣說乃至而命終已，未來自體復得生起。又能攝取有隨眠行。由攝取彼以為因故，便為生等眾苦所縛，亦為貪等大縛所縛。調伏死者，謂於現在世已調、已伏，無有隨眠而命終已，未來自體不復生起，亦不攝取有隨眠行。不攝取彼以為因故，解脫生等眾苦差別，亦復解脫貪等大縛。同分死者，謂如過去不調、不伏，曾捨身命，於現在世亦復如是而捨身命，當知如此名同分死，名相似死，名隨順死。若於過去不調、不伏，捨身命已，於現在世已調、已伏而捨身命，當知此名不同分死，不相似死，不隨順死。若於現在有隨眠行展轉隨眠而命終時，如過去死，名同分死及隨順死；不如過去而命終時，不能攝取當所結生未來相續同分諸行。又此六種死，當知有二種相：謂諸行流轉過患

相，及諸行還滅勝利相。若於過去及於現在，不調、不伏，同分而死，復於未來取生等苦，及為貪等煩惱縛者，名諸行流轉過患相。若於現在已調、已伏，不同分死，又於未來不取眾苦，解脫一切煩惱縛者，名諸行還滅勝利相。

二二；二二（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所問如上。差別者：「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；若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？時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色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使使，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。世尊！若色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如是受、想，行、識，不隨使使，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如是世尊！我於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。如是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「墮數」：復次，由八種相，得入於彼諸行生起，世俗言說士夫數中。謂如是名，如是種類，如是族姓，如是飲食，如是領受若苦、若樂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所有壽量邊際。如是諸相，於菩薩地宿住念中，當知如前已廣分別。

二三；二三（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異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住不放逸。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身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作是說：世尊為我略說法要，我於略說法中廣解其義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；汝如是說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非汝所應之法，宜速斷除。斷彼法者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」？比丘白佛言

：「世尊！色非我所應，宜速斷除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我所應，宜速斷除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世尊！我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汝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者非汝所應，宜速斷除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汝所應，宜速斷除。斷除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正信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時彼比丘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二四；二四（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卻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作如是說：世尊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耶」？時彼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若非汝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此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非我，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非我，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我於如來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色非我，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非我，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時彼比丘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「三遍智斷」：復次，由三種相，於諸行中應知無我遍智及斷。何等為三？一、於內遍智，二、於外遍智，三、於內外遍智。斷亦如是，隨其所應。

所謂諸行都無有我，無有我所，亦無有餘互相繫屬，當知如是於內、外、俱遍智及斷。此中由法住智，得決定遍智；數習此故，捨彼相應所有隨眠，得畢竟斷。當知此中，為於諸行未得遍智者，令得遍智故，如來大師說正法要。若於諸行已得遍智而未永斷者，為令唯於如先所得遍智數習得永斷故，復加勸導。

二五；二五（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正信家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說：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結所繫法，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是結所繫法，是結所繫法，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（是）結所繫法；是結所繫法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結所繫法，此法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結所繫法，此法宜速除斷；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二六；二六（二〇）

染經亦如是說。

二七；二七（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正信非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說：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動搖時則為魔所縛，若不動者則解脫波旬」。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動搖時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是故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若色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動搖時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」。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「縛」：復次，於生死中而流轉者，有三種縛，由此縛故心難解脫。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，非由惡說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除其愛結，餘結所繫諸有漏事；二者、愛結所染諸有漏事；三者、能生當來後有諸行。於此三縛，由三因緣，心難解脫。謂初、由種種故；第二、由堅牢故，可愛樂故；第三、由微細故。復由五相，為後有縛所繫縛者，當知有五我慢現行。謂由所依故，所緣故，助伴故，自性故，因果故。當知此中，薩迦耶見以為依止。計我未來，或當是有、或當非有，以有非有為所緣境。此中非有為所緣境，唯有一種；有為所緣，乃有五種，謂我當有色，我當無色，我當有想，我當無想，我當非有想非無想。如是一切總收為一，合有六種所緣境界。言助伴者，謂動亂心。言自性者，恃舉行相為其自相，戲論自性為其共相，一切煩惱戲論性故。因果性者，謂能感生為因性故，造作業行愛隨逐故。

二八；二八（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比丘名劫波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比丘心得善解脫，世尊

！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脫」？爾時，世尊告劫波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心善解脫。善哉劫波！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劫波！當觀知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色愛即除；色愛除已，心善解脫。如是觀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識愛即除；識愛除已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劫波！如是比丘心善解脫者，如來說名心善解脫。所以者何？愛欲斷故，愛欲斷者，如來說名心善解脫」。時劫波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爾時，劫波比丘受佛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心善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「解脫」：復次，由三種相，當知心善解脫：謂於諸行遍了知故；於彼相應諸煩惱斷得作證故；煩惱斷已，於一切處離愛住故。又於此中，由四種行，於諸行中能遍了知如所有性，謂無常等。由十一行，於諸行中能遍了知盡所有性，謂過去、未來等，如前廣說。

二九；二九（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能令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使、繫著」？佛告羅睺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令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使、繫著耶」？羅睺羅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羅睺羅：「善哉！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羅睺羅！當觀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正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如是，羅睺羅！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使、繫著。羅睺羅！比丘若如是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使、繫著者，比丘是名斷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正無間等，

究竟苦邊」。時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〇；三〇（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：「比丘云何知，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使、繫著」？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為法主，為導，為覆，善哉！世尊！當為諸比丘演說此義。諸比丘從佛聞已，當受持奉行」。佛告羅睺羅：「諦聽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」。羅睺羅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」。佛告羅睺羅：「當觀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，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，使、繫著。羅睺羅！比丘如是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使、繫著者，超越疑心，遠離諸相，寂靜，解脫；是名比丘斷除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時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使、增諸數，非我、非彼，結繫、染動搖，劫波所問，亦羅睺羅所問二經。

「見慢雜染」：復次，有二種、五種雜染，并五種因相。如是二種，諸有學者應知、應斷，諸無學者已知、已斷。何等為二？謂見雜染，及慢雜染。此二當知五種差別，謂由行故，纏故，隨眠故。何等為五？一者、計我，二者、計我所，三者、我慢，四者、執著，五者、隨眠。當知此中，計我、我所、我慢三種為所依止，於所緣事固執取著，唯此諦實，餘皆愚妄。當知此中由纏道理，說名執著；即彼種子隨縛相續，說名隨眠。又有識身及外事等，當知是彼五種因相，謂計我因相，乃至隨眠因相。即此因相，復有二種：一者、所緣因相，二者、因緣因相。計我、我慢，以有識身為所緣因相；計我所，通以二種為所緣因相。彼執著，以聞不正法，不如理作意，及彼隨眠為因緣因相；彼隨眠，以不如實了知諸行，煩惱諸纏數數串習為因緣因相。

復次，有四種有情眾，當知於中安立雜染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外道有情眾，二者、此法異生有情眾，三者、有學有情眾，四者、無學有情眾。外道有情眾中，具有一切。此法異生有情眾中，四種可得及彼因相，并執著因相一分，然執著不可得。有學有情眾中，計我、我所二種及我因相，執著、隨眠皆不可得；及我慢、執著并彼因相，然有我慢、隨眠可得。無學有情眾中，一切皆不可得。又外道有情眾，凡所有行，不為斷彼。此法異生有情眾，所修諸行，正為斷彼而未能斷，未見如實故。有學有情眾，已斷一分，為斷餘分復修正行；雖見如實，而不自稱我已能見，猶未獲得盡、無生智故。無學有情眾，一切已斷，於諸行中而自稱言我如實見。

「淨說句」：復次，有八種清淨說句，何等為八？謂由超過見、慢故，名二種超過意清淨說句；由斷彼因相故，名除相清淨說句；由斷彼執著故，名寂靜清淨說句；由斷彼隨眠故，名善解脫清淨說句。復次，有學有二清淨說句：謂於後有一切行中，由不現行道理，名已割貪愛，及轉三結。無學有二清淨說句：謂正慢現觀故；及一切苦本貪愛隨眠永拔除故，名已作苦邊。如是一切總收為一，合有八種清淨說句。

「遠離四具」：復次，由四支故，具足遠離，名善具足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無第二而住，二者、處邊際臥具，三者、其身遠離，四者、其心遠離。謂於居家境界所生諸相，尋思、貪欲、瞋恚悉皆遠離，依不放逸防守其心。又由五相發勤精進，速證通慧：謂有勢力者，由被甲精進故；有精進者，由加行精進故；有勇捍者，由於廣大法中無怯劣精進故；有堅猛者，由寒熱蚊虻等所不能動精進故；有不捨善軛者，由於下劣無喜足精進故。又為斷惛沈、睡眠、掉舉、惡作，如其次第奢摩他、毘鉢舍那品隨煩惱故，願正止觀無有失壞。

三一；三一（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為佛作禮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多聞，云何為多聞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問我多聞義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

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當知若聞色，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寂靜法，是名多聞。如是聞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寂靜法，是名多聞。比丘！是名如來所說多聞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二；三二（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所說法師，云何名為法師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如來所說法師義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於色，說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寂靜法者，是名法師。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說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寂靜法者，是名法師。是名如來所說法師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三；三三（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作禮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法次法向，云何法次法向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法次法向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於色向厭，離欲，滅盡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向厭，離欲，滅盡，是名法次法向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四；三四（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所說得見法涅槃，云何比丘得見法涅槃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見法涅槃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於色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正解脫，是名比丘見法涅槃。如是（於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〔於識〕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正解脫，是名比丘見法涅槃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五；三五（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名三蜜離提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說法師，云何名為說法師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汝今欲知說法師義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於色，說厭，離欲，滅盡，是名說法師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〔於識〕說厭，離欲，滅盡，是名說法師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多聞、善說法，向法及涅槃，三蜜離提問：云何說法師。

「三圓滿」：復次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有三圓滿。何等為三？一、行圓滿，二、果圓滿，三、師圓滿。行圓滿者，謂為觸證斷、無欲、滅界故，聽聞正法，為他演說，自正修行，法隨法行，是名行圓滿。果圓滿者，謂即由此法隨（法）行增上力故，心善解脫；又能證得現法涅槃，是名果圓滿。師圓滿者，謂能引發一切梵行之法，皆用世尊為根本故，皆由世尊轉法眼故，皆以世尊為所依故。由如來出世，有彼教可知故，說世尊為彼根本。佛出世已，觀待彼彼所化有情，說正法眼，師及弟子展轉傳來，故說世尊轉正法眼。轉法眼已，若有於中生諸疑惑，唯依世尊乃能決了，故說世尊為所依止。又說法師，略有二種：一者、由教，二者、由證。斯由從他聞正法已而宣說故；依證學道、無學道已而宣說故。

三六；三六（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在耆闍崛山中。時有長者子，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尊者舍利弗，問訊起居已，卻坐一面。語舍利弗言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無常色，變易，不安隱色，言我勝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故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想而不見真實？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無常，變易，不安隱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而言我勝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故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想而不見真實？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無常色，變易，不安隱色，言我勝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所計而不見真實？於無常，變易，不安隱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言我勝、我等、我劣，何所計而不見真

實」？「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？色為常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「輸屢那！若無常為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輸屢那！若無常，苦，是變易法，於意云何？聖弟子於中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輸屢那！於意云何？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為常為無常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「若無常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輸屢那！識若無常，苦，是變易法，於意云何？聖弟子於中見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輸屢那！當知色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色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識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如是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生厭，離欲，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舍利弗說是經已，長者子輸屢那遠塵，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長者子輸屢那見法，得法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中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已度。我從今日，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僧，為優婆塞。我從今日，已盡壽命清淨歸依三寶」。時長者子輸屢那，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踊躍，作禮而去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想行、愚相、眼、勝利，九智、無癡與勝進，我見差別、三相行，法總等品、三後廣。

「想行」：於諸行中，修無常想行有五種：謂由無常性，無恒性，非久住性，不可保性，變壞法性故。此中剎那剎那壞故無常；自體繫屬有限住壽故無恒；外事劫後決定無住故非久住；壽量未滿，容被緣壞非時而死故不可保；乃至爾所時住，於其中間不定安樂故變壞法。

「愚相」：復次，愚夫略有三種愚夫之相。何等為三？謂諸愚夫，於一切行，如上所說五無常性，不能思惟；於非真實勝、劣性中，分別勝、劣，稱量自他，謂己為勝，是名第一愚夫之相。如謂己勝，謂等，謂劣，廣說亦

爾。與此相違，當知智者亦有三種智者之相。

「眼」：復次，由二種相，當知聖者慧眼清淨，謂由遠塵及離垢故。由見所斷諸煩惱纏得離繫故，名為遠塵；由彼隨眠得離繫故，說名離垢。又現觀時，有麁我慢隨入作意間無間轉，若遍了知所取能取所緣平等，彼即斷滅，彼斷滅故，說名遠塵；一切見道所斷煩惱隨眠斷故，說名離垢。

「勝利」：復次，遠塵、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時，當知即得十種勝利。何等為十？一者、於四聖諦已善見故，說名見法。二者、隨獲一種沙門果故，說名得法。三者、於己所證，能自了知，我今已盡所有那落迦、傍生、餓鬼，我證預流，乃至廣說，由如是故說名知法。四者、得四證淨，於佛、法、僧如實知故，名遍堅法。五者、於自所證無惑。六者、於他所證無疑。七者、宣說聖諦相應教時，不藉他緣。八者、不觀他面，不看他口，於此正法、毘奈耶中，一切他論所不能轉。九者、記別一切所證解脫，都無所畏。十者、由二因緣，隨入聖教，謂正世俗及第一義故。

三七；三七（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。時有長者子，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舍利弗所，頭面禮足，卻坐一面。時舍利弗謂輸屢那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不如實知，色集不如實知，色滅不如實知，色滅道跡不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、婆羅門，不堪能斷色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不如實知，識集不如實知，識滅不如實知，識滅道跡不如實知故，不堪能斷識。輸屢那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如實知，色集如實知，色滅如實知，色滅道跡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、婆羅門，堪能斷色。如是輸屢那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如實知，識集如實知，識滅如實知，識滅道跡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斷識。輸屢那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又問：「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答云：「是苦」。舍利弗言：「若色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於中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輸屢那！如是受……。

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為常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又問：「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又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於中見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」。「輸屢那！當知色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於一切色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色生厭，離欲，解脫，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識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識生厭，離欲，解脫，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時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踊躍，作禮而去。

三八；三八（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。時有長者子，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舍利弗所，頭面禮足，卻坐一面。時舍利弗告輸屢那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不如實知，色集不如實知，色滅不如實知，色味不如實知，色患不如實知，色離不如實知故，不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不如實知，識集不如實知，識滅不如實知，識味不如實知，識患不如實知，識離不如實知故，此沙門、婆羅門不堪能超越識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、色集，色滅、色味、色患，色離如實知，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，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超越識。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？色為常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「無常者為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輸屢那！若色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寧有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常為無常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「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「輸屢那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寧有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」。「輸屢那！當知色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於一切色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

輸屢那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於一切識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此五受陰，正觀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正觀，於諸世間無所攝受，無攝受者則無所著，無所著者自得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長者子輸屢那，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踊躍，作禮而去。

「九智」：復次，有九種智，能於諸行遍知超越，謂：諸行流轉智，諸行還滅智，雜染因緣智，清淨因緣智，清淨智，及苦智，集智，滅智，道智。此中諸行流轉智者，略有三種因緣集故，一切行集所有正智：謂憙集故，觸集故，名色集故，隨其所應，若色集，若受等集，若識集。即此三種因緣滅故，三種行滅，是名諸行還滅智。雜染因緣智，清淨因緣智，及清淨智者，謂於愛味、過患、出離，如前應知。四聖諦中苦等四智，如前分別聖諦道理，應知其相。於異生位修前五智，聖速證後四聖諦智，由證彼故，能於諸行如實了知。又若於前諸智有闕，必定不能以諦道理遍知諸行，要當證得，方能遍知。若於諦理遍知行智有所闕者，必定不能於上修道，以對治力斷諸煩惱，超一切行。與此相違，乃能超越，是故說言有九種智，能於諸行遍知超越。

三九；三九（二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在耆闍崛山。時，尊者拘絺羅晡時從禪起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種種相娛悅已，卻坐一面。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我說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說」。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，云何是無明？誰有此無明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無明者謂不知，不知者是無明」。「何所不知」？「謂色無常，色無常如實不知，色磨滅法，色磨滅法如實不知；色生滅法，色生滅法如實不知。受、想、行，識（無常）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如實不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磨滅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磨滅法如實不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生滅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生滅法如實不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不知

，不見，無無間等，愚，闇，不明，是名無明。成就此者，名有無明」。又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明者，云何為明？誰有此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摩訶拘絺羅！所謂明者是知，知者是名為明」。又問：「何所知」？「謂色無常，色無常如實知；色磨滅法，色磨滅法如實知；色生滅法，色生滅法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（無常）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如實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磨滅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磨滅法如實知；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生滅法，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生滅法如實知。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知，見，明，覺，慧，無間等，是名為明。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」。是二正士，各聞所說，展轉隨喜，從座而起，各還本處。

四〇；四〇（二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在耆闍崛山。時摩訶拘絺羅，晡時從禪起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種種相娛悅已，卻坐一面。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少暇為我說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說」。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，復云何為無明？誰有此無明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無明者謂不知，不知者是無明」。「何所不知」？「謂色不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不如實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不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滅道跡不如實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，不知，不見，不無間等，愚，闇，不明，是名無明。成就此者，名有無明」。又問舍利弗：「云何為明？誰有此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所謂明者是知，知者是明」。又問：「何所知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如實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滅道跡如實知。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知，見，明，覺，慧，無間等，是名為明。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」。是二正士，各聞所說，展轉隨喜，從座而起，各還本處。

四一；四一（二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在耆闍崛山。時摩訶拘絺羅，晡時從禪起，詣舍利弗所，共相問

訊，相娛悅已，卻坐一面。時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」。時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，無明者為何謂耶？誰有此無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不知是無明」。「不知何等」？「謂色不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不如實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，不如實見，不無間等，若闇，若愚，是名無明。成就此法者，名有無明」。又問：「明者云何為明？誰有此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知者是明」。「為何所知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知，如實見，明，覺，慧，無間等，是名為明。成就此者，名為有明」。時二正士各聞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「無癡」：復次，修觀行者，由三處故，於諸行中無愚癡住。何等為三？一、於過去諸行，如實了知是無常性；二、於現在諸行，如實了知是滅法性；三、於未來諸行，如實了知生滅法性。彼由如是，於三世行無有愚癡，不染污心安樂而住，墮在明數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有愚癡住，墮無明數。

復有三種煩惱異名，多分說在煩惱品中：一、貪異名，二、瞋異名，三、癡異名。貪異名者，亦名為喜，亦名為貪，亦名為顧，亦名為欣，亦名為欲，亦名為昵，亦名為樂，亦名為藏，亦名為護，亦名為著，亦名為希，亦名為耽，亦名為愛，亦名為染，亦者為渴。瞋異名者，亦名為恚，亦名為憎，亦名為瞋，亦名為忿，亦名名損，亦名不忍，亦名違戾，亦名暴惡，亦名蛆螫，亦名拒對，亦名慘毒，亦名憤發，亦為怒憾，亦名懷慼住，亦名生欻勃。癡異名者，亦名無智，亦名無見，亦名非現觀，亦名愔昧，亦名愚癡，亦名無明，亦名黑闇。如是等名，當知如前攝異門分多分已辨。憙貪差別，我今當說。緣依止受所生欣樂，說名為喜；緣生受境所起染著，說名為貪。又於將得境生名喜；若於已得境生名貪。又於已得臨將受用名憙；即於此事正受用時名貪。又於能得境界方便名喜；即於境界名貪。又於後有名喜；於現境界名貪。又於所愛他有情類榮利名喜；於自所得榮利名貪。

四二；四二（二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共摩訶拘絺羅，在耆闍崛山。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，詣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相娛悅已，卻坐一面。時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」。時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「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，欲求無間等法，云何方便求？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，欲求無間等法，精勤思惟：五受陰如病，如癰，如刺，如殺，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，得須陀洹果證」。又問舍利弗：「得須陀洹果證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證者，當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拘絺羅！已得須陀洹果證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證者，亦當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陰法如病，如癰，如刺，如殺，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，得斯陀含果證」。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言：「得斯陀含果證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證者，當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拘絺羅！得斯陀含果證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證者，當復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陰法，如病，如癰，如刺，如殺，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，得阿那含果證」。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言：「得阿那含果證已，欲得阿羅漢果證者，當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拘絺羅！得阿那含果證已，欲得阿羅漢果證者，當復精勤思惟：此五受陰法，如病，如癰，如刺，如殺，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法精勤思惟，得阿羅漢果證」。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：「得阿羅漢果證已，復思惟何等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摩訶拘絺羅！阿羅漢亦復思惟：此五受陰法，如病，如癰，如刺，如殺，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。所以者何？為得未得故，證未證故，見法樂住故」。時二正士各聞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「勝進」：復次，於諸行中如理修者，有四勝進。謂勝進想，略有三種：一、未得為得，二、未會為會，三、未證為證。若為獲得現法樂住，名第四勝進。最初能得先所未得預流果故，當知是名未得為得。即此為依，復能契會上學果故，當知是名未會為會。即此為依，復能證得阿羅漢果，於諸惑

斷能作證故，當知是名未證為證。若已證得阿羅漢果，更無未得為得，乃至未證為證故正勤修習，但為現法樂住正勤修習。又依自義，有三勝進想：謂於諸行中厭背想，過患想，實義想。厭背想者，復可四行：謂於諸行思惟如病，如癰，如箭，惱害。如病者，謂如有一因界錯亂所生病苦，修厭背想。如癰者，謂如有一因於先業所生癰苦，修厭背想。如箭者，謂如有一因他怨箭所中之苦，修厭背想。惱害者，謂於親財等匱乏中，因自邪計所生諸苦，修厭背想。如是名為修觀行者，於諸行中修厭背想。過患想者，復有二行：謂於諸行思惟無常，及思惟苦。實義想者，亦有二行：謂於諸行思惟空性，及無我性。此中先於過患想及實義想正修習已，然後方能住厭背想。當知此中先說其果，後說其因。

四三；四三（二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卻坐一面。時尊者舍利弗問尊者阿難言：「欲有所問，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」？阿難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」。舍利弗言：「阿難！所謂滅者，云何為滅耶？誰有此滅」？阿難言：「舍利弗！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云何為五？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阿難！如汝所說：此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云何為五？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阿難！此五受陰若非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者，云何可滅？阿難！以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」。時二正士各聞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「三相行」：復次，由三種相，諸行滅故，說名無餘依涅槃界。一者、先所生起諸行滅故；二者、自性滅壞諸行滅故；三者、一切煩惱永離繫故。先所生起諸行滅者，謂於先世能感後有諸業煩惱之所造作，及由先願之所思

求，今所生起諸行永滅。自性滅壞諸行滅者，謂彼生已，任性滅壞，非究竟住諸行永滅。一切煩惱永離繫者，謂諸煩惱無餘斷滅，由今滅故，後不更生。是故由此三相諸行滅故，說名寂滅，非永無相，其相異故；若永無相，不可施設說名寂滅。

四四；四四（二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尊者阿難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：「尊者富留那彌多羅尼子，年少初出家時，常說深法，作如是言：阿難！生法計是我，非不生。阿難！云何於生法計是我，非不生？色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譬如士夫手執明鏡及淨水鏡，自見面生，生故見，非不生。是故阿難！色生，生故計是我，非不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生，生故計是我，非不生。云何阿難！色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答曰：無常。又問：無常者是苦耶？答曰：是苦。又問：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復計我，異我，相在不？答曰：不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答曰：無常。若無常是苦耶？答曰：是苦。又問：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復計我，異我，相在不？答曰：不也。阿難！是故色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如實知，如實觀察，如是觀者，聖弟子於色生厭，離欲，解脫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生厭，離欲，解脫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諸比丘！當知彼尊者於我有大饒益，我從彼尊者所聞法已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我從是來，常以此法為四眾說，非餘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出家者說」。

「我見差別」：復次，有四種我見為所依止，能生我慢：一、有分別我見，謂諸外道所起；二、俱生我見，謂下至禽獸等亦能生起；三、緣自依止我見，謂於各別內身所起；四、緣他依止我見，謂於他身所起。分別我見為所依止生我慢者，謂由此見，觀自、他身，計有實我。由此二種我見為依，

發生我慢。譬如清淨圓鏡，面上質像為依，發生影像；影像為依，於自依止發生劣、中、勝想。如是由邪分別故，緣自依止我見為緣，發生緣他依止我見。如依質像，發生影像。又此為緣發生我慢，方他謂己或勝、或等、或劣。俱生我見為緣生我慢者，當知譬喻與前差別。如明眼人臨淨水器，自觀眼、耳，所餘如前應知其相。此一切種薩迦耶見，唯依善說法毘奈耶方能永斷，非餘邪教。如是如來及眾共知同梵行者，或諸弟子同梵行者，有大恩德。唯由如是一因緣故，名於大師或滅度後同梵行者，真實報恩。又由第二，謂若有能即依如是差別句義，為利益故，勤修正行，如是亦名隨分報恩，彼所希望未滿足故。

四五；四五（二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有眾多上座比丘，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佛般泥洹未久。時長老闡陀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。食已還，攝衣鉢，洗足已，持戶鈎，從林至林，從房至房，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處處請諸比丘言：「當教授我，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！我當如法知、如法觀」。時諸比丘語闡陀言：「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」。闡陀語諸比丘言：「我已知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，識無常；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」。闡陀復言：「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，寂，不可得，愛盡，離欲，涅槃。此中云何有我，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名見法」？第二、第三，亦如是說。闡陀復言：「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」？復作是念：「尊者阿難，今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，曾供養親覲世尊，佛所讚歎，諸梵行者皆悉識知，彼必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」。

時闡陀過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。食已還，攝舉臥具，攝臥具已，持衣鉢，詣拘睒彌國。漸漸遊行，到拘睒彌國。攝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卻坐一面。時闡陀語尊者阿難言：「一時，諸上座比丘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時我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。食已還，攝衣鉢。洗足已，持戶鈎，從林至林，從房至房，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言：『當教授我，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

見法』！時諸比丘為我說法言：『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；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』。我爾時語諸比丘言：『我已知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；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，寂，不可得，愛盡，離欲，涅槃。此中云何有我，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名見法』？我爾時作是念：『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』？我時復作是念：『尊者阿難今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，曾供養親覲世尊，佛所讚歎，諸梵行者皆悉知識，彼必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』。善哉！尊者阿難！今當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」！時尊者阿難語闡陀言：「善哉！闡陀！我意大喜，我慶仁者能於梵行人前，無所覆藏，破虛偽刺。闡陀！愚癡凡夫所不能解，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；一切諸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汝今堪受勝妙法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」。時闡陀作是念：我今歡喜，得勝妙心，得踊悅心，我今堪能受勝妙法。爾時，阿難語闡陀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，教摩訶迦旃延言：『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、若無。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、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、如來所說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：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。所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』」。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闡陀比丘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闡陀比丘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起法，超越狐疑，不由於他，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。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：「正應如是，如是智慧梵行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。我今從尊者阿難所，聞如是法，於一切行皆空，皆悉寂，不可得，愛盡，離欲，滅盡，涅槃，心樂正住解脫，不復轉還；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」。時阿難語闡陀言：「汝今得大善利，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」。時二正士展轉隨喜，從座而起，各還本處。

輸屢那三種，無明亦有三，無間等及滅，富留那、闡陀。

「法總等品」：復次，由三解脫門增上力故，當知建立四種法嗢拖南，謂空解脫門，無願解脫門，無相解脫門。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苦者，依無願解脫門，建立第一、第二法嗢拖南。一切法無我者，依空解脫門，建立第三法嗢拖南。涅槃寂靜者，依無相解脫門，建立第四法嗢拖南。

復次，當知有二種法嗢拖南增上行欲：一者、勝解俱行欲；二者、意樂俱行欲。勝解俱行欲者，由四種法嗢拖南故，於諸行中而生樂欲。又於諸行寂靜生樂欲者，由意樂故，獨處空閑，作意思惟，由四種相，於彼寂靜其心退還。一者、於中由見勝利，不趣入故；二者、不信，彼得不清淨信故；三者、於彼所緣不生憙樂，不安住故；四者、於彼而起不樂勝解故。與彼相違，當知即是意樂俱行欲。又由二緣，依止無我勝解之欲，於彼涅槃，由驚恐故，其心退還。一、由於此欲不善串習，未到究竟故；二、於作意時，由彼因緣念忘失故，又此忍欲未串習故。當爾之時，於諸行中了唯行智，其心愚昧，數數思惟我，我爾時當何所在！尋求我行微細俱行障礙而轉，由此緣故，彼作是思：我當不有。不作是念：唯有諸行當來不有。彼由如是隨逐身見為依止故，發生變異隨轉之識，由驚恐故，於彼寂滅其心退還。

「三」：復次，為斷如是驚恐，有二種法，多有所作：一者、於諸有智同梵行所，如實自顯；二者、因善法欲，發解了心及調柔心。又發如是解了心者，聽聞正法，由三種相，發生歡喜：一者、由補特伽羅增上故；二者、由法增上故；三者、由自增上故。補特伽羅增上者，謂由覩見深可讚仰，具大威力端嚴大師，及所稱揚善說法者。法增上者，謂所說法，能令出離煩惱業苦，及令信解最上深義。自增上者，謂有力能，於所說法能隨覺悟。又發如是調柔心者，謂有三見：一者、若依彼而轉；二者、若由彼遍知；三者、若應所引發。依彼而轉者，謂於諸諦未得現觀，為得現觀，依彼勝解俱行極善串習正見而轉。由彼遍知者，謂依隨順現觀正見，於三事我執薩迦耶見，及彼隨眠，斷、常兩見所依止性，并所得果，能遍了知。言三事者：一、若所取，二、若能取，三、若如是取。此何所取？謂五取蘊。誰能取？謂四取。云何而取？謂四識住。隨其次第，如前應知，為二取心之所依處。又即於彼所有諸纏非理所引，緣彼境界薩迦耶見，生起執著及彼隨眠，如前應知。云

何應所引發？謂住於彼，而能永斷薩迦耶見三事執著，及彼隨眠，於聖諦智不藉他緣。又若依彼應所遍知正見轉時，於其三處起我執著及有隨眠，於諸行中若集、若沒不善知故，於處中行尚不能入，況得出離！若隨順現觀正見住時，於三事中所有我執皆已離繫，猶被隨眠之所繫縛；於諸行中，若集、若沒能善知故，遠離二邊，入處中行，雖未出離，堪能出離。若已引發聖諦現觀，由正見故，於三事中無我執著，遠離隨眠，於處中行先趣入已，後由此故方得出離。當知如是三見轉時，有此差別。

四六；四六（二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國雜色牧牛聚落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以知見故得諸漏盡，非不知見。云何以知見故得諸漏盡，非不知見？謂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滅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識，此識集，此識滅。不修方便，隨順成就，而用心求令我諸漏盡、心得解脫，當知彼比丘終不能得漏盡解脫。所以者何？不修習故。不修習何等？謂不修習念處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。譬如伏鷄，生子眾多，不能隨時蔭卵，消息冷暖，而欲令子以觜、以爪啄卵自生，安隱出穀，當知彼子無有自力，堪能方便以觜、以爪安隱出穀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鷄母不能隨時蔭卵冷暖，長養子故。如是比丘不勤修習，隨順成就，而欲令得漏盡解脫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不修習故。不修何等？謂不修念處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。若比丘修習隨順成就者，雖不欲令漏盡解脫，而彼比丘自然漏盡，心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以修習故。何所修習？謂修念處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。如彼伏雞，善養其子，隨時蔭卵，冷暖得所，正復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，然其諸子自能方便安隱出穀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伏雞隨時蔭卵，冷暖得所故。如是比丘善修方便，正復不欲漏盡解脫，而彼比丘自然漏盡，心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以勤修習故。何所修習？謂修念處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。譬如巧師、巧師弟子，手執斧柯，捉之不已，漸漸微盡，手指處現，然彼不覺斧柯微盡而盡處現。如是比丘精勤修習，隨順成就，不自知見今日爾所漏盡，明日爾所漏盡，然彼比丘知有漏盡。所以者何？以修習故。何所修習？謂修習念處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。譬如大舶，在於海邊，

經夏六月，風飄、日暴，藤綴漸斷。如是比丘精勤修習，隨順成就，一切結、縛、使、煩惱、纏，漸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善修習故。何所修習？謂修習念處，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」。說是法時，六十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速通、自體、智境界，流轉、善足行、順流，知斷相、想立、違糧，師所作等品後廣。

「速通」：為欲證得未得真實究竟解脫，略有三法，能令獲得速疾通慧。一者、智力，二者、不放逸力，三者、數習力。智力者，謂若住彼，堪能無間永盡諸漏，當知即是有學智見。不放逸力者，謂已獲得如是知見，即依如是所得之道，方便勤修，於心防護惡不善法。數習力者，謂即依此方便勤修，常作常轉，終不謂我為於今日得盡諸漏心解脫耶，為於來日，為於後日？由此邪思，令心厭倦。無厭倦已，便無怯畏；無怯畏已，不捨加行，能盡諸漏。問：智、見何差別？答：若照過去及以未來非現見境，此慧名智；照現在境，此慧名見。又所取為緣，此慧名智；能取為緣，此慧名見。又聞、思所成，此慧名智；修所成者，此慧名見。又能斷煩惱，此慧名見；煩惱斷已，能證解脫，此慧名智。又緣自相境，此慧名智；緣共相境，此慧名見。又由假施設，遍於彼彼內外行中，或立為我，或立有情，天、龍、藥叉、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緊捺洛、牟呼洛伽等，或立軍、林及舍、山等，以如是等世俗理行緣所知境，此慧名智；若能取於自相、共相，此慧名見。又尋求諸法，此慧名智；既尋求已，伺察諸法，此慧名見。又緣無分別影像為境，此慧名智；緣有分別影像為境，此慧名見。又有色爾焰影像為緣，此慧名見；無色爾焰影像為緣，此慧名智。彼由如是若智、若見為所依止，方便修時，復更勤修四善巧事：一、觀察事，二、捨取事，三、出受事，四、方便事。觀察事者，謂四念住，為欲對治四顛倒故，如實遍知一切境故。捨取事者，謂四正斷，為欲斷除不善法故，及為修集諸善法故。出受事者，謂四神足，依四靜慮次第超出，始從憂根乃至樂故。方便事者，謂諸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，當知即是能斷見、修所斷煩惱正方便故。如是勤修善巧事者，當知有

四種所依能依義：所依義者，謂觀行者，正勤修習；能依義者，謂成就學諸無漏法而未清淨，餘無明縠所纏裹故。又彼諸法，由清淨道後方清淨，此清淨道當知復有四種差別：一者、習近正法，正審靜慮；二者、親事善友；三者、以尸羅、根護、少欲等法熏練其心；四者、獨處空閑，用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勝正安樂以為翼從。又清淨者，謂即依彼清淨行道多修習故，令有學法，破無明縠趣無學地。又為得真實究竟解脫，當知略有五種漸次：一者、先集資糧以為依止；二者、以此為依，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；三者、以此為依，具諦現觀涅槃勝解；四者、以此為依，於劣少證不生喜足，亦不安住，於可厭法深生厭患；五者、以此為依，證得最後金剛喻定相應學心。

四七；四七（二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於禪中思惟，作是念：頗有色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耶？是比丘晡時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禪中思惟作是念：頗有色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耶？今白世尊：頗有色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耶？頗有受、想、行、識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耶」？爾時，世尊手執小土摶，告彼比丘言：「汝見我手中土摶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已見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如是少土，我不可得；若我可得者，則是常，恒，不變易，正住法」。

佛告比丘：「我自憶宿命，長夜修福，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。曾於七年中，修習慈心，經七劫成壞，不還此世。七劫壞時，生光音天；七劫成時，還生梵世空宮殿中，作大梵王，無勝、無上，領千世界。從是以後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；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，領四天下，正法治化。七寶具足，所謂輪寶，象寶，馬寶，摩尼寶，玉女寶，主藏臣寶，主兵臣寶。千子具足，皆悉勇健。於四海內，其地平正，無諸毒刺。不威、不迫，以法調伏。灌頂王法，有八萬四千龍象，皆以眾寶莊嚴而挍餝之，寶網覆上，建立寶幢，布薩象王最為導首，朝、晡二時自會殿前。我時念言：是大群象，日日再反往來，蹈殺眾生無數。願令四萬二千象，百年一來。即如所願，八萬四千象

中，四萬二千象百年一至。灌頂王法，復有八萬四千匹馬，亦以純金為諸乘具，金網覆上，婆羅馬王為其導首。灌頂王法，有八萬四千四種寶車，所謂金車、銀車、琉璃車、頗梨車，師子、虎、豹皮、雜色欽婆羅以為覆襯，跋求毗闍耶難提音聲之車為其導首。灌頂王法，領八萬四千城，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，拘舍婆提王而為上首。灌頂王法，有八萬四千四種宮殿，所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，摩尼琉璃由訶而為上首。比丘！灌頂王法，有八萬四千四種寶床，所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，種種繒褥、氍毹、𣰰毾、迦陵伽臥具以敷其上，安置丹枕。復次，比丘！灌頂王法，復有八萬四千四種衣服，所謂迦尸細衣，芻摩衣，頭鳩羅衣，拘沾婆衣。復次，比丘！灌頂王法，有八萬四千玉女，所謂剎利女，似剎利女，況復餘女。復次，比丘！灌頂王法，有八萬四千釜食，眾味具足。比丘！八萬四千玉女中，唯以一人以為給侍。八萬四千寶衣，唯著一衣。八萬四千寶床，唯臥一床。八萬四千宮殿，唯處一殿。八萬四千城，唯居一城，名拘舍婆提。八萬四千寶車，唯乘一車，名毘闍耶難提瞿沙，出城遊觀。八萬四千寶馬，唯乘一馬，名婆羅訶，毛尾紺色。八萬四千龍象，唯乘一象，名布薩陀，出城遊觀。比丘！此是何等業報，得如是威德自在耶？此是三種業報。云何為三？一者、布施，二者、調伏，三者、修道。比丘！當知凡夫染習五欲，無有厭足，聖人智慧成滿而常知足。比丘！一切諸行，過去盡滅，過去變易，彼自然眾具及以名稱，皆悉磨滅。是故比丘！永息諸行，厭離，斷欲，解脫」。

「比丘！色為常、無常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常、為無常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

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比丘！於色當生厭，離欲，解脫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當生厭，離欲，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常念土摶譬教授，獨一靜處，精勤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見法，自知身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時彼尊者亦自知法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「自體」：復次，由五因緣，當知一切自體諸行皆悉無常，謂一切自體壽量有限。假使有人欲自祈驗，我今以手執持泥團或牛糞團，能經幾時。作是願已，隨取彼團。是人爾時任情所欲，能執不捨；乃至於後，欲棄即棄，欲持即持。非如所受必死之身，至壽盡際，尚不能遂己之所欲延一剎那，況乎久住？又、一切自體因所生故，彼因作故，是無常故。又、有自體廣大興盛，終歸磨滅而可得故。謂在色界、欲界天人，大梵、帝釋、轉輪王等。又、由無倒阿笈摩故，謂佛世尊，於諸自體無常法性，現見現證而宣說故。復有三種諸受欲者圓滿差別，由是因緣，諸受欲者恒常戲論。何等為三？一、資產圓滿，二、自體圓滿，三、廣大殊勝有情供養圓滿。當知復有三種因緣，能得如是圓滿差別：謂施；戒調伏諸根俱行；及欲界慈修所得果，慈為先導，慈為因處，於諸有情損害寂靜行相轉故。

四八；四八（二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阿毘陀處恒河側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恒河大水暴起，隨流聚沫。明目士夫，諦觀分別。諦觀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彼聚沫中無堅實故。如是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比丘諦觀思惟分別。（諦觀思惟分別時）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；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色無堅實故。諸比丘！譬如大雨，水泡一起一滅。明目士夫，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水泡無堅實故。如是比丘！諸所有受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

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比丘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；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受無堅實故。諸比丘！譬如春末夏初，無雲無雨，日盛中時，野馬流動。明目士夫，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野馬無堅實故。如是比丘！諸所有想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比丘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；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想無堅實故。諸比丘！譬如明目士夫，求堅固材，執持利斧，入於山林，見大芭蕉樹，𠯿直長大，即伐其根，斬截其峯，葉葉次剝，都無堅實。（明目士夫，）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芭蕉無堅實故。如是比丘！諸所有行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比丘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；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諸行無堅實故。諸比丘！譬如幻師、若幻師弟子，於四衢道頭，幻作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。有智明目士夫，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幻無堅實故。如是比丘！諸所有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比丘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；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識無堅實故。」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：

「觀色如聚沫，受如水上泡，想如春時燄，諸行如芭蕉，
諸識法如幻，日種姓尊說。周匝諦思惟，正念善觀察，
無實不堅固，無有我我所。於此苦陰身，大智分別說：
離於三法者，身為成棄物。壽、暖及諸識，離此餘身分，
永棄丘塚間，如木無識想。此身常如是，幻偽誘愚夫，

如殺、如毒刺，無有堅固者。比丘勤修習，觀察此陰身，

晝夜常專精，正智繫念住，有為行長息，永得清涼處」。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智境界」：復次，當知於所知事，有七種如實通達智行：一、已得智，二、未得智，三、無顛倒智，四、是處非有知非有智，五、是處所餘知不空智，六、苦不淨智，七、速滅壞智。又由十五種相覺了諸行，能速斷滅一切行愚。何等十五？謂水界所生故，無我似我而顯現故，不住隨欲而造作故，覺了諸色猶如聚沫。三和合生相似法故，如雲、地、雨和合方便，覺了諸受喻若浮泡。於所知境，能顯，能燒，能使迷亂相似法故，覺了諸想同於陽焰。薩迦耶見根本斷故，多品自體因差別故，剎那暈後時無暫停相似法故，覺了諸行譬芭蕉柱。有取之識，依四識住，發起種種自體隨轉相似法故，覺了諸識方於幻事。此廣分別，如前攝異門分應知。

四九；四九（二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（眾生）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有時長久不雨，地之所生，百穀、草木，皆悉枯乾。諸比丘！若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諸比丘！有時長夜不雨，大海水悉皆枯竭。諸比丘！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諸比丘！有時長夜，須彌山王皆悉崩落。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長夜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諸比丘！有時長夜，此大地悉皆敗壞，而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長夜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比丘！譬如狗子繫柱，彼繫不斷，長夜繞柱輪迴而轉。如是比丘！愚夫眾生不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長夜輪迴，順色而轉。如是不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如實知）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，長夜輪迴，順識而轉。諸比丘！隨色轉，隨受轉，隨想轉，隨行轉，隨識轉。隨色轉故，不脫於色；隨受、想、行、識轉故，不脫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。以不脫故，不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

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、色離（故，不隨色轉）。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實知）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故，不隨識轉。不隨轉故，脫於色，脫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我說脫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流轉」：復次，有二世間，攝一切行：一、有情世間，二、器世間。有情世間名種類生死，器世間名器生死。種類生死，不同其餘生死法故，望器生死，當知略有五不同分：謂器生死，共因所生；種類生死，但由不共，是名第一因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於無始終前後際斷；種類生死，於無始終相續流轉常無斷絕，是名第二時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或火、水、風之所斷壞；種類生死，則不如是，是名第三治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因無永斷；種類生死，則不如是，是名第四斷不同分。又器生死，斷而復續；種類生死，斷已無續，是名第五續不同分。又於生死，由五種相，一切愚夫流轉不息：一、由愛因故，二、由愛果故，三，由愛自性故，四、由因展轉故，五、即因展轉依止前際無窮盡故。此中無明，是名愛因。能往善趣、惡趣諸業，是名愛果。由往善趣業故，愛結所繫，愚夫自然樂往；由往惡趣業故，愛鎖所縶，愚夫雖不欲往，強逼令去。愛自性者，略有三種：一、後有愛，二、憙貪俱行愛，三、彼彼喜樂愛。如是三愛，略攝為二：一者、有愛，二者、境愛。後有愛者，是名有愛。喜貪俱行愛者，謂於將得現前境界，及於已得未受用境，並於現前正受用境所有貪愛。彼彼喜樂愛者，謂於未來所希求境所有貪愛。當知此中由喜貪俱行愛故，名愛結繫；由後有愛及彼彼喜樂愛故，名愛鎖繫。若於彼事愛結所繫，名為馳走；若於彼事愛鎖所繫，名為流轉。又於長世因展轉來諸行相續，前際難知，後無窮盡，由是五相流轉愚夫，當知復由五相所縛：一、於彼處縛，二、由彼而縛，三、正是能縛，四、依彼故縛，五、有所領受。於彼處縛者，謂由能往善趣業故，於善趣柱而繫縛之；或由能往惡趣業故，於惡趣撅而繫縛之。又由喜貪俱行愛故，於自事柱而繫縛之。由彼彼喜樂愛及後有愛故，於自事撅而繫縛之。由彼而縛者，謂愚夫異生為無明縛。正是能縛者，謂自同類，於苦無厭相似法故。依彼故縛者，謂依後蘊而被縛故。有所領受者，謂領受彼生等眾苦。

五〇；五〇（二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生死，不知苦際。諸比丘！譬如狗，繩繫著柱，結繫不斷故，順柱而轉，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柱。如是凡愚眾生，於色不離貪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，輪迴於色，隨色轉，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受、想、行、識轉，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。諸比丘！當善思惟，觀察於心。所以者何？長夜心為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癡所染故。比丘！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！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，心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種種故色種種。是故比丘！當善思惟，觀察於心。諸比丘！長夜心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癡所染；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當知！汝見嗟蘭那鳥種種雜色不」？答言：「曾見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，我說彼心種種雜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，其色種種。是故當善觀察思惟於心，長夜種種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所染；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譬如畫師、畫師弟子，善治素地，具眾彩色，隨意圖畫種種像類。如是比丘！凡愚眾生，不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。於色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色；樂著色故，復生未來諸色。如是凡愚，不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如實知）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，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識；樂著識故，復生未來諸識。當生未來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故，於色不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不解脫，我說彼不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有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色；以不樂著故，不生未來色。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實知）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識；不樂著故，不生未來諸識。不樂著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故，於色得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，我說彼等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喜足行」：復次，愚夫異生於有漏事，有四憙足，當知多分是諸外道。何等為四？一、於人身憙足，二、於欲界天身喜足，三、於生梵世喜足，四、

於到邊際有頂喜足。愚夫於彼，隨其次第，若趨，若住，若坐，若臥。復有五種，一切愚夫愛所行路：一者、後有，二者、未來所求境界，三者、將得現前境界，四者、已得所有境界，五者、現前受用境界。當知於彼，如其次第趨等差別。應知此中趨有二種：一於後有，二於未來所求境界。復有四種愛所行路：一者、意業希求境界，二者、身語二業，三者、獲得，四者、於所得中隨其所欲若轉若習；此是發業愛所行路，若求境界，或復諸有。當知於彼四種行路，如其次第趨等差別。如說趨等，於餘所說諸有漏事所有憙足愛所行路，憙樂，戲論，染著，耽湎——四處差別，如其次第，當知亦爾。復有二種遊愛行路果相差別：一、心差別，二、身差別。心差別者，復有二種：一、品類差別，二、雜染差別。品類差別者，謂由自性故，所依故，所緣故，助伴故。雜染差別者，謂由貪、瞋、癡等所有煩惱及隨煩惱。身差別者，亦有二種：一、種種身差別故，二、一種身差別故。當知此中心之所有雜染差別，能為二種身差別因。為斷彼故，諸修行者應以無倒數數作意勤修觀行。復由四種因差別故，令果差別：謂若於此差別，若由此差別，若即此差別，若如此差別。於此差別者，謂於善趣、惡趣所有差別。由此差別者，謂由貪、瞋、癡所染污心令彼差別。即此差別者，謂五種行所攝受身種種差別。如此差別者，謂於諸行流轉、雜染、清淨因緣，及清淨體，不如實知，生憙樂等，及趨走等種種差別。

五一；五一（二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河水，從山澗出、彼水深駛，其流激注，多所漂沒。其河兩岸，生雜草木，大水所偃，順靡水邊。眾人涉渡，多為水所漂，隨流沒溺；遇浪近岸，手援草木，草木復斷，還隨水漂。如是比丘！若凡愚眾生，不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色，言色是我，彼色隨斷。如是不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如實知）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，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識，言識是我，識復隨斷。若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色。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實知）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

患，識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識。不樂著故，如是自知得般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順流」：復次，不能了達諸行無常，薩迦耶見為所依止，順流而行諸愚夫類，由五種相，當知順流而被漂溺。謂若於此漂溺，若由此漂溺，若依此漂溺，若如此漂溺，若漂溺時諸所有相。於此漂溺者，謂於善趣、惡趣而被漂溺，如從兩岸彼此往來俱被漂溺。由此漂溺者，謂由愛河浸淫之性之所漂溺。當知此愛，有五種相：一、遊諸境界，趣下分故；二、微細隨行，難覺了故；三、於諸境界難迴轉故；四、乃至有頂，一切廣大種種諸行所隨逐故；五、不寂靜相，亂身心故。依此漂溺者，謂依色等五種諸行而被漂溺，即於善趣、惡趣兩岸，有五種行品類差別，數數攀緣順流漂溺。如此漂溺者，云何漂溺？謂於諸行如前所說流轉等事，隨其次第不如實知，或計為我及我所故。於漂溺時所有相者，謂彼如是被漂溺時，雖寶愛身欲使長久，由自性滅不能令住，如為漂溺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逆流行者。

又聰慧者有十種相，當知具攝諸聰慧相：謂成就俱生慧故；又成就方便聞、思、修所成慧故；又成就故，無動搖故，善思所思，善說所說，善作所作；又能自依己所有性，未嘗為命依附於他；又有所求，無不安樂；又有所求，能依正行，皆悉以法，不以非法；又自所宜資產眾具，能正防守，不令散失；又觀過患而受用之；又於病緣所有醫藥，觀察思擇然後服行；又能善避非時死緣。如是十種聰慧者相，當知具攝諸聰慧相。

五二；五二（二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非汝所應法，當盡捨離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比丘！何等法非汝所應，當速捨離？如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汝所應，當盡捨離，斷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譬如祇桓林中樹木，有人斫伐枝條，擔持而去。汝等亦不憂慼，所以者何？以彼樹木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比丘！非汝所應者當盡捨離，捨離已長夜安樂。何等非汝所應？色非汝所應，當盡捨離，捨離已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

想、行、識，非汝所應，當速捨離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諸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無常者為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有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是常耶？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有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是故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聖弟子觀此五受陰，非我、我所。如是觀時，於諸世間無所取著，無所取著者自得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知斷相」：復次，於諸行中，依無我理，知者、斷者，當知略由三相差別：謂於諸行能遍了知，薩迦耶見而未斷者，彼於諸行，忘念之行多分現行，少不忘念。薩迦耶見已永斷者，當知其相與彼相違，是名第一差別之相。又於諸行雖遍了知，薩迦耶見而未斷者，於諸廣大可愛事中，多生喜樂，於諸下劣不可愛境，多生憂苦。彼二境界現在前時，無縱逸者尚自不能繫守正念，況縱逸者！彼於爾時，薩迦耶見纏繞其心，由彼令心不能解了。薩迦耶見已永斷者，當如其相與彼相違，是名第二差別之相。又於諸行薩迦耶見未永斷者，未能於內一切行中，現前安立離有情想，如於草木葉等外事。薩迦耶見已永斷者，當知其相與彼相違，是名第三差別之相。如是已斷薩迦耶見，有此三種差別之相，當知復有三種勝利：一者、永斷能感後有一切煩惱；二者、依彼不久獲得速能積集彼對治道；三者、既作自義利已，即依彼道方便勤修現法樂住，由此獲得極安樂住。

五三；五三（二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田夫，於夏末秋初，深耕其地，發荄、斷草。如是比丘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比丘！如人刈草，手攬其端，舉而抖擻，萎枯悉落，取其長者。如是比丘！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菴羅果著樹，猛風搖條，果悉墮落。如是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樓閣，中心堅固，眾材所依，攝受不散。如是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一切眾生跡，象跡為大，能攝受故。如是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閻浮提，一切諸河悉赴大海，其大海者最為第一，悉攝受故。如是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日出，能除一切世間闇冥。如是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轉輪聖王，於諸小王最上、最勝。如是無常想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諸比丘！云何修無常想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？若比丘於空露地，若林樹間，善正思惟，觀察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；如是思惟，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所以者何？無常想者，能建立無我想。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」。佛說是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想立」：復次，由四差別，當知修習一切種行無常、苦想。何等為四？一、果差別故，二、自性差別故，三、品類差別故，四、方便差別故。果差別者，謂修此想，能遣一切欲貪、色貪及無色貪、掉、慢、無明。當知此中顯示三種本煩惱斷，及顯三種隨煩惱斷。欲貪煩惱，掉為助伴；色貪煩惱，慢為助伴；無色貪惑，無明為伴。復有差別，謂於此中顯示下分、上分結盡。自性差別者，謂於此中，由正修習聞所成慧，說名親近；由正修習思所成慧，能入修故，說名修習；由正修習修所成慧，名多修習。又由修習了相作意，故名親近；唯除加行究竟作意，由正修習諸餘作意，故名修習；修習

加行究竟作意，名多修習，是名第二三種差別。又由所依、所緣、作意，隨其次第，當知是名為乘、為事、為隨建立。又由長時串修習故，說名純熟，數數無倒修方便故，說名善受及與善發。品類差別者，謂修如是無常想時，速能永拔一切隨眠，棄捨下地一切善法，攝受上地一切善法；於餘一切不淨想等最高廣性，能善住持，遍行一切，猶如觀察所取之事。即如是觀能取之事，彼相解脫，能得無漏無常之想。若有漏想，若無漏想，如是一切皆於涅槃善能隨順、趣向、臨入，皆能對治無明大闇，一切永斷。永斷彼故，清淨鮮白。諸無學想，皆由一切無漏學想增上故得。方便差別者，謂獨處空閑，以無顛倒、數數作意，觀察諸行無常之性。由無常想，住無我想。於見道中，既住無漏無我想已，於上修道，由有學想永害我慢，隨得涅槃，二種皆具。

五四；五四（二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比丘名曰低舍，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語諸比丘言：「諸尊！我不分別於法，不樂修梵行，多樂睡眠，疑惑於法」。爾時，眾中有一比丘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低舍比丘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說：唱言我不能分別於法，不樂修梵行，多樂睡眠，疑惑於法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是低舍比丘是愚癡人，不守根門，飲食不知量，初夜、後夜心不覺悟，懈怠嬾惰，不勤精進，不善觀察思惟善法。彼於分別法，心樂修梵行，離諸睡眠，於正法中離諸疑惑，無有是處。若當比丘守護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、後夜覺悟精進，觀察善法；樂分別法，樂修梵行，離於睡眠，心不疑法，斯有是處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語低舍比丘言：大師呼汝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」。前禮佛足，詣低舍所，而作是言：「長老低舍！世尊呼汝」。低舍聞命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語低舍比丘言：「汝低舍實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是唱言：諸長老！我不能分別於法，不樂梵行，多樂睡眠，疑惑於法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問低舍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若於色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於汝意云何？當起憂悲惱苦，為不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於色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

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實起憂悲惱苦。世尊！實爾不異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！正應如是（色）不離貪欲說法。低舍！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於）識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於汝意云何？當起憂悲惱苦，為不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於識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實起憂悲惱苦。世尊！實爾不異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正應如是識不離貪欲說法」。佛告低舍：「於意云何？若於色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念，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時，當生憂悲惱苦耶」？低舍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是不異」。「於意云何？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念，離渴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當生憂悲惱苦耶」？低舍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是不異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！今當說譬，夫智慧者以譬得解。如二士夫，共伴行一路，一善知路，一不知路。其不知者語知路者，作如是言：我欲詣某城、某村、某聚落，當示我路。時知路者即示彼路，語言：士夫！從此道去，前見二道，捨左從右。前行復有坑澗，渠流，復當捨左從右。復有叢林，復當捨左從右。汝當如是漸漸前行，得至某城」。佛告低舍：「其譬如是：不知路者，譬愚癡凡夫；其知路者，譬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前二路者，謂眾生狐疑。左路者，三不善法——貪、恚、害覺。其右路者，謂三善覺——出要離欲覺、不瞋覺、不害覺。前行左路者，謂邪見、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；前行右路者，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坑澗、渠流者，謂瞋恚、覆障、憂悲。叢林者，謂五欲功德也。城者，謂般涅槃」。佛告低舍：「佛為大師，為諸聲聞所作已作，如今當作，哀愍悲念，以義安樂，皆悉已作。汝等今日當作所作，當於樹下，或空露地、山巖、窟宅，敷草為座，善思正念，修不放逸，莫令久後心有悔恨！我今教汝」。爾時，低舍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違糧」：復次，為住涅槃，仍未積集善資糧者，略有五種違資糧法：一者、憶念往昔笑戲、歡娛、承奉等事，因發思慕俱行作意，生愁歎等。二者、由彼種種為依，於所領受究竟法中，多生忘念，令於諸法不能顯了。三者、所食或過、或少，由此令身沈重、羸劣，於諸梵行不樂修行。四者、憙

眠，不串習斷，故為上品睡眠所纏。五者、親近猥雜而住，遠離諦思正法加行。如是五種違資糧法。復有五種隨順彼法：一者、於二離欲，猶未能離隨一種欲，謂於諸纏遠分離欲勤修善品，及於隨眠永害離欲得正對治。二者、不護根門。三者、食不知量。四者、初夜、後夜不能勤修，勉勵警覺。五者、不能觀察善法究竟。與上相違，當知是名順資糧法，及能隨順彼隨順法。又諸聲聞修行如是順資糧法，及彼因緣，於其中間求涅槃時，大師為彼制立五種正道言教：一者、由依觀察如所聞法，遍於一切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，且以世間作意而得無惑無疑。二者、即於住時，不著三事不正尋思。何等三事？一者、資命眾具，二者、他損害相，三者、或他毀罵，或隨有一非愛現行，同梵行者不同分法。三者、教授為先，由依他音如理作意，能生正見，能斷邪見，當知此三是名住時正道言教。復有二種，於彼行時正道言教：謂諸有智同梵行者，為彼宣說處非處時，不生忿怒。又由麁弊資命眾具，若得不得，及由戒等所有災害，心不熱惱，是名第一。於得所勝利養恭敬，心不悒然，是名第二。彼由如是住時、行時，能正修行涅槃妙道，由此不久當得涅槃，終無毀失。

五五；五五（二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眾中有少諍事，世尊責諸比丘故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食已出，攝舉衣鉢，洗足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獨靜思惟。作是念：「眾中有少諍事，我責諸比丘。然彼眾中，多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見大師，或起悔心，愁憂不樂。我已長夜於諸比丘生哀愍心，今當復還攝取彼眾，以哀愍故」。時大梵王知佛心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責諸比丘，以少諍事故。於彼眾中，多有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見大師，或起悔心，愁憂不樂。世尊長夜哀愍攝受眾僧，善哉！世尊！願今當還攝諸比丘」！爾時，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，默然而許。時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許，為佛作禮，右繞三匝，忽然不現。

爾時世尊，大梵天王還去未久，即還祇樹給孤獨園。敷尼師檀，斂身正坐，表現微相，令諸比丘敢來奉見。時諸比丘來詣佛所，懷慚愧色，前禮佛

足，卻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出家之人，卑下活命，剃髮持鉢，家家乞食，如被禁呪。所以然者，為求勝義故，為度生老病死憂悲惱苦，究竟苦邊故。諸善男子！汝不為王、賊所使，非負債人，不為恐怖，不為失命而出家，正為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汝等不為此而出家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等比丘為如是勝義而出家，云何於中，猶復有一愚癡凡夫而起貪欲，極生染著，瞋恚、兇暴，懈怠、下劣，失念、不定，諸根迷亂！譬如士夫從闇而入闇，從冥入冥，從糞廁出復墮糞廁，以血洗血，捨離諸惡還復取惡。我說此譬，凡愚比丘亦復如是。又復譬如焚尸火燼，捐棄塚間，不為樵伐之所採拾。我說此譬，愚癡凡夫比丘而起貪欲，極生染著，瞋恚、兇暴，懈怠、下劣，失念、不定，諸根散亂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有三不善覺法，何等為三？貪覺，恚覺，害覺，此三覺由想而起。云何想？想有無量種種，貪想、恚想、害想，諸不善覺從此而生。比丘！貪想、恚想、害想，貪覺、恚覺、害覺，及無量種種不善，云何究竟滅盡？於四念處繫心，住無相三昧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惡不善法從是而滅，無餘永盡。正以此法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信樂出家，修習無相三昧；修習、多修習已，住甘露門，乃至究竟甘露、涅槃。我不說此甘露涅槃，依三見者，何等為三？有一種見，如是如是說：命則是身。復有如是見：命異身異。又作是說：色是我，無二無異，長存不變。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！思惟已，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。我若取色，即有罪過；若取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則有罪過。作是知已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，無所取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應說、小土摶，泡沫、二無知，河流、祇林、樹，低舍責、諸想。

「師所作」：復次，大師於諸聲聞，略有五種師所作事：一者、正折伏，二者、正攝受，三者、正訶責，四者、正說雜染，五者、正說清淨。復次，由二因緣，於諸諍事違越聲聞，覆相記別彼所諍事：一、擾亂增廣故，二、與律相應故。

復次，由七因緣，大師驅擯諸聲聞眾：一者、見一切種皆行邪行故，二者、見彼多分故，三者、由彼眾首上座、阿遮利耶、鄔波扼耶方便故，四者、不堪共住故，五者、被驅擯故，六者、避現前過故，七者、令不生起未來過故。

復次，由十因緣，如來入於聚落乞食：一者、當顯杜多功德故。二者、為欲引彼一分令入乞食故。三者、為欲以同事行攝彼一分故。四者、為與未來眾生作大照明故，乃至令彼暫起觸證故。五者、為欲引彼龕弊勝解諸外道故。六者、為彼承聲起謗，故現妙色寂靜威儀，令其驚歎，心生歸向故。七者、為彼處中眾生，以其少功而樹多福故。八者、為令壞信、放逸，深生恥愧，雖用小功而獲大福故；如為放逸者，懈怠者亦然。九者、為彼盲、聾、癲狂、心亂眾生，種種災害，皆令靜息故。十者、為令無量無邊廣大威德——天、龍、藥叉，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緊捺洛、牟呼洛伽等，隨從如來至所入家，深生羨仰，勤加賓衛，不為惱害故。

復次，由八因緣，如來入於寂靜天住：一者、為引樂雜住者，令入遠離故。二者、為欲以同事行，攝遠離者故。三者、自受現法樂住故。四者、為與大族諸天示同集會故。五者、為以佛眼觀察十方世界，現大神化，隨其所應，作饒益事故。六者、為令諸聲聞眾，於見如來深生渴仰故。七者、為顯諸大聲聞，於所略說善能悟入故。八者、勸捨樂著戲論制作言詞故。

復次，由五種相，大師攝受諸聲聞眾：一、以法故，二、以財故，三、與依止故，四、初攝受故，五、擯攝受故。

復次，由七因緣，釋、梵天等往如來所：一、為供養如來故。二、為聽聞正法故。三、為決所生疑故。四、為順他而為翼從故。五、為愍他欲為饒益故。六、由愛重如來聖教故。七、知如來起世俗心，欲令赴會故。

復次，由五種相，當知一切初新者性：一、由晚出家故。二、由幼出家故。三、由少出家故。四、由勞策出家故。五、由受具出家故。

復次，由三種相，生起惡作：一、違越所學增上故；二、誓受法律增上故；三、棄捨居家增上故。

復次，如來將欲為諸聲聞宣說正法，現四種相：一者、從極下坐安詳而起，昇極高座，儼然而坐。二者、安住隨順說法威儀。三者，發謦欬音，示將說法。四者、面目顧視，如龍象王。

復次，犯戒聲聞，當於三處安住慚羞往大師所：一者、深知己犯，為增上處。二者、師事失儀，為增上處。三者、由事乖則，當以方便，謂順威儀往大師所，為增上處。

復次，由三種相，應正呵責犯戒聲聞：一曰、汝期鄙劣活命；二曰、汝意樂不清淨，三曰、汝以活命意樂行非法行。

復次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略由六相，當知遍攝一切邪行：一者、現行過失故；二者、意樂過失故；三者、加行過失故；四者、智慧過失故；五者、尋思過失故；六者、依止過失故。現行過失者，謂由貪纏故染，瞋纏故憎，既懷猛利貪、瞋等故，遂無羞恥；無羞恥故，住惡不捨。意樂過失者，謂於染者邊，此貪意樂最為下劣。如是於憎者邊，此瞋意樂最為下劣。加行過失者，謂或有不發精進，或有精進慢緩。智慧過失者，謂或於聞、思所成慧中，忘失正念，多住愚癡；於修所成，心不寂定。尋思過失者，謂於隨順居家所有惡不善覺，多分尋思，於正法律其心錯亂。依止過失者，謂彼依止於其往昔不修集因；由不修集因故，成就自性微褊小信，成就自性修住小戒，成就自性住守小念，成就自性俱生小慧。

復次，由四種相，能令彼人雖入聖教而行邪行：一、由微劣不淨意樂故；二、由伺求聖教瑕隙，為正法賊故；三、由專為飲食、衣服活命因緣故；四、由怖畏王、賊、債主所加迫切故。若行如是諸邪行者，便於二事有所稽留：一者、失壞在家自義稽留，二者、失壞出家自義稽留。

復次，如是邪行，有二因緣：謂於三事不正尋思，及彼前行諸不正想。其三事者，如前應知。於彼發起諸不正想，隨取相好，自斯已後，於其隨法，多隨尋思，多隨伺察。

復次，為斷如是邪行因緣，當知亦有二種對治：一者、為斷不正尋思，以無顛倒、數數二行，於諸念住善住其心。二者、為斷諸不正想，修習無相

心三摩地。此修對治，要由於彼修對治中猛利樂欲，方得成辦，非彼樂欲不猛利者。此猛利欲，由二緣生：謂此對治有大果故，不共一切諸外道故。有大果者，謂修習時便能剋證無相心定；及住二界妙甘露門，所謂斷界及無欲界，若有餘依及無餘依。安住此者，近二涅槃，未於今時一切皆得。言不共者，謂無相定唯內法有，諸外道無。何以故？由彼外道，若有所得即便增益，不如量觀；若無所得，即妄分別。由我見故愚於諸行，或唯於身，或唯無色，或總於二生我執著。以執我故，謂我當無，使於涅槃心不欣樂，尚未能入，況乎安住！唯增驚怖，其心退還。住內法者，與彼相違。於般涅槃心無退轉，了唯苦滅，見唯靜德。若諸有學，唯祈內滅，非為生道，更從他求教授教誡。若諸無學，唯欣內滅，終不更求盡諸煩惱；唯有先因所生諸行，任運歸滅而般涅槃。

五六；五六（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觀此五受陰是生滅法，所謂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滅；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識，此識集，此識滅。云何色集？云何色滅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愛喜集，是色集；愛喜滅，是色滅。觸集是受、想、行集，觸滅是受、想、行滅。名色集是識集，名色滅是識滅。比丘！如是色集、色滅，是為色集、色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，是為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因、勝利、二智，愚夫分位五，二種見差別，於斯聖教等。

「因」：一切行因，略有二種：一、共，二、不共。共因者，謂喜為先因，由此喜故，於彼彼生處障於厭離，滋潤自體。為欲將生所生之處，雖有一切煩惱為因，而於生處生喜者生，非於彼起厭逆想者。又即此喜，唯依色說，宿因生已，不待餘因，究竟轉故。不共因者，謂順苦、樂、非苦樂觸，

望於受等所有心法。無間滅意及俱生名。十種色等，望六種識。由彼雖從先因所生，剎那剎那，別待餘因方得生起。

五七；五七（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何等為五？所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善哉比丘不樂於色，不讚歎色，不取於色，不著於色。善哉比丘不樂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不樂於）識，不讚歎識，不取於識，不著於識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不樂於色，不讚歎色，不取於色，不著於色，則於色不樂，心得解脫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不樂於識，不讚歎識，不取於識，不著於識，則於識不樂，心得解脫。若比丘不樂於色，心得解脫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樂，心得解脫。不滅不生，平等捨住，正念、正智。彼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前際俱見永盡無餘；前際俱見永盡無餘已，後際俱見亦永盡無餘；後際俱見永盡無餘已，前、後際俱見永盡無餘，無所封著。無所封著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者亦無所求，無所求者，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勝利」：復次，有解脫心，有淨智見諸阿羅漢，有四勝利，當知不與諸外道共。一、於行時恒常住性；二、於住時無相住性；三、往昔因所生諸行，任運歸滅；四、後有行今因斷故，當不復生。為證如是四種勝利，有三漸次：謂學智見為依止故，得厭離者於諸行中不生喜樂，乃至不生耽湎而住；厭離為先而得離欲；離欲為先心善解脫。自斯已後，即由如是心善解脫恒常住故，無順無違。又於行時，或於住時，於一切相無復作意，於無相界作意思惟無相而住；能障於此一切見趣，先已永斷，況當為礙！彼由是二，若行、若住，乃至壽盡，便以無學內般涅槃而般涅槃。先所生有，於今永盡，當來諸行，無復更生。

又由三分，當知建立薩迦耶見以為根本一切見趣：一、由前際俱行故，二、由後際俱行故，三、由前後際俱行故。前際俱行者，謂如有一作是思惟：我於去世為曾有耶？為曾無耶？曾為是誰？云何曾有？後際俱行者，謂如

有一作是思惟：我於來世為當有耶？為當無耶？當為是誰？云何當有？前後際俱行者，謂如有一作是思惟：我曾有誰？誰當有我？今此有情來何所從？於此沒已去何所至？

又諸外道薩迦耶見以為根本，有六十二諸惡見趣：謂四常見論，四一分常見論，二無因論，四有邊無邊想論，四不死矯亂論：如是十八諸惡見趣，是計前際說我論者。又有十六有見想論，八無想論，八非有想非無想論，七斷見論，五現法涅槃論：此四十四諸惡見趣，是計後際說我論者。如是計度後際論者，略攝有五：一、有想論，二、無想論，三、非有想非無想論，四、斷見論，五、現法涅槃論。如是五種，復略為三：一、常見論，二、斷見論，三、現法涅槃論。

又此一切諸惡見趣，由六因緣而得建立：一、由因緣故，二、由依教故，三、由依靜慮故，四、由依世故，五、由依諸見故，六、由生處故。由因緣者，謂彼一切薩迦耶見以為因緣。由依教者，謂由依彼能顯見趣不正法藏，師弟傳聞，展轉相授為方便故。由依靜慮者，謂以靜慮為依止故，於先所聞、先所信解而得決定。又此靜慮復有二種：一、與宿住隨念俱行，二、與所得天眼俱行。宿住隨念俱行者，謂計前際三常論中，由下、中、上清淨差別。及於四種邊無邊論，由彼憶念諸器世間成壞兩劫出現方便。若時憶念成劫分位，爾時便生三種妄想：若有一向憶念上下，下至無間捺落迦下，上至第四靜慮之上。憶念如是分量邊際，便於世間住有邊想。若有一向傍憶無際，便於世間住無邊想。若有憶念二種俱行，便於世間住二俱想。若時憶念壞劫分位，爾時便住非有邊想非無邊想，諸器世間無所得故。復有依止諸靜慮故，當知或說一分常論，或說無因論，或說不死矯亂論。應知此中有二淨天：一、不善清淨，二、善清淨。

若唯能入世俗定者，當知是天不善清淨，於諸諦中不了達故，其心未得善解脫故。若能證入內法定者，當知是天名善清淨，於諸諦中已了達故，其心已得善解脫故。當知無亂亦有二種：一、無相無分別，二、有相有分別。此中第一是善清淨天，第二是不善清淨天。前清淨天，於自不死無亂而轉，是故說名不死無亂。後不清淨，若有依於不死無亂有所詰問，便託餘事矯亂

避之；以於諸諦、無相心定不善巧故，先興心慮，作是思惟：我等既稱不死無亂，復有所餘不死無亂，於諸聖諦、無相心定已得善巧，彼所成德望我為勝。彼苦於中詰問於我，我若記別，或為異記，或撥實有，或許非有。彼於記別見如是等諸過失已，作是思惟：我於一切所詰問中，皆不應記。又於是中，見有餘過，謂他由此鑒我無知，因則輕笑不死無亂。有行諂者作是思惟：我於此中應如是記，非我淨天一切隱密皆許記別，謂自所證及清淨道。如是思已，故設詭言而相矯亂。彼既如是住邪思惟，遍布其心，於彼最上清淨天所，故稱我是不死無亂。

由懷恐怖而無記別，勿我劣昧為他所知。由是因緣，不能解脫，以此為室而自安處。又有愚戇專修止行，不能以其諂詐方便矯設亂言，但作是思：諸有來問，我當反詰，隨彼所答，我當一切如言無減而印順之。由是計度有差別故，建立四種。由依世者，謂依過去及現在世起分別故，名計前際；依未來世起分別故，名計後際。由依諸見者，謂依三見，如前應知。由依初見，於現法中計我有色，後或有色有想，或無有想，或非有想非無想。依第二見，於現法中計我無色，於後所計，如前應知。依第三見，我論有二：一者、說我有色無色，二者、說我非有色非無色，餘如前說。又即計我是有色者，或言狹小，或言無量。計我無色，當知亦爾。此二我論，依第三見，立為二論：一者、計我狹小，二者、計我無量。由是四種我論差別，說我有邊，說我無邊，說我亦有邊亦無邊，說我非有邊非無邊：隨其次第，如前應知。又即依止如是諸見，及依我論，復宣說我清淨解脫，於欲靜慮皆得自在，隨其所欲多住處化。

如其所欲安住靜慮，以清淨見遊戲受用方便法樂，如是名為依諸見故，應知安立。由生處者，謂我有一想，乃至廣說。有一想者，謂在無色空無邊處，識無邊處。有種種想者，謂在下地。即如所說，隨其次第，應知說我有狹小想，有無量想。一向有樂者，謂在下三靜慮；一向有苦者，謂在捺落迦；有樂有苦者，謂在鬼、傍生、人、欲界天；有不苦不樂者，謂在第四靜慮已上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。又於如是諸外道處，當知總有三種衰損：一者、見及欲樂展轉相違論衰損，二者、依我無智論問記衰損，三者、依法隨法行

證得衰損。此中三種，若計有想，若計無想，若計非有想非無想論者，及斷見論者，或依責他為勝利論，或依免難為勝利論而起計度，當知是名第一衰損。由彼諸論，計度後際，依未來世，妄計於我為有無故。依我無智論問記衰損者，謂於若諸雜染，若雜染處，若能雜染，如是一切世俗、勝義二諦道理不如實知，由此無智有所趣向以為先故，得有差別。從此無智何所趣向？謂三、四轉：一、常無常等，二、有邊無邊等，三、自作他作等。

所以者何？彼由無智，要先趣向如是差別，後方問記。又於聖法毘奈耶中，所有智者不可記事，於二道理不容計故，謂世俗、勝義二諦道理。此中四種一向常論計前際者，及計前際無因論者，二種差別，皆先計我，後方緣我一向常等諸論差別。又即四種一分常論計前際者，彼有差別，謂有一分緣常無常論，或有一分緣非常非無常論。邊無邊等諸轉，如前邊無邊等應知其相。若欲一切皆宿因作，名自作論；若欲一切皆自在等變化因作，名他作論；若欲少分自在天等變化因作，一分不爾，名俱作論；若無因作論，名俱非作論。當知是名第二依我無智論問記衰損，由彼諸論計度前際，依過現世妄分別故。依法隨法行證得衰損者，謂有沙門、若婆羅門，不觀責他為勝利論，不觀免難為勝利論，亦不依我無智諸論，為求利養恭敬等事，樂欲開闡，於惡說法毘奈耶中而求出家，唯除樂求出離解脫。當知彼是薄塵種類，為性愚戇，專修止行。彼由為得初靜慮定教授教誡，能於後際俱行見趣，及於前際俱行見趣，不然許故而得超過，於現法中又能超過欲界諸結，證遠離喜。

自斯已上，無聞無知，即於此中生涅槃想。如由彼故證遠離喜，如是或有由別因緣，證得第二、第三靜慮無愛味樂，第四靜慮無苦樂受，從此已上乃至非想非非想處，當知亦爾，於種種想俱行苦樂受等差別已超過故。如是彼於趣諸取行不能超越，樂退還法，未般涅槃起涅槃慢，當知是名第三衰損。此中如來自然證覺，寂靜妙迹，於如所說一切行相三種衰損，由五種相如實了知，謂若彼自性，若彼諸見，若由無智彼得生起，若所緣轉，若彼所緣龕弊過患及上出離。於如是事如實了知，即出離中常自出離。

五八；五八（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云何色受陰？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為色受陰。復次，彼色是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若彼色受陰永斷無餘，究竟捨、離、滅、盡、離欲、寂、沒，餘色受陰更不相續，不起、不出，是名為妙，是名寂靜，是名捨離一切有餘、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云何受受陰？謂六受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是名受受陰。復次，彼受受陰，無常、苦，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，涅槃。云何想受陰？謂六想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生想，乃至意觸生想，是名想受陰。復次，彼想受陰，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云何行受陰？謂六思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生思，乃至意觸生思，是名行受陰。復次，彼行受陰，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云何識受陰？謂六識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識身，乃至意識身，是名識受陰。復次，彼識受陰，是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比丘！若於此法，以智慧思惟、觀察、分別、忍，是名隨信行，超昇離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中間不死，必得須陀洹果。比丘！若於此法，增上智慧思惟、觀察、忍，是名隨法行，超昇離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中間不死，必得須陀洹果。比丘！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三結盡斷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比丘！是名須陀洹果，不墮惡道，必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後究竟苦邊。比丘！若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二智」：復次，有二智，能令見清淨及見善清淨，謂法住智及此為先涅槃智。法住智者，謂能了知諸行自相種類差別，及能了知諸行共相過患差別。謂於隨順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三位諸行，方便了知三苦等性。涅槃智者，謂於如是一切行中，先起苦想，後如是思：即此一切有苦諸行，無餘永斷，廣說乃至名為涅槃，如是了知名涅槃智。即此二智，令見清淨及善清淨，要由二門正勤修習，方令彼淨。一、自無力補特伽羅，因他教授能令彼淨；二、自有力補特伽羅，多聞思求，能令彼淨。此中第一補特伽羅，不聰利

故，信等諸根唯一味故，止觀所緣於少分法諦察忍轉；與此相違，當知第二補特伽羅。復有三種現觀邊智，修習彼故見得清淨：一、能順生無漏智，二、無漏智，三、無漏智後相續智。初、世間第一法所攝智；第二、若住於彼，能斷見斷一切煩惱；第三、煩惱斷後，解脫相續智。若住中智，便名已入正性離生，超過異生地，未得預流果。雖未剋證第三解脫預流果智，於其中間所住剎那，如未剋證，終無中天，以時少故，從此無間必證第三。住此位中，如實現見所知境故，名見清淨；有餘惑故，非善清淨。若於此智更多修習，成阿羅漢，一切煩惱皆離繫故，名善清淨。又無餘斷，三相應知：一、由不現行故，二、由界故，三、由事故。不現行者，謂雖生起而不染著，雖未永斷，由數修習諸善法故，令成遠分，諸纏煩惱不復現行。界者，三界如前應知。事謂二事：一、煩惱事，二、是苦事。又於安樂利益隨逐諸離繫品五種界中，有寂靜、微妙勝功德等，乃至涅槃為其最後，差別應知。又於此中，一切依持皆棄捨者，當知割捨父母等事。又於中有、生有、後有無復更生，如其次第，當知說名無有相續、無取、無生。又於三品，由三種門為障礙故，當知建立三結差別：謂未發趣故，雖已發趣邪成立故，於正法中不正行故。即在家品處惡說法毘奈耶中，而出家品處善說法毘奈耶品。又行趣向逆流行者，解脫惡趣，成就二種解脫決定：一者、煩惱解脫決定，二者、後有解脫決定。由是因緣，故名預流，乃至廣說。又若證得阿羅漢果，先在學地，於諸行中已不執受我及我所，後於諸漏皆得解脫。又與四種義相應故，當知是名阿羅漢相：一者、自事已究竟，應作他事義故；二者、應得自義，一切遍滿道理義故；三者、未來行因已永斷滅，應證現法樂住義故；四者、超有學地，入無學地相應義故。

五九；五九（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慧、無明，於五受陰生我見、繫著、使、心結縛而生貪欲。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有慧、有明，於此五受陰，不為見我、繫著、使、心結縛而起貪欲。云何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慧、無明，於五受陰見我、繫著、使、心結縛而生貪欲？比丘！愚

癡無聞凡夫，無慧、無明，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。如是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慧、無明，於五受陰說我、繫著、使、心結縛而生貪欲。比丘！云何聖弟子，有慧、有明，不說我、繫著、使、結縛心而生貪欲？聖弟子不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有慧、有明，於五受陰不見我、繫著、使、結縛心而生貪欲。若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正觀皆悉無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正觀皆悉無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愚夫分位五」：復次，愚位有五，若於中轉，墮愚夫數。何等為五？一、不獲得俱生慧故，二、不獲得從聞他音緣生慧故，三、不獲得真聖慧故，四、愚癡纏所纏縛故，五、彼隨眠所隨縛故。復有四種妄計我論：一者、宣說諸行是我，二者、宣說我有諸行，三者、宣說諸行屬我，四者、宣說我在行中。由二因緣，妄計我論，作諸雜染：一，執著故，二、隨眠故。執著故者，謂諸外道雖求解脫，由彼為障，於一切種不能獲得。隨眠故者，謂諸內法耽著境界，暫時為障而非究竟。

六〇；六〇（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計有我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計有我。何等為五？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。如是愚癡無聞凡夫計我，無明分別。如是觀，不離我所，不離我所者入於諸根，入於諸根已而生於觸；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，生苦、樂，從是生此等及餘，謂六觸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比丘！有意界，法界，無明界。無明觸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，言有，言無，言有無，言非有非無；言我最勝，（言我劣，）言我相似；我知，我見。復次，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住六觸入處，而能厭離無明，能生於明。彼於無明離欲而生於明：

不有，不無，非有無，非不有無；非有我勝，非有我劣，非有我相似；我知，我見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所起前無明觸滅，後明觸集起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二種見差別」：復次，若有我見，若無我見，同緣諸行為境事故，說名同分。而於彼事，邪取、正取，染污、清淨等義別故，名不同分。又由四相，於所緣事邪僻執著增上力故，能令我見作諸雜染：一、因緣故，二、自性故，三、由果故，四、等流故。因緣故者，謂二愚癡：一、事愚癡，二、見愚癡。事愚癡者，由愚事故，先聞邪法，後起我見。見愚癡者，謂愚見故，於見相應諸無明觸所生起受，妄計為我；由此為緣，恒為我愛之所隨逐；復由此故，常於我見不能捨離。自性故者，謂二因緣之所攝受，等隨觀察，於彼隨眠不得遠離。由果故者，謂即以彼薩迦耶見為依止故，不能遠離我慢、隨眠。是二隨眠增上力故，能引當來諸根令起，由彼領納苦、樂二受，因更發起計我、我所，不如正理思惟相應意言分別，謂我、我所有其領受。等流故者，謂由先因力所持故，即見種子所隨逐意，後有意界，由前因緣所熏修力而得成滿。即於如是後有意中，有無明種及無明界。是二種子所隨逐意所緣法界，彼由宿世依惡說法及毘奈耶所生分別薩迦耶見以為依止，集成今界；即由此界增上力故，發起俱生薩迦耶見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亦復現行能為障礙。又即此見，由二種相，六轉現行：一、由世故，二、由慢故。由世故者，謂我於過去為曾有耶？為曾無耶？乃至廣說，如應當知。由慢故者，謂我為勝，乃至廣說。彼於如是一切如實，不知、不見，由此因緣，不如正理起於邪觀。又明位有三：謂聞他音如理作意，是初明位；已能證入正性離生，是第二明位；心善解脫阿羅漢果，是第三明位。其無明位，復有二種：一、先，二、後。隨眠位是先，諸纏位為後。又約見、修所斷有異，當知是名第二差別。

六一；六一（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起，出講堂，於堂陰中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爾時，世尊歎優陀那偈：

「法無有吾我，亦復無我所，我既非當有，我所何由生?

比丘解脫此，則斷下分結」。

時有一比丘，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無吾我，亦無有我所，我既非當有，我所何由生，比丘解脫此，則斷下分結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計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。多聞聖弟子，不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；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；亦非知者，亦非見者。此色是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。色是苦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。色是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我。此色非當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非當有。此色壞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壞有。故非我、非我所，我、我所非當有，如是解脫者，則斷五下分結」。時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斷五下分結已，云何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？

佛告比丘：「愚癡凡夫、無聞眾生，於無畏處而生恐畏。愚癡凡夫、無聞眾生，怖畏無我無我所，二俱非當生，攀緣四識住。何等為四？謂色識住，色攀緣，色愛樂，增進，廣大，生長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住，攀緣，愛樂，增進，廣大生長。比丘！識於此處，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滅，增進、廣大生長。若作是說：更有異法識，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滅、若增進、廣大、生長者，但有言說，問已不如，增益生疑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離色界貪已於色意生縛亦斷；於色意生縛斷已，識攀緣亦斷，識不復住，無復增進、廣大、生長。受、想、行界離貪已，於受、想、行意生縛亦斷；受、想、行意生縛斷已，攀緣亦斷，識無所住，無復增進、廣大、生長。識無所住故不增長，不增長故無所為作，無所為作故則住，住故知足，知足故解脫，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比丘！我說識不住東方，南、西、北方，四維，上、下，除欲見法，涅槃、滅盡、寂靜、清涼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生滅以不樂，及三種分別，貪著、等觀察，是名優陀那。

「聖教」：復次，是處世尊依自聖教，為欲顯示善說發起依他邪教，為欲顯示惡說失墜自有所說。後結集者，於法門中，稱為世尊嗢拖南說。由二因緣，善說法律，名為發起大果大利，惡說法律即為唐捐。一者、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一切眾苦永離可得，謂三種苦性。二者、一切諸結永斷可得，謂下、上分結。於惡說法毘奈耶中，如是二事皆不可得。彼由依止薩迦耶見，於諸行中心厭苦苦，欲樂為依，起茲勝解，願於當來無有苦我，我無有苦。或復已斷，即彼苦因及彼當果，於未來世，由二種相而生勝解：謂苦未來當離於我，及我未來當無有苦。雖由如是四種行相，樂斷為依，離欲界欲，生初靜慮，次第乃至於彼非想非非想處，若定、若生，由是因緣，超越苦苦而未能斷下分諸結。未斷彼故，當知苦苦未永超越。彼於壞、行二苦斷中，尚不生樂，何況能斷？由彼隨順所未斷故，當知於順上分諸結，亦未能斷。住內法者，初修觀時，雖於欲界未得離欲，有情勝故，而於三苦深心厭離。依樂斷欲，於諸行中，用無我見以為依止，發其勝解，願於未來無三苦我，我無三苦。彼初修習如是行已，於欲界欲而得遠離，永斷苦苦。如前復生如是勝解：當無彼我，我當無彼。如是行者，於其苦苦究竟解脫，亦永超越順下分結。即於此道次第進修，乃至能得阿羅漢果。若諸愚夫，薩迦耶見以為依止，於永超越壞、行二苦，及永斷滅隨順上分一切結中，謂我當無，於不應怖妄生怖畏，尚不起樂，況當能斷！

又於是處，由二因緣不應生怖，謂唯有心，住四識住，有轉有染；又唯有心，斷四識住，無轉無染。復有四依，謂色、受、想、行。復有四取，謂於欲、見、戒禁、我語所有欲貪。復有二緣：謂若所緣，及若能緣。復有六識，謂眼識等。復有二識住，謂煩惱纏住，及彼隨眠住。此中諸取增上力故，以不如理分別為先，由我、我所邪境界取，由緣自相境界之取，由俱有依，此三因緣令諸識轉，及令染污。復由三種：謂於現法趣集諦故；緣未來苦，我當如是如是愛故；於彼先因所生現苦而安住故。復由三種：謂趣樂位故，緣苦位故，安住不苦不樂位故。復由三種：謂趣來世故，緣去世故，住現世故。復由三種：謂由後有愛，趣後有故；由彼彼喜樂愛，緣未來境界故；由喜貪俱行愛，住現在已得境界故。復由三種：由貪欲身繫，趣向隨順貪處

事故；由瞋恚身繫，緣彼事故；由戒禁、此實二取身繫，住彼事故。中嗢拕南曰：「果、因與受，世、愛及繫」。喜愛滋潤，如前應知，謂如諸行因中宣說。又即彼識如是轉時，於二生處，當知結生相續、增廣：一、於有色，二、於無色。

於有色處，依止中有而有去來；於無色處，唯有徙生，即於兩處乃至壽盡相續而住，故名為住。當知此住，欲界人中有三分位：謂初入胎；識所滋潤，胎分圓滿；自胎而出。當知此三復有差別：欲、色、無色，如其次第。若有棄捨如來所說識流轉道，而作是言：我當更作別異施設，當知是人所施設者，其文有異，其義無別，但有言事。或餘智者，於其異文，先示道理，後方詰問：汝所施設，別異者何？彼於爾時，茫然不了。或於後時，自得達鑑，於前所立，如理諦觀，反生愚昧；由愚昧故，自覺無知，我本受持為惡非善。又十色界，名為色界；當知復有六種受界、想界、行界。又於三位，當知諸識解脫煩惱：謂於諸行深見過患，能令諸纏遠分離故；於見地中，一切外道諸繫、隨眠永斷滅故；依止修道，得究竟故。又諸外道，於所妄計一切生處，謂大自在、那羅衍拏、及眾主等無量品類，樂生彼故，名貪身繫。於他諸見異分法中，深憎嫉故，名瞋身繫。依於邪願修梵行故，於同梵行可樂法中起憎背故，由此二緣，於增上戒學能為雜染；

當知即彼由戒禁取，於增上心學能為雜染；由此實執取身繫故，於增上慧學能為雜染。如是四法，能於色身、名身趣向所緣安立事中，令心繫縛，故名身繫。又彼在意地故，意分別故，意相應故，意隨眠故，染污意故，名意所成。又彼斷者，謂緣彼境諸煩惱斷，非彼所緣，即於彼境無倒解故。又由後有諸業煩惱之所攝持後有種識，當知於此依止建立，彼無有故，當來三種，如前所說差別理趣，生長、廣大，當知一切悉皆盡滅。又即由彼無所住識，因分、果分不復生長，諸道所攝而得生長。又彼空解脫門為依止故，名無所為；無願解脫門為依止故，名為喜足；無相解脫門為依止故，說名為住。於彼愛樂數修習故，得善解脫；一切隨眠永滅盡故，心善解脫；從是已後逮得恒住，雖住諸行而無所畏。已得諸蘊任運而滅，餘因斷故無復更生。彼有漏識由永滅已，遍於十方皆無所趣，唯除如影諸受，與彼識蘊、識樹，當知

如燈皆歸寂滅。即於有餘涅槃界中，依初纏斷，說名寂靜；依第二斷，說名清涼；依第三斷，說名宴默。

又由三緣，識趣、識住皆無所有：一、由自然非染污故，二、由所餘不染污故，三、由餘識助伴無故。

六二；六二（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此是色，此是色集，此是色滅；此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是）識，此是識集，此是識滅。云何色集？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苦、樂、不苦不樂受，不如實觀察此受集，受滅，受味，受患，受離；不如實觀察故，於受樂著生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，是名色集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云何色滅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多聞聖弟子，受諸苦、樂、不苦不樂受，如實觀察受集，受滅，受味，受患，受離；如實觀察故，於受樂著滅，著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。如是純大苦聚皆悉得滅，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是故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比丘禪思住，內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實觀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三——七三；六三——七三（）

如觀察，如是分別，種種分別，知，廣知，種種知，親近，親近修習，入，觸，證，十二經亦如是廣說。

七四；七四（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已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如實觀察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滅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識，此識集，此識滅。云何色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，不如實觀察色集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故，樂彼色，讚

歎、愛著，於未來世色復生；受、想、行，識，亦如是廣說。彼色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已，不解脫於色，不解脫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我說彼不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純大苦聚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云何色滅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多聞聖弟子，如實觀察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於色，不讚歎色，不樂著色，亦不生未來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如是廣說。色不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不生故，於色得解脫，於受想行識得解脫，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純大苦聚，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是故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實觀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——八五；七五——八五（）

如觀察，如是乃至作證，十二經亦應廣說。

八六；八六（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已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如實知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滅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識，此識集，此識滅。云何色集？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愚癡無聞凡夫，不如實知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不如實知故，樂著彼色，讚歎於色；樂著於色，讚歎色故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云何色滅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色，不讚歎色；不樂著、讚歎色故，愛樂滅，愛樂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如實知）識集，識滅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，如實知彼故，不樂著彼識，不讚歎於識，不樂著、讚歎識故，樂愛滅，樂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比丘！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七——九七；八七——九七（）

如觀察，乃至作證，十二經亦如是廣說。

九八；九八（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如實知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滅。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識，此識集，此識滅。云何色集？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緣眼及色眼識生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，緣受生愛，乃至純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。如是緣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緣意及法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，緣受生愛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云何色滅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緣眼及色眼識生，三事和合生觸；觸滅則受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緣意及法意識生，三事和合生觸；觸滅則受滅，受滅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是故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九——一〇九；九九——一〇九（）

如觀察，乃至作證，十二經亦如是廣說。

受與生及樂，亦說六入處，——十二種，禪定三昧經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斷支、實顯了行、緣、無等教，四種有情眾，道四、究竟五。

「斷支」：諸修斷者，略由五支攝受於斷，能於諸行如實顯了：一、由身遠離故，二、由心遠離故，三、由奢摩他品三摩地故，四、由毘鉢舍那品三摩地故，五、由常委所作故。

「實顯了行」：復次，當知有十二種如實顯了行相，如攝異門分說：謂聽聞各別、善取、惡取故，正教、現量、比量境界故，自相、共相故，如所有性、盡所有性故，入見、究竟地故。

「緣」：復次，略有四種如實顯了行相道理智所緣事：謂住內法異生，於率爾墮境所起受中，不如實知增上力故，能令諸行流轉雜染；如實知故，能令清淨。復有在眾異生，於欣後有等所依中，不如實知增上力故，能令諸行流轉雜染；與彼相違，能令清淨。復有諸外道，於所愛樂虛妄分別定生喜愛所依行中，不如實知增上力故，能令諸行流轉雜染；與彼相違，能令清淨。復有住於內法有學，依諸根境所有妄念，於餘殘行不如實知增上力故，流轉雜染；斷餘殘故，便得清淨。當知於此一切品中，諸清淨品皆住內法，如是名為四所緣事。

——〇；——〇（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身集趣道，及有身集滅道。云何有身集趣道？愚癡無聞凡夫，不如實知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。不如實知故，樂色，歎色，著色，住色；樂色，歎色，著色，住色故愛樂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（亦如是）廣說，是名有身集趣道。比丘！有身集趣道，當知即是苦集趣道。云何有身集滅道？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。如實知故，於色不樂，不歎，不著，不住；不樂，不歎，不著，不住故，彼色愛樂滅，愛樂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純大苦聚滅。如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，是名有身滅道跡。有身滅道跡，則是苦滅道跡，是故說有身滅道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二；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二（）

如當說，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。

——三；——三（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身邊，有身集邊，有身滅邊。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云何有身邊？謂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是名有身邊。云何有身集邊？謂受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有身集邊。云何有

身滅邊？即此受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無餘斷，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，是名有身滅邊。是故當說有身邊，有身集邊，有身滅邊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四——一一五；一一四——一一五（）

如當說，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。

一一六；一一六（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身，有身集，有身滅，有身滅道跡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有身？謂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，行、識受陰，是名有身。云何有身集？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滅？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無餘斷，吐、盡、離欲、滅，是名有身滅。云何有身滅道跡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有身滅道跡。是名當說有身，有身集，有身滅，有身滅道跡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七——一一八；一一七——一一八（）

如當說，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。

「無等教」：復次，由三因緣，如來所說教無與等：一、宣說不共法故，二者、宣說無倒法故，三者、宣說自覺法故。此中宣說，若趣薩迦耶集行，即是趣苦集行；若趣薩迦耶滅行，即是趣苦滅行，是名宣說不共法教。若復說言此真實有，是名宣說無倒法教。若復說言我如實知，是名宣說自覺法教。

復有三種諸行流轉差別：一者、薩迦耶，是諸有情染著安足處所義故。二者、世間，是染著處敗壞義故。三者、有，是染著者更生義故。

「四種有情眾」：復次，彼有情眾，略有四種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一向安住可愛業果，即於此果耽著受用，謂生天處，專行放逸。二者、一向因轉，謂希求彼，所有沙門、若婆羅門。三者、樂般涅槃諸有情眾。四者、諸雜種類，謂住於此，或住於果，耽著受用；或樂攝受當來愛果；或時時修涅槃

資糧，離諸放逸。於前三種有情眾中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世間彼集、滅邊，及薩迦耶彼集、滅邊。於後第四有情眾中，當知薩迦耶彼集、彼滅、趣道差別。

一一九；一一九（）

餘如是說，差別者：「當知有身，當知斷有身集，當知證有身滅，當知修斷有身道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道四」：復次，依二種道，當知施設四種行相。云何依二種道？謂依見道，及依修道。云何施設四種行相。一、應遍知行相，二、應永斷行相，三、應作證行相，四、應修習行相。如是四種，三依見道，一依修道。入見道時，諦現觀俱，能遍知苦，斷一分集，證一分滅。於彼一分能斷證者，於修道中，為求無餘斷及證故，如所得道，應勤修習。因修如是諸思擇道及修道故，永斷餘集，證得餘滅。

一二〇；一二〇（）

又復差別者：「比丘知有身，斷有身集，證有身滅，修斷有身道，是名比丘斷愛欲縛，諸結等法，修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

一二一；一二一（）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究竟邊際，究竟離垢，究竟梵行純淨上士」。

一二二；一二二（）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阿羅漢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解脫」。

一二三；一二三（）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斷關，度塹，超越境界，脫諸防邏，建聖法幢」。

一二四；一二四（）

又復差別者：「云何斷關？謂斷五下分結。云何度塹？謂度無明深塹。云何超越境界？謂究竟無始生死。云何脫諸防邏？謂有愛盡。云何建聖法幢？謂我慢盡」。

一二五；一二五（）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斷五枝，成六枝，守護一，依四種，棄捨諸諦，離諸求，淨諸覺，身行息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純一立梵行無上士」。

其道有三種，實、覺亦三種，有身四種說，羅漢有六種。

「究竟五」：復次，證得如是極究竟者，由五種相，應知究竟。何等為五？謂已證得苦及苦因無餘盡故；堪作他義，一切自義皆圓滿故；證得畢竟斷及智故；能入究竟涅槃城故；即得入已，於其聖住能安住故。於第一相，有割愛等四種差別，如前應知。於第二相，有阿羅漢盡諸漏等，所有差別，如前應知。於第三相，有畢竟究竟，一切行事皆悉斷故；有畢竟無垢，一切煩惱畢竟斷故；有畢竟梵行以為後邊，謂已獲得彼對治故。於第四相，譬如世間具五種相名入宮城，隨闕一種不名為入。如是要具與彼相似五種相故，當知名入涅槃宮城。何等名具世間五相？一者、闢宮城門；二者、超踰隍塹而不墮落；三者、深起果決而越度之；四者、越隍塹已，逼臨宮闕；五者、非自非餘之所希望，勝幢既仆，徐入中宮。如是入宮，無諸罣礙。入涅槃宮亦復如是：先斷能順五下分結，如彼闢門。次於涅槃起深坑想，無明怖畏斷無餘故，如超隍塹而不墮落。能到薩迦耶彼岸故，能持最後身故，如彼果決而越度之。將入無餘依涅槃界，如逼宮闕，已斷有愛，於諸境界無復愛生。遍於一切憍慢不起而入涅槃，如非自他之所希望，勝幢既仆，徐入中宮。如前所說五種因緣，入涅槃宮當知亦爾。又既入已，由二種相安住聖住：一、由行故，二、由住故。行由三相，應正了知：一、不共故，二、無染故，三、正依止所依止故。永斷順五下分結故，於諸欲中畢竟離欲，即於是處而遊行故，說名不共。於六恒住常攝受故，名為無染。於一分法思擇遠離，謂惡象馬等，於一分法思擇習近，謂衣服、飲食等，是名為正依止所依。如是於行善清淨已，復由五相應了知住：謂若由此而住，若此為依，若由此離繫，若此為依，若由此相應。當知此中，由不動心解脫而住。於一分法思擇除遣，謂遊行散亂，劬勞因緣，身心疲怠；於一分法思擇忍受，謂寒、熱等，是名為依。由於三種雜染離繫，謂見雜染及愛雜染，尋思雜染。由見雜染得離繫故，於後有中心無動搖。由愛雜染得離繫故，於諸境界不被漂淪。尋思雜染

得離繫故，尋思唯善，無有不善。如是名為由此離繫。此依四種靜慮無動三摩地，安住第一現法樂住，是名為依。由與無學心善解脫、慧善解脫而共相應。又離愛者，於第二身不復生故，於涅槃舍無退轉故，剋證無上圓滿德故。由此五相，應知圓滿住第一住。

一二六；一二六（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說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所知法？謂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是名所知法。云何為智？調伏貪欲，斷貪欲，越貪欲，是名為智。云何智者？阿羅漢是。阿羅漢者，非有他世死，非無他世死，非有無他世死，非非有無他世死；廣說無量，諸數永滅。是名說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二品總略、三、有異，勝解、斷、流轉、有性，不善清淨善清淨，善說惡說師等別。

「二品總略」：略由三處，總攝一切黑品、白品：一、由所遍知法故，二、由遍知故，三、由成遍知故。所遍知法者，謂苦諦，集諦，當知總攝一切黑品。遍知者，謂滅諦，當知此攝白品一分。成遍知者，謂補特伽羅及道諦。補特伽羅雖是假有，當知亦是白品所攝，此即如來、諸聖弟子。於世俗諦及勝義諦皆悉善巧，依二道理，如實隨觀俱不可記：謂如來滅後，若有、若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，皆不可取，亦不可記。所以者何？且依勝義，彼不可得，況其滅後或有、或無？若依世俗，為於諸行假立如來，為於涅槃？若於諸行，如來滅後無有一行流轉可得，爾時何處假立如來？既無如來，何有、無等？若於涅槃，涅槃唯是無行所顯，絕諸戲論，自內所證。絕戲論故，施設為有，不應道理；亦復不應施設非有，勿當損毀施設妙有，寂靜涅槃。又此涅槃極難知故，最微細故，說名甚深。種種非一諸行煩惱斷所顯故，說名廣大。現量、比量及正教量所不量故，說名無量。

一二七；一二七（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重擔、取擔、捨擔、擔者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重擔？謂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，想、行、識受陰。云何取擔？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。云何捨擔？若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永斷無餘，已滅，已吐，盡，離欲，滅，沒。云何擔者？謂士夫。是士夫者，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族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樂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壽命齊限。是名為重擔、取擔、捨擔、擔者」。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已捨於重擔，不復應更取，重任為大苦，捨任為大樂。

當斷一切愛，則盡一切行，曉了有餘境，不復轉還有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三」：復次，由三因緣，內荷擔苦與外荷擔苦有其差別：一、所荷擔，二、能荷擔，三、荷擔時。謂外荷擔，色一分攝，或稈或薪，或餘種類，是所荷擔；愚夫乃以一切諸行為所荷擔。又外荷擔，屬在身肩，是能荷擔；愚夫乃以一切愛蘊為能荷擔。又外荷擔，唯以現肩荷擔所擔；愚夫乃以一切愛蘊荷擔所擔。欲捨所擔，要并除蘊，無別方便而能棄捨；乃至未能捨所擔來，恒常荷擔大重擔故，執持厄劣、微弱、細軟不靜肩故，長時無間荷所擔故。內有三德，領受如是荷擔眾苦，外則不然，是名二種荷擔差別。

一二八；一二八（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愚癡無聞凡夫，不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；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所樂，讚歎，繫著，住。色縛所縛，內縛所縛，不知根本，不知津際，不知出離。是名愚癡無聞凡夫，以縛生，以縛死，以縛從此世至他世；於彼亦復以縛生，以縛死。是名愚癡無聞凡夫，隨魔自在，入魔網中，隨魔所化，魔縛所縛，為魔所牽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；如實知故，不貪喜色，不讚歎，不繫著住。非色縛所縛，非內縛所縛，知根本，知津濟，知出離。是名多聞聖弟子，不隨縛生，不

隨縛死，不隨縛從此世至他世。不隨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隨魔所作，非魔所縛；解脫魔縛，離魔所牽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：復次，由五種相，愚夫內縛與彼外縛而有差別：謂彼外縛，為色一分之所繫縛，或木、或鐵、或索所繫；愚夫乃為諸行所縛。又彼外縛，他縛所縛；愚夫乃為自縛所縛。又彼外縛，易可了知縛、縛因緣，脫、脫方便；愚夫內縛，一切難知。又彼外縛，死後即無；愚夫內縛，死後諸行隨逐往來，循環不捨。又彼外縛，所有出家能捨諸欲，便得解脫，一切怨讐不能拘礙；愚夫內縛，雖得離欲，乃至有頂尚未能脫，況唯出家！當知此中，在離欲位，魔羅於彼不得自在；未離欲位，便得自在。其出家位，未脫魔手；若在家位，隨欲所作。未離欲位，魔縛所縛，由世間道，雖生有頂未脫魔羂。

一二九；一二九（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比丘於色厭，離欲，滅，不起，解脫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厭，離欲，滅，不起，解脫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比丘！亦於色厭，離欲，滅，名阿羅漢慧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厭，離欲，滅，名阿羅漢慧解脫。比丘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阿羅漢慧解脫，有何差別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來為法根，為法眼，為法依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此義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未曾聞法能自覺法，通達無上菩提；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，謂四念處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，八道。比丘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，分別道，說道，通道，復能成就諸聲聞，教授教誡；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，是名如來、羅漢差別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有異」：復次，略由四相，當知如來與慧解脫阿羅漢等同分、異分。由一種相，說名同分，謂解脫等故。由三種相，說名異分：謂現等覺故，能說法故，行正行故。此中如來，無師、自然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現等正覺。

等正覺已，遍依勝義，若於現法，有能、無能，若現見法、不現見法，於一切種皆悉了達，是名自然等覺菩提。如是了達勝義法已，於其二障善得解脫，謂并習氣諸煩惱障及所知障。與諸天眾及餘世間為解脫師，獨一無二。當知了達如是四相，是名自然等覺菩提，由此不與諸聲聞共。又依他義，作所作等，能說正法，由五種相，當知不共。何等為五？一者、如來如實了知一切種道為道，一切種非道為非道。二者、知已，如實宣說是道、非道，為令趣道，不趣非道。三者、若有如所說道樂欲勤行，為令彼行，攝受方便，如理所引作意正道，以教授門而為宣說。四者、彼如聖教行時，若有障礙，止觀過失，皆令除遣。五者、若有隨順彼法，皆令攝受，是名能說不同分法。此中正行不同分者，謂彼聲聞，先依如來，後行正行；夫如來者無少所依。又彼成就聲聞種性行於正行，而佛如來成自種性。又彼聲聞或已成熟，或當成熟，非最後有菩薩身中二行可得。若未熟者，彼隨道行，能熟當來，成熟相續；若已熟者，彼於現法成大師教。如此二種，如其聖教，即如是行，若隨道行，彼於來世當證涅槃；若於現法，成大師教。彼依此身便證聖道、道果、涅槃，即此聖道及聖道果，無損樂故名如實法，饒益性故又說為善。

一三〇；一三〇（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汝等比丘當觀察於色，觀察色已，見有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無我，無我者則無常，無常者則是苦，若苦者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當作是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察已，於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者則無所著，無所著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勝解」：復次，於諸行中，略有二種無我勝解：一者、聞、思增上勝解，二者、修證增上勝解。此中聞、思增上勝解，能與修證增上勝解作生依止。諸善男子淨信出家，雖復在此極善殷到，且於其中不應喜足。要此為依，於諸行中漸次修習無常等想，證得無我增上勝解。為令彼證轉增勝故，勤

修觀解。

一三一；一三一（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斷色欲貪，欲貪斷已則色斷，色斷已得斷知，得斷知已則根本斷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未來不復更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欲貪斷，乃至未來世不復更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斷」：復次，由四種相，應知諸行有二種斷。何等為四？一、諸纏斷故，二、隨眠斷故，三、後有諸行因性斷故，四、現在諸行染行斷故。如是四種，當知總說為二種斷，謂煩惱斷及以事斷。前之二相，名煩惱斷；後之二相，說為事斷。

一三二；一三二（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色起、住、出，則苦於此起，病於此住，老死於此出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如是說。比丘！若色滅、息、沒，苦於此滅，病於此息，老死於此沒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流轉」：復次，於欲界中，諸行流轉初、中、後位，當知略有三種密苦：一者、生時為其胎藏所覆障故，有覆障苦；二者、生已處嬰稚位，多疾病苦；三者、衰耄諸根成熟，有老死苦。又彼諸行流轉生起初、中、後滅，當知即是三種苦滅。

一三三；一三三（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色尚無常，況復現在色！多聞聖弟子，如是觀察已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欣未來色，於現在色厭，離欲，滅寂靜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若無過去色者，多聞聖弟子，無不顧過去色；以有過去色故，多聞聖弟子不顧過去色。若無未來色者，多聞聖弟子無不欣未來色；以有未來色故，多聞聖弟子不欣未來色。若無現在色者，多聞聖弟子不於現在色生厭，離欲，滅盡向；以有現在色故，多聞聖弟子於現在色生厭，離欲，滅盡向。受、

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四——一三六；一三四——一三六（）

如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「有性」：復次，有三有性，為斷彼故，諸聖弟子當勤修學。一、依過去為因有性，由是因緣，淨信捨家，趣於非家，深見過患，厭棄諸欲。二、依未來所生諸行為因有性。三、依現在未斷意樂雜染有性。為斷如是三種有性，故有三斷：謂無顧戀故，不欣樂故，斷、離欲、滅界集成故。

一三七；一三七（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說聖法印，及見清淨。諦聽，善思。若有比丘作是說：我於空三昧未有所得，而起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者，莫作是說！所以者何？若於空未得者，而言我得無相、無所有，離慢知見者，無有是處。若有比丘作是說：我得空，能起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者，此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若得空已，能起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者，斯有是處。云何為聖弟子及見清淨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佛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說法已，如說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空閑處，樹下坐，善觀色無常，磨滅，離欲之法。如是觀察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，磨滅，離欲之法。觀察彼陰無常，磨滅，不堅固，變易法，心樂清淨解脫，是名為空。如是觀者，亦不能離慢知見清淨。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色相斷，聲、香、味、觸法相斷，是名無相。如是觀者，猶未離慢知見清淨。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察貪相斷，瞋恚、癡相斷，是名無所有。如是觀者，猶未離慢知見清淨。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察我、我所從何而生？觀察我、我所，從若見、若聞、若嗅、若嘗、若觸、若識而生。復作是觀察：若因、若緣而生識者，彼識因緣為常，為無常？復作是思惟：若因，若緣而生識者，彼因、彼緣皆悉無常。復次，彼因、彼緣皆悉無常，彼所生識云何有常！無常者，是有為行，從緣起，是患法，滅法，離欲法，斷知法，是名聖法印知見清淨。是名比丘當說聖法印知見清淨，如是廣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不善清淨善清淨」：復次，於諸行中，略有二種離增上慢，觀無我見。何等為二？一、不善清淨，二、善清淨。云何名為不善清淨？謂如有一遠離而住，依觀諸行無常性忍，由世間智，於無我性發生勝解。因此勝解，於眼所識色，乃至意所識法，等隨觀察，我、我所相不現行故，說名為斷。又能制伏四外繫所攝貪、瞋、癡三種所有：謂貪欲身繫，攝貪所有；瞋恚身繫，攝瞋所有；餘二身繫，攝癡所有。當知此中極鄙穢義，是所有義。離增上慢無我智者，如理作意共相應故，定地攝故，當知此智，由二因緣不善清淨：一者、即於此時，謂於趣入順決擇分善根位時，有麁我慢隨入微細現行作意間無間轉。由是因緣，作如是念：我今於空能修、能證，空是我有；由是空故，計我為勝。如空，無相及無所有，當知亦爾。二者、能令彼法現行因緣，謂於諸欲或薩迦耶有染愛識。由於如是有染愛識，不遍了知增上力故，便為諸欲、薩迦耶愛之所漂溺。由此意樂，於彼涅槃不能趣入，其心退還，如前已說。又由八相能遍了知，遍了知故，除諸過患，當知是名極善清淨，離增上慢無我真智。又於此中，已滅壞故，滅壞法故，說名無常。諸業煩惱所集成故，說名有為。由昔願力所集成故，名思所造。從自種子，現在外緣所集成故，說名緣生。於未來世衰老法故，說名盡法。死歿法故，說名歿法。未老死來，為疾病等種種災橫所逼惱故，名破壞法。由依現量能離欲故，能斷滅故，名於現法得離欲法及以滅法。當知此中，除離欲法及以滅法，由所餘相，略觀三世所有過患，由所除相，觀彼出離。若由如是過患、出離，遍知彼識，名善遍知。一切法中無有我性，名諸法印。即此法印隨論道理，法王所造，於諸聖身不為惱害，隨喜能得一切聖財，由此自然吉安，超度生死廣大險難長道，是故亦名眾聖法印。當知此中，由前名通達智，由後名善清淨見。

一三八；一三八（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耶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有離車名摩訶男，日日遊行，往詣佛所。時彼離車作是念：若我早詣世尊所者，世尊及我知識比丘皆悉禪思，我今當詣七菴羅樹阿耆毘外道所。即往詣彼富蘭那迦葉住處。時富蘭那迦葉外道眾主，與五百外道，前後圍遶，高聲嬉戲，論說俗

事。時富蘭那迦葉，遙見離車摩訶男來，告其眷屬，令寂靜住：「汝等默然！是離車摩訶男，是沙門瞿曇弟子。此是沙門瞿曇白衣弟子，毘耶離中最為上首，常樂寂靜，讚歎寂靜。彼所之詣，寂靜之眾，是故汝等應當寂靜」。時摩訶男詣彼眾富蘭那所，與富蘭那共相問訊，相慰勞已，卻坐一面。時摩訶男語富蘭那言：「我聞富蘭那為諸弟子說法：無因無緣眾生有垢，無因無緣眾生清淨。世有此論，汝為審有此，為是外人相毀之言，世人所撰？為是法，為非法？頗有世人共論難問嫌責以不」？富蘭那迦葉言：「實有此論，非世妄傳。我立此論，是如法論。我說此法，皆是順法，無有世人來共難問而呵責者。所以者何？摩訶男！我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無因無緣眾生有垢，無因無緣眾生清淨」。

時摩訶男聞富蘭那所說，心不喜樂，呵罵已，從坐起去。向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卻坐一面。以向與富蘭那所論事，向佛廣說。佛告離車摩訶男：「彼富蘭那為出意語，不足記也。如是富蘭那，愚癡不辨、不善非因而作是說：無因無緣眾生有垢，無因無緣眾生清淨。所以者何？有因有緣眾生有垢，有因有緣眾生清淨。摩訶男！何因何緣眾生有垢？何因何緣眾生清淨？摩訶男！若色一向是苦，非樂、非隨樂、非樂長養，離樂者，眾生不應因此而生樂著。摩訶男！以色非一向是苦，是樂、隨樂、樂所長養，不離樂，是故眾生於色染著，染著故繫，繫故有惱。摩訶男！若受、想、行、識一向是苦，非樂、非隨樂、非樂長養，離樂者，眾生不應因此而生樂著。摩訶男！以識非一向是苦，是樂、隨樂、樂所長養，不離樂，是故眾生於識染著，染著故繫，繫故生惱。摩訶男！是名有因有緣眾生有垢。摩訶男！何因何緣眾生清淨？摩訶男！若色一向是樂，非苦、非隨苦、非憂苦長養，離苦者，眾生不應因色而生厭離。摩訶男！以色非一向樂，是苦、隨苦、憂苦長養，不離苦，是故眾生厭離於色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。摩訶男！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一向是樂，非苦、非隨苦、非憂苦長養，離苦者，眾生不應因識而生厭離。摩訶男！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一向樂，是苦、隨苦、憂苦長養、不離苦，是故眾生厭離於識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。摩訶男！是名有因有緣眾生清淨」。時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退。

知法及重擔，往詣，（差別）、觀、欲貪，生及與略說，法印、富蘭那。

「善說惡說師等別」：復次，應知由五種相，於內外法師及弟子高下差別：一、由住故，二、由御眾故，三、由論決擇故，四、由建立開顯道故，五、由行故。謂諸外道師及弟子，恒常住於憒鬧之住；內法師弟，時時住於極寂靜住，是名第一高下差別。又外道師，由自有量出家弟子諸外道僧，說名有僧，由自有量在家弟子諸外道眾，說名有眾，希彼一切共許為師，故名眾師。愚類眾生咸謂有德，是故說名共推善色。當知如來與彼相違，雖為一切天及世間無上大師，於彼同尊而無所冀。又外道師與自弟子，共興議論決擇之時，凡有所說，展轉意解各各差別，不相扶順，轉增愚昧，非淨其智；當知內法與彼相違。又外道師為諸弟子，依止無因、不平等因，施設建立開顯其道。聽聞如是不正法故，為大羅剎嬈亂其心。又由不正尋思相應非理作意，其心散動，以於他所懷勝負心，咎責於他，若他反詰，便興辛暴，不審思擇，輕出言詞。自為無因、不平等因所覆藏故，名為雜染。由此愚夫於染因緣，若自若他不如實知，故名愚昧。離清淨故，名不明了。於清淨因不善巧故，說名不善。又乃至於應所說語，如所說語，是處說語，如是一切不如實知，是故說彼為不知量，為不知思。當知內法與彼相違。又諸外道師及弟子，雖無異說，所說無減，無顛倒故；雖不流漫，所說無增，無加益故。雖等所說，義相似故；雖是法說，文平等故；雖復記別法及隨法，然於同法樂為朋黨，當知彼於法隨法行，自義證得不放逸者，尚不能得，況縱逸者！彼由如是不得自義，便為他論制伏輕毀，并彼所受諸惡邪法；當知內法與彼相違。是名五種高下差別。

（非定）：復次，由四種相，當知諸行非定苦染；又由四相，非定樂淨。如是四相，總依三事。何等為三？一、依生處故，二、依受故，三、依世故。此中樂者，謂在第三靜慮；樂所隨者，謂在人中，容有二種；喜樂遍者，謂在初二靜慮；未永離樂者，謂在第四靜慮已上。此中苦者，謂在餓鬼及以傍生；苦所隨者，謂在人中；憂苦遍者，謂在那落迦；未永離苦者，謂在上天眾中，當苦所隨故。又言樂者，謂不苦、不樂受現在前位；樂所隨者，謂苦受現在前位；喜樂遍者，謂樂受現在前位；不永離樂者，謂於一切位，樂因

所隨故。若與此相違，當知苦差別。又言樂者，謂順樂行，及樂已滅；樂所隨者，謂有樂因，於未來世當生起樂；喜樂遍者，謂於現在隨順樂處；未永離樂者，謂餘三世。與此相違，苦差別四，如應當知。

一三九；一三九（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支提竹園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何所而見無常、苦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如說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色見無常、苦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見無常、苦。比丘！色為是常、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無常者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察，厭於色，厭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故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〇；一四〇（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耶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何所見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正觀，如實知見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如說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色見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色為是常，為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又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，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於中寧見有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

，彼一切皆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實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如是觀察，於色得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，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純大苦聚」。佛說此經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一；一四一（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是無常，無常則苦，苦則非我，非我者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知是名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觀察，如是觀察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二；一四二（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比丘於何所不見我，異我，相在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為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如說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於色不見有我，異我，相在，不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色為是常、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佛言：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觀察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察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二智并其事，樂等行轉變，請無請說經，涅槃有二種。

「二智并其事」：智有二種：一者、正智，二者、邪智。此中正智依有事生，邪智亦爾。雖此二智俱依有事，然正智如實取事，邪智邪分別不如實取事。由有正教、如理作意為前行故，於所知境正智得生；由有邪教、非理作意為前行故，於所知境邪智得生。非正智生壞所知境，但於此境捨於邪執而起正智。如闇中色，明燈生時，不壞此色，但能照了；當知此義亦復如是。

一四三；一四三（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無常色有常者，彼色不應有病、有苦；亦不應於色有所求，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無常故，於色有病，有苦生，亦得不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，為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，無常為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於中寧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正觀於色，正觀已，於色生厭，離欲，不樂，解脫；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離欲，不樂，解脫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四；一四四（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是苦，若色非是苦者，不應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；亦不欲令如是，亦不令不如是。以色是苦，以色是苦故，於色病生；亦得於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色為常、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無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

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觀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色得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，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純大苦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五；一四五（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非是我，若色是我者，不應於色病、苦生；亦不應於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無我故，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；亦得於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是常，為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於中寧見有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觀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實觀察。如實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六；一四六（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餘五比丘：「色非有我，若色有我者，於色不應病、苦生；亦不得於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色無我故，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；亦得於色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是常、為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

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實觀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見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察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餘五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樂等行轉變」：復次，隨順樂受諸行，與無常相共相應故，若至苦位，爾時說名損惱迫迮；若至不苦不樂位，爾時方於行苦名苦迫迮；若不至彼位，便應畢竟唯順樂受，勿至餘位。又生、老等法所隨諸行，皆悉是苦，彼若至疾病位，說名損惱迫迮；若至生等苦位，名苦迫迮；若不至彼位，於諸行中生等苦因之所隨逐，勿至果位。又本性諸行，眾緣生故，不得自在，亦無宰主。若有宰主，彼一切行雖性無常，應隨所樂流轉不絕，或不令生，廣說乃至於死。

一四七；一四七（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支提竹園精舍。爾時，有三正士出家未久，所謂尊者阿㝹律陀，尊者難提，尊者金毘羅。爾時，世尊知彼心中所念而為教誡：「比丘！此心，此意，此識；當思惟此，莫思惟此；斷此欲，斷此色，身作證具足住。比丘！寧有色若常、不變易、正住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是無常、變易之法，厭，離欲，滅，寂，沒。如是色從本以來，一切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如是知已，緣彼色生諸漏、害、熾然、憂惱，皆悉斷滅。斷滅已無所著，無所著已安樂住，安樂住已得般涅槃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時，三正士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八；一四八（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偷羅國跋提河側傘蓋菴羅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住於自洲，住於自依，住於法洲、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。比丘！當正觀察，住自洲、自依，法洲、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。何因生憂、悲、惱、苦？云何有因？何故何繫著？云何自觀察未生憂、悲、惱、苦而生，已

生憂、悲、惱、苦生長增廣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如說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有色，因色繫著色，自觀察未生憂、悲、惱、苦而生，已生而復增長廣大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頗有色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色是無常，若善男子知色是無常已，變易、離欲、滅、寂靜、沒。從本以來，一切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知已，若色因緣生憂、悲、惱、苦斷。彼斷已無所著，不著故安隱樂住，安隱樂住已名為涅槃。受，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時，十六比丘不生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竹園、毘舍離，清淨、正觀察，無常、苦、非我，五、三與十六。

「請無請說經」：復次，有二種契經：一、因請而說，二、不因請說。因請說者，謂若有補特伽羅，由此諸行相教而調伏者，因彼請故，為轉如是諸行相教。不因請說者，謂若於彼多百眾中，以無量門作美妙說；或為大師近住弟子阿難陀等作如是說，為令正法得久住故。

「涅槃有二種」：復次，當知由三分故，攝受圓滿涅槃：一、由隨順教授故，二、由正觀察一切行故，三、由永斷一切煩惱故。隨順教授者，謂記說、教誡、神變所攝。如來隨欲記說彼心，由自定意，以三行相遍照他心：若展轉久遠滅心，若無間滅心，若於現在所緣轉心。從定起已，隨念分別，思惟定內所受他心，如其所受即如是記：汝有如是心，謂久遠滅者；如是意，謂無間滅者；如是識，謂現在者。此據種類，不據剎那。即以如是記說、神變為依止故，於其三處而為教誡：一、於行處現前境界，開許如理作意，遮止不如理作意；二、於住處，遮止不正尋思，開許正尋思；三、於止觀勤修行處，開許令斷未斷諸行，及令煩惱永得離繫而證涅槃。如是宣說，令從三處諸隨煩惱心得清淨，謂從行處、住處、依處。又正觀察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行，名正觀察一切諸行。又有三漏；三漏為先而有欲害；欲害為先而有尋思熱惱；尋思熱惱為先而有追求憂惱，如是一切皆永斷故，說名永斷一切煩惱。如是定住心善解脫，無相樂住無恐怖時，於現法中名入圓滿般涅槃數。

又依三法，依止自義，名住歸依；依止他義，名住洲渚。何者為三？一、依內如理作意為先，法隨法行；二、依佛聽聞所說正法；三、依親近正法內善士，不依親近餘正法外一切外道諸不善士。如是三法，當知顯示人中四種多所作法：謂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隨法行。復由三緣及五種相，當知證得彼分涅槃。何等三緣？一、遍知苦故，二、深見一切隨順苦行諸過患故，三、超過愁等一切苦故。云何五相？一、知苦種類相交涉時發生愁等，是名於彼遍知自性。二、知有種子彼法得生，是名於彼遍知因性。三、知自所行所知境界，是名於彼遍知緣性。四、隨觀執著我所及我，皆是能順眾苦諸行，是名於彼遍知行性。五、隨觀三世欲界所繫諸行過患，能斷一切愁等諸苦。當知由此三緣、五相，獲得如是彼分涅槃。由可愛事無常轉變，悲傷心慼，故名為愁。由彼發言咨嗟歔欷，故名為歎。因此拊膺，故名為苦。內懷冤結，故名為憂。因茲迷亂，故名為惱。又以喪失財寶、無病、親戚等事隨一現前，創生憂惱，說名為愁。由依此故，次乃發言哀吟悲冤，舉身煩熱，名歎、苦位。過此愁歎身煩熱已，內燒外靜，心猶未平，說名憂位。過初日已，或二、三、五、十，日、夜、月，由彼因緣，意尚未寧，說名為惱。

一四九；一四九（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與世間諍，世間與我諍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若如法語者，不與世間諍，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云何為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？比丘！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，謂色是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者，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者，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。是名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。比丘！有世間世間法，我亦自知自覺，為人分別、演說、顯示。世間盲無目者，不知不見，非我咎也。諸比丘！云何為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覺，為人演說、分別、顯示？盲無目者，不知不見。比丘！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世間世間法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（、變易法），是世間世間法。比丘！此是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覺，為人分別、演說、顯示。盲無目

者不知不見，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，其如之何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〇；一五〇（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人為卑下業，種種求財活命而得巨富，世人皆知；如世人之所知，我亦如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異於世人。諸比丘！譬如一器，有一處人名為揵茨，有名鉢，有名匕匕羅，有名遮留，有名毘悉多，有名婆闍那，有名薩牢。如彼所知，我亦如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異於世人故。如是比丘！有世間（世間）法，我自知自覺，為人分別、演說、顯示，知見而說。世間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，世間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，我其如之何？比丘！云何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覺，乃至不知不見？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為世間世間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世間世間法。比丘！是名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見，乃至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，其如之何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諍、芽、見大染，一趣、學、四怖，善說惡說中宿住念差別。

「諍」：由四因緣，如來不與世間迷執共為怨諍，然彼世間起邪分別，謂為怨諍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宣說道理義故，二者、宣說真實義故，三者、宣說利益義故，四者、有時隨世轉故。此中如來依四道理宣說正法，如前所謂觀待道理，作用道理，因成道理，法爾道理，由此如來名法語者。如來終不故往他所求興諍事，所以者何？由諸世間，違返他義謂為自義，故興諍論；如來乃以一切他義即為自義，故無所諍。唯除哀愍令其得義，故往他所為說正法。而諸邪執愚癡世間顛倒，妄謂自義、我義而有差別，故興我諍。由此因緣，當知如來名道理語者。又復如來名真實語者，謂若世間諸聰敏者共許為有，如來於彼亦說為有，謂一切行皆是無常。若於世間諸聰敏者共許為無，如來於彼亦說為無，謂一切行皆是常住。又復如來名利益語者，謂諸世間有盲冥者，自於世法不能了知，如來於彼自現等覺而為開闡。又復如來或

時隨順世間而轉，謂阿死羅、摩登祇等，依少事業以自存活，然諸世人為彼假立大富、大財、大食名想；如彼世人假立名想，如來隨彼亦如是說。又如一事，於一國土假立名想，於餘國土即於此事立餘名想，如來隨彼亦如是說。若懷怨諍而興怨諍，則不得名道理語者，真實語者，利益語者，隨世轉者。由具如是四種因緣，是故當知如來無諍。又佛世尊，自然觀察所應作義，雖無請問而自宣揚現等覺法，能以稱當名、句、文身，施設建立諸法差別，廣說如前攝異門分，如是當知乃至說名平等開示。

一五一；一五一（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種種子，何等為五？謂根種子，莖種子，節種子，自落種子，實種子。此五種子，不斷、不壞、不腐、不中風，新熟堅實，有地界而無水界，彼種子不生長增廣。若彼種新熟堅實，不斷、不壞、（不腐）、不中風，有水界而無地界，彼種子亦不生長增廣。若彼種子新熟堅實，不斷、不壞、不腐、不中風，有地、水界，彼種子生長增廣。比丘！彼五種子者，譬取陰俱識。地界者，譬四識住。水界者，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。何等為四？於色中識住，攀緣色，喜貪潤澤，生長增廣；於受、想、行中識住，攀緣受、想、行，貪喜潤澤，生長增廣。比丘！識於中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沒、若生長增廣。比丘！若離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識有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生者，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益生癡，以非境界故。色界離貪，離貪已，於色封滯意生縛斷；於色封滯意生縛斷已，攀緣斷；攀緣斷已，識無住處，不復生長增廣。受、想、行界離貪，離貪已，於行封滯意生縛斷；於行封滯意生縛斷已，攀緣斷；攀緣斷已，彼識無所住，不復生長增廣。不生長故不作行，不作行已住，住已知足，知足已解脫。解脫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、無所著，無所取、無所著已，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我說彼識不至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四維、上、下，無所至趣，唯見法，欲入涅槃、寂滅、清涼、清淨、真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二；一五二（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封滯者不解脫，不封滯則解脫。云何封滯不解脫？比丘！攀緣四取陰識住。云何為四？色封滯識住，受、想、行封滯識住。乃至非境界故，是名封滯故不解脫。云何不封滯則解脫？於色界離貪，受、想、行界離貪，乃至清涼、真實，是則不封滯則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芽」：復次，一因、二緣，令後有芽當得生長。謂五品行中，煩惱種子所隨逐識，說名為因。與因相似四種識住，說名為緣。又由憙貪滋潤其識，令於彼彼當受生處，結生相續，感薩迦耶，亦名為緣。此中有一，由四識住攝受所依，由憙貪故，於現法中新新造集及以增長。彼於後時成阿羅漢，令識種子悉皆腐敗，一切有芽永不得生。又復有一，具一切縛，勤修正行，欣樂涅槃，遍於一切諸受生處，起厭逆想。彼具縛故，種子不壞，識住和合，然於諸有起厭逆想故無憙貪。彼由如是修正行故，於現法中堪般涅槃，其後有芽亦不得生。又復有一，住於學地，得不還果，唯有非想非非想處諸行為餘，於有頂定具足安住。彼識種子猶未一切悉皆滅盡，然於識住能遍了知，能遍通達。彼由忘念增上力故，上地貪愛猶殘少分，是不還者，當來下地一切有芽不復更生。與此相違，當知一切諸後有芽，皆得生長。

「見大染」：復次，雜染有二：一、見雜染，二、餘煩惱雜染。見雜染者，謂於諸行計我、我所邪執而轉薩迦耶見。由此見故，或執諸行以為實我，或執諸行為實我所，復有所餘此為根本諸外見趣。其餘貪等所有煩惱，當知是名第二雜染。又見雜染得解脫時，亦能於餘畢竟解脫，非餘雜染得解脫時，即能解脫諸見雜染。所以者何？由生此者，依世間道，乃至能離無所有處所有貪欲，於諸下地其餘煩惱心得解脫，而未能脫薩迦耶見。由此見故，於下上地所有諸行和雜自體，不觀差別，總計為我，或計我所。由此因緣，雖昇有頂而復退還。若於如是一切自體，遍知為苦，由出世道，先斷一切薩迦耶見，後能永斷所餘煩惱。由此因緣，無復退轉。是故當知唯見雜染是大雜染。

一五三；一五三（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：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我於此五受陰，五種如實知。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、如實知。云何色如實知？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色，如是色如實知。云何色集如實知？於色喜愛，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實知。云何色味如實知？謂色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實知。云何色患如實知？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實知。云何色離如實知？若於色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色離，如是色離如實知。云何受如實知？有六受身：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實知。云何受集如實知？觸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實知。云何受味如實知？緣六受生喜樂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實知。云何受患如實知？若受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實知。云何受離如實知？於受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受離，如是受離如實知。云何想如實知？謂六想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，是名想，如是想如實知。云何想集如實知？謂觸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實知。云何想味如實知？想因緣生喜樂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實知。云何想患如實知？謂想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實知。云何想離如實知？若於想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想離，如是想離如實知。云何行如實知？謂六思身，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，是名為行，如是行如實知。云何行集如實知？觸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實知。云何行味如實知？謂行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實知。云何行患如實知？若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實知。云何行離如實知？若於行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行離，如是行離如實知。云何識如實知？謂六識身，眼識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身，是名為識身，如是識身如實知。云何識集如實知？謂名色集是名識集，如是識集如實知。云何識味如實知？識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識味，如是識味如實知。云何識患如實知？若識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識患，如是識患如實知。云何識離如實知？謂於識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識離，如是識離如

實知。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如是知、如是見；如是知、如是見，離欲向，是名正向，若正向者我說彼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如實知、如實見，於色生厭、離欲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若心得解脫者，則為純一，純一者則梵行立，梵行立者離他自在，是名苦邊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一趣」：復次，應知由三種相，道名一趣。謂於異生地，以五行相，觀察諸行五處差別。即此觀察，於二時中修治令淨，謂於行向學地及無學地。云何名為五種行相觀察諸行？一者、觀察諸行自性，二者、觀察諸行因緣，三者、觀察雜染因緣，四者、觀察清淨因緣，五者、觀察清淨。

一五四；一五四（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處善，三種觀義，盡於此法得漏盡，得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，身作證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云何比丘七處善？比丘！如實知色，色集，色滅，色滅道跡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如實知。如是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，識集，識滅，識滅道跡，識味，識患，識離如實知。云何色如實知？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為色，如是色如實知。云何色集如實知？愛喜，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實知。云何色滅如實知？愛喜滅，是名色滅，如是色滅如實知。云何色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色滅道跡，如是色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色味如實知？謂色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實知。云何色患如實知？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實知。云何色離如實知？謂於色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色離，如是色離如實知。

云何受如實知？謂六受，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實知。云何受集如實知？觸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實知。云何受滅如實知？觸滅是受滅，如是受滅如實知。云何受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受滅道跡，如是受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受味如實知

？受因緣生喜樂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實知。云何受患如實知？若受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實知。云何受離如實知？若於受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受離，如是受離如實知。云何想如實知？謂六想，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，是名為想，如是想如實知。云何想集如實知？觸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實知。云何想滅如實知？觸滅是想滅，如是想滅如實知。云何想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想滅道跡，如是想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想味如實知？想因緣生喜樂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實知。云何想患如實知？若想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實知。

云何想離如實知？若於想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想離，如是想離如實知。云何行如實知？謂六思身，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，是名為行，如是行如實知。云何行集如實知？觸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實知。云何行滅如實知？觸滅是行滅，如是行滅如實知。云何行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行滅道跡，如是行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行味如實知？行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實知。云何行患如實知？若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實知。云何行離如實知？若於行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行離，如是行離如實知。云何識如實知？謂六識身，眼識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身，是名為識，如是識如實知。云何識集如實知？名色集是識集，如是識集如實知。云何識滅如實知？名色滅是識滅，如是識滅如實知。云何識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識滅道跡，如是識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識味如實知？識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識味，如是識味如實知。

云何識患如實知？若識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識患，如是識患如實知。云何識離如實知？若識調伏欲貪，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識離如實知。比丘！是名七處善。云何三種觀義？比丘！若於空閑、樹下、露地，觀察陰、界、入，正方便思惟其義，是名比丘三種觀義。是名比丘七處善，三種觀義，盡於此法得漏盡，得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，作證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

歡喜奉行。

「學」：復次，應知於異生位，先於五處得善巧已，後於學位，即於如是五種處所，更以五種差別行相，審諦觀察，能令獲得速疾通慧。何等名為五種行相？謂觀察諸行，諸行因緣，雜染因緣，清淨因緣。滅寂靜故，趣向清淨道出離故；諸行種種眾多性故，各自種子所生起故，各待餘緣所生起故。

一五五；一五五（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取故生著，不取則不著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」。佛告比丘：「云何取故生著？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，見色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亦隨轉；心隨轉已，亦生取著攝受心住。攝受心住故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以取著故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於）識見我，異我，相在，見識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彼心隨轉，心隨轉故則生取著攝受心住。住已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以取著故。是名取著。云何名不取著？多聞聖弟子，於色不見我，異我，相在，於色不見我、我所而取。不見我、我所而取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轉；心不隨轉故，不生取著攝受心住。不攝受（心）住故，則不生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（以）不取著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見我，異我，相在，不見我、我所而取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轉，心不隨轉故，不取著攝受心住。不攝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以不取著故，是名不取著。是名取著、不取著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六；一五六（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生則繫著，不生則不繫著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若生則繫著？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愛喜、讚歎、取著，於色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隨變異；心隨變異故，則攝受心住。攝受心住故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顧念，以生繫著故。

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生（則）繫著。云何不生（則）不繫著？多聞聖弟子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不愛喜、讚歎、取著，不繫我、我所而取。以不取故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變異；心不隨變異故，心不繫著攝受心住。不攝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礙、顧念，以不生不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不生（則）不繫著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四怖」：復次，應知由四因緣，於二處所發生恐怖，能為障礙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若於此位生起，二者、若依此法生起，三者、若彼如是生起，四者、若彼行相生起。位生起者，謂於非聖位中生起，於諸聖諦未得善巧；又此非聖，於五處所亦未善巧。依生起者，謂於諸行起邪行相，計我、我所，薩迦耶見為依生起。如是生起者，謂由二種諸行變壞差別生起：一、由異緣所變壞故，二、由自心起邪分別而變壞故。行相生起者，謂於所愛，慮恐未來當變壞故，生恐怖行相；於正變壞，生損惱行相；即於所愛已變壞中，欣彼重生，起顧戀行相。又於涅槃，分別自體永變壞故，起怖畏行相。如是行相差別轉時，於愛樂聖教及愛樂涅槃，能為障礙。又由二種門，於所緣境自所行處，我、我所執差別而轉，謂推求故，及領受故，即見及受。

一五七；一五七（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，行、識受陰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見有我者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見我。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見色是我，色異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見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是我，識異我，我在識，識在我。愚癡無聞凡夫，以無明故，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，言我真實不捨。以不捨故，諸根增長；諸根長已，增諸觸。六觸入處所觸故，愚癡無聞凡夫起苦、樂覺，從觸入處起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如是比丘！有意界，法界，無明界。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明觸故，起有覺、無覺、有無覺；我勝覺、我等覺、我卑覺；我知、我見覺，如是知、如是見覺，皆由六觸入故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六觸入處，捨離無明而生明，不生有覺、無覺、有無覺；勝覺、等覺、卑覺；我知、我見覺。如是知、如是見已

，先所起無明觸滅，後明觸覺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八；一五八（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，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以宿命智自識種種宿命，已識、當識、今識，皆於此五受陰已識、當識、今識。我過去所經，如是色，如是受，如是想，如是行，如是識。若可閡、可分，是名色受陰。指所礙，若手、若石、若杖、若刀、若冷、若暖、若渴、若飢、若蚊虻諸毒蟲、風雨觸，是名觸閡，是故閡是色受陰。復以此色受陰，無常、苦、變易。諸覺相是受受陰，何所覺？覺苦、覺樂、覺不苦不樂，是故名覺相是受受陰。復以此受受陰，是無常、苦、變易。諸想是想受陰，何所想？少想、多想、無量想，都無所有作無所有想，是故名想受陰。復以此想受陰，是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為作相是行受陰，何所為作？於色為作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為作，是故為作相是行受陰。復以此行受陰，是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別知相是識受陰，何所識？識色，識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是故名識受陰。復以此識受陰，是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諸比丘！彼多聞聖弟子，於此色受陰，作如是學：我今為現在色所食，過去世已曾為彼色所食，如今現在。復作是念：我今為現在色所食，我若復樂著未來色者，當復為彼色所食，如今現在。作如是知已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樂著未來色，於現在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向滅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受陰（，作如是）學：我今現在為現在識所食，於過去世已曾為識所食，如今現在。我今已為現在識所食，若復樂著未來識者，亦當復為彼識所食，如今現在。如是知已，不顧過去識，不樂未來識，於現在識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向滅。滅而不增，退而不進，滅而不起，捨而不取。於何滅而不增？色滅而不增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而不增。於何退而不進？色退而不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退而不進。於何滅而不起？色滅而不起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而不起。於何捨而不取？色捨而不取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捨而不取。滅而不增，寂滅而住；退而不進，寂退而住；滅而不起，寂滅而住；捨而不取，不生繫著。不繫著已，自覺涅槃：我

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時，眾多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我、卑下、種子，封滯、五轉、七，二繫著及覺，三世陰所食。

「善說惡說中宿住念差別」：復次，由三種相，善說法者、惡說法者，於等事中宿住隨念，當知染、淨有其差別。何等為三？謂惡說法者宿住隨念，於彼諸行自相、共相不如實知，便於諸行或全計常，或一分常，或計非常，或計無因。善說法者宿住隨念，如實知故，無邪分別，是名第一二念差別。又惡說法者，隨依何定發宿住念，不能如實了知是苦，便生愛味；由愛味故，於過去行深生顧戀，於未來行深生欣樂，於現在行不能修行厭、離欲、滅。善說法者，當知一切與彼相違，是名第二二念差別。又惡說法者，如是邪行，四種雜染所雜染故，能感後有。何等名為四種雜染？一、業雜染，二、見、我慢纏雜染，三、愛纏雜染，四、彼隨眠雜染。若諸新業造作增長，若諸故業數數觸已而不變吐，是名業雜染。若於諸行，邪分別起薩迦耶見，於他有情，以諸沙門、婆羅門等與己挍量，謂自為勝、或等、或劣，是名見、我慢纏雜染。於內於外所起貪欲，於愛行中應知其相，是名愛纏雜染。於相續中，見、我慢、愛三品麁重常所隨逐，是名彼隨眠雜染。如是四種，總攝為二：謂業，煩惱。煩惱復二：纏及隨眠。於諸行中，先起邪執，後生貪著。由此二種增上力故，雖復有餘煩惱雜染，而但取此。爾所煩惱於諸行中，不挍量他，自起邪執，說名為見；挍量於他，說名我慢。如是邪執，是無明品。由此為先，發起貪著，名為愛品。由此二種根本煩惱，於生死中流轉不絕。若善說法毘奈耶中正修行者，能斷如是四種雜染，於現法中能般涅槃；又由此故，能住究竟圓滿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尚不能住彼分涅槃，何況究竟！是名第三二念差別。又於此中，見及我慢，說名高視，愛說名烟。何以故？於諸行中，為見、我慢所覆障者，不如實知其性弊劣諸行體相，於人、天身及彼眾具，謂為高勝，是故彼二說名高視。愛猶如烟，令心擾亂不得安隱，是故名烟。

一五九；一五九（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信心善男子應作是念：我應隨順法，我當於色多修厭離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離住。信心善男子即於色多修厭離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離住故，於色得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厭。厭已，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〇；一六〇（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信心善男子，正信非家出家，自念：我應隨順法，於色當多修厭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住。信心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，於色多修厭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住已，於色得離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離，我說是等悉離一切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無厭患無欲，無亂問記、相，障、希奇、無因、毀他，染俱後。

「無厭患無欲」：有二信者，而非稱當信者所作。何等為二？一、在家信者，信有涅槃，及一切行是無常性，然於諸行不觀過患，不厭離住，不知出離而受用之。二、捨離家法，趣於非家有淨信者，彼於涅槃不能安住猛利樂欲，不用此欲為所依止，常勤修習所有善法，於現法中不般涅槃。與此相違，應知稱當信者所作。

一六一；一六一（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曰：「若信心長者、長者子來問汝言：於何等法知其生滅？汝當云何答乎」？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若有長者、長者子來問我者，我當答言：知色是生、滅法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生、滅法。世尊！若長者、長者子如是問者，我當如是答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生、滅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生、滅法。知色是生、滅法者，名為知色；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生、滅法者，名為知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

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二；一六二（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曰：「若有諸外道出家來問汝言：阿難！世尊何故教人修諸梵行？如是問者，云何答乎」？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若外道出家來問我言：阿難！世尊何故教人修諸梵行者，我當答言：為於色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世尊教人修諸梵行。為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諸梵行。世尊！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問者，我當作如是答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我實為於色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諸梵行。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諸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無亂問記」：復次，於內法中，略有二種具聰明者，若有淨信或諸外道來請問時，能無亂記，謂依中道。於諸行中問生、滅時，不增有情，不滅實事，唯於諸行安立生、滅，不亂而記。若立有情有生、有滅，是名一邊，謂增益邊。若立生、滅都無所有，是第二邊，謂損減邊。唯於諸行安立生、滅，是名中道，遠離二邊。是故若能如是記別，為善記別，如來所讚。或復有言：何因緣故乃於沙門喬答摩所修習梵行？若得此問，應如前說，遠離增益、損減二邊，依中道記，名不亂記。若謂有情修習染、淨，是名一邊，謂增益邊。若謂一切都無修習，是第二邊，謂損減邊。若為諸行厭、離欲、滅而修習者，是名中道，遠離二邊。是故此記名不亂記，名為善記，當知此記諸佛所讚。

一六三；一六三（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為汝說壞、不壞法，諦聽！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色是壞法；彼色滅，涅槃是不壞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壞法；彼識滅，涅槃是不壞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相」：復次，法有二種：一者、有為，二者、無為。此中有為是無常性，三有為相施設可得：一、生，二、滅，三、住異性。如是三相，依二種行流轉安立：一、依生身展轉流轉，二、依剎那展轉流轉。依初流轉者，謂於彼彼有情眾同分中，初生名生；終沒名滅；於二中間嬰孩等位立住異性，乃至壽住說名為住；諸位後後轉變差別，名住異性。依後流轉者，謂彼諸行，剎那剎那新新而生，說名為生；生剎那後不住名滅；唯生剎那住故名住。異性有二：一、異性異性，二、轉變異性。異性異性者，謂諸行相似相續而轉。轉變異性者，謂不相似相續而轉。非此異性離住相外別體可得，是故二種總攝為一，施設一相。與此相違，應知常住無為三相。

一六四；一六四（五二）

鬱低迦修多羅，如增一阿含經四法中說。

「障」：復次，應知修集涅槃資糧，略有三障：一者、依廣事業，財寶具足，多行放逸。二者、無善知識方便曉喻。三者、未聞正法，未得正法，忽遇死緣，非時夭沒。與此相違，當知無障亦有三種。又諸聖者將欲終時，略有二種聖者之相；謂臨終時諸根澄淨，蒙佛所記。由三種相，佛為過世一切聖者記別聖性，種性滿故，但記物類。我已了知法及隨法者，法謂正見前行聖道；言隨法者，謂依彼法，聽聞他音如理作意。又我未曾惱亂正法所依處者，謂為此義如來告命，及為此義有所宣說，乃至為令諸漏永盡；彼由此故，已得盡漏。

一六五；一六五（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於薩羅聚落，村北申恕林中住。爾時，聚落主大姓婆羅門，聞沙門釋種子，於釋迦大姓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成無上等正覺。於此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到薩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。又彼沙門瞿曇，如是色貌、名稱、真實功德，天、人讚歎，聞于八方，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於諸世間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中，大智能自證知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為世說法

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演說妙法。善哉應見！善哉應往！善應敬事！作是念已，即便嚴駕，多將翼從，執持金瓶、金杖、傘蓋，往詣佛所，恭敬奉事。到於林口，下車步進，至世尊所，問訊安不，卻坐一面。白世尊曰：「沙門瞿曇！何論、何說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論因、說因」。又白佛言：「云何論因？云何說因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，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愛樂於色，讚歎於色，染著心住。彼於色愛樂故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、憂悲惱苦，是則大苦聚集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」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於彼色不愛樂，不讚歎，不染著，不留住。不愛樂、不留住故，色愛則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、憂悲惱苦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是名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。婆羅門！是名論因，是名說因」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如是論因，如是說因。世間多事，今請辭還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宜知是時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「希奇」：復次，諸佛如來略有二種甚希奇法，謂未信者令信，已信者令增長，速於聖教令得悟入。謂大師相，或法教相，或已證得第一德相，普於十方美妙聲稱，廣大讚頌，無不遍滿。又能除遣說無因論及惡因論，攝受一切說正因論。所以者何？說無因論及惡因論，尚非欲往人、天善趣，及樂解脫諸聰慧者勝解依處，況是其餘當所趣入！說正因論，當知其相與彼相違。大師相者，謂薄伽梵是真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、乃至世尊，廣釋如前攝異門分。法教相者，謂說正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乃至廣說，當知亦如攝異門分。證得第一德相者，謂於一切此世、他世，自然通達現等正覺，乃至廣說。此中欲界，說名此世；色、無色界，名為他世。現在、過去二世別故，當知是名第二差別。不由師故，說名自然。六種通慧現所得故，名為作證。於諸有情最

第一故，說名圓滿。此第一性自然知故，顯示他故，說名開示。

一六六；一六六（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彼時，毘迦多魯迦聚落，有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卻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有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為諸大眾占相吉凶，言有必有，言無必無，言成必成，言壞必壞。瞿曇！於意云何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且置汝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色本無種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本無種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羅門：「汝言我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為諸大眾作如是說：言有必有，言無必無，知見非不實耶」？婆羅門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羅門：「於意云何！頗有色常住百歲耶？為異生異滅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常住百歲耶？異生異滅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羅門：「於意云何？汝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為大眾說成者不壞，知見非不異耶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婆羅門：「於意云何？此法、彼法，此說、彼說，何者為勝」？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如法說。如佛所說，顯現、開發。譬如有人溺水能救，獲囚能救，迷方示路，闇惠明燈。世尊！今日善說勝法，亦復如是，顯現、開發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毘迦多魯迦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禮足而去。

「無因」：復次，由二種相，無因論者於諸行中執無因轉。謂於諸行生起因緣、滅盡因緣不了知故。由此生故，彼諸行生；由此滅故，彼諸行滅：於此二事不能證得。又不證得諸行性相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有者定有，無者定無；無不可生，有不可滅。即此論者，於三位中現可證得諸行生滅，一切世間共所了達麁淺現量，毀謗違逆。何以故？現見彼彼若剎帝利，或婆羅門、吠舍等家，所有男女和合因緣，或過八月或九月已，便生男、女。如是生已，或有一類當於爾時壽盡中夭，復有一類乃至住壽存活支持；或苦、或樂、或非苦樂受位差別，心、諸心法，皆是新新而非古古。

「毀他」：復次，略有二種自讚毀也，謂唯語言及說法正行。若唯語言而自稱讚、毀呰他者，彼但由於非善士法纏擾其心，是名自毀，非勝賢善。若由說法行正行者，雖無讚毀而是真實自讚毀他。又諸如來宣說正法，速能壞滅二種無智：謂聞不正法生勝解等，長時積習堅固無智，及非久習近生無智；復由俱生，不能了知往善趣道，亦不了知能往現法涅槃道故。

一六七；一六七（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陰及受陰。云何為陰？若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總說色陰；隨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，彼一切總說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，是名為陰。云何為受陰？若色是有漏，是取；若彼色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生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及餘種種上煩惱心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，是名受陰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八；一六八（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漏、無漏法。若色有漏，是取，彼色能生愛、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有漏，是取，彼（受，想、行、）識能生愛、恚，是名有漏法。云何無漏法？諸所有色無漏，非受，彼色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彼色不生愛、恚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漏，非受，彼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不生貪、恚，是名無漏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信、二阿難，壞法、鬱低迦，薩羅及世間，陰、漏無漏法。

「染俱」：復次，當知十一種相總攝諸行，立為行聚，應知聚義是其蘊義。又由一向雜染因緣增上力故，建立取蘊，當知取蘊唯是有漏。又由雜染、清淨因緣二增上力，建立總蘊，當知此蘊通漏、無漏。又由三相，於諸行中煩惱生起：謂所依故，所緣故，助伴故。

一六九；一六九（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還，持衣鉢，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，於西方國土人間遊行。時安陀林中有一比丘，遙見世尊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。見已，進詣尊者阿難所，白阿難言：「尊者當知！世尊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而出遊行」。爾時，阿難語彼比丘：「若使世尊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而出遊行，不應隨從。所以者何？今日世尊欲住寂滅，少事故」。爾時，世尊遊行，北至半闍國、波陀聚落，於人所守護林中，住一跋陀薩羅樹下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詣阿難所，語阿難言：「今聞世尊住在何所」？阿難答曰：「我聞世尊北至半闍國、波陀聚落，人所守護林中，跋陀薩羅樹下」。時諸比丘語阿難曰：「尊者當知！我等不見世尊已久，若不憚勞者，可共往詣世尊，哀愍故」。阿難知時，默然而許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，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臥具，持衣鉢，出至西方人間遊行，北至半闍國、波陀聚落，人（所）守護林中。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，置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於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為眾多比丘說法，示教、利喜。爾時，座中有一比丘，作是念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疾得漏盡」？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於此座中作是念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疾得漏盡者，我已說法言：當善觀察諸陰，所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。我已說如是法，觀察諸陰，而今猶有善男子不勤欲作，不勤樂，不勤念，不勤信而自慢惰，不能增進得盡諸漏。若復善男子，於我所說法，觀察諸陰，勤欲、勤樂、勤念、勤信，彼能疾得盡諸漏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見是我，若見我者，是名為行。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無明觸生愛，緣愛起彼行。彼愛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彼愛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轉。彼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彼受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轉。彼觸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謂彼觸六入處因、六入處集，六入處生、六入處轉。彼六入處，無常，有為，心緣起法；彼觸、受、愛、行，亦無常，有為，心緣起法。如是觀者，而見色是我，不見色是我而見色是我所，不見色是我所而見色在我，不見色在我而見我在色；不見我在

色而見受是我，不見受是我而見受是我所，不見受是我所而見受在我，不見受在我而見我在受；不見我在受而見想是我，不見想是我而見想是我所，不見想是我所而見想在我，不見想在我而見我在想；不見我在想而見行是我，不見行是我而見行是我所，不見行是我所而見行在我，不見行在我而見我在行；不見我在行而見識是我，不見識是我而見識是我所，不見識是我所而見識在我，不見識在我而見我在識。不見我在識，復作斷見、壞有見，不作斷見、壞有見而不離我慢，不離我慢者而復見我，見我者即是行。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如前所說，乃至我慢。作如是知，如是見者，疾得漏盡」。佛說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少欲、自性等、記、三，似正法、疑癡處所，不記、變壞、大師記，三見滿，外愚相等。

「少欲」：由三種相，如來心入少欲住中：一、由爾時化事究竟，為欲安住現法樂住；二、由弟子於正行門深可厭薄；三、為化導常樂營為多事多業所化有情。又如前說如來入于寂靜天住，一切因緣，當知此中亦復如是。

「自性」：復次，諸所化者，略有三種所調伏性：一、愚癡放逸性，二、極下劣心性，三、能修正行性。

（恭敬住）：復次，由四種相，於四處所生恭敬住，速證無上：一、於所應得，生猛利樂欲故；二、於得方便法隨法行，生猛利愛樂故；三、於大師所，生猛利愛敬故；四、於所說法，生猛利淨信故。

（三種無上）：復次，有三種無上，謂妙智無上、正行無上、解脫無上。妙智無上者，謂盡智、無生智，無學正見智。正行無上者，謂樂速通行。解脫無上者，謂不動心解脫。當知此中總說智、斷、現法樂住，有學妙智、正行解脫，不名無上，猶有上故。當知一切阿羅漢行，皆得名為樂速通行，一切麁重永滅故，一切所作已辦故。

（見慢）：復次，依菩提分擇諸行故，於二時中，由四種相如實遍知薩迦耶見，即於二時無間證得諸漏永盡。云何二時？一、在異生地，二、在見

地。云何由四種相？一，由自性故，二、由處所故，三、由等起故，四、由果故。自性故者，謂諸行自性，薩迦耶見及五種行，彼計為我，或為我所。處所故者，謂所緣境。等起故者，謂見取所攝無明觸生受、為緣愛。此復有五緣起次第：謂界種種性為緣生觸種種性，觸種種性為緣生受種種性，受種種性為緣生愛種種性，愛種種性為緣生取種種性。夫緣生者，體必無常。由果故者，謂於三時，薩迦耶見能為障礙：一、依無我諦察法忍時，二、現觀時，三、得阿羅漢時。此中一時，由彼隨眠薩迦耶見增上力故，有惑、有疑。由多修習諦察法忍為因緣故，雖於疑、惑少能除遣，然於修習諦現觀時，由意樂故，恐於涅槃我當無有。由此隨眠薩迦耶見增上力故，於諸行中起邪分別，謂我當斷、當壞、當無，便於涅槃發生斷見及無有見。由此因緣，於般涅槃其心退還，不樂趣入。彼於異時，雖從此過淨修其心，又於聖諦已得現諦，然謂我能證諦現諦；彼於此慢，由隨眠故仍未能離。又時時間，由忘念故觀我起慢，因此慢纏差別而轉，謂我為勝、或等、或劣。前兩位中，由隨眠力能作障礙；於第三位，由習氣力能作障礙。又由三緣，諸行生長：一、由宿世業、煩惱力，二、由願力，三、由現在眾因緣力。於異生地能遍知故，於見地中無間能得見道所斷諸漏永盡；於見地中能遍知故，次斷餘結得阿羅漢，無間證得諸漏永盡。

一七〇；一七〇（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母講堂。爾時，世尊於晡時從禪覺，於諸比丘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」。時有一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受陰，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還坐而問，當為汝說」。時彼比丘為佛作禮，還復本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受陰以何為根？以何集？以何生？以何轉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此五受陰，欲為根，欲集、欲生、欲轉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為說五陰即受，善哉所說。今當更問：世尊！陰即受，為五陰異受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非五陰即受，亦非五陰異受。能於彼有欲貪者，是五受陰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歡喜隨喜。今復更問：世尊！有二

陰相關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猶若有一人，如是思惟：我於未來得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識。是名比丘陰、陰相關也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

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云何名陰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總說陰，是名為陰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如是比丘！是名為陰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何因、何緣名為色陰？何因、何緣名受、想、行、識陰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四大因、四大緣，是名色陰。所以者何？諸所有色陰，彼一切悉皆四大緣、四大造故。觸因、觸緣，生受、想、行，是故名受、想、行陰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受、想、行，彼一切觸緣故。名色因、名色緣，是故名為識陰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識，彼一切名色緣故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離？云何受……想……行……（云何）識味？云何識患？云何識離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緣色生喜樂，是名色味。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。若於色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色離。若緣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喜樂，是名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味。

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患。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離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云何生我慢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：於此生我慢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云何得無我慢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，不於色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見我、異我、相在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。更有所問：何所知、何所見，疾得漏盡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疾得漏盡」。爾時，會中復有異比丘，鈍根無知，在無明鼕，起惡邪見而作是念：「若無我者，作無我業，於未來世誰當受報」？爾時，世尊

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此眾中，若有愚癡人，無智、明而作是念：若色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我，作無我業，誰當受報？

如是所疑，先以解釋。彼云何？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者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於中寧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若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見者，是為正見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使修厭，厭已離欲，離欲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時，眾多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陰、根、陰即受，二陰共相關，名字、因、味、二我慢、疾漏盡。

「記」：復次，由五種相，於諸行中如理問記。何等為五？一、自性故，二、流轉還滅根本故，三、還滅故，四、流轉故，五、流轉、還滅方便故。自性故者，當知色等五種自性。流轉、還滅根本故者，謂欲。由善法欲，乃至能得諸漏永盡，是故此欲名還滅根本。若由是欲，願我當得人中下類，乃至當生梵眾天等眾同分中，由於此心親近、修習、多修習故，得生於彼，是故此欲名流轉根本。還滅故者，於諸行中，唯欲貪取得斷滅故。若即諸行是取性者，應不可滅，以阿羅漢猶有諸行現可得故。若異諸行有取性者，應是無為，無為故常，亦不可滅。是故取性，但是諸行一分所攝，即此一分已得斷滅，畢竟不行，故可還滅。流轉故者，復有三種：一、後有因故，二、品類別故，三、現在因故。後有因者，謂如有一，願樂當來造作諸業。彼作是念：願我來世當成此行。由是因緣，能引後有諸行生因，不引現在，彼於現在不能引故。施設諸行，唯有二種。品類別者，謂十一種諸行品類，如前應知。現在因者，謂所造色，因四大種；受等心法，以觸為緣；所有諸識，名色為緣。流轉方便者，謂薩迦耶見為所依故，於諸行中發生我慢，及諸愛味、我我所見。還滅方便者，謂於諸行遠離我慢，及見過患并彼出離，無我我所。又流轉方便者，謂無明、愛品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其相。還滅方便者，謂彼對

治。又由二緣，諸不聰慧聲聞弟子，越大師教，墮惡見中，或起言說。何等二緣？一、愚世俗諦，二、愚勝義諦。由此愚故，違越一向世俗諦理，及違越一向勝義諦理，於行流轉，不正思惟。

一七一；一七一（一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有眾多上座比丘，住拘舍彌國瞿師羅園。時有差摩比丘，住拘舍彌國跋陀梨園，身得重病。時有陀娑比丘，為瞻病者。時陀娑比丘詣諸上座比丘，禮諸上座比丘足，於一面住。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：「汝往詣差摩比丘所，語言：諸上座問汝：身小差，安隱，苦患不增劇耶」？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，至差摩比丘所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諸上座比丘問訊，汝苦患漸差不？眾苦不至增耶」？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病不差、不安隱，身諸苦轉增無救。譬如多力士夫，取羸劣人，以繩繼頭，兩手急絞，極大苦痛；我今苦痛，有過於彼。譬如屠牛，以利刀生割其腹，取其內藏，其牛腹痛，當何可堪！我今腹痛，甚於彼牛。如二力士，捉一劣夫，懸著火上，燒其兩足；我今兩足，熱過於彼」。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，以差摩比丘所說病狀，具白諸上座。時諸上座，還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世尊所說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汝差摩能少觀察此五受陰，非我、非我所耶」？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已，往語差摩比丘言：「諸上座語汝：世尊說五受陰，汝能少觀察非我、非我所耶」？差摩比丘語陀娑言：「我於彼五受陰，能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」。陀娑比丘還白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我於五受陰，能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」。諸上座比丘復遣陀娑比丘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能於五受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漏盡阿羅漢耶」？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，往詣差摩比丘所，語差摩言：「比丘！能如是觀五受陰者，如漏盡阿羅漢耶」？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非漏盡阿羅漢也」。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，白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也」。時諸上座語陀娑比丘：「汝復還語差摩比丘：汝言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，前後相違」！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，往語差摩比丘：「汝言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

漢，前後相違」！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於五受陰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阿羅漢者，我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」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，白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我於五受陰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者，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」。諸上座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言有我，於何所有我？為色是我？為我異色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？為我異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耶」？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不言色是我，我異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我異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，然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」。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何煩令汝駈馳往反，汝取杖來，我自扶杖詣彼上座，願授以杖」！

差摩比丘即自扶杖，詣諸上座。時諸上座遙見差摩比丘扶杖而來，自為敷座，安停脚机，自往迎接，為持衣鉢，命令就座，共相慰勞。慰勞已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言我慢，何所見我？色是我耶？我異色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耶？我異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耶」？差摩比丘白言：「非色是我，非我異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非我異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，然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譬如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華香，為即根香耶？為香異根耶？為莖、葉、鬚、精麤香耶？為香異精麤耶？為等說不」？諸上座答言：「不也。差摩比丘！非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根即是香，非香異根；亦非莖、葉、鬚、精麤是香，亦非香異精麤也」。差摩比丘復問：「彼何等香」？上座答言：「是華香」。差摩比丘復言：「我亦如是。非色即我，我不離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識即我，我不離（受、想、行、）識。然我於五受陰見非我、非我所，而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諸上座！聽我說譬，凡智者因譬類得解。譬如乳母衣，付浣衣者，以種種灰湯浣濯塵垢，猶有餘氣，要以種種雜香薰令消滅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雖於五受陰，正觀非我、非我所，然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然後於五受陰，增進思惟，觀察生滅：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滅；此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（此）識，此識集，此識滅。於五受陰如是觀生滅已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一切悉除

，是名真實正觀」。差摩比丘說此法時，彼諸上座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差摩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；法喜利故，身病悉除。時諸上座比丘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我聞仁者初所說，已解、已樂，況復重聞！所以問者，欲發仁者微妙辯才，非為嬈亂，汝便堪能廣說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法」。時諸上座聞差摩比丘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三」：復次，於三種處，唯諸聖者，隨其所樂能如實記，非諸異生，除從他聞。謂諸行中我、我所見，我非如實，若彼為依，有我慢轉。彼雖已斷，而此我慢一切未斷，若無起依，我慢不斷，如故現行。當知此中二種我慢：一、於諸行執著現行，二、由失念率爾現行。此中執著現行我慢，聖者已斷，不復現行。第二我慢，由隨眠故，薩迦耶見雖復永斷，以於聖道未善修故，猶起現行。薩迦耶見唯有習氣常所隨逐，於失念時，能與我慢作所依止，令暫現行，是故此慢亦名未斷，亦得現行。又諸聖者，若於諸行思惟自相，尚令我慢不復現行，況觀共相！若於假法作意思惟，住正念者亦令我慢不得現行；若於假法作意思惟，不住正念，爾時我慢暫得現行。若諸異生，雖於諸行思惟共相，尚為我慢亂心相續，況住餘位！又薩迦耶見，聖相續中，隨眠與纏皆已斷盡。於學位中，習氣隨逐未能永斷。若諸我慢隨眠與纏皆未能斷，又計我欲者，當知即是我慢纏攝。何以故？由失念故。於欲、於定，為諸愛味所漂淪者，依此欲門，諸我慢纏數數現起。言未斷者，由隨眠故。未遍知者，由彼纏故，彼於爾時有忘念故。言未滅者，雖於此纏暫得遠離，尋復現行。言未吐者，由彼隨眠未永拔故。

（問病）：復次，同梵行者於餘同梵行所，略有二種慰問：一、問病苦，二、問安樂。問病苦者，如問彼言：所受疹疾寧可忍不者，謂問氣息無擁滯乎。得支持不者，謂問苦受不至增乎，非無間乎，非不愛觸之所觸乎，非違慮乎，非笮身乎，或被笮者得除釋乎。問安樂者，謂如有一隨所問言：少病不者，此問不為嬰疹惱耶。少惱不者，此問不為外諸災橫所侵逼耶。起居輕利不者，此問夜寐得安善耶，所進飲食易消化耶。有歡樂不者，此問得住無罪觸耶。如是等類差別言詞，如聲聞地，於所飲食知量中釋。當知此問，在四位中：一、內逼惱分，二、外逼惱分，三、住於夜分，四、住於晝分。

一七二；一七二（一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比丘名焰摩迦，起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，更無所有」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聞彼所說，往詣其所，語焰摩迦比丘言：「汝實作是說，如我解佛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，更無所有耶」？答言：「實爾，諸尊」！時諸比丘語焰摩迦：「勿謗世尊！謗世尊者不善。世尊不作是說，汝當盡捨此惡邪見」！諸比丘說此語時，焰摩迦比丘猶執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諸尊！唯此真實，異則虛妄」。如是三說。時諸比丘不能調伏焰摩迦比丘，即便捨去。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當知！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：我解知佛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，更無所有。我等聞彼所說已，故往問焰摩迦比丘：汝實作如是知見耶？彼答我言：諸尊！實爾，異則愚說。我即語言：汝勿謗世尊！世尊不作此語，汝當捨此惡邪見。再三諫彼，猶不捨惡邪見，是故我今詣尊者所，唯願尊者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，憐愍彼故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我當令彼息惡邪見」。時眾多比丘，聞舍利弗語，歡喜隨喜而還本處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出城，還精舍，舉衣鉢已，往詣焰摩迦比丘所。時焰摩迦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來，即為敷座洗足，安停脚机；奉迎，為執衣鉢，請令就座。尊者舍利弗就座，洗足已，語焰摩迦比丘：「汝實作如是語，我解知世尊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，無所有耶」？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實爾，尊者舍利弗」！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云何焰摩迦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無常」。復問：「若無常者是苦不」？答言：「是苦」。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復問：「云何焰摩迦！色是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復問：「云何焰摩迦！異色有如來耶？異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復問：「色中有如來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中有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

者舍利弗」！復問：「如來中有色耶？如來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識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復問：「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「如是焰摩迦！如來見法真實如，住無所得，無所施設，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說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，為時說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復問焰摩迦：「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說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，云何今復言非耶」？焰摩迦比丘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我先不解、無明故，作如是惡邪見說。聞尊者舍利弗說已，不解、無明一切悉斷」。復問焰摩迦：「若復問比丘，如先惡邪見所說，今何所知見，一切悉得遠離？汝當云何答」！焰摩迦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若有來問者，我當如是答：漏盡阿羅漢色無常，無常者是苦，苦者寂靜、清涼、永沒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有來問者，作如是答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焰摩迦比丘！汝應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漏盡阿羅漢色無常，無常者是苦，若無常苦者是生滅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焰摩迦比丘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：「今當說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長者子，長者子大富多財，廣求僕從，善守護財物。時有怨家惡人，詐來親附，為作僕從，常伺其便。晚眠早起，侍息左右，謹敬其事，逐其言辭，令主意悅，作親友想、子想，極信不疑，不自防護，然後手執利刀以斷其命。焰摩迦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惡怨家為長者親友，非為初始方便，害心常伺其便，至其終耶？而彼長者不能覺知，至今受害」。答言：「實爾」。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彼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，善自防護，不受害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舍利弗」！「如是，焰摩迦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，於五受陰作常想、安隱想、不病想，我想、我所想，於此五受陰保持、護惜，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，如彼長者為詐親怨家所害而不覺知。焰摩迦！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觀察如病，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、非我所，於此五受陰不著、不受，不受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尊者舍利弗為焰摩迦比丘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

座起去。

「似正法」：復次，若有說言：諸阿羅漢於現法中，於食物務、蘊界處等，若順、不順不如實知，言阿羅漢不順。不順，是不如理虛妄分別，非阿羅漢現法不順。所以者何？彼於食物務、蘊界處等現可見故。由此因緣，諸阿羅漢於其滅後，不順諸行，不了執著。是故世尊言阿羅漢是不順者，定是密語。當知此是似正法見。由二種義，勢力為緣，諸同梵行或大聲聞，為欲斷滅如是所生似正法見，極作功用，勿令彼人或自陳說，或示於他，由是因緣墮極下趣；或由愛敬如來聖教，勿因如是似正法見，令佛聖教速疾隱滅。復有二因，能生如是似正法見：一者、於內薩迦邪見未能永斷，二者、依此妄計流轉、還滅士夫。為斷如是二種因故，說二正法以為對治。謂於諸行，次第宣說無常、無我，於四句中，推求流轉、還滅士夫都不可得。謂依有為，或依無為，聲聞、獨覺、佛世尊我，說名如來。當知此我，二種假立：有餘依中假立有為，無餘依中假立無為。若依勝義，非有為，非無為，亦非無為非有為。由說如是正法教故，於六種相覺悟生時，當知永斷似正法見。謂阿羅漢，於依所攝滅壞法故，覺悟無常；於現法中為老病等眾苦器故，覺悟是苦；於任運滅斷界、離界及與滅界，覺悟為滅，寂靜、清涼、及與永沒。若具如是正覺悟者，是阿羅漢邪增上慢俱行妄想尚不得有，況可如是於其滅後，若順不順戲論執著！當知未斷薩迦耶見，有二過患：一、於能害有苦諸行，執我我所，由此因緣，能感流轉生死大苦。二、於現法能礙無上聖慧命根。譬如有人，自知無力能害怨家，恐彼為害，先相親附，以如意事現承奉之。時彼怨家知親附已，便害其命。愚夫異生，亦復如是，恐似怨家薩迦耶見當為苦害，便起愛縛，以可意行而現承奉。如是愚癡異生之類，於能為害薩迦耶見，唯見功德，不見過失，殷到親附。既親附已，由未得退，說名損害聖慧命根。

一七三；一七三（一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外道出家，名仙尼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於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先一日時，若沙門、若婆羅門、若遮羅迦、若出家，集於希有講堂。如是義稱：富蘭那迦葉為大

眾主，五百弟子前後圍遶，其中有極聰慧者，有鈍根者，及其命終，悉不記說其所往生處。復有末迦梨瞿舍利子，為大眾主，五百弟子前後圍遶，其諸弟子有聰慧者，有鈍根者，及其命終，悉不記說所往生處。如是先闍那毘羅胝子，阿耆多翅舍欽婆羅，迦羅拘陀迦栴延，尼揵陀若提子等，各與五百弟子前後圍遶，亦如前者。沙門瞿曇爾時亦在。彼論中言：沙門瞿曇為大眾主，其諸弟子有命終者，即記說言：某生彼處，某生此處。我先生疑，云何沙門瞿曇得如此法」？佛告仙尼：「汝莫生疑！以有惑故，彼則生疑。仙尼！當知有三種師。何等為三？有一師，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如所知說，而無能知命終後事，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。復次，仙尼！有一師，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命終之後亦見是我，如所知說。復次，仙尼！有一師，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亦復不見命終之後真實是我。仙尼！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如所知說者，名曰斷見。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是我，如所知說者，則是常見。彼第三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命終之後亦不見我，是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，現法、愛斷，離欲、滅盡、涅槃」。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所說，遂更增疑」。佛告仙尼：「正應增疑，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難見難知，應須甚深照微妙、至到、聰慧所了，凡眾生類未能辯知。所以者何？眾生長夜異見、異忍、異求、異欲故」。

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世尊所心得淨信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即於此座慧眼清淨」！佛告仙尼：「今當為汝隨所樂說」。佛告仙尼：「色是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仙尼！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仙尼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？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復問：「云何仙尼！色是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仙尼：「異色有如來耶？異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仙尼！色中有如來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中有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仙尼！如來中有色耶？如來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識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仙尼！非色，非受、想、行、

識有如來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仙尼：「我諸弟子，聞我所說，不悉解義，而起慢無間等，非無間等故慢則不斷，慢不斷故，捨此陰已，與陰相續生。是故仙尼！我則記說是諸弟子，身壞命終，生彼彼處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有餘慢故。仙尼！我諸弟子，於我所說能解義者，彼於諸慢得無間等，得無間等故諸慢則斷。諸慢斷故，身壞命終，更不相續。仙尼！如是弟子，我不說彼捨此陰已，生彼彼處。所以者何？無因緣可記說故。欲令我記說者，當記說彼：斷諸愛欲，永離有結，正意解脫，究竟苦邊。我從昔來及今現在，常說慢根、慢集、慢生、慢起，若於慢無間等，觀眾苦不生」。佛說此法時，仙尼出家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仙尼出家見法，得法，斷諸疑、惑，不由他知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心得無畏。從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得於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」？佛告仙尼：「汝於正法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得比丘分」。爾時，仙尼得出家已，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住。如是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正信出家，出家學道，修行梵行，見法自知得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得阿羅漢。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疑癡處所」：復次，諸外道輩於內法律，二種處所疑惑愚癡。何等為二？謂佛世尊，誹毀有見及無有見，而於弟子終歿之後，記一有生，記一無生。又說勝義常住之我，現法、當來都不可得。世有三師而現可得：一、常論者，二、斷論者，三者、如來。此疑癡者，有二種因，當知如前似正法見、二種法教；能斷此因，亦如前說由二因緣。即此所說無我法性，彼諸外道難入、難了。謂此自性難了知故，雖此相貌易可了知，然其相貌不相似故。當知此中無虛誑義，自所證義，是不共義，故彼自性難可悟入。即此自性體是甚深，似甚深現，是故說名無虛誑義。又此自性，於內難見，從他言音亦難覺了，是故說名自所證義。又此自性，非尋思者之所尋思，非度量者所行境界，是故說名是不共義。又即此法，微妙、審諦、聰明、智者內所證故，說名難了。此等差別，當知如前攝異門分。由二種相，一切如來所說義智，皆應了知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教智，二者、證智。教智者，謂諸異生聞、思、修所成慧；證智者，謂學、無學慧，及後所得諸世間慧。此中異生，非於一

切佛所說義皆能了知，亦非於慢覺察是慢，又未能斷。若諸有學，非於我見一切義中皆不了知，又能於慢覺察是慢而未能斷。若諸無學，能作一切。

一七四；一七四（一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比丘名阿兕羅度，住耆闍崛山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往詣阿兕羅度所，共相問訊；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住。白阿兕羅度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釋不」？阿兕羅度語諸外道言：「隨所欲問，知者當答」。諸外道復問：「云何尊者！如來死後為有耶」？阿兕羅度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是無記」。又問：「如來死後為無耶」？阿兕羅度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亦無記」。又問：「如來死後有無耶？非有非無耶」？阿兕羅度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亦無記」。復問阿兕羅度言：「云何尊者！如來死後有耶，說言無記？死後無耶，說言無記？死後有無耶，非有非無耶，說言無記？云何尊者！沙門瞿曇為不知不見耶」？阿兕羅度言：「世尊非不知，非不見」。時諸外道於阿兕羅度所說，心不喜悅，呵罵已，從座起去。

時阿兕羅度知諸外道去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於一面住。以諸外道所問，向佛廣說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如是問，我如是答，為順諸法說耶？得無謗世尊耶？為順法耶？為違法耶？無令他來難詰、墮訶責處耶」？佛告阿兕羅度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所問答。阿兕羅度！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「受、想、行、識為常、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如《焰摩迦契經》廣說，乃至「識是如來耶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」。佛告阿兕羅度：「作如是說者，隨順諸說，不謗如來，非為越次，如如來說，諸次法說，無有能來難詰、訶責者。所以者何？我於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如實知。阿兕羅度！若捨如來，所作無知無見說者，此非等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阿兕羅度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不記」：復次，諸佛如來於世俗諦及勝義諦，皆如實知，正觀於彼二種道理，不應記別。若記別者，能引無義，故不記別，亦不執著，謂於滅後若有、若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。若於如來如是智見為先不記謂無知者，

當知自顯妄見俱行無智之性。

一七五；一七五（一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婆祇國設首婆羅山鹿野深林中。爾時，有那拘羅長者，百二十歲，年耆根熟，羸劣苦病，而欲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年衰老，羸劣苦病，自力勉勵，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。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長夜安樂」！爾時，世尊告那拘羅長者：「善哉長者！汝實年老根熟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覲見如來并餘宗重知識比丘。長者！當知於苦患身，常當修學不苦患身」。爾時，世尊為那拘羅長者，示教、照喜，默然而住。那拘羅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時尊者舍利弗，去世尊不遠，坐一樹下。那拘羅長者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：「汝今諸根和悅，貌色鮮明，於世尊所得聞深法耶」？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：「今日世尊為我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以甘露法灌我身心，是故我今諸根和悅、顏貌鮮明」。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：「世尊為汝說何等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甘露潤澤」？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：「我向詣世尊所，白世尊言：我年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自力而來，覲見世尊及所宗重知識比丘。佛告我言：善哉長者！汝實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詣我及見先所宗重比丘。汝今於此苦患之身，常當修學不苦患身。世尊為我說如是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甘露潤澤」。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：「汝向何不重問世尊：云何苦患身、苦患心？云何苦患身、不苦患心」！長者答言：「我以是義故，來詣尊者，唯願為我略說法要」！尊者舍利弗語長者言：「善哉長者！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集、色滅、色患、色味、色離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愛樂於色，言色是我、是我所，而取攝受。彼色若壞、若異，心識隨轉，惱苦生。惱苦生已，恐怖、障閡、顧念、憂苦、結戀。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身、心苦患。云何身苦患、心不苦患？多聞聖弟子，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不生愛樂，見色是我、是我所。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轉惱苦生；心不隨轉惱苦生已，得不恐怖、障閡、顧念、結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

是。是名身苦患、心不苦患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那拘羅長者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那拘羅長者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中心得無畏。從座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已超、已度。我今歸依佛、法、僧寶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我今盡壽歸依三寶」。爾時，那拘羅長者聞尊者舍利弗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「變壞」：復次，應知略有二種變壞：一者、諸行衰老變壞，謂如有一年百二十，其形衰邁，由是因緣，名身老病。二者、心憂變壞，由是因緣，名心老病。第一變壞，若愚、若智，皆於其中不隨所欲。第二變壞，智者於中能隨所欲，非諸愚者。又諸愚夫，若身老病，當知其心定隨老病；其有智者，身雖老病而心自在，不隨老病。是名此中愚、智差別。

一七六；一七六（一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天現聚落。爾時，有西方眾多比丘，欲還西方安居。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其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種種示教、照喜已，時西方眾多比丘從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西方眾多比丘，欲還西方安居，今請奉辭」！佛告西方諸比丘：「汝辭舍利弗未」？答言：「未辭」。佛告西方諸比丘：「舍利弗淳修梵行，汝當奉辭，能令汝等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」。時西方諸比丘，辭退欲去。

時尊者舍利弗，去佛不遠，坐一堅固樹下。西方諸比丘，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等欲還西方安居，故來奉辭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汝等辭世尊未」？答言：「已辭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汝等還西方，處處異國，種種異眾，必當問汝。汝等今於世尊所，聞善說法，當善受、善持、善觀、善入，足能為彼具足宣說，不毀佛耶？不令彼眾難問詰責、墮負處耶」？彼諸比丘白舍利弗：「我等為聞法故來詣尊者，唯願尊者具為我說，哀愍故」！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閻浮提人聰明利根，若剎利、若婆羅門、若長者、若沙門，必當問汝：汝彼大師云何說法？以何教教？汝當答言：大師唯說調伏欲貪，以此教教。當復問汝：於何法中調伏欲貪？當復答言：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陰調伏欲貪，

我大師如是說法。彼當復問：欲貪有何過患故，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調伏欲貪？汝復應答言：若於色欲不斷、貪不斷、愛不斷、念不斷、渴不斷者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則生憂悲惱苦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見欲貪有如是過故，於色調伏欲貪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調伏欲貪。彼復當問：見斷欲貪有何福利故，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調伏欲貪？當復答言：若於色斷欲、斷貪、斷念、斷愛、斷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不起憂悲惱苦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諸尊！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，今得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處者，世尊終不說言當斷諸不善法，亦不教人於佛法中修諸梵行，得盡苦邊。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，今現法苦住、障礙、熱惱，身壞命終墮惡道中，是故世尊說言當斷不善法，於佛法中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。若受諸善法因緣，現法苦住、障礙、熱惱，身壞命終墮惡道中者，世尊終不說受持善法，於佛法中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。（以）受持善法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處，是故世尊讚歎教人受諸善法，於佛法中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西方諸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諸比丘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「大師記」：復次，善取法者，由聞、思故；善思惟者，由修慧故；善顯了者，如所有性故；善通達者，盡所有性故。由二種相，諸聖弟子能正請問大師善記，謂於諸取斷遍知論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於此諸取斷遍知論，二者、為此諸取斷遍知論。當知此中，於一切行斷遍知論，所謂如來。又此諸取，若未斷滅，隨觀彼有三種過患；若已斷滅，隨觀彼有三種功德。一者、於諸行中所生諸取，行若變壞，便生愁等，應知是名第一過患，已得諸行變壞所作。二者、於諸行中所生諸取，為得未得可意諸行，於追求時，廣行非一種種眾多差別不善。由此追求行不善故，住四種苦：一、將現前隣近所起，二、正現前現在所起，三、他逼迫增上所起，四、自雜染增上所起。應知是名第二過患。三者、即由如是惡不善法，愛習為因，身壞死後，往諸惡趣，應知是名第三過患。與此相違，於諸取斷，隨觀三種功德勝利，如應當知。

一七七；一七七（一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池水，方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，其水盈滿。復有士夫以毛、以草、或以指爪，以滲彼水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士夫水滲為多，池水為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彼士夫以毛、以草、或以指爪，所滲之水，少少不足言。池水甚多，百千萬倍不可為比」。「如是諸比丘！見諦者所斷眾苦，如彼池水，於未來世永不復生」。爾時，世尊說是法已，入室坐禪。

時尊者舍利弗，於眾中坐，世尊入室去後，告諸比丘：「未曾所聞！世尊今日善說池譬。所以者何？聖弟子具足見諦，得無間等果。若凡俗邪見，身見根本，身見集，身見生，身見起，謂憂慼、隱覆、慶吉、保惜，說我，說眾生，說奇特，矜舉：如是眾邪，悉皆除滅，斷除根本，如折多羅樹，於未來世更不復生。諸比丘！何等為見諦聖弟子斷上眾邪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？愚癡無聞凡夫，見色是我，異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；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異我，我在識，識在我。云何見色是我？得地一切入處正受觀已，作是念：地即是我，我即是地，我及地唯一無二，不異不別。如是水，火，風，青，黃，赤，白，一切入處正受觀已，作是念：白即是我，我即是白，唯一無二，不異不別。如是於一切入處，一一計我，是名色即是我。云何見色異我？若彼見受是我，見受是我已，見色是我所；或見想、行、識即是我，見色是我所，是名色異我。云何見我中色？謂見受是我，色在我中；又見想、行、識即是我，色在我中，是名我中色。

云何見色中我？謂見受即是我，於色中住，入於色，周遍其四體；見想、行、識是我，於色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色中我。云何見受即是我？謂六受身：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。此六受身，一一見是我，是名受即是我。云何見受異我？謂見色是我，受是我所；謂想、行、識是我，受是我所，是名受異我。云何見我中受？謂色是我，受在其中；想、行、識是我，受在其中，是謂我中受。云何見受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受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；想、行，識是我，於受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受中我。云何見想即是我？謂六想身：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。此六想身，一一見是我，是名想即是我。云何見想異我？謂見色是我，想是我所；受、行、

識是我，想是我所，是名想異我。云何見我中想？謂色是我，想在中住；受、行、識是我，想在中住，是謂我中想。云何見想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想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；受、行、識是我，於想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想中我。云何見行是我？

謂六思身；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。於此六思身，一一見是我，是名行即是我。云何見行異我？謂色是我，行是我所；受、想、識是我，行是我所，是名行異我。云何見我中行？謂色是我，行在中住；受、想、識是我，行在中住，是謂我中行。云何見行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行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謂受、想、識是我，於行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行中我。云何見識即是我？謂六識身：眼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身。於此六識身，一一見是我，是名識即是我。云何見識異我？見色是我，識是我所；見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識是我所，是名識異我。云何見我中識？謂色是我，識在中住；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識在中住，是名我中識。云何識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識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；受、想、行是我，於識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識中我。如是聖弟子見四真諦，得無間等果，斷諸邪見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。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一向積聚，作如是觀：一切無常，一切苦，一切空，一切非我，不應愛樂、攝受、保持。

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，不應愛樂、攝受、保持。如是觀，善繫心住，不愚於法。復觀精進，離諸懈怠，心得喜樂，身心猗息，寂靜捨住，具諸道品，修行滿足，永離諸惡，非不消煬，非不寂滅。滅而不起，滅而不增，斷而不生，不取不著，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舍利弗說是法時，六十比丘不受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三見滿」：復次，當知略有三種聖者，三見圓滿，能超三苦。云何名為三種聖者？一、正見具足，謂於無倒法無我忍住異生位者。二、已見聖諦，已能趣入正性離生，已入現觀，已得至果，住有學位者。三、已得最後究竟第一阿羅漢果，住無學位者。云何名為三見圓滿？一、初聖者隨順無漏，

有漏見圓滿；二、未善淨無漏見圓滿；三、善清淨無漏見圓滿。此三圓滿，依說三種補特伽羅，隨其次第，如前應知。云何名為超三種苦？謂初見圓滿，能超外道我見違諍所生眾苦；第二見圓滿，能超一切惡趣眾苦；第三見圓滿，能超一切後有眾苦。此中云何名諸外道我見違諍所生眾苦？謂此正法毘奈耶外，所有世間種種異道，薩迦耶見以為根本，所生一切顛倒見趣，如是一切，總稱我見。謂我論者，我論相應一切見趣；或一切常論者，或一分常論者，或無因論者，或邊無邊論者，或斷滅論者，或現法涅槃論者，彼論相應一切見趣。或有情論者，彼論相應一切見趣，謂諸邪見，撥無一切化生有情，誹謗他世。或命論者，彼論相應一切見趣，謂命論者計命即身，或異身等。或吉祥論者，彼論相應一切見趣，謂觀參羅、曆算、卜筮種種邪論，妄計誦呪、祠祀火等，得所愛境，能生吉祥，能斷無義。又計覩相為祥、不祥。彼復云何？謂二十句薩迦耶見為所依止，發起妄計，前際、後際六十二種諸惡見趣，及起總謗一切邪見。云何違諍所生眾苦？謂彼展轉見欲相違，互興諍論，發起種種心憂惱苦，深愛藏苦，互勝劣苦，堅執著苦。當知此中，若他所勝便生愁惱，是名初苦。若勝於他，遂作方便，令自見品轉復增盛，令他見品漸更隱昧，唯我見淨，非餘所見，執著邪見，深起愛藏。由此因緣，發生種種不正尋思，及起種種不寂靜意，損害其心，名第二苦。愛藏邪見增上力故，以他量己，謂己為勝、或等、或劣，因自高舉，凌蔑於他，是名第三互勝劣苦。彼依此故，追求利養，即為追求苦之所觸。凡有所作，皆為惱亂，詰責他論，及為自論免脫他難，是名第四堅執著苦。如是四種，名見違諍所生眾苦。內法異生，安住上品無我勝解，當知已斷如是眾苦。所以者何？彼於當來，由意樂故，於如是等諸惡見趣堪能除遣，是故若住初見圓滿，能超初苦。又即依此初見圓滿，親近、修習、極多修習，於內諸行發生法智，於不現見發生類智，總攝為一聚，以不緣他智而入現觀，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。彼於爾時，能隨證得第二見圓滿，及能超第二苦。彼住此已，如先所得七覺分法，親近、修習、極多修習，能斷如前所說四種業等雜染，能隨證得後見圓滿，超後有苦。此中第一補特伽羅，猶殘二苦，及殘現在所依身苦。第二補特伽羅，唯殘一苦，及依身苦。第三補特伽羅，一切苦斷，但依

身苦暫時餘在，譬如幻化。又依分別薩迦耶見，立二十句，不依俱生。又內法者，無如是行，依遍處定，謂地為我，我即是地，乃至廣說，一切應知。

一七八；一七八（一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。毘舍離國有尼揵子，聰慧明哲，善解諸論。有聰明慢，所廣集諸論，妙智入微，為眾說法，超諸論師。每作是念：「諸沙門、婆羅門無敵我者，乃至如來亦能共論。諸論師輩聞我名者，頭額津，腋下汗，毛孔流水。我論議風，能偃草折樹，摧破金石，伏諸龍象，何況人間諸論師輩能當我者」！時有比丘，名阿濕波誓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威儀詳序，端視平涉，入城乞食。爾時，薩遮尼揵子有少緣事，詣諸聚落，從城門出。遙見比丘阿濕波誓，即詣其所，問言：「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？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」？阿濕波誓言：「火種居士！世尊如是說法，教諸弟子，令隨修學。言：諸比丘！於色當觀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當觀無我。此五受陰，勤方便觀：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。薩遮尼揵子聞此語，心不喜，作是言：「阿濕波誓！汝必誤聽，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。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，則是邪見，我當詣彼難詰令止」。爾時，薩遮尼揵子，往詣聚落，諸離車等集會之處。語諸離車言：「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，名阿濕波誓，薄共論議。若如其所說者，我當詣彼沙門瞿曇，與共論議，進卻迴轉，必隨我意。譬如士夫，刈拔芟草，手執其莖，空中抖擻，除諸亂穢。我亦如是，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，執其要領，進卻迴轉，隨其所欲，去其邪說。如沽酒家，執其酒囊，壓取清醇，去其糟滓。我亦如是，詣沙門瞿曇，論議難詰，進卻迴轉，取其清真，去諸邪說。如織席師，以席盛諸穢物，欲市賣時，以水洗澤，去諸臭穢。我亦如是，詣沙門瞿曇所，與共論議，進卻迴轉，執其綱領，去諸穢說。譬如王家調象之師，牽大醉象，入深水中，洗其身體，四支、耳、鼻，周遍沐浴，去諸塵穢。我亦如是，詣沙門瞿曇所，論議難詰，進卻迴轉，隨意自在，執其要領，去諸穢說。汝諸離車，亦應共往觀其得失」。中有離車作如是言：「若薩遮尼揵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，無有是處」。復有說言：「薩遮尼揵子聰慧利根，能共論議」。時有五百離車，與薩遮尼揵子，共詣佛所，為論議故。

爾時，世尊於大林中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時有眾多比丘，出房外，林中經行。遙見薩遮尼揵子來，漸漸詣諸比丘所，問諸比丘言：「沙門瞿曇住在何所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在大林中，依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」。薩遮尼揵子即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於一面坐。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，有恭敬者，有合掌問訊者，問訊已，於一面住。時薩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，作如是教授諸弟子，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觀察無我。此五受陰，勤方便觀察：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為是瞿曇有如是教，為是傳者毀瞿曇耶？如說說耶？不如說說耶？如法說耶？法次法說耶？無有異忍來相難詰，令墮負處耶」？佛告薩遮尼揵子：「如汝所聞，彼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，非為謗毀，亦無難問令墮負處。所以者何？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，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，教令觀色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我。觀此五受陰：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。

薩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當說譬」。佛告薩遮尼揵子：「宜知是時」。「譬如世間，一切所作皆依於地，如是色是我人，善惡從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，善惡從生。又復譬如人界、神界、藥草、樹本，皆依於地而得生長，如是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」。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汝言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色是我人，受、想，行、識是我人。此等諸眾，悉作是說」。佛告火種居士：「且立汝論本，用引眾人為」！薩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色實是我人」。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譬如國王，於自國土，有罪過者，若殺、若縛、若擯，若鞭、斷絕手足；若有功者，賜其象、馬、車乘、城邑、財寶，悉能爾不」？答言：「能爾，瞿曇」！佛告火種居士：「凡是主者，悉得自在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汝言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即是我，得隨意自在，令彼如是，不令如是耶」？時薩遮尼揵子默然而住。佛告火種居士：「速說，速說，何故默然」？

如是再三，薩遮尼揵子猶故默然。時有金剛力士鬼神，持金剛杵，猛火熾然，在虛空中，臨薩遮尼揵子頭上，作是言：「世尊再三問，汝何故不答

？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，令作七分」。佛神力故，唯令薩遮尼揵子見金剛神，餘眾不見。薩遮尼揵子得大恐怖，白佛言：「不爾，瞿曇」！佛告薩遮尼揵子：「徐徐思惟，然後解說。汝先於眾中，說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。而今言不，前後相違！汝先常說言：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。火種居士！我今問汝：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，瞿曇」！復問：「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瞿曇」！復問：「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瞿曇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如是說。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汝好思而後說」。復問火種居士：「若於色未離貪、未離欲、未離念、未離愛、未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當生憂悲惱苦不」？答曰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如是說。復問火種居士：「於色離貪、離欲、離念、離愛、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則不生憂悲惱苦耶」？

答曰：「如是，瞿曇！如實無異」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如是說。「火種居士！譬如士夫身嬰眾苦，常與苦俱，彼苦不斷、不捨，當得樂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瞿曇」！「如是火種居士！身嬰眾苦，常與苦俱，彼苦不斷、不捨，不得樂也。火種居士！譬如士夫，持斧入山，求堅實材，見芭蕉樹，洪大ㄖ直，即斷其根葉，剽剝其皮，乃至窮盡，都無堅實。火種居士！汝亦如是，自立論端，我今善求真實之義，都無堅實，如芭蕉樹也。而於此眾中，敢有所說，我不見沙門、婆羅門中，所知、所見，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知、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。而便自說：我論議風，偃草折樹，能破金石，調伏龍象，要能令彼額津、腋汗、毛孔水流。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，先所誇說能伏彼相，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」。爾時，世尊於大眾中，被欝多羅僧，現胸而示：「汝等試看！能動如來一毛以不」？爾時，薩遮尼揵子默然低頭，慚愧失色。

爾時，眾中有一離車，名突目佉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聽我說譬」。佛告突目佉：「宜知是時」。突目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有人執持斗斛，於大聚穀中，取二三斛，今此薩遮尼揵子亦復如是。世尊！譬如長者巨富多財，忽有罪過，一切財物悉入王家。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

，所有才辯，悉為如來之所攝受。譬如城邑、聚落邊有大水，男女大小悉入水戲，取水中蟹，截斷其足，置於陸地，以無足故，不能還復入於大水。薩遮尼揵子亦復如是，諸有才辯，悉為如來之所斷截，終不復敢重詣如來，命敵論議」。爾時，薩遮尼揵子忿怒熾盛，罵唾突目佉離車言：「汝麁疎物，不審諦，何為其鳴！吾自與沙門瞿曇論，何豫汝事」？

薩遮尼揵子呵罵突目佉已，復白佛言：「置彼凡輩鄙賤之說，我今別有所問」。佛告薩遮尼揵子：「恣汝所問，當隨問答」。「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，令離疑惑」？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我為諸弟子說：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如實觀察，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彼學必見跡，不斷壞，堪任成就，厭離知見，守甘露門。雖非一切悉得究竟，且向涅槃。如是弟子從我教法，得離疑惑」。復問瞿曇：「復云何教諸弟子，於佛法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！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正以此法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如實知，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彼於爾時，成就三種無上：智無上，道無上，解脫無上。成就三種無上已，於大師所，恭敬、尊重、供養如佛。世尊覺一切法，即以此法調伏弟子，令得安隱，令得無畏，調伏寂靜，究竟涅槃。世尊為涅槃故，為弟子說法。火種居士！我諸弟子，於此法中，得盡諸漏，得心解脫，得慧解脫，於現法中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薩遮尼揵子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猶如壯夫鋒刃亂下，猶可得免，瞿曇論手，難可得脫！如盛毒蛇猶可得避，曠澤猛火猶可得避，兇惡醉象亦可得免，狂餓師子悉可得免，沙門瞿曇論議手中，難可得脫！非我凡品輕躁鄙夫，論具不備，以論議故來詣瞿曇。沙門瞿曇！此毘舍離豐樂國土，有遮波梨支提，漆菴羅樹支提，多子支提，瞿曇在拘樓陀支提，婆羅受持支提，捨重擔支提，力士寶冠支提。世尊！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，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諸世間，於世尊所常得恭敬、奉事、供養，令此諸天、魔、梵，沙

門、婆羅門，長夜安樂，唯願止此！明朝與諸大眾，受我薄食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時薩遮尼揵子，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爾時，薩遮尼揵子於彼道中，語諸離車：「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，供設飯食，汝等人各辦一釜食，送至我所」。諸離車各還其家，星夜供辦，晨朝送至薩遮尼揵子所。薩遮尼揵子晨朝灑掃，敷座，供辦淨水。遣使詣佛，白言：「時到」！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著衣持鉢，往薩遮尼揵子所，大眾前坐。薩遮尼揵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，充足大眾。食已，洗鉢竟。薩遮尼揵子知佛食竟，洗鉢已，取一卑床，於佛前坐。爾時，世尊為薩遮尼揵子說隨喜偈言：

「於諸大會中，奉火為其最；闡陀經典中，婆毘諦為最；

人中王為最；諸河海為最；諸星月為最；諸明日為最；

十方天人中，等正覺為最」！

爾時，世尊為薩遮尼揵子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還歸本處。

時諸比丘，於彼道中眾共論議：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揵子供辦飲食，彼諸離車於何得福？薩遮尼揵子於何得福？爾時，諸比丘還自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向於路中，自共論議：五百離車為薩遮尼揵子供辦飲食，供養世尊、諸大眾，彼諸離車於何得福？薩遮尼揵子於何得福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彼諸離車，供辦飲食，為薩遮尼揵子，於薩遮尼揵子所因緣得福。薩遮尼揵子得福，佛功德。彼諸離車得施有貪、恚、癡因緣果報；薩遮尼揵子得施無貪、恚、癡因緣果報」。

波多羅、十問，差摩、焰、仙尼，阿兔羅、長者，西、毛端、薩遮。

「外愚相」：復次，諸外道輩，略有五種愚夫之相，由彼相故，墮愚夫數。謂諸外道性聰慧者，猶尚不免懷聰慧慢，況非聰慧，是名第一愚夫之相。又諸外道，多為貪求利養恭敬，自讚毀他，是名第二愚夫之相。又諸外道，若諸聖者為說正法、正教、正誡，即便違逆，呵罵毀呰，是名第三愚夫之相。又諸外道，憙自陳說似正法論，或開示他，是名第四愚夫之相。又諸外道，

雖為如來、如來弟子之所降伏，亦知如來所說法律是真善說，知自法律是妄惡說，然由我慢增上力故，都不信受，乃至不集觀察因緣，是名第五愚夫之相。

（成就六分）：復次，如來成就六分，得名無間論師子王。何等為六？所謂最初往詣外道敵論者所，乃至恣其問一切義，凡所興論，非為諍論，唯除哀愍諸有情故。其未信者令彼生信，若已信者令倍增長。又興論時，諸根寂靜，形色無變，亦無怖畏習氣隨逐。又終不為諸天世間之所勝伏，一切世間無敵論者，能越一翻，唯說一翻皆能摧伏。又諸世間極聰慧者、極無畏者，若與如來共興論時，所有辯才皆悉謇訥。增上怖畏逼切身心，一切矯術虛詐言論皆不能設。又復一切同一會坐，處中大眾，皆於佛所起勝他心，於彼外道敵論者所起他勝心。又佛世尊言辭威肅，其敵論者所出言詞無有威肅。

（二種論）：復次，有二種論，何等為二？一、有我論，二、無我論。無我論有力，有我論無力。有我論者常為無我論者所伏，唯除論者其力羸劣。云何名為有我論者？謂如有一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於色等行建立為我，謂我有行，行是我所，我在行中，不流、不散，遍隨支節無所不至。是故色等諸行性我，依諸行田，生福非福，因茲領受愛不愛果。譬如農夫依止良田，營事農業及與種植藥草、叢林，是名我論。云何名為無我論者？謂有二種：一、破我論，二、立無我。破我論者，若計實我能有作用，於愛非愛諸果業中得自在者，此我恒時欣樂厭苦，是故此我唯應生福、不生非福！又我作用常現在前，內外諸行若變異時，不應發生愁憂悲歎！又我是常，以覺為先，凡所生起，常應隨轉，無有變易，然不可得。如是名為破有我論。立無我者，以一切行從眾緣生，若隨福緣福便生起，與此相違生起非福。由此為緣，能招一切愛非愛果。依眾緣故，皆是無常，唯於如是因果所攝諸行流轉假立我等。若依勝義，一切諸法皆無我等，如是名為立無我論。

（學無學差別）：復次，由五種相，有學、無學二種差別：謂諸無學所成就智，說名無上；一切有學所成就智，說名有上。如智無上，當知正行及與解脫無上亦爾。又諸無學，以善清淨諸聖慧眼，觀佛法身，有學不爾。又諸無學，以善圓滿無顛倒行，奉事如來，有學不爾，是名五相。

卷002

六入處誦第二

處擇攝第二

二 入處相應

如是已說行擇攝，處擇攝我今當說。

總嗢拖南曰：

初安立等、智、同等，最後當知離欲等。

別嗢拖南曰：

安立與差別，愚、不愚、教授，解脫、煩惱、業，皆廣說應知。

「安立」：由五種相，當知安立諸受差別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所依故，三、所緣故，四、助伴故，五、隨轉故。自性故者，謂有三受：一、苦，二、樂，三、不苦不樂。所依故者，謂有六種，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與意。所緣故者，謂色等六所緣境界。助伴故者，謂想、思或餘善、不善、無記心法與此相應。隨轉故者，謂此相應心，由依彼故，三受隨轉，彼為諸受同生同滅所依止處。

「差別」：復次，如是五相安立諸受，當知復有八種差別：一、內處差別，二、外處差別，三、六識身差別，四、六觸身差別，五、六受身差別，六、六想身差別，七、六思身差別，八、六愛身差別。當知此中，由三和合義，立前三差別。由受因緣義，立第四差別。由三和合觸果義，立第五差別。由分別受隨言說義，立第六差別。所以者何？受諸受時，作如是想，我今領受此苦、此樂，此非苦樂，亦復為他隨起言說。由業、煩惱二雜染義，當知建立第七、第八兩種差別。所以者何？由於彼受若合、若離，起思造作；如如發起思所造作，如是如是生愛求願。

一；一七九（一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正觀察眼無常，如是觀者，是名正見。正觀故生厭，生厭故離喜、離貪；離喜、貪故，我說心正解脫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離喜、離貪；離喜、貪故，比丘！我說心正解脫。心正解脫者，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——四；一八〇——一八二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如是說。

五；一八三（一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眼當正思惟，觀察無常。所以者何？於眼正思惟，觀察無常故，於眼欲貪斷，欲貪斷故，我說心正解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正思惟觀察故欲貪斷，欲貪斷者我說心正解脫。如是比丘！心正解脫者，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八四（一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不識、不知、不斷、不離欲者，不堪任正盡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於眼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者，堪任正盡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者，堪任正盡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八五（一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眼若不識、不知、不斷、不離欲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識、不知、不斷、不離欲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諸比丘！於眼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者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八六（一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不離欲、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正盡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離欲、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正盡苦。諸比丘！若於眼離欲、心解脫者，彼堪任正盡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離欲、心解脫者，堪任正盡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八七（一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、色不離欲、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離欲，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諸比丘！若於眼、色離欲、心解脫者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離欲、心解脫者，堪任越生老病死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八八（一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生喜者，則於苦生喜；若於苦生喜者，我說彼不解脫於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生喜者，則於苦生喜；於苦生喜者，我說彼不解脫於苦。諸比丘！若於眼不生喜者，則於苦不生喜；於苦不生喜者，我說彼解脫於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生喜者，則於苦不生喜；於苦不生喜者，我說彼解脫於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八九（一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無常。云何一切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眼識，眼觸，若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苦覺、樂覺、不苦不樂覺，彼亦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如是觀者，於眼生厭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苦覺、樂覺、不苦不樂覺於彼生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聲、香，味、觸、法；（耳識……。鼻識……。舌識……。身識……。）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苦覺、樂覺、不苦不樂覺，彼亦生厭。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

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——一四；一九〇——一九二（）

如無常經，如是苦，空，無我，亦如是說。

一五；一九三（一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無常。云何一切（無常）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若法，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解脫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解脫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解脫：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——三九；一九四——二一七（）

如說一切無常，如是一切苦，一切空，一切非我，一切虛業法，一切破壞法，一切生法，一切老法，一切病法，一切死法，一切愁憂法，一切煩惱法，一切集法，一切滅法，一切知法，一切識法，一切斷法，一切覺法，一切作證，一切魔，一切魔勢，一切魔器，一切然，一切熾然，一切燒，皆如上一一經廣說。

「愚」：復次，當知略有二種一切：一、少分一切，二、一切一切。如說一切皆無常者，當知此依少分一切，唯一切行，非無為故。言一切法皆無我者，當知此依一切一切。又由三相應知是愚：一、由自性故，二、由因緣故，三、由果故。愚自性故者，謂由纏故，即是忘失於現在世。由隨眠故，即是當來忘失之法。愚因緣故者，謂於五相受安立中，不能覺了是無常等，及遍自體初、中、後位所有惱亂皆不了故，當知即是於生、老、病及死法性不能覺了。初惱亂者，謂由生故；中惱亂者，謂由病故；後惱亂者，謂由老、

死二種法故。愚果故者，謂愁等苦愛等雜染。

「不愚」：復次，由三種相當知不愚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由礙故，三、由障故。不愚自性者，謂於五相受安立中，善能覺了自相、共相，由此能斷一切煩惱，能覺聖諦，能證涅槃。不愚礙者，由四種魔：謂由蘊魔，遍一切處隨逐義故；由彼天魔，於時時間，能數任持障礙義故；死、煩惱魔，能與死生所生眾苦作器義故。不愚障者，謂緣不現見境煩惱，及緣非不現見境纏，或彼隨眠。

四〇；二一八（一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閣尸利沙支提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舊縈髮婆羅門。爾時，世尊為千比丘作三種示現教化，云何為三？神足變化示現，他心示現，教誡示現。神足示現者，世尊隨其所應，而示現入禪定、正受：陵虛至東方，作四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；入火三昧，出種種火光——青、黃、赤白、紅、頗梨色；水火俱現，或身下出火、身上出水，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。周圓四方，亦復如是。爾時，世尊作種種神變已，於眾中坐，是名神足示現。他心示現者，如彼心，如彼意，如彼識；彼應作如是念，不應作如是念；彼應作如是捨，彼應作如是身證住，是名他心示現。教誡示現者，如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！一切燒然。云何一切燒然？謂眼燒然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燒然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燒然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燒然。以何燒然？貪火燒然，恚火燒然，癡火燒然；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火燒然」。爾時，千比丘聞佛所說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教授」：復次，諸佛世尊、佛聖弟子，由三種相，能正教授諸弟子眾。何等為三？一、引導教授；二、隨其所應，於所緣境安處教授；三、令所化得自義教授。如是教授，如其次第，當知即是三種神變。

四一；二一九（一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內識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不生」？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：「善哉羅睺羅！能問如來甚深之義」。佛告羅睺羅：「眼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如實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羅睺羅！作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我此識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不生。羅睺羅！如是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不生者，是名斷愛、轉結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二——四八；二二〇——二二六（）

如內入處，如是外入處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眼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；眼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；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；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；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；眼觸生愛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愛，亦如上說。

四九；二二七（一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於此識身及外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」？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！世尊！當為諸比丘廣說此義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羅睺羅：「善哉諦聽，當為汝說。諸所有眼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正觀。羅睺羅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羅睺羅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我此識身及外一切相，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不生。羅睺羅！如是比丘越於二，離諸相，寂滅、解脫。羅睺羅！如是比丘斷諸愛欲，轉去諸結，（正無間等，）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〇——五六；二二八——二三四（）

如內入，如是外入，乃至意觸因緣生受，亦如是廣說。

五七；二三五（二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！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已，如是思惟：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修持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慧未熟，未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以授人五受陰未」？羅睺羅白佛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五受陰」。

爾時，羅睺羅受佛教已，於異時為人演說五受陰。說已，還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為人說五受陰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：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為人說六入處未」？羅睺羅白佛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六入處」。

爾時，羅睺羅於異時，為人演說六入處。說六入處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為人演說六入處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！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已為人說尼陀那法未」？羅睺羅白佛言：「未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尼陀那法」。

爾時，羅睺羅於異時，為人廣說尼陀那法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為我說法！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未熟，廣說乃至告羅睺羅言：「汝當於上所說諸法，獨於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觀察其義」。爾時，羅睺羅受佛教勅，如上所聞法、所說法，思惟稱量，觀察其義。作是念：此諸法，一切皆順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輸涅槃。

爾時，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於如上所聞法、所說法，獨一靜處，思惟稱量，觀察其義。知此諸法，皆順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輸涅槃」。爾時，世尊觀察羅睺羅心，解脫智熟，堪任受增上法。告羅睺羅言：「羅睺羅！一切無常。何等法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，如上無常廣說」。爾時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退。

爾時，羅睺羅受佛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純修梵行，乃至見法，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成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解脫」：復次，由二種相，應求能成就解脫妙慧：一者、如理聞、思久遠相續慧，能成就有學解脫。二者、有學久遠相續慧，能成就無學解脫。

復次，略有二種解脫成就：一者、有學，二者、無學。有學者，謂金剛喻三摩地俱；無學者，謂彼已上。

復次，心清淨行苾芻，有五種法多有所作。何等為五？一、正教授，二、奢摩他支，三、毘鉢舍那支，四、無間殷重加行，五、出世間慧。正教授者，謂有三種正友所顯：一者、大師；二者、軌範、尊重；三者、同梵行者，及住內法在家英叡：如是名為三種正友。諸有智者，從彼應求積集善門真正教授。奢摩他支者，謂如有一具尸羅住，廣說應知如聲聞地。如是尸羅具足住已，便無有悔，無悔故歡，廣說乃至樂故心定。毘鉢舍那支者，謂得三種隨欲言教：一、聖正言教，二、厭離言教，三、令心離蓋趣愛言教。云何聖正言教？謂依眾聖五無學蘊所有言教，即是宣說諸聖成就如是戒，如是定，如是慧，如是解脫，如是解脫智見。云何厭離言教？謂依三種，令增少欲喜足言教；及依樂斷樂修，令離憒鬧言教。云何令心離蓋趣愛言教？當知此教復有三門：一者、一切煩惱蓋離蓋趣愛言教；二者、五蓋離蓋趣愛言教；三者、無明蓋離蓋趣愛言教。當知此中，依為證得斷、離、滅界所有言說，是初言教。依即於彼見勝功德，及於所治蓋處諸行深見過患，所有言說，當知

是名第二言教。隨順如是緣性、緣起所有言說，當知是名第三言教。如是三種言教，總名毘鉢舍那支。又此言教，以略言之，復有三種：一、能生樂欲言教，二、能正安處資糧言教，三、能正安處作意言教。謂聖正言教，名能生樂欲言教；厭離言教，名正安處資糧言教；令心離蓋趣愛言教，名正安處作意言教。依此言教，勝奢摩他所攝受慧，名毘鉢舍那，是故說此言教名毘鉢舍那支。云何無間殷重加行？謂常所作，委悉所作，勤精進住，當知即依止觀加行。又勤精進，應知五種：一、被甲精進，二、加行精進，三、不下精進，四、無動精進，五、無喜足精進。此中最初當知發起猛利樂欲；次隨所欲，發起堅固勇悍方便；次為證得所受諸法，不自輕蔑，亦無怯懼；次能堪忍寒熱等苦；後於下劣不生喜足，欣求後後轉勝轉妙諸功德住。彼由如是勤精進住，入諦現觀，證得諸聖出世間慧。於修道中，依止此慧，若行、若住，能正除遣所依身中諸隨煩惱，令心清淨。謂住聚落，或聚落邊，若見少壯端嚴美妙形色母邑，即便作意思惟不淨，為欲損害緣彼貪故。若遇他人迫逼惱亂，即便作意思惟慈相，為欲損害緣彼瞋故。如是行時，能正除遣諸隨煩惱，令心清淨。若遠離處，修習入、出二種息念，除遣欲等諸惡尋思，如是住時能正除遣諸隨煩惱，令心清淨。彼依如是已所證得出世間慧，於一切行修無常想，能正斷除所餘我慢。如是善士為所依止，復得無倒教授前行，由此漸次能證有學圓滿解脫；得金剛喻三摩地故，亦證無學圓滿解脫，一切煩惱皆離繫故。

云何解脫？謂起畢竟斷對治故，一切煩惱品類麁重永息滅故，證得轉依，令諸煩惱決定究竟成不生法，是名解脫。若聖弟子無所有處已得離欲，唯餘非想非非想處所有諸行，復能安住勝有頂定，爾時無間能隨證得諸漏永盡。若所餘位，雖能漸斷彼彼諸漏，然非無間能隨證得諸漏永盡，如是乃至無所有處未得離欲。

五八；二三六（二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次第疾得漏盡」？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當正觀無常。何等法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

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當觀無常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當觀無常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次第盡有漏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五九——七四；二三七——二五二（）

如是比丘所說經，若差別者：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次第盡一切結，斷一切縛，斷一切使，斷一切上煩惱，斷一切結，斷諸流，斷諸軛，斷諸取，斷諸觸，斷諸蓋，斷諸纏，斷諸垢，斷諸愛，斷諸意，斷邪見生正見，斷無明生明。「比丘！如是觀眼無常，乃至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次第無明斷明生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，歡喜已作禮而去。

「煩惱」：復次，諸欲界繫一切煩惱，唯除無明，說名欲漏。諸色、無色二界所繫一切煩惱，唯除無明，說名有漏。若諸有情，或未離欲，或已離欲，除諸外道所有邪僻分別，愚癡所生惡見蔽覆其心，依此惡見，於彼諸欲一分尋求，一分離欲乃至非想非非想處，於彼三界所有無智，總攝為一，立無明漏。

復次，有九種事，能和合故，當知建立九結差別。云何九事？一、依在家品，可愛有情、非有情數一切境界貪愛纏事。二、即依此品，可惡有情、非有情數一切境界瞋恚纏事。三、依有情數憍慢纏事。若四、五、六，依惡說法諸出家品，三種邪僻勝解纏事，謂依聽聞不正法故，依不如理邪思惟故，依非方便所攝修故，如是差別即為三種。七、於善說法律無勝解纏事。八、依出家品智貧窮事。九、依在家品財貧窮事。由此九事，如其所應，當知配屬愛等九結。此中由嫉變壞心故，於正法內發起法慳，由此當來智慧貧乏。餘隨所應，配屬應知。

復次，由為貪縛所纏縛故，於能隨順樂受境界，心不能捨。如是瞋縛所纏縛故，於能隨順苦受境界，心不能捨。由愚癡縛所纏縛故，於能隨順非苦樂受中庸境界，心不能捨。由此因緣，故立三縛。

復次，煩惱品所有麁重，隨附依身，說名隨眠，能為種子，生起一切煩惱纏故。當知此復建立七種：由未離欲品差別故，由已離欲品差別故，由二俱品差別故。由未離欲品差別故，建立欲貪、瞋恚隨眠。由已離欲品差別故，建立有貪隨眠。由二俱品差別故，建立慢、無明、見、疑隨眠。如是總攝一切煩惱。

復次，隨煩惱者，謂貪不善根、瞋不善根、癡不善根，若忿、若恨，如是廣說諸雜穢事。當知此中能起一切不善法貪，名貪不善根。瞋、癡亦爾。若瞋恚纏，能令面貌慘裂奮發，說名為忿。內懷怨結，故名為恨。隱藏眾惡，故名為覆。染污驚惶，故名熱惱。心懷染污，不憙他榮，故名為嫉。於資生具深懷鄙恪，故名為慳。為欺誑彼，內懷異謀，外現別相，故名為誑。心不正直，不明不顯，解行邪曲，故名為諂。於所作罪，望己不羞，故名無慚。於所作罪，望他不恥，故名無愧。於他下劣，謂己為勝；或復於等謂己為等，令心高舉，故名為慢。於等謂勝，於勝謂等，令心高舉，故名過慢。於勝謂勝，令心高舉，名慢過慢。妄觀諸行為我我所，令心高舉，故名我慢。於其殊勝所證法中，未得謂得，令心高舉，名增上慢。於多勝中，謂己少劣，令心高舉，名下劣慢。實無其德，謂己有德，令心高舉，故名邪慢。心懷染污，隨恃榮譽，形相疎誕，故名為憍。於諸善品不樂勤修，於諸惡法心無防護，故名放逸。

於諸尊重及以福田，心不謙敬，說名為傲。若煩惱纏，能令發起執持刀杖、鬪訟違諍，故名憤發。心懷染污，為顯己德，假現威儀，故名為矯。心懷染污，為顯己德，或現親事，或行軟語，故名為詐。心懷染污，欲有所求，矯示形儀，故名現相。現行遮逼，有所乞匄，故名研求。於所得利，不生喜足，說獲他利，更求勝利，是故說名以利求利。自現己德，遠離謙恭，於可尊重而不尊重，故名不敬。於不順言，性不堪忍，故名惡說。諸有朋疇，引導令作非利益事，名為惡友。耽著財利，顯不實德，欲令他知，故名惡欲。於大人所，欲求廣大利養恭敬，故名大欲。懷染污心，顯不實德，欲令他知，名自希欲。於罵反罵，名為不忍。於瞋反瞋，於打反打，於弄反弄，當知亦爾。於自諸欲，深生貪愛，名為耽嗜。於他諸欲，深生貪著，名遍耽嗜。

於勝於劣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於諸境界深起耽著，說名為貪。於諸惡行深生耽著，名非法貪。於自父母等諸財寶，不正受用，名為執著。於他委寄所有財物，規欲抵拒，故名惡貪。

妄觀諸行為我我所，或分別起，或是俱生，說名為見。薩迦耶見為所依止，於諸行中發起常見，名為有見。發起斷見，名無有見。當知五蓋，如前定地已說其相。不如所欲，非時睡纏之所隨縛，故名□瞢。非處思慕，說名不樂。麁重剛強，心不調柔，舉身舒布，故曰頻申。於所飲食不善通達，若過、若減，是故名為食不知量。於所應作而便不作，非所應作而更反作，如所聞思修習法中，放逸為先，不起功用，名不作意。於所緣境，深生繫縛，猶如美睡隱翳其心，是故說名不應理轉。自輕蔑故，名心下劣。為性惱他，故名抵突。性好譏嫌，故名諀詆。欺誑師長、尊重、福田及同法者，名不純直。身、語二業皆悉高踈，其心剛勁，又不清潔，名不和軟。於諸戒、見、軌則、正命，皆不同分，名不隨順同分而轉。心懷愛染，攀緣諸欲，起發意言，隨順隨轉，名欲尋思。心懷憎惡，於他攀緣，不饒益相，起發意言，隨順隨轉，名恚尋思。心懷損惱，於他攀緣惱亂之相，起發意言，餘如前說，名害尋思。心懷染污，攀緣親戚，起發意言，餘如前說，是故說名親里尋思。

心懷染污，攀緣國土，起發意言，餘如前說，是故說名國土尋思。心懷染污，攀緣自義，推託遷延，後時望得，起發意言，餘如前說，是故說名不死尋思。心懷染污，攀緣自他，若劣、若勝，起發意言，餘如前說，是名輕蔑相應尋思。心懷染污，攀緣施主往還家勢，起發意言，隨順隨轉。是名家勢相應尋思。愁、歎等事，如前應知。

復次，一切煩惱皆有其纏，由現行者悉名纏故。然有八種諸隨煩惱，於四時中數數現行，是故唯立八種為纏。謂於修學增上戒時，無慚、無愧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；若於修學增上心時，惛沈、睡眠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；若於修學增上慧時，簡擇法故，掉舉、惡作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；若同法者展轉受用財及法時，嫉妒、慳恪數數現行，能為障礙。

復次，欲貪、瞋等欲界所繫煩惱行者，欲界所繫上品煩惱未斷、未知，名欲暴流。有、見、無明三種暴流，如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謂於欲界未得離欲，除諸外道，名欲暴流。已得離欲，名有暴流。若諸外道，從多論門，當知有餘二種暴流：謂諸惡見，略攝為一，名見暴流；惡見因緣，略攝為一，說名第四無明暴流。

復次，若諸煩惱等分行者，非增、非減，即上所說一切煩惱，說名為軛。

復次，當知依於二品，建立四取：一、在家品，二、外道法中諸出家品。當知此中，若所取，若能取，若所為取，如是一切總說為取。問：何所取？答：欲、見、戒禁、我語，是所取。問：何能取？答：四種欲貪，是能取。問：何所為取？答：為得諸欲及為受用，故起初取；由貪利養及以恭敬增上力故，或為詰責他所立論，或為免脫他所徵難，起第二取；奢摩他支為所依止、為所建立，為欲往趣世間離欲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三摩鉢底，起第三取；為欲隨說分別所計作業受果所有士夫，及為隨說流轉還滅士夫之相，起我語取。如是四取，依於二品：謂受用欲諸在家品，及惡說法毘奈耶中諸出家品。由佛世尊每自稱言，我為諸取遍知、永斷正論大師，故於此法誓修行者，雖帶煩惱身壞命終，而不於彼建立諸取。所以者何？彼於諸欲無所顧戀而出家故，於見、戒禁及以我語無執受故。惡說法者有二差別：一、於見愛展轉發起怨諍論者，二、能證入世間定者。依於見愛展轉發起怨諍論者，建立見取；依能證入世間定者，立戒禁取。二品為依，執著我語，故依俱品立我語取。此中見者，謂六十二，如前應知。邪分別見之所受持，身護、語護，說名為戒。隨此所受形服、飲食、威儀行相，說名為禁。諦故、住故，論說有我，名為我語。執有實物，說名諦故；執可安立，說名住故。又於此中，欲愛為緣，建立欲取；依止智論，利養恭敬等愛為緣，建立見取；定愛為緣，立戒禁取；有、無有愛為緣，立我語取。

復次，當知四繫，唯依外道差別建立，如前應知。

復次，違背五處，當知建立五蓋差別：一、為在家諸欲境界所漂淪故，違背聖教，立貪欲蓋。二、不堪忍諸同法者呵諫、驅擯、教誡等故，違背所

有可愛樂法，立瞋恚蓋；三、由違背奢摩他故，立惛沈睡眠蓋；四、由違背毘鉢舍那故，立掉舉惡作蓋；五、由違背於法論議無倒決擇、審察諸法大師聖教、涅槃勝解故，建立疑蓋。

復次，若貪、瞋、癡纏所纏故，或彼隨眠所隨眠故，心不調柔，心極愚昧，於得自義能作衰損，故名株杌。

復次，於弊下境所起貪欲，名為貪垢。於不應瞋所緣境事所起瞋恚，名為瞋垢。於極顯現愚癡眾生尚能了事所起愚癡，名為癡垢。

復次，若貪、瞋、癡數數現行，恒常流溢，燒惱身心，極為衰損，說名燒害。

復次，若貪、瞋、癡遠離慚、愧，無慚愧故，一向無間不可制伏，定為傷損，說名為箭。

復次，若貪、瞋、癡、慚、愧間雜，由相續故，非剎那故有可制伏，說名所有，是繫所攝極下穢義。

「業」：復次，一切不善身業，名為惡行。如說身業，語業、意業，當知亦爾。由此惡業數現行故，於諸惡趣，或已隨得，或當隨得，或現隨得，是故說彼名為惡行。由此示現業雜染義，煩惱雜染前已顯了。

復次，有二安立業雜染論：一者、邪論，二者、正論。言邪論者，謂如是說：若有故思，凡所造作諸不善業，一切決定當受惡趣。此論便謗修行梵行、能證涅槃。何以故？諸有情類，不易可得於現法中無有故思造不善業，況在餘生！若彼決定感惡趣者，便應無有解脫可得，是故當知此為邪論。若如是說：諸有故思造不善業，此業亦作、亦增長者，定於當來受不可愛惡趣異熟。若有雖作、不增長者，彼彼法受為依止故，諸所造作或樂、或苦，當於造時，於現法中此業決定，或順樂受，或順苦受。諸有造作如是業已，若無追悔，不修對治補特伽羅，彼於此業若更增長、若不增長，此業雖定順現法受，亦轉令成順惡趣受，於現法中能障解脫。諸有造作如是業已，若生追悔，修習對治補特伽羅，彼於此業若不增長，若更增長，此業雖是順惡趣受，亦轉令成順現法受，不障解脫。是故此論不名誹謗修習梵行，能證涅槃，

當知此論是為正論。

復次，若有闕於十種對治，為業雜染之所染污，若有會遇如是十種，便得清淨：一者、若由如是對治，雖有作業而無增長，彼望當來成不定受。二者、若由如是對治，雖未永斷，而更不受。三者、若由如是對治，永斷離繫。四者、守護諸根門故，善修其身，為欲修習增上戒學。五者、修習增上戒已，為欲修習增上心學。六者、修習增上心已，為欲修習增上慧學。七者、修習增上慧已，為斷諸漏。八者、猛利意樂修習。九者、長時修習。十者、無量門對治修習。若有不會如是十種業對治者，為業雜染之所染污；與此相違，當知清淨。

復次，於現法中，不善防護身、語、意業而住者，彼先造作惡不善業亦令增長，於當來世令其雜染。若善防護身、語、意業而住者，彼不雜染。云何於現法中不善防護身、語、意業而住？云何善防護身、語、意業而住？不善防護身、語、意業而住者，謂如有一，於諸不善身、語、意業，纏所發起，能誓遠離，然於能起不正作意相應無明，猶故發起，又於諸善身、語、意業受學隨轉。由此因緣，於現法中，於諸煩惱邪欲、尋求所作眾苦，無有差別。彼唯即於此誓受遠離便生喜足，於現法中不起聖道，不證涅槃。彼雖如是防護而住，於現法中暫時不作惡不善業，然為煩惱隨眠纏縛，既終沒已，後有續生，隨所受身，依先業緣廣起雜染。若善防護身、語、意業而住者，有此差別：謂此依彼誓受遠離，不造新業，故業雖熟，暫觸異熟，尋能變吐。彼唯於此誓受遠離不生喜足，於現法中能起聖道，亦能證得彼果涅槃。彼於爾時，乃至有識身相續性，恒受先業所感諸受。於現法中，彼有識身乃至壽量未滅盡位，常相續住；壽量若盡，捨有識身，於後命根更不成就。由是因緣，識與一切諸受俱滅，後不相續。彼如影受、與其識樹皆滅盡故，遍於一切不可施設。彼於爾時，由二因緣，先所作業，於當來世不能為染：一、由煩惱為其助伴令雜染者，無餘斷故。二、由依此諸行相續成熟雜染，無餘滅故。彼於爾時，諸有情所善友意樂相續轉故，名無怨心；於彼所緣瞋恚斷故，名無恚心；於業異熟深見過患增上緣力誓遠離故，名無染心；已具獲得能對治彼諸聖道故，名無顛倒善解脫心。彼由如是，能具證得六種恒住。若有

於彼多所住者，於現法中，雖有種種諸惡不善業緣間雜，由此遠離，一向成善。由是因緣，當知此與先防護住，有其差別。

復次，當知施設領受業異熟論，由五種相成其雜染，由五種相成不雜染。云何名為由五種相成其雜染？謂由施設惡因論故，亦由施設無因論故，及由施設惡因、無因有三過故。此中施設惡因論者，謂如有一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若有士夫補特伽羅諸所領受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。如是或謂自在、變化等因所作。施設無因論者，謂如有一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若有士夫補特伽羅諸所領受，當知一切無因無緣。云何施設惡因、無因有三種過？謂現法中不善俱行不善諸受，宿世業為因，亦有過失；現法業為因，亦有過失。若言此受，宿世惡業以為因者，是則有一，依於不善諸樂法受，而有其樂不善受生，此用宿世諸不善業以為因生，不應道理。何以故？非彼宿世諸不善業，於現法中感樂異熟，應正道理。若言此受用現法中惡業為因，是則退失自意所立諸惡因論及無因論，謂諸所受皆宿因作，乃至廣說，是名初過。又若說言：諸不善法，皆用宿世惡業為因，是則決定所有善法，亦用宿世善法為因。如是所有不善對治，諸善加行俱生精進，皆成無用，如是名為第二過失。又若現在無有士用，是則應無依善不善審正觀察，是所應作、所不應作。又如實智應成無用，謂了知已，此我應轉，此我應成，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，故如實智理不成就。智不成故念不安住，念不住故無三摩地，無有定故不正尋思令心迷亂，心迷亂故便應欣慕愚夫同意所樂諸根。由彼獲得愚夫同意所樂法故，是則退失并沙門法及沙門論，如是名為第三過失。若略說此有三種過：謂現在世諸不善受，因不成過，謗精進過，謗正智過。云何施設領受一切業異熟論，由五種相成不雜染？謂若能領受者，若由此領受，若如是領受，若領受時如是雜染，如是清淨。當知此中依五取蘊，施設假名補特伽羅為領受者。即此假者，由六觸處故能領受，於母胎中四種差別：謂依精血大種所造，諸業煩惱之所攝受，結生相續有取之識，及母腹中所有孔穴，由如是故得入母胎。次有名色，次有六處，次觸，次受，如是次第而有領受。又即此受，亦用現在觸為其因，亦用宿世業等為因。彼若聽聞諸不正法，非理作意以為因緣，便觸無明觸所生受，受為緣故復生於愛，愛為緣故復生於取

，乃至當來生老死等眾苦差別。如是領受諸無明觸所生受時，便有雜染所攝二諦。與此相違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為因緣故，便能領受明觸所生諸受差別，受此受時，便有清淨所攝二諦。

復次，當知施設邪業清淨，及邪行中，有二過患。何等為二？一、內證稽留過患，二、他所譏毀過患。云何施設邪業清淨？謂如有一，實非大師，妄分別己，自稱大師，宣說如是邪施設論：謂現法中諸所受苦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。彼見宿世諸不善業為二種因，謂現法中諸不善業，皆是宿業串習所引；諸所受苦，亦是彼業之所造作。由是因緣，修自苦行，令故惡業所招苦果，皆悉變吐，更不造作當不善業。於現法中，又能防護身、語、意住，後當勤修一向善業，令不善法轉成非漏。由此因緣，不善業盡，由彼盡故，眾苦亦盡，證苦邊際。云何邪行？謂如有一，不能了知自業雜染，不能了知彼業對治，又於前後所證差別不如實知。彼成如是愚癡法故，於其師所得無根信，於非信處妄生真實聖教勝解。彼由墜墮非實、非理邪論朋黨，他迴動時，於可疑處而不生疑，不尋求師躬往請問：為能正記？為不能記？為能淨疑？為不能淨？為一切智？非一切智？大師去世，於所疑處畢竟隨轉。何以故？大師住世能為決了，此一切智、非一切智。

大師滅後，何所請問，云何決了？是名邪行。何緣應知如是施設令業清淨，不應道理？由二緣故：謂彼苦行，宿因所作不應理故，由此能盡宿不善業，不應理故。所以者何？軟、中、上品自苦行緣所逼切時，軟、中、上品苦受生故；即此三品逼緣遠離，由所逼切三品苦受不得生故，宿因所作不應道理。又此苦行，無有功能令宿所作能感苦受諸不善業成順樂受，是故彼起如是定見：由自苦行，令宿所作惡業變吐。若有是事，彼宿所作能順苦受諸不善業，為能感得於現法中自苦逼切苦受果不？若言感得此苦受果，修自苦行即為唐捐。受彼果已，自然變吐。若如是者，宿世所作諸不善業，非自苦行所能變吐。又即此業一分可吐，謂現法中受彼果者，若餘能順後所受業，彼於後世當受其果，非自苦行可令其果悉皆變吐。若言現在逼切苦受，非宿因作，如是所說諸所領受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，不應道理。如能隨順苦受惡業，不可令其成順樂受，如是宿世所作能順樂受善業，不可令其成順不苦不

樂受業。或彼二種順現法受，不可令其成順後受；

若順後受，不可令其成無所受。若未成熟，不可令熟；若已成熟，不可彼彼方便令轉。此中所說要略義者，所謂一切善不善業，自性決定，時分決定，品類決定。若如是者，隨業決定，必能攝受如是類果，於中更自受逼切苦，復何所用！又若此受宿業因，感彼自所許，令業一分滅盡，可得少分勝利。由是因緣，如此所計少分勝利亦無所有，如是則為極自稽留，業所縛故，終無解脫。由此道理，是名於此邪論、邪行第一過患，謂於內證自義稽留。云何他所譏毀過患？謂彼依止二種邪論，發起三種自苦惱行。若作是說：所有士夫補特伽羅諸所領受，一切皆是宿因所作，是名第一邪論，謂惡因論。復有說言：如彼最初自在變化，從是已後，諸所領受一切皆是宿業所作，是名第二邪論，謂惡因論。三種自苦行者：謂身、語、意護。身護者，謂不以身與餘有情共相雜住，唯往山林、阿練若處，獨居閑靜，都無所見而修苦行。語護者，謂彼受持默無言禁。意護者，謂心忍受自逼切苦。彼起如是欲樂言說，為他顯示：由此二種所見圓滿，及由三種苦行圓滿，能越眾苦。

然其自苦不能越度，是故為他之所譏毀。若諸所受一切皆是宿因所作，亦是自在變化因作，亦是三種苦行能越因之所作，是則三種修苦行俱所受眾苦，定是宿世黑業所感，亦是暴惡自在所化，三種苦行皆不能越，是故於今受斯苦受。若彼雖復內證稽留，而有為他所稱讚者，猶尚不可，況此為他稱讚勝利亦無所有！是故名為第二過患。由此分故，唯可譏毀。復次，與上相違，當知施設正業染淨，及正行中有二勝利：一者、內證無滯勝利，二者、他所稱讚勝利。云何施設業雜染論，謂有二業：一者、善業，二者、不善業。於過去世已曾造作善、不善業，今現法中受愛、非愛異熟果等；受愛、非愛果差別時，更復造作善、不善業，由此當來受愛、非愛異熟果等。如是名為業雜染論。云何施設業清淨論？謂如有一不造新業，故業觸已尋復變吐，由對治力永斷無餘，故得清淨；如是名為令雜染業得清淨論。如是施設正業染淨，名無上論。云何正行？謂如有一，於正法中成就多聞，於業雜染及以清淨，正知雜染、清淨相已，捨不善業，修習善業。

彼於聞、思如理作意勤方便已，為證修故，住空閑處，淨修治心。令離諸蓋及眾苦法，為欲斷除貪欲、瞋恚、掉舉、惡作。以九種行安住其心，令心棄捨止所對治，為欲斷除惛沈、睡眠，及以疑蓋。分析六事如理作意修飾其心，令心棄捨觀所對治。從彼止、觀所治出已，能正修學消伏眾苦。彼既如是淨修其心，令離諸蓋、眾苦法已，復於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受用儀則淨修其心。若由習近如是衣服乃至臥具，不善法增，善法退減，即便遠離，寧可受用麁弊衣等，憀爾自存，忍受眾苦，進修正行。又由二緣，受用勝妙衣服等因，能令生長惡不善法，謂諸妄想、不正尋思。何等二緣？一、於諸善未能長時串修習故，心不調柔；二、於衣服、飲食等事欲貪堅著。由是因緣，修正行者，調柔其心，令堪所作，於衣服等欲貪堅著，及諸無常眾緣生法，恒常繫念深見過患。爾時雖復受用勝妙衣服等事，而於其中無所雜染。如是行者亦受安樂，亦無有罪，由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修習力故，淨修其心。離諸蓋已，由思擇力，於衣服等邪受用故，雖於爾時暫少成就心一境性，欲貪隨眠仍未斷故，於當來世復為雜染。

彼以妙慧通達是已，便修加行，為畢竟斷，受用如法邊際臥具，離諸貪著。先善修治正定資糧，漸次乃至能入清淨第四靜慮。以此為依，證諦現觀，隨得漏盡，心善解脫；於一切苦得離繫故，究竟寂靜所攝受故，微妙清淨一切身心無間滿故，一切煩惱永離繫故，普能領納諸無漏受，是名正行。如是應知內證無滯，及彼相違五種差別他所稱讚。彼於爾時，從諸蓋、纏及一切苦，心善解脫。於現法中，彼諸隨眠無餘永斷，前際、後際業及異熟所有雜染皆善解脫，由於現法獲得聖道及道果故。

復次，略有三種補特伽羅：一者、未入聖教異生，二者、已入聖教有學，三者、已入聖教異生。由三種相，應知最初補特伽羅，第二、第三當知亦爾。云何三相應知最初補特伽羅？謂初，有一補特伽羅，已得成就世間正見，了知有施，乃至廣說。彼於異時，聞不正法為因緣故，而便發起非理作意，世間正見臨將欲滅，雖未一切悉皆已滅而堪能滅。又彼所治誹謗邪見臨將欲生，雖未已生而堪能生。彼於中間，聽聞正法為因緣故，遂還發生如理作意，彼臨欲生誹謗邪見不現行故，說名為斷，然其正見先成就故，不名為生。

第二、有一補特伽羅，不成正見及以邪見。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為因緣故，爾乃發生世間正見；彼於邪見不名為斷，先不成故。第三、有一補特伽羅，成就邪見。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為因緣故，斷滅邪見，生起正見。云何三相應知第二補特伽羅？謂於佛等已得證淨，彼於佛等先所現起一切無智，當於諸諦得現觀時先已斷盡，是故於今不名為斷；而於佛等證淨俱行明現前故，說名為生。即以學道，斷修所斷餘品無明，而於其明不名生起，此道與先種類同故。彼無學道將現在前，修斷無明皆悉滅盡，又能生起諸無學明。云何三相應知第三補特伽羅？謂聞無我相應正法。初但由聞，發生信解而未悟入。彼於無我生信解故，能斷我見；未悟入故，不得名為生無我見。如所聞法，復能如理正思惟時，於無我理能悟入故，乃得名為生無我見，於彼隨眠而未能斷。從此已後，由修道力證諦現觀，方斷隨眠，發生無漏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五二與十三，四業為最後。

「五二十三四業」：有二種業：一者、重業，二者、輕業。復有二業：一者、增進業，二者、不增進業。復有二業：一者、故思所造業，二者、非故思所造業。復有二業：一者、定所受業，二者，不定所受業。復有二業：一者、異熟已熟業，二者、異熟未熟業。

有三種業：謂善業，不善業，無記業。復有三業：謂順樂受業，順苦受業，順不苦不樂受業。復有三業：謂順現法受業，順生受業，順後受業。復有三業：謂學業，無學業，非學非無學業。復有三業：謂見所斷業，修所斷業，無斷業。復有三業：謂三曲業，即身曲等。復有三業：謂三穢業，即身穢等。復有三業：謂三濁業，即身濁等。復有三業：謂三淨業，即身淨等。復有三業：謂三默然業，即身默然等。

有四種業：一、黑黑異熟業，二、白白異熟業，三、黑白黑白異熟業，四、不黑不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。

當知此中，由三因緣令業成重：一、由意樂故，二、由加行故，三、由田故。由意樂者，謂由猛利纏等所作，於同法者見已歡喜，於彼隨法多隨尋

思，多隨伺察，如是名為由意樂故令業成重。由加行者，謂於彼業無間所作，殷重所作，長時積集；又於其中勸他令作；又即於彼稱揚讚歎：如是名為由加行故令業成重。由田故者，謂諸有情，於己有恩，若住正行及正行果，於彼發起善作、惡作，當知此業說名為重。與彼相違，說名為輕。若業非是明了所作；或夢中作；或由無覆無記所作；或不善作，尋復追悔對治攝受；又於一切清淨相續所有諸業，如是皆名不增進業。當知異此名增進業。此中故思所造業者，謂先思量已，隨尋思已，隨伺察已而有所作。復或錯亂，或不錯亂。其錯亂者，謂於餘處思欲殺害，或欲劫盜，或欲別離，或欲妄語及欺誑等，如是思已，即以此想別處成辦。當知此中，由意樂故說名為重，不由事故說名為重。不錯亂者，當知其相與此相違。若異此業，是即名為非故思造。定受業者，謂故思所起重業。不定受業者，謂故思所造輕業。異熟已熟業者，謂已與果業。異熟未熟業者，與此相違。若欲證得阿羅漢時，先所造作決定受業，由異熟果現在前故，能為障礙，不由隨逐身相續故。所以者何？但由彼業生不平等所依身故，能為障礙，令不能得阿羅漢果。若無生受而有後受，於所證得阿羅漢果，不能為障。然彼非不是定受業，何以故？由即依彼煩惱助伴，及即依彼諸行相續，施設此業為定受故。

復次，由二因緣，建立善業：一、取愛果故，二、於所緣境，如實遍知及彼果故。由二因緣，立不善業：一、取非愛果故，二、於所緣境邪執著故。於善、不善二種行相不可記故，立無記業。順樂受業者，謂初、二、三靜慮地繫，及欲界繫所有善業。順苦受業者，謂能招感惡趣生業。生於餓鬼及傍生中，先業為因，感得樂受，當知此業亦得名為順樂受業。順不苦不樂受業者，謂第四靜慮，及上地等諸所有業。唯除那落迦，於所餘處，當知皆得苦樂雜受，即由彼業增上力故，令此依身苦樂雜住，不相妨礙。順現法受業者，謂由如是相狀意樂所作諸業；若由如是相狀加行，謂事加行，或身加行，或語加行所作諸業；若由如是相狀良田所作諸業，於現法中異熟成熟，如是名為順現法受業。若所作業，於現法中異熟未熟，於次生中當生異熟，如是名為順生受業。若所作業，現法次生異熟未熟，從此已後異熟方熟，當知是名順後受業。有學業者，謂聖弟子，於時時間，依增上戒，依增上心，依增

上慧修學無漏，及此後得善有漏業，名有學業。

無學業者，謂於一切阿羅漢等身相續中，隨應諸業。此餘諸業，是名非學非無學業。若見所斷煩惱相應，若此所發思等諸業，一切能往諸惡趣業，此等皆名見所斷業。若修所斷煩惱相應，及此所發思等諸業，如是皆名修所斷業。無斷業者，所謂一切有學、無學出世間業。當知此中，由三種相，故思所造諸不善業，即於現法作增長已，還復除斷。何等為三？一、現法斷故，二、生斷故，三、後斷故。現法斷者，謂如有一於現法中，故思造業作增長已，尋復厭離，於其所作受厭離故。此是異生未得離欲，住此命終，而未能令於次生位不造彼業，不受異熟，亦未能令於其後位無有是事，於現法中亦未一向能令不造。生斷故者，謂復有一受厭離已，雖是異生而於欲界已得離欲，住此命終，彼於現法更不造作，尚於次生不受異熟，況復生已當有所作！然未解脫後位作業，及受異熟。後斷故者，謂復有一，雖是有學，而於欲界未得離欲，受厭離已，獲得最初或復第二沙門果證。彼作是念：凡我所有，由多麁重，由多熱惱，唯應棄捨可厭賤身；

所作惡業，願於現法一切皆受；或我所有現法受業，若苦、若樂，皆願與彼俱時而受，勿復令我當於生位、或於後位受彼異熟。如是正心發誓願已，為斷彼故，復修無量，以奢摩他品定所攝正起加行，為令能起彼業因緣究竟盡故，及為進趣離欲愛故。當知此中或瞋意樂，或害意樂，或嫉妬性，或可愛事深生染著，由此為因，於諸有情發起邪行，謂身、語、意所發惡業、種種惡事。若有為欲對治如是能起四種惡業因緣，修四無量勝三摩地，彼乃至於少男、少女，無處無容暫更發起作惡業思，是故彼修如是加行，能盡所有惡業因緣。當知如是正修加行，由二因緣，於其所作及所增長一切惡業，皆能摧伏，謂由修習無量定故。所以者何？所作惡業，但於有量有情境界，欲不饒益意樂所起；所修無量，乃於無量有情境界，欲作饒益意樂所起。又能發起不善業心，下劣界攝，是所對治；所修無量俱行之心，勝妙界攝，是能對治。又心是勝，諸所造業皆屬於心，故說世間並是心胤，繫屬心故，依心轉故。如是行者先發正願為所依止，後善修習無量心定，當於進趣離欲愛時，便能獲得住不還果。

若但於此暫生喜足，於現法中不求上進，彼現法中尚不造業，況於生位或於後位！又定不能當受生位、後位異熟。又正法外墮邪見者，行邪道者，所有一切善、不善業，邪見所起，邪見增上力所生故，皆名曲業。猛利貪、瞋所起諸業，皆名穢業。猛利癡者，上品鈍根忘失念者，極闇鈍者癡所起業，皆是濁業。一切能往善趣妙行，皆名淨業。一切能往涅槃妙行，名默然業。

復次，能感各別處所那落迦惡業，名黑黑異熟業。能感各別處所天趣善業，名白白異熟業。能感餘處所有諸業，名黑白黑白異熟業。於是處所，有二業果現前可得，是故總說以為一業。若出世間諸無漏業，皆名不黑不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。若已盡業，若當盡業，二種總名能盡諸業，令未生者當不生故，令已生者得離繫故。由約可愛因果異熟，故說不白。當知各別處所天趣，一向白者，謂過他化自在天處，有欲界中魔王所都眾魔宮殿，及上梵世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所有善業，總說為一；由彼處所，眼所見色乃至意所知法，一向可愛，相續殊勝增上義故，意門引發意成義故。各別處所那落迦有四：一、大那落迦，二、別那落迦，三、寒那落迦，四、邊那落迦。於此處所，各別純受順樂受業諸果異熟，各別純受順苦受業諸果異熟，是故說名各別處所。又於魔宮、初、二靜慮，純受悅樂；若於第三靜慮已上，純受喜樂。言喜樂者，令心調柔，令心安適，與喜相似，故名為喜，非是喜受；與樂相似，說名為樂，非是樂受。六觸處門恒所領受者，當知即彼名六觸處，及各別處所，因果相屬道理義故。

七五；二五三（二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，云何見，次第我見斷、無我見生」？佛告彼比丘：「於眼正觀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正觀無我。如是乃至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正觀無我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次第我見斷、無我見生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，歡喜已作禮而去。

七六；二五四（二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能斷一法者，則得正智，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演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云何一法斷故，乃至不受後有？所謂無明離欲明生，得正智，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無明離欲明生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當正觀察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正觀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無明離欲明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無智、智與定，殊勝、障、學等，著、無我、聖道，二海不同分。

「無智」：若諸邪見，若諸我見，若即無明，依前所說三有情眾，無智為根，故得生起。若能斷此無義根本一切眾中能起一切雜染，一法當知，彼能正記所解。此中第一所起雜染，損減實事；第二雜染，增益虛事；第三雜染，於其如實顯了方便能作愚癡。於彼二因有愚癡故，或起增益，或起損減。

七七；二五五（二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於眼當如實知、如實見。若眼，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如實知、如實見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彼如實知、如實見已，於眼生厭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生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厭已不樂，不樂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八；二五六（二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說一切優陀那偈已，告尊者阿難：「眼無常、苦、變易、異分法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、苦、變易、異分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得解脫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彼亦解脫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（亦）解脫。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九；二五七（二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城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勤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如是如實知顯現。於何如實知顯現？於眼如實知顯現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如實知顯現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此諸法無常，有為，亦如是如實知顯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〇；二五八（二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無量三摩提，精勤繫念。所以者何？修無量三摩提，精勤繫念已，則如實顯現。於何如實顯現？於眼如實顯現，如是廣說，乃至此諸法無常，有為，此如實顯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智」：復次，有二種如實智：一者、如理作意所發，二者、三摩地所發。當知此中，由正聞、思所成作意，聽聞正法增上力故，於五種受分位轉變所起過患如實了知。又即於此分位轉變如理思惟，名不定地如實正智。此為依止，能隨入修。云何名為分位轉變所起過患？謂苦樂位諸無常性：苦分位中有自性苦性，樂分位中有變壞法性。云何名為分位轉變？謂樂分位與苦分位有別異性。若苦分位與樂分位有別異性，如是當知一切分位展轉別異。於此別異如實觀見，於此分位住無常想，如實觀見別異過患，知所有受皆是

苦已，住於苦想。有如是想，有如是見，能證清淨，是故亦得名如實智。依定所發如實智者，謂即依彼行相轉時，輕安所攝，清淨無擾，寂靜而轉，當知此行與前差別。又無常性，是一切行共相；苦性是一切有漏法共相。二如實智為依止故，當知如實能正顯了彼法二相。

八一；二五九（二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眼無常，況現在眼！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眼，不欣未來眼，於現在眼厭，不樂，離欲，向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二——八四；二六〇——二六二（）

如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，亦如是說。

八五——九二；二六三——二七〇（）

如內入處四經，如是外入處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四經，內外入處四經，亦如是說

九三；二七一（二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觸入處，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六觸入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去我法律遠，如虛空與地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具足如實知此六觸入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我今問汝，汝隨問答我。比丘！汝見眼觸入處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此眼觸入處，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知見者，不起諸漏，心不染著，心得解脫。是名初觸入處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法永不復起，所謂眼識及色。汝見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。作如是如實知見者，不起諸漏，心不染著，

心得解脫。是名比丘六觸入處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永不復生，謂（耳識、聲……，）意識、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定」：復次，住內法者，未得定心，尚與外道定心差別，由智勝故，何況定心！何以故？彼諸外道，雖得定心，乃至極遠，證得非想非非想定，然猶未能於六觸處，以其五轉如實了知，心正離欲，證得解脫。是故彼與此正法律，猶如地、空相去極遠。住內法者，雖未得定，但由信聞無我勝解，便能證得三摩地心，於六觸處能斷、能知，心得離欲及證解脫。是故當知於正法律，彼有失壞，此無失壞。唯正勝解相續轉時，於六境界，依止六根，略有五種寂靜妙行：謂深於彼見過患故，名為善調；於不應役諸境界中而不役故，名為善覆；於所應役諸境界中，或於率爾現前境上善住念故，名為善守；一切煩惱皆能斷故，名為善護；已善修習圓滿道故，名為善修。

九四；二七二（二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莫樂、莫苦！所以者何？有六觸入處，地獄眾生生彼地獄中者，眼所見不可愛色，不見可愛色；見不可念色，不見可念色；見不善色，不見善色。以是因緣故，一向受憂、苦。耳聲，鼻香，舌味，身觸，意（所）識法，見不可愛，不見可愛；見不可念，不見可念；見不善法，不見善法。以是因緣故，長受憂、苦。諸比丘！有六觸入處，其有眾生生彼處者，眼見可愛，不見不可愛；見可念色，非不可念色；見善色，非不善色。以是因緣故，一向長受喜、樂。耳聲，鼻香，舌味，身觸，意所識法，可愛非不可愛，可念非不可念，見善非不善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殊勝」：復次，於二處所，如來證得勝安立智，能正顯說超諸苦樂，非不證得勝安立智。於中若有作如是解：此大沙門、喬答摩種，無知無解，於諸世間一向安樂，為令弟子謂此安樂間雜眾苦，深怖畏故，為超苦樂間雜依附諸世間故，為欲超過諸苦樂故，宣說法要。當知此解，是為邪想，是邪分別，是大邪見。然其如來善知世間，或一向樂，或一向苦，或雜苦樂，然

彼一切皆是無常，是故為令諸弟子眾超過一切無常世間，超過苦樂，說正法要。由三種相，應正了知諸可意事：謂未來世諸可愛事，名所追求；若過去世諸可愛事，名所尋思；若現在世可愛外境，名所受用；若現在世可愛內受，名所耽著。當知此中墮於三世，有四行相：一於未來，一於過去，二於現在。於此行相，能隨悟入：是悅意相，意所樂相，可愛色相，平安色相。如其所應，當知即是可欣，可樂，可愛，可意四種行相。

九五；二七三（二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昔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自心多向何處？觀察自心，多逐過去五欲功德，少逐現在五欲功德，逐未來世轉復微少。我觀多逐過去五欲心已，極生方便，精勤自護，不復令隨過去五欲功德。我以是精勤自護故，漸漸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汝等諸比丘！亦復多逐過去五欲功德，現在、未來亦復微少。汝今亦當以心多逐過去五欲功德故，增加自護，亦當不久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所以者何？眼見色因緣生內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；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因緣生內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是故比丘！於彼入處當覺知！若眼滅，色想則離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滅，（聲想……）法想則離」。佛說當覺六入處言已，入室坐禪。

時有眾多比丘，世尊去後，作此論議：世尊為我等略說法要，不廣分別而入室坐禪。世尊說言：當覺六入處！若彼眼滅，色想則離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滅，（聲想……）法想則離。我等今日，於世尊略說法中猶故不解，今此眾中，誰有慧力，能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為我等演說其義！復作是念：唯有尊者阿難，常侍世尊，常為大師之所讚歎，聰慧梵行。唯有尊者阿難，堪能為我等，於世尊略說法中演說其義。我等今日，皆共往詣尊者阿難所，問其要義；如阿難所說，悉當奉持。爾時，眾多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坐。白尊者阿難言：「尊者當知！世尊為我等略說法要，如上所說，具問阿難：當為我等廣說其義」！尊者阿難語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於世尊略說法中，當為汝等廣說其義。世尊略說者，即是滅六入

處有餘當說，故言眼處滅，色想則離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處滅，（聲想……）法想則離。世尊略說此法已，入室坐禪，我今已為汝等分別說義」。尊者阿難說此義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障」：復次，勤修定者，略由二門、二時、二地所有諸欲，於所引發三種等持能為障礙。為欲斷除如是障礙，正勤修習五種對治。當知此中先所受用過去諸欲，於遠離處，由尋思門令心飄蕩。復有現在居家所有利養恭敬俱行諸欲，由尋思門令心散亂。此中利養恭敬俱行所有諸欲，於其行時，令心飄蕩；先所受用居家諸欲，於其住時，令心散亂。即此諸欲，於異生地能為障礙，於有學地亦為障礙。又於異生所修無量俱行等持能為障礙，亦於有學能善通達一切智事廣大等持能為障礙，亦於無學極善修習究竟等持能為障礙。當知如是諸所生起一切等持，皆與喜俱。此中第一，於諸有情利益安樂意樂門中與喜俱行；第二、領受有學解脫喜故與喜俱行；第三、領受無學解脫喜故與喜俱行。彼由眼等所識色等，所緣別故，復有六種。又此等持，具諸相故，名為圓滿。又此等持究竟邊際，謂能往趣世間離欲，或能往趣出世離欲，過此更無能趣清淨等持可得，是故說此無有缺減。若欲速證沙門果者，於身命等無所顧戀，恒常無間、殷重加行，熾然精進，於諸欲中了知自相，堅守正念；了知過患無希望等，正知現前。正念、正知為所依故，方便勤修四無放逸：謂於晝分，若行、若坐，於諸障法淨修其心，乃至廣說。如是發起勇猛精進，於其所證無所怯劣，由九種相安住其心。一向修習奢摩他定，身得輕安，無愛味等，故無染污，不為惛沈及以睡眠二隨煩惱之所擾亂。一向念住為所依止，精勤修習毘鉢舍那，堅守正念，遠離掉舉隨煩惱故，無有愚癡。已入止觀雙運轉道，其心正定，即此二分一境隨行。為斷彼障，修習如是五種對治為依止故，能於彼障遍知、永斷。於三等持，依六境事所有差別喜俱行定，圓滿能引，由二因緣，諸佛世尊為諸弟子宣說自己能引導法：一、於黑品所有過失，令生解故；二、於白品所有功德，令生解故。

九六；二七四（二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為一切比丘說不放逸行，亦非不為一切比丘說不放逸行。不向何等像類

比丘說不放逸行？若比丘得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心正解脫，如是像類比丘，我不為說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彼諸比丘已作不放逸故，不復堪能作放逸事，我今見彼諸尊得不放逸果，是故不為彼說不放逸行。為何等像類比丘說不放逸行？若諸比丘在學地者，未得心意增上安隱，向涅槃住，如是像類比丘，我為其說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比丘習學諸根，心樂隨順資生之具，親近善友，不久當得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所以者何？彼眼識所可愛樂、染著之色，彼比丘見已，不喜、不讚歎、不染、不繫著住。以不喜、不讚歎、不染、不著住故，專精勝進，身心止息，心安極住不忘，常定一心，無量法喜，但逮得第一三昧正受，終不退滅隨於眼色。於耳（聲）、鼻（香）、舌（味）、身（觸）、意（所）識法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學等」：復次，於此正法毘奈耶中，略有二種補特伽羅：一、已得意，二、未得意。已得意者，復有二種：一、已見諦，已得有學心解脫意；二、阿羅漢，已得無學心解脫意。未得意者，謂於三學創修事業有學異生，彼全未得一切二種心解脫意，是故希求異生體後有餘依滅，及自體後無餘依滅涅槃界時，於三學中多修學住。若諸無學，雖已證得心解脫意，而或失念行縱逸時，便有退失現法樂住；彼雖於此現法樂住或退、不退，然無堪能退失解脫。若有修行不放逸者，一切皆為證得解脫，然已證得解脫無退，修不放逸復何所用！若為證得現法樂住，勤作功用，如造工業，非不放逸。若諸有學，先已證得心解脫意，彼亦決定趣三菩提，於所修道，不由他緣，自然能修無放逸行，於現法中猶未畢竟息放逸故。若有一切未得意者，彼應決定修不放逸。又由三相，辦所應作：一、由諸根所集成故，資糧圓滿；二、由習近隨順如法諸臥具故，心得安住；三、由依止親近善士，聞他法音，如理作意眾因緣故，乃至獲得二心解脫。又即於此，應不放逸所作轉時，由二種相，應知於彼六處寂滅，有增上慢，無增上慢。謂於未滅起邪分別，妄執為滅，由所緣故，及於未得起邪分別，妄執為得。彼雖如是起邪分別，謂滅解脫，而未能令身壞已後壽命永盡，六處永滅，亦不能離諸境界想。又彼由於六處

寂滅，若緣、若證邪領受故，有如是事。此二種相，應知說名有增上慢。與此相違，當知說名無增上慢。

九七；二七五（二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為汝等演說二法，諦聽，善思。何等為二？眼、色為二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為二，是名二法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是非二者，沙門瞿曇所說二法，此非為二。彼自以意說二法者，但有言說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緣眼、色，眼識生，三事和合緣觸，觸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若於此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知者，種貪欲身觸，種瞋恚身觸，種戒取身觸，種我見身觸，亦種殖增長諸惡不善法，如是純大苦聚皆從集生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廣說如上。復次，眼緣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於此諸受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，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不種貪欲身觸，不種瞋恚身觸，不種戒取身觸，不種我見身觸，不種諸惡不善法。如是諸惡不善法滅，純大苦聚滅。耳、（聲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觸）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著」：復次，住內法者，於二種著，應當了知二種過患。謂諸異生，於二緣識及能依受，不能了知無我性故，未離欲者，於利養恭敬增上業緣所起諸受，有第一著；已離欲者，於離諸欲緣所起諸受，有第二著。此著為因，當來生起，說名為生。又諸外道，由取著故，生諸繫縛；繫縛生故，能生一切惡、不善法，當知是名第一過患。又由此著增上力故，當於正法毘奈耶沒，及當來世生等眾苦差別而生；於現法中，此增上力為因緣故，不般涅槃，當知是名第二過患。與此相違，應知即是白品差別。

九八；二七六（二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因緣生識，何等為二？謂眼、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

意、法。如是廣說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因緣生眼識，彼無常，有為，心緣生。色若眼、識，無常，有為，心緣生；此三法和合觸，觸已受，受已思，思已想，此等諸法無常，有為，心緣生，所謂觸、想、思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無我」：復次，由四因緣，於法無我能到究竟。謂一切法皆無我者，除識自性，識諸因緣，識諸助伴，其餘所有不可得故。又識自性是無常故；又此因緣是無常故；又此助伴是無常故。

九九；二七七（二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富留那比丘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說現法，說滅熾然，說不待時，說正向，說即此見，說緣自覺。世尊！云何為現法，乃至緣自覺」？佛告富留那：「善哉富留那！能作此問。富留那！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富留那！比丘眼見色已，覺知色，覺知色貪；我此內有眼識色貪，我此內有眼識色貪如實知。富留那！若眼見色已，覺知色，覺知色貪；我此內有眼識色貪如實知者，是名現見法。云何滅熾然？云何不待時？云何正向？云何即此見？云何緣自覺？富留那！比丘眼見色已，覺知色，不起色貪覺；我有內眼識色貪，不起色貪覺，如實知。若富留那！比丘眼見色已，覺知色，不起色貪覺；如實知。色，不起色貪覺，如實知，是名滅熾然、不待時、正向、即此見、緣自覺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富留那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聖道」：復次，由八聖支道法故，及此果故，顯發正法及毘奈耶。由五種相，當知八聖支道法最勝、無罪。謂於現法煩惱有無善分別故，名為現見。能令煩惱得離繫故，名無熾然。若行、若住、若坐、若臥，一切時中皆可修習，易修習故，名為應時。導涅槃故，名為引導。不共一切諸外道故，名唯此見。遠離信他欣樂行相，周遍尋思，隨聞所起見、審察、忍，唯自證故，名內所證。此道果法，亦有五相，當知已如攝異門分分別其相。

一〇〇；二七八（二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言：「大海者，愚夫所說，非聖所說；此大小水耳。云何聖所說海？謂眼識色已，愛念、染著、貪樂，身、口、意業，是名為海。一切世間阿修羅眾，乃至天、人，悉於其中貪樂沉沒，如狗肚藏，如亂草蘊，此世、他世絞結纏鎖，亦復如是。耳識聲，鼻識香，舌識味，身識觸，此世、他世，絞結纏鎖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一——一〇二；二七九——二八〇（）

如身、口、意業，如是貪、恚、癡，老、病、死，亦如是說。

一〇三——一〇五；二八一——二八三（）

如五根三經，六根三經亦如是說。

一〇六；二八四（二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海者，世間愚夫所說，非聖所說海，大小水耳。眼是人大海，彼色為濤波，若能堪忍色濤波者，得度眼大海，竟於濤波、洄復諸水惡蟲，羅剎、女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是人大海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為濤波，若堪忍彼（聲、香，味、觸）、法濤波，得度於（耳、鼻、舌、身、）意海，竟於濤波、洄復，惡蟲，羅剎、女鬼」。爾時，世尊以偈頌曰：

「大海巨濤波，惡蟲、羅剎怖，難度而能度，集離永無餘。

能斷一切苦，不復受餘有，永之般涅槃，不復還放逸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二海不同分」：復次，海有二種：一者、水海，二、生死海。由三種相，當知水海與生死海而不同分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自性不同分故，二者、淪沒不同分故，三者、超渡不同分故。此中自性不同分者，謂水大海，用色一分為自性故，有邊有量；生死大海用一切行為自性故，無邊無量。此中淪沒不同分者，謂若所有淪沒，若由此淪沒，若如是淪沒，皆不同分。謂水大

海，或傍生趣、或有人趣於中淪沒；生死大海，諸天世間亦常淪沒。又水大海，唯由身故於中淪沒，不由語故，不由意故，不由貪故，不由瞋故，不由癡故，不由生等眾苦法故於中淪沒。此中宣說諸業、煩惱、彼果三分，如其次第，應知彼相。生死大海，亦由身故，乃至亦由生等苦故於中淪沒。諸出家者，由妄尋思，由妄觀察，由自所起諸邪分別，發起種種不正尋思，令心擾亂，於生死海恒常淪沒。又餘外道，諸煩惱繫所纏繫故，於生死海恒常淪沒。諸在家者，恒常無間眾苦逼切，煩惱燒然而不能厭，故名淪沒。其餘依止諸業、煩惱，於諸生處往還無絕，故名淪沒。其水大海，唯墮其中，暫時衰損；或傍生趣，由業、煩惱一分勢力而生其中，暫時淪沒而非究竟，當知是名沒不同分。此中超渡不同分者，謂水大海，未離欲貪諸異生類，尚能越渡，何況其餘！生死大海，三分建立；未離欲者，由五可愛境差別故；已離欲者，由意所識可愛諸法境差別故；諸有學者，由內六處有差別故。其未離欲諸異生類，於五可愛境界大海未能超渡。其已離欲諸異生類，於內各別六處大海未能超渡。由彼於此未超渡故，於前二種境界大海，亦未超渡。其有學者，普於六處遍知為苦，即於所緣修習正道，彼由安住如是住故，於未離欲、已離欲地二種境界，所有心意所緣境相明了現前，又由猛利觀察作意，於先所見等隨憶念，由此因緣，於彼速疾以慧通達，亦能除遣。又彼於其六處大海速能超渡，能超渡故，於前二種境界大海畢竟超渡。及能超渡能發棄捨所學煩惱，能發尋思亂心煩惱，能發耽著世間利養恭敬煩惱，能發一切惡行煩惱。

一〇七；二八五（二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苦集道跡，苦滅道跡。諦聽！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苦集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，如是（純大苦聚集。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苦集道跡。云何苦滅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：如是純大苦聚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

是說，是名苦滅道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八；二八六（二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涅槃道跡，云何為涅槃道跡？謂觀察眼無常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涅槃道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九；二八七（二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似趣涅槃道跡。云何為似趣涅槃道跡？觀察眼非我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觀察非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似趣涅槃道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嗢拕南曰：

道、師不同分，王國、二世間，有為、遮身行，堅執、三空性。

「道不同分」：略有二種道不同分：一、自性不同分，二、行相不同分。若趣苦集行，若趣苦滅行，是名自性不同分。當知初一能趣雜染，第二能趣清淨，是名此中不同分義。即此趣滅行，或有有為共相行轉，或有有為、無為共相行轉，是名行相不同分。當知此中，若諸有為共相行相，彼望道果，名不同分。若有為、無為共相行相，彼望道果亦名同分，何以故？道果涅槃常無我故。

一一〇；二八八（二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趣一切取道跡，云何為趣一切取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所取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取所取故，是名趣一切取道跡。云何斷一切取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如是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一；二八九（二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知一切知法，一切識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一切知法，一切識法？諸比丘！眼是知法、識法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是知法、識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二；二九〇（二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說一法不知、不識，而得究竟苦邊。云何不說一法不知、不識，而得究竟苦邊？謂不說於眼不知、不識而得究竟苦邊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亦復不說不知、不見而得究竟苦邊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三；二九一（二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欲法應當斷。云何一切欲法應當斷？謂眼是一切欲法應當斷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欲法應當斷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四；二九二（二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說一法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。云何不說一法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？謂不說眼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不說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五；二九三（二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斷一切計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不計？謂不計我見色，不計眼我所，不計相屬。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不計樂我，我所，不計樂相屬。不計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如是不計者，於諸世間常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六；二九四（）

如上所說眼等不計，一切事不計亦如是。

一一七；二九五（二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計者是病，計者是癰，計者是刺。如來以不計住故，離病、離癰、離刺。是故比丘欲求不計住，離病、離癰、離刺者，彼比丘莫計眼我，我所，莫計眼相屬；莫計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莫計是我，我所，相在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如是不計者，則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八；二九六（）

如眼等所說，餘一一事亦如是。

一一九；二九七（二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增長法、損減法。云何增長法？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，是名增長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增長法。云何損減法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滅則受滅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損減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〇——一二一；二九八——二九九（）

如增長、損減，如是起法、處變易法，集法、滅法，亦如上說。

「師不同分」：復次，於正法內，略有五種師假立句，諸外道師所製論中都不可得。謂趣諸取行，趣諸取盡行，若一切法遍知，永斷，作苦邊際。若於五相受建立處，一一相中，不依四相薩迦耶見，用彼為依，能害四種行相憍慢。若慢為因，有三過患；離慢為因，有三勝利。當知此中懷憍慢者，於涅槃界其心退還，由怖畏故，是名第一過患。於諸惡行恒現行中，及於可愛諸雜染事，其心趣入，是名第二過患。於涅槃界深生怖畏增上力故，便能生起當來生等生死重病。如由怖畏增上力故，如是亦由於諸惡行，及於可愛諸雜染事，其心趣入增上力故，堪能生起當來生等生死重病。如生等病，眼等處癰，貪等毒箭，當知亦爾，是名第三過患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離慢為因三種勝利。若隨緣起增上力故，於現法中後有種子，或增、或減，由此為因，當來後有或生、不生，以能攝受種子煩惱，或有集起、或滅沒故。一切世間及出世間所有法教如實建立，唯於內法有此大師，為諸弟子正所宣說師假立句，真實可得，非諸外道。

一二二；三〇〇（二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漏無漏法。云何有漏法？謂眼，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：世俗者，是名有漏法。云何無漏法？謂出世間意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：出世間者，是名無漏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三；三〇一（二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者，云何名世間」？佛告三彌離提：「謂眼，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

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是名世間。所以者何？六入處集則觸集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集。三彌離提！若無彼眼，無色，無眼識，無眼觸，無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無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法，意識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若不苦不樂者，則無世間，亦不施設世間。所以者何？六入處滅則觸滅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滅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四——一二五；三〇二——三〇三（）

如世間，如是眾生，如是魔，亦如是說。

「王國」：復次，於欲界中諸器世間，當知譬如王所王國。有情世間，譬如臣民。彼惡天魔，譬如君主。

一二六；三〇四（二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者，云何名世間」？佛告三彌離提：「危脆敗壞，是名世間。云何危脆敗壞？三彌離提！眼是危脆敗壞法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亦是危脆敗壞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是說危脆敗壞法，名為世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二世間」：復次，有二世間：一、有情世間，二、器世間。其器世間，為火災等之所壞滅；有情世間，剎那剎那，各各內身任運壞滅。

一二七；三〇五（二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空，云何名為世間空」？佛告三彌離提：「眼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空世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

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有為」：復次，空有二種：一者、有為，二者、無為。此中有為，空無常、恒、久久安住，不變易法，及我、我所。若諸無為，唯空無有我及我所。又此空性，離諸因緣，法性所攝，法爾道理為所依趣。此或如是，或異、或非，遍一切處，無不同歸法爾道理。

一二八；三〇六（二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世間集，世間滅，世間滅道跡。諦聽，善思。云何為世間？謂六內入處。云何六？眼內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。云何世間集？謂當來有愛，喜貪俱，彼彼樂著。云何世間滅？謂當來有愛，喜貪俱，彼彼樂著無餘斷：已捨、已吐、已盡、離欲、滅、止、沒。云何世間滅道跡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九；三〇七（二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，我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」。如是說已，入室坐禪。時眾多比丘，世尊去後，即共議言：「世尊向者略說法言：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，我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得究竟苦邊者。如是說已，入室坐禪。我等今於世尊略說法中，未解其義，是中諸尊誰有堪能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為我等說其義者」。復作是言：「唯有尊者阿難，聰慧總持，而常給侍世尊左右，世尊讚歎，多聞、梵行，堪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說其義。今當往詣尊者阿難所，請求令說」。

時眾多比丘，往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坐。具以上事，廣問阿難。爾時，阿難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今當為說。若世間，世間名，世間覺，世間言辭，世間語說，此等皆入世間數。諸尊！謂眼是世間，世間名，世間覺，世間言辭，世間語說，是等悉入世間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於六入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是名聖

弟子到世界邊，知世間，世間所重，度世間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復說偈言：

「非是遊步者，能到世界邊；不到世界邊，不能免眾苦。

是故牟尼尊，名知世間者，能到世界邊，諸梵行已立。

世界邊唯有，正智能諦了，覺慧達世間，故說度彼岸。

如是諸尊！向者世尊略說法已，入室坐禪，我今為汝分別廣說」。尊者阿難說是法已，眾多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遮身行」：復次，如來不遮能得一切世間邊際，唯遮身行隨往能得世間邊際。此中當依勝義道理，應知世間，若得世間邊際方便，及世邊際。謂於方處，有世間想，假名施設增上力故。即由世間若智、若想增上力故，說有世間；若想若智增上力故，於諸世間廣起言說。由或見、聞、或覺、或知增上力故，於六觸處，由其五轉起如實智，名得世間邊際方便。未來諸行因永盡故，名為能到世間邊際。於世因果如實知故，名世間解。能正任持最後身故，名善運轉世間邊際。於現法中，一切境界愛永盡故，具恒住故，說名能超世間愛者。由如是等所說行相，當知名得世間邊際。

一三〇；三〇八（二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師、有近住弟子，則苦獨住；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則樂獨住。云何有師、有近住弟子，則苦獨住？緣眼、色，生惡不善覺，貪、恚、癡俱。若彼比丘行此法者，是名有師；若於此邊住者，是名近住弟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如是有師、有近住弟子，常苦獨住。云何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常樂獨住？緣眼、色，生惡不善覺，貪、恚、癡俱。彼比丘不行，是名無師；不依彼住，是名無近住弟子。是名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常樂獨住。若彼比丘無師、無近住弟子者，我說彼得梵行福。所以者何？無師、無近住弟子比丘，於我建立梵行，能正盡苦，究竟苦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堅執」：復次，非善說法毘奈耶中諸出家者，隨有一惡不善尋思，未生、生時，一向能為梵行障礙。如彼生已，堅執不捨。此中不行最為殊勝，

設有行者，不應堅執，於相續中，不應為作居住依止。何以故？剎那雜染不能傾動所修梵行，要當相續能傾動故。

一三一；三〇九（二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，入林中晝日坐禪。時舍利弗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從何來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！從林中晝日坐禪來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今入何等禪住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善哉！舍利弗！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。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，當如是學。若入城時，若行乞食時，若出城時，當作是思惟：我今眼見色，頗起欲、恩愛、愛念、著不？舍利弗！比丘作如是觀時，若眼識於色有愛、念、染著者，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堪能，繫念修學。譬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為盡滅故，當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滅。彼比丘亦復如是，當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繫念修學。若比丘觀察時，若於道路，若聚落中行乞食，若出聚落，於其中間，眼識於色無有愛、念、染著者，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繫念修習。是名比丘於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淨除乞食，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三空性」：復次，當知略有二種空住：一者、尊勝空住，二者、引彼空住。諸阿羅漢觀無我住，如是名為尊勝空往。由阿羅漢法爾尊勝，觀無我住，於諸住中最為尊勝；如是或尊勝所住，或即住尊勝，由此因緣，是故說名尊勝空住。引彼空住者，謂如有一，若行、若住，如實了知煩惱有無。知有煩惱，便修斷行。知無煩惱，便生歡喜，生歡喜故，乃至令心證三摩地；由心證得三摩地故，如實觀察諸法無我，晝夜隨學，曾無懈廢，如是名為引彼空住。當知此中，於內煩惱如實了知，有知為有，無知為無，是名空性。

復次，正見圓滿，已見諦跡諸聖弟子，皆能如實越彼邪空，亦能如實入正不空，以世間道及出世道修習空性。其義云何？謂於此處彼非有故，正觀

為空，若於此處所餘有故，如實知有。譬如客舍，於一時間無諸人物，說名為空；於一時間有諸人物，說名不空。或即此舍，由無一類說名為空，謂無材木，或無覆苫，或無門戶，或無關鍵，或隨一分無所有故，然非此舍即舍體空。如是自體所依止身，亦名受趣，亦名想趣，亦名思趣。然此自體所依止身，於一時間，由無一類，或受、或想、或復思等，一切煩惱、隨煩惱等，說名為空；於一時間，由有一類說名不空。或即自體所依止身，於一時間，由無一類，或眼、或耳、或鼻、或舌、或身一分、或意一分，說名為空，然非自體所依止身，即自身體一切皆空。當知此中總略義者，若觀諸法所有自性畢竟皆空，是名於空顛倒趣入，亦名違越佛所善說法毘奈耶。若觀諸法，由自相故一類是有，一類非有，此有、非有畢竟遠離。又觀有性，於一時間一分遠離，於一時間一分不離，如是名為於彼空性，無有顛倒如實趣入。以世間道修空性者，謂聖弟子住遠離處，先於城邑、聚落、人想，作意思惟，次復思惟阿練若想。彼即觀察，於自身中此想為空，謂人、邑等想；此想不空，謂阿練若想。又餘不空，謂阿練若想為緣，阿練若想相應諸受、思等，或即此想，由一類故觀之為空，謂無麁重、不寂靜住及熾然等；由一類故觀為不空，謂有微細、極寂靜住、離熾然等。又即於彼能取山林、卉木、禽獸等阿練若差別相想，無復思惟，但思惟地，無別相想。又即於彼能取險惡、高下、不平、多諸刺棘、瓦礫等地差別相想，無復思惟，但思惟地平坦、細滑，猶如掌中，無別相想。從此次第，除色想等，漸次思惟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差別相想，後於非想非非想處所有相想，作意思惟。於一切處，如前所說，歷觀空性：觀諸下地有麁想等，觀諸上地有靜想等，如是名為諸聖弟子，以世間道修習空性。當知為趣，乃至上極無所有處，漸次離欲。自斯已後，修聖道行，漸次除去無常行等，能趣非想非非想處畢竟離欲。彼於爾時，自觀身中空無諸想，謂一切漏一向寂靜，永離熾然。又觀身中有法不空，謂此依止為緣，六處展轉互相任持；乃至壽住為緣，諸清淨法無有壞滅。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非如思惟無常、苦住。是故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，由昔串習隨轉力故，多依空住。

復次，有二種空：一者、應所證空，二者、應所修空。若諸蕊芻樂依雜住，於此二種不能成辦，應所證空不能證故，應所修空不能修故。因於二種不成辦故，當知退失四種妙樂：謂於一切攝受惡事遽務眾苦，皆悉解脫妙出離樂；解脫貪欲、瞋恚等事，初靜慮中妙遠離樂；尋、伺止息妙寂靜樂；二解脫攝，無所造作，無恐怖攝妙等覺樂。二解脫者：一、時愛心解脫，二、不動心解脫。若阿羅漢根性鈍故，於世間定，是其退法，未能解脫所有定障，故名時愛心解脫。以退法故，時時退失，時時現前，故說名時。於現法樂，憙欲證住，故說名愛。不動心解脫者，謂阿羅漢根性利故，是不退法，一切皆以無漏道力而得解脫，於一切種都無退失。當知此中，決定義是三昧耶義，餘如前說。無所造作、無恐怖者，當知無有異類可得，令阿羅漢心於中染，彼變異故生愁歎等。應所證空，略有二種：一者、外空，二者、內空。外空者，謂超過一切五種色想，則五妙欲之所引發，於離欲貪正能作證。內空者，謂於內諸行，斷增上慢，正能作證。

應所修空，亦有二種：一、於內外諸境界中修無我見，二、即於彼修無常見。此四種空，當知四行為所依止：外空，以內住心增上緣力，離所生樂滋潤其身為所依止，及我慢遍知。內空，以內外空，於內外法修無我見為所依止；無我見，以即於彼修無常見為所依止；無常見，以聞正法如理作意為所依止。又於此中，若諸蕊芻為離欲貪，精勤修學，觀察作意增上力故，於欲界繫諸不淨相，勉勵思惟。彼於外空未作證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故，趣染習故，於外空性心不證入。不愛樂故，便於其中，由我慢門心不流散，等隨觀察，以寂靜相思惟內空。彼由我慢未永斷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故，亦於此中心不證入。遂於內外一切行中修無我見，於無我見未善修故，亦於其中心不證入。乃於內外一切行中修無常見，令心不動，於諸行中見無常故，一切種動皆無所有，故無常見名不動界。由於是處心無勝解，故以正慧如實通達：或緣不淨，或緣慈悲，或緣息念所有境界，或緣諸行無常境界，於三摩地極多修習為因緣故，令心調柔，由是漸次於一切處皆能證入。

由此因緣，於所證空能證圓滿。因於所證得圓滿故，其心解脫一切能順下、上分結。由此因緣，於所修空能修圓滿，因於所修得圓滿故，成就無學

正見等法。若於是時，乃至於空未能證入，當知此時是異生位；若時證入，是有學位；若時修習已得圓滿，是無學位。為令此修得圓滿故，勤修正行，令心證入，以善尋思而正尋思，則於其中能善知量，離諸雜染而起言說。於經行處能正經行，於所坐處能正安坐，於如是等一切處所，皆善知量。如是行時清淨為先，於其住時亦得清淨。其間能以觀察作意，數數觀察現行煩惱，淨修治心；如是能趣一向成就諸白淨法，一切魔怨所不能奪，及彼一切惡不善法。四種雜染：謂後有因性故，現法身心遍燒惱故，惡趣因性故，生等眾苦因性故。言說有二：一者、隨逐音聲勝解言說，二者、隨逐法隨法行言說。第一言說，是於正法受持、讀誦、請問、徵覈之所發起；第二言說，是於所緣令心安往、究竟解脫，施設教授之所發起。若為是義，如來出世，諸弟子眾隨入聖教，應勤修習如是善法。

若於彼法毘奈耶中，無一切種所修梵行，當知亦無修梵行者，以於其中無梵行故。稱梵行者，皆修邪行，師弟展轉互相觸惱，各自許有尊卑體式。於正法中，二俱可得。若有棄捨大果、大利，應所證空，應所修空，為極下劣，有大罪過！利養恭敬、愛味所漂，多習邪行，當知彼為大梵行災之所觸惱。彼由如是耽嗜、愛著利養恭敬，自逼惱故，於能隨順解脫言教，不欲聽聞；雖為宣說，不能屬耳。或為貪著利養恭敬增上力故而強聽聞，無心求解，不欲修行，不為究竟善自調伏，乃至不為證般涅槃。由如是事，憎惡大師，行不平等，以於廣大現前恩德不能報故。當知此中總略義者，謂善說法毘奈耶中，既出家已，由四因緣，如於自己正所應行而不能行，如於大師聖教出家正所應行亦不能行，謂樂相雜住故，隨順隨逐音聲勝解言說故，耽著利養恭敬故。由此耽著增上緣力，聽聞正法，不修自利利他行故。又佛世尊，不欲自顯能善御眾而攝徒眾，唯深哀愍諸有情故。由是因緣，於行邪行弟子眾中，能無護惜，分明示語。

寧使弟子由此分明麁利益語，現捨正法及毘奈耶，當獲利益，勿令住此廣興邪行。

一三二；三一〇（二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長者，名郁瞿婁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有一比丘見法般涅槃？何故比丘不得見法般涅槃」？佛告長者：「若有比丘，眼識於色，愛、念、染著；以愛、念、染著故，常依於識，為彼縛故，若彼取故，不得見法般涅槃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識（於）法，亦復如是。若比丘眼識於色，不愛樂、染著；不愛樂染著者，不依於識，不觸、不著、不取故，此諸比丘得見法般涅槃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識（於）法，亦復如是。是故長者！有比丘得見法般涅槃者，有不得見法般涅槃者」。

一三三——一三四；三一一——三一二（）

如長者所問經，如是阿難所問經，及佛自為諸比丘所說經，亦如上說。

復次嗢拖南曰：

離欲未離欲，問、因緣、染路，保命、著處等，皆廣說應知。

「離欲未離欲」：若有苾芻，於其欲界或已離欲，或未離欲，於五妙欲意所識法，定地三世，由三種纏及彼根本所有隨眠正雜染時，於現法中不任趣證究竟涅槃。當知此中，由過去世，依彼取識；由未來世，屬彼取識；由現在世，著彼取識。由彼根本所有隨眠，墮在相續常隨逐故，執彼取識。與此相違，無雜染時，於現法中堪能趣證究竟涅槃。

「問」：復次，於聖教中，當知有四如理問者：一、有淨信若諸長者、若長者子，二、具聰慧多聞苾芻，三、是大師親承侍者，四、即大師。有二因緣，佛於弟子知而故問：謂觀弟子，雖欲請問而無無畏；或於其義無所了知，為遮現在、未來過故，為令正法得久住故。

一三五；三一三（二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異比丘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眼識生？何因何緣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生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眼因、緣色眼識生。所以者何？若眼識生，一切眼、色因緣故。耳、聲因緣，鼻、香因緣，舌、味因緣，身、觸因緣，意、法因緣意識生，所以者何？諸所有意識，彼一切皆意、法因緣生

故。是名比丘眼識因緣生，乃至意識因緣生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「因緣」：復次，由二因緣，說六識身以內六處為因，以外六處為緣。謂內六處，為彼種子所依附故；又內六處相續一類，如先所得畢竟轉故。境界不爾，非彼種子所依附故，又非一類相續轉故。

一三六；三一四（二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結所繫法及結法。云何結所繫法？眼、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是名結所繫法。云何結法？謂欲貪是名結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七；三一五（二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所取法及取法。云何所取法？眼、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是名所取法。云何取法？謂欲貪是名取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染路」：復次，由二種相，當總了知一切雜染：一者、一切雜染自性，二者、一切雜染行路。言自性者，所謂欲貪，與諸雜染為根本故。言行路者，謂內、外處，能取、所取有差別故。

一三八；三一六（二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比丘，寧以火燒熱銅籌以燒其目，令其熾然，不以眼識取於色相，取隨形好。所以者何？取於色相，取隨形好故，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愚癡無聞凡夫，寧燒鐵錐以鑽其耳，不以耳識取其聲相，取隨聲好。所以者何？耳識取聲相，取隨聲好者，身壞命終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愚癡無聞凡夫，寧以利刀斷截其鼻，不以鼻識取於香相，取隨香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香相，取隨香好故，身壞命終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愚癡無聞凡夫，寧以利刀斷截其舌，不以舌識取於味相，取隨味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味相，隨味

好故，身壞命終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愚癡無聞凡夫，寧以剛鐵利槍以刺其身，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觸相及隨觸好故，身壞命終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諸比丘！睡眠者是愚癡活，是癡命，無利、無福，然諸比丘寧當睡眠，不於彼色而起覺想。若起覺想者，必生纏縛、諍訟，能令多眾起於非義，不能饒益安樂天人。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我今寧以熾然鐵槍以貫其目，不以眼識取於色相，墮三惡趣，長夜受苦。我從今日，當正思惟，觀眼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。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入處，當如是學。寧以鐵槍貫其身體，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故，墮三惡道。我從今日，當正思惟，觀身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。若觸，身識，身觸，身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。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睡眠者，是愚癡活，癡命，無果、無利、無福。我當不眠，亦不起覺想，起想者生於纏縛、諍訟，令多人非義饒益，不得安樂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生厭，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生厭。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保命」：復次，若諸苾芻，於二處所等隨觀察，若行、若住，如理作意為所依止，於二雜染應脫其心。云何名為於二處所？謂自保命，忽然殀喪；不善心殞，往諸惡趣。云何名為如理作意為所依止？復於何等二種雜染應脫其心？謂我寧遭種種楚撻，損害於己諸處之身，勿復令我不善心殞，生諸惡趣。又我應當與喜樂俱，如實觀察，為欲對治現行不善，懇勵修習諸行無常。若經行時，於諸境界執取諸相，執取隨好所有雜染，令心解脫。遠離住時，於諸不善種種尋思所有雜染，令心解脫。當知此中，第一雜染是相似因，第二雜染是相似果。又二雜染現在轉時，生於二處：謂自保命，即於爾時倏歸殀喪；不善心殞，往諸惡趣。是故於彼二種雜染，一剎那中深見過患，發生慚愧，尚為妙善，況能相續。

一三九——一四二；三一七——三二〇（二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眼不知、不識、不斷、不離欲，不堪能正盡苦。於眼若知、若識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堪能正盡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三——一六二；三二一——三四〇（）

如眼四經，如是乃至意二十四經，如上說。

一六三；三四一（二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比丘，於眼味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不得自在脫於魔手，魔縛所縛，入於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眼不味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不隨於魔，脫於魔手，不入魔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四——一六九；三四二——三四七（）

如味，如是歡喜，讚歎，染著，堅住，愛樂，憎嫉，亦如是說。

一七〇——一七六；三四八——三五四（）

如內入處七經，外入處七經亦如是說。

一七七——一七八；三五五——三五六（二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魔鉤，云何為六？眼味著色，是則魔鉤；耳味著聲，是則魔鉤；鼻味著香，是則魔鉤；舌味著味，是則魔鉤；身味著觸，是則魔鉤；意味著法，是則魔鉤。若沙門、婆羅門眼味著色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魔鉤鉤其咽，於魔不得自在」。穢說、淨說，廣說如上。

一七九；三五七（二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伏駮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後語亦善。善義，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清白梵行，謂四品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四品法經？有眼識色，可愛、可念、可樂、可著；比丘見已，歡喜、讚歎、樂著、堅住。

有眼識色，不可愛、不可念、不可樂著、苦厭；比丘見已，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，於魔不得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有眼識色，可愛、可念、可樂、可著，比丘見已，知喜不讚歎、不樂著、堅實。有眼識色，不可愛、念、樂、著，比丘見已，不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，不隨魔自在，乃至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是名比丘四品法經」。

「著處」：復有眾多魔所歸向，所有雜染著安足處，智者了知，應當遠避。謂已離欲諸異生類，繫屬定生喜樂諸處所有愛味著安足處。未離欲者，於妙五欲受為依故，憙樂、諍競、貪愛、耽染著安足處。於恩、於怨諸有情所，一切愛、恚著安足處。廣大上品能引境界，順樂、順苦，所求、所尋、所可貪愛所有三世著安足處。當知此中可欣、可樂、可愛、可意諸句差別，如前已辯。不可欣者，於未來世，不可樂故；不可樂者，於過去世，由隨憶念不可樂故；不可愛者，於諸境界不可樂故；不可意者，由於諸受不可樂故。又言苦者，即於境界不可樂故。言損惱者，即於諸受不可樂故。言違背者，於過去世不可樂故。言逆意者，於未來世不可樂故。

一八〇；三五八（二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爾時，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我今當往亂其道意。時魔波旬化作御車象類，執杖覓牛，著弊衣，蓬頭亂髮，手脚剝裂，手執牛杖，至世尊前，問言：「瞿曇！見我牛不」？世尊作是念：此是惡魔，欲來亂我。即告魔言：「惡魔！何處有牛？何用牛為」？魔作是念：沙門瞿曇知我是魔，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眼觸入處是我所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是我所乘」。復問瞿曇：「欲何所之」？佛告惡魔：「汝有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；若彼無眼觸入處，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汝所不到，我往到彼」。爾時，天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若常有我者，彼悉是我所，一切悉屬我，瞿曇何所之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言有我者，彼說我則非，是故知波旬，即自墮負處」。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若說言知道，安隱向涅槃，汝自獨遊往，何煩教他為」？

世尊復說偈答言：

「若有離魔者，問度彼岸道，為彼平等說，真實永無餘，

時習不放逸，永離魔自在」。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有石似段肉，餓烏來欲食，彼作軟美想，欲以補飢虛，

竟不得其味，折觜而騰虛。我今猶如烏，瞿曇如石生，

不入愧而去，猶烏陵虛逝。內心懷愁毒，即彼沒不現」。

（二雜染）：復次，有二雜染：一者、外境雜染，二者、內受雜染。眼等為依，於色等境起諸貪著，名外境雜染。諸觸為依，貪著內受，名內受雜染。此二雜染，於永寂滅般涅槃中皆不可得，非諸魔怨所能遊履。

一八一；三五九（二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眼習近於色，則為魔所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眼不習近於色，不隨魔自在，乃至得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二——一九五；三六〇——三七三（）

如習近，如是繫、著，〔如是〕味、〔如是〕鄰、聚，〔若〕使，受持、繫著，我所，求，欲，淳，濃，不捨，亦如上說。

（十五相）：復次，由十五相，應當了知一切種類愛見雜染。謂於諸處，由諸纏故名藏，由隨眠故名護，由我見故名覆，所餘差別，廣說如前攝異

門分。

一九六；三七四（二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吒利弗多羅國雞林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尊者大純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坐。爾時，尊者阿難語尊者純陀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尊者純陀語尊者阿難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尊者阿難問尊者純陀：「如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所知、所見，說四大造色，施設、顯露此四大色非我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所知、所見，亦復說識非我耶」？尊者純陀語尊者阿難言：「仁者最為多聞，我從遠來詣尊者所，為問此法故。今日尊者唯願為說此義」！尊者阿難語純陀言：「我今問尊者，隨意見答。尊者純陀！為有眼、有色、有眼識不」？答言：「有」。尊者阿難復問：「為緣眼及色生眼識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」。尊者阿難復問：「若眼及色生眼識，彼因、彼緣，為常、為無常」？答言：「無常」。尊者阿難又問：「彼因彼緣生眼識，彼因彼緣無常變易時，彼識住耶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」！尊者阿難復問：「於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滅可知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」？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於意云何？有意、有法、有意識不」？答曰：「有」。尊者阿難復問：「為緣意及法生意識不」？答曰：「如是」。尊者阿難復問：「若意緣法生意識，彼因、彼緣，為常、為無常」？答曰：「無常」。尊者阿難復問：「若因、若緣生意識，彼因彼緣無常變易時，意識住耶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」。尊者阿難復問：「於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滅可知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」！尊者阿難語純陀言：「是故尊者！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所知、所見，說識亦無常。譬如士夫，持斧入山，見芭蕉樹，謂堪材用，斷根截葉，斫枝剝皮，求其堅實，剝至於盡，都無堅處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正觀眼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。當正觀時，都無可取，無可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彼二正士說是法時，展轉隨喜，各還其所。

復次，總嗢拖南曰：

因同分等，唯作緣等，上品貪等，後多住等。

別嗢拖南曰：

因同分、思、縛解脫、相、觸遍，勝解、護根門，教、愛相為後。

「因同分」：諸聖弟子，因同分識隨入無我，由三種相，於諸識中正觀而住。云何因同分識隨入無我？謂由現見五有色處、四大種身，若增、若減，若取、若捨，無常性故，於緣彼識隨入無常，無常則苦，苦則無我，由是因緣隨入無我。云何隨入無我性已，由三種相於諸識中正觀而住？謂諸邪見，一切皆以我見為根，是故此根必應先斷。又以正慧，即觀彼識所依、所緣差別轉故，有無量種。又觀此識差別轉時，如剎那量安住堅實尚不可得，何況畢竟！

一九七；三七五（二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詣尊者舍利弗所，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尊者阿難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更有餘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語阿難言：「莫作此問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更有餘不」！阿難又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無有餘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阿難言：「亦復不應作如是問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無有餘耶」！阿難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餘無餘？非有餘非無餘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阿難言：「此亦不應作此問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餘無餘，非有餘非無餘耶」！尊者阿難又問舍利弗：「如尊者所說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亦不應說，無亦不應說，有無亦不應說，非有非無亦不應說，此語有何義」？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：「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餘耶？此則虛言。無餘耶？此則虛言。有餘無餘耶？此則虛言。非有餘非無餘耶？此則虛言。若言六觸入處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離諸虛偽，得般涅槃，此則佛說」。時二正士展轉隨喜，各還本處。

「思」：復次，於六處滅、究竟寂靜、無戲論中，由戲論俱四種行相，不應思惟，不應分別，不應詰問，唯應依他增長覺慧、審諦觀察真實意趣。云何為四？謂或有，無，或異，不異。以彼六處有生有滅，展轉異相施設可知。由生滅故，有、無可得；有異相故待他種類，異性可得；待自種類前後無別，不異可得。六處永滅、常寂靜相，是故由彼戲論俱行四種行相，思惟觀察，不應道理。當知此中能引無義思惟分別所發語言，名為戲論。何以故？於如是事勤加行時，不能少分增益善法，損不善法，是故說彼名為戲論。

一九八；三七六（二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俱在耆闍崛山。尊者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語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語摩訶拘絺羅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尊者舍利弗！眼繫色耶？色繫眼耶？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；意繫法耶？法繫意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尊者摩訶拘絺羅言：「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於其中間，若彼欲貪，是其繫也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譬如二牛，一黑、一白，共一軛鞅縛繫。人問言：為黑牛繫白牛？為白牛繫黑牛？為等問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於中間若軛，若繫鞅者，是彼繫縛」。「如是尊者摩訶拘絺羅！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；中間欲貪，是其繫也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若眼繫色，若色繫眼，乃至若意繫法，若法繫意，世尊不教人建立梵行，得盡苦邊。以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故，世尊教人建立梵行，得盡苦邊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世尊眼見色若好、若惡，不起欲貪；其餘眾生，眼若見色若好、若惡，則起欲貪。是故世尊說當斷欲貪，則心解脫。乃至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」。時二正士展轉隨喜，各還本處。

「縛解脫」：復次，於內、外處，若有欲貪境界現前，或不現前，而其諸根不能棄捨，故名為縛。若無欲貪，設有境界正現在前，諸根於彼尚能棄捨，況不現前，故名解脫。

一九九；三七七（二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俱在耆闍崛山中。尊者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舍利弗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言：「謂無明者，云何為無明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知，無知者是為無明。云何無知？謂眼無常不如實知，是名無知，眼生滅法不如實知，是名無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於此六觸入處如實不知、不見、不無間等，愚癡、無明、大冥，是名無明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又問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所謂明者，云何為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為知，知者是明。為何所知？謂眼無常，眼無常如實知；眼生滅法，眼生滅法如實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於此六觸入處如實知、見、明、覺、悟、慧、無間等，是名為明」。時二正士各聞所說，展轉隨喜，各還其所。

二〇〇；三七八（二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比丘名優波先那，住王舍城寒林中塚間，蛇頭巖下迦陵伽行處。時尊者優波先那，獨一於內坐禪，時有惡毒蛇，長尺許，於上石間墮優波先那身上。優波先那喚舍利弗，語諸比丘：「毒蛇墮我身上，我身中毒。汝等駛來，扶持我身出置於外，莫令於內身壞，碎如糠糟聚」。時尊者舍利弗，於近處住一樹下，聞優波先那語，即詣優波先那所，語優波先那言：「我今觀汝色貌、諸根不異於常，而言中毒，持我身出，莫令散壞，如糠糟聚，竟為云何」？優波先那語舍利弗言：「若當有言：我眼是我、我所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我、我所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色、聲，香、味、觸、法是我、我所；地界，地界是我、我所，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，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是我、我所；色陰，色陰是我、我所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陰是我、我所者，面色諸根，應有變異。我今不爾，眼非我、我所，乃至識陰非我、我所，是故面色、諸根無有變異」。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優波先

那！汝若長夜離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，云何面色、諸根當有變異」！時舍利弗即周匝扶持優波先那身，出於窟外。優波先那身，中毒碎壞，如聚糠糟。時舍利弗即說偈言：

「久殖諸梵行，善修八聖道，歡喜而捨壽，猶如棄毒鉢。

久殖諸梵行，善修八聖道，歡喜而捨壽，如人重病愈。

久殖諸梵行，善修八聖道，如出火燒宅，臨死無憂悔。

久殖諸梵行，善修八聖道，以慧觀世間，猶如穢草木，

不復更求餘，餘亦不相續」。

時尊者舍利弗，供養優波先那屍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優波先那，有小惡毒蛇，如治眼籌，墮其身上，其身即壞，如聚糠糟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若優波先那誦此偈者，則不中毒，身亦不壞如聚糠糟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誦何等偈，何等辭句」？佛即為舍利弗而說偈言：

「常慈念於彼，堅固賴吒羅，慈伊羅槃那，尸婆弗多羅，

欽婆羅上馬，亦慈迦拘吒，及彼黑瞿曇，難陀、跋難陀。

慈悲於無足，及以二足者，四足與多足，亦悉起慈悲。

慈悲於諸龍，依於水陸者，慈一切眾生，有量及無量。

安樂於一切，亦離煩惱生，欲令一切賢，一切莫生惡，

常住蛇頭巖，眾惡不來集。凶害惡毒蛇，能害眾生命，

如此真諦言，無上大師說。我今誦習此，大師真實語，

一切諸惡毒，無能害我身。貪欲、瞋恚、癡，世間之三毒，

如此三惡毒，永除名佛寶；法寶滅眾毒；僧寶亦無餘。

破壞凶惡毒，攝受護善人，佛破一切毒，汝蛇毒今破。

故說是呪術章句，所謂：

塢躭婆隸 躭婆隸 航陸 波婆躭陸 榇滌 肅榇滌 抳跋滌 文那移 三摩移 檀諦尼羅抳施 婆羅拘閇塢隸 塢娛隸 悉波呵

舍利弗！優波先那善男子，爾時說此偈、說此章句者，蛇毒不能中其身，身亦不壞如糠糟聚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優波先那未曾聞此偈，未曾聞此呪術章句。世尊今日說此，正為當來世耳」。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「相」：復次，善修梵行，於諸蘊、處，我、我所見已永斷者，若為損身，乃至奪命苦受所觸，終無色變、心變可得，如是名龜善守根相。彼由如是善守諸根，四苦解脫增上力故，得四種喜：一、由當來外緣生苦得解脫故；二、由當來內緣生苦得解脫故；三、於現法般涅槃時，由二種依所作眾苦得解脫故；四、命終已，與世所見草木相似，一切眾苦不相續故。由二種相，草木相似：一者、六處離有情想，與世所見草木相似；二者、六處為所依止，貪、瞋、癡火乃得燒然，與世所見草木相似。善修梵行諸聖弟子，當來後有苦不生故，與諸如來成就明力少分相似，非現法緣苦不生故，設暫生已速疾斷故。然諸如來二種明力，皆悉成就，是故說名無上明持。

二〇一；三七九（二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尊者優陀夷往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拘磐茶聚落，到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菴羅園中住。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，有諸年少弟子，遊行採樵，至菴羅園中，見尊者優陀夷，坐一樹下，容貌端正，諸根寂靜，心意安諦，成就第一調伏。見已，往詣其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時優陀夷為諸年少，種種說法勸勵已，默然而住。彼諸年少聞尊者優陀夷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時諸年少擔持束薪，還至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，置薪束於地，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，白言：「我和上尼當知！菴羅園中有沙門優陀夷，姓瞿曇氏，依於彼住，極善說法」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語諸年少言：「汝可往請沙門優陀夷瞿曇氏，明日於此飯食」。時諸年少弟子，受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教已，往詣尊者優陀夷所，白優陀夷言：「尊者當知！我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，請尊者優陀夷明旦飯食」。

時優陀夷默然受請。時彼諸年少，知優陀夷受請已，還歸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，白言：「和上尼！我以和上尼語請尊者優陀夷，尊者優陀夷默然受請，和上尼自知時」。

爾時，尊者優陀夷，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往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舍。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，遙見尊者優陀夷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。設種種飲食，自手供養，豐美滿足。食已，澡漱洗鉢訖，還就本坐。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，知食已訖，著好革屣，以衣覆頭，別施高床，現起輕相，憍慢而坐。語優陀夷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優陀夷答言：「姊妹！今是非時」。作此語已，從座起去。如是明日，諸弟子復至菴羅園採樵，聽法，還復白和上尼，和上尼復遣詣請食。如前三返，乃至請法，答言非時，不為說法。諸年少弟子復白和上尼：「菴羅園中沙門優陀夷，極善說法」。和上尼答言：「我亦知彼極善說法，再三請來，設食、問法，常言非時，不說而去」。諸弟子言：「和上尼著好革屣，以衣覆頭，不恭敬坐，彼云何說？所以者何？彼尊者優陀夷，以敬法故，不說而去」。和上尼答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更為我請」。

彼諸弟子受教更請，供養如前。時和上尼知食訖已，脫革屣，整衣服，更坐卑床，恭敬白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優陀夷答言：「汝今宜問，當為汝說」。彼即問言：「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說苦、樂自作；復有說言苦、樂他作；復有說言苦、樂自他作；復有說言苦、樂非自非他作。尊者復云何」？尊者優陀夷答言：「姊妹！阿羅訶說苦樂異生，非如是說」。婆羅門尼復問：「其義云何」？優陀夷答言：「阿羅訶說，從其因緣生諸苦、樂」。優陀夷復語婆羅門尼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於意云何？有眼不」？答言：「有」。「有色不」？答言：「有」。「有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優陀夷」！優陀夷復問：「有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（有）意（有色？有意識），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優陀夷」！優陀夷言：「此是阿羅訶說，從其因緣生於苦、樂」。婆羅門尼言：「尊者優陀夷，如是阿羅訶說，從其因緣生苦、樂耶」？優陀

夷答言：「如是，婆羅門尼」！婆羅門尼復問：「沙門！云何阿羅訶說因緣生苦、樂、不苦不樂滅」？優陀夷答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尼！一切眼一切時滅無餘，猶有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耶」？答言：「無也，沙門」！「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一切時滅永盡無餘，猶有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耶」？答言：「無也，沙門」！「如是婆羅門尼！是為阿羅訶說因緣生苦、樂、不苦不樂滅」。尊者優陀夷說是法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，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疑、惑，不由於他，入佛教法，於法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優陀夷：「我今日超入決定。我從今日，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僧！我從今日盡壽歸依三寶」。爾時，優陀夷為婆羅門尼說法、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「觸遍」：復次，有一沙門或婆羅門，越勝現量，世間愚夫尚不迷惑，況諸智者！一切愚癡所安足處，虛妄推度以為依止，或依前際，或依現法，堅固執著，建立四種苦、樂邪論。謂依前際，虛妄計度宿作因故，立諸苦、樂一向自作；虛妄計度自在變化以為因故，立諸苦、樂一向他作；虛妄計度先自在作，然後宿作因所作故，立諸苦、樂自作，他作；虛妄計度無因生故，立諸苦、樂非自非他所作因生。或依現法，虛妄計度，若隨自欲，自作功用所生起者，立為自作；若不隨欲，不自覺知他所引者，立為他作；若隨所欲，自所覺知他所引者，立自、他作；若非自、他功用為先所生起者，但由境界現在前故，不能了達微細因觸，便起邪執，謂非自、他所作因生，立無因生。此中唯有諸根、境、識和合所生苦樂可得，都無前際或現法中，若自、若他實有可得。唯即於此三事和合，假立自、他，是故當知唯有其觸，遍行一切為苦樂因。

二〇二；三八〇（二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住耆闍崛山，常精勤修習菩提分法。時尊者二十億耳，獨靜禪思而作是念：「於世尊弟子精勤聲聞中，我在其數，然我今日未盡諸漏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多饒財

寶，我今寧可還受五欲，廣行施作福」。爾時，世尊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，告一比丘：「汝等今往二十億耳所，告言：世尊呼汝」。是一比丘受佛教已，往詣二十億耳所，語言：「世尊呼汝」。二十億耳聞彼比丘稱大師命，即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二十億耳：「汝實獨靜禪思作是念：世尊精勤修學聲聞中，我在其數，而今未得漏盡解脫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又多錢財，我寧可還俗受五欲樂，廣施作福耶」？時二十億耳作是念：「世尊已知我心」。驚怖毛竪，白佛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告二十億耳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二十億耳！汝在俗時，善彈琴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於意云何？汝彈琴時，若急其絃，得作微妙和雅音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云何？若緩其絃，寧發微妙和雅音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云何？善調琴絃，不緩、不急，然後發妙和雅音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二十億耳：「精進太急，增其掉、悔；精進太緩，令人懈怠。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，莫著、莫放逸、莫取相」！時尊者二十億耳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時尊者二十億耳，常念世尊說彈琴譬，獨靜禪思，如上所說，乃至漏盡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得阿羅漢，內覺解脫喜樂，作是念：「我今應往問訊世尊」。爾時尊者二十億耳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世尊法中得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解脫。當於爾時，解脫六處。云何為六？離欲解脫，離恚解脫，遠離解脫，愛盡解脫，諸取解脫，心不忘念解脫。世尊！若有依少信心而言離欲解脫，此非所應；貪、恚、癡盡，是名真實離欲解脫。若復有人，依少持戒而言我得離恚解脫，此亦不應；貪、恚、癡盡，是名真實（離恚）解脫。若復有人，依於修習利養遠離，而言遠離解脫，是亦不應；貪、恚、癡盡，是真實遠離解脫。貪、恚、癡盡，亦名離愛，亦名離取，亦名離忘念解脫。如是世尊！若諸比丘未得羅漢，未盡諸漏，於此六處不得解脫。若復比丘在於學地，未得增上樂涅槃，習向心住，爾時成就學戒，成就學根。後時當得漏盡，無漏心解脫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；當於爾時，得無學戒，得

無學諸根。譬如嬰童愚小仰臥，爾時成就童子諸根；彼於後時漸漸增長，諸根成就，當於爾時成就長者諸根。在學地者，亦復如是，未得增上安樂。乃至成就無學戒，無學諸根，若眼常識色，終不能妨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意堅住故，內修、無量、善解脫，觀察生滅乃至無常。耳識聲，鼻識香，舌識味，身識觸，意識法，不能妨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意堅住故，內修、無量、善解脫，觀察生滅。譬如村邑近大石山，不斷、不壞、不穿，一向厚密，假使四方風吹，不能動搖，不能穿過。彼無學者亦復如是，眼常識色，乃至意常識法，不能妨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意堅住故，內修、無量、善解脫，觀察生滅」。爾時，二十億耳重說偈言：

「離欲心解脫，無恚脫亦然，遠離心解脫，貪愛永無餘，

諸取心解脫，及意不忘念。曉了入處生，於彼心解脫，

彼心解脫者，比丘意止息，諸所作已作，更不作所作。

猶如大石山，四風不能動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及法之好惡，

六入處常對，不能動其心，心常住堅固，諦觀法生滅」。

尊者二十億耳說是法時，大師心悅；諸多聞梵行者聞尊者二十億耳所說，皆大歡喜。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聞佛說法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爾時，世尊知二十億耳去，不久，告諸比丘：「善心解脫者，應如是記說。如二十億耳，以智記說，亦不自舉，亦不下他，正說其義，非如增上慢者，不得其義而自稱歎得過人法，自取損減」。

「勝解」：復次，由四種相，正發精進，速令諸漏永盡無餘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發起平等精進，謂不極掉舉發勤精進，令其身心疲倦損惱；亦不極下發起精進，虛棄身命令無所得，是名初相。又不由此而生憍慢，謂我獨能發勤精進，餘則不爾，是第二相。又於正發勤精進果，世間安觸所證差別，無有愛味與此俱行，修不放逸，是第三相。又於精進平等之相，能善攝受，令於當來無有退失，是第四相。如是正發勤精進故，永盡諸漏，成阿羅漢。若欲於彼大師、有智同梵行所，記別自己所證差別，唯阿羅漢六處勝解，能正記別，謂依三學及以五種補特伽羅。云何名為六處勝解？一、出離勝解，

二、無惱勝解，三、遠離勝解，四、愛盡勝解，五、取盡勝解，六、心無忘失勝解。云何三學？一、增上戒學，二、增上心學，三、增上慧學。云何五種補特伽羅？一者、異生處在居家，唯依於信，發生欣樂出離勝解，從境界縛心求出離，是名第一補特伽羅。二者、異生既出離已，唯依於戒，於諸有情，由身、語、意行無惱行，是名第二補特伽羅。三者、異生能斷利養及恭敬愛，於現法中離欲界欲，是名第三補特伽羅。四者、有學已見諦跡，是名第四補特伽羅。五者、無學得阿羅漢，是名第五補特伽羅。當知此中，第一、第二處所勝解，初學所依；第三處所所起勝解，與第二學作其所依；後三處所所起勝解，與第三學作其所依。若由此智能斷煩惱及煩惱斷，當知是名心無忘失。又於當來後有因斷，說名愛盡。現法境界諸雜染斷，說名取盡。又彼第一補特伽羅，雖有正信出離勝解，而未決定堪於當來令彼一切悉皆棄捨及與變異；第二、有其無惱勝解，第三、有其遠離勝解，當知亦爾。若諸有學六處勝解，雖無堪能當來棄捨及與變異，然似幼童，等持、念、慧皆悉羸劣，雖生聖處，未善修故，於貪、瞋、癡不能遠離，無餘永斷；由慧劣故，及由貪等未永斷故，若遇勝妙境界現前，時時忘念。由此因緣，而勤生起學心解脫及慧解脫，盡諸煩惱；是故有學補特伽羅，仍有所作，由此分故而名減劣。若阿羅漢六處勝解，尚無堪能當來變異，況有棄捨！善修道故，貪、瞋、癡等永斷無餘，愛盡、取盡，勝解圓滿。已得盡智、無生智故，六種恒住所攝受故，所有智慧，非如有學時時忘念。故阿羅漢六處勝解，由第一義最極圓滿，亦名成就最極清淨，非餘下位補特伽羅。由此因緣，亦無自高記別所解。於三摩地所行、所緣無散亂故，名內心住。即三摩地善成滿故，名不狹小。一切煩惱皆離繫故，名善解脫。所有智慧善積集故，說名善修。見滅盡故，無有愛味，其心一向善而無罪。

二〇三；三八一（二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住阿磐提國濕摩陀江側獼猴室阿練若窟。有魯醯遮婆羅門，恭敬承事，如羅漢法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獼猴室聚落，次行乞食。乞食還，舉衣鉢，洗足已、入室坐禪。時魯醯遮婆羅門有諸年少弟子，遊行採薪，至尊者摩訶迦旃延窟邊，共

戲笑言：「此中剃髮沙門住，是黑闇人，非世勝人，而魯醯遮婆羅門尊重供養如羅漢法」。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年少言：「年少！年少！莫作聲」。諸年少言：「終不敢復言」。如是再三，語猶不止。於是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出戶外，語諸年少言：「年少！年少！汝等莫語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汝等且聽」。諸年少言：「諾！唯願說法，我當聽受」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即說偈言：

「古昔婆羅門，修習勝妙戒，得生宿命智，娛樂真諦禪，

常住於慈悲，關閉諸根門，調伏於口過，古昔行如是。

捨本真實行，而存虛偽事，守族姓放逸，從諸根六境，

自餓、居塚間，三浴、誦三典，不守護根門，猶如夢得寶。

編髮衣皮褐，戒盜灰塗身，麁衣以蔽形，執杖持水瓶，

假形婆羅門，以求於利養。善攝護其身，澄淨離塵垢，

不惱於眾生，是道婆羅門」。

爾時，諸年少婆羅門瞋恚不喜，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謗我經典，毀壞所說，罵辱婆羅門」。執持薪束，還魯醯遮婆羅門所，語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和上知不？彼摩訶迦旃延誹謗經典，毀呰言說，罵辱婆羅門」。魯醯遮婆羅門語諸年少：「諸年少！莫作是語。所以者何？摩訶迦旃延宿重戒德，不應謗毀經典，毀呰言說，罵婆羅門」。諸年少言：「和上不信我言，當自往看」。

時魯醯遮婆羅門，不信諸年少語，往詣摩訶迦旃延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語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我諸年少弟子來到此不」？答言：「到此」。「少多與共言語不」？答云：「與共言語」。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汝與諸年少共語，今可為我盡說是」。摩訶迦旃延即為廣說。時魯醯遮婆羅門，亦復瞋恚，心得不喜，語摩訶迦旃延：「我先不信諸年少語，今摩訶迦旃延，真實誹謗經典，毀呰而說，罵辱婆羅門」。作此語已，小默然住。須臾，復語摩訶迦旃延：「仁者所說門，何等為門」？摩訶迦旃延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婆羅門所問如法，我今當為汝說門。婆羅門！眼是門，以見色故；耳……。

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是門，以識法故」。婆羅門言：「奇哉摩訶迦旃延！我問其門，即說其門。如摩訶迦旃延所說不守護門，云何不守護門」？摩訶迦旃延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婆羅門問不守護門，是如法問，今當為汝說不守護門。婆羅門！愚癡無聞凡夫，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而起緣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，不住身念處故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無如實知，於彼起種種惡不善法，不得無餘滅盡。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妨礙不得滿足；心解脫、慧解脫不滿故，身滿惡行，不得休息，心不寂靜；以不寂靜故，於其根門則不調伏，不守護，不修習。如眼、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」。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奇哉！奇哉！摩訶迦旃延！我問不守護門，即為我說不守護門。摩訶迦旃延！云何復名善守護門」？摩訶迦旃延語婆羅門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問我善守護門義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守護門義。多聞聖弟子，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不起緣著，不可念色不起瞋恚，常攝其心，住身念處，無量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。於彼所起惡不善法，寂滅無餘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而得滿足；解脫滿足已，身觸惡行悉得休息，心得正念，是名初門善調伏、守護、修習。如眼及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」。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奇哉！摩訶迦旃延！我問守護門義，即為我說守護門義。譬如士夫求毒藥草，反得甘露，今我如是，瞋恚而來至此座坐，而摩訶迦旃延以大法雨雨我身中，如雨甘露。摩訶迦旃延！家中多事，今請還家」。摩訶迦旃延言：「婆羅門！宜知是時」。時魯醯遮婆羅門聞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「護根門」：復次，略有二種補特伽羅：一者、不能密護根門，二者、善能密護根門。云何名為不能密護根門補特伽羅？謂如有一，於諸境界不能如理作意思惟，於可愛色為貪欲纏之所纏縛，於不愛色為瞋恚纏之所纏縛。又於彼境，不能隨念所有過患，設有隨念不善修習，由是因緣，心為諸纏之所覆蔽，起諸纏已，不能制伏。又是異生，未得有學心、慧解脫，於上無學心、慧解脫不如實知。由不知故，於諸有學心、慧解脫亦不能滿。彼於爾時，未以修力為所依止，於煩惱品所有麁重未能永害。又不依先善思擇力，念不成就為因緣故，當知不能密護根門。由此三相，補特伽羅應知不能密護根

門：一、由纏故，二、由思擇所攝對治有缺減故，三、由修力所攝對治有缺減故。與此相違，當知白品，於諸根門善能密護。

二〇四；三八二（一一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講堂，作如是論：「諸尊！如世尊說波羅延，低舍彌德勒所問：

若知二邊者，於中永無著，說名大丈夫，不顧於五欲，

無有煩惱鏁，超出縫紩憂。

諸尊！此有何義？云何邊？云何二邊？云何為中？云何為縫紩？云何思以智知，以了了；智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邊，脫於苦」？有一答言：「六內入處是一邊，六外入處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紩。習於愛者，得彼彼因身，漸轉增長出生。於此即法，以智知、以了了；智所知、了所了，作苦邊，脫於苦」。復有說言：「過去世是一邊，未來世是二邊，現在世名為中，愛為縫紩。習近此愛，彼彼所因身，漸轉增長出生，乃至脫苦」。復有說言：「樂受者是一邊，苦受者是二邊，不苦不樂是其中，愛為縫紩。習近此愛，彼彼所得自身，漸轉增長出生，乃至脫苦」。復有說言：「有者是一邊，集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紩；如是廣說，乃至脫苦」。復有說言：「身者是一邊，身集是二邊，愛為縫紩；如是廣說乃至脫苦」。復有說言：「我等一切所說不同，所謂向來種種異說，要不望知，云何世尊有餘之說，波羅延、低舍彌德勒所問經？我等應往具問世尊，如世尊說，我等奉持」。

爾時眾多比丘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向諸比丘集於講堂，作如是言：於世尊所說波羅延、低舍彌德勒所問經，所謂二邊乃至脫苦。有人說言：內六入處是說一邊，外六入處是說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紩。如前廣說，悉不決定，今日故來請問世尊，具問斯義，我等所說誰得其義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所說，皆是善說；我今當為汝等說有餘經。我為波羅延、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：謂觸是一邊，觸集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紩。習近愛已，彼彼所得身緣，轉增長出生。於此法，以智知，以了了；習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邊，脫於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

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教」：復次，由二種相，諸聖弟子於其大師所說法教，能正記別，能善宣說，謂能辯釋真實義故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由是意趣宣說，善能悟入如是意趣而正記別。二者、如來以無量門廣宣聖教，為無量品補特伽羅種種辯說，於此法教不違法性，能正記別。

二〇五；三八三（一一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尊者賓頭盧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時有婆蹉國王，名優陀延那，詣尊者賓頭盧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婆蹉王優陀延那白尊者賓頭盧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尊者賓頭盧答言：「大王！大王且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婆蹉王優陀延那問尊者賓頭盧：「何因何緣，新學年少比丘，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極安樂住，諸根欣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，樂靜少動，任他而活，野獸其心，堪能盡壽修持梵行，純一清淨」？尊者賓頭盧答言：「如佛所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所知、所見，為比丘說：汝諸比丘！若見宿人，當作母想；見中年者，作姊妹想；見幼稚者，當作女想。以是因緣，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諸根敷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，樂靜少動，任他而活，野獸其心，堪能盡壽修持梵行，純一清淨」。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言：「今諸世間貪求之心，若見宿人而作母想，見中年者作姊妹想，見幼稚者而作女想。當於爾時，心亦隨起，貪欲燒燃，瞋恚燒燃，愚癡燒燃，要當更有勝因緣不」？尊者賓頭盧語婆蹉王優陀延那：「更有因緣，如世尊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所知、所見，為比丘說：此身從足至頂，骨幹肉塗，覆以薄皮，種種不淨充滿其中。周遍觀察：髮、毛、爪、齒、塵垢、流唌、皮、肉、白骨、筋、脈、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腎、腸、肚、生藏、熟藏、胞、淚、汗、涕、沫、肪、脂、髓、痰癊、膿、血、腦汁、屎、溺。大王！此因此緣故，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」。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：「人心飄疾，若觀不淨，隨淨想現，頗更有因緣，令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不」？尊者賓頭盧言：「大王！有因有緣，如世尊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所知、所見，告諸比丘：汝等應當守護根門，善攝其心。

若眼見色時，莫取色相，莫取隨形好，增上執持。若於眼根不攝斂住，則世間貪憂惡不善法，則漏其心。是故汝等當受持眼律儀。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受持意律儀」。爾時，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：「善哉！善說法，乃至受持諸根律儀。尊者賓頭盧！我亦如是。有時不守護身，不持諸根律儀，不一其念，入於宮中，其心極生貪欲熾燃，（瞋恚燒燃，）愚癡燒燃。正使閑房獨處，亦復三毒燒燃其心，況復宮中！又我有時善護其身，善攝諸根，專一其念，入於宮中，貪欲、恚、癡不起燒燃其心。於內宮中尚不燒身，亦不燒心，況復閑獨！以是之故，此因此緣，能令年少比丘，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」。時婆蹉王優陀延那聞尊者賓頭盧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「愛相」：復次，於佛善說法毘奈耶，深心愛樂新學苾芻，由二種相，應正了知：一、由身相無變異故，二、由心相無變異故。謂由形色極光淨故，面貌熙怡極鮮潔故，膚體充實不羸損故，諸根適悅而寂靜故，身無變異；隨有所得生喜足故，遠離貪樂畜積資財而受用故，於其室家無顧戀故，心無變異。復有三種婬貪對治，能令婬貪未生不生，已生尋斷：一者、思惟不應行想；二者、思惟極不淨想；三者、密護一切根門。此中密護一切根門，略廣應知如聲聞地。謂能密護諸根門者，不令母邑摩觸身故，名善護身。於諸母邑不觀、不聽、不憶念故，名善守根。設見、設聞、設隨憶念，即能長時攝受正念，以猛利慧深見過故，名善住念。彼由如是善護其身，善守諸根，善住正念，便能思惟不應行想，由此煩惱不能蔽心令暫欣味。又能思惟極不淨想，由此煩惱不能蔽心令速迴轉。

二〇六；三八四（一一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手故知有取捨，有足故知有往來，有關節故知有屈伸，有腹故知有飢渴。如是比丘！有眼故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？若無手則不知取捨，若無足則不知往來，若無關節則不知有屈伸，若無腹則不知有飢渴。如是諸比丘！若無眼，則無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唯緣、尋思、願，一切種律儀，入聖教不護，勝資糧善備，

捨所學、著處，不善義、隨流，菩薩勝餘乘，論施設最後。

「唯緣」：由先所作諸業煩惱，及自種子相續所引諸受生起，其六觸處唯為作緣。如心所起功用所引諸取受業，手唯能作助取受緣，當知此中道理亦爾。

二〇七；三八五（一一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河中草，有龜於中住止。時有野干，飢行覓食，遙見龜蟲，疾來捉取。龜蟲見來，即便藏六。野干守伺，巉出頭足，欲取食之。久守龜蟲，永不出頭，亦不出足，野干飢乏，瞋恚而去。諸比丘！汝等今日亦復如是。知魔波旬常伺汝便，巉汝眼著於色，耳聞聲，鼻嗅香，舌嘗味，身覺觸，意念法，欲令出生染著六境。是故比丘！汝等今日常當執持眼律儀住，執持眼根律儀住，惡魔波旬不得其便，隨出、隨緣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於其六根若出、若緣，不得其便，猶如龜蟲，野干不得其便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龜蟲畏野干，藏六於殼內，比丘善攝心，密藏諸覺想，

不依不怖彼，覆心勿言說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尋思」：復次，諸有苾芻受用如法邊際臥具，安住空閑，若有能令尋思躁擾，勝妙境相來現於心，當知是魔品類所作。此中，苾芻應以九相安住其心，從諸境界相應尋思攝心令住，無容尋思隨一更起。若由此依，由此境界有所飡味，於此境界隨其所得，隨其所住，能自遠離。彼於爾時，於可愛事，終不依止諸欲尋思而有所作；於恚尋思及害尋思亦能遠離，淨修其心，於現法中能得涅槃。得涅槃已，終不共他諍競而住。謂諸諍競，於佛聖法毘

奈耶中，極作衰損。如是愚癡所生尋思，亦不尋思如餘外道。

二〇八；三八六（一一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麩麥，著四衢道頭，有六壯夫執杖共打，須臾塵碎，有第七人執杖重打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如麩麥聚，六人共打，七人重打，當極碎不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是愚癡士夫，六觸入處之所搥打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入處常所搥打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常所搥打。彼愚癡士夫，為六觸入處之所搥打，猶復念求當來世有，如第七人重打令碎。比丘！若言是我，是則動搖；言是我所，是則動搖；未來當有，是則動搖；未來當無，是則動搖；當復有色，是則動搖；當復無色，是則動搖；當復有想，是則動搖；當復無想，是則動搖；當復非有想非無想，是則動搖。動搖故病，動搖故癰，動搖故刺，動搖故著。正觀察動搖故苦者，得不動搖心，多修習住，繫念正知。如動搖，如是思量；虛誑；有行；因愛言我，是則為愛；言我所，是則為愛；言當來有，是則為愛；言當來無，是則為愛；當有色，是則為愛；當無色，是則為愛；當有想，是則為愛；當無想，是則為愛；當非想非非想，是則為愛。愛故為病，愛故為癰，愛故為刺。若善思觀察愛生苦者，當多住離愛心，正念正知」。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阿修羅興軍與帝釋鬪。時天帝釋告三十三天：今日諸天、阿修羅共戰，若諸天勝、阿修羅不如者，當生執阿修羅，縛以五繫，送還天宮。阿修羅語其眾言：今阿修羅軍與諸天戰，若阿修羅勝、諸天不如者，當生執帝釋，縛以五繫，還歸阿修羅宮。當其戰諍，諸天得勝、阿修羅不如。時三十三天生執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縛以五繫，還歸天宮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身被五繫，置於正法殿上，以種種天五欲樂而娛樂之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是念：唯阿修羅賢善聰慧，諸天雖善，我今且當還歸阿修羅宮。作是念時，即自見身被五繫縛，諸天五欲自然化沒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復作是念：諸天賢善，智慧明徹，阿修羅雖善，我今且當住此天宮。作是念時，即自見身五縛得解，諸天五欲自然還出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乃至有如是微細之縛，魔波旬縛，轉細於是。心動搖時，魔即隨縛，

心不動搖，魔即隨解。是故諸比丘！多住不動搖心，正念正知應當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願」：復次，若由先世後有苦因，於現法中有六觸處果法而轉，由六境界所損惱時，若有苾芻為求後有，自發誓願修行梵行，彼於爾時，令其第七後有苦因，倍更增長，轉為損惱，於現法中能障涅槃；由此因緣，能得當來有暇圓滿不決定故，此後有願，當知於彼微細縛中最極微細。何以故？如彼三十三天宮中，有一囹圄，其中禁縛天或非天。然彼法爾暫得解脫，以天妙欲遊戲而住，乃至未起逃竄之心；此心若起，便失妙欲，還見自身為縛所縛。彼纔起心，便為微細縛之所縛，以時分故說名微細，非難識故而說微細，由被縛時，能自解了我今有縛。若諸苾芻心願後有，此心若起，便即被縛，既被縛已，不能了知自身有縛，是故此縛最極微細。當知時分及以難識，俱微細故，名極微細。

二〇九；三八七（一一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眼、色、識，因緣生，若欲、若貪、若昵、若念、若決定著處，於彼諸心善自防護。所以者何？此等皆是恐畏之道，有礙有難；此惡人所依，非善人所依，是故應自防護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譬如田夫，有好田苗。其守田者懶惰放逸，欄牛噉食，愚癡凡夫亦復如是，六觸入處，乃至放逸，亦復如是。若好田苗，其守田者心不放逸，欄牛不食，設復入田，盡驅令出。所謂若心、若意、若識，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，善自攝護，盡止令滅。若好田苗，其守護田者不自放逸，欄牛入境，左手牽鼻，右手執杖，遍身撻打，驅出其田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牛遭苦痛已，從村至宅，從宅至村，復當如前過食田苗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憶先入田遭捶杖苦故」。「如是，比丘！若心、若意、若識，多聞聖弟子於六觸入處，極生厭離、恐怖，內心安住，制令一意」。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有王聞未曾有好彈琴聲，極生愛樂，耽湎、染著。問諸大臣：此何等聲，甚可愛樂？大臣答言：此是琴聲。王語大臣：取彼聲

來。大臣受教，即往取琴來，白言：大王！此是琴，作好聲者。王語大臣：我不用琴，取其先聞可愛樂聲來。大臣答言：如此之琴，有眾多種具，謂有柄、有槽、有麗、有絃、有皮，巧方便人彈之；得眾具因緣，乃成音聲，非不得眾具而有音聲。前所聞聲，久已過去，轉亦盡滅，不可持來。爾時，大王作是念言：咄！何用此虛偽物為！世間琴者，是虛偽物，而令世人耽湎、染著。汝今持去，片片析破，棄於十方。大臣受教，析為百分，棄於處處。如是，比丘！若色、受、想、思、欲，知此諸法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，而便說言是我我所，彼於異時一切悉無。諸比丘！應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實觀察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一切種律儀」：復次，若諸苾芻精勤加行，守護諸根，於其律儀及非律儀，應當了知。於軟、中、上世間，有學、無學律儀，應當了知。云何律儀？謂如有一，於可愛境，諸雜染心不忍、不受、不執、不取，設令暫起，尋還棄捨，是名律儀。云何非律儀？謂一苾芻，如營農者，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正修所緣境界良田，令其生起善根苗稼。然其種性猛利多貪，未嘗串習貪欲對治，猛利慚愧亦未曾有，若遇勝妙境界現前，彼由本性猛利貪故，未曾串習貪對治故，所有慚愧皆羸劣故，便起貪纏，堅執不捨。心於貪纏，不能防護而自放縱，非理作意相應心牛，入境界田，損壞所有善根苗稼，以是因緣名非律儀。又如有一，能速作意，於諸境界而自攝斂，然未能觀所有過患令不再起，是名為軟世間律儀。又如有一，能速作意，於諸境界而自攝斂，亦能觀彼所有過患令不再起，是名為中世間律儀。由此為依，獲得四種作意所攝九相心住，當知如前聲聞地說。由得此故，名離欲貪諸異生類。彼先修習加行觀時，如營農者，今得增上，猶如大王。於先所得等至所生勝妙諸受，能正了知是大放逸安足處已，便使如臣聽聞正法增上所生勝奢摩他之所攝護毘鉢舍那，令其觀察彼所生受性是緣生，緣生性故體是無常，彼由此故，便以意地諸過患相俱行作意而得離欲。既離欲已，復觀等至所依別故十種差別，時分別故多百差別。此中等至所依別故十種別者，謂有尋有伺，無尋唯伺，無尋無伺；若喜俱行，若樂俱行，若捨俱行；退分，住分，若勝進分，順決擇分。時分別故多百差別者，謂即觀察如是行相，依生、

住、滅時分所作差別道理，當知復有多百差別。如是了知彼所生受，是無常性，流轉差別種種性已，略由三相，復審觀彼是無常性：謂所依故，現行故，因故。所依故者，謂極乃至第四靜慮，所有色身是受所依。現行故者，謂極乃至滅受想定，其間想、受多分現行。言因故者，謂當來世所有受因，即思、求、願。觀察如是乃至有頂所有諸法，緣生性故皆是無常。如是如理審正觀察諸離欲地，是名上品世間律儀。當知此中，前二律儀思擇力攝，後一律儀修習力攝。彼既成就如是勝妙不放逸力，如實通達聖諦理故，便能永斷執我我所以為前行，一切見道所斷煩惱，又能獲得有學律儀，彼即修習有學律儀。復能永斷妄執我慢以為前行，一切修道所斷煩惱，究竟證得無學律儀，此上更無若過、若勝所餘律儀。

二一〇；三八八（一一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癩病人，四體瘡壞，入茅荻中，為諸刺葉針刺所傷，倍增苦痛。如是愚癡凡夫，六觸入處受諸苦痛，亦復如是。如彼癩人，為草葉針刺所傷，膿血流出。如是愚癡凡夫，其性弊暴，六觸入處所觸，則起瞋恚，惡聲流出，如彼癩人。所以者何？愚癡無聞凡夫，心如癩瘡。我今當說律儀不律儀。云何律儀？云何不律儀？愚癡無聞凡夫，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而起貪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，於彼次第隨生眾多覺想相續；不見過患，復見過患不能除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是名不律儀。云何律儀？多聞聖弟子，若眼見色，於可念色不起欲想，不可念色不起恚想，次第不起眾多覺想相續住；見色過患，見過患已能捨離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是名律儀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一；三八九（一一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遊空宅中，得六種眾生：一者、得狗，即執其狗，繫著一處；次得其鳥，次得毒蛇，次得野干，次得失收摩羅，次得獼猴，得斯眾生，悉縛一處。其狗者樂欲入村，其鳥者常欲飛空，其蛇者常欲入穴，其野干者樂向塚間，

失收摩羅者長欲入海，獼猴者欲入山林。此六眾生悉繫一處，所樂不同，各各嗜欲到所安處，各各不相樂於他處而繫縛故，各用其力，向所樂方而不能脫。如是六根種種境界，各各自求所樂境界，不樂餘境界。眼根常求可愛之色，不可意色則生其厭；耳根常求可意之聲，不可意聲則生其厭；鼻根常求可意之香，不可意香則生其厭；舌根常求可意之味，不可意味則生其厭；身根常求可意之觸，不可意觸則生其厭；意根常求可意之法，不可意法則生其厭。此六種根，種種行處，種種境界，各各不求異根境界。此六種根，其有力者，堪能自在隨覺境界。如彼士夫，繫六眾生於其堅柱，正出用力，隨意而去；往反疲極，以繩繫故，終依於柱。諸比丘！我說此譬，欲為汝等顯示其義。六眾生者，譬猶六根；堅柱者，譬身念處。若善修習身念處，有念、不念色，見可愛色則不生著，不可愛色則不生厭。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於可意法則不求欲，不可意法則不生厭。是故比丘！當勤修習，多住身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入聖教不護」：復次，若諸苾芻，已入聖教，不護諸根，彼便一向造作眾苦，謂後法苦，或現法苦。當知如是不護根者，如癩病人，入蘆荻叢，為如其葉可愛境界破裂其身，攝受當來微細俱行後有眾苦而不能覺，如是名為由後法苦，說造眾苦。彼又於此起染、起著，廣生毀犯，由是因緣，雖住空寂阿練若處而受現行追悔所起尋思之苦，如菅茅刺傷害其足。不能無畏往淨仙眾，設強趣入清淨僧中，便為有智同梵行人舉其所犯。由彼內懷覆藏意故，心如鴆毒，於能舉邊，發憤摧害。又諸有智同梵行者，知其鄙劣，樂捨沙門，即便遠避不與同住。若諸村邑，若阿練若，咸共譏毀，言此長老如是毀犯，如是惡說，如是惡作，如是非法雜染而住；已淨信者令其變退，未淨信者令信不生。是故彼人於現法中，領受如此追悔所作，發憤所作，遠避所作，譏毀所作種種諸苦。此及前說領受後法所作眾苦，總略為一，名受眾苦。此中云何名非律儀？謂於如是現法、後法具眾過患行處境界，起不如理，妄執諸相、隨好邪想。邪想為先，於其住處，發起順彼相應尋思，由此不能於前所說一切過失，如實觀見；雖復觀見所有過失，未能數數多修習故，於所依中諸煩惱品所有麁重，未能除遣，身未輕安。謂色心身，由此行相纏及隨

眠猶尚和合，能令違背思擇、修習二力對治，名非律儀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律儀行相。

又此律儀，三因緣故，能令修習速得圓滿。何等為三？所謂最初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淨信出家。既出家已，便用神力相應聞慧，攝持蟲獸相似六根。既攝持已，復用如理作意思慧，正審觀察過患方便。在聞慧上，修慧下故，中間繫縛。中間繫已，為欲試察於彼神力得自在不？乃取淨相，於諸境界而放縱之。於彼神力未自在故，各各馳散別別境界，然其不能究竟逃竄。未善觀見彼過患故，令彼蟲獸未善調伏，又令神力不得自在。了知是已，復多修習如理思慧，令到究竟超過作意，轉更勤修循身正念。於此正念善修習故，彼不復能各各馳散別別境界，當知爾時，彼善調伏神力，於彼而得自在。

二一二；三九〇（一一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四蚖蛇，兇惡毒虐，盛一篋中。時有士夫，聰明不愚，有智慧，求樂厭苦，求生厭死。時有一士夫語向士夫言：汝今取此篋盛毒蛇，摩拭洗浴，恩親養食，出內以時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，或能殺汝，或令近死，汝當防護！爾時，士夫恐怖馳走，忽有五怨，拔刀隨逐，要求欲殺。（人復語言：有五怨拔刀隨逐，要求欲殺。）汝當防護！爾時，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，驅馳而走，人復語言：士夫！內有六賊，隨逐伺汝，得便當殺，汝當防護！爾時，士夫畏四毒蛇、五拔刀怨及內六賊，恐怖馳走，還入空村。見彼空舍，危朽腐毀，有諸惡物，捉皆危脆，無有堅固。人復語言：士夫！是空聚落，當有群賊來，必奄害汝。爾時，士夫畏四毒蛇、五拔刀賊、內六惡賊、空村群賊而復馳走，忽爾道路臨一大河，其水浚急。但見此岸有諸怖畏，而見彼岸安隱快樂，清涼無畏。無橋、船可渡得至彼岸，作是思惟：我取諸草木，縛束成栰，手足方便，渡至彼岸。作是念已，即拾草木，依於岸傍、縛束成栰，手足方便，截流橫渡。如是士夫，免四毒蛇、五拔刀怨、六內惡賊，復得脫於空村群賊，度於浚流，離於此岸種種怖畏，得至彼岸安隱快樂」。

「我說此譬，當解其義。比丘！篋者，譬此身色，麁四大、四大所造，精血之體，穢食長養，沐浴、衣服，無常變壞危脆之法？毒蛇者，譬四大——地界，水界，火界，風界。地界若諍，能令身死，及以近死；水、火、風諍，亦復如是。五拔刀怨者，譬五受陰。六內賊者，譬六愛喜。空村者，譬六內入。善男子！觀察眼入處，是無常變壞；執持眼者，亦是無常虛偽之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處，亦復如是。空村群賊者，譬外六入處。眼為可意、不可意色所害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為可意、不可意法所害。浚流者，譬四流——欲流，有流，見流，無明流。河者，譬三愛——欲愛，色愛，無色愛。此岸多恐怖者，譬有身。彼岸清涼安樂者，譬無餘涅槃。栰者，譬八正道。手足方便截流渡者，譬精進勇猛。到彼岸婆羅門住處者，譬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如是比丘！大師慈悲，安慰弟子，為其所作，我今已作，汝今亦當作其所作！於空閑樹下，房舍清淨，敷草為座，露地塚間，遠離邊坐，精勤禪思，慎莫放逸，令後悔恨，此則是我教授之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勝資糧善備」：復次，有諸苾芻，先已修集妙慧資糧，復得值遇善友，圓滿聽聞諸行三種過患，謂現法過患，後法過患，現法、後法過患。當知此中，大種互違為所依止，一切疾病，名現法過患。惡趣諸行，常恒隨逐，能作能往，名後法過患。先於現法成就慳貪以為所依，能引現法、後法老死，名現法、後法過患。如是總略有三種苦：一、疾病苦，二、惡趣苦，三、老死苦。謂依善趣及依惡趣，聽聞如是諸過患已，精進修行法隨法行，因斯能入聖諦現觀。次由善淨無我真智，如入空室，現觀內外六處皆空。彼於爾時，以慧通達，依諸境界忘念所生諸煩惱纏，能為損害；及有餘殘煩惱隨眠，貪愛隨眠。又自通達於相續中，有諸煩惱，有諸貪愛，有諸苦惱，有諸損害，及過一切煩惱、貪愛，證有餘依般涅槃界，一向寂靜。次後，復證無有餘依般涅槃界。彼先修習，譬如草木、枝條、莖葉正法門慧，積集聖道，法隨法行為所依筏，於修道中正勤修習，漸次證於心善解脫，住有餘依般涅槃界，一切災惱皆得解脫。既住於此，當知究竟越度眾苦，到於彼岸。

二一三；三九一（一一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一切苦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，見五欲猶如火坑。如是觀察五欲已，於五欲貪、欲愛、欲念、欲著，不永覆心；知其欲心行處、住處而自防閉。行處、住處逆防閉已，隨其行處、住處，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云何名為多聞聖弟子，於一切苦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？多聞聖弟子，於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，此苦滅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多聞聖弟子，於一切苦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。云何多聞聖弟子，見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不永覆心？譬如近一聚落邊，有深坑滿中盛火，無有烟焰。時有士夫不愚、不癡，聰明、黠慧，樂樂、厭苦，樂生、惡死。彼作是念：此有火坑，滿中盛火，我若墮中，必死無疑，於彼生遠、思遠、欲遠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見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不永覆心。若行處、住處，逆防、逆知，乃至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

譬如聚落邊，有椶林，多諸棘刺。時有士夫入於林中，有所營作。入林中已，前後、左右、上下，盡有棘刺。爾時，士夫正念而行，正念來去，正念明目，正念端視，正念屈身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傷壞身故。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，若依聚落、城邑而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善執其心，正念安住，正念而行，正念明目，正念觀察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傷聖法律。云何利刺傷聖法律？謂可意愛念之色，是名利刺傷聖法律。云何是可意愛念之色傷聖法律？謂五欲功德，眼識色，生愛念，長養欲樂；耳識聲，鼻識香，舌識味，身識觸，生愛念，長養欲樂，是名可愛念色傷聖法律。是名多聞聖弟子，所行處、所住處，逆防、逆知，乃至不令世間貪憂、（惡）不善法以漏其心。或時多聞聖弟子，失於正念，生惡不善覺，長養欲、長養恚、長養癡。是鈍根多聞聖弟子，雖起集、滅以欲覆心，譬如鐵丸燒令極熱，以少水灑，尋即乾消。如是多聞聖弟子鈍根，生念尋滅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如是行，如是住，若王、大臣，若親（族），往詣其所，請以俸祿，語言：男子！

何用剃髮，執持瓦器，身著袈裟，家家乞食為？不如安慰，服五欲樂，行施作福！云何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國王、大臣、諸親、檀越，請以俸祿，彼當還戒、退減以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多聞聖弟子，於一切苦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故，見火坑譬五欲，乃至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，不永覆心。行處、住處，逆防、逆知，乃至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，不漏其心。若復為國王、大臣、親族請以俸祿，還戒、退減，無有是處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彼多聞聖弟子，其心長夜臨趣、流注、浚輸，向於遠離，向於離欲，向於涅槃寂靜捨離，樂於涅槃，於有漏處寂滅清涼。若為國王、長者、親族所請，還戒、退減者，無有是處，餘得大苦。譬如恒河，長夜臨趣、流注、浚輸東方，多眾斷截，欲令臨趣、流注、浚輸西方，寧能得不」？答言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恒水長夜流注東方，欲令西流，未而可得，彼諸大眾徒辛苦耳」。「如是多聞聖弟子，長夜臨趣、流注、浚輸，向於遠離，乃至欲令退減，無有是處，徒辛苦耳」！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捨所學」：復次，由七因緣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雖出家已，復還退捨正所修學。云何為七？謂諸異生，未能超度諸異生地，於五取蘊眾苦惱法，不能如實了知五轉。或復異生，於諸妙欲不能上品觀其過患。又於行時及於住時，恒常縱逸，於可愛境取不如理所有相貌，不繫念故，恒常尋思善品惡刺非理尋思。又無無畏，若王、若餘，因事呼逼，由怖畏故，則便隨從；復有親愛，於諸親屬有所顧戀，彼若招命，由親愛故，則便隨從。又於境界，或隨順貪，或隨順瞋，或隨順癡，發起猛利諸煩惱纏。又即於彼心相續中，常有隨縛。又由成就下劣勝解，無有一切廣大勝解，謂於出離、遠離、涅槃。由彼成就劣勝解故，於諸境界其心趣入；由於一切父母等事不能孑然無顧戀故，於其出離心不趣入；於八聖支無勝解故，於其遠離心不趣入；由於彼果煩惱斷中無勝解故，於其涅槃心不趣入。略由二處，攝一切漏：一、見所斷，二、修所斷。當知此中非理作意及所緣境，名順漏法。若諸有學，於能發起修所斷漏非理作意所緣境界，雖未永斷，而由妙慧正通達故，說名於此順漏法中其心寂靜；猶有失念增上所生微劣纏故，未名清涼，未名宴默；

然其所起一切見道所斷諸漏皆永斷故，亦名清涼，以於當來不生法故，亦名宴默。而彼異生，成就下劣諸勝解者，遍於一切順諸漏法心不寂靜，不名清涼，不名宴默。當知由是七因緣故，復還退捨正所修學。與此相違，所有白品七因緣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既出家已，終不退捨正所修學。

二一四；三九二（一一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阿毘闍恒水邊。時有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。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於上增修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觀察恒水，見恒水中有一大樹，隨流而下。語彼比丘：「汝見此恒水中大樹流不」？答言：「已見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此大樹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水底，不閡洲渚，不入洄澓，人亦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敗，當隨水流順趣、流注、浚輸大海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言：「比丘亦復如是，亦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水底，不閡洲渚，不入洄澓，人亦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敗，當隨水流臨趣、流注、浚輸涅槃」。比丘白佛：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云何沈沒？云何洲渚？云何洄澓？云何人取？云何非人取？云何腐敗？善哉！世尊！為我廣說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此岸者，謂六入處。彼岸者，謂六外入處。人取者，猶如有一習近俗人及出家者，若喜、若憂、若苦、若樂，彼彼所作，悉與共同，始終相隨，是名人取。非人取者，猶如有人願修梵行，我今持戒、苦行，修諸梵行，當生在處處天上，是非人取。洄澓者，猶如有一還戒退轉。腐敗者，犯戒行惡不善法，腐敗寡聞，猶莠稗、吹貝之聲。非沙門為沙門像，非梵行為梵行像。如是比丘！是名不著此、彼岸，乃至浚輸涅槃」。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時彼比丘獨一靜處，思惟佛所說水流大樹經教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得阿羅漢。

時有牧牛人名難屠，去佛不遠，執杖牧牛。比丘去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堪能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沒

，不閡洲渚，非人所取，不非人取，不入洄澓，亦不腐敗，我得於世尊正法律中，出家修梵行不」？佛告牧牛者：「汝送牛還主不」？牧牛者言：「諸牛中悉有犢牛，自能還歸，不須送也，但當聽我出家學道」。佛告牧牛者：「牛雖能還家，汝今已受人衣食，要當還報其家主」。時牧牛者聞佛教已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時尊者舍利弗在此會中，牧牛者去不久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難屠牧牛者求欲出家，世尊何故遣還歸家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難屠牧牛者若還住家受五欲者，無有是處。牛付主人已，輒自當還。於此法律出家學道，淨修梵行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得阿羅漢」。

時難屠牧牛者，以牛付主人已，還至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牛已付主，聽我於正法律出家學道」！佛告難屠牧牛者：「汝得於此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」。出家已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修梵行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成阿羅漢。

「著處」：復次，若有苾芻依四著處，當知彼行四種邪行。何等名為四種著處？謂有苾芻，於內、外處有貪愛故，能感後有，於現法中不樂涅槃，是初著處。復有苾芻，於先所捨外諸所有父母等事，有所顧戀，繫縛其心，如是名為第二著處。復如有一，於現法中希求一切利養恭敬，於諸所得利養恭敬，耽著不捨，如是名為第三著處。復如有一，是有學者，已見諦跡，有餘我慢，少分貪愛之所隨逐，於修棄捨，縱逸而住，如是名為第四著處。云何名為四種邪行？謂彼最初愛樂後有補特伽羅，於現法中不樂涅槃，若諸有學行於縱逸，由此著處增上力故，樂與在家及出家眾共相雜住，如是名為最初邪行。又復即前愛樂後有補特伽羅，愛樂後有增上力故，發起邪願，行於梵行，如是名為第二邪行。又復於先所捨外事有所顧戀，由彼著處增上力故，能令退捨正所修學，如是名為第三邪行。又於現世希求利養及與恭敬，於諸所得利養恭敬耽著不捨補特伽羅，由此著處增上力故，毀犯尸羅，廣說乃至螺音、狗行。彼由顧戀利養恭敬，不捨所學，不見是罪，公然犯戒，如是名為第四邪行。

二一五；三九三（一一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獨處坐禪，作是思惟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作是念已，詣諸比丘，語諸比丘言：「諸尊！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令見清淨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尊者！於六觸入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正知，比丘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得見清淨」。是比丘聞彼比丘記說，心不歡喜。復詣餘比丘所，問彼比丘言：「諸尊！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」？彼比丘答言：「於六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正知，如是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得見清淨」。時比丘聞其記說，心亦不喜。復詣餘比丘，作是問言：「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」？彼比丘答言：「於五受陰，觀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作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得見清淨」。

是比丘聞諸比丘記說，心亦不喜。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作是念已，詣諸比丘，三處所說，具白世尊。我聞彼說，心不歡喜，來詣世尊，故以此義請問世尊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」？佛告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士夫，未曾見緊獸。往詣曾見緊獸者，問曾見緊獸士夫言：汝知緊獸不？答言知。復問其狀云何？答言：其色黑如火燒柱。當彼見時，緊獸黑色如火燒柱。時彼士夫聞緊獸黑色如火燒柱，不大歡喜。復更詣一曾見緊獸士夫，復問彼言：汝知緊獸不？彼答言知。復問其狀云何？彼曾見緊獸士夫答言：其色赤而開敷，狀似肉段。彼人見時，緊獸開敷，實似肉段。是士夫聞彼所說，猶復不喜。復更詣餘曾見緊獸士夫，問汝知緊獸不？答言知。復問其狀云何？答言：氈氈下垂，如尸利沙果。是人聞已，心復不喜。復行問餘知緊獸者，問汝知緊獸不？彼答言知。又問其狀云何？彼復答言：其葉青，其葉滑，其葉長廣，如尼拘婁陀樹。如彼士夫問其緊獸，聞則不喜，處處更求，而彼諸人見緊獸者，隨時所見而為記說，是故不同。如是諸比丘，若於獨處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所因思惟法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隨彼所見而為記說。

汝今復聽我說譬，其智者以譬喻得解。譬如有邊國王，善治城壁，門下堅固，交道平正。於四城門置四守護，悉皆聰慧，知其來去。當其城中，有

四交道，安置床榻，城主坐上。若東方使來，問守門者：城主何在？彼即答言：主在城中，四交道頭床上而坐。彼使聞已，往詣城主，受其教令，復道而還。南、西、北方遠使來人，問守門者：城主何在？彼亦答言：在其城中，四交道頭。彼使聞已，悉詣城主，受其教令，各還本處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我說斯譬，今當說義：所謂城者，以譬人身麁色，如篋毒蛇譬經說。善治城壁者，謂之正見。交道平正者，謂內六入處。四門者，謂四識住。四守門者，謂四念處。城主者，謂識受陰。使者，謂正觀。如實言者，謂四真諦。復道還者，以八聖道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大師為弟子所作，我今已作，以哀愍故，如篋毒蛇譬經說」。爾時，比丘聞佛說已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增修梵行，乃至不受後有，成阿羅漢。

「不善義」：復次，有諸蕊芻於義不善，從他所聞種種文字一義言說，便懷猶豫，不生歡喜，今於是中何者為實！復有四種能生微妙清淨智見無倒觀門，何等為四？謂極精勤觀察苦者，於生受因如實妙智；又於依持及所依因如實妙智；又於住因如實妙智；又於依、緣、自性、助伴，隨順苦、樂、非苦樂行如實妙智。又二緣故，如來除滅於義不善補特伽羅所有猶豫：一者、顯示種種文詞所表一義，文有差別，義無差別，由是能令斷除猶豫。二者、開顯聖教廣義，由此能令於義通達。云何名為聖教廣義？謂從資糧地乃至漏盡，皆說名為聖教廣義。此中邊際根成熟住，如來所化無我相應，善受堅固聞、思所成正見成就。此為依止，此為建立，獨處空閑，緣內、外處，四種識住，為欲斷滅諸有取識，修循身念，勝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之所攝受。由此親近、修習勢力，發生如實緣初識住，隣逼現觀，止觀雙行，從此無間，於聖諦中能入現觀。復更修習，如所得道，以漸進趣，能得一切諸漏永盡。如能如實緣初識住，乃至如實緣第四識住，當知亦爾。

二一六；三九四（一一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釋氏人間遊行，至迦毘羅衛國，住尼拘婁陀園。爾時，迦毘羅衛釋氏作新講堂，未有諸沙門、婆羅門、釋迦年少、及諸人民在中住者。聞世尊來至釋氏迦毘羅衛人間遊行，住尼拘婁陀園，論苦樂義。此堂新成，未有住者，可請世尊與諸大眾於中供養，得功德福報，長夜安隱

，然後我等當隨受用。作是議已，悉共出城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諸釋氏演說要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時諸釋氏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釋氏新作講堂，未有住者，今請世尊及諸大眾於中供養，得功德福利，長夜安隱，然後我等當隨受用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時諸釋氏知世尊受請已，稽首佛足，各還其所。即以其日，以車輿經紀，運其眾具，莊嚴新堂，敷置床座，軟草布地，備香油燈。眾事辦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白言：「眾事辦已，惟聖知時」！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前後圍繞，至新堂外。洗足已，然後上堂，於中柱下，東向而坐。時諸比丘亦洗足已，隨入講堂，於世尊後，西面東向，次第而坐。時諸釋氏，即於東面西向而座。爾時，世尊為諸釋氏，廣說法要，示教、照喜已，語諸釋氏：「瞿曇！初夜已過，於時可還迦毘羅越」。時諸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釋氏去已，告大目揵連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；我今背疾，當自消息」。時大目揵連默然受教。爾時，世尊四褺麤多羅僧，安置脅下，卷襞僧伽梨，置於頭下，右脅而臥，屈膝累足，係念明相，作起想思惟。爾時，大目揵連語諸比丘：「佛所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清白梵行。我今當說漏不漏法，汝等諦聽！云何為漏法？愚癡無聞凡夫，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而起樂著，不可念色而起憎惡，不住身念處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無少分智，而起種種惡不善法，不無餘滅，不無餘永盡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比丘如是者，天魔波旬往詣其所，伺其虛短，於其眼、色即得其闕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即得其闕。譬如枯乾草積，四方火起，尋時即燒。如是比丘於其眼色，天魔波旬即得其闕，如是比丘不勝於色；於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受制於法，不能勝法。不勝色，不勝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亦復不勝惡不善法諸煩惱，熾然苦報，及未來世生老病死。諸尊！我從世尊親受於此諸有漏法，是名有漏法經。云何無漏法經？多聞聖弟子，眼見色，於可念色不起樂著，不可念色不起憎惡，繫念而住，無量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

，於彼已起惡不善法無餘滅盡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像類比丘，弊魔波旬往詣其所，於其眼、色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；於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。譬如樓閣，墻壁牢固，窗戶重閉，涅塗厚密，四方火起，不能燒然。斯等比丘亦復如是，弊魔波旬往詣其所，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。如是比丘能勝彼色，不為彼色之所勝也；勝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不為彼法之所勝也。若勝於色；勝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已，亦復勝於惡不善法煩惱，熾然苦報，及未來世生老病死。我親從世尊面受此法，是名無漏法經」。

爾時世尊知大目揵連說法竟，起正身坐，繫念在前，告大目揵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目揵連為人說此經法，多所饒益，多所過度，長夜安樂諸天世人」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當受持漏無漏法經，廣為人說！所以者何？義具足故，法具足故，梵行具足故，開發神通，正向涅槃；乃至信心善男子，在家、出家，當受持、讀、誦，廣為人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隨流」：復次，如先所說不護根門補特伽羅，煩惱諸纏現前不捨，世及出世思擇、修習二力對治有所闕乏，煩惱生已，性多堅執。魔既了知性堅執已，便往其所，以諸境界而媚惑之。如是彼魔於性執著煩惱諸纏補特伽羅而得其便，為欲媚惑，於其相續安立所緣。又即如是不護根門補特伽羅，於般涅槃欲樂劣故，親愛劣故。譬如乾朽葦草舍宅，魔便於彼積集可愛境界炬火而焚燎之。由二因緣，彼為境界常所蔽伏：一、未生纏令其生故，二、已生纏令相續故。由為境界愛所蔽伏，於廣追覓諸境界時，多行種種惡不善行；於行如是邪惡行時，復為種種惡不善法之所蔽伏。如前所說，行邪行已，失路而行，沿流而去，名順流者。與此相違，所有白品，當知是名非順流者。

二一七；三九五（一一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在於闇處。眾多罪人，在於河中，隨流漂沒。中有一人，不愚、不癡，聰明、黠慧，樂樂、厭苦，樂生、厭死，作如

是念：我今何緣在此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又多利刺，在闇冥處隨流漂沒？我當以手足方便，逆流而上。漸見小明，其人默念：今已疾強，見此小明。復運手足，勤加方便，遂見平地。即住於彼，觀察四方。見大石山，不斷、不壞，亦不穿穴，即登而上。復見清涼八分之水，所謂冷、美、輕、軟、香、淨，飲時不噎，咽中不閡，飲已安身。即入其中，若浴、若飲，離諸惱熱。然後復進，大山上見七種華，謂優鉢羅華，鉢曇摩華，拘牟頭華，分陀利華，修揵提華，彌離頭揵提華，阿提目多華。聞華香已，復上石山，見四層階堂，即坐其上。見五柱帳，即入其中，斂身正坐。種種枕褥，散華遍布，莊嚴妙好，而於其中自恣坐臥，涼風四湊，令身安隱。坐高林下，高聲唱言：灰河眾生！諸賢正士！如彼灰河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其處闇冥，求出於彼。河中有聞聲者，乘聲問言：何方得出？從何處出？其中有言：汝何須問何處得出，彼喚聲者，亦自不知，不見從何而出。彼亦當復在此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於闇冥中隨流來下，用問彼為」！

「如是比丘！我說此譬，今當說義：灰者，謂三惡不善覺。云何三？欲覺，恚覺，害覺。河者，謂三愛：欲愛，色愛，無色愛。南岸極熱者，謂內、外六入處。多諸利刺者，謂五欲功德。闇冥處者，謂無明障閉慧眼。眾多人者，謂愚癡凡夫。流，謂生死。河中有一人，不愚、不癡者，謂菩薩摩訶薩。手足方便逆流上者，謂精勤修學。微見小明者，謂得法忍。得平地者，謂持戒。觀四方者，謂見四真諦。大石山者，謂正見。八分水者，謂八聖道。七種華者，謂七覺分。四層堂者，謂四如意足。五柱帳者，謂信等五根。正身坐者，謂無餘涅槃。散華遍布者，謂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自恣坐臥者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四方風吹者，謂四增、心見法安樂住。舉聲唱喚者，謂轉法輪。彼有人問諸賢正士何處去、何處出者，謂舍利弗、目揵連等諸賢聖比丘。於中有言汝何所問，彼亦不如、不見有所出處，彼亦當復於此灰河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於闇冥處隨流來下者，謂六師等諸邪見輩，所謂富蘭那迦葉，末伽梨瞿舍梨子，散闍耶毘羅胝子，阿耆多枳舍欽婆羅，伽拘羅迦旃延，尼揵連陀闍提弗多羅，及餘邪見輩。如是比丘！大師為諸聲聞所作，我今已作，汝今當作所作，如前篋毒蛇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

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菩薩勝餘乘」：復次，由八種相，當知總攝後有菩薩諸正行道及以道果，勝聲聞乘，為無有上。初等為八？謂哀愍故；內勇悍故；諦察法忍性現前故；能出離故；自內發起觀諦行故；廣大善修世間正見現在前故；由獲無漏菩提分法得清淨故；由善清淨修覺分俱，進修無上純淨修道，依止六處修習圓滿，獲得六種最勝無上圓滿德故。當知此中，於諸有情長時哀愍，熏修其心，住最後有諸大菩薩，見諸愚夫墮貪愛河，順流漂溺，為五相苦之所逼切，既觀見已，深起大悲。何等為五？一者、見彼墮貪愛河，不正尋思、不可愛水常所逼觸。二者、見彼內、外六處，三毒火難，住於兩岸。三者、見彼在於欲界，眾多憂苦、種種災橫，諸惡毒刺，遍布其下。四者、見彼在於色界，世間慧眼有所闕故，猶如盲冥，處在其中。五者、見彼在無色界，世間慧眼已圓滿故，諸聖慧眼有所闕故，猶如昏闇，居在其上。既見如是墮貪愛河諸有情類，遍於一切皆不寂靜，若觸，若岸，若下、中、上苦逼迫已，發起大悲，是名哀愍。

又即成就此哀愍者，或生王家，或帝師家，雖未出家，內興勇悍，我今定當通達妙跡，歸修梵行，終無退轉，如是名為內興勇悍。又彼即於未出家位，居贍部影，獨坐思惟，便能證入最初靜慮；後於自他、老病死法，正審觀察，能定忍可，如是名為諦察法忍內自現前。又彼宿世所習善根，一切善行之所覺發，復由勇悍諦察法忍增上力故，便能棄捨廣大妙欲，淨信出家，雖無施設正梵行者，而能自然受持禁戒；由此禁戒為依止故，漸次能證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，如是名為能正出離。又彼為欲棄世間道，正求出離，由於先世正等覺所，獲得無上究竟出離正聞勝解，積集熏修身相續故，於世間道都無信樂，由是因緣，往菩提樹，即依先時觀老病死假想之道，於諸諦相次第觀察。作是思惟：是諸世間有情之類，墮在種種艱險眾苦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然其不能於老、病、死究竟出離，如實了知。如是次第觀於老死，觀老死集，觀老死滅，觀能趣證老死滅行。如理作意為依止故，久已積集大資糧故，以俱生慧便能覺悟一切法性，安住諸法法住、法界，如是名為自內發起觀察諦行。

又彼復欲求上漏盡，方便發起宿住念智，憶念先世從諸如來正等覺所，於漏盡道積習聞思，由是發起長時積集世間正見令現在前。然此正見如教授者，以此為依，能令菩薩安處一坐，乃至證得究竟漏盡，如是名為廣大善修正見現前。又即由彼如教授者，所有正見漸次勝進，先已遠離下地諸欲，乃至上極無所有處，當於聖諦得現觀時，便證無漏四念住等，乃至最後八聖支道。所有一切菩提分法，舉其最後，當知亦攝前位一切。由得彼故，成不還果，以得無漏菩提分法，是故說名獲得清涼。彼由如是獲得世間究竟安樂，獲得出世無漏安樂得清涼故，名離熾然。由世間道，乃至已離無所有處所繫煩惱，及已遠離見道所斷諸煩惱故，名離熱惱。為欲無餘永斷有頂所繫煩惱，故復勤修純無漏道，所謂修習無上覺支，是名進修無上修道。由此修故，無學地中六種修法究竟圓滿：一者、修聖神通，究竟圓滿；二者、修淨五根，究竟圓滿；三者、證得煩惱并諸習氣無餘離繫，究竟圓滿；四者、證得四種現法樂住，究竟圓滿；

五者、證得世間靜慮、解脫、等持、等至，究竟圓滿；六者、發得名身、句身、文身，得隨所欲，得無艱難宣說正法，究竟圓滿。當知此中，修淨信根究竟滿者，謂於涅槃意樂淨故。修精進根究竟滿者，謂能勇猛造作一切有情義利，善清淨故。修習念根究竟滿者，謂三念住、無忘失法，善清淨故。修習定根究竟滿者，謂於聖、天及以梵住，善清淨故。修習慧根究竟滿者，謂十智、力，善清淨故。彼由如是能住六處修圓滿因，得為大王，所謂法王，由是證得六種圓滿：謂聖神通增上力故，得大財富自在圓滿；諸根清淨增上力故，得大舍宅自在圓滿；斷諸煩惱增上力故，得受安樂諸坐臥具自在圓滿；現法樂住增上力故，處其舍宅，坐臥其中，證得第一無諸損惱大安樂住，自在圓滿；靜慮、解脫、等持、等至、增上力故，證得能辦一切有情正利益事，遊戲喜樂自在圓滿；於諸名身、句身、文身得隨所欲，得無艱難宣說正法增上力故，得為法王，能於他所獲得平等分布作用，自在圓滿。如是名為六處修滿為依止故，證得六種自在圓滿。

二一八；三九六（二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獨靜思惟：云何為我？我何所為？何等是我？我何所住？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云何為我？我何所為？何法是我？我於何住」？佛告比丘：「今當為汝說於二法，諦聽，善思。云何為二？眼、色為二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為二，是名二法。比丘！若有說言：沙門瞿曇所說二法，此非為二，我今捨此更立二法。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。比丘！彼眼者，是肉形，是內，是因緣，是堅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地界。比丘！若眼肉形，若內，若因緣，津澤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水界。比丘！若彼眼肉形，若內，若因緣，明暖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火界。比丘！若彼眼肉形，若內，若因緣，輕飄動搖，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風界。比丘！譬如兩手和合，相對作聲。如是緣眼、色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等諸法，非我、非常，是無常之我，非恒、非安隱、變易之我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謂生、老、死、沒、受生之法。比丘！諸行如幻，如炎，剎那時頃盡朽，不實來、實去，是故比丘於空諸行，當知、當喜、當念：空諸行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法空，無我我所。譬如明目士夫，手執明燈，入於空室，彼空室觀察。如是比丘於一切空行，心觀察歡喜，於空法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法，空我我所。如眼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因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諸法無我、無常，乃至空我、我所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眼是常，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非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？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於眼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」。時彼比丘聞世尊說合手聲譬經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成阿羅漢。

「論施設」：復次，略有四種尋求我論，由此論故，薩迦耶見未永斷者，求我尋思數數現行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尋求我，我用何以為自性；二者、尋求我，我為常、為是無常；三者、尋求云何我，我是常、無常；四者、尋求我，所有我住在何處。當知此中略有四種尋求於我：一者、尋求自性，二者、尋求其轉，三者、尋求其因，四者、尋求窟宅。此中三種，可得施設諸行差別，又此施設可非顛倒；第四一種，由一切種終不可得施設差別。當知施設我自性者，謂即施設十二種處所生六識，并受、想、思以為其我，過此餘我不可得故。又即此我體是無常，由有生故、老故、死故。又此諸行，以於諸趣種種自體生起差別，不成實故，說如幻事；想、心、見倒迷亂性故，說如陽焰；起盡法故，說有增減，剎那性故，名曰暫時；數數壞已，速疾有餘頻頻續故，說為速疾現前相續；來無所從，往無所至，是故說為本無今有，有已散滅。由如是相，略說生身展轉無常，及有因剎那展轉無常。如是三種如理施設：我之自性，若轉、若因。施設我之所有窟宅，終不可得，由諸行中，離諸行性，則有實我住諸行中，不可得故。由是因緣，約世俗諦，諸行尚空，不可施設，何況勝義！是故一向於空立空。如是由心如理作意，聞解了故，思等了故，修諦了故；如其次第，差別說言：應當歡喜，應當等喜，應當遍喜。

二一九；三九七（二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非汝有者當棄捨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於此祇桓中諸草木枝葉，有人持去，汝等頗有念言：此諸物是我所，彼人何故輒持去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，彼亦非我，非我所故」。「汝諸比丘亦復如是，於非所有物，當盡棄捨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何等為非汝所有？謂眼，眼非汝所有，彼應棄捨，棄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云何比丘！眼是常耶，為非常耶」？答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此六入處，

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〇；三九八（二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其有說言大力者，其唯難陀，此是正說。其有說言最端政者，其唯難陀，是則正說。其有說言愛欲重者，其唯難陀，是則正說。諸比丘！而今難陀關閉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後夜精勤修習，（正念）正智成就，堪能盡壽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彼難陀比丘，關閉根門故，若眼見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隨形好。若諸眼根增不律儀，無明闇障，世間貪憂惡不善法，不漏其心，生諸律儀，防護於眼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生諸律儀，是名難陀比丘關閉根門。飲食知量者，難陀比丘於食繫數，不自高，不放逸，不著色，不著莊嚴，支身而已。任其所得，為止飢渴修梵行故；故起苦覺令息滅，未起苦覺令不起故；成其崇向故；氣力安樂無罪觸住故。如人乘車，塗以膏油，不為自高，乃至莊嚴，為載運故。又如塗瘡，不貪其味，為息苦故。如是善男子難陀，知量而食，乃至無罪觸住，是名難陀知量而食。彼善男子難陀，初夜後夜精勤修業者，彼難陀晝則經行、坐禪，除去陰障，以淨其身；於初夜時，經行、坐禪，除去陰障，以淨其身；於中夜時，房外洗足，入於室中，右脇而臥，屈膝累足，係念明相，作起覺想；於後夜時，徐覺徐起，經行、坐禪。是名善男子難陀，初夜後夜精勤修習。彼善男子難陀勝念、正知者，是善男子難陀，觀察東方，一心正念，安住觀察；觀察南、西、北方，亦復如是一心正念，安住觀察。如是觀者，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彼善男子難陀，覺諸受起，覺諸受住，覺諸受滅，正念而住，不令散亂。覺諸想起，覺諸想住，覺諸想滅；覺諸覺起，覺諸覺住，覺諸覺滅，正念而住，不令散亂。是名善男子難陀，正念、正智成就。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！關閉根門，如善男子難陀；飲食知量，如善男子難陀；初夜後夜精勤修業，如善男子難陀；正念、正智成就，如善男子難陀。如教授難陀法，亦當持是為其餘人說」。時有異比丘而說偈言：

「善關閉根門，正念攝心住，飲食知節量，覺知諸心相，

善男子難陀，世尊之所歎」！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上貪、教授、及苦住，觀察、引發、不應供，明解脫、修、無我論，定法、見苦最為後。

「上貪」：三因緣故，補特伽羅於所緣境上品貪行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康強非羸劣，二者、端嚴非醜陋，三者、習貪非捨貪。復由三種對治攝受，尚令如是懷上品貪補特伽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勤修梵行，調伏其心，令得寂靜，何況但懷中、軟品貪微薄塵者！何等為三？一者、密護根門為所依止，遠離一切欲樂邊故。二者、於食知量，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為所依止，遠離一切自苦邊故。三者、最勝正念、正知為所依止，行於中道出離行故。當知此中，於四念住善住心者，或於行時境界現前，若不取相及與隨好，如實了知受生、住、滅；若取其相及與隨好，如實了知想生、住、滅；或於住時，如實了知彼因尋思生、住與滅。由如是相正念、正知，於一切時，於一切種所緣境界，能如正軌守護其心，是名最勝正念、正如。復有最勝正念、正知，謂已獲得滅盡定者，或已獲得無想定者，或已獲得無尋伺者，當知依止聖住、天住，除此最勝正念、知住，更無有餘能過上者。或從滅定起已而住，或將入定方便而住，如實了知受生、住、滅，是名最勝正念、正知。如依滅定如實知受，依無想定如實知想，無尋伺定如實了知所有尋伺，當知亦爾。由此最勝正念、正知，唯取法故，不於如是受、想、尋伺，起我、我所虛妄分別。若諸愚夫，受、想、尋伺差別生時，於受等法，不能發起唯有法想，但作是念：我能領受，乃至廣說。由是因緣，彼尚無有正念、正知，何況最勝！此中後說正念、正知，或不還果，或阿羅漢。當知前說正念、正知，從得作意，無有放逸諸異生位，至一來果。

二二一；三九九（二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如是像類大聲聞尼眾，住舍衛國王園中。比丘尼眾，其名曰純陀比丘尼，民陀比丘尼，摩羅婆比丘尼，波羅遮羅比丘尼，阿羅毘迦比丘尼，差摩比丘尼，難摩比丘尼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，優鉢羅色比丘尼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此等及餘比丘尼，住王園中。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與五百比丘尼，前後圍遶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發遣令還言：「比丘尼！應時宜去」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年已老邁，不復堪能為諸比丘尼說法。汝等諸比丘僧，今日諸宿德上座，當教授諸比丘尼」。時諸比丘受世尊教，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難陀，爾時，難陀次第應至而不欲教授。爾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與五百比丘尼，前後圍遶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乃至聞法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問尊者阿難：「誰應次至教授諸比丘尼」？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難陀，而難陀不欲教授」。爾時，世尊告難陀言：「汝當教授諸比丘尼，為諸比丘尼說法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教授比丘尼，汝亦應爾；我為比丘尼說法，汝亦應爾」。爾時，難陀默然受教。

時難陀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從禪覺，著僧伽梨，將一比丘，往詣王園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難陀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。尊者難陀坐已，諸比丘尼稽首敬禮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難陀語諸比丘尼：「諸姊妹！汝等當問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。汝等解者當說言解，若不解者當說不解。於我所說義，若當解者，當善受持；若不解者，汝當更問，當為汝說」。諸比丘尼白尊者難陀言：「我等今日聞尊者教，令我等問，告我等言：汝等若未解者，今悉當問；已解者當言解，未解者當言不解。於我所說義，已解者當奉持；未解者，當復更問。我等聞此，心大歡喜。未解義者，今日當問」。爾時，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云何姊妹？於眼內入處觀察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觀察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

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難陀！我等已曾於此法如實知見，於六內入處觀察無我，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，六內入處無我」。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應如是解，六內入處觀察無我。諸比丘尼！色外入處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外入處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難陀！我已曾於六外入處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六外入處如實無我」。尊者難陀讚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，六外入處無我。若緣眼、色生眼識，彼眼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彼意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於此六識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亦常作是意解，六識身如實無我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六識身如實無我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彼觸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

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彼觸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於此六觸，觀察如實無我；我亦常如是意解，六觸如實無我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當如實觀察，於六觸身如實無我。緣眼、色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彼觸緣受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彼受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於此六受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亦常作此意解，六受身如實無我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受身如實無我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緣想，彼想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緣想，彼想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

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想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亦常作此意解，六想身如實無我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想身如實無我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思，彼思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思，彼思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思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此六思身如實無我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思身如實無我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愛，彼愛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」！「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愛，彼愛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愛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此六愛身如實無我」。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愛身如實無我。姊妹！譬因膏油、因炷，燈明得然。彼油無常，炷亦無常，火亦無常，器亦無常。若有作是言：無油、無炷、無火、無器，而所依起燈光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，作是說者為等說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緣油、炷、器然燈，彼油、炷、器悉無常，若無油、無炷、無器，所依燈光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清涼、真實」。「如是姊妹！此六內入處無常，若有說言，此六內入處因緣生喜樂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、安隱，是為等說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如實觀察：彼彼法緣，生彼彼法；彼彼緣法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清涼、真實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彼彼法緣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。諸姊妹！譬如大樹、根、莖、枝、葉，根亦無常，莖、枝、葉皆悉無常。若有說言，無彼樹根、莖、枝、葉，唯有其影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、安隱者，為等說不」？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如彼大樹、根、莖、枝、葉，彼根亦無常，莖、枝、葉亦復無常。無根、無莖、無枝、無葉，所依樹影一切悉無」。「諸姊妹！若緣外六入處無常，若言外六入處因緣生喜樂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、安隱者，此為等說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義如實觀察：彼彼法緣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」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於此義，當如實觀察：彼彼法緣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寂滅、清涼、真實。諸姊妹！聽我說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善屠牛師、屠牛弟子，手執利刀，解剝其牛，乘間而剝，不傷內肉，不傷外皮，解其肢節、筋骨，然後還以皮覆其上。若有人言，此牛皮、肉全而不離，為等說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彼善屠牛師、屠牛弟子，手執利刀，乘間而剝，不傷皮肉、肢節、筋骨，悉皆斷截，還以皮覆上；

皮、肉已離，非不離也」。「姊妹！我說斯譬，今當說義：牛者，譬人身麁色，如篋毒蛇經廣說。肉者，謂內六入處。外皮者，謂外六入處。屠牛者，謂學見跡。皮、肉中間筋骨者，謂貪喜俱。利刀者，謂利智慧。多聞聖弟子以智慧利刀，斷截一切結、縛、使、煩惱、上煩惱、纏。是故諸姊妹！當如是學：於所可樂法，心不應著，斷除貪故；所可瞋法，不應生瞋，斷除瞋故；所可癡法，不應生癡，斷除癡故。於五受陰當觀生、滅，於六觸入處當觀集、滅，於四念處當善繫心住七覺分。修七覺分已，於其欲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其有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無明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。諸姊妹！當如是學」！爾時，尊者難陀為諸比丘尼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與五百比丘尼，眷屬圍遶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乃至為佛作禮而去。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四日夜，多眾觀月，為是滿耶，為未滿耶？當知彼月未究竟滿。如是善男子難陀，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、正說法，於其解脫猶未究竟。然此等比丘尼命終之時，不見一結不斷，能使彼還生於此世」。

爾時，世尊復告難陀：「更為諸比丘尼說法」。

爾時，尊者難陀默然奉教。夜過晨朝，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食已，乃至往詣王園，就座而坐。為諸比丘尼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復於異時，與五百比丘尼，前後圍遶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乃至作禮而去。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五日夜，無有人疑月滿不滿者，然其彼月究竟圓滿。如是善男子難陀，為諸比丘尼說如是正教授，究竟解脫。若命終時，無有說彼道路所趣，此當知即是苦邊」。是為世尊為五百比丘尼授第一果記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教授」：復次，由二因緣，如來自言其年衰暮，身力疲怠，勸諸聲聞，請他說法：一者、為令恃其少年，專行憍傲住放逸者，自怖厭故；二者、為令於當來世，諸有苾芻其年衰老，無有勢力，遠離疑悔，勸請少年諸苾芻等，宣說正法。諸有苾芻，其年盛美，具足勢力，遠離疑悔，無所恐懼，為他說法。當知此中，略有二種處大集會宣說正法：一者、決擇說，二者、直言說。決擇說者，謂興詰問、徵覈方便，說正道理，滅除疑惑。直言說者，謂諸聽眾默然而住，如說法師宣說正法。又由四相，名能隨順教授教誡：一、能分析諸處差別，於諸行中，得無我智，見清淨故；二、於諸受并所依滅，離增上慢，最極寂靜，見清淨故；三、能超越未來諸苦，見清淨故；四、能超越現在諸苦，見清淨故。此中分析內、外諸處，識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、愛眾別，顯示無我。由依緣起方便道理，能引最初正見清淨。如明依燈，如影依樹，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，顯示內外諸處差別為因諸受，由彼諸處無餘滅故，此亦隨滅，離增上慢，於其涅槃如實了知最勝寂靜，能引第二正見清淨。於現法中，以智慧刀，能永斷滅一切煩惱，顯示無餘，超越當來所有眾苦，能引第三正見清淨。顯示遍於順苦、順樂、順非苦樂一切法中，不起貪欲，不起瞋恚，不起愚癡，顯示見道；於其念住善住其心，顯示修道；修諸覺分，謂令諸漏永滅盡故，超越現法雜染苦住，能引第四正見清淨。

二二二；四〇〇（二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律儀、律儀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不律儀？眼根不律儀所攝護，眼識著色，緣著故以生苦受，苦受故不一其心，不一心故不得如實知見，不得如實知見故不離疑惑，不離疑惑故由他所誤而常苦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不律儀。云何律儀？眼根律儀所攝護，眼識識色，心不染著，心不染著已常樂更住，心樂住已常一其心，一其心已如實知見，如實知見已離諸疑惑，離諸疑惑已不由他誤，常安樂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律儀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苦住」：復次，有諸苾芻不守根住，於諸境界心多愛染，心多散亂，由此因緣受二種苦：一者、麁重所作苦，二者，於諸法中疑惑所作苦。所以者何？由彼方便，應勤修身，勤修身已，應勤修戒、奢摩他支；以不修身，亦不修戒、奢摩他支為因緣故，身不輕安，心不輕安，是故彼受麁重所作苦。輕安闕故，不能觸證勝三摩地，由是因緣，應如實知不如實知，多生疑惑，是故彼受於諸法中疑惑所作苦。由此二種苦惱住故，名不守根，增上緣力所得眾苦不安隱住，如是名為現法中不守根者所有過患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守護根者所有功德。

二二三；四〇一（二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退，不退法，六勝入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退法？謂眼識色，生欲覺，彼比丘歡喜、讚歎、執取、繫著，隨順彼法迴轉，當知是比丘退諸善法。世尊所說，是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云何名不退法？眼識色緣，不生欲覺結，彼比丘不喜、不讚歎、不執取、不繫著，於彼法不隨順迴轉，當知是比丘不退轉諸善法。世尊說是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云何六勝入處？眼識色緣，不生欲覺結染著，當知是比丘勝彼入處；勝彼入處，是世尊所說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若彼比丘於六勝入處勝已，貪欲結斷，瞋恚、愚癡結斷。譬如王者，摧敵勝怨，名曰勝王；斷除眾結，名勝婆羅門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觀察」：復次，有諸惡芻，為離欲貪勤修方便，由正修習加行道故，伏諸煩惱。作是思惟：我於諸欲，為有欲貪而不覺了，為無有耶？乃以淨相作意思惟，於斷、未斷，方得決定。觀察作意為依止故，尋求貪欲生起處所，如實了知；憶念分別，是諸煩惱勝安足處。由彼煩惱未永斷故，若為煩惱漂漾心時，了知能趣下劣分故，便即制伏。若不制伏，於先所得少三摩地，尚還退失，況能進趣勝品功德！由整攝故，能不退失，亦能進趣勝品功德。若不觀察，復還發起增上慢故，亦有退失。由觀察故，能證決定。若心漂漾，能正了知，還復整攝，是故不退。如修方便為離欲貪，於餘上位，隨其所應當知亦爾。若猛利見審觀察時而不生起，彼便獲得決定勝解，我於諸處已能勝伏。謂此所緣，應生煩惱，我於是處已勝伏故，令不生起，超過學地。猶如大王，能隨己心自在而轉，降伏一切摩羅聚落，證得究竟盡、無生智，梵行圓滿。

二二四；四〇二（二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此六根，不調伏，不關閉，不守護，不執持，不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苦報。何等為六根？眼根不調伏，不關閉，不守護，不修習，不執持，於未來世必受苦報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復如是。愚癡無聞凡夫，眼根見色，執受相，執受隨形好，任彼眼根趣向，不律儀執受住，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以漏其心，此等不能執持律儀，防護眼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復如是。如是於六根不調伏，不關閉，不守護，不執持，不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苦報。云何六根善調伏，善關閉，善守護，善執持，善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樂報？多聞聖弟子，眼見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隨形好，任其眼根之所趣向，常住律儀，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心，能生律儀，善護眼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復如是，如是（於）六根善調伏，善關閉，善守護，善執持，善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樂報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於六觸入處，住於不律儀，是等諸比丘，長夜受大苦。

斯等於律儀，常當勤修習，正信心不二，諸漏不漏心。

眼見於彼色，可意、不可意，可意不生欲，不可不憎惡。

耳聞彼諸聲，亦有念不念，於念不樂著，不念不起惡。

鼻根之所嚊，若香若臭物，等心於香臭，無欲亦無違。

所食於眾味，彼亦有美惡，美味不起貪，惡味亦不擇。

樂觸以觸身，不生於放逸，為苦觸所觸，不生過惡想，

平等捨苦樂，不滅者令滅。心意所觀察，彼種彼種相，

虛偽而分別，欲貪轉增廣，覺悟彼諸惡，安住離欲心。

善攝此六根，六境觸不動，摧伏眾魔怨，度生死彼岸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引發」：復次，於其六根，如前所說五寂靜相，不寂靜故，當知攝受三種苦果：謂現法中依根增上雜染而住，由諸不善現行為因，或於他所成其退劣，或被譏呵，或被殺害，受如是等現法眾苦；又受當來生老、病、死種種諸苦；又受當來由先數習所引等流，不護諸根諸雜染故，亦名為苦。與此相違，於其六根，由有五種寂靜相故，當知攝受三苦滅果。

二二五；四〇三（二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到頻頭城北，申恕林中。爾時，頻頭城中婆羅門、長者，皆聞世尊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頻頭城申恕林中。聞已，悉共出城，至申恕林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頻頭城婆羅門、長者：「若人問汝言：何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不應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？汝當答言：若沙門、婆羅門，眼見色，未離貪，未離欲，未離愛，未離渴，未離念，內心不寂靜，所行非法，所行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像類比丘，不應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。作是說已，當復問言：何故如此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不應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？汝應答言：我等眼見色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渴，不離念，內心不寂靜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彼沙門、婆羅門，眼見色，亦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渴，不

離念，內心不寂靜，行非法行、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我於斯等求其差別，不見差別之行，是故我於斯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不應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。若復問言：何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所，應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？汝應答言：若彼眼見色，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渴，離念，內心寂靜，不行非法行，行等行，不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所，應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。若復問言：何故於此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恭敬尊重、禮事供養？汝應答言：我等眼見色，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渴，不離念，內心不寂靜，行非法行，行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斯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離貪，離欲，離渴，離念，內心寂靜，行如法行，不行踈澁行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我等於彼求其差別，見差別故，於彼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所，應恭敬尊重，禮事供養。如是說已，若復問言：彼沙門、婆羅門有何行，有何形貌，有何相，汝等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離貪向、調伏貪，離恚向、調伏恚，離癡向、調伏癡？汝應答言：我見彼沙門、婆羅門，有如是像類：在空閑處，林中、樹下，卑床、草蓐，修行遠離，離諸女人，近樂獨人同禪思者。若於彼處，無眼見色可生樂著，無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可生樂著。若彼沙門、婆羅門，有如是行，如是形貌，如是相，令我等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離貪向、調伏貪，離恚向、調伏恚，離癡向、調伏癡」。時諸沙門、婆羅門長者，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不自譽，不毀他，正說其義。各各自於諸入處，分別染汙、清淨，廣說緣起，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。譬如士夫，溺者能救，閉者能開，迷者示路，闇處然燈，世尊亦復如是，不自譽，不毀他，正說其義，乃至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」。爾時，頻頭城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「不應供」：復次，略有二種世俗梵志，實非福田，懷增上慢，自謂福田，自稱我是真實福田，當知成就非實福田性及相故，不應供養。一者、從他所得利養恭敬，現前猛利耽著，諸根饕餮，為性躁擾，詐示現前離欲之行。二者、攝受家產親屬，雜居鄙穢，專自修身。凡所行行，既非自利，亦非利

他，遠離尸羅正法正行，遠離能住善趣善行，遠離能住涅槃妙行，當知彼與一切愚夫異生之類，無有差別。住正法者，與此相違，當知是名勝義梵志。

二二六；四〇四（二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縈髮目揵連出家，來詣佛所，共相問訊。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縈髮目揵連：「汝從何來」？縈髮目揵連白佛言：「我從彼眾多種種異道，沙門、婆羅門、遮羅迦出家集會未曾講堂聽法，從彼林來」。佛告縈髮目揵連：「汝為何等福力故，從彼眾多種種異道，沙門、婆羅門、遮羅迦出家所聽其說法」？縈髮目揵連言：「我試聽其競勝論義福利，聽其相違反論議福利故」。佛告目揵連：「長夜久遠，種種異道，沙門、婆羅門、遮羅迦出家，競勝論議，相違反論議福利，迭相破壞」。縈髮目揵連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為諸弟子說何等法福利，令彼轉為人說，不謗如來，不增不減，誠說法說，法次法說，無有餘人能來比挍、難詰、訶責」？佛告目揵連：「明、解脫果報福利，為人轉說者，不謗如來，不乖其理，法次法說，無有能來比挍、難詰、嫌責」。縈髮目揵連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諸弟子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令明、解脫福利滿足者不」？佛告縈髮目揵連：「有七覺分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明、解脫福利滿足」。

縈髮目揵連白佛言：「有法修習，能令七覺分滿足不」？佛告縈髮目揵連：「有四念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能令七覺分滿足」。縈髮目揵連白佛：「復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令四念處滿足不」？佛告縈髮目揵連：「有三妙行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能令四念處滿足」。縈髮目揵連白佛言：「復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令三妙行滿足不」？佛告目揵連：「有六觸入處律儀，修習、多修習，令三妙行滿足」。縈髮目揵連白佛言：「云何六觸入處律儀，修習、多修習，令三妙行滿足」？佛告目揵連：「若眼見適意、可愛念、能長養欲樂、令人緣著之色，彼比丘見已，不喜、不讚歎、不緣、不著、不住。若眼見不適意、不可愛念、順於苦覺之色，諸比丘見已，不畏、不惡、不嫌、不恚。於彼好色起，眼見已，永不緣著；不好色起，眼見已，永不緣著。內心安住不動，善修解脫，心不懈勤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識法，亦復如是。如是於六觸入修習、多修習，滿足三妙行。云何修三妙行，滿足四

念處？多聞聖弟子，於空閑處，林中、樹下，作如是學，如是思惟：此身惡行，現世、後世必得惡報。

我若行身惡行者，心當自生厭悔，他亦嫌薄，大師亦責，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我，惡名流布遍於諸方；身壞命終，當墮地獄。於身惡行，見現世、後世如是果報，是故除身惡行，修身妙行。口、意惡行，亦復如是。是名修習三妙行已，得四念處清淨滿足。云何修四念處得七覺分滿足？目揵連！比丘如是順身身觀住，彼順身身觀住時，攝念安住不忘，爾時方便修習念覺分；方便修習念覺分已，得念覺分滿足。於彼心念選擇於法，覺想思量，爾時方便修習擇法覺分；方便修習擇法覺分已，逮得擇法覺分滿足。選擇彼法，覺想思量，方便修習精進覺分；方便修習精進覺分已，逮得精進覺分滿足。勤精進已，生歡喜心，爾時修習方便歡喜覺分；修習歡喜覺分已，逮得歡喜覺分滿足。心歡喜已，身心止息，爾時修習猗息覺分；修習猗息覺分已，逮得猗息覺分滿足。身心息已，得三摩提，爾時修習定覺分；修習定覺分已，定覺分滿足。謂一其心，貪憂滅息，內心行捨，方便修習捨覺分；方便修習捨覺分已，逮得捨覺分清淨滿足。

受、心、法念處，亦如是說。如是修習四念處，七覺分滿足。云何修習七覺分，明、解脫滿足？目揵連！若比丘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離欲、依滅，捨於進趣；修念覺分，逮得明、解脫清淨滿足。乃至修習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是名修習七覺分已，明、解脫清淨滿足。如是目揵連！法法相依，從此岸而到彼岸」。說是法時，縈髮目揵連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縈髮目揵連，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於他，於諸法律得無所畏。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今寧得於正法律出家，得具足比丘分不」？佛告目揵連：「汝今已得於正法律出家，具足得比丘分」。得出家已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羅漢。

「明解脫」：復次，此正法外，有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為諸弟子宣說法時，多分為求詰責勝利，及求免脫他難勝利。當知如是宣說法者，就第一義，無義、無利，非自利益，非利益他。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宣說正法，唯為證得明及解脫二果勝利。當知如是說正法者，大果、大利，自利、利他，無不

圓滿。行於三世無忘失住最勝義故，三種所緣境差別故，說名三明。若心解脫，若慧解脫，皆名解脫，是愛、無明根本雜染勝對治故。為得未得明與解脫，當知略有四種修道：謂修根故，能正修身；修身所引善行修故，能正修戒；修戒所引念住、覺支無倒修故。能修心、慧。此中修根，復有三種：一、世間修，二、有學修，三、無學修。若思擇力為所依止，雖取可愛、不可愛境不如理相，而不發起煩惱諸纏；設令暫起，尋復除遣，是世間修。若於聖諦已得現觀，由失念故，或生適意，或不適意，或兼二意，而心不為纏縛堅住，速於雜染能得解脫，是有學修。若即此心堅固安住，如前於內無有隘迮，善脫善修，都無一切下至失念，於諸可意、不可意等，發心親近計彼有德而趣向之，是名無學善淨修根。當知修戒，修心，修慧，三種亦爾。此中最初，是初修根所引；第二是第二所引；第三是第三所引。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相望各有三種所引，當知亦爾。此中可意、不可意境界差別故，有恩、有怨有情差別故，功德、過失相應有情差別故，所愛、非所愛有情差別故，當知一向適意，一向不適意，適意不適意相雜差別。可意、不可意境界差別故者，自有境界一向可意，自有境界一向不可意，自有境界其類相雜，少分可意，少分不可意。如是有情，或一向有恩，或一向有怨，或恩怨相雜。或一向有德，或一向有失，或德失俱備。若於有情愛復生愛，當知一向是其所愛；若於有情恚復生恚，當知一向非其所愛；若於有情愛已生恚，或於有情恚已生愛，當知是名所愛、非所愛。由如是等差別因緣，適意等三有其差別。又於惡行，隨觀現法所有過患，隨觀當來所有過患，是故遠離修習妙行。若於六處，由一切門皆被誹毀，是名現法所有過患。由是因緣，墮於惡趣，是名當來所有遇患。此中為他所誹毀者，謂為外道及餘世間有聰敏者，聞其鄙惡名稱聲頌，咸共誹毀。當知其餘，即如所說。又此中言修念住者，謂念覺分，創始發起在異生地；數修習者，在有學地；修圓滿者，在無學地。修習覺分，未得斷界，於其斷界正希求時，名依遠離；未得無欲界，於無欲界正希求時，名依離欲；未得滅界，於其滅界正希求時，名依於滅；棄捨下劣修覺分故，迴向勝妙修覺分故，名棄捨迴向。又諸苾芻，守護諸根，有慚有愧，由是因緣恥於惡行，修習妙行；修妙行故，無有變悔；無變悔故，發生歡

喜；此為先故，心得正定；心正定故，能見如實；見如實故，明及解脫皆悉圓滿，當知是名修行次第。

二二七；四〇五（二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徵伽羅牟真隣陀林中。時有年少，名鬱多羅，是波羅奢那弟子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鬱多羅：「汝師波羅奢那，為汝等說修諸根不」？鬱多羅言：「說已，瞿曇」！佛告鬱多羅：「汝師波羅奢那，云何說修諸根」？鬱多羅白佛言：「我師波羅奢那說：眼不見色，耳不聽聲，是名修根」。佛告鬱多羅：「若如汝波羅奢那說，盲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如唯盲者眼不見色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在世尊後，執扇扇佛。尊者阿難語鬱多羅言：「如波羅奢那所說，聾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唯聾者耳不聞聲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異於賢聖法律無上修諸根」。阿難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賢聖法律無上修根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阿難：「諦聽善思，當為汝說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見可意色，欲修如來厭離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不可意，欲修如來不厭離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可意、不可意，欲修如來厭離、不厭離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不可意、可意，欲修如來不厭離、厭離，正念、正智。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可意、不可意、可不可意，欲修如來厭、不厭俱離，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如是阿難！若有於此五句，心善調伏，善關閉，善守護，善攝持，善修習，是則於眼、色無上修根。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。阿難！是名賢聖法律無上修根」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賢聖法律，為賢聖修根」？佛告阿難：「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彼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我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

此則寂滅，此則勝妙，所謂俱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，譬如力士彈指頃。如是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俄爾盡滅，得離厭不厭捨。如是耳、聲緣生耳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

不可意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我耳識聞聲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此則寂滅、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捨已，離厭，不厭，譬如大力士夫，彈指發聲即滅。如是耳、聲緣，生耳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是則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鼻、香緣，生鼻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鼻、香緣，生鼻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此則寂滅，此則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，譬如蓮華，水所不染。如是鼻、香緣，生鼻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舌、味緣，生舌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。彼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舌、味緣，生舌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寂滅、勝妙，所謂為捨；

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，譬如力士舌端唾沫，盡唾令滅。如是舌、味緣，生舌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身、觸緣，生身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身、觸緣，生身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寂滅、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，譬如鐵丸燒令極熱，小滴水灑，尋即消滅。如是身、觸緣，生身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速滅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意法、緣，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是則寂滅，是則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，譬如力士斷多羅樹頭。如是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阿難！是為賢聖法律，為聖弟子修諸根」。

「云何為聖法律學見跡」？佛告阿難：「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彼聖弟子慚恥、厭惡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、不可意，彼聖弟子慚恥、厭惡。阿難！是名賢聖法律學見跡。阿難是名賢聖法律無上修諸根。

已說賢聖修諸根，已說學見跡。阿難！我為諸聲聞所作，所作已作，汝等當作所作，廣說如篋毒蛇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修」：復次，有一沙門若婆羅門，自既不能善修諸根，而不如理為他施設善修根法，見唯棄背所有境界，名護諸根。然其自於諸弟子眾，深生染著，一分起愛，一分生憎，謂於其教順逆因緣，適不適意，常現行故。於此微細自己雜染，不能以慧如實悟入，而謂自能善修諸根，起增上慢。諸有隨順如是見者，彼雖令根離諸境界，獨處空閑，而緣彼境發起種種尋思雜染，然無智慧而自悟入，是亦不名善修諸根。又亦不為善修根故勤修正行，但信他言起邪勝解，及以邪慢。諸佛如來，為諸弟子如理施設煩惱斷故名善修根，非唯一向背諸境界。又諸如來，於其三種不共念住善住其心，故不染著諸弟子眾。於正行眾悅意現行，於邪行眾行不悅意，由此所生貪欲雜染、瞋恚雜染都無所有，由是因緣，雖與弟子等煩惱斷，而名無上善修諸根。又此修根，依五品眾有差別故，當知亦有五轉差別。謂佛世尊，或有弟子一向正行而亦畢竟；或有弟子一向放逸而亦畢竟；或有弟子修行正行而不畢竟；或有弟子行於邪行而不畢竟；或有弟子多種品類，一行正行，一行放逸，一行一分，或時放逸或不放逸，如是名為第五品眾。此中如來稱可意者，謂諸弟子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為修諸根得圓滿故，修行正行。復有一類不可意者，謂行邪行，或不修行。是故如來觀第一眾，生起悅意；觀第二眾，生不悅意；觀第三眾，生起悅意，生不悅意；觀第四眾，生不悅意，生起悅意；觀第五眾生起悅意，生不悅意，亦復生起悅、不悅意。如來雖復於此五眾，發起如是五轉差別悅不悅意，然諸如來終不為彼愛、恚行相之所染污，由諸煩惱并其習氣永離繫故，善修根故；是故如來一切煩惱并習永斷為所依止，能善住念，於弟子眾無諸雜染，說名五轉無上修根。又於如是一切五轉，隨其所應，當正思惟三種對治：一、無常想，二者、慈心，三、無想定，如是三種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其相。又佛世尊所作已辦，無學弟子名已修根。由彼長夜樂涅槃故，雖遇如前諸有情數境相現前，或純可愛，或純非愛，或多雜類通愛非愛，由貪、瞋、癡永遠離故，由心解脫及慧解脫增上力故，即由無相令心於彼速疾棄捨；由意樂故，於諸境界起厭逆想。又於涅槃見寂靜德，如是速

能安住於捨。由此因緣，一剎那頃失念所作雜染污心，亦不得起。當知齊此善根習故，名善修根。若諸有學，未能速疾安住於捨，有餘煩惱熏彼相續成雜穢故。又於一切三轉境中，憎惡所起諸煩惱故，現行煩惱所逼迫時，則能方便住厭逆想，及過患想，如是修行，能令修根速得圓滿，是故說彼名正行者。如是當知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大師美妙諸弟子眾，得所得義，能修正行。

二二八；四〇六（三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諦聽，善思，有六六法。何等為六六法？謂六內入處，六外入處，六識身，六觸身，六受身，六愛身。何等為六內入處？謂眼入處，耳入處，鼻入處，舌入處，身入處，意入處。何等為六外入處？色入處，聲入處，香入處，味入處，觸入處、法入處。云何六識身？謂眼識身，耳識身，鼻識身，舌識身，身識身，意識身。云何六觸身？謂眼觸，耳觸，鼻觸，舌觸，身觸，意觸。云何六受身？謂眼觸生受，耳觸生受，鼻觸生受，舌觸生受，身觸生受，意觸生受。云何六愛身？謂眼觸生愛，耳觸生愛，鼻觸生愛，舌觸生愛，身觸生愛，意觸生愛。若有說言眼是我，是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生滅故。若眼是我者，我應受生死，是故說眼是我者，是則不然。如是若色，若眼識，眼觸，眼觸生受若是我者，是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觸生受是生滅法，若眼觸生受是我者，我復應受生死，是故說眼觸生受是我者，是則不然，是故眼觸生受非我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觸生受非我，所以者何？意觸生受是生滅法，若是我者，我復應受生死，是故意觸生受是我者，是則不然，是故意觸生受非我。如是比丘！當如實知眼所作，智所作，寂滅所作，開發神通，正向涅槃。云何如實知見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？如是比丘！眼非我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觀察非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，是名如實知見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。是名六六法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無我論」：復次，無我論師，略有三種正所作事。何等為三？謂於苦、集諦所攝行，自相、共相，應正顯了安立無我。當知此中，顯各各別眾多性

故，顯了自相，開示生滅相似性故，顯了共相，是名第一正所作事。復於無我唯有因行，如其所有雜染、清淨如實顯了。當知此中，於三種受，緣生三種煩惱，隨眠未能永斷；於其見道，我見、隨眠未能除遣；於其修道，我慢、隨眠未能除遣；於見、慢品能起無明亦未永斷。未能生起彼對治明，是故不能作苦邊際，如是名為顯示雜染；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顯示清淨，是名第二正所作事。復於諸行，斷增益我薩迦耶見，依能取實無我正見，如清淨相應實顯了。此無我見，在異生位，能正攝受聖諦現觀，又能證得諸聖慧眼；在有學位，能得上位盡、無生智；在無學位，能令一切學與無學，見、修所斷所有煩惱無餘永斷。是故當知此無我見，能令清淨故應顯了，是名第三正所作事。

二二九；四〇七（三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六分別六入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六分別六入處經？謂於眼入處，不如實知見者，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不如實知見；不如實知見故，於眼染著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皆生染著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如實知見，不如實知見故生染著。如是染著，相應、愚闇、顧念、結縛其心，長養五受陰，及當來有愛、貪喜（、彼彼樂著）悉皆增長。身心疲惡，身心燒然，身心熾然，身心狂亂，身生苦覺；彼身生苦覺故，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悉皆增長，是名純一大苦陰聚集。諸比丘！若於眼如實知見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如實知見。見已，於眼不染著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染著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如實知見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如實知見；如實知見故，於意不染著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——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染（著）。不染著故，不相雜，不

愚闇，不顧念，不繫縛，損減五受陰，當來有愛、貪喜、彼彼樂著悉皆消滅。身不疲苦，心不疲苦，身不燒，心不燒，身不熾然，心不熾然，身覺樂，心覺樂；身心覺樂故，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悉皆消滅，如是純大苦聚陰滅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名為正見修習滿足，正志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前說正語，正業，正命清淨修習滿足，是名修習八聖道清淨滿足。八聖道修習滿足已，四念處修習滿足；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分修習滿足。若法應知、應了者，悉知、悉了；若法應知、應斷者，悉知、悉斷；若法應知、應作證者，悉皆作證；若法應知、應修習者，悉已修習。何等法應知、應了，悉知悉了？所謂名、色。何等法應知、應斷？所謂無明及有愛。何等法應知、應證？所謂明、解脫。何等法應知、應修？所謂止、觀。若比丘於此法應知、應了（者），悉知悉了；若法應知、應斷者，悉知、悉斷；若法應知、應作證者，悉知、悉證；若法應知、應修者，悉知、悉修，是名比丘斷愛、結縛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諸比丘！是名六分別六入處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定法」：復次，於其成就世間正見多聞，不定住正法者，即成就此世間正見多聞；得定住正法者，當知略有五種殊勝正加行果稱讚利益。何等為五？謂彼第一住正法者，先由其心未得定故，奢摩他支、戒未清淨，亦未鮮白；即此第二住正法者，心得定故，清淨鮮白，當知是名第一殊勝正加行果稱讚利益。又彼第一心未得定補特伽羅，於一切受，并其所依，并其所緣，并其助伴，并其隨轉，不如實知；由不知故，便為三種無智為因過患所觸。何等為三？一、受雜染所作過患，二、世雜染所作過患，三、現法、後法雜染所作過患。當知此中，受雜染所作過患者，謂愚癡者，於其樂受并彼隨轉并所隨染，有貪愛縛；於苦受等有瞋恚縛；於其不苦不樂受等，有愚愛縛及隨眠縛，由有愚癡所隨眠故。世雜染所作過患者，謂愚癡者，於現在世有貪染縛，於過去世有顧戀縛，於未來世有繫心縛。現法、後法雜染所作過患者，謂彼如是雜染心者，於世於受有雜染故，便能生長感後有業，由此增益後有諸蘊令當得生。又能增長所有貪愛，謂後有愛及資財愛，後有愛故能生當來所有自體，資財愛故於追求時極生疲怠。若得境界，便生染惱；若不獲得

，所欲不遂，便自燒然；若得已失，便為愁惱之所損害，如是名為現法過患。若即由彼作及增長能感後有諸業，煩惱增上力故，起於當來生老死等眾苦差別，如是名為後法過患。第二心定補特伽羅，應知一切與上相違，當知是名第二殊勝，餘如前說。又彼第一補特伽羅，心未定故，於其無智所作過患，若自、若他不如實知。第二心定補特伽羅，於彼皆能如實了知，當知是名第三殊勝，餘如前說。又彼第二心已得定補特伽羅，於諸過患如實了知，已入修地，即前所得無我相應所有正見，由此修故，於二時中依其斷界及無欲界，與彼一切菩提分法皆共圓滿。初未得定補特伽羅，心未定故，於彼一切皆未圓滿，當知是名第四殊勝，餘如前說。又彼第二心已得定補特伽羅，所有多聞毘鉢舍那助伴支分，彼能攝受勝三摩地，能淨修治毘鉢舍那，由是因緣，止、觀二種平等雙轉。心未得定補特伽羅，應知多聞與彼俱闕，如是於成世間正見多聞、不定住於正法補特伽羅，即此成就世間正見多聞、得定住於正法補特伽羅，當知有此第五殊勝正加行果稱讚利益。如是即彼由已獲得勝奢摩他，毘鉢舍那，依於斷界，應遍知者能正遍知，應永斷者能正永斷，應作證者能正作證，應修習者能正修習。依無欲界，於彼一切已知、已斷、已證、已修。於所依色及能依名，正知、已知；於所依無明及能依有愛，正斷、已斷；於所依明淨智及能依解脫煩惱斷，正證、已證；於所依奢摩他及能依毘鉢舍那，正修、已修。

二三〇；四〇八（三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而得見法？作是思惟已，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而得見法」？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有二法，何等為二？眼、色為二，如是廣說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四無色陰，眼色，此等法名為人。於斯等法，作人想，眾生，那羅，摩覓闍，摩那婆，士夫，福伽羅，耆婆，禪頭。又如是說：我眼見色，我耳聞聲，我鼻嗅香，我舌嘗味，我身覺觸，我意識法。彼施設又如是言說：是尊者

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樂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壽分齊。比丘！是則為想，是則為誌，是則言說。此諸法皆悉無常、有為、思願緣生，若無常、有為、思願緣生者，彼則是苦。又復彼苦，生亦苦，住亦苦，滅亦苦，數數出生，一切皆苦。若復彼苦無餘斷：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餘苦更不相續、不出、（不）生，是則寂滅，是則勝妙，所謂捨一切有餘，一切愛盡，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、觸緣，生身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四是無色陰，身根是色陰，此名為人。如上說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緣意、法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四無色陰，四大士夫所依，此等法名為人。如上廣說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若有於此諸法，心隨入住，解脫不退轉，於彼所起繫著無有我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則為見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一；四〇九（三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名為見法？思惟已，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名為見法？今問世尊，唯願解說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有二法，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如上廣說」。尊者如所說偈：

「眼、色二種緣，生於心、心法，識、觸及俱生，受、想等有因。

非我、非我所，亦非福伽羅，亦非摩鴦闍，亦非摩那婆。

是則為生滅，苦陰變易法，於斯等作想，施設於眾生，

那羅、摩鴦闍，及與摩那婆，亦餘眾多想，皆因苦陰生。

諸業、愛、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。餘沙門異道，異說二法者，

彼但有言說，聞已增疑惑。貪愛息無餘，無明沒永滅，

愛盡眾苦息，無上佛眼說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見」：復次，有二法見：一、有為法見，二、無為法見。有為法見者，謂如有一，於諦依處及諦自性，皆如實知。云何名為諦所依處？謂名、色，及人、天等有情數物。云何為諦？謂世俗諦及勝義諦。云何世俗諦？謂即於彼諦所依處，假想安立，我或有情，乃至命者及生者等。又自稱言我眼見色，乃至我意知法。又起言說，謂如是名，乃至如是壽量邊際，廣說如前。當知此中唯有假想，唯假自稱，唯假言說，所有性相、作用差別，名世俗諦。云何勝義諦？謂即於彼諦所依處，有無常性，廣說乃至有緣生性，如前廣說。如無常性，有苦性等當知亦爾。若於如是世俗、勝義、諦所依處，其世俗諦，如實了知是世俗諦；其勝義諦，如實了知是勝義諦，如是名為有為法見。若有成就有為法見苾芻，齊此言說滿足。云何名為無為法見？謂即於彼諦所依處，已得二種諦善巧者，由此善巧增上力故，於一切依等盡涅槃，深見寂靜，其心趣入，如前廣說乃至解脫，如是名為無為法見。若有成就無為法見苾芻，齊此言說滿足。又此法見，當知三種補特伽羅皆得成就：一者、異生法隨法行，已得定心，博識聰敏，能如正理觀察諸法；二者、有學已見諦迹；三者、無學諸漏永盡。

二三二；四一〇（三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天世人，於色染著、愛樂住，彼色若無常、變易、滅盡，彼諸天人則生大苦。於聲……。香……。味……。觸……。（於）法染著、愛樂住，彼法變易、無常、滅盡，彼諸天人得大苦住。如來於色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於色不復染著、愛樂住；彼色變易、無常、滅盡，則生樂住。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不復染著、愛樂住；彼……法變易、無常、滅盡，則生樂住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此受集，此受滅，此受味，此受患，此受離，如實知，於彼色因緣生阨礙，阨礙盡已，名無上安隱涅槃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彼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

患、受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彼法因緣生阨礙，阨礙盡已，名無上安隱涅槃」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境界，一向生喜悅，愛染、深樂著。

諸天及世人，唯以此為樂，變易、滅盡時，彼則生大苦。

惟有諸賢聖，見其滅為樂；世間之所樂，觀察悉為怨。

賢聖見苦者，世間以為樂；世間之所苦，於聖則為樂。

甚深難解法，世間疑惑生，大闇所昏沒，盲冥無所見，

唯有智慧者，發朦開大明。如是甚深句，非聖孰能知！

不還受身者，深達諦明了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苦」：復次，若有希求人、天盛事，自發誓願行梵行者，當知彼為稱讚人、天二種過患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煩惱所生眾苦，二者、無常所生眾苦。云何煩惱所生眾苦？謂於人、天住境界愛，依現在世故；住境界樂，依過去世故；住境界欣，於現在世，依過去境生愛樂故；住境界喜，於未來世，依現在境生愛樂故。若於如是三世境中住染污者，當知彼為稱讚所欲有匱乏苦，及生老等所有眾苦，是名生起煩惱所作眾苦過患。云何無常所作眾苦？謂順樂處，有背失故起變壞苦；隨順苦處，現在前故起厭離苦；一切自體，於終沒時皆滅壞故，有滅故苦，當知是名三種無常所作眾苦。此中如來超過如是二種過患，住一向樂。即於此樂，應如實知由此故樂，復應如實知樂方便。云何為樂？謂一切境相應永盡，無上安隱，即有餘依般涅槃界。云何方便？謂如前說，於五種受，發起五轉如實妙智。若諸聲聞，棄捨大師所證超過人天妙樂，希求下劣人天樂者，當知彼於諸智者所，多受毀辱，亦自欺誑。

二三三；四一一（三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爾時，尊者鹿紐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有第二住，有一一住，彼云何第二住？云何一一住」？佛告鹿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鹿紐！能問如來如

是之義」。佛告鹿紐：「若眼識色，可愛、（可）樂、（可）念、可意、長養於欲，彼比丘見已，喜樂、讚歎、繫著住；愛樂、讚歎、繫著住已，心轉歡喜，歡喜已深樂，深樂已貪愛，貪愛已阨礙。歡喜、深樂、貪愛、阨礙者，是名第二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。鹿紐！有如是像類比丘，正使空閑獨處，猶名第二住。所以者何？愛喜不斷、不滅故；愛欲不斷、不知者，諸佛如來說第二住。若有比丘，於可愛、（可）樂、（可）念、可意、長養於欲色，彼比丘見已，不喜樂，不讚歎，不繫著住；不喜樂、不讚歎、不繫著住已不歡喜，不歡喜故不深樂，不深樂故不貪愛，不貪愛故不阨礙。不歡喜、深樂、貪愛、阨礙者，是名為一一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。鹿紐！如是像類比丘，正使處於高樓重閣，猶是一一住者。所以者何？貪愛已盡、已知故；貪愛已盡、已知者，諸佛如來說名一一住」。爾時，尊者鹿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三四；四一二（三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爾時，尊者鹿紐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告鹿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鹿紐！能問如來如是之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」。佛告鹿紐：「若眼見可愛、（可）樂、可意、可念、長養於欲之色，見已欣悅、讚歎、繫著，欣悅、讚歎、繫著已則歡喜集，歡喜集已則苦集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。鹿紐！若有比丘，眼見可愛、（可）樂、可念、可意、長養於欲之色，見已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，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故不歡喜集，不歡喜集故則苦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」。爾時，尊者鹿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爾時，尊者鹿紐聞佛說法教誡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復次，嗢拖南曰：

一住、遠、涅槃，略說內所證，辯一切智、相，捨所學、業等，

空、隨行、恒住，師弟二圓滿。

「一住」：由二因緣，當知名為有第二住：謂有愛故；為欲生起第二自體，受習其因，此自體滅，第二自體次生起故。云何有愛？謂諸可愛所緣境界，將得、現前，最初生起，染污欣悅，名有憙樂；從此已後，乃至未得，於彼多住作意思惟，設復已得而未受用，於其中間，即由憙樂增上力故，住染欣悅，名有歡喜；於受用時多生貪愛，名有染著，故名有愛。又於未來起希求故，及於已得生領納故，名有憙樂；於過去世隨憶念故，名有歡喜；於已獲得正受用時生貪愛故，名有染著；如是名為第二差別。云何生起第二自體？謂憙樂等為集因故，於當來世生、老為根眾苦生起。與此相違，當知是名無第二住。

二三五；四一三（三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富樓那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。我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告富樓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如是之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，眼見可愛、可樂、可念、可意、長養欲之色，見已欣悅、讚歎、繫著，欣悅、讚歎、繫著已歡喜，歡喜已樂著，樂著已貪愛，貪愛已阨礙。歡喜、樂著、貪愛、阨礙故，去涅槃遠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。富樓那！若比丘眼見可愛、（可）樂、可念、可意、長養欲之色，見已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，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故不歡喜，不歡喜故不深樂，不深樂故不貪愛，不貪愛故不阨礙。不歡喜、不深樂、不貪愛、不阨礙故，漸近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

佛告富樓那：「我已略說法教，汝欲何所住」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，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」。佛告富樓那：「西方輸盧那人，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。富樓那！汝若聞彼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者，當如之何」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，面前兇惡、訶罵、毀辱者，我作是念：彼西方輸盧那人，賢善、智慧，雖於我前，兇惡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我，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」。佛告富樓那：「彼西方輸盧那人，但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罵辱，於汝則可脫，復

當以手石打擲者，當如之何」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西方輸盧那人，脫以手石加於我者，我當念言：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雖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」。佛告富樓那：「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，復當云何」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我者，當作是念：彼輸盧那人賢善、智慧，雖以刀杖而加於我，而不見殺」。佛告富樓那：「假使彼人脫殺汝者，當如之何」？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，當作是念：有諸世尊弟子，當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以繩自繫，或投深坑。彼西方輸盧那人，賢善、智慧，於我朽敗之身，以少作方便，便得解脫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富樓那！汝善學忍辱，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。汝今宜去，度於未度，安於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」。爾時，富樓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富樓那，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還出，付囑臥具，持衣鉢，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。到已，夏安居，為五百優婆塞說法，建立五百僧伽藍，繩床、臥褥、供養眾具，悉皆備足。三月過已，具足三明。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。

「遠」：復次，有二種法，更互相違：一者、煩惱，二者、涅槃。是故安住雜染法已，即便隨順後有而轉；若於後有隨順轉時，當知說名去涅槃遠。復有六種鄙碎士夫補特伽羅鄙碎行相：一者、性多忿恚；二者、所作不思；三者、樂逼惱他；四者、若苦所觸，便發不實麁惡語言；五者、或發真實能引無義麁惡語言；六者、因此展轉發起無量差別惡言，非但少詞而生喜足。由二因緣，諸出家者力勵受行，速疾能證沙門義利，諸未信者令生淨信，其已信者倍令增長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忍辱，二者、柔和。言忍辱者，謂於他怨終無返報；言柔和者，謂心無憤，性不惱他。

二三六；四一四（三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摩羅迦舅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。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告摩羅迦舅言

：「諸年少聰明利根，於我法律出家未久，於我法律尚無懈怠，而況汝今日年耆根熟，而欲聞我略說教誡」！摩羅迦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雖年耆根熟，而尚欲得聞世尊略說教誡。唯願世尊為我略說教誡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第二、第三，亦如是請。佛告摩羅迦舅：「汝今且止，如是再三，亦不為說」。爾時，世尊告摩羅迦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」。佛告摩羅迦舅：「若眼未曾見色，汝當欲見，於彼色起欲、起愛、起念、起染著不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」。佛告摩羅迦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摩羅迦舅！見以見為量，聞以聞為量，覺以覺為量，識以識為量」。而說偈言：

「若汝非於彼，彼亦復非此，亦非兩中間，是則為苦邊」。

摩羅迦舅白佛言：「已知，世尊！已知，善逝」！佛告摩羅迦舅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？爾時，摩羅迦舅說偈白佛言：

「若眼已見色，而失於正念，則於所見色，而取愛念相。

取愛樂相者，心則常繫著，起於種種愛，無量色集生。

貪欲、恚、害覺，令其心退減，長養於眾苦，永離於涅槃。

見色不取相，其心隨正念，不染惡心愛，亦不生繫著。

不起於諸愛，無量色集生，貪欲、恚、害覺，不能壞其心，

小長養眾苦，漸次近涅槃。日種尊所說，離愛般涅槃。

若耳聞諸聲，心失於正念，而取諸聲相，執持而不捨。

鼻香、舌嘗味，身觸、意念法，忘失於正念，取相亦復然。

其心生愛樂，繫著堅固住，起種種諸愛，無量法集生。

貪欲、恚、害覺，退減壞其心，長養眾苦聚，永離於涅槃。

不染於諸法，正智、正念住，其心不染汙，亦復不樂著。

不起於諸愛，無量法集生，貪瞋、恚、害覺，不退減其心，

眾苦隨損減，漸近般涅槃。愛盡般涅槃，世尊之所說。

是名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」。佛告摩羅迦舅：「汝真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，所以者何？如汝所說偈：

若眼見眾色，忘失於正念，則於所見色，而取愛念相。

如前廣說」。爾時，尊者摩羅迦舅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爾時，尊者摩羅迦舅，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已，於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「涅槃」：復次，以要言之，如來略依二種處所，說無界教：一者、說有餘依涅槃界教，二者、說無餘依涅槃界教。若由如是煩惱斷故，名成就斷補特伽羅不成煩惱，即由如是不住彼果後有眾苦，當知是名說有餘依涅槃界教。若由如是不住煩惱後有苦果，即由如是乃至壽盡，既滅沒已，一切餘依都無所有，不住此身，不住餘身，不住中有，證得一切眾苦邊際，當知是名說無餘依涅槃界教。

略有三種念力強因：一、由其年少壯，二、由前生串習，三、由現法數習。

二三七；四一五（三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經法，諸比丘崇向，而於經法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思惟、異見審諦忍，正知而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廣說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眼見色已，覺知色而不覺色貪，我先眼識於色有貪，而今眼識於色無貪如實知。若比丘眼見於色已，覺知色而不起色貪，覺我先眼識有貪，而言今眼識於色無貪如實知者，諸比丘於意云何？彼於此，為有信、有欲、有聞、有行思惟、有見審諦忍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歸於此法，如實正知所知所見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……，（識）法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是名有經法，比丘於此經法崇向，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

異行思惟、異見審諦忍，正知而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內所證」：復次，由五種相，當知涅槃是內證法。謂離信故，乃至離見審察忍故，如前應知。謂現法中，於內各別內外增上所生雜染，如實了知有及非有。

二三八；四一六（三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斷欲，斷眼欲已，眼則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永不復生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九；四一七（三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眼生、住、轉出，則苦生、病住、老死出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。若眼滅、息、沒，苦生則滅，病則息，（老）死則沒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〇；四一八（三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眼無常，若眼是常者，則不應受逼迫苦，亦應說於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眼無常故，是故眼受逼迫苦生，是故不得於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一；四一九（三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眼苦，若眼是樂者，不應受逼迫苦，應得於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眼是苦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於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二；四二〇（三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眼非我，若眼是我者，不應受逼迫苦，應得於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以眼非我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於眼欲令如是，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三——二四五；四二一——四二三（）

如內六入處三經，外六入處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二四六；四二四（三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一切者，云何名一切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一切者，謂十二入處：眼、色、耳、聲、鼻、香、舌、味、身、觸、意、法，是名一切。若復說言此非一切，沙門瞿曇所說一切，我今捨別立餘一切者，彼但有言說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」。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奉行。

二四七；四二五（三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往詣佛所，面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一切有，云何一切有」？佛告生聞婆羅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眼是有不」？答言：「是有，沙門瞿曇」！「色是有不」？答言：「是有，沙門瞿曇」！「婆羅門！有色、有眼識、有眼觸、有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」？答言：「有，沙門瞿曇」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。如是廣說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二四八；四二六（三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沙門瞿曇！所謂一切法，云何為一切法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眼及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；耳……；鼻……；舌……；身……；意、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

觸因緣生受——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是名為一切法。若復有言此非一切法，沙門瞿曇所說一切法，我今捨更立一切法者，此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說已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二四九——二五七；四二七——四三五（）

如生聞婆羅門所問三經，有異比丘所問三經，尊者阿難所問三經，世尊法眼、法根、法依三經，亦如上說。

「辯一切智」：復次，由三因緣，顯示諸佛無上菩提：一者、覺了一切境故，二者、覺了有及非有如實事故，三者、覺了染、淨二品一切法故。是故他於如是三處，請問世尊。

二五八；四三六（三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眼是內入處，世尊略說不廣分別，云何眼是內入處」？佛告彼比丘：「眼是內入處，四大所造淨色，不可見，有對。耳、鼻、舌、身內入處，亦如是說」。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意是內入處，不廣分別，云何意是內入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意內入處者，若心、意、識，非色，不可見，無對，是名意內入處」。復問：「如世尊說色外入處，世尊略說不廣分別，云何世尊色外入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色外入處，若色四大造，可見，有對，是名色是外入處」。復白佛言：「世尊說聲是外入處，不廣分別，云何聲是外入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若聲四大造，不可見，有對。如聲，香、味亦如是」。復問：「世尊說觸外入處，不廣分別，云何觸外入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觸外入處者，謂四大及四大造色，不可見，有對，是名觸外入處」。復問：「世尊說法外入處，不廣分別，云何法外入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法外入處者，十一入所不攝，不可見，無對，是名法外入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相」：復次，諸有為法俱有轉時，令心迷亂，能令於相邪取分別，是故如來為諸弟子分別開示，令於彼相決定悟入，為欲了知真實相故。又為於

自無欺誑故，又為於他坦然無畏正記別故。

二五九；四三七（三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內入處。云何為六？謂眼內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〇；四三八（三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外入處。云何為六？謂色是外入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是外入處，是名六外入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一；四三九（三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識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識身，耳識身，鼻識身，舌識身，身識身，意識身，是名六識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二；四四〇（三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觸身。云何為六觸身？謂眼觸身，耳觸身，鼻觸身，舌觸身，身觸身，意觸身，是名六觸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三；四四一（三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受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是名六受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四；四四二（三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想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，是名六想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五；四四三（三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思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，是名六思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六；四四四（三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愛身。云何為六愛身？謂眼觸生愛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愛，是名六愛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七；四四五（三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顧念。云何為六？謂色顧念，聲顧念，香顧念，味顧念，觸顧念，法顧念，是名六顧念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八；四四六（三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覆。云何為六？謂色有漏，是取，心覆藏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、有漏，是取，心覆藏。是名六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捨所學」：復次，諸出家者，棄捨所學增上力故，當知安立顧戀境界。又出家者，毀犯尸羅增上力故，當知安立未出家者，棄背趣入心株覆事，遠離慚愧故，一向愛味故。若堅執取所緣境界，當知彼名最極愛味。由是因緣，於修上品諸善業中，為心株杌，是不調柔、無堪能義。又即由此增上力故，行諸惡行，內懷隱匿，所造眾惡，故生其覆。如是一切，略攝為一，說名於境最極愛味、心株覆事。

二六九；四四七（三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眼無常，況現在眼！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眼，不欣未來眼，於現在眼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

二七〇——二七二；四四八——四五〇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苦，空，非我，亦如是說。

二七三——二七六；四五一——四五四（）

如內入處四經，外入處四經，亦如是說。

二七七；四五五（三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當為汝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諦聽，善思，謂有因有緣有縛法經。云何有因有緣有縛法經？謂眼有因、有緣、有縛。何等為眼因、眼緣、眼縛？謂眼，業因、業緣、業縛。業有因、有緣、有縛，何等為業因、業緣、業縛？謂業，愛因、愛緣、愛縛。愛有因、有緣、有縛，何等為愛因、愛緣、愛縛？謂愛，無明因、無明緣、無明縛。無明有因、有緣、有縛，何等無明因、無明緣、無明縛？謂無明，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緣、不正思惟縛。不正思惟有因、有緣、有縛，何等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緣、不正思惟縛？謂緣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於癡。緣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於癡，彼癡者是無明，癡求欲名為愛，愛所作名為業。如是比丘！不正思惟因無明，無明因愛，愛因為業，業因為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，是名有因有緣有縛法經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業等」：復次，若於諸根無護行者，由樂聽聞不正法故，便生無明觸所生起染污作意。即此作意增上力故，於當來世諸處生起，所有過患不如實知。不如實知彼過患故，便起希求；希求彼故，造作增長彼相應業；造作增長相應業故，於當來世六處生起，如是名為順次道理。逆次第者，謂彼六處以業為因，業、愛為因，愛復用彼無明為因，無明復用不如正理作意為因，不正作意復用無明觸為其因。又於此中，先所造業是現法受六處之因，現法造業是次生受六處之緣，或是後受六處由藉。愛等、業等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

復次，由二因緣，後有生起：一、後有業，二、後有愛。而但說言諸有情類隨業而行，不言隨愛。何以故？略有三愛：一者、欲愛，二者、色愛，

三、無色愛。此中欲愛，是不善者雖有異熟，然若不起惡不善業，終不能與惡趣異熟。若欲界愛，於無明觸所生諸受起希求時，於可愛境發生貪欲，於可憎境發生瞋恚，於可迷境發生愚癡，由此三種增上力故，行不善業；由此業故，生諸惡趣。非但由彼貪、瞋、癡纏，定墮惡趣，然即此愛於所造業異熟生時，能為助伴。又由希求可愛境界增上力故，修行善行——身、語、意業，由此為因，得生善趣。此中可愛諸異熟果，但應用業為引生因，非染性愛。又若此愛，色、無色繫，雖非不善，然是染污，一切皆非有異熟果。又即由此色、無色愛，名有愛者。彼由聽聞正法因故，於其欲界觀龜鄙相，證得明觸，而生世間如理作意相應諸受，調伏欲界貪、瞋、癡等，造修所成善有漏業。由於此間造彼業故，當得生彼，不由於彼染污性愛；然即此愛，於所造業異熟生時，能為助伴，是故但說諸有情類，隨業而行，不言隨愛。

二七八；四五六（三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第一義空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第一義空經？諸比丘！眼生時無有來處，滅時無有去處。如是眼，不實而生，生已盡滅，有業報而無作者，此陰滅已，異陰相續，除俗數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，除俗數法。俗數法者，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起。又復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無明滅故行滅，行滅故識滅，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。比丘！是名第一義空法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空」：復次，於外事中，世間假名增上力故，亦說有果及有受者，彼或時空，世現可得，或時不空。如果、受者，因與作者，當知亦爾。如是名為世俗諦空，非勝義空。若說恒時一切諸行唯有因果，都無受者及與作者，當知是名勝義諦空。應知此空，復有七種：一、後際空，二、前際空，三、中際空，四、常空，五、我空，六、受者空，七、作者空。當知此中，無有諸行於未來世實有行聚自性，安立諸行生時從彼而來。若有是事，彼不應生，於未來世諸行自性已實有故；又不應有無常可得，既有可得，是故當知諸

行生時，無所從來，本無今有，是名後際空。又無諸行於過去世有實行聚自性，安立已生、已滅諸行，往彼積集而住。若有是事，不應施設諸行有滅，過去行聚自性，儼然常安住故。若無有滅，彼無常性應不可知，既有可知，是故諸行於正滅時，都無所往積集而住。有已散滅，不待餘因，自然滅壞，是名前際空。又於剎那生滅行中，唯有諸行暫時可得，其中都無餘行可得，亦無別物，是名中際空。當知亦是常空，我空。以無我故，果性諸行空無受者，因性業行空無作者，如是名為受者、作者二種皆空。作者、受者無所有故，唯有諸行於前生滅，唯有諸行於後生生，於中都無捨前生者取後生者，是故說言唯有諸法從眾緣生，能生諸法。又一切法都無作用，無有少法能生少法，是故說言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但唯於彼因果法中，依世俗諦假立作用，宣說此法能生彼法。

二七九；四五七（三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喜行，云何為六？如是比丘！若眼見色，喜於彼色處行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喜於彼法處行。諸比丘！是名六喜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〇；四五八（三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憂行，云何為六？諸比丘！若眼見色，憂於彼色處行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憂於彼法處行。諸比丘！是名六憂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一；四五九（三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捨行，云何為六？諸比丘！謂眼見色，捨於彼色處行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捨於彼法處行。是名比丘六捨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隨行」：復次，由五種相，於能順喜所緣境界，隨順而行，深心喜樂，不如正理，執取其相，發生貪欲，多起尋思，方便求覓，因此廣行福、非福行。如能順喜所緣境界，順憂、順捨所緣境界，如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其差別者，於能順憂所緣境界，隨順而行，深心厭惡，發生瞋恚。於能順捨所緣境界，隨順而行，深心愚昧，發生愚癡。餘如前說。

二八二；四六〇（三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，是名比丘六常行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三；四六一（三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間難得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四；四六二（三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間難得，所應承事，恭敬、供養，則為世間無上福田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五；四六三（三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，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當知是舍利弗等。舍利弗比丘，眼見色已，不苦不

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識法，不苦不樂捨心住，正念、正智。舍利弗比丘成就此六常行故，世間難得，所應承事，恭敬、供養，則為世間無上福田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恒住」：復次，有諸苾芻證阿羅漢，諸漏永盡，於一切境隨順而行，恒時不堪，乃至失念生諸煩惱，是故恒住無雜染住，由是因緣，說名恒住。彼隨行品，若喜、若憂、若欣、若慼，諸阿羅漢皆無所有，乃至善中亦無是事。又彼恒住，極難行故，及無罪故，名為最勝；能成就者極難得故，說名第一真實福田，應當奉請，乃至廣說，當知如前攝異門分。

「師弟二圓滿」：復次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應知大師及弟子眾，各由二相，其德圓滿。云何二相應知大師其德圓滿？謂依利他行，欲令悟入諸所有受皆是苦故，說受所依，說彼因緣，說能雜染所有隨行，說所對治及能對治師句，安立說一切種究竟出離，是名第一師德圓滿。又依自利行，宣說不共三種念住無雜染住，是名第二師德圓滿。云何二相應知弟子其德圓滿？謂於如來無量法教，能了知已，而未得到聞之彼岸。若以得到其彼岸者，要為修行法隨法行，證得出離，非為受持。了知是已，如理修行，法隨法行，非但隨說音聲語言以為究竟，是名第一諸弟子眾其德圓滿。如是修行法隨法行，不以下劣而生喜足，要當往趣賢敏丈夫所趣之地，定當獲得彼所應得，是名第二諸弟子眾其德圓滿。

復次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復由三相，應知大師其德圓滿；又由二相，應知弟子其德圓滿。云何三相應知大師其德圓滿？謂佛世尊，為諸弟子最初施設遠離二邊中道正行，是名第一師德圓滿。又於聖教未生信者，有毀犯者，以正方便令入聖教，離諸毀犯，是名第二師德圓滿。又於聖教已得入者，由四法攝正攝受之，是名第三師德圓滿。云何名為四種法攝？一、於秘密，以其如法閑靜教授而教授之，不以非法；二、於違犯，以其如法苦切語言現前呵擯，非不如法；三、於尋思，依止耽嗜，教令於內勤修寂靜；四、令時時聽聞正法，常無懈廢，又令遠離相似正法，及令對治棄捨正行。當知即是於其秘密，能引如法閑靜教授。於實毀犯，若正了知，要當呵擯方調伏者，

以如法言現前呵擯，心無雜染。於尋思者，方便令其易得決了，於諸流蕩五妙欲者，示其過患，令生厭離，漸次修學，乃至證入第四靜慮。所有尋思，依止耽嗜，方能於內究竟寂靜，自令無惱，令他攝取，當知是名於時時間聽聞正法，常無懈廢。云何二相諸弟子眾其德圓滿？謂諸弟子，最初忍受大師所見，謂諸法中空無我見。由是因緣，於諸法中不增益我，起邪執著，亦不毀壞世俗道理。勝意樂故，無所隨從；隨言說故，亦不遠離，是名第一諸弟子眾其德圓滿。又彼於見既忍受已，能正修行法隨法行，由四法攝所攝受時，若彼諸法有苦、有害，如實了知，能速斷滅；若彼諸法無苦、無害，如實了知，能速作證，是名第二諸弟子眾其德圓滿。如是大師及弟子眾之所攝受諸佛聖教，當知一向無染清淨，諸聰慧者之所歸趣。

卷003

雜因誦第三

緣起食諦界擇攝第三

三 因緣相應

如是已說處擇攝，緣起、食、諦、界擇攝，我今當說。

總嗢拖南曰：

立等、二諦等，以觸為緣等，有滅等、食等，最後如理等。

別嗢拖南曰：

立、苦聚、諦觀，攝聖教、微智，思量際、觀察，上慢、後甚深。

「立」：略由三相，應知建立緣起差別：一、從前際中際得生；二、從中際後際得生；三、於中際生已隨轉，及趣清淨。此中云何從其前際中際得生，及於中際生已隨轉？謂如有一，宿非聰慧，無明為緣，造作增長罪、福、不動，身、語、意業，由此為緣，隨業行識，乃至命終隨轉不絕，能為後世續生識因。如是展轉，有內、外愛，識生果時，能為助伴，現前而起。既命終已，由前際因，於現在世自體得生，生已漸次，於母腹中，因識為緣續生

果識，隨轉不絕，任持所有羯邏藍等名色分位；後後殊勝，始從胎藏乃至衰老。又即此識當續生時，能感生業，與異熟果，異熟生識復依名色相續而轉，謂依眼等六根轉故，由是說言名色緣識。俱生五根，說名為色；無間滅等，說名為名。隨其所應，能與六識作所依止，識依彼故，乃至命終數數隨轉。又五色根，根依大種，根處大種所生諸色，及諸餘名，由彼執持所有根等，墮在相續流轉不絕。此二總名隨轉依止，由是故言：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，於現在世，猶如束蘆相依而轉，乃至壽住。

如是名為從其前際，中際緣起諸行得生；於其中際，生已隨轉。當知此中依胎生者說轉次第，卵生、濕生，除在母腹。有餘差別：有色有情，在欲、色界受化生者，於初生時諸根圓滿，與餘差別；在無色界諸有情類，識依於名及色種子，名及色種依識而轉，由彼識中有色種故，色雖間斷後當更生，如是名為此中差別。由福業故，生於欲界人、天兩趣；由罪業故，生惡趣中；由不動業，生色、無色。云何名為從其中際後際緣起諸行得生？云何不生，由不生故證得清淨？謂彼如是於中際生補特伽羅，領受先業所得二果：一者、領受內異熟果，二者、領受境界所生受增上果。彼由聽聞不正法故，或由先世串習力故，於二種果發起愚癡。彼由於內異熟果中有愚癡故，不能如實了知當來後有生苦，由此前際、後際無明增上力故，如前造作增長諸行，由此新業熏變識故，於現法中隨業而行，如是無明以為緣故諸行得生。行為緣故，令識轉變，當知此識於現法中但是因性，攝受當生諸識果故，約就一切相續為名，說六識身。

又即此識，當來後有名色種子之所隨逐；名色種子，復為當來後有六處種子隨逐；六處種子，復為當來後有諸觸種子隨逐；此觸種子，復為當來後有諸受種子隨逐。當知是名於其中際後有引因，由識為先，受為最後，遍能牽引諸自體故。如是由先異熟果愚引後有已，復由第二境界所生增上果愚，緣境界受，發生貪愛。由此愛故，或求諸欲，或求諸有。又取欲取，或取見、戒禁、我語取。取諸取已，愛、取和合，潤先引因，轉名為有，是當生起因所攝故。此有無間，既命終已，如其引因所引諸行，識為最初，受為最後，或漸次生，或復頓生。如是應知，於現法中，初用無明觸所生受為緣生愛；

愛為緣故，次生於取；取為緣故，轉成其有；有為緣故，當生得生；生為緣故，老、病、死等眾苦差別次第現前。當知此中，或有處所生處現前，或有處所種子隨逐，如是中際無明緣行、受緣愛等，能生後際緣起諸行。若現法中，從他聞法，或於先世已集資糧，由彼為因，能於二種果性諸行如理思惟：若於彼因，若於彼滅，若趣滅行，如理作意思惟彼故，發生正見。

又於諸諦，漸次獲得有學、無學清淨智見，彼由如是智、見力故，能無餘斷無明及愛。由彼斷故，即彼所緣不如實知諸無明觸所生諸受，亦復隨斷。由此斷故，於現法中，由離無明，證慧解脫；又無明觸所生諸受相應心中，所有相應貪愛煩惱，彼於其心亦得離繫，由離貪故，證心解脫。又即由彼無明滅故，諸有無明猶未斷時，依於後際應生行識，乃至諸受，皆不得生，成不生法，是故說言：無明滅故，諸行隨滅，次第乃至異熟所生諸觸滅故，異熟所生諸受隨滅。又現法中無明滅故，無明觸滅；由無明觸永得滅故，從無明觸所生受滅；由無明觸所生諸受永得滅故，愛亦隨滅；由愛滅故，如前說名所有取等，乃至損惱以為後邊諸行皆滅，成不生法。於現法中，如是諸行皆不流轉，不流轉故，於現法中住有餘依般涅槃界，名為證得現法涅槃。彼於爾時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，有餘未滅，而得說名清淨鮮白；乃至有識身住未滅，彼恆領受離繫諸受，無有繫縛。彼有識身乃至先業所引壽量，恆相續住；壽量若盡，能執持識捨所執身，命根亦捨，從此已後，所有命根無餘永滅，都無所有。

又彼諸識與一切受，於此位中任運而滅，先因滅故，餘更不續，亦無餘滅，由此道理，名無餘依般涅槃界，究竟寂靜，常住，妙跡。為此義故，常隨涅槃，常以涅槃為其究竟，於世尊所熟修梵行。是名廣說由三種相，建立緣起：謂從前際中際流轉，從其中際後際流轉，復於中際流轉，清淨。

一；四六四（二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結所繫法，隨生味著，顧念，心縛則愛生；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如人種樹，初小軟弱，愛護

令安，壅以糞土，隨時溉灌，冷暖調適，以是因緣，然後彼樹得增長大。如是比丘結所繫法，味著將養則生恩愛；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於結所繫法，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捨觀，不生顧念，心不縛著，則愛滅；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猶如種樹，初小軟弱，不愛護，不令安隱，不壅糞土，不隨時溉灌，冷暖不適，不得增長。若復斷根、截枝，段段斬截，分分解析，風飄、日炙，以火焚燒，燒以成糞，或颺以疾風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非為彼樹斷截其根，乃至焚燒，令其磨滅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於結所繫法，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捨觀，不生顧念，心不縛著則愛滅；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四六五（二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所取法，隨生味著，顧念，心縛，其心驅馳，追逐名色；名色緣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譬大樹，根幹、枝條、柯葉、華果，下根深固，壅以糞土，溉灌以水，彼樹堅固，永世不朽。如是比丘！於所取法，隨生味著，顧念、心縛，其心驅馳，追逐名色；名色緣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於所取法，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厭觀，心不顧念，無所縛著，識則不驅馳追逐名色，則名色滅；名色滅則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則純大苦聚滅。猶如種樹，不隨時愛護，令其安隱，不壅糞土，不隨時溉灌，冷暖不適，不得增長。若復斷根、截枝，段段斬截，分分解析，風飄、日炙，以火焚燒，燒以成糞，或颺以疾風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非為彼樹斷截其根，

乃至焚燒，令其磨滅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於所取法，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捨觀，不生顧念，心不縛著，識不驅馳追逐名色則名色滅；名色滅則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相）：復次、安立九相，後有苦樹能生當有。謂有世間非聰慧者，於現法中所造新業，如小苦樹。若彼世間非聰慧者，於能隨順諸漏處所，依現在世隨觀愛味，依過去世深生顧戀，依未來世專心繫著。如是住已，先所未斷一切貪愛，由數習故轉更增長。此非聰慧補特伽羅，欲令如是後有小樹復加滋茂，以貪愛水而恒溉灌，令如前說能感當來，取所得果，漸次圓滿。若有多聞諸聖弟子，雖造有漏能感當來諸業小樹，然於能順煩惱諸行，無倒隨觀生滅法性，於斷、無欲及以滅界，無倒隨觀是寂靜性，損減彼業，不令增長，使其愛水亦皆消散。故聰慧者，不欲滋榮後有小樹，便斷其愛、愛緣取等。損壞如是後有小樹，尚令一切皆無所有，何況使其後更增長！

復更有一補特伽羅，已生自體，諸先所有造作增長順後受業，於現法中為其所繫；即彼自體及先所造順後受業，總攝為一，說名後有，如大苦樹。若於能順諸煩惱法，如前乃至專心繫著，如是住已，彼先所造順後受業，如直下根，令樹鬱茂；於現法中，彼愛煩惱，如傍注道，令樹潤澤。以此為因，令隨惑業行一切種子識，於當來世正續生時，住於名色，如是苦樹長時安立。當知如是補特伽羅，欲令苦樹展轉滋茂。此中白品，如前應知。

三；四六六（二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，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生如是念：世間難入，所謂若生、若老、若病、若死、若遷，若受生，然諸眾生生、老、死，上及所依，不如實知。我作是念：何法有故生有？何法緣故生有？即正思惟，起無間等知，有有故生有，有緣故生有。復思惟：何法有故有有？何法緣故有有？

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起知，取有故有有，取緣故有有。又作是念：取復何法有故取有？何法緣故取有？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起知，取法味著、顧念、心縛，愛欲增長，彼愛有故取有；愛故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譬如緣膏油及炷、燈明得燒，數增油、炷，彼燈明得久住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諸比丘！於色取味著，顧念、心縛，增長愛緣故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我時復作是念：何法無故無此老病死？何法滅故老病死滅？即正思惟，起如實無間等，無生則無老病死，生滅故則老病死滅。復作是念；何法無故無生？何法滅故生滅？即正思惟，起如實無間等，有無故生無，有滅故生滅。又復思惟：何法無故有無？何法滅故有滅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觀，取無故有無，取滅故有滅。又作是念：何法無故取無？何法滅故取滅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觀，所取法無常、生滅、離欲、滅盡、捨離，心不顧念，心不縛著，愛則滅；彼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譬如油、炷然燈，若不增油、治炷，非彼燈明未來不生、盡、磨滅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諸比丘！於所取法，觀察無常、生滅、離欲、滅盡、捨離，心不顧念，心不縛著，愛則滅；愛滅則取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四六七（二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，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：譬如載樵十束、二十束、三十束、四十束、五十束、百束、千束、百千束，積聚燒然，作大火聚。若復有人增其乾草、樵薪，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此火相續，長夜熾然不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諸比丘！於所取法，味著，顧念，心縛著，增其愛緣取，取緣有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諸比丘！若彼火聚熾然，不增樵草，諸比丘於意云何？彼火當滅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諸比丘！於所取法，觀察無常、生滅、離欲、滅盡、捨離，

心不顧念，縛著，愛則滅；愛滅則取滅，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苦聚」：復次、世尊在昔為菩薩時，棄前所得諸世俗道及世諸師，處菩提座，為欲悲愍利他有情以為上首，自於諸諦起正觀察。爾時為欲歷觀苦諦，由老死支苦諦所攝，故於緣起逆歷觀察。當知此中，由三種相，於其老死如理觀察：一者、觀察細因緣故，二者、觀察麁因緣故，三者、觀察非不定故。感生因緣，亦名為生；即生自體，亦名為生。前生是細，後生為麁。此中觀前細生有故而有老死，亦觀由後麁生緣故得有老死；當來老死，細生為因，現法老死，麁生為因。云何名為非不決定？謂即除彼生處所攝二種生體，餘定無能與老死果。如觀老死，生、有、取、愛，各由二種如理觀察，當知亦爾。如是名為始從老死，次第逆觀苦、集二諦緣起道理。應知此中，順集諦法猶如燈炷，即此集諦如膏油等，苦諦類燈。諸非聰慧補特伽羅，譬於灌油并集炷者，如是苦燈燒然長世。當知白品，與此相違，謂善方便觀滅、道諦。復有二種補特伽羅，何等為二？一、唯行自非利益行，謂但於己集炷、灌油，令一苦燈相續久住。二、復有餘補特伽羅，兼行自、他無量大眾非利益行，為然自、他大苦火聚。攝受聽聞邪法為先，聞、思、修慧所引邪行，譬如積集乾薪、乾草及乾牛糞，由是因緣，令苦火聚長時熾然，無有斷絕。

五；四六八（二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，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作是念：何法有故老死有？何法緣故老死有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，生有故老死有，生緣故老死有。如是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，何法有故名色有？何法緣故名色有？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生，識有故名色有，識緣故有名色有。我作是思惟時，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：謂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我時作是念：何法無故〔則〕老死無？何法滅故老死滅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，生無故老死無，生滅故老死滅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廣說。我復作是

思惟：何法無故行無？何法滅故行滅？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，無明無故行無，無明滅故行滅；行滅故識滅，識滅故名色滅，名色滅故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故觸滅，觸滅故受滅，受滅故愛滅，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我時作是念：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逕，古仙人道跡；古仙人從此跡去，我今隨去。譬如有人遊於曠野，披荒覓路，忽遇故道、古人行處，彼則隨行。漸漸前進，見故城邑，故王宮殿，園觀、浴池，林木清淨。彼作是念：我今當往白王令知。即往白王；大王當知！我遊曠野，披荒求路，忽見故道、古人行處，我即隨行。我隨行已，見故城邑，故王宮殿，園觀、浴池，林流清淨。大王可往，居止其中。王即往彼，止住其中，豐樂安隱，人民熾盛。今我如是，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逕，古仙人跡；古仙人去處，我得隨去，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。我從彼道，見老病死，老病死集，老病死滅，老病死滅道跡。見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識……。行，行集，行滅，行滅道跡。我於此法，自知、自覺，成等正覺。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及餘外道，沙門，婆羅門，在家、出家，彼諸四眾，聞法正向，信樂知法善，梵行增廣，多所饒益，開示顯發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諦觀」：復次、世尊在昔為菩薩時，處菩提座，依緣起門，逆次而入。先緣後際，如理思惟老死苦諦，乃至其愛，如是觀察後際苦諦，及後際苦所有集諦。未為喜足，遂復觀察後際集諦因緣所攝現在眾苦，謂遍逆觀受、觸、六處、名色與識。當知此中觀未來苦，是當苦諦；觀彼集因，是當集諦。觀未來世苦之集諦，由誰而有，知由從先集所生起，識為邊際現法苦有。既知從先集所生起，不應復觀此云何有，是故世尊昔菩薩時，為觀當來所有苦、集，觀現在苦，乃至作意相應心識而復轉還。又為漸次觀彼後際集諦依處，後際苦諦所依止處，當知即是後際集諦，故乃至識，復還順上。如是順、逆，如理觀察緣起苦、集，從此無間，為觀滅諦，始從老死逆次第入，乃至無明。何以故？觀察如是現在苦諦，云何一切皆悉盡滅？謂不造作無明為緣新業行故。如是歷觀三聖諦已，次更尋求此滅聖諦，何道何行而能證得？由如

前說，宿住隨念，憶昔為求諸漏永盡世間正見，如教授者令現在前。作是思惟:我今證得先舊正道，古昔諸仙同所遊履，如是但以世間作意歷觀四諦。又以正見，於諸諦中得入現觀，次第方便，證覺無上正等菩提；現見方便，獲得無漏有學、無學善淨智見。為此義故，於三大劫阿僧企耶修行一切難行之行，今於此義皆已證得。為利他故，哀愍世間諸人天故，隨有堪能入聖法者，開四聖諦，令生等覺。

六；四六九（二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在耆闍崛山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共相問訊慶慰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尊者舍利弗問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云何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有老不」？答言：「有，尊者舍利弗」！復問：「有死不」？答言；「有」。復問：「云何老死自作耶？為他作耶？為自他作耶？為非自非他無因作耶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老死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亦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生緣故有老死」。「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為自作？為他作？為自他作？為非自他無因作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名色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名色緣識生」。復問：「彼識為自作？為他作？為自他作？為非自非他無因作」？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彼識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識緣名色生」。尊者舍利弗復問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先言名色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名色緣識生，而今復言名色緣識，此義云何」？尊者摩訶拘絺羅答言：「今當說譬，如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三蘆，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而得竪立。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；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，展轉相依而得竪立。識緣名色，亦復如是，展轉相依而得生長」。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尊者摩訶拘絺羅！世尊聲聞中，智慧、明達，善調、無畏，見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，謂尊者摩訶拘絺羅

，乃有如是甚深義辯，種種難問，皆悉能答！如無價寶珠，世所頂戴，我今頂戴尊者摩訶拘絺羅，亦復如是。我今於汝所，快得善利，諸餘梵行數詣其所，亦得善利，以彼尊者善說法故。我今以此尊者摩訶拘絺羅所說法故，當以三十種讚歎、稱揚、隨喜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，說老死厭患，離欲，滅盡，是名法師；說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厭患，離欲，滅盡，是名法師。若比丘於老死，厭患，離欲，滅盡向，是名法師；乃至識，厭患，離欲，滅盡向，是名法師。若比丘於老死，厭患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。心善解脫，是名法師；乃至識，厭患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法師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世尊聲聞中，智慧、明達，善調、無畏，見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，謂尊者舍利弗，能作如是種種甚深正智之問！猶如世間無價寶珠，人皆頂戴，汝今如是，普為一切諸梵行者之所頂戴，恭敬、奉事。我於今日，快得善利，得與尊者共論妙義」。時二正士更相隨喜，各還所住。

「攝聖教」：復次、佛世尊教，三處所攝。何等為三？一、善建立諸緣生法無作用故，二、彼為依、利他行故，三、彼為依、自利行故。此中善建立諸緣生法無作用故者，謂從後際苦，逆觀現法前際苦、集，名色緣識，識緣名色，譬如束蘆；展轉相依而得住立。於其中間，諸緣生法，皆非自作，亦非他作，非自他作，非無因生。如是施設，名善建立諸緣生法無作用故。所以者何？無常諸行，前際無故，後際無故，中際雖有唯剎那故；作用動轉，約第一義都無所有，但依世俗暫假施教。如是施設，如實無倒，是故說此名善建立。即依如是善建立性，依諸緣起，為他宣說聖諦法教，名彼為依利他行故。即此為依，自能趣入聖諦現觀，法隨法行，又能證得現法涅槃，當知是名用彼為依自利行故。又先積集智慧資糧諸弟子眾，成就猛利俱生慧故，名為聰慧；具教智故，名為明了，具證智故，名善調伏；不由他緣自覺法故，名無所畏；緣於涅槃如實覺故，名見甘露；盡無生智為所依止，證有餘依涅槃界故，名身證得妙甘露界具足安住。

七；四七〇（二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四大身厭患，離欲，背捨而非識。所以者何？見四大身有增、有減，有取、有捨，而於心、意、識，愚癡無聞凡夫，不能生厭，離欲，解脫。所以者何？彼長夜於此保惜繫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是我，我所，相在，是故愚癡無聞凡夫，不能於彼生厭，離欲，背捨。愚癡無聞凡夫，寧於四大身繫我、我所，不可於識繫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，或見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，或復小過。彼心、意、識，日夜、時尅，須臾轉變，異生異滅。猶如獼猴遊林樹間，須臾處處，攀捉枝條，放一取一，彼心、意、識亦復如是，異生異滅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諸緣起善思惟觀察，所謂樂觸緣生樂受，樂受覺時如實知樂受覺，彼樂觸滅，樂觸因緣生受亦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如樂受，苦觸……。喜觸……。憂觸……。捨觸因緣生捨受，捨受覺時如實知捨受覺，彼捨觸滅，彼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彼如是思惟：此受觸生、觸樂、觸縛，彼彼觸樂故彼彼受樂，彼彼觸樂滅彼彼受樂亦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如是多聞聖弟子，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四七一（二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四大色身，生厭，離欲，背捨，但非識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現有增、減，有取、有捨；若心、若意、若識，彼愚癡無聞凡夫，不能於識生厭，離欲，背捨，長夜保惜繫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是我，我所，相在。是故愚癡無聞凡夫，不能於彼生厭，離欲，背捨。愚癡無聞凡夫，寧於四大色身繫我、我所，不可於識繫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，或見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，或復少過；彼心、意、識，日夜、時尅，須臾不停，種種轉變，異生異滅。譬如獼猴遊林樹間，須臾處處，攀捉枝條，放一取一，彼心、意、識亦復如是，種種變易，異生異滅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諸緣起思惟觀察，所謂樂觸緣生樂受，樂受覺時如實知樂受覺，彼樂

觸滅，樂因緣生樂受亦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如樂受，苦觸……。喜觸……。憂觸……。捨觸因緣生捨受，捨受覺時如實知捨受覺，彼捨觸滅，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譬如兩木相磨，和合生火，若兩木離散，火亦隨滅。如是諸受緣觸集，觸生，觸集，若彼彼觸集故，彼彼受亦集，彼彼觸集滅故，彼彼受集亦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解脫，我說彼於苦得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微智」：復次、有諸愚夫外道種類，雖能觀見四大種身麁無常性，由觀此身雖久住立，而有增、減，死時、生時有捨、取故，便於其身能厭、能離、能起勝解，以世間道離欲界欲，離色界欲，極至有頂。然彼於身，當知仍名未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由於彼彼所得定中，瑩磨其識，執取為我，雜染而住。復於後時壽盡、業盡，還退生下，以於緣起不善巧故。諸聖弟子雖於緣起已得善巧，而但隨觀四大種身細無常性，未即觀察識無常性。所以者何？四大種身經久時住，常相可得，剎那相似，相續隨轉，其無常性難可得故；識無常相麁顯可得，剎那剎那所緣易脫，其相轉變，無量品類有差別故。雖即此識無常性相，無量品類麁顯易得，然復說名最極微細，當知其性難可識故，難可入故。所以者何？唯是慧眼所見境故。四大種身，有增、有減，有捨、有取，其無常性尚為非理肉眼境界，況其餘眼緣起善巧！諸聖弟子，復欲悟入最極微細識無常性，即於緣起如理思惟，由能分別墮自相續，觸所生起諸受分位差別性故，便能悟入識無常性。彼既成就如是智見，漸次於受所依止身，所因諸觸，及餘一切名所攝行，皆能厭離，生於勝解，亦得解脫。得解脫故，安住畢竟，若有餘依、若無餘依二涅槃界。

九；四七二（二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說內觸法，汝等為取不」？時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禮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說內觸法，我已取也」。時彼比丘於佛前如是如是自記說，如是如是世尊不悅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，佛告阿難：「如聖法律內觸法，異於此比丘所說」。阿難白佛：「今正是時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

說賢聖法律內觸法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諦聽，當為汝說。此諸比丘取內觸法，應如是思惟：若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生，此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作如是取時，當知此苦，億波提因，億波提集，億波提生，億波提轉。復次、比丘內觸法，又億波提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彼取時，當復知億波提愛因，愛集，愛生，愛轉。復次、比丘取內觸法，當復知愛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如是取時，當知世間所念端政之色，於彼愛生而生，繫而繫，住而住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世間所念端政之色，作常想、恆想、安隱想、無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而見，則於此色愛增長，愛增長已億波提增長，億波提增長已苦增長，苦增長已則不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我說彼不解脫苦。譬如路側清涼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。陽春之月，諸行路者風熱渴逼，競來欲飲。有人語言：士夫！此是清涼池，色、香、味具足，然中有毒，汝等勿飲！若當飲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而彼渴者，不信而飲，雖得美味，須臾或死，或近死苦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見世間可念端政之色，作常見、恆見、安隱見、無病見、我、我所見，乃至不得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世間可念端政之色，觀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彼愛則離；愛離故億波提離，億波提離故則苦離，苦離故則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離。譬如路側清涼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。陽春之月，諸行路者風熱渴逼，競來欲飲。有人語言：此水有毒，汝等勿飲！若當飲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彼則念言：此水有毒，若當飲者，或令我死，或近死苦。我且忍渴，食乾麨飯，不取水飲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世間可念（端政）之色，觀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乃至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是故阿難！於此法如是見，如是聞，如是覺，如是知；於過去、未來，亦如此道如是觀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思量際」：復次、於緣起法善巧苾芻，由三種相，於其三際能正思量，正能盡苦。云何三相？一、苦依處，二、苦因緣，三、苦因緣依處，是名三相。云何三際？一者、中際，二、過去際，三、未來際，是名三際。當知此中，內身苦依，是寒熱等，及病死等眾苦差別，現法生起之所依處。何以

故？由有此故，於所依身彼得生故。外父母等親屬朋黨攝受苦依，是供侍等，執持刀杖以為後邊，憂、愁、歎等眾苦差別之所依處。何以故？如前說故。此二種依，用攝受愛以為其因，由以集愛此依生起，名苦因緣。又即此愛，依止可樂妙色境界以為依處，方乃得生，說彼名苦因緣依處。又諸所有現在境界，貪、瞋、癡火熱惱為因，令生燋渴，由是遂飲。譬如雜毒可樂妙色所緣境界甘美之飲，不能棄捨，轉增渴愛，由渴愛故有當來依，當來依故便有眾苦。如是當知，由第一義名為趣死。即由如是現在道理，應當了知去、來道理。當知是名能正思量中、去、來際。又即依止四種言說，應知一切所依三量：若見、若知二種言說，是依現量；若覺言說，是依比量；若聞言說，依至教量。

一〇；四七三（二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眾生所有眾苦種種差別，此諸苦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思量取因，取集，取生，取轉，若彼取滅無餘，眾苦則滅。彼所乘苦滅道跡如實知，修行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取滅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彼取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思量彼取愛因，愛集，愛生，愛轉，彼愛永滅無餘，取亦隨滅。彼所乘取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愛滅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（時），則思量彼愛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知彼愛受因，受集，受生，受轉，彼受永滅無餘，則愛滅。彼所乘愛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受滅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彼受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知彼受觸因，觸集，觸生，觸緣，彼觸永滅無餘，則受滅。

彼所乘觸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彼觸何因，何集、何生，何轉？當知彼觸六入處因，六入處集，六入處生，六入處轉，彼六入處永滅無餘，則觸滅。彼所乘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

盡苦，究竟苦邊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彼六入處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知彼六入處名色因，名色集，名色生，名色轉，名色永滅無餘，則六入處滅。彼所乘名色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名色滅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名色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知彼名色識因，識集，識生，識轉，彼識永滅無餘，則名色滅。彼所乘識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識滅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彼識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知彼識行因，行集，行生，行轉；

作諸福行善識生，作諸不福不善行不善識生，作無所有行無所有識生，是為彼識行因，行集，行生，行轉，彼行永滅無餘，則識滅。彼所乘行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行滅。復次、比丘！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時，思量彼行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知彼行無明因，無明集，無明生，無明轉。彼福行無明緣，非福行亦無明緣，非福不福行亦無明緣，是故當知彼行無明因，無明集，無明生，無明轉，彼無明永滅無餘，則行滅。彼所乘無明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無明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若不樂無明而生明，復緣彼無明作福行、非福行、無所有行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多聞聖弟子，不樂無明而生明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如是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我亦如是說。汝亦知此，於彼彼法起，彼彼法生；彼彼法滅，彼彼法滅，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

若多聞聖弟子，無明離欲而生明，身分齊受所覺，身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；若壽分齊受所覺，壽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；身壞時壽命欲盡，於此諸受一切所覺，滅盡無餘。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，乘熱置地，須臾散壞，熱勢悉滅。如是比丘！無明離欲而生明，身分齊受所覺如實知；壽分齊受所覺如實知；身壞命終，一切受所覺悉滅無餘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觀察」：復次、由五種相，正勤方便，觀察緣起，能盡眾苦，能作苦邊。何等為五？一者、觀察諸緣生法生起因緣，二者、觀察彼滅因緣，三者、如實了知能趣彼滅正行，四者、修行法隨法行，五者、於證離增上慢：如是名為善巧觀察及果成滿。始從未來，依因緣苦，逆次乃至識緣名色，由四種相觀察通達，修習正行。謂由二相，觀察當來因有故果有，因無故果無；既觀察已，通達因無由修正行，既通達已，隨正修行法隨法行。又正觀察，於現法中無明為緣，福及非福、不動新業，因法有故，隨福、非福、不動業行果識等有；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。既觀察已，如前通達及正修行。正修行時，不造無明為緣新業，故業觸已速能變吐，於現法中證得如前現見聖道、道果涅槃。彼於爾時，譬如陶師，舉煩惱火隨眠烝熱，隨有識身熟烝熱瓮，置極清涼涅槃岸上，令離一切煩惱烝熱，又令如瓦有識身攝依得清涼。應知如前領受所有身邊際受，乃至廣說，未捨命來常處恆住，終不退失阿羅漢果，亦不能造無明緣行。云何於證離增上慢？謂彼爾時，成就能緣緣起妙善清淨智見，作是思惟：依勝義諦，無流轉者，無涅槃者，唯有彼彼法生故，令彼彼法生，彼彼法滅故，令彼彼法滅。

一一；四七四（二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為彼比丘說法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、猶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獲獲想，不證證想；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朦沒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：是名比丘諸行苦、寂滅涅槃：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。彼若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

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、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上慢」：復次、略有二種增上慢者：一、於有學增上慢者，二、於無學增上慢者。若於有學增上慢者，彼告他言：我已渡疑，永斷三結；我於所證有學解脫，已離猶豫，已拔毒箭，已能永斷薩迦耶見以為根本一切見趣。若於無學增上慢者，彼告他言：我無有上，所應作事、所應決擇，我皆已作。如是二種，或依緣起，或依涅槃。又依聖說而起說時，謂說甚深出離世間、空性相應緣性緣起順逆等事。於其所說，不能覺了，不隨悟入，由此二種因及緣故，於如實覺發起狐疑，於自相續煩惱永斷、涅槃作證亦生猶豫。所以者何？由於有學增上慢者，計我、我所常所隨逐，隨入作意，微細我慢間無間轉，不能了達。又奢摩他任持相續，防龕煩惱令不雜亂，由是因緣，彼於未得生已得想，於未防護生已護想，便告於他。又於無學增上慢者，彼自謂言：我已寂靜，我已涅槃，我已離愛，我已離取。於此未斷微細現行諸增上慢，不能了達，於所未得生已得想，於未防護生已護想、便告於他。又於無學增上慢者，當知決定先於有學起增上慢；無有實義諸有學者，於上無學起增上慢。所以者何？非彼相續煩惱現行，如是纏心堅牢而住，由此因緣，於所未得生已得想，起增上慢，堅固執著，經多時住，或告於他。唯有失念，狹小暫時煩惱現行，尋復通達，速能遠離。又彼如是，或由先時於所未得起得增上慢故，或由今時於其所得生疑惑、猶豫壞其心故，便生憂慼，作是思惟：若我所證無所有者，他之所證亦應無有。如是便生謗聖邪見，受惡趣因，獲大衰損。云何如前聖說甚深？謂能開示甚深緣起、究竟涅槃，三相相應有為、無為體性差別。有為無常，無為常住；諸行皆苦，涅槃寂靜。一切有為，總唯是苦，及唯苦因；一切無為，總唯眾苦及因永滅。若諸苾芻於現法中得涅槃者，永斷後有眾苦因道，令當來世所有苦果究竟不轉，入無餘依般涅槃時，後苦不續；先因所引現在苦依，任運而滅，至苦邊際。此中都無先流轉者，亦無於今般涅槃者。若能開示如是義言，當知名為如前所說聖說甚深。

「甚深」：復次、緣起本性最極甚深，而有一能開示令淺，當知此由二因緣故：一、由大師善開示故，二、即由此補特伽羅成就微細審悉聰敏博達

智故。若說、若聽，是諸句義，應知如前攝異門分。當知此中諸緣起法，略由四相最極甚深。何等為四？一、由微細因果難了知故，二、由無我難了知故，三、由離繫有情而有繫縛難了知故，四、由有繫有情而離繫縛難了知故。云何微細因果難可了知？謂依觀察聖諦道理，始從老死，乃至識緣名色，所有有支有緣體性。云何名為有緣體性？謂於是中有因緣生，未永斷故而有生生，生既生已，唯當希待後時老死。當知此中生之因緣，亦名為生；因緣所起，亦名為生。有前生故而有後生，有後生故而有老死；此中前生是後生因，亦老死緣，後生唯是老死之緣。如是一切，總攝為一，略說名為生緣老死，當知是名初老死支有緣體性。如說生支，如是有支、取支安立，當知亦爾。取差別者，謂無差別，欲貪名取；取之差別，安立有四。如是愛支，或求欲門發起諸業，或求有門發起諸業，此二業門所有諸愛，當知歸趣愛非愛受；

又即此愛，由六處門所起無明觸所生受為緣故轉。復有餘受非此愛緣，謂明觸所生，及非明非無明觸所生。又即此受，當知一切皆用相似觸為其緣。此復云何？謂明、無明相應，是增語觸；與此相違，是有對觸。又此明觸及無明觸所隨增語觸，如其所應，當知彼用聽聞正法或不正法，於所緣境，若正、若邪，聞、思、修智相應諸名以為其緣；非明非無明觸所攝有對觸，當知彼用若內、若外諸色為緣，如是總名名色緣觸。又即六處略為二分，謂名及色，與觸為緣。當知此中，意處非色，與餘非色諸法相應，如是一分說名為名；諸餘色處，總為一分，說名為色。又此名色，於現法中，由續生識為緣牽引，及能執持令不散壞。又即此識續生已後，依名色住，或於同時或無間生依彼而轉，故於現法，此亦用彼名色為緣。應知先業所引名色與識，展轉相依，展轉為緣，如是當知識緣名色以為後邊。所有有支隨老死相，如前所說，隨其所應有緣體性，如是名為微細因果難可了知。難了知故，當知緣起名為甚深，最極甚深。

云何無我難可了知？謂諸因果安立緣起，齊爾所事，遍於一切有情眾中，起無差別有情增語。即此增語，應知是路，依此處所有言辭轉，施設各異有情眾別，謂鳥、魚、蛇、蠍、人、天等類；又立各異名字差別，謂鸚鵡、舍利、孔雀、鴻、雁、多聞、持國、增長、醜目、舍利子、極賢善、給孤獨、

一切義成等名字差別。齊爾所事，於諸世俗言說士夫有言論轉，謂諸所有受，若明觸所生，若無明觸所生，若非明非無明觸所生，如是一切與名色俱。若諸名色無餘永滅，所有諸受無容得生，當知是名無我緣起難可了知。云何離繫有情而有繫縛難了知性？謂如外道，觸對無明觸所生受，由三門故，於其無我緣生諸行，分別有我，起見施設。云何三門？一、於欲界未得離欲，於欲界繫三種受中，妄計一分為明我所，妄計一分為受者性，分別有我，起見施設。二、於欲界已得離欲，第三靜慮未得離欲，唯於樂受計有所得，即妄計此為明我所，計此受外，別有實我是能受者；起見施設，謂即此我是有受法，即用彼受領納其受。

三、於第三靜慮已上，不苦不樂微細諸受，不能通達，分別有我，謂於諸受都非受者，起見施設。如是一切，由三種門所起我見，皆不應理。所以者何？以三種受皆無常故，其所計我應亦無常，是故彼見三受為我不應道理。又於第四靜慮已上，都無樂受，其中亦無能受樂者，計我於彼由樂受故名有受法，不應道理。又於第四靜慮已上，無色定等，彼所計我應無覺受，彼由寂靜定所生受，發起我慢，謂我寂靜，此慢應無，然有此慢，是故此計亦不應理。當知是中，若諸緣起非甚深者，彼應無有如是無智妄計失壞！內法多聞諸聖弟子，觸對明觸所生受故，了知一切所起我見，皆不應理。是故觀見諸法無我，彼於世俗及勝義諦，皆得善巧。於如前說如來滅後，若有、若無、乃至非有非無，皆不執著，於如是事心得解脫。設有來問如是為有，如其所應而不記別；如是為無、俱及俱非，皆如所應而不記別。如是彼由妙智為先而不記別，或有謂言是無知者，當知此是極大無智，極大邪見！又彼如是見行外道，於現法中，依如前說三種妄見，或施設我是其有色，或施設我是其無色，或施設我以為狹小，或施設我以為無量。

如現法中，妄分別我是真可得，起見施設，如是當來分別起見，為他施設，當知亦爾。雖有多種妄分別我，然唯一類薩迦耶見隨眠所繫；未斷彼故，雖由下劣諸世俗道漸離繫縛，乃至有頂，當知即彼猶名繫縛。如是名為以諸緣起善巧妙智，能隨悟入離繫有情而有繫縛難了知性。云何名為有繫有情而離繫縛難了知性？謂有多聞諸聖弟子，觸對明觸所生受故，於現法中不得

實我，亦不施設；身壞已後，亦不於彼七識住中，施設一切有情眾已，復於其下續生識處。又復於彼生起識處，彼於識住及於二處，以諸緣起聖諦道理如實觀時，成阿羅漢，或慧解脫，或俱解脫，具八解脫、靜慮、等至。彼於現法，雖可現見有生、老、死，然名從彼而得離繫。雖復現見領納諸受，然名於受而得離繫；雖復現見有識、名色，然名於彼而得離繫。如是名為以諸緣起善巧妙智，如實了知有繫有情而離繫縛難了知性。由此四相，應知緣起名為甚深，最極甚深。

一二；四七五（二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。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；此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，苦、樂、受覺因起種種。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若黠慧者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。如是內有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緣生六觸入處，六觸所觸故，智者生苦、樂受覺因起種種。何等為六？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愚夫、黠慧，彼於我所修諸梵行者，有何差別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演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彼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明所覆，愛緣所繫，得此識身。彼無明不斷，愛緣不盡，身壞命終，還復受身；還受身故，不得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所以者何？此愚癡凡夫本不修梵行，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故。是故身壞命終，還復受身；還受身故，不得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若黠慧者，無明所覆，愛緣所繫，得此識身。彼無明斷，愛緣盡，無明斷、愛緣盡故，身壞命終，更不復受；不更受故，得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所以者何？彼先修梵行，正向盡苦，究竟苦邊故。是故彼身壞命終，更不復受，更不受故，得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是名凡夫及黠慧者，彼於我所修諸梵行，種種差別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異、世俗勝義，法爾，此作等，大空與分別，自作為其後。

「異」：於此正法毘奈耶中，雖復愚、智俱從前際至於中際，並由二種根本煩惱，集成如是有識之身，此身為緣，於外所有情、非情數，名色所攝所緣境界，領納三受；然其智者，於彼一切前、中、後際，與彼愚者大有差別。當知此中，於其中際有差別者，謂由二種根本煩惱，集成如是有識之身，於現法中此二皆斷；斷此二故，於當來世無復有彼識所隨身，是即名為後際差別。問：何緣智者成智者性？答：於現法中，所有集諦，及於後際所有苦諦，皆離繫故。問：何緣愚者成愚者性？答：於斷彼二無力能故。曾習聖教，名為智者，先已尋求智資糧攝諸梵行故。於其聖教曾未修習，名為愚者，彼相違故。當知是名智者、愚者前際差別。

一三；四七六（二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身非汝所有，亦非餘人所有，謂六觸入處，本修行願受得此身。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彼多聞聖弟子，於諸緣起，善正思惟觀察：有此六識身、六觸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，所謂此有故有當來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，是名有因、有緣世間集。謂此無故六識身無，六觸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無，謂此無故無有當來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世間集、世間滅，如實正知，善見、善覺、善入，是名聖弟子招此善法，得此善法，知此善法，入此善法；覺知、覺見世間生滅，成就賢、聖、出離、貫穿、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所以者何？謂多聞聖弟子，世間集、滅如實知，善見、善覺、善入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世俗勝義」：復次、於諸緣起，善巧多聞諸聖弟子，如實了知世俗、勝義二諦道理。如實知故，於現法中有識身等所有諸法，了知無我，終不執彼為我、我所。由於勝義得善巧故，無是邪執。於墮諸行相續自業所作有情，如實了知無有展轉所能作者，亦無不作有吉祥義，了知是已，遂正勤修煩惱離繫。由於世俗得善巧故，遠離所有增益不實，損減實事。彼現法中，於

有識身，先所造作，思所祈願，思所建立，由誓願故。即以聞、思所成妙慧、緣起善巧為所依止，用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修所成行，能隨悟入。又於識、觸、受、想、思身，歷觀為苦；又於愛身差別觀時，當知即是觀察集諦。彼於二諦有生滅智如實了知：由因集故，如其所集；由因滅故，如其所滅。謂由定地世間作意，修習如是作意因緣入諦現觀。彼於先時，於世間集及世間滅，由聞、思、慧說名善見，亦名善知；由修慧故，名善思惟；今於聖諦入現觀時，名為善了，亦名善達。由盡所有、如所有故，隨其次第，彼於爾時由聞、思慧，名趣正法；由修慧故，名近正法；由諦通達，名證正法；又由趣、由近正法故，名到源底；由證正法故，名遍到源底。又有學慧，名入世間出沒妙慧；此無漏故，聖相續中而可得故，名為聖慧；能盡、能出一切煩惱及諸苦故，名出離慧；最極究竟能通達故，名決擇慧。彼既成就如是妙慧，復作是思：我當進斷後諸所有一切煩惱，即於此事多修習故，於修道中出餘煩惱，盡一切苦。如是顯示，從初業地，乃至獲得阿羅漢果所有正道。

一四；四七七（二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。云何為因緣法？謂此有故彼有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云何緣生法？謂無明、行……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來自所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，開示、顯發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死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來自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、開示、顯發，謂緣生故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此等諸法，法住，法定，法如，法爾，法不離如，法不異如，審諦、真、實、不顛倒。如是隨順緣起，是名緣生法，謂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病死憂悲惱苦，是名緣生法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因緣法、緣生法，正智善見。不求前際，言我過去世若有，若無，我過去世何等類？我過去世何如？不求後際，我於當來世為有，為無，云何類？何如？內不猶豫，此是何等？云何有？此為前誰？終當云何之？此眾生從何來？於此沒當何之？若沙門、婆羅門，起凡俗見所繫，謂說我見所繫，說眾生見所繫，說壽命見所繫，忌諱吉慶見所繫，

爾時悉斷、悉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是名多聞聖弟子，於因緣法、緣生法，如實正知，善見，善覺，善修，善入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法爾」：復次、由二因緣，於諸緣起及緣生法，建立二分差別道理：謂如所流轉故，及諸所流轉故。當知此中，有十二支差別流轉，彼復如其所應，稱理因果次第流轉。又此稱理因果次第，無始時來，展轉安立，名為法性；由現在世，名為法住；由過去世，名為法定；由未來世，名法如性；非無因性，故名如性非不如性；如實因性，故名實性；如實果性，故名諦性；所知實性，故名真性；由如實智依處性故，名無倒性、非顛倒性。由彼一切緣起相應文字建立依處性故，名此緣起順次第性。又此二種善巧，多聞諸聖弟子，於三世中如實了知，遠離一切非理作意，於諸聖諦能入現觀，於諸外道諸見趣中能得離繫，如前趣等廣說應知。又彼緣起，無始時來，因果展轉流轉相續。如來於此流轉實性現等覺已，以微妙智，起正言詞，方便開示，非生、非作。當知此中，無始時來因果展轉，法住法性；由彼相應名句文身，為令解了，隨順建立法住、法界種性依處。

一五；四七八（二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清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大空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大空法經？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緣生老死者，若有問言：彼誰老死？老死屬誰？彼則答言：我即老死，今老死屬我，老死是我所。言命即是身，或言命異身異，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。若見言命即是身，彼梵行者所無有；若復見言命異身異，梵行者所無有。於此二邊，心所不隨，正向中道，賢聖出世如實、不顛倒、正見，謂緣生老死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。緣無明故有行，若復問言；誰是行？行屬誰？彼則答言：行則是我，行是我所，彼如是命即是身；或言命異身異。彼見命即是身者，梵行者（所）無有；或言命異身異者，梵行者亦無有。離此二邊，正向中道，賢聖出世如實、不顛倒、正見，所謂緣無明行。諸比丘！若無

明離欲而生明，彼誰老死，老死屬誰者，老死則斷、則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誰生，生屬誰；乃至誰是行，行屬誰者，行則斷、則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大空法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此作」：復次、由二因緣，此作此受，餘作餘受，不應記別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因果相屬一故，諸行相續前後異故。二者、所餘作者、受者不可得故。若於此論不受、不執，以中道行，如唯因果而正記別，亦無過失。

「大空」：復次、一切無我，無有差別，總名為空，謂補特伽羅無我，及法無我。補特伽羅無我者，謂離一切緣生行外，別有實我不可得故。法無我者，謂即一切緣生諸行性非實我，是無常故。如是二種，略攝為一，彼處說此名為大空。謂若有離世俗言說，妄見為依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，謂有別物異緣生法，或緣生法異彼屬彼，此依妄見，非住梵行。何以故？由如是見依止初空所治見轉，非此見者應解脫故。或復即於名色所攝緣生法中，依如前說三種妄見，起如是見，立如是論：命即是身，乃至廣說。如是亦非安住梵行，何以故？由如是見，依第二空所治見轉，非此見者應解脫故。遠離如是二邪見邊，唯見因果，名中道行。所知真如，名如實性；能知真如，名無倒性。於有諸行假施設有，謂是諸行，諸行屬彼；若依勝義有如是者，彼一切行若滅、若斷，云何可說此是諸行，或行屬彼！由於爾時，如是二種不可得故。

一六；四七九（二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緣起法，法說、義說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緣起法法說？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、乃至純大苦聚集，是名緣起法法說。云何義說？謂緣無明行者，彼云何無明？若不知前際，不知後際，不知前後際；不知於內，不知於外，不知內外，不知業，不知報，不知業報；不知佛，不知法，不知僧；不知苦，不知集，不知滅，不知道；不知因，不知因所

起法；不知善、不善，有罪、無罪，習、不習，若劣、若勝，染汙、清淨，分別緣起，皆悉不知。於六觸入處不如實覺知，於彼彼不知、不見、無無間等、癡闇、無明、大冥，是名無明。緣無明行者，云何為行？行有三種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。緣行識者，云何為識？謂六識身：眼識身，耳識身，鼻識身，舌識身，身識身，意識身。緣識名色者，云何名？謂四無色陰：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。云何色？謂四大，四大所造色，是名為色。此色及前所說名，是為名色。緣名色六入處者，云何為六入處？謂六內入處：眼入處，耳入處，鼻入處，舌入處，身入處，意入處。緣六入處觸者，云何為觸？謂六觸身：眼觸身，耳觸身，鼻觸身，舌觸身，身觸身，意觸身。緣觸受者，云何為受？謂三受：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。緣受愛者，彼云何為愛？謂三愛：欲愛，色愛，無色愛。緣愛取者，云何為取？四取：欲取，見取，戒取，我取。緣取有者，云何為有？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。緣有生者，云何為生？若彼彼眾生，彼彼身種類，一生超越和合出生，得陰、得界、得入處、得命根，是名為生。緣生老死者，云何為老？若髮白、露頂、皮緩、根熟、支弱、背僂、垂頭、呻吟、短氣、前輸，柱杖而行，身體黧黑，四體斑駮，闇鈍垂熟，造行艱難，羸劣，是名為老。云何為死？彼彼眾生，彼彼種類沒、遷、移，身壞、壽盡、火離、命滅，捨陰時到，是名為死。此死及前說老，是名老死。是名緣起義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分別」：復次、由二因緣，當知施設所有緣起一切種相，謂總標舉，或別分別，云何為二？一、如所有性故，二、盡所有性故。云何如所有性？謂無明等諸緣生法，漸次相稱因果體性；及有此因未斷故有彼果未斷，此未斷因生故彼未斷果生，如是名為如所有性。云何盡所有性？謂無明等諸緣生行，一切種相，如彼無明是前際無智，乃至廣說差別體相。廣分別名，應知如前攝異門分。建立分別，如前應知，如是名為盡所有性。即依如是如所有性、盡所有性，若總標舉，若別分別。先總標舉，說名為初；後即於此復廣開示，說名分別。

一七；四八〇（二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謂緣起法，為世尊作，為餘人作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緣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餘人作，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。彼如來自覺此法，成等正覺，為諸眾生分別、演說、開發、顯示：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四八一（三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時有異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慶慰，慶慰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；「云何瞿曇！為自作自覺耶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說〔此是無記〕，自作自覺此是無記」。「云何瞿曇！他作他覺耶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他作他覺，此是無記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我問自作自覺說言無記，他作他覺說言無記，此義云何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自作自覺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。義說、法說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彼婆羅門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一九；四八二（三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賓舍。爾時，尊者□陀迦旃延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正見，云何正見？云何世尊施設正見」？佛告□陀迦旃延：「世間有二種依，若有、若無，為取所觸；取所觸故，或依有，或依無。若無此取者，心境繫著、使，不取、不住，不計我，苦生而生，苦滅而滅；於彼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見，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。所以者何？世間集，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無者不有；世間滅，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有者無有。是名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□陀迦旃延聞佛所說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二〇；四八三（三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時有阿支羅迦葉，為營小事出王舍城，向耆闍崛山，遙見世尊。見已，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佛告迦葉：「今非論時，我今入城，乞食來還，則是其時，當為汝說」。第二，亦如是說。第三，復問瞿曇：「何為我作留難！瞿曇！云何有異！我今欲有所問，為我解說」！佛告阿支羅迦葉：「隨汝所問」。阿支羅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曇！苦自作耶」？佛告迦葉：「苦自作者，此是無記」。迦葉復問：「云何瞿曇！苦他作耶」？佛告迦葉：「苦他作者，此亦無記」。迦葉復問：「苦自他作耶」？佛告迦葉：「苦自他作，此亦無記」。迦葉復問：「云何瞿曇！苦非自非他，無因作耶」？佛告迦葉：「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此亦無記」。迦葉復問；「云何瞿曇！所問苦自作耶，答言無記？他作耶，自他作耶，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，答言無記？今無此苦耶」？佛告迦葉：「非無此苦，然有此苦」。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！瞿曇說有此苦，為我說法，令我知苦、見苦」。佛告迦葉：「若受即自受者，我應說苦自作；若他受，他即受者，是則他作；若受自受他受復與苦者，如是者自他作（若自他作苦），我亦不說；若不因自他無因而生苦者，我亦不說。離此諸邊，說其中道。如來說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阿支羅迦葉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阿支羅迦葉，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他知，不因他度，於正法律心得無畏。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已度。我從今日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盡壽作優婆塞，證知我」！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阿支羅迦葉，辭世尊去不久，為護犢牸牛所觸殺。於命終時，諸根清淨，顏色鮮白。爾時，世尊入城乞食，時有眾多比丘，亦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有傳說：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，辭去不久，為牛所觸殺；於命終時，諸根清淨，顏色鮮白。諸比丘乞食已，還出，舉衣鉢，洗足（已）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，眾多比丘入城乞食。聞

阿支羅迦葉，從世尊聞法律，辭去不久，為護犢牸所觸殺；於命終時，諸根清淨，顏色鮮白。世尊！彼生何趣？何處受生？彼何所得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已見法，知法，次法，不受於法，已般涅槃，汝等當往供養其身」。爾時，世尊為阿支羅迦葉授第一記。

二一；四八四（三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於路見玷牟留外道出家，少有所營，至耆闍崛山遊行。遙見世尊，往詣其所，共相慶慰，共相慶慰已，於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今非論時，須入城乞食，來還當為汝說」。第二說亦如是。第三復請：「沙門瞿曇！將於我所作留難不？欲有所問，為我解說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隨汝意問，當為汝說」。玷牟留外道出家即問：「沙門瞿曇！苦樂自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自作者，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沙門瞿曇！苦樂他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他作者，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瞿曇！苦樂為自他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自他作者，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瞿曇！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」？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此是無記」。廣說如上阿支羅迦葉經。乃至世尊為玷牟留外道出家授第一記。

「自作」：復次、由二因緣，自作苦樂，不可施設，不可記別；如是他作，俱作，俱非所作無因而生，當知亦爾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諸行如前所說無作用故，二者、有餘作者有情不可得故。此中諸行無作用故，此受、此領，自作苦樂，不應道理。又彼有餘作者有情不可得故，餘受、餘領不應道理。受所渴愛，攝受他受，亦不應理。有諸緣故，諸受得生，故無因生亦不應理。是故遠離前之三種惡因論邊，後之一種無因論邊，覺了如前中道行教，勤修正行，能盡眾苦。

二二；四八五（三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浮彌比丘，住耆闍崛山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詣尊者浮彌所，共相問訊慶慰，共相問訊慶慰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浮彌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尊者浮彌語諸外道出家：「隨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」。時諸外道出家問尊者浮彌：「苦樂自作耶」？尊者浮彌答言：「諸外道出家！說苦樂自作者，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苦樂他作耶」？答言：「苦樂他作者，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苦樂自他作耶」？答言：「苦樂自他作者，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」？答言：「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世尊說言；此是無記」。諸外道出家復問：「云何尊者浮彌！苦樂自作耶說言無記？苦樂他作耶說言無記？苦樂自他作耶說言無記？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說言無記？今沙門瞿曇說苦樂云何生」？尊者浮彌答言：「諸外道出家！世尊說：苦樂從緣起生」。時諸外道出家，聞尊者浮彌所說，心不歡喜，呵責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去尊者浮彌不遠，坐一樹下。爾時，尊者浮彌知諸外道出家去已，往詣尊者舍利弗所。到已，與舍利弗面相慶慰，慶慰已，以彼諸外道出家所問事，具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作此答，得不謗毀世尊！如說說不？如法說不？為是隨順法、行法，得無為餘因法論者來難詰呵責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浮彌！汝之所說，實如佛說，不謗如來。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行法說，不為餘因論義者來難詰呵責。所以者何？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故。尊者浮彌！彼諸沙門、婆羅門所問，苦樂自作者，彼亦從因起生。言不從緣起生者，無有是處。苦樂他作，自他作，非自非他無因作說者，彼亦從緣起生，若言不從緣生者，無有是處。尊者浮彌！彼沙門、婆羅門所說苦樂自作者，亦緣觸生，若言不從觸生者，無有是處。苦樂他作，自他作，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彼亦緣觸生，若言不緣觸生者，無有是處」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去舍利弗不遠，坐一樹下。聞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浮彌所論說事。聞已從座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以尊者浮彌與尊者舍利弗共論說，一一具白世尊。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難！尊者舍利弗，有來問者，能隨時答。善哉舍利弗！有應時智故，有來問者，能隨時答。

若我聲聞，有隨時問者應隨時答，如舍利弗所說。阿難！我昔時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處，有諸外道出家，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來問於我，我為斯等，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為記說，如尊者舍利弗所說。阿難！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苦樂自作，我即往彼問言：汝實作是說，苦樂自作耶？彼答我言：如是。我即問言：汝能堅執持此義？言是真實，餘則愚者，我所不許。所以者何？我說苦樂所起異於此。彼若問我：云何瞿曇所說苦樂所起異者？我當答言：從其緣起而生苦樂。如是說苦樂他作，自他作，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我亦往彼，所說如上」。阿難白佛：「如世尊所說義，我已解知：有生故有老死，非緣餘，有生故有老死；乃至無明故有行，非緣餘，有無明故有行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觸緣、見圓滿，實、解、不愛樂，法住智、精進，生處等為後。

「觸緣」：於一切觸緣受有中，若諸沙門、或婆羅門，宣說無因、惡因論者，如前請問此作此受，乃至廣說。安住正法大師弟子，若勝、若劣，略有三種無倒記別：一、開自宗記，二、伏他宗記，三、有執無執、雜染清淨記。當知此中，於彼所問無差別記，謂諸苦樂皆從緣生，是我宗致，斯則名為開自宗記。若於彼問作如是記：諸計苦樂自作，他作，俱作，俱非無因而生，於一切處由觸生受，何用妄計自他作等？若觸因受現不可得，更求餘因，可為巧妙，然觸因受既現可得，故求餘因非為巧妙。如是記者，是則名為伏他宗記。所以者何？由二因緣，彼為摧伏：一者、除唯根、境、識合，不能顯示餘作者故。二者、不能誹撥一切世間現量，如理所得觸因緣故。又彼不能立自宗故，亦復不能破他宗故，名被摧伏。若於彼問作如是記，我亦唯依根、境、界識，假立自作，他作，俱作，若苦若樂，而於實我都無所執。汝於此中有邪執著，故不隨許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執著，即為雜染；若無執著，即為清淨。云何名為若有執著即為雜染？謂彼世間不聰慧者，若於前際有所執著，無明緣行，廣說如前，便於中際苦樂雜染。若於中際有所執著，彼亦如前，當於後際苦樂雜染。云何名為若無執著即為清淨？謂聰慧者，若於

前際或於中際，不於諸行執我、我所；彼於前際諸受因滅已般涅槃，或於後際諸受因滅當般涅槃，是名第三有執無執、雜染清淨記。

二三；四八六（三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住耆闍崛山。時尊者摩訶拘絺羅，晡時從禪定起，詣舍利弗所，共相慶慰，共相慶慰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」？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此法律，成就何法，名為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成就於佛不壞淨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？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不善法如實知，不善根如實知，善法如實知，善根如實知。云何不善法如實知？不善身業，口業，意業，是名不善法，如是不善法如實知。云何不善根如實知？三不善根：貪不善根，恚不善根，癡不善根，是名不善根，如是不善根如實知。云何善法如實知？善身業，口業，意業，是名善法，如是善法如實知。云何善根如實知？謂三善根：無貪，無恚，無癡，是名三善根，如是善根如實知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如是多聞聖弟子，不善法如實知，不善根如實知，善法如實知，善根如實知故，於此法律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

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餘耶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食如實知，食集、食滅、食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於食如實知？謂四食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麁摶食，二者、細觸食，三者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識食。是名為食，如是食如實知。云何食集如實知？謂當來有愛、喜貪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食集，如是食集如實知。云何食滅如實知？若當來有愛、喜貪俱，彼彼樂著，無餘斷：捨、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食滅，如是食滅如實知。云何食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食滅道跡，如是食滅道跡如實知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食如實知，食集如實知，食滅如實知，食滅道跡如實知，是故多聞聖弟子，於正法律，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

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餘耶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復更有餘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漏如實知，漏集如實知，漏滅如實知，漏滅道跡如實知。

云何〔有〕漏如實知？謂三漏：欲漏，有漏，無明漏，是名漏，如是漏如實知。云何漏集如實知？無明集是漏集，是名漏集如實知。云何漏滅如實知？無明滅是漏滅，如是漏滅如實知。云何漏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正道，如前說，如是漏滅道跡如實知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漏如實知漏集如實知漏滅如實知，漏滅道跡如實知故，多聞聖弟子，於此法律，正見具足，乃至悟此正法」。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餘耶」？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；「亦更有餘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苦如實知，苦集如實知，苦滅如實知，苦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苦如實知？謂生苦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，恩愛別苦，怨憎會苦，所欲不得苦：如是略說五受陰苦，是名為苦，如是苦如實知。云何苦集如實知？當來有愛，喜貪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苦集，如是苦集如實知。云何苦滅如實知？若當來有愛、喜貪俱、彼彼樂著，無餘斷，乃至息、沒，是名苦滅，如是苦滅如實知。云何苦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如上說，是名苦滅道跡，如是苦滅道跡如實知。

多聞聖弟子，如是苦如實知，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聖弟子，於我法律，具足正見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法，復有餘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更有餘。謂多聞聖弟子，老死如實知，老死集如實知，老死滅如實知，老死滅道跡如實知。（老死），如前分別經說。云何老死集如實知？生集是老死集。生滅是老死滅。老死滅道跡，謂八正道，如前說。多聞聖弟子，於此老死如實知，乃至老死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聖弟子，於我法律，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。聖弟子於行如實知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行如實知？行有三種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，如是行如實知。云何行集如實知？無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實知。云何行滅如實知？無明滅是行滅，如是行滅如實知。云何行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

聖道，如前說。

摩訶拘絺羅！是名聖弟子，行如實知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如實知。於我法律，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」。摩訶拘絺羅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唯有此法，更有餘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摩訶拘絺羅！汝何為逐？汝終不能究竟諸論，得其邊際。若聖弟子斷除無明而生明，何須更求」！時二正士共論義已，各還本處。

「見圓滿」：復次、若有棄捨無因、惡因，於因生法，五種因中獲得正見，名見圓滿。於此正法及毘奈耶不可轉故，亦得名為成正直見；由於涅槃意樂淨故，亦名成就於佛證淨，於所知境智清淨故。由此三緣，如其次第，名於正法趣向、親近、及與正證。云何名為從因生法五種因耶？一、惡趣因，謂諸不善及不善根。二、善趣因，謂一切善及諸善根。三、於識住令識住因，謂四種食。四、現法、後法雜染因，謂一切漏。五、清淨因，謂諦、緣起。若有於此諸因自性，如實了知是其自性；於此因緣，如實了知是其因緣；於因緣滅，如實了知真實是滅；於趣滅道，如實了知真實是道，名見圓滿。觀緣生事，乃至無明為邊際故，過此更無緣生因觀，唯由此觀自義究竟。

二四；四八七（三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如我所說波羅延那阿逸多所問：

若得諸法數，若復種種學，具威儀及行，為我分別說。

舍利弗！何等為學？何等為法數」？時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。第二，第三，亦復默然。佛言：「真實，舍利弗」！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真實，世尊！世尊！比丘真實者，厭，離欲，滅盡向，食集生。彼比丘以食故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向。彼食滅是真實滅，覺知已，彼比丘厭，離欲，滅盡向，是名為學」。「復次、真實，舍利弗」！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真實，世尊！世尊！若比丘真實者，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彼從食集生，若真實即是滅盡，覺知此已，比丘於滅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數法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比丘於真實生厭，離

欲，滅盡，是名法數」。如是說已，世尊即起入室坐禪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，不久，語諸比丘：「諸尊！我不能辯世尊初問，是故我默念住。世尊須臾復為作發喜問，我即開解如此之義。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異句、異味問斯義者，我亦悉能乃至七夜，以異句、異味而解說之」。

時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舍利弗，作奇特未曾有說，於大眾中，一向師子吼言：我於世尊初問，都不能辯，乃至三問，默然無答。世尊尋復作發喜問，我即開解。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異句、異味問斯義者，我亦悉能乃至七夜，異句、異味而解說之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彼舍利弗比丘，實能於我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異句、異味所問義中，悉能乃至七夜，異句、異味而解說之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實」：復次、略有三種，於現法中真實寂滅，乃至壽量未永止息恆相續轉所知境事，於彼有學正修行時，施設學性。於彼無學，作是思惟：我一切盡，不復當盡，盡、無生智所思擇故，名思擇法。云何為三？一、六處，二、六處緣觸，三、觸緣受。當知此中，所有多聞諸聖弟子，隨所領受，即於彼受如實遍知，又即於彼厭、離欲、滅，勤修正行；又能如實了知彼受觸所引生，觸復由彼六處引生，即於彼觸引因六處，厭、離欲、滅，勤修正行。又於彼受、觸及六處一切實事，略攝為一。了知一切由無常滅名滅法已，於現法中，於此一切三種實事無常滅法，如前修行厭、離欲、滅，由此正行，名學常委。又由修行此正行故，無所造作，究竟解脫，是故說名擇法常委。為欲證得曾所未得，曾所未證，修行無間、殷重方便，名學常委。為於所有現法樂住無有退失，無間所作，殷重所作，由是說名擇法常委。等說一切事法增上名、句、文身，名為法界；諸有獲得無礙解故，名、句、文身隨欲自在，是故說名善達法界。由於法界善通達故，即於如是真實想義，更以餘名，隨其所樂，差別宣說，乃至能於七日七夜，或過彼量，辭辯無竭。復以如是差別種類，如實宣說彼是有為，思所造作，動轉羸頓，如病、如癰，乃至廣說。

「解」：復次、當知具解諸阿羅漢，略有六種記別所解：一、有異門記別，二、無異門記別，三、智記別，四、斷記別，五、總記別，六、別記別。有異門記別者，謂如有一，或他請問，或復自然，為欲令他於佛聖教多起恭敬，故如是記：我於今者，無一疑惑。無異門記別者，謂作是記；我生已盡，乃至廣說。智記別者，謂有問言：云何知故，云何見故，彼生已盡？便記別言：生緣盡故，彼生已盡。以如是相，記別自己善解脫智所攝盡智，名智記別。又即於此別記別者，謂即記別彼因緣有。又復記別彼生因緣，因緣諸取。又復記別此諸取相，如實知故，如實見故，令取無有。總記別者，謂即於此一切所記，了知所有諸受皆苦。既了知已，令彼生盡，如是記者名總記別。斷記別者，謂即由彼內解脫故，一切貪愛因緣皆盡。如是記者，名斷記別。此斷記別，即如前說名別記別。此總記別，當知略由三種行相：謂薄伽梵所說諸結，我皆無有，是名最初斷總記別，謂諸有結皆永斷故。又我安住如是正念，由我安住此正念故，一切貪憂、惡不善法，能令畢竟不漏於心，是名第二斷總記別，謂恒住故。又於此中，自無憍慢，是名第三斷總記別，謂無有餘增上慢故。如是總說，有六記別。

二五；四八八（三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法，世間所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。何等為三？謂老，病，死。世間若無此三法，不可愛、不可念、不可意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不出於世間，世間亦不知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知見，說正法律。以世間有老，病，死三法，不可愛、不可念、不可意故，是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知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正法律。以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老，病，死。何等為三？謂貪，恚，癡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貪，恚，癡。何等為三？謂身見，戒取，疑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身見，戒取，疑。何等為三？謂不正思惟，習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正思惟，習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何等為三？謂失念，不正知，亂心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失念，不正知，亂心。何等為三？謂掉，不律儀，不學戒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掉，不律儀，不學戒。何等為三？謂不信，難教

，懈怠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信，難教，嬾惰。

何等為三？謂不欲見聖，不欲聞法，常求人短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欲見聖，不欲聞法，常求人短。何等為三？謂不恭敬，戾語，習惡知識。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恭敬，戾語，習惡知識。何等為三？謂無慚，無愧，放逸。此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恭敬、戾語、習惡知識。所以者何？以無慚、無愧故放逸；放逸故不恭敬，戾語，習惡知識；習惡知識故，不欲見聖、不欲聞法、常求人短；求人短故，不信，難教，嬾惰；嬾惰故掉，不律儀，不學戒；不學戒故，失念，不正知，亂心；亂心故，不正思惟，習近邪道，懈怠心；懈怠心故，身見，戒取，疑；疑故，不離貪，恚，癡；不離貪、恚、癡故，不堪能離老，病，死。斷三法故，堪能離老，病，死。云何三？謂貪，恚，癡，此三法斷已，堪能離老，病，死。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貪，恚，癡。云何三？謂身見，戒取，疑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貪、恚、癡。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身見，戒取，疑。云何為三？謂不正思惟，習近邪道，起懈怠心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身見，戒取，疑。

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正思惟，習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云何為三？謂失念心，不正知，亂心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正思惟，習近邪道，及心懈怠。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失念心，不正知，亂心。何等為三？謂掉，不律儀，犯戒。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失念心，不正知，亂心。復有三法斷故，堪能離掉，不律儀，犯戒。云何三？謂不信，難教，嬾惰。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掉，不律儀，犯戒。復有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信，難教，嬾惰。云何為三？謂不欲見聖，不樂聞法，好求人短。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信，難教，嬾惰。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欲見聖，不欲聞法，好求人短。云何為三？謂不恭敬，戾語，習惡知識。此三法斷故，離不欲見聖，不欲聞法，好求人短。復有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恭敬，戾語，習惡知識。云何三？謂無慚，無愧，放逸。所以者何？以慚、愧故不放逸；不放逸故恭敬，順語，為善知識；為善知識故，樂見賢聖，樂聞正法，不求人短；不求人短故，生信，順語，精進；精進故不掉，住律儀，學戒；

學戒故不失念，正知，住不亂心；不亂心故正思惟，習近正道，心不懈怠；心不懈怠故，不著身見，不著戒取，度疑惑；不疑故不起貪，恚，癡；離貪，恚，癡故，堪能斷老，病，死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不愛樂」：復次、有三種法，是諸世間所愛、所樂，依內而說：一者、勢力，二者、妙色，三者、壽命。復有違害如是三法，能引所治不可愛樂三種別法；一者、疾病，二者、衰老，三者、夭沒。若於三學起邪行時，便不堪任超越疾病、衰老、夭沒；若於三學起正行時，即能超越如是三事。云何三學？一、增上戒學，二、增上心學，二、增上慧學。云何名為依止所有增上戒學起諸邪行？謂如有一，於初學中有所毀犯，或觀於自，或觀於他，無有羞恥；既自安住無羞恥已，便於一切惡不善法不自防護。既於彼法不自護已，於佛、法、僧，不起恭敬，於諸所學教授、教誡，都無敬忌；由是因緣，若於此事他正諫舉，便於彼言不能忍受，自亦於彼默不與語；於處非處能正諫舉補特伽羅，憎背遠避，於行邪行同己法者，親近交遊，好共安止。由與惡友共安止故。於諸賢聖尚生憎背，況當詣彼躬申敬覲！設復往彼，為說正法，憎背聖故而不欲聞；設暫屬耳，心無敬順，唯懷違諍，不為知解而有聽聞，於處非處分別正行諸智論中，不樂安住。彼由內懷違諍心故，雖有聽聞而不信受，亦不依行；又諸賢聖默不與語，作是思惟：如是行者，不堪與語，教授教誡；彼既自然，無法自制。又為賢聖之所棄捨，於其內心恆不寂靜，外身、語、意猥雜而住；勃惡，貪婪，強口、憍傲，於如是事不見過罪，多所毀犯，不如法悔；由數習故，漸次毀犯一切尸羅，當知是名依止所有增上戒學，起諸邪行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依止所有增上戒學所起正行。云何名為依止所有增上心學起諸邪行？謂於行時，不如正理，執取境界，諸相、隨好，由是因緣，發起妄念，即於其中不觀過患；煩惱生已，堅執不捨，由是因緣不正知住；或於住時居遠離處，無有第二，即以忘念、不正知住為所依止，心外馳散，如是名為依止所有增上心學起諸邪行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依止所有增上心學所起正行。云何名為依止所有增上慧學起諸邪行？謂如有一，離近賢聖，依近惡友，聞不正法勝解為因，不如正理思擇諸法；於諸

惡欲及諸惡見，憙樂受行；或於廣大所學、所得微妙法中而自輕蔑，如是名為依止所有增上慧學起諸邪行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依止所有增上慧學所起正行。此中異生補特伽羅，依止如是三種學中所起邪行，無有堪能超異生地，無倒趣入正性離生，永斷三結；由不永斷三種結故，無有堪能依止修道，得阿羅漢，於現法中無餘永斷貪、瞋、癡等一切煩惱，超越當來疾病、衰老及以夭沒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於三學中，如實正行一切白品，廣說乃至超越當來疾病、衰老及以夭沒。

二六；四八九（三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若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，及餘世人所共恭敬、尊重，供養佛及諸聲聞眾，大得利養——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；都不恭敬、尊重，供養眾邪異道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爾時，眾多異道，聚會未曾講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我等昔來，常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餘一切之所奉事恭敬，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今悉斷絕，但恭敬、供養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今此眾中，誰有智慧大力，堪能密往，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，聞彼法已，來還廣說；我等當復用彼聞法，化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令其信樂，可得還復供養如前」。時有人言：「有一年少，名曰須深，聰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，聽彼法已，來還宣說」。時諸外道，詣須深所而作是言：「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堂，作如是論：我等先來為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諸世人之所恭敬、奉事，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今悉斷絕。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諸世間，悉共奉事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。我此眾中，誰有聰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學道，聞彼法已，來還宣說，化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令我此眾還得恭敬、尊重、供養。其中有言：唯有須深聰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瞿曇法中，出家學道，聞彼說法，悉能受持，來還宣說。是故我等故來相請，仁者當行」！

時彼須深默然受請，詣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眾多比丘出房舍外，露地經行。爾時，須深詣眾多比丘而作是言：「諸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不」？時眾多比丘，將彼須深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

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外道須深，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」。爾時，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度彼外道須深，令得出家」。時諸比丘，願度須深出家，已經半月。有一比丘語須深言：「須深！當知我等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彼須深語比丘言：「尊者！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具足初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復問：「云何離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具足第二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復問：「云何尊者離喜，捨心住，正念正智，身心受樂，聖說及捨，具足第三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復問：「云何尊者離苦息樂，憂喜先斷，不苦不樂，捨淨念一心，具足第四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復問：「若復寂靜、解脫，起色、無色，身作證具足住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須深復問：「云何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？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慧解脫也」。作是說已，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。

爾時，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，作是思惟：此諸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言不得正受，而復記說自知作證。作是思惟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眾多比丘，於我面前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我即問彼尊者：得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彼答我言：不也，須深！我即問言：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言不入正受，而復記說自知作證！彼答我言：得慧解脫。作此說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我今問世尊：云何彼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不得正受而復說言自知作證」？佛告須深：「彼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。須深白佛：「我今不知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？佛告須深：「不問汝知不知，且自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心善解脫」。須深白佛：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得知法

住智，得見法住智」！佛告須深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須深！於意云何？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耶」？須深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」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、無明。「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」？須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」。佛告須深：「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」？須深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」。「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」？須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」。佛告須深：「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為有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」？須深白佛，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須深：「是名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須深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須深見法，得法，覺法，度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心得無畏。

（須深）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過！我於正法中盜密出家，是故悔過」。佛告須深：「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」？須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眾多外道，來詣我所，語我言：須深！當知我等先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餘世人恭敬、供養，而今斷絕，悉共供養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。汝今密往沙門瞿曇聲聞眾中，出家受法，得彼法已，還來宣說，我等當以彼聞法，教化世間，令彼恭敬供養如初。是故世尊！我於正法律中盜密出家，今日悔過，唯願世尊聽我悔過，以哀愍故」！佛告須深：「受汝悔過。汝當具說：我昔愚癡、不善、無智，於正法律盜密出家，今日悔過，自見罪、自知罪，於當來世律儀成就，功德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凡人有罪，自見、自知而悔過者，於當來世律儀成就，功德增長，終不退減」。佛告須深：「今當說譬，其智慧者以譬得解。譬如國王，有防邏者，捉捕盜賊，縛送王所。白言：大王！此人劫盜，願王處罪。王言：將罪人去，反縛兩手，惡聲宣令，周遍國中，然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，遍身四體，劇以百矛。彼典刑者，受王教令，送彼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惡聲宣唱，周遍城邑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，遍身四體，劇以百矛。日中，王問：罪人活耶？臣白言：活。王復勅

臣：復劇百矛。至日晡時，復劇百矛，彼猶不死。佛告須深：「彼王治罪，劇以三百矛，彼罪人身，寧有完處如手掌不」？須深白佛：「無也，世尊」！復問須深；「時彼罪人，劇以三百矛因緣，受苦極苦劇不」？須深白佛；「極苦，世尊！若劇以一矛，苦痛難堪，況三百矛當可堪忍」！佛告須深：「此尚可耳，若於正法律盜密出家，盜受持法，為人宣說，當受苦痛倍過於彼」。佛說是法時，外道須深漏盡意解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須深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法住智」：復次、若有苾芻具淨尸羅，住別解脫清淨律儀，增上心學增上力故，得初靜慮近分所攝勝三摩地以為依止；增上慧學增上力故，得法住智及涅槃智。用此二智以為依止，先由四種圓滿，遠離受學轉時，令心解脫一切煩惱，得阿羅漢，成慧解脫。此中云何名法住智？謂如有一，聽聞隨順緣性緣起無倒教已，於緣生行因果分位，住異生地，便能如實以聞、思、修所成作意如理思惟，能以妙慧悟入信解：苦真是苦，集真是集，滅真是滅，道真是道。諸如是等，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，名法住智。又復云何名涅槃智？謂彼法爾，若於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以其妙慧悟入信解，是真苦、集、滅、道諦時，便於苦、集住厭逆想，於滅涅槃起寂靜想，所謂究竟、寂靜、微妙、棄捨一切生死所依，乃至廣說。如是依止彼法住智，及因於苦若苦因緣住厭逆想，便於涅槃，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，如是妙智名涅槃智。

二七；四九〇（三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成就十種力，得四無畏，知先佛住處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震師子吼言：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；純大苦聚滅。諸比丘！此是真實教法顯現，斷生死流，乃至其人悉善顯現。如是真實教法顯現，斷生死流，足令善男子正信出家，方便修習，不放逸住。於正法律精勤苦行，皮筋骨立，血肉枯竭，若其未得所當得者，不捨慇懃精進方便，堅固堪能。所以者何？懈怠苦住，能生種種惡不善法，當來有結熾然，增長於未來世生老病死，退其大義故。精進樂獨住者，不生種種惡不善法，當來有

結熾然苦報，不於未來世增長生老病死，大義滿足，得成第一教法之場。所謂大師面前，親承說法，寂滅，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正覺。是故比丘！當觀自利、利他，自他俱利，精勤修學。我今出家，不愚、不惑，有果、有樂，諸所供養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當如是學」！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精進」：復次、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諸聰慧者，正觀六種圓備現前，足能發起勤精進住。云何名為六種圓備？一、大師圓備，二、聖教圓備，三、聖教易入圓備，四、證得自義無上圓備，五、一切如理無間宣說圓備，六、有聖言將圓備。云何名為大師圓備？謂諸如來，成就十力、四無所畏，如是等名大師圓備。云何名為聖教圓備？謂自稱言：我今已處大仙尊位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正師子吼，開示一切順逆緣起，寂滅涅槃，如是等名聖教圓備。云何名為聖教易入圓備？謂此聖教所有文句，其性明顯，其義甚深。由此聖教能正開發諸甚深義，故說文句，其性明顯，其義甚深，如是名為聖教易入圓備。云何名為證得自義無上圓備？謂無沙門或婆羅門，於如來所，能正開覺通慧為勝，是故於他證得自義，所應得義、所應覺義，唯有如來所說法教，為妙、為上，若過於此，言辭路絕，如是名為證得自義無上圓備。云何名為一切如理無間宣說圓備？謂諸如來所說法教，普為一切人、天開示，無倒開示，於一切法不作師捲，無遺開示，如是名為一切如理無間宣說圓備。云何名為有聖言將圓備？謂有能斷一切疑惑，及能生起一切善根，一切善法所依大信，現量可得安足之所，大師現前，如是名為有聖言將圓備。諸聰慧者，正觀此六圓備現前，足能發起勤精進住。於三學中，依增上戒，修習瑜伽；依增上心，修不放逸；依增上慧，於大師教修瑜伽行。若有安住懈怠心者，當知希求二種過患：一者、希求現法、當來能生眾苦，一切煩惱雜染憂苦，不安隱住；二者、希求退失所有未證、已證一切善法，退失能引、能往善趣、涅槃大義。與此相違，勤精進者，當知希求二種勝利：此精進者，於諸善法，未證能證；無退失時，能辦自義、他義、俱義。云何名為能辦自義？謂出家已，由其二相，說名有果：一者、證得煩惱離繫究竟涅槃，謂離繫果；二者、能起世間勝樂，謂往善趣樂異熟果。云何名為能辦他義？謂廣為他

宣說法要，令其能往世間善趣，究竟涅槃。云何名為能辦俱義？謂自修治淨福田性，堪任受用從淨信邊所得如法衣服等事，由此受用攝養己身，令其能順一切善品。又能令他於己所作，得大果報，謂於當來往善趣故；得大勝利，謂當獲得財寶、僕從皆圓滿故；得大榮盛，謂當獲得壽命、色、力、樂、辯才等自圓滿故；得大修廣，謂即於上所得三處，長時隨逐無間斷故。由四種相，應知世尊所說聖教，名善說法：一、能趣寂靜，能令證得有餘依涅槃界故；二、能般涅槃，能令證得無餘依涅槃界故；三、能趣菩提，能令證得聲聞、獨覺、無上正等三菩提故；四、善逝分別、最極究竟現量所顯，無上大師所開示故。

二八；四九一（三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來比丘，善出家，善得己利，曠世時時得生聖處。諸根具足，不愚不癡，不須手語，好說、惡說堪能解義。我今於此世作佛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說法：寂滅，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等正覺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；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諸比丘！難得之處已得，生於聖處，諸根具足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純大苦滅。是故比丘！當如是學，自利，利他，自他俱利。如是出家，不愚不癡，有果、有樂，有樂果報，供養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生處」：復次、具四圓滿，能生聖處。若隨有一成此圓滿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正修行時，名曰善來、善出家者。云何名為四種圓滿？一、增上意樂圓滿，二、根圓滿，三、智圓滿，四、即於聖處有佛出世得值圓滿。增上意樂圓滿者，謂如有一，於般涅槃，極淨修治增上意樂方乃出家，非為債主及諸怖畏之所逼迫，乃至廣說。當知如是而出家者，名善出家，生於聖處。根圓滿者，謂如有一，眼、耳無闕，非半擇迦，不缺支分，由得如是根無缺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堪任出家，說正法時堪能聽受。智圓滿者，謂如有一，性不愚戇，無有下品愚癡障故；亦不瘖瘂，無有中品愚癡障故；非手代言

，無有上品愚癡障故。離三種智愚癡障故，有力能解善說、惡說所有法義。即於聖處有佛出世得值圓滿者，謂如今時，有薄伽梵釋迦牟尼出現於世，是為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乃至廣說，若廣解釋，應知如前攝異門分。宣說正法，趣寂靜等，廣說如前。當知此中生聖處故，名為善來，善得出家；根無缺故，不愚戇故，不瘖瘂故，亦不以手代其言故，名善獲得具足人身。

二九；四九二（三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，不作是念：何所有故此有？何所起故此起？何所無故此無？何所滅故此滅？然彼多聞聖弟子，知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；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聖弟子）：復次、其於緣生諸行流轉，修觀行者，略有二種作猶豫法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承習說無因論，二者、承習說惡因論。此中承習無因論者，觀一切種皆無所因，便生疑惑，云何諸法無因而轉？其有承習惡因論者，亦生疑惑，云何由彼不相似因、不稱理因有諸法轉？若有多聞諸聖弟子，遠離二種非真實論，正觀流轉，由是因緣得善決定，無有疑惑，內證真實。若於是處說有多聞諸聖弟子，當知此中是諸異生；若於是處唯說有其諸聖弟子，當知此中說已見諦。

復次、於正法中，略有三種補特伽羅，猶有苦惱不安隱住。云何為三？謂如有一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為求涅槃，趣向涅槃，棄捨家法，趣於非家。既出家已，唯能受持所有禁戒，便喜足住，不於時時轉進修習增上心學、增上慧學。彼捨先時居家所有受用境界，未能隨得無上安隱、證涅槃道，處在中間，猶有苦惱不安隱住，是名第一補特伽羅。復如有一，雖不唯於所受禁戒喜足安住，然其未能超異生地。由未能超異生地故，於一切法緣藉他故，常視他面，常觀他口，何當如實知於所知、見於所見！恆於他所求聞正法，教授、教誡，然其自心有疑、有惑，猶有苦惱不安隱住，是名第二補特伽羅。復如有一，是學見跡，放逸而住，於現法中不堪證得究竟涅槃，有能攝受第

二有體生起之因，有第二住，猶有苦惱不安隱住，是名第三補特伽羅，如是三種補特伽羅，復有三異補特伽羅，有諸快樂，善安隱住，謂阿羅漢一向樂住。

三〇；四九三（三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尊者那羅，尊者茂師羅，尊者殊勝，尊者阿難，住舍衛國象耳池側。爾時，尊者那羅語尊者茂師羅言：「有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覺想、異見審諦忍，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，所謂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耶」？尊者茂師羅言：「有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覺想、異見審諦忍，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生故有老死，不異生有老死，如是說有」。「尊者茂師羅！有異信、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、寂滅、涅槃耶」？尊者茂師羅答言：「有異信、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、寂滅、涅槃」。復問尊者茂師羅：「有滅則寂滅、涅槃說者，汝今便是阿羅漢諸漏盡耶」？尊者茂師羅默然不答。第二，第三問，亦默然不答。

爾時，尊者殊勝語尊者茂師羅：「汝今且止，我當為汝答尊者那羅」。尊者茂師羅言：「我今且止，汝為我答」。爾時，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：「有異信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則寂滅、涅槃」。時尊者那羅問尊者殊勝言：「有異信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則寂滅、涅槃者，汝今便是漏盡阿羅漢耶」？尊者殊勝言：「我說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而非漏盡阿羅漢也」。尊者那羅言：「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！如尊者所說，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而復言非漏盡阿羅漢耶」！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言：「今當說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曠野路邊有井，無繩、無罐得取其水。時有行人，熱渴所逼，繞井求覓，無繩、無罐，諦觀井水，如實知見而不觸身。如是我說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而自不得漏盡阿羅漢」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語尊者那羅言：「彼尊者殊勝所說，汝復云何」？尊者那羅語尊者阿難言：「尊者殊勝，善說真實，知復何言」！時彼正士各各說已，從座起去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有滅、若沙門婆羅門、受智，流轉與來往，佛順逆為後。

「有滅」：諸學見跡，雖於有滅、寂靜、涅槃，不隨他信，內聖慧眼自能觀見，然猶未能於身觸證。譬如有人熱渴所逼，馳詣深井，雖以肉眼，現見井中離諸塵穢清冷美水，并給水器，而於此水身未觸證。如是有學，雖聖慧眼現見所求，後煩惱斷，最極寂靜，而於此斷身未觸證。

三一；四九四（三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法不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，彼非沙門、沙門數，非婆羅門、婆羅門數；彼亦非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云何法不如實知？云何法集不如實知？云何法滅不如實知？云何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？謂於老死法不如實知，老死集，老死滅，老死滅道跡不如實知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不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。如是諸法不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法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沙門之沙門數，婆羅門之婆羅門數，彼以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何等法如實知？何等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如實知？謂老死法如實知，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諸法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如實知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二；四九五（三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法不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非沙門之沙門數，非婆羅門之婆羅門數；彼亦非沙門義，非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何等法不如實知？何等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？謂六入處法不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，而於觸如實知者，無有是處；觸集、觸滅、觸滅道跡如實知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如實知者，無有是處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六入處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者，於觸如實知，斯有是處。如是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如實知者，斯有是處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三；四九六（三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六入處不如實知，而欲超度觸者，無有是處；觸集、觸滅、觸滅道跡超度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超度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者，無有是處；超度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者，無有是處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六入處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，而超度觸者，斯有是處。如是超度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者，斯有是處；乃至超度老死滅道跡者，斯有是處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——三六；四九七——四九九（）

如老死乃至六入處三經，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「沙門娑羅門」：復次、有諸沙門，若婆羅門，於貪、瞋、癡無餘斷滅，真沙門義、婆羅門義全未證得，而諸世間起沙門想、婆羅門想，彼亦自稱是真沙門、真婆羅門。世間於彼雖起是想，然彼但是世俗沙門及婆羅門，非第一義。若第一義諸有沙門及婆羅門，皆不忍許彼為沙門及婆羅門。所以者何？由彼不能如實了知諸雜染法，雜染法因，亦不如實了知彼滅，趣彼滅行。雜染法者，謂老死支所攝眾苦，及以生支。雜染法因，復有二種：一、愛所作，二；業所作。愛所作者，謂由緣起逆次道理，有、取、愛支，若無明觸所生諸受，若無明觸及無明界所隨六處。業所作者，謂由緣起逆次道理，名色、識、行，及即於彼不如實知。如法住智尚未能了，況當如彼諦現觀時能

遍了知！或如修道未遍了知，如無學地未能超越。

三七；五〇〇（三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覺知老死，覺知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；如是乃至當覺知行、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。云何當覺知老死？覺知緣生故有老死，如是老死覺知。云何老死集（覺知）？生集是老死集，如是老死集覺知。云何老死滅覺知？謂生滅是老死滅，如是老死滅覺知。云何老死滅道跡覺知？謂八聖道是老死滅道跡，如是老死滅道跡覺知。乃至云何行覺知？謂三行：身行，口行，意行，如是行覺知。云何行集覺知？謂無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覺知。云何行滅覺知？無明滅是行滅，如是行滅覺知。云何行滅道跡覺知？謂八聖道是行滅道跡，如是行滅道跡覺知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八；五〇一（三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十四種智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四十四種智？謂老死智，老死集智，老死滅智，老死滅道跡智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識……。行智，行集智，行滅智，行滅道跡智，是名四十四種智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九；五〇二（三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十七種智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七十七種智？生緣老死智，非餘生緣老死智，過去生緣老死智，非餘過去生緣老死智，未來生緣老死智，非餘未來生緣老死智，及法住智無常、有為、心所緣生、盡法、變易法、離欲法、滅法、斷知智。如是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識……。行……。無明緣行智，非餘無明緣行智，過去無明緣行智，非餘過去無明緣行智，未來無明緣行智，非餘未來無明緣行智，及法住智無常、有為、心所緣生、盡法、變易法、無欲法、滅法、斷智，是名七十七種智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受智」：復次、略由二種明觸生法，於其緣生一切行中，依四諦理趣入現觀。云何為二？一、由領納所緣為性明觸生受，二、由簡擇所緣為性明觸生慧。當知此中，於十一支安立四諦，依此一一支諦，建立四十四事。即依明觸所生諸受，宣說如是四十四種受事差別；即依明觸所生諸慧，宣說如是四十四種智事差別。此中後際所作老死，唯果非因；於其前際所發無明，唯因非果；其餘有支，亦因亦果。三時遍智有差別故，如前所說決定遍智有差別故，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，當知建立七十七種智事差別。如是顯示歷觀諸諦 - 切行相，從此無間入諦現觀，漸次修習，乃至獲得阿羅漢果。

四〇；五〇三（三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增法、減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增法？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是名增法。云何減法？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所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減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一——四二；五〇四——五〇五（）

如增法、減法，如是生法、變易法，集法、滅法，如上說。

四三——四八；五〇六——五一一（）

如當說三經，有，應當知三經，如上說。

「流轉」：復次、由三種相，於緣生行，應正了知流轉漸次。何等為三？一、因增益故，二、果生起故，三、果增集故。如是一切，略攝為一，總名諸法若增、若生、若集。依因果滅，如其所應，當知說名若減、若滅、若沒。如是意趣差別道理，不違法性。復有別義，初、中、後際時差別故，欲，色，無色界差別故，如其次第，若增、若減，若生、若滅，若集，若沒，應正了知。

四九；五一二（三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思量，若妄想生，彼使、攀緣識住；有攀緣識住故，有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，不妄想，無使、無攀緣識住；無攀緣識住故，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〇；五一三（三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思量，若妄想者，則有使、攀緣識住；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，入名色故有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，無妄想，無使、無攀緣識住；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一；五一四（三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思量，有妄想，則有使、攀緣識住；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，入名色故則有往來，有往來故則有生死，有生死故則有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，無妄想，無使、無攀緣識住；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則無往來，無往來故則無生死，無生死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來往」：復次、當知略有二種雜染：一、業愛雜染，二、妄見雜染。此二雜染，依於二品：一、在家品，二、出家品。應知此中，業愛雜染所造作故，名思所作；妄見雜染邪計起故，名計所執。此中異生，若在家品，若出家品，具二雜染。由諸纏故及隨眠故，因彼所緣，於四識住令心生起諸雜染已，招集後有，循環往來，不得解脫。有學見跡，妄見雜染已永斷故，唯有我慢依處習氣尚有餘故，不造新業，不欣後有業愛雜染，無有諸纏能為雜染，唯有隨眠依附相續能為雜染。因彼所緣，於諸識住雜染其心，招集後有。若諸無學，二種雜染，纏及隨眠皆永斷故，即現法中，於諸識住其心雜染，

及與當來所招後有，一切皆無。

五二；五一五（三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多聞比丘，云何如來施設多聞比丘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多聞比丘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若有比丘聞老病死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法，是名多聞比丘。如是（聞）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法，是名多聞比丘。是名如來所施設多聞比丘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三；五一六（三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說法比丘，〔云何說法比丘〕？云何如來施設說法比丘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說法比丘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說老病死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法，是名說法比丘。如是說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法，是名說法比丘。諸比丘！是名如來施設說法比丘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四；五一七（三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謂法次法向，諸比丘！云何名為法次法向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惟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老病死，生厭，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生乃至行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諸比丘！是名如來施設法次法向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五；五一八（三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謂見法般涅槃，云何如來說見法般涅槃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

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為說見法般涅槃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，於老病死，〔生〕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六；五一九（三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作如是念：一切世間皆入生死，自生、自熟，自滅、自沒，而彼眾生於老死之上出世間道不如實知。即自觀察：何緣有此老死？如是正思惟觀察，得如實無間等起知，有生故有此老死，緣生故有老死。復正思惟：何緣故有此生？尋復正思惟，無間等起知，緣有故有生。尋復正思惟：何緣故有有？尋復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起知，有取故有有。尋復正思惟：何緣故有取？尋復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起觀察：取法味著、顧念，緣觸愛所增長。當知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譬如緣油、炷而然燈，彼時時增油、治炷，彼燈常明，熾然不息，如前來歎譬城譬廣說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七——六一；五二〇——五二四（）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尸棄佛，毘濕波浮佛，迦羅迦孫提佛，迦那迦牟尼佛，迦葉佛，皆如是說。

六二；五二五（三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勤方便，修習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禪思、內寂其心，精勤方便者，如是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老死如實顯現，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如實顯現。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識……。行如實顯現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如實顯現。此諸法無常，有為，有漏，如實顯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三；五二六（三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無量三摩提，專精繫念。修無量三摩提，專精繫念已，如是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謂老死如實顯現，乃至行如實顯現；此諸法，無常，有為，有漏，如是如實顯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四；五二七（三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，住菩提所，不久成佛。詣菩提樹下，敷草為座，結跏趺坐，端坐正念。一坐七日，於十二緣起逆順觀察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乃至緣生有老死，及純大苦聚集。純大苦聚滅。彼毘婆尸佛正坐七日已，從三昧覺，說此偈言：

如此諸法生，梵志勤思禪，永離諸疑惑，知因緣生法。

若知因生苦，知諸受滅盡，知因緣法盡，則知有漏盡。

如此諸法生，梵志勤思禪，永離諸疑惑，知有因生苦。

如此諸法生，梵志勤思禪，永離諸疑惑，知諸受滅盡。

如此諸法生，梵志勤思禪，永離諸疑惑，知因緣法盡。

如此諸法生，梵志勤思禪，永離諸疑惑，知盡諸有漏。

如此諸法生，梵志勤思禪，普照諸世間，如日住虛空，

破壞諸魔軍，覺諸結解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五——六九；五二八——五三二（）

如毘娑尸佛，如是尸棄佛，毘濕波浮佛，迦羅迦孫提佛，迦那迦牟尼佛，迦葉佛，亦如是說。

七〇；五三三（三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鬱毘羅尼連禪河側大菩提所，不久當成正覺。往詣菩提樹下，敷草為座，結跏趺坐，正身正念，如前廣說。

「佛順逆」：復次、過去諸佛為菩薩時，如理思惟緣起法已，證覺無上正等菩提。今薄伽梵，亦於緣起正思惟已，證覺無上正等菩提。如過去佛得菩提已，即於緣起作意攀緣順逆道理，方便隨修，現法樂住，已住安樂，今薄伽梵亦復如是。彼雖無量，如說世間七劫相似，故唯說七。如是無上正等菩提，尚猶如實知緣起故，未證能證，證已獲得現法樂住，況餘下劣所有菩提！又為如實等覺緣起，攝受五支為斷方便，如前應知。又此緣起總略義者，謂依轉品，有因諸苦；又依還品，有因無漏所有諸法。又有因苦因緣諸漏。又彼諸漏所依止性，從無明觸所生諸受。又有因法住立因緣，則現法中煩惱斷者，唯有依緣。

又復依於七種清淨，漸次修集，為得無造究竟涅槃，應知宣說隨順如是緣性、緣起甚深言教。云何名為七種清淨？一、戒清淨，二、心清淨、三、見清淨，四、度疑清淨，五、道非道智見清淨，六、行智見清淨，七、行斷智見清淨。云何名為如是清淨漸次修集？謂有苾芻，安住具足尸羅，守護別解脫律儀，廣說應知如聲聞地。彼由如是具尸羅故，便能無悔，廣說乃至心得正定，漸次乃至具足安住第四靜慮。彼既獲得如是定心，漸次乃至質直調柔，安住不動，於為證得漏盡智通，心定趣向，於四聖諦證入現觀，斷見所斷一切煩惱，獲得無漏有學正見。得正見故，能於一切苦、集、滅、道，及佛、法、僧永斷疑惑，由畢竟斷，超度猶豫，故名度疑。又於正見前行之道，如實了知是為正道，由此能斷見所斷後修所斷惑；又於邪見前行非道，如實了知是為邪道。於道、非道得善巧已，遠離非道，遊於正道。又於隨道四種行跡，如實了知。何等為四？一、苦遲通，二、苦速通，三、樂遲通，四、樂速通。如是行跡，廣辯應知如聲聞地。於此行跡，如實了知最初行跡，一切應斷，超越義故，非由煩惱離繫義故；如實了知第二、第三，苦速、樂遲二種行跡，一分應斷。如是如實了知初全，及二一分應當斷已，依樂速通，正勤修集。從此無間，永盡諸漏，於現法中獲得無造究竟涅槃。身壞已後，證無餘依般涅槃界。如是七種清淨，為依漸次修集，乃至獲得諸漏永盡，無

造涅槃。當知此中，由於如是七種清淨，一切具足，漸次修集，方乃證得無造涅槃，非隨闕一。是故應求如是一切，於世尊所熟修梵行，非求隨一。又佛世尊由此因緣，亦具施設如是一切，為令證得無造涅槃，非隨捨一。又於此中，依一一說，非唯由此，亦非離此，能獲無造究竟涅槃，如是應知此中緣性、緣起甚深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安立與因緣，觀察於食義，極多諸過患，雜染等為後。

「安立」：有四種法，於現法中最能長養諸根大種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氣力；二者、喜樂；三者、於可愛事專注希望；四者、氣力、喜樂、專注希望之所依止，諸根大種并壽并煖安住不壞。如是四法，隨其次第，當知別用四法為食：一者、段，二者、順樂受觸，三者、有漏意會思，四者、能執諸根大種識。當知此中，段於現法氣力為食，由氣力故，便能長養諸根大種。能順樂受諸有漏觸，能與喜樂為食，由喜樂故，便能長養諸根大種。若在意地能會境思，名意會思，能與一切，於可愛境專注希望為食；由專注希望故，便能長養諸根大種。由能執受諸根大種識故，令彼諸根大種并壽并煖，與識不離身為因而住，是故說識名彼住因；由彼住故，氣力、喜樂、專注希望依彼而轉。如是四食，能令已生有情安住。又由段故而有氣力，有氣力故諸根大種皆得增長。由是因緣，諸有顧戀身命愚夫，為此義故有所追求，於追求時，造作種種新善、惡業亦令增長，又能增長種種煩惱。如說於段，觸，意會思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由此三門，能集後有業煩惱識；此於現法，由業煩惱所隨逐故，成其有取，便能攝受當來後有。如是四食，令求後有，愛樂後有；於其後有未能斷者，能攝後有，遍攝後有，隨攝後有。又諸段食，在欲界天名之為細，或處中有、母腹、卵穀，當知亦爾；欲界餘位，段食名麁。觸、意會思及以識食，在無色界，當知名細，餘處名麁；有色為依易分別故，無色為依難分別故。又此諸食，當知有異麁細義門：謂若能使已生有情得安住者，說名為麁；攝益求有諸有情者，當知是細。如是應知安立四食。

七一；五三四（三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謂一、麤摶食、二、細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識食。此四食，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謂此諸食，愛因、愛集、愛生、愛轉。此愛何因，何集，何生，何轉？謂愛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轉。此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謂受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轉。此觸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謂觸六入處因、六入處集、六入處生、六入處轉。六入處集是觸集，觸集是受集，受集是愛集，愛集是食集，食集故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如是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食滅，食滅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因緣」：復次、如上所說諸根大種，由集諦攝先愛而生，為欲令彼得增長故，追求四食。由此道理，已生有情雖由四食而得安住，然本藉愛為緣故有。又有愛故，於現法中依諸食身，由三種門滋長業惑，能辦業惑，常所隨逐有取之識，於現法中攝受後有。是故一切求有有情，雖由四食之所攝益，然復藉愛為緣故有。又即此愛，於現法中，由無明觸所生諸受為緣故起；此無明觸所生諸受，由無明觸為緣故起；此無明觸，由先串習諸無明界所隨六處為緣故起。此六處後更無餘因，於現法中唯此六處展轉相依：有色諸根依止於識，識亦依止識所執受有色諸根，由此因緣，六處已後更無所說。或復有時，聽聞正法為外支力，如理作意正勤修習為內支力，由是因緣正見生起；正見生故，能斷無明，能生於明，彼現法中諸無明界所隨六處，皆得除滅，明界所隨六處得生，名為轉依，彼品麁重皆止息故。六處既滅，漸次乃至愛亦隨滅；由愛滅故，諸食亦滅；能取後有諸法滅故，當知後有亦復隨滅。是故應知，處於明者，不求後有。

七二；五三五（三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、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、麤摶食，二、細

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識食」。時有比丘，名曰頗求那，住佛後扇佛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誰食此識」？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言有食識者，我若言有食識者，汝應作是問。我說識是食，汝應問言；何因緣故有識食？我則答言：能招未來有令相續生，有有故有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」。頗求那復問：「為誰觸」？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言有觸者，我若言有觸者，汝應作是問為誰觸。汝應如是問；何因緣故生觸？我應如是答：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」。復問：「為誰受」？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有受者，我若言有受者，汝應問為誰受。汝應問言：何因緣故有受？我應如是答：觸緣故有受，受緣愛」。復問：「世尊！為誰愛」？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有愛者，我若說言有愛者，汝應作是問，為誰愛。汝應問言：何緣故有愛？我應如是答：緣受故有愛，愛緣取」。復問：「世尊！為誰取」？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言有取者，我若說言有取者，汝應問言為誰取。汝應問言：何緣故有取？我應答言：愛緣故有取，取緣有」。復問：「世尊！為誰有」？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有有者，我若說有有者，汝應問言為誰有。汝今應問：何緣故有有？我應答言：緣取故有有，能招當來有觸生，是名有。有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謂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觀察食義」：復次、無有少法生已安住，亦無有我能食所食，由此因緣，彼何名食？然唯約與未生諸法作生緣理，唯法引法，說為食義。但由法假，於其識上，假想施設補特伽羅，望此四食，說為食者。為欲隨順世間言說，約世俗諦，說有如是補特伽羅能食四食，非約勝義。所以者何？若說有識，生已安住，體是真實補特伽羅名能食者，不應立識為其食性，未曾見有補特伽羅，還自能食補特伽羅，一相續中定無二識同時安住，是故立識體是真實補特伽羅為能食者，不應道理。由有如是不應理故，若作是問誰食識食，當知此問為非理問。若作是問，誰是能食識食因緣，當知此問為如理問，能令悟入緣起理故。復有二有：一者、生有，二者、業有。若為當來後有生

起，今現法中諸業、煩惱所隨逐識，為因能引當來生有，即彼曾有前行業性，說名業有。於現法中有此有故，能令當來生有所攝後有生起，於命終時，前際六處纔無常滅，後際六處尋復續生。即此六處，識於先時為能引緣，復於今時為結生緣。如是由識入母胎故，得有名色；名色為緣，便有六處；由無明界所隨六處以為緣故，有相似觸；漸次乃至取為緣故，令後際業轉成其有。如是諸法，先未曾有，一切新從別別緣起。當知此中，都無觸者乃至有者，能有所觸，乃至有有，唯有諸法別名所食，別名能食。是故因果墮在諸行，相續流轉，無有斷絕。由其先際業有，往趣後際生有；復由後際業有，還趣先際生有：如是緣起，輪迴不絕，從此世間往彼世間，自彼世間還此世間。是故唯法能引法義，當知此中說為食義。

七三；五三六（三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云何為四？謂一、麤摶食，二、細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識食。云何比丘觀察摶食？譬如有夫婦二人，唯有一子，愛念將養。欲度曠野嶮道難處，糧食乏盡，飢餓困極，計無濟理。作是議言：正有一子，極所愛念，若食其肉，可得度難，莫令在此三人俱死。作是計已，即殺其子，含悲垂淚，強食其肉，得度曠野。云何比丘！彼人夫婦共食子肉，寧取其味，貪嗜美樂與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比丘：「彼強食其肉，為度曠野嶮道與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凡食摶食，當如是觀！如是觀者，摶食斷、知；摶食斷、知已，於五欲功德貪愛則斷。五欲功德貪愛斷者，我不見彼多聞聖弟子，於五欲功德上有一結使而不斷者；有一結繫故，則還生此世。云何比丘觀察觸食？譬如有牛，生剝其皮，在在處處，諸蟲啖食，沙土坌塵，草木針刺。若依於地，地蟲所食；若依於水，水蟲所食；若依空中，飛蟲所食；臥起常有苦毒此身。如是比丘！於彼觸食，當如是觀！如是觀者，觸食斷、知；觸食斷、知者，三受則斷；三受斷者，多聞聖弟子於上無所復作，所作已作故。云何比丘觀察意思食？譬如聚落、城邑邊，有火起，無煙、無炎。時有士夫，聰明、黠慧，背苦、向樂，厭死、樂生，作如是念：彼有大火，無煙、無炎，行來當

避，莫令墮中，必死無疑。作是思惟，常生思願，捨遠而去。觀意思食，亦復如是。如是觀者，意思食斷（、知）；意思食斷（、知）者，三愛則斷；三愛斷者，彼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。諸比丘！云何觀察識食？譬如國王，有防邏者，捉捕劫盜，縛送王所，如前須深經廣說。以彼因緣受三百矛苦，覺晝夜苦痛。觀察識食，亦復如是。如是觀者，識食斷、知；識食斷、知者，名色斷、知；名色斷、知者，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多諸過患」：復次、三食為因，能令三種內苦生起：一者、界不平等所生病苦，二者、欲希求苦，三者、求不允苦。初苦段食為因，第二苦觸食為因，第三苦意會思食為因。段食因緣，生內病苦，是故苾芻當觀段食，如子肉想，不應貪著。隨順樂受觸食因緣，能生於內欲希求苦，是故苾芻當觀順彼六種觸處，如無皮牛。應作是觀：若我依於六種觸處，發起種種欲希求貪，便為依止諸色而住。依止色故，令我發起種種諸惡不善尋思，如無皮牛，觸處諸蟲之所唼食，多生眾苦，不安隱住。如是觀已，於初觸處深見過患，無染而住。如依於色，如是依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當知亦爾。如於初觸處深見過患無染而住。如是乃至於第六觸處，當知亦爾。有漏意會思食因緣，能生於內求不允苦，是故苾芻當觀有漏意會思食，如一分火，觀察如是所求不允，能引身心大熱惱故。彼作如是正觀察已，終不希望衣食等事往詣他家，是故不為所求不允所生苦觸，其心坦然安樂而住。由是因緣，應正觀察如是三食，所謂段、觸、意會思食。即由如是三食因緣，生如所說依識內苦，是故苾芻當觀識食，如三百鉾之所鑽刺。所以者何？段食因緣，能令非一種種眾多品類病苦依識而起；隨順樂受觸食因緣，能令倍增欲希求苦依識而起；有漏意會思食因緣，能令種種求不允苦依識而起。如是行者，於識食中，正觀諸食以識為依，多生過患，由是因緣，不顧身命。如是如理，於四種食審正觀察，審觀為依，能於現法永斷諸食；食永斷故，得至當來後有苦際。

七四；五三七（三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摶食，二者、

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識食。若比丘於此四食，有喜、有貪則識住增長，識住增長故入於名色，入名色故諸行增長，行增長故當來有增長，當來有增長故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於四食無貪、無喜，無貪、無喜故識不住、不增長，識不住、不增長故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行不增長，行不增長故當來有不生、不長，當來有不生長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不起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；五三八（三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、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摶食，二者、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、有喜、則有憂悲、有塵垢；若於四食無貪、無喜，則無憂悲，亦無塵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雜染」：復次、若不如實觀此四食，便為憙、貪之所染污。若為是二所染污者，當知希求二種過患：一者、當來，二者、現法。於四食中，有漏意會思食因緣，專注希望俱行喜染名喜；隨順樂受觸食因緣，於能隨順喜樂諸食，多生染著名貪。此二煩惱，於現法中能染於識，令其安止四種識住，增長當來後有種子。既增長已，生起後有生等眾苦，當知是名憙、貪二種煩惱所作當來過患。彼由如是，於四食中安住憙、貪二種煩惱，便於現法有諸塵染；由塵染故，食若變壞，於現法中便生悲歎、愁憂、萎頓、懷慼而住，當知是名憙、貪二種煩惱所作現法過患。

七六；五三九（三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摶食，二者、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，有貪、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譬如樓閣宮殿，北西長廣，東西牖牖，日出東方，光照西壁。如是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、有喜，如前廣說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若

於四食無貪、無喜，如前廣說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譬如比丘！樓閣宮殿，北西長廣，東西牖牖牖，日出東方，應照何所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應照西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若無西壁，應何所照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應照虛空，無所攀緣」。「如是比丘！於此四食無貪、無喜，識無所住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七；五四〇（三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摶食，二者、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，有貪、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譬如比丘！樓閣宮殿，北西長廣，東西牖牖牖，日出東方，應照何所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應照西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是四食有貪、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於四食無貪、無喜，亦無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譬如比丘！畫師、畫師弟子，集種種彩色，欲粧畫虛空，寧能畫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彼虛空者，非色、無對、不可見」。「如是比丘！於此四食無貪、無喜，亦無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八；五四一（三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，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，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摶食，二者、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、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譬如比丘！畫師若畫師弟子，集種種彩，欲粧畫於色作種種像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畫師、畫師弟子，寧能粧於色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能粧畫色」。佛告比丘：「（如是）於此四食，有貪、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諸比丘！若於四食無貪、無喜，無有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比丘！譬如畫師、畫師弟子，集種種彩，欲離於色有所粧畫，作種種像，寧能畫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於四食無貪、無喜，無有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」

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譬喻）：復次、諸有於此四種識中，憙、貪未斷，彼六處攝有識之身，猶如臺觀。六度窓牖，能與緣境煩惱日光作入依處，是光於此，或住上地，或住下地。既得住已，如前所說，於四識住能染於識，生起當來後有眾苦。若有能斷如是憙、貪二種煩惱，與彼相違，緣境煩惱尚不得起，況依此入而當得住！又復若有補特伽羅，憙、貪未斷，便為魔羅來詣其所，以其種種猶如彩色可愛境界，彩畫如是補特伽羅，令其變生種種煩惱相貌顯現。當知如是補特伽羅，憙、貪未斷，譬如其地，能為種種煩惱彩畫作所依處。已斷憙、貪補特伽羅，魔詣其所，如前廣說。當知如是補特伽羅，憙、貪已斷，猶若虛空，非為種種煩惱彩畫作所依處。當知是名於諸食中，憙、貪未斷，如其次第所有過患；當知是名於諸食中，憙、貪已斷，如其次第所有功德。

四 諦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如理、攝、集諦，得、相、處、業、障，過、黑異熟等，大義、後難得。

「如理」：若於諦智增上，如理及不如理不如實知，不能盡漏；與此相違，如實知故，能盡諸漏。當知此中，聞不正法，不為寂靜，不為調伏，不為涅槃所起諸智，名不如理；聽聞正法，與上相違，當知如理。又於此中，住惡說法補特伽羅，於此正法，佛、佛弟子真善丈夫，不樂瞻仰；於別解脫尸羅律儀，密護根門，正知而住，如是等類賢聖法中，不自調伏，不受學轉；於諸聖諦，無聞、思、修照了通達。又即於彼諸惡說法毘奈耶中，聞不正法，起邪勝解，於不如理生起如理顛倒妄想，於不如理不如實知是不如理。又於聽聞正法如理，不如實知是其如理，由不知故，於諸所有惡說、惡解、有縛、無脫，不應思惟顛倒法中，不能解了而故思惟；於諸所有善說、善解，有脫、無縛，應可思惟無顛倒法，所謂契經及應頌等，乃至廣說，不能解了而不思惟，如是亦名非理作意。由此作意，不欲寂靜，不為調伏，不為涅槃，故名非理。又復聽聞不正法故，依三言事增上緣力，顯示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計我品類。

即由如是增上力故，於三世境起不如理作意思惟：謂於過去，分別計我，或有、或無；未來、現在，當知亦爾。彼既如是不如正理作意思惟，或緣所取事，或緣能取事，此不如理作意思惟，或即諸行分別有我，或離諸行分別有我。彼於所計得決定時，若緣所取事分別為我，或成常見，由此見故，作是思惟：我有其我，於現法中是實、是常；或成斷見，由此見故，作是思惟：我無其我，於現法中是實是常。若緣能取事計有我見，分別為我，作是思惟：我今以我觀察於我；或謂我我先有今無，作是思惟：我今以我觀察無我。或復既緣能取之事，計無我見，於現法中，以其無我分別為我，作是思惟：我今以其無我，隨觀昔曾有我。如是且說所取、能取差別五相，不如正理作意思惟五種見處，謂即三世所有諸行分別有我。又復由於不如正理比度作意，離於諸行分別有我，彼謂如是所計實我，或自能作感後有業，名能作者。或他令作，名等作者。或自能起現法士用，名能起者。或他令起，名等起者。或自己作後有業故，或他令作後有業故，感果異熟，名能生者。

或自能起現士用故，或他等起現士用故，得士用果，名等生者。或由自見，或由他見，隨起言說；如是或由自聞、覺、知，或由他聞、覺、知，隨起言說，名能說者。或於妻子及奴婢等所有家屬，隨其所應，施設教勅，令住其處，如是亦復名能說者。或復當來業果已生，名能受者。或於現法諸士夫果，已現等生，名等受者。或於過去彼彼生中，造作種種善、不善業，今於現法領受種種彼果異熟，名領受者。或有乃至壽量減盡而便夭喪，能捨此蘊，能續餘蘊，若異此者，既無有我，云何得成！如上所說諸所作事，是名第六不如正理作意思惟所攝見處。如是諸見，且說皆以薩迦耶見為其自性，能生其餘。薩迦耶見以為根本所有見趣，故名見處。由能障礙能取真實微妙慧故，名見稠林。損善法故，名見曠野。勞役他故，名見厭背。欲求、有求所行歷故，名見行歷。詰責他論，免脫己論而動搖故，名見動搖。能善結構後有苦故，名為見結。習行如是諸邪行者，於現法中未現前漏，令起現前；既現前已，令依下品起其中品，令依中品起其上品：由此為因，生起當來老病死等一切苦法。

如是當知，由於如理及不如理不實知故，造作苦諦、集諦雜染。與此相違，聽聞正法，起正勝解，於其如理，無不如理顛倒妄想；於其如理，如實了知是其如理，廣說乃至於應思惟無顛倒法，能正思惟。由此因緣，於三世行并其所取及以能取，如實隨觀無我、我所。當於聖諦入現觀時，於見所斷所有諸漏，皆得解脫。得此事已，於上修道所斷諸漏，為令無餘永斷滅故，精勤修習四種因緣。何等為四？一、善護身故，二、善守根故，三、善住念故，四、如先所得出世間道，以達世間出沒妙慧多修習故。善護身者，謂正安住，遠避惡象，乃至廣說，如聲聞地。由遠避故，於盡諸漏無有障礙。善守根者，謂正安住，於諸可愛現前境界，非理淨相，能正遠離，如理思惟彼不淨相。善住念者，謂住四處：一者、安住思擇受用衣服等處；二者、安住能正除遣處靜現行惡尋思處；三者、安住能正忍受發勤精進，所生疲倦、疎惡、不正淋漏等苦，他麁惡言所生諸苦，界不平等所生苦處；四者、安住於所修道，依不放逸，無雜住處。

由正安住如是四處，名善住念。彼由如是善護身故，善守根故，善住念故，如先所得出世間道善修習故、於修所斷所有諸漏，皆能解脫，及隨證得最極究竟。

「攝」：復次、若有說言：此四聖諦唯是境界，或有其我，或有有情，緣此聖諦修諸善法。應告彼言：勿作是說！所以者何？諸有無量世、出世間善法生起，一切皆歸四聖諦攝。當知諸法略有二種：一、能知智，二、所知境。其能知智，亦所知境，是故諸智俱行善法，無不攝在四聖諦中。彼復修習循身念故，觀品、止品所有善法，始修業地，已作辦地，總得生起。云何名為修循身念？謂若有住始修業地，如理攀緣若內、若外諸大種色為境正念；或復由他愛與非愛增語有對觸現行時，如理攀緣觸、受、想、行，及與諸識為境正念。或若有住已作辦地，如理攀緣諸所造色為境正念，或復如理攀緣作意，及彼所生受、想、行、識為境正念。如是一切，略攝名為修循身念。當知此念，或緣色身，或緣名身。云何名觀？云何生起觀品善法？謂於內、外諸大種色，及所餘蘊，正決擇慧說名為觀。若有從初，無倒修習分析聚想；於外大種，由觀劫盡修無常想；於內大種所合成身，由觀唯食，漸漸不淨

，修不淨想；

由觀從愛所生長性，及於後際老死法性，修無常想及與苦想。若於此身，一切愚夫不能如實了知體是無常、苦故，或執為我，或執我所。即於此身，具足多聞諸聖弟子，如實知故，無有所執，是即能修苦、無我想。此無我想，由於其身唯有界想。有此想故，若復由他愛與非愛增語有對諸觸現行，言非愛者，即是手足、杖塊等觸，彼則於此及此為緣所有受等無色諸行，正觀無常，離愛、離恚、唯觀有界。心緣此身正安住故，如是亦名遠離愚癡。如是所有分析聚想，於外大種修無常想，於內大種修不淨想，若無常想，無常苦想，苦無我想；於所生起受等諸法，依大種身修無常想，離貪瞋癡。如是觀品無量善法，始修業地，由正修習循身念故，皆得生起。云何名止？云何生起止品善法？謂由修習循身念故，以觀為依，如理修止。又言止者，謂於其內正安住心。止品善法者，謂得如是正思擇力，攀緣鋸喻沙門教授，於怨家所正修忍辱，又即緣彼無倒修慈；既由忍、慈所攝受故，戒得清淨。觀戒淨故，作是思惟：我今已於大師聖教微有所作。

由是因緣，無所憂悔，無憂悔故深生歡喜，廣說乃至得三摩地。彼於爾時，由靜定心，乃至獲得第四靜慮。此三摩地，行拘執故，未能雙運無功用轉，未善清淨。為欲令其善清淨故，修如前說四支所攝不放逸行，發勤精進，無有怯弱，乃至廣說。彼於後時，第四靜慮清淨鮮白。若復為其靜定愛味漂轉其心，不能於定正捨而住，於滅涅槃不觀寂靜，彼乃依佛、或法、或僧，深生厭恥，作是念言：我依如來大師佛寶，法毘奈耶善說法寶，無倒修習善行僧寶，為無所得非有所得，是其惡得非為善得，於薩迦耶愛藏而住，於滅涅槃不觀寂靜。彼由內心善調柔故，纔生厭恥，便能安住引沙門義平等妙捨，於滅、涅槃能觀寂靜。生起如是止品善法，所謂忍，慈，尸羅清淨，無悔歡喜，廣說乃至得三摩地；四支所攝不放逸行，引沙門義，平等善捨，觀滅、涅槃、寂靜功德。彼於爾時，由二因緣，多有所作：一、由其妙慧，於大師教，為盡諸漏，能淨修治第四靜慮故。二、於薩迦耶心增上捨故，齊此名為始修業地，究竟成滿。

從是已後，於所修習不生喜足，為欲趣入已作辦地，修循身念。觀造色身，如草木、泥，及彼所生餘非色法。以如實慧，通達緣起，能隨趣入如實諦智。既得入已，依上修道，於去、來、今諸根境界，能起厭患，乃至解脫。能如實知我已解脫，如是名為已作辦地。修循身念所生善法：謂觀色身如草木、泥想，如是觀察無色諸法，真實妙慧通達緣起，能隨趣入四聖諦智，於修道中能起厭患，離欲，解脫，解脫智見。齊是名為於大師教，以其妙慧所應作事，皆已作訖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自義，皆已究竟，從此已後，更無所作，非於作已復須分別。若有作已，餘時退失，當更有作，此作雖作，非畢竟作，如諸異生，以世間道而得解脫。此中若先始修業地有漏善法，若後所有已作辦地無漏善法，如是一切隨其所應，當知皆入四聖諦攝。

「集諦」：復次、由四因緣，應正了知集諦所攝百八愛行：一、由內外差別故，二、由所依差別故，三、由自性差別故，四、由時分差別故。云何名為內外差別？謂由內、外六處為依，起諸愛行。云何名為所依差別？謂愛依止五種我慢。何等名為五種我慢？謂於我見未永斷故，得有如是我慢現行，於其六處計我起慢，乃至未為衰老所損，諸行相似相續而轉，作是思惟：是我如昔；彼若復為衰老所損。或於一時成就好色，或於一時成就惡色，或於一時成就大力、安樂、辯才，或於一時乃至無辯。彼若成就好色、大力、安樂、辯時，作是思惟：我今美妙。若違於此，作是思惟：我非美妙。若為衰老所損敗時，作是思惟：我今變異。云何名為自性差別？謂此五種我慢為依，發起有愛及無有愛。又彼有愛，軟、中、上品差別而轉；於其無有，由審思擇方能起愛，非由意樂任運而住，是故於中無有三品差別建立。當知此中軟有愛者，謂於當來願我當有，即於六處願我當有，即如是類願我當有，於同類生有希求故。異如是類願我當有，於異類生有希求故。若先自體是可愛者，願彼相應，故造善業，作是思惟：願我當有如是種類，如今所有；若先自體不可愛者，願彼離隔，故造善業，作是思惟：願我當有如是種類，異今所有。中有愛者，謂於無有不生希欲，為治彼故，願我得有，即於六處願我得有，如前所說，即如是類願我得有，異如是類願我得有，如是一切，應知皆名中品有愛。上有愛者謂即如是行相差別，作是念言：願我定有猛利思

求四種相愛，應知說名上品有愛。此五種愛自性差別，由有所依內處別故，說十八種愛行差別；於其外處，當知亦爾。此差別者，謂如於彼內六處中計我起慢，如是於色計為我所而起於慢，謂於此色我自在轉，如是乃至於諸法中計為我所而起於慢，謂於此法我自在轉。餘隨所應，如前應知。如是十八，并前愛行，合說總有三十六種愛行差別。云何名為時分差別？謂即如是三十六行，各有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差別。如是名為由四因緣有差別故，愛行合有一百八種。又於此中無差別相，凡諸所有染污希求，皆名為愛。又即此愛，集諦攝故，說名為因。津潤性故，順生死流而漂轉故，名為流潤。於諸境界執著性故，名為著境，能與生已，依五取蘊如癰、病等所有眾苦為因緣故，說名癰根。難制伏故，說名流溢。微細現行，魔所縛故，說名纖縗。上至有頂，高標出故，說名條幹。令無飽故，說名枯竭。又即如是所說相愛，纏眾生故，說名為礙。由隨眠故，說名為覆。即由如是纏及隨眠成上品故，說名上聳。成其中品及軟品故，說名發起。若欲界愛，於所知境令迷惑故，說為冥闇。若色界愛，於所知境令迷惑故，說為昏昧。若無色愛，於所知境令迷惑故，說為瞽瞙。如有三人：第一盲瞽，第二閉目，第三瞽瞙微覆其眼。此中第一全無所見；第二少分似有所見，第三雖見，眼不淨故不覩真色。如是三愛，隨其次第，冥暗、昏昧及與瞽瞙，當知亦爾。

一；五四二（三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鹿野苑中仙人住處。爾時，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此苦聖諦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此苦集，此苦滅，此苦滅道跡聖諦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苦聖諦，知當復知，本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苦集聖諦，已知當斷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此苦滅聖諦，已知當作證，本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此苦滅道跡聖諦，已知當修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比丘！此苦聖諦，已知已知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此苦集聖諦，已知已斷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苦滅聖諦，已知已作證出，所未聞法，當

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苦滅道跡聖諦，已知已修出，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諸比丘！我於此四聖諦，三轉、十二行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覺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聞法眾中，為解脫，為出，為離，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已於四聖諦、三轉、十二行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故，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聞法眾中，得出，得脫，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爾時，世尊說是法時，尊者憍陳如，及八萬諸天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憍陳如：「知法未」？憍陳如白佛：「已知，世尊」！復告尊者憍陳如：「知法未」？拘隣白佛：「已知，善逝」！尊者拘隣已知法故，是故名阿若拘隣。尊者阿若拘隣知法已，地神舉聲唱言：「諸仁者！世尊於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三轉、十二行法輪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諸天、魔、梵所未曾轉；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哀愍世間，以義饒益，利安天人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修羅眾」。地神唱已，聞虛空神天，四天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炎魔天，兜率陀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，展轉傳唱，須臾之間，聞于梵身天、梵天乘聲唱言：「諸仁者！世尊於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三轉、十二行法輪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諸天、魔、梵，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；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以義饒益諸天世人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修羅眾」。世尊於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，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得」：復次、由五種相轉法輪者，當知名為善轉法輪：一者、世尊為菩薩時，為得所得所緣境界；二者、為得所得方便；三者、證得自所應得；四者、得已樹他相續，令他自證，深生信解；五者、令他於他所證，深生信解。當知此中所緣境者，謂四聖諦。此四聖諦安立體相，如前應知。若略、若廣，如聲聞地。得方便者，謂即於此四聖諦中，三周正轉十二相智。最初轉者，謂昔菩薩入現觀時，如實了知是苦聖諦，廣說乃至是道聖諦。於中所有現量聖智，能斷見道所斷煩惱，爾時說名生聖慧眼。即此由依去、來、今世有差別故，如其次第，名智、明、覺。第二轉者，謂是有學，以其妙慧如實通達，我當於後猶有所作，應當遍知未知苦諦，應當永斷未斷集諦，應當

作證未證滅諦，應當修習未修道諦。如是亦有四種行相，如前應知。第三轉者，謂是無學，已得盡智、無生智故。言所應作，我皆已作，如是亦有四種行相，如前應知。此差別者，謂前二轉四種行相，是其有學真聖慧眼；最後一轉，是其無學真聖慧眼。得所得者，謂得無上正等菩提。樹他相續，令於自證生信解者，謂如長老阿若憍陳，從世尊所聞正法已，最初悟解四聖諦法。又答問言：我已解法。從此已後，如前所說究竟行相，五皆證得阿羅漢果，生解脫處。最後令他於他所證生信解者，謂如長老阿若憍陳，起世間心：我已解法。如來知已，起世間心：阿若憍陳已解我法。地神知已，舉聲傳告，經於剎那，瞚息須臾，其聲展轉，乃至梵世。當知世尊轉所解法，置於阿若憍陳身中，此復隨轉置餘身中，彼復隨轉置餘身中，以是展轉隨轉義故，說名為輪。正見等法所成性故，說名法輪。如來、應供，是梵增語，彼所轉故，亦名梵輪。

二；五四三（三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五四四（三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此四聖諦，未無間等者，當修無間等，起增上欲，方便堪能，正念、正知，應當覺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瑜伽）：復次、於四聖諦未入現觀，能入現觀，當知略有四種瑜伽。謂為證得所未得法，淨信增上，發生厚欲；厚欲增上，精進熾然；熾然精進，有善方便。言淨信者，謂正信解。所言欲者，謂欲所得。精進，如前略有五種：有勢、有勤，有勇，堅猛，不捨其軛。善方便者，謂為修習不放逸故。無忘失相，說名為念。於諸放逸所有過患了別智相，說名正知。此二所攝，名不放逸，於諸染法防守心故，常能修習諸善法故。

四；五四五（三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，當知、當解；於苦集聖諦，當知、當斷；於苦滅聖諦，當知、當證；於苦滅道跡聖諦，當知、當修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五四六（三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，則斷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於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五四七（三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善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五四八（三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邊際究竟，邊際離垢，邊際梵行已終，純一清白，名為上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五四九（三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無有關鍵，平治城塹，度諸嶮難，解脫結縛，名為賢聖建立聖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五五〇（三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，無有關鍵，平治城塹，度諸嶮難，（解脫結縛），名為賢聖建立聖幢。諸比丘！云何無有關鍵？謂五下分結已斷、已知，是名離關鍵。云何平治城塹？無明謂之深塹，彼得斷、知，是名平治城塹。云何度諸嶮難？謂無際生死，究竟苦邊，是名度諸嶮難。云何解脫結縛？謂愛已斷、已知。云何建立聖幢？謂我慢已斷、已知，是名建立聖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五五一（三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是名比丘斷五支，成六分，守護於一，依倚於四，捨除諸諦，離四衢，證諸覺想，自身所作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純一清白，名為上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五五二（三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法成就，名曰大醫王者所應具王之分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善知病，二者、善知病源，三者、善知病對治，四者、善知治病已，當來更不動發。

云何名良醫善知病？謂良醫善知如是如是種種病，是名良醫善知病。云何良醫善知病源？謂良醫善知：此病因風起，痰陰起，涎唾起，眾冷起；因現事起，時節起，是名良醫善知病源。云何良醫善知病對治？謂良醫善知種種病，應塗藥，應吐，應下，應灌鼻，應熏，應取汗，如是比種種對治，是名良醫善知對治。云何良醫善知治病已，於未來世永不動發？謂良醫善治種種病，令究竟除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，是名良醫善知治病更不動發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為大醫王，成就四德，療眾生病，亦復如是。云何為四？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，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諸比丘！彼世間良醫，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，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為大醫王，於生根本〔知〕對治如實知，於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，是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名大醫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如病）：復次、苦諦如諸疾病，集諦如起病因，滅諦如病生已而得除愈，道諦如病除已令後不生。諸有病者詣良醫所，但應尋求爾所正法；諸有良醫，亦但應授爾所正法，是故更無第五聖諦。諸佛如來拔大愛見無上良醫，亦但宣說爾所正法。

一二；五五三（三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此非沙門之沙門，非婆羅門之婆羅門，彼亦不於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沙門之沙門，婆羅門之婆羅門，於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無間等，當起增上欲，精勤堪能，方便修學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五五四（三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：「於四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非沙門數，非婆羅門數。於四聖諦如實知者，是沙門數，是婆羅門數」。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五五五（三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不如實知，苦滅聖諦不如實知，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不得脫苦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於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解脫於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——二一；五五六——五六二（）

如於苦不解脫、解脫，如是〔捨〕惡趣不解脫、解脫，堪能捨戒退滅、不捨戒退滅，能自說得過人法自證，不能自說得過人法作證，能於此外求良福田，不能於此外求良福田，能於此外求大師，不能於此外求大師、不能越苦、堪能越苦，不堪能脫苦、堪能脫苦。如是上諸經重說，悉繼以偈：

「若不知苦者，及彼眾苦因，一切諸苦法、寂滅永無餘，

若不知道跡，能思一切苦；心解脫於苦，慧解脫亦然，

不能越眾苦，令苦究竟脫。若如實知苦，亦知眾苦因，

及一切諸苦、永滅盡無餘，若復如實知、息苦之道跡；

意解脫具足，慧解脫亦然，堪能越眾苦，究竟得解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相」：復次、背聖諦智，不成現觀，諸有沙門，若婆羅門，當知略有十相過患：謂有勝義諸沙門等，意不許彼為沙門等；言亦不數為沙門等；於諸後有生等眾苦皆未解脫；於諸惡趣亦未解脫；堪能棄捨正所學處；不堪能

證諸出世間過人勝法，所謂聖道、道果涅槃；向善趣故，堪能尋訪除學、無學餘外福田；於超苦苦更不還果，無所堪能；於現法中究竟悟解，解脫一切有餘依苦，無所堪能。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不背諦智，成就現觀所有沙門、若婆羅門十相功德。

二二；五六三（三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彼一切所應，當知四聖諦法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修無間等」。如此章句，一切四聖諦經，應當具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——二四；五六四——五六五（）

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悉應當說。

二五——二七；五六六——五六八（）

又「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一切當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〔是〕當知，如是當見，無間等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——三〇；五六九——五七一（）

「若三結盡，貪恚癡薄，得斯陀含，彼一切皆於四聖諦如實知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〔是〕當知，如是當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三一——三三；五七二——五七四（）

「五下分結盡，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還此世，彼一切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三四——三六；五七五——五七七（）

「若一切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彼一切悉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三七——三九；五七八——五八〇（）

「若得辟支佛道證，彼一切知四聖諦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四〇——四二；五八一——五八三（）

「若得無上等正覺，彼一切知四聖諦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處」：復次、趣向諦智、樂正覺者，應當了知，依四聖諦增上緣力，得所依處，得得方便，應知是處。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淨信出家，名得依處。若四沙門果所攝受聲聞菩提，若諸獨覺所有菩提，若諸如來無上菩提，如是三種，當知名得。如前所說三周正轉，隨其次第，智、見、現觀，名得方便。應知於入諦現觀時，如實了知是苦聖諦，乃至廣說是道聖諦，說名智位；從此已後，於諸諦中復有所作，應當遍知，廣說乃至應當修習，由此觀故，說名見位；於無學地，如實解了我已遍知，我已永斷，我已作證，我已修習，名現觀位。復有差別：謂諸無學盡、無生智所攝，一切極解脫智，說名智位；即此無學極解脫智所引正見，說名見位；從預流果乃至究竟，當知所有一切學慧，名現觀位。

四三——四五；五八四——五八六（三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。如是正盡苦，亦有前相起，謂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

是說。

四六；五八七（三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日、月不出世間者，一切眾星亦不出於世間，晝、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時節、歲數、尅數、須臾皆悉不現；世間常冥，無有明照，唯有長夜，純大闇苦現於世間。若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不出世間時，不說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，世間盲冥，無有明照，如是長夜，純大闇冥現於世間。若日、月出於世間，眾星亦現，晝、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時節、歲數、尅數、須臾悉現世間，長夜明照出於世間。如是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說苦聖諦現於世間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，不復闇冥，長夜照明，純一智慧現於世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七；五八八（三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周行空中，壞諸闇冥，光明顯照。如是聖弟子，所有集法一切滅已，離諸塵垢，得法眼生，與無間等俱，三結斷，所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此三結盡，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必定正覺趣，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邊。彼聖弟子，中間雖起憂苦，聽彼聖弟子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。不見彼聖弟子有一法不斷，能令還生此世者，此則聖弟子得法眼之大義。是故比丘於此四聖諦，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八；五八九（三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作是說：我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未無間等，而言我當得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說不應。所以者何？無是處故。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有人言：我欲取佉提羅葉，合集作器，盛水持行者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

何？無是處故。如是言：我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得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若復有言：我當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復得苦滅道跡聖諦者，斯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有是處故。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。譬如有言：我以純曇摩葉、摩樓迦葉，合集盛水持行者，此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有是處故。如是若言：我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有是處故。若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故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九；五九〇（三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小綿丸、小劫貝華丸，置四衢道頭，四方風吹，則隨風去，向於一方。如是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於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彼沙門、婆羅門，常觀他面，常隨他說；以不如實知故，聞彼所說，趣說而受，當知此人不宿修習智慧故。譬如因陀羅柱，銅鐵作之，於深入地中，四方猛風不能令動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不視他面，不隨他語，是沙門、婆羅門智慧堅固，本隨習故，不隨他語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〇；五九一（三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石柱長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風吹，不能令動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斯等沙門、婆羅門，至諸論處，無能屈其心解脫、慧解脫者，能使餘沙門、婆羅門反生憂苦。如是如實知、如實見，皆是先世宿習故，使智慧不可傾動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

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一；五九二（四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，火燒頭衣，當起增上欲，急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莫作是說！當置頭衣，於四聖諦起增上欲，勤加方便，修無間等。何等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；未無間等，當勤方便修無間等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長夜熾然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諸比丘不見極苦。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未無間等者，是比丘當忍苦樂、憂悲，於四聖諦勤加精進，方便修習無間等，應當學」！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二；五九三（四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年壽百歲，有人語言：士夫若欲聞法，當日日三時受苦，晨朝時受百槍苦，日中、晡時亦復如是。於一日中受三百槍苦，如是日日至於百歲，然後聞法得無間等，汝寧能不？時彼士夫為聞法故，悉堪能受。所以者何？人生於世，長夜受苦，有時地獄，有時畜生，有時餓鬼，於三惡道空受眾苦，亦不聞法。是故我今為無間等故，不以終身受三百槍為大苦也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得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業」：復次、應知諦智略有六種作業及相：謂此諦智是能永滅眾苦前行，如日將出，先現明相。正盡苦者，謂初見諦所斷眾苦；作苦邊者，謂阿羅漢所斷眾苦。又此諦智，是能對治大無明闇，如日光明，能破世間所有大闇。又如有一已證諦智，永斷三結。從此無間，由失念故，暫為欲貪、瞋恚所染。彼於爾時，依不放逸，入初靜慮，由觸諦智，得不還果。如是漸次，雖入非想非非想定，而與外凡有其差別，由已證得不退法故。如是諦智，有廣大用，有廣大果。此中所有過去諸行，說名已生；現在諸行，說名正生；未來諸行，說名當生。如是一切，總名集法。即此一切，由無常滅，或有已

滅，或有向滅，或有當滅，總名滅法。又於諦智已證得者，如大石樓，已善雕飾，八方猛風不能傾動，一切異論不能移轉。所有悟解，不假他緣，不視他面，彼將何說，我當聽受，不觀他口；適出語已，尋我聽聞思惟籌量審諦觀察。諸他沙門、婆羅門者，當知即是諸外道輩。又即一切四聖諦智，漸次集成，名諦現觀，非隨闕一。此諦現觀，猶如餚饍，諸聖弟子無上慧命，皆依此活，如受欲者，食用餚饍。苦等諦智；闕餘三智，如睒彌葉；當知餘似娑羅枝葉，四聖諦智漸次集成，一切圓滿。又諸諦智，與喜樂俱，覺真義故，能令身心極輕安故，名諦現觀。生那落迦中，略有二苦：一、燒燃苦，二、治罰苦。由闕諦智，獲斯二苦。此無量生猛利大苦，向聖諦智，皆能超越。如是諦智，假使因其燒燃治罰猛利大苦，於現法中一身滅壞而可得者，應生踊躍，歡喜忍受。縱毀百身，尚應歡喜，況乃唯一！

五三；五九四（四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四聖諦，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何等為四？所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於此四聖諦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（等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四；五九五（四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。於王舍城、波羅利弗，是中間竹林聚落，國王於中造福德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於中宿止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與汝等，於四聖諦無知、無見，無隨順覺，無隨順受者，應當長夜驅馳生死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以我及汝，於此苦聖諦，順知，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；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順知，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修無間等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常與汝等，長夜涉生死，不見聖諦故，大苦日增長。

若見四聖諦，斷有大流海，生死永已除，不復受後生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五；五九六（四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。王舍城、波羅利弗，是中間竹林聚落，大王於中作福德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於中止宿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行，共至申恕林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到申恕林，坐樹下。爾時，世尊手把樹葉，告諸比丘：「此手中葉為多耶？大林樹葉為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手中樹葉甚少，彼大林中樹葉，無量百千億萬倍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」。「如是諸比丘！我成等正覺，自所見法，為人定說者，如手中樹葉。所以者何？彼法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明慧正覺，向於涅槃。如大林樹葉，如我成等正覺，自知正法，所不說者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法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明慧正覺，正向涅槃故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障」：復次、若有為修聖諦現觀，當知略有四種障礙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不信，二者、上慢，三者、待時，四者、放逸。言不信者，復有三種：一、於諦現觀不生信解，二、於僧善行不生信解，三、於佛菩提不生信解。為欲斷除初不信故，世尊自引現量所證聖諦現觀，告諸弟子，言我已於四聖諦理得現觀故，證覺無上正等菩提。為欲斷除第二不信，故復說言：我昔與汝輩，長世久流轉，由未正思惟，覺悟於真諦。我今與汝等，由正見通達，以通達為因，盡生死流轉。彼因緣盡故，自今無後有唯餘最後身，任持令不滅。第三不信於佛菩提如是相轉，謂若沙門喬答摩種是一切智，何故有問一類能記，一類不記？為欲斷除如是不信，故復說言：我所覺法，無量無邊，譬如大地諸草木葉；為他說者，少不足言，譬如手中升攝波葉。多分能引無義利故，少分能引有義利故。當知此中，非不知故而不記別，但由能引無義利故而不記別。

五六；五九七（四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城乞食。時有眾多離車童子，晨朝從城內出，至精舍門，持弓箭，競射精舍門孔，箭箭皆入門孔。尊者阿難見已，以為奇特：彼諸離車童子，能作如是難事！入城乞食還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城乞食，見有眾多離車童子，從城內出，至精舍門，競射門孔，箭箭皆入。我作是念：此甚奇特！諸離車童子能為難事」！佛告阿難：「於意云何？離車童子競射門孔，箭箭皆入，此為難耶？破一毛為百分，而射一毛分，箭箭悉中，此為難耶」？阿難白佛：「破一毛百分，射一分之毛，箭箭悉中，此則為難」。佛告阿難：「未若於苦聖諦生如實知，此則甚難；如是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見，此則甚難」！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一毛為百分，射一分甚難，觀一一苦陰，非我難亦然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言上慢者，謂即於彼諦現觀中，起增上慢。為欲斷除如是上慢，故復說言：如人在遠，以箭射箭，筈筈無遺，甚為希有。或復一毛析為百分，以毛殲毛，端端不落，以極細故，是事復難。通達聖諦，轉難於彼。所以者何？由即以其能取作意，還即通達能取作意，如是方有能緣、所緣，平等平等，無漏智生，通達諦理。是故此事最細、最難，箭射箭筈，毛殲毛端，則不如是。

五七；五九八（四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大地，悉成大海。有一盲龜，壽無量劫，百年一出其頭。海中有浮木，止有一孔，漂流海浪，隨風東西。盲龜百年一出其頭，當得遇此孔不」？阿難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此盲龜若至海東，浮木隨風或至海西，南、北、四維，圍遶亦爾，不必相得」。佛告阿難：「盲龜浮木，雖復差違，或復相得；愚癡凡夫漂流五趣，暫復人身，甚難於彼。所以者何？彼諸眾生不行其義，不行法，不行善，不行真實，展轉殺害，強者陵弱，造無量惡故。

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言待時者，謂於所作推待後時。為欲斷滅如是待時，故世尊說：無墜人身，甚為難得，復引盲龜以況其事。

五八；五九九（四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思惟世間而思惟。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詣食堂，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慎莫思惟世間思惟！所以者何？世間思惟，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覺，不順涅槃。汝等當正思惟；此苦聖諦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如此思惟，則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。過去世時，有一士夫，出王舍城，於拘絺羅池側，正坐思惟世間思惟。當思惟時，見四種軍：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無量無數，皆悉入於一藕孔中。見已，作是念：我狂失性，世間所無而今見之。爾時，去池不遠，更有大眾一處聚集。時彼士夫詣大眾所，語言：諸人！我今發狂，我今失性，世間所無而我今見，如上廣說。時彼大眾，皆謂士夫狂發失性，世間所無而彼見之」。佛告比丘：「然彼士夫，非狂失性，所見真實。所以者何？爾時，去拘絺羅池不遠，有諸天、阿修羅，興四種軍，戰於空中。時諸天得勝，阿修羅軍敗退，入彼池一藕孔中。是故比丘！汝等慎莫思惟世間！所以者何？世間思惟，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覺，非正向涅槃。當思惟四聖諦！何等為四？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九；六〇〇（四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或謂世間有常，或謂世間無常，世間有常無常，世間非有常非無常；世間有邊，世間無邊，世間有邊無邊，世間非有邊非無邊；是命是身，命異身異；如來死後有，如來死後無，如來死後有無，如來死後非有非無。

爾時，世尊一處坐禪，以天耳聞諸比丘集於食堂論議之聲。聞已，往詣食堂，於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眾多聚集，何所言說」？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眾多比丘，集此食堂，作如是論：或說有常，或說無常，如上廣說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作如是論議！所以者何？如此論者，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非正向涅槃。汝等比丘！應如是論議：此苦聖諦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論議，是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〇；六〇一（四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：或有貪覺覺者，或瞋覺覺者，或害覺覺者。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，於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莫起貪覺覺，莫起恚覺覺，莫起害覺覺！所以者何？此諸覺，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不向涅槃。汝等當起苦聖諦覺，苦集聖諦覺，苦滅聖諦覺，苦滅道跡聖諦覺。所以者何？此四聖諦覺，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向於涅槃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正智、正念，精進修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一；六〇二（四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，起親里覺，國土人民覺，不死覺，乃至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二；六〇三（四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或論王事，賊事，鬪戰事，錢財事，衣被事，飲食事，男女事，世間言語事，事業事，說諸海中事。爾時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從座起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，於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眾多聚集，為何所說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於此聚集，或論說王

事，如上廣說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作是論！論說王事，乃至不向涅槃。若論說者，應當論說：此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此四聖諦，以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三；六〇四（四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說：「我知法律，汝等不知；我所說成就，我等所說與理合，汝等所說不成就，不與理合；應前說者則在後說，應後說者則在前說」。而共諍論言：「我論是，汝等不如，能答者當答」！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諍論之聲，如是廣說，乃至「於四聖諦無間等者，當勤起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四；六〇五（四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波斯匿王、頻婆娑羅王，何者大力？何者大富？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從座起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，於眾前坐。問諸比丘：「汝等何所論說」？時諸比丘，即以上事具白世尊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用說諸王大力、大富為？汝等比丘莫作是論！所以者何？此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不向涅槃。汝等當說：此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此四聖諦，是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五；六〇六（四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汝等宿命，作何等業？為何工巧？以何自活」？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從座起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，於眾前坐。問諸比丘：「汝說何等」？時諸比丘以上所說，具白世尊。佛告比丘：

「汝等比丘莫作是說，宿命所作。所以者何？此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不向涅槃。汝等比丘當共論說：此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此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。是故比丘！依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六；六〇七（四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說：某甲檀越作麨疎食，我等食已，無味無力。我等不如捨彼麨食而行乞食，所以者何？比丘乞食，時得好食，又見好色，時聞好聲，多人所識，亦得衣被、臥具、醫藥。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詣食堂。如是廣說，乃至正向涅槃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云何放逸？謂略而言，若邪思惟，若邪尋思，若邪戲論，是名放逸。當知若於不應思處而強思惟，名邪思惟。謂或思惟：我於過去世為曾有邪？乃至廣說。於未來世，於內猶豫，我為是誰？誰當是我？今此有情從何而來？於是沒已當往何所？或思世間，謂世間常乃至廣說。如是或謂世間有邊，乃至廣說。或思有情，謂命即身，乃至廣說。或思有情業果異熟，謂妄思惟，此作此受，乃至廣說。或復思惟，諸靜慮者靜慮境界，或思諸佛諸佛境界，如來滅後若有若無，乃至廣說。彼由世俗、勝義善巧，於是一切，二因緣故不應思惟：一、非思惟所緣境故，二、由其事無所有故。若有思求非思境事，或有思求無所有事，如是一切皆無所得，唯有令心轉增迷亂。若於此中，不如正理強思惟者，雖有一類，由宿因力，或起厭離，或起厭離相應作意緣實境界，於其中間暫爾現行，而復於彼見為過患生不實想。如是思惟世間等法，能引無義。邪尋思者，當知即是欲等尋思。邪戲論者，復有六種：謂顛倒戲論，唐捐戲論，諍競戲綸，於他分別勝劣戲論，分別工巧養命戲論，耽染世間財食戲論。如是一切，總名放逸。為欲斷除此放逸故，如來親自為教誨者，為堪受化補特伽羅，聞已速能斷諸放逸。

六七；六〇八（四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」？時有異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；「唯然，世尊所說四聖諦，我悉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；「汝云何受持四聖諦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說言：此是苦聖諦，我即受持；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，如是世尊說四聖諦，我即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說苦聖諦，汝真實受持。我說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，汝真實受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八；六〇九（四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」？時有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說四聖諦，我悉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持我所說四聖諦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說苦聖諦，我悉受持，如如，不離如，不異如，真實，審諦，不顛倒，是聖所諦，是名苦聖諦。世尊說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，如如，不離如，不異如，真實，審諦，不顛倒，是聖所諦。是為世尊說四聖諦，我悉受持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真實持我所說四聖諦，如如，不離如，不異如，真實，審諦，不顛倒，是名比丘真實持我四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九；六一〇（四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持我所說四聖諦不」？時有異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說四聖諦，我悉持之。云何四諦？世尊說苦聖諦，我悉持之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，我悉持之」。佛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我所說四聖諦，汝悉持之。諸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如沙門瞿曇所說苦聖諦，我當捨，更立苦聖諦者，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，我今當捨，更立餘四聖諦者，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

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〇；六一一（四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佛有疑者，則於苦聖諦有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則有疑惑。若於法、僧有疑者，則於苦聖諦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疑惑。若於佛不疑惑者，則於苦聖諦不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。若於法、僧不疑惑者，則於苦聖諦不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一；六一二（四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有疑者，則於佛有疑，於法、僧有疑。若於集、滅、道疑者，則於佛有疑，於法、僧有疑。若於苦聖諦無疑者，則於佛無疑，於法、僧無疑。於集、滅、道聖諦無疑者，則於佛無疑，於法、僧無疑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世尊弟子為斷如是聖諦現觀四種障礙，由三行相，任持聖諦。何等為三？一、由聞慧任持其文，二、由思慧任持其義，三、由修慧任持其證。此中聞慧，如其所聞，能正任持，是苦聖諦，乃至廣說。又由思慧任持其義，謂諸聖者知其是諦，故名聖諦。當知此中由二緣故，得名為諦：一、法性故，由真實義說名為諦；二、勝解故，由即於此真實義中起諦勝解，說名為諦。一切愚夫，但由法性得名為諦，非勝解故；若諸聖者，俱由二種得名為諦，故偏說此名為聖諦。又由修慧，於諸諦中獲得內證現量諦智，亦得證淨，由是因緣，於諸諦、寶遠離疑惑。諦智、證淨，更互相依，若處有一，必有第二。

七二；六一三（四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共行至深嶮巖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」！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至深嶮巖，敷座而坐。周匝觀察深嶮巖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此巖極大深嶮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極深嶮，然復有一極深嶮，極嶮於此，甚可怖畏者不」？佛知其意，即告言：「如是比丘！此極深嶮，然復有大深嶮嶮於此者，甚可怖畏。謂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。彼於生本諸行樂著，於老病死、憂悲惱苦生本諸行樂著；而作是行，老病死、憂悲惱苦行轉增長故，墮於生深嶮之處，墮於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深嶮之處。如是比丘！此則大深嶮，嶮於此者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三；六一四（四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大熱地獄，若眾生生於彼中，一向〔與〕炯然」。時有異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則大熱。世尊！唯此大熱，復有大熱過於此者，甚可怖畏，無有過上」？「如是比丘！此則大熱，亦更有大熱過於此者，甚可怖畏，無有過上。何等為更有大熱，甚可怖畏，過於此者？謂沙門、婆羅門，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。如是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大熱熾然，是名比丘大熱熾然，甚可怖畏，無有過者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四；六一五（四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大闇地獄，彼諸眾生生彼中者，不見自身分」。時有異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則大闇！唯此大闇，復更有餘大闇，甚可怖畏，過於此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如是更有大闇，甚可怖畏，過於此者。謂沙門、婆羅門，於四聖諦不如實知，乃至墮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大

闇之中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；六一六（四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日遊行，照諸世界。乃至千日、千月，照千世界，千須彌山，千弗婆提，千閻浮提，千拘耶尼，千鬱單越，千四天王，千三十三天，千炎魔天，千兜率天，千化樂天，千他化自在天，千梵天，是名小千世界。此千世界中間闇冥，日月光照，有大德力而彼不見。其有眾生生彼中者，不見自身分」。時有異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是大闇冥，復更有餘大闇冥處，過於此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大闇冥過於此者。謂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乃至墮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大闇冥中。是名比丘有大闇冥，過於世界中間闇冥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六；六一七（四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從小千世界數滿至千，是名中千世界。於是中千世界中間闇冥，如前所說。乃至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七；六一八（四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從中千世界，數滿至千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世界中間闇冥之處，日月遊行，普照世界，而彼不見；乃至墮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大闇冥中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過」：復次、若有沙門，或婆羅門，於聖諦智而未相應，於諸聖諦未成現觀，當知略有四種過患。何等為四？謂於能往下分惡趣生本行中，深起

愛樂，造作增長彼相應業，由此顛墜生惡趣坑。又於欲纏人、天兩趣，眾多煩惱常所燒煮生本行中，深起愛樂，造作增長彼相應業，由此因緣，既生彼已，大生熱惱，常所燒然。又於此上色、無色纏所有相應，如前所說無明、昏闇、及諸曚瞙生本行中，廣說乃至墮於生闇。又由退失受用境界、涅槃道故，於其中間，如生三種世界中間，墮在三種妄見黑闇：一者、常見，二者、斷見，三者、現法涅槃見。由是因緣，墜墮三界，生黑闇處。

七八；六一九（四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聖諦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，是名四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九——八〇；六二〇——六二一（）

如當說，如是有，如是當知，亦如上說。

八一；六二二（四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勤禪思，正方便起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禪思，內寂其心，成就已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謂此苦聖諦如實顯現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顯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二；六二三（四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無量三摩提，專心正念。所以者何？修無量三摩提，專心正念已，如是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謂此苦聖諦如實顯現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顯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攝受如是自妄見故，邪無明闇所覆障故，不如實觀如前五支所攝受斷，由是因緣，應知如實顯示諸諦。

八三；六二四（四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如人擲杖於虛空中，尋即還墮，或根著地，或腹著地，或頭著地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墮餓鬼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四；六二五（四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人擲杖置虛空中，其必還墮，或墮淨地，或墮不淨地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以不如實知故，或生善趣，或生惡趣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五；六二六（四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五節相續輪，大力士夫令速旋轉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輪迴五趣而速旋轉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墮餓鬼，或人，或天；還墮惡道，長夜輪轉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六；六二七（四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增上說法，謂四聖諦，開示、施設、建立、分別、散說、顯現、表露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七；六二八（四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等為黠慧？為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為不知耶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，於四聖諦如實知者，此為黠慧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是則黠慧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黑異熟等」：復次、或有一類，於諸聖諦不得善巧，造作增長黑黑異熟業已，能感那落迦、傍生、鬼趣。由此業故，譬如擲杖，根墮那落迦，中墮旁生趣，端墮餓鬼界。如是一類造作增長黑白黑白異熟業已，由此雜業，譬如擲杖，或墮惡趣不清淨處，或墮善趣少清淨處。如是一類造作增長白白異熟業已，由此業故，生在五趣生死諸業所隨逐處，壽盡業盡，即還從彼色無色界沒已，退墮五趣生死，如五輻輪旋轉不住。若有為他說世間道，乃至雖能上昇有頂，當知此說非第一義令上昇教。何以故？如是上昇非畢竟故。若諸如來所說聖諦相應言教，當知此教是第一義令上昇教，何以故？如是上昇是畢竟故。又若由得諸世俗智，乃至有頂名聰慧者，非第一義說名聰慧，如前說故。若由諦智名聰慧者，是第一義名為聰慧，如前說故。

八八；六二九（四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須達長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於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四聖諦，為漸次無間等？為一頓無間等」？佛告長者：「此四聖諦，漸次無間（等），非頓無間等」。佛告長者：「若有說言：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於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說不應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猶如有人，兩細樹葉連合為器，盛水持行，無有是處。如是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有人，取蓮華葉連合為器，盛水遊行，斯有是處。如是長者！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。是故長者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

歡喜奉行。

八九；六三〇（四三六）

如須達長者所問，有異比丘問，亦如是說。唯譬有差別：「如有四登階道，昇於殿堂。若有說言：不登初階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，昇堂殿者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階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，得昇殿堂。如是比丘！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比丘！若有人言：以四階道昇於殿堂，要由初階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，得昇殿堂，應作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階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，昇於殿堂，有是處故。如是比丘！若言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應作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有是處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〇；六三一（四三七）

如異比丘問，阿難所問亦如是說。唯譬差別：佛告阿難：「譬如四隥梯昇於殿堂。若有說言：不由初隥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隥，昇殿堂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阿難！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不應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阿難！由四隥梯昇於殿堂。若有人言：要由初隥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隥，昇殿堂者，此所應說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隥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隥，昇殿堂者，有是處故。如是阿難！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漸次）：復次、於其四種聖諦智中，初聖諦智能入聖諦，漸次現觀，譬如本足。第二諦智，譬如牆壁。第三諦智，如下層級。第四諦智，如上寶臺。又即如是四聖諦智，如四階隥，能令上昇大智慧殿。又即如是四聖諦智

，如四桄梯，能令陞上解脫寂滅。

九一；六三二（四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大地草木，悉取為鏘，貫大海中一切水蟲，悉能貫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大海諸蟲種種形類，或極細不可貫，或極大不可貫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眾生界無數無量。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二；六三三（四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手執土石，問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此手中土石為多，彼大雪山土石為多」？比丘白佛言；「世尊！手中土石甚少少耳，雪山土石，甚多無量，百千巨億，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其諸眾生，於苦聖諦如實知者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如我手中所執土石。其諸眾生，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，如彼雪山土石，其數無量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三；六三四（四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湖池，深廣五十由旬，其水盈滿，若有士夫以髮，以毛，或以指端，涕彼湖水，乃至再三，云何比丘！如彼士夫所涕水多，湖池水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彼士夫毛、髮、指端再三涕水，甚少少耳，彼湖大水，其量無數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大湖水甚多無量，如是多聞聖弟子，具足見諦得聖道果，斷諸苦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餘不盡者，如彼士夫髮、毛、指端所涕之水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四——一〇〇；六三五——六四一（）

如大湖水譬、如是薩羅多吒迦，恒伽，耶符那，薩羅遊，伊羅跋提，摩醯，及四大海，其譬亦如上說。

一〇一；六四二（四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手捉團土，大如梨果，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！我手中此團土為多，大雪山中土石為多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手中團土少少耳，彼雪山王，其土石甚多，百千億那由他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得為比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我所捉團土，如是眾生於苦聖諦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亦復如是。如大雪山王土石者，如是眾生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二——一一〇；六四三——六五一（）

如雪山王，如是尼民陀羅山，毘那多迦山，馬耳山，善見山，佉提羅迦山，伊沙陀羅山，由揵陀羅山，須彌山王，及大地土石，亦復如是。如梨果，如是阿摩勒迦果，跋陀羅果，迦羅迦果，豆果，乃至蒜子譬，亦復如是。

「大義」：當知此中有三種愛，譬如三槍，諸惡魔羅執持撓攪生死大海，令彼受生諸有情類隨而迴轉。如是三種魔羅愛槍，不能令彼三種有情隨而迴轉：一者、勁銳，即是預流；二者、處中，即餘有學；三者、逆流，道行圓滿，隨其所欲，皆能造作。已見聖諦補特伽羅，永斷所有慢所作苦，慢所成苦，由是因緣，諸苦少在，多分已斷，謂諸有學及阿羅漢。如慢所作、所成眾苦，如是諸愛身、語、意業，貪、瞋、癡等所生眾苦，當知一切皆少分在，多分已斷。譬如礫石及大雪山，如是諸慢所作、所成所有眾苦，若餘、若斷，當知亦爾。如大池沼，其水盈滿，於中沾引二滴、三滴，依大池沼水尚甚多。如是無色愛所生苦，若餘、若斷，當知亦爾。如大陂湖，餘如前說，如是色界愛所生苦，若餘、若斷，當知亦爾。又如大海，餘如前說，如是欲界愛所生苦，若餘、若斷，當知亦爾。又大雪山，若諸金山，若蘇迷盧及

大地喻，又有六種礫石之喻。又泥團喻，餘如前說，如是身業、語業、意業，貪、瞋、癡等所生眾苦，若餘、若斷，當知亦爾、如是多苦已遠離故，少苦在故，當知聖諦如實現觀有大義利。謂諸有學，最極七生人天苦在，諸惡趣苦皆已越度。若諸無學，唯有現法所依苦在，餘一切苦皆已越度。

一一一；六五二（四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以爪甲擎土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我爪甲上土為多，此大地土多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甲上土甚少少耳，此大地土甚多無量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甲上土者，若諸眾生形可見者，亦復如是。其形微細不可見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比丘於四聖諦，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學無間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二；六五三（）

如陸地，如是水性亦爾。

一一三——一一四；六五四——六五五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人道者，亦復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非人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生中國者亦爾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生邊地者亦爾。

一一五——一二二；六五六——六六三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成就聖慧眼者亦復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成就聖慧眼者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知此法律者，亦復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知法律者亦爾。如知，如是等知，普知，正想，正覺，正解，法無間等，亦如是。

一二三——一二八；六六四——六六九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知有父母亦爾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知有父母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家之尊長，作所應作作福，此世他世，畏罪行施，受齋持戒，亦爾。如大地土，不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家之尊長，作所應作作福，此世、他世，畏罪行施，受齋持戒，亦如是說。如甲上

土，如是眾生不殺、不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亦爾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持諸戒者，亦爾。如是離貪、恚、邪見，及不離貪、恚、邪見，亦如是說。如甲上土，如是不殺、不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持五戒者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持八戒者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持八戒者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持十善者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持十善者亦如是。

一二九——一四〇；六七〇——六八一（）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人中者，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，亦如是。如地獄，如是畜生，餓鬼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天上者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。如地獄，如是畜生，餓鬼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人道中沒還生人道中者，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其諸眾生從人道中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。如地獄，如是畜生，餓鬼亦爾。如甲上土，其諸眾生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，亦如是。如大地土，其諸眾生天上沒生地獄中者，亦如是。如地獄，畜生，餓鬼亦如是。

「難得」：復次、若住是身入諦現觀，當知此身最為難得。又聖明眼見諦有學，轉甚難得。又聞、思、修所成妙慧，亦為難得。由此慧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如其次第，解了、勝了及以決了。於解了時，能審分別；於勝了時，能生勝解；於決了時，於法入證。又諦現觀所有資糧善有漏法，亦為難得：謂於父母識恩養等諸善業道。有暇圓滿亦為難得。又有世間初正見等，乃至解脫智為後邊，十種正法亦為難得。如是諸法，即是有學，即是無學。當知此中善知恩養所有士夫補特伽羅，如實了知一切父母皆應孝養。如是知已，於其父母勤修孝養，是名善識父母恩養。又樂己利所有士夫補特伽羅，於他有德一切沙門及婆羅門，如實了知是福田已，如其所應勤修供養，是名善知所有沙門若婆羅門。又無貪墮所有士夫補特伽羅，於諸妻子及奴婢等一切親屬，如實了知彼既以我為室、為歸，我若有樂彼亦隨樂，我若有苦彼亦隨苦。如是知已，於時時間，正以飲食、衣服給賜，復以病緣、醫藥攝受。於彼義利，自然勇勵而為施造，非於一切求彼憶念。稟性忠平，好等分布，

亦不淫佚，損費財寶，不於非處生毘奈耶，亦不非處而興憤發，於諸耆長及尊重處正善隨轉，如是名為善御家長。善能造作自他義利，諸所施為，皆以正法不以非法。於現法中，他作惡行，深見過失，謂或殺、或縛、或罰、或退，或被譏毀。正思擇已，終不現行，如是名為於此世罪深見怖畏。又正觀見造惡行已，於其後世感惡趣苦，及感所餘匱乏等苦。正思擇已，終不現行，如是名為於他世罪深見怖畏。又時時間能正受學施福業事，造作種種差別福行，所謂看病，事佛法僧，躬為執當，如是等類，名作福行。於一日夜，乃至盡壽，所有尸羅，能正受學，如是總名惠施作福，受齋學戒。十業道者，謂二三等差別宣說。乃至為令由聞、思、慧，於彼相應所有作意，正多修習。又諸有情，生惡趣已難可解脫，生善趣已速疾乖離，當知是名有暇圓滿甚為難得。

一四一；六八二（四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本未聞法時，得正思惟：此苦聖諦，正見已生；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，正見已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二——一五〇；六八三——六九一（）

如已生，如是今生，當生，亦如是。

如生，如是起，習，近，修，多修，觸，作證，亦如是。

又見諦故，無有差別正見生起。於過去世，名已生起；於現在世，名今生起；於未來世，名當生起。如前所說，若習，若修，若多修習，其義應知。若世間正見，應隨防護；若有學正見并其斷果，應隨觸證；若無學正見并自離繫果，應隨作證。如說正見，如是乃至解脫智，應知亦爾。

五 界相應

復次、總嗢拖南曰：

總義等、光等，受等最為後。

別嗢拖南曰：

總義、自類別，似轉、後三求。

「總義」：當知諸界略有二種：一、住自性界，二、習增長界。住自性界者，謂十八界，墮自相續，各各決定差別種子。習增長界者，謂則諸法，或是其善，或是不善，於餘生中先已數習令彼現行，故於今時種子強盛，依附相續；由是為因，暫遇小緣，便能現起，定不可轉。

一；六九二（四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眼藥丸，深廣一由旬。若有士夫，取此藥丸，界界安置，能速令盡，於彼界界不得其邊，當知諸界其數無量。是故比丘！當善界學，善種種界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自類別」：復次、以要言之，雖界種類十八可得，然一一界，業趣有情種種品類有差別故，當知無量。譬如世間大惡叉聚，於此聚中有多品類，種類一故，雖說為一而有無量。如是於其一一界中，各有無量品類差別，種類一故，雖各說一而實無量。

二；六九三（四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云何眾生常與界俱？謂眾生行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，善心時與善界俱；勝心時與勝界俱，鄙心時與鄙界俱。是故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善種種界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六九四（四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，即說偈言：

「常會故常生，相離生則斷。如人執小木，而入於巨海，

人木則俱沒，懈怠俱亦然。當離於懈怠，卑劣之精進，

賢聖不懈怠，安住於遠離，慇懃精進禪，超度生死流。

膠漆得其素，火得風熾然，珂乳則同色；眾生與界俱，

相似共和合，增長亦復然」。

四；六九五（四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云何與界俱？謂眾生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，善心時與善界俱；鄙心時與鄙界俱，勝心時與勝界俱。時尊者憍陳如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上座多聞大德，出家已久，具修梵行。復有尊者大迦葉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，頭陀苦行，不畜遺餘。尊者舍利弗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大智辯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。時阿那律陀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天眼明徹。時尊者二十億耳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勇猛精進，專勤修行者。時尊者陀驃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能為大眾修供具者。時尊者優波離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通達律行。時尊者富樓那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皆是辯才善說法者。時尊者迦旃延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能分別諸經，善說法相。時尊者阿難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多聞總持。時尊者羅睺羅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。時提婆達多，與眾多比丘，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習眾惡行。是名比丘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善分別種種諸界」。佛說是經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六九六（四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如上廣說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常會故常生，相離生則斷。如人執小木，而入於巨海，

人木則俱沒，懈怠俱亦然。當離於懈怠，卑劣之精進，

賢聖不懈怠，安住於遠離，慇懃精進禪，超度生死流。

膠漆得其素，火得風熾然，珂乳則同色；眾生與界俱，

相似共和合，增長亦復然」。

六；六九七（四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如是廣說，乃至勝心生時與勝界俱，鄙心生時與鄙界俱。殺生時與殺界俱；盜；婬；妄語；飲酒心時與飲酒界俱。不殺生時與不殺界俱；不盜；不婬；不妄語；不飲酒（時）與不飲酒界俱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善分別種種界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似轉」：復次、如是諸界，由勝解力之所集成。先惡勝解集成惡界，先善勝解集成善界。隨所集成，還與如是相似有情同法而轉，謂相往來，同聚、同住、同見、同意，勝解相似。由是故言：有情諸界，共相滋潤，相似而轉。

七；六九八（四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不信時與不信界俱，犯戒時與犯戒界俱，無慚、無愧時與無慚、無愧界俱；信心時與信界俱、持戒時與持戒界俱，慚、愧心時與慚、愧界俱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善分別種種諸界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——一八；六九九——七〇九（）

如信不信，如是精進、不精進，失念、不失念，正受、不正受，多聞、少聞，慳者、施者，惡慧、善慧，難養、易養，難滿、易滿，多欲、少欲，知足、不知足，攝受、不攝受界俱，如上經如是廣說。

「三求」：復次、由梵行求增上力故，先說起信，次於尸羅受學而轉，次於現行所有過罪，觀自、觀他而生羞恥。次於善法無間修習，發勤精進；於久所作及久所說，能無忘失。是二為依，令心得定。由心定故，得如實智。如是且說信增上力，漸次修習三種所學：一、增上戒、二、增上心，三、增上慧。如是三學勝資糧道，謂世正見，好行惠、捨，易養易滿，少欲喜足，及四攝事。其易養等句義差別，如聲聞地已說其相。如是當知名梵行求已得圓滿。成就如是梵行求者，還與此界諸有情類，共相滋潤，相似而轉。離此

界者，還與遠離此界有情，共相滋潤，相似而轉。當知此中果依於因，非因依果。

一九；七一〇（四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種種諸界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種種界？謂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耳界、聲界、耳識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識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識界，身界、觸界、身識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是名種種界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七一一（四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是名種種界。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云何緣種種受生種種愛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緣眼觸生眼觸生受，緣眼觸生受生眼觸生愛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緣生意觸，緣意觸生意觸生受，緣意觸生受生意觸生愛。諸比丘！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，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，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；要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是名比丘！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七一二（四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是名種種界。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非緣眼觸生眼界，但緣眼界生眼觸；緣眼觸生眼受，非緣眼受生眼觸，但緣眼觸生眼受；緣眼受生眼愛，非緣眼愛生眼受，但緣眼受生眼愛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緣生意觸，非緣意觸生意界，但

緣意界生意觸；緣意觸生意受，非緣意受生意觸，但緣意觸生意受；緣意受生意愛，非緣意愛生意受，但緣意受生意愛。是故比丘！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，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，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；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是名比丘當善分別種種界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七一三（四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想，緣種種想生種種欲，緣種種欲生種種覺，緣種種覺生種種熱，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，眼界乃至法界。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緣眼觸生眼受，緣眼受生眼想，緣眼想生眼欲，緣眼欲生眼覺，緣眼覺生眼熱，緣眼熱生眼求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緣生意觸，緣意觸生意受，緣意受生意想，緣意想生意覺，緣意覺生意熱，緣意熱生意求。是名比丘緣種種界故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比丘！非緣種種求生種種熱，非緣種種熱生種種覺，非緣種種覺生種種想，非緣種種想生種種受，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，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；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；七一四（四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界種種故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想，緣種種想生種種欲，緣種種欲生種種覺，緣種種覺生種種熱，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，眼界乃至法界。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？云何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非緣眼觸生眼界，但緣眼界生眼觸；緣眼觸生眼想，非緣眼想生眼觸，但緣眼觸生眼想；緣眼想生眼欲，非緣眼欲生眼想，但緣眼想生眼欲；緣眼欲生眼覺，非緣眼覺生眼欲，但緣眼欲生眼覺；緣眼覺生眼熱，非緣眼熱生眼覺，但緣眼覺生眼熱；緣眼熱生眼求，非緣眼求生眼熱，但緣眼

熱生眼求。如是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緣生意觸，乃至緣意熱生意求，亦如是廣說。是名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；非緣種種求生種種熱，乃至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；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——二七；七一五——七一八（）

如內六入處，外六入處亦如是說。

故無明界所隨六處諸界為緣，所依別故，起無明觸種種品類；其無明觸種種品類以為緣故，起無明觸所生諸受種種品類；其無明觸所生諸受種種品類以為緣故，起無明觸所生諸受為緣貪愛。愛為緣故，而有其取，廣說乃至大苦蘊集。當知是名依有求故，建立諸界。

又無明界所隨六處諸界，為緣起無明觸。此無明觸以為緣故，於諸境界，起不如理執取相、好所有諸想。此想為緣，於諸境界發起希欲。希欲為緣，起彼隨法、多隨尋思。由彼隨法，多隨尋思以為緣故，發起思慕、愁憂所作，身心熱惱。身心熱惱以為緣故，於諸境界種種品類思求差別，皆可了知。如是當知依欲求故，安立諸界。

二八；七一九（四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光界，淨界，無量空入處界，無量識入處界，無所有入處界，非想非非想入處界，有滅界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禮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光界、淨界、無量空入處界、無量識入處界、無所有入處界、非想非非想入處界、滅界，如此諸界，何因緣可知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光界者，緣闇故可知。淨界（者），緣不淨故可知。無量空入處界者，緣色故可知。無量識入處界者，緣空故可知。無所有入處界者，緣所有（故）可知。非想非非想入處界者，緣有第一故可知。滅界者，緣有身（故）可知」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光界乃至滅界，以何正受而得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光界、淨界、無量空入處界、無量識入處界、無所有入處界，此諸界於自行正受而得；非想非非想入處界，於第一有正受而得；滅界者於有身滅正受而得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三七界相攝，見、想與希奇，差別性、安立，寂靜、愚夫後。

「三七界相攝」：界有三種：一者、色界，二、無色界，三者、滅界。復有七界：一、光明界，二、清淨界，三、空處界，四、識處界，五、無所有處界，六、非想非非想處界，七、滅界。當知此中，由其色界，攝光明界及清淨界；由無色界，攝四無色；由其滅界，還攝滅界。又諸色貪，由見、由受所顯發故，遍於一切色界地中，安立光明及清淨界。又於如是七界，遍知應當了知，於得方便應當了知，即於其得應當了知，於得所為應當了知。如是諸界所有遍知，由四因緣應當了知：謂有相違，所治、能治而相待故；狹小、無量而相待故；有及非有而相待故；有上無上而相待故。黑闇為緣，施設光明；不淨為緣，施設清淨；色趣為緣，施設虛空；如是名為有相違故，待彼所治施設能治。由待彼故，能於此中正覺慧轉。由緣有量狹小境識以為緣故，施設識無邊處；由少所有以為緣故，施設無所有處；由一切有最勝現前以為緣故，施設非想非非想處為有無上；由薩迦耶所有相應諸煩惱斷以為緣故，施設滅界為滅無上。當知有頂是有無上，滅於諸法皆是無上。又有想定名為有行，於七界中，次第乃至無所有處，一切皆是有想定故，皆由行定隨順獲得。謂取明相、光明想俱修三摩地，隨順獲得光明想定；如是由取清淨、虛空、識無邊想、無所有想，當知亦爾。非想非非想處，由無相作意方便趣入，想極細故，取為第一，諸有寂靜起勝解時，隨順獲得第一有定。於一切相不思惟故，於無相界正思惟故，薩迦耶滅；由無相故，隨順獲得滅定、滅界。如是二種，不由行定隨順獲得。又由永害色、無色界所有貪故，不下屈故，不高舉故，解脫住故，住解脫故，如是諸定得隨所欲，有力調柔自在而轉，如是名為隨得諸界。又此諸界，能隨獲得八解脫定，當知初界能隨獲得第一、第二二解脫定。其第二界，能隨獲得第三解脫勝靜慮定。其餘五界，如其次第，能隨獲得五解脫定。

二九；七二〇（四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於講堂陰中敷座，於大眾前坐，說優檀那句。告諸比丘：「緣界故生說非不界，緣界故生見非不界，緣界故生想非不界。緣下界，我說生下說、下見、下想、下思、下欲、下願、下士夫、下所作、下施設、下建立、下部分、下顯示、下受生；如是中；如是〔勝界〕緣勝界，我說彼生勝說、勝見、勝想、勝思、勝願、勝士夫、勝所作、勝施設、勝建立、勝部分、勝顯示、勝受生」。時有婆迦利比丘，在佛後執扇扇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，彼見亦緣界而生耶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，亦緣界而生非不界。所以者何？凡夫界者，是無明界。如我先說：緣下界生下說、下見，乃至下受生；中……。勝界生勝說、勝見，乃至勝受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見」：復次、諸外道輩，欲令弟子於三處中得昇進故，略說法要：謂有一類，於劣欲界，為令獲得人中快樂，乃至他化自在天生，宣說能成彼果諸行。復有一類，於中色界，為令獲得梵世間等眾同分生，宣說能感彼果諸行。復有一類，於妙無色，為令獲得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眾同分生，宣說能感彼果諸行。如是彼說，劣界為緣，名為劣語；中界為緣，名為中語；妙界為緣，名為妙語。彼諸弟子聞是法已，還起如是差別想解，如是想解，亦名劣想、中想、妙想。如如其想，如是如是發生忍樂，如是忍樂發生劣見、中見、妙見。彼由如是諸忍樂見，便於彼彼差別生處信解忍可，執為最勝，造作增長彼相應業；如是信解，名為劣願、中願、妙願。當知此二——-說者、行者，亦說名為劣、中、妙品補特伽羅。又彼說者及以行者，亦傳為他宣說如是劣、中、妙法，彼亦獲得如是類生。又即此生，前後相待有差別故，安立諸界劣、中、妙別。如是三種，若待涅槃，一切皆是劣界所攝。若諸如來，由勝義故，妙界為緣，但說妙語，餘法差別，如應當知。若諸聖者所有行趣，應知皆為現法涅槃。先有外道，彼命終已來生此間；因增長故，眾緣和合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暫得出家。彼由先世外道妄見所迷亂故，集成今時大無明界，由此為因，於其涅槃及大師所，生起疑惑，退失正法及毘奈耶，還歸外道。諸惡說法，彼由先世數習因力，還復宣說如是劣語，乃至廣說，如

前所說，一切應知。

復次、於外道處，外道弟子各別見趣廣施設中，略有三種，由忍見依差別可得。依此正法，能令永捨纏及隨眠；由纏捨故，彼亦隨捨。餘亦無執，了知由彼於現法中，與他違諍忿競而住，能引自他一切無義。既知是已，捨彼隨眠；由捨此故。所餘隨眠及餘因此所有諸纏，畢竟無執。於外道處各別見趣廣施設者，謂執世間若常、無常，廣說乃至如來滅後非有非無。於中一類外道弟子，為性遲鈍，如如自師或他教導，如是如是不審思量，取執堅著，唯此諦實，餘皆愚妄。彼於一切各別見趣，悉皆忍受，是名第一由忍見依。復有一類外道弟子，性是中根而非遲鈍，不能自然於法猛利推尋觀察，亦不隨言便生信解，而於展轉相違見趣，隨喜樂一。彼於一類見趣忍受，於餘一類而不忍受，是名第二由忍見依。復有一類外道弟子，性是利根，彼能自然於法猛利推尋觀察。由諸見趣惡施設故，彼見一切皆不應理，見已一切都不憙樂；由是因緣，於諸見趣皆不忍受。此復有二補特伽羅：一、邪見行，性無堪能，無求解意；

二、正見行，性有堪能，有求解意。此中第一一切不忍補特伽羅，即由如是非理比量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不審思量，執為非理，誹謗賢聖，起無有見。又於一切各別見趣皆不忍受，方便令彼無所依仗，亦令滅壞無所宗承，而妄分別計度顯示，無所依仗所引見趣，常與一切各別見者共興違諍，互相惱害，是名第三由忍見依。此中第二一切不忍補特伽羅，於前一切不忍者見，亦不憙樂；住求解心，往詣他所，謂善說法毘奈耶中佛、佛弟子，如實顯已，言我一切皆不忍受。佛、佛弟子，了知彼人有求解意，覺慧猛利，具堪任性，即以其心念彼心已，遂依於前補特伽羅而反詰曰：汝即於此都不忍見亦不忍耶？彼便如實唯然而答。如來遂舉此正法中諸弟子眾，讚勵於彼，告言：汝與多人相似，我等一切於諸見趣并不忍見，皆不忍受。汝若爾者，如此人眾，纏與隨眠一切見依皆永斷故，於當來世諸見雜染無所堪能，汝今與彼竟無差別。如是輩流，極為尠少，汝於此少轉更為少！若於一切纏及隨眠，都不忍見能永斷者，彼於一切畢竟無執。

如是如來、如來弟子，方便令彼外道弟子，於正智見發生希欲。竊作是念：我竟不知如來弟子，能斷如是纏及隨眠！如來知彼於正智見生希欲已，更復策發彼希欲心，其遂承受。如來為欲令彼依止思擇、修習二對治力，永斷一切纏及隨眠，宣說法要，令其獲得無倒智見，如餘安住此正法者，能捨一切纏及隨眠。所謂思擇彼諸見依，能令展轉互相乖背，由是因緣違諍惱害，能引自他一切無義。諸聖弟子，於彼一切皆無執取，設有來問，亦不記別。觀察如是諸過患已，依思擇力，捨離諸纏，由此因緣，於彼見依能永捐棄。於餘見依，由正見故，亦令無有。如是為欲永斷諸纏、拔隨眠故，修循身念，於有色身觀無常性，於身染著淨修其心。於隨自身諸受分位，由無常門觀無常性，如實了知諸名色故，便於諸漏心得解脫；觀身壞已，當來諸受皆悉斷滅。又於其身住當壞想，乃至命在，常能領受離繫諸受。如是名為依修習力，捨離隨眠。當知此中貪、恚、癡等，令當來世生等諸苦，和合繫縛，亦令現法起業雜染，亦令欣求未來染事，執取過去已所捨事，耽著現在正現前事。

意佷名違；言佷名諍；由三損惱，說名為害。觀無常等，如聲聞地已說其相。

三〇；七二一（四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因生欲想非無因，有因生恚想、害想非無因。云何因生欲想？謂緣欲界也。緣欲界故生欲想、欲欲、欲覺、欲熱、欲求。愚癡凡夫起欲求已，此眾生起三處邪，謂身、口、心。如是邪因緣故，現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礙、有惱、有熱；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。是名因緣生欲想。云何因緣生恚想……。害想，謂害界也。緣害界生害想、害欲、害覺、害熱、害求。愚癡凡夫起害求已，此眾生起三處邪，謂身、口、心。起三處邪因緣已，現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礙、有惱、有熱；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，是名因緣生害想。諸比丘！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如是安於生，生危險想，不求捨離，不覺，不吐，彼則現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礙、有惱、有熱；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。譬如城邑、聚落不遠，有曠野，大火卒起。彼無有力能滅火者，當知彼諸野中眾生，悉被火害。如是

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安於生，生危險想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。諸比丘！有因生出要想非無因。云何有因生出要想？謂出要界。緣出要界生出要想、出要欲、出要覺、出要熱、出要求。謂彼慧者出要求時，眾生三處生正，謂身、口、心。彼如是生正因緣已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；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緣生出要想。云何因緣生不恚……。不害想，謂不害界也。不害界因緣生不害想、不害欲、不害覺、不害熱、不害求。彼慧者不害求時，眾生三處正，謂身、口、心。彼正因緣生已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；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緣生不害想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安於生，生不害想，不捨離，不覺、不吐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；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。譬如城邑、聚落邊，有曠野，大火卒起。有人堪能手足滅火，當知彼諸眾生依草木者，悉不被害。如是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安於生，生正想，不捨、不覺，不吐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；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想」：復次、不淨、慈悲修所對治，欲貪、恚、害未永斷故，諸依止中彼品麁重，猶如種子能生彼故，如其所應，說名欲貪及恚、害界。由有此故，順欲、恚、害境現前時，依不如理作意思惟，於三種境，能取非理相好想生。此想生已，由堅執故，當知發起二種過患：一者、現法，二者、後法。此中云何名為堅執？云何名為現法過患？云何名為後法過患？若由已生想增上力，如前相似欣、欲分別，所有熱、惱、尋求生起，由是因緣，名堅執想。又尋求時，於其三處，於諸有情發起邪行。由此為因，或有堪能能生現法所有憂苦。由此因緣，說名有苦，或無堪能；然即由彼現在前故，名有匱乏。又此有苦及有匱乏，用二為緣；一者、用他手、塊、刀、杖及麁言等為增上緣，由是緣故，名有災害；二者、用內雜染而住為增上緣，由是緣故，名有燒惱，如是名為現法過患。即由此因，於當來世生諸惡趣，如是名為後法過患。又若於其所受學處，有堅固執，當知於彼如乾葦舍所依止中，所有能依如蟲善法，由邪想火擲置其中，能焚滅故，當知即此補特伽羅所有如蟲一切善法，皆被燒害。與此相違，無堅執故，當知退失功德善法。與此相違，如其所應，當知出離、無恚、無害想等差別。又於是中，聞、思、修慧，能令

黑品無堅固執，能令白品有堅固執。若此三種妙慧有闕，能令黑品有堅固執，能令白品無堅固執。

三一；七二二（四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已，於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眾生非自作，非他作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是論者，我不與相見。汝今自來，而言我非自作、非他作」。婆羅門言：「云何瞿曇！眾生為自作，為他作耶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有眾生方便界，令諸眾生知作方便耶」？婆羅門言：「瞿曇！有眾生方便界，令諸眾生知作方便也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若有方便界，令諸眾生知有方便者，是則眾生自作，是則他作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有眾生安住界，堅固界，出界，造作界，令彼眾生知有……造作耶」？婆羅門白佛：「有眾生安住界，堅固界，出界，造作界，令諸眾生知有……造作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若彼安住界、堅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、令諸眾生知有……造作者，是則眾生自作，是則他作」！婆羅門白佛：「有眾生自作，有他作。瞿曇！世間多事，今當請辭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世間多事，宜知是時」。時彼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「希奇」：復次、如來有二甚希奇法：一者、顯示一切諸法皆無有我，二者、顯示一切有情自作、他作皆無失壞。此中略有二種有情：一、在家品，二、出家品。在家有情，為求財寶，初興加行，名發起界。即於此中若未獲得，由順精進障礙因緣，諸心勇悍，即望於彼名勢力界。若已獲得，由蚊虻等所有災害，順精進障不能令轉，名任持界。即此諸界，從自方所至餘方所，從未擯捨，至已擯捨，名出離界。即彼有情為財寶故，俱於二處，由起無間、殷重加行，無緩加行，名勇猛界。出家有情，先樂出家，求出家故，生決定欲，名發起界。依出家品，於所應得廣大善法，無有怯劣，名勢力界。種種淋漏所生眾苦，發勤精進所生眾苦，界相違等所生眾苦，不能敗壞，名任持界。若於下劣不生喜足，名出離界。乃至命在，常修無間、殷重加行，名勇猛界。如是一切應當了知，謂彼諸界及盡所有諸品類界。

三二；七二三（四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瞿師羅長者，詣尊者阿難所，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，云何為種種界」？時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：「眼界異，色界異，喜處二因緣生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又喜觸因緣生樂受。如是耳、（聲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觸）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。復次、長者！有異眼界，異色界，憂處二因緣生識，三事和合生苦觸，彼苦觸因緣生苦受。如是耳、（聲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觸）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。復次、長者！異眼界，異色界，捨處二因緣生識，三事和合生不苦不樂觸，不苦不樂觸因緣生不苦不樂受。如是耳、（聲），鼻、（香），舌、（味），身、（觸），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」。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「差別性」：復次、於諸界中，略有二種界差別性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他類差別性，二者、自類差別性。他類差別性者，謂眼界異，色界異，眼識界異，如是乃至意識界異。自類差別性者，謂即彼界，或順苦受，或順樂受，或順不苦不樂受，由是為緣能生三受。

三三；七二四（四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瞿師羅長者，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坐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，云何為種種界」？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：「有三界，云何三？謂欲界，色界，無色界」。爾時尊者阿難即說偈言：

曉了於欲界，色界亦復然，捨一切有餘，得無餘寂滅。

於身和合界，永盡無餘證，三耶三佛說，無憂離垢句」。

尊者阿難說是經已，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四；七二五（四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，云何名為種種界」

？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：「有三界：色界，無色界，滅界，是名三界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若色界眾生，及住無色界，不識滅界者，還復受諸有。

若斷於色界，不住無色界，滅界心解脫，永離於生死」。

尊者阿難說是經已，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五；七二六（四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，云何為種種界」？尊者阿難答瞿師羅長者：「謂三種出界。云何三？謂從欲界出至色界，色界出至無色界，一切諸行、一切思想滅界，是名三出界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知從欲界出，超踰於色界，一切行寂滅，勤修正方便。

斷除一切愛，一切行滅盡，知一切有餘，不復轉還有」。

尊者阿難說是經已，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「安立」：復次、由四因緣，當知建立三種三界，二出離界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外不出離而出離故，二者、內不出離而出離故，三者、非畢竟出離而出離故，四者、無增上慢故。當知此中，用外五妙欲貪為緣，建立欲界。即由此界出離義故，建立色界最初靜慮；由尋、喜、樂出離義故，建立此上三種靜慮。由色有對種種性想出離義故，建立空無邊處所攝無色界；由空、識、無所有想出離義故，建立此上所攝無色界。如是外處，不出離出離義故，當知建立三界差別。又色界中，具足六處內處圓滿；無色界中，五有色處皆已超越，唯餘意處；於滅界中，一切六處皆已超越。如是內處不出離出離義故，當知建立餘三種界。又色界中非是畢竟出離欲界，無色界中望於色界，當知亦爾。若諸有為皆悉寂滅，當知是名畢竟出離。如是非畢竟出離出離義故，當知建立三界差別。無增上慢者，謂由遍知，當知建立五種、六種諸出離界，如三摩呬多地已辯其相。

三六；七二七（四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上座上座名者所，詣已，恭敬問訊，問訊已退坐一面。問上座上座名者言：「若比丘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者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所謂止、觀」。尊者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修習於止，多修習已，當何所成？修習於觀，多修習已，當何所成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修習於止，終成於觀；修習觀已，亦成於止。謂聖弟子止、觀俱修，得諸解脫界」。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云何諸解脫界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斷界，無欲界，滅界，是名諸解脫界」。尊者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云何斷界，乃至滅界」？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斷一切行，是名斷界；斷除愛欲，是無欲界；一切行滅，是名滅界」。

時尊者阿難聞上座所說，歡喜隨喜。往詣五百比丘所，恭敬問訊，退坐一面。白五百比丘言：「若比丘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時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」？時五百比丘答：「尊者阿難！當以二法專精思惟」。乃至滅界，如上座所說。

時尊者阿難聞五百比丘所說，歡喜隨喜。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」？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」。乃至滅界，如五百比丘所說。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大師及諸弟子，皆悉同法，同句，同義，同味。我今詣上座名上座者問如此義，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答我，如今世尊所說。我復詣五百比丘所，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而問，彼五百比丘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答，如今世尊所說。是故當知師及弟子，一切同法，同義，同句，同味」。佛告阿難：「汝知彼上座為何如比丘」？阿難白佛；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上座者，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已捨重擔，正智心善解脫。彼五百比丘，亦皆如是」。佛說是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寂靜」：復次、若諸苾芻專樂寂靜，勤修止觀，略由五相，當知其心名得解脫。一者、奢摩他熏修其心，依毘鉢舍那解脫奢摩他品諸隨煩惱；二者、毘鉢舍那熏修其心，依奢摩他解脫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；三者、二種等

運，離心隨惑，解脫一切見道所斷所有諸行；四者、即由此故，解脫一切修道所斷所有諸行，住有餘依般涅槃界；五者、解脫一切苦依諸行，住無餘依般涅槃界。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略有二種師及弟子甚希奇法：一、平等見，隨起言說；二、最勝見，隨起言說。如是二種，外道法中都不可得，所作差別故，遠離涅槃故。

三七；七二八（四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」？佛告羅睺羅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羅睺羅！若比丘於所有地界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如實知。水界，火界，風界，空界，識界，亦復如是。羅睺羅！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於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。羅睺羅！若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，是名斷愛縛、諸結，〔斷諸愛〕，正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愚夫」：復次、世間愚夫，略有二種愚夫之相：一、樂習行，能引自他無義利行；二、於四處不得善巧。當知能引無義利行，有四種相。云何為四？謂能生起四種苦故。一、他差別苦，二、內差別苦，三、時差別苦，四、身差別苦。他差別苦者，或有疫厲，謂非人作；或有災害，謂人所作；或有已遭；或恐當遭，於所未遭而生怖畏，如是名為由他增上所生眾苦。內差別苦者，謂界相違疾病因緣，名為災患；所愛變壞，所欲匱乏，生染惱心，名為擾惱。如是名為由內增上所生眾苦。此復如前應知，或有已所遭苦，或恐當遭生怖畏苦。時差別苦者，謂即如是諸品類苦，過去已有，未來當有，現在今有，如是總名時差別苦。身差別苦者，謂自習行邪行為因，能令己苦；由是因緣，他雖正行亦能令苦，如是名為身差別苦。常知此中，前三名為唯能引自無義利行，後一名為亦能引他無義利行。云何四處不得善巧？謂於諸界、諸處、緣起、處非處中，皆不了達。與上相違，當知即是聰慧二相。又

由無色意處所依、所緣自類流轉差別，當知建立有十八界。

由五色處安立運轉驅役所依體性差別，當知建立有餘六界：安立所依體性差別，謂地等四；運轉所依體性差別，即是空界；驅役所依體性差別，即是識界。由染、淨品想及尋思所依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六界；謂欲，恚，害；并彼對治。貪、瞋、癡縛所依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六界：謂苦，樂，憂，喜，捨，無明。若有非理作意思惟，即便生起邪想尋思；若有如理作意思惟，即便生起正想尋思。又由三界染、淨二品遍行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四界謂名所攝受等四蘊。又由所染所淨清淨，即此不淨清淨增上，如前所說。外不出離出離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三界，謂欲界，色界，無色界，如前所說。內不出離出離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三界，謂色界，無色界，滅界。又即由此內外二事出離增上，聽聞正法或不正法，如理思惟或不如理思惟，依處三種言事差別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三界，謂過去界，未來界，現在界。又由所知諸苦、煩惱，多、中、少義，當知建立有餘三界，謂劣界，中界，妙界。若有上苦及上煩惱，是名劣界；

若有中苦及中煩惱，是名中界；若有少苦及少煩惱，是名妙界。如是遍知劣、中、妙界。又由遠離此因緣義，及由修習此對治義，當知建立有餘三界，謂善界，不善界，無記界。又由修善清淨差別，缺縛義故，無縛義故，具縛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三界，謂學界，無學界，非學非無學界。又即由彼有學、無學與諸愚夫，若共不共、世出世法成就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二界，謂有漏界，無漏界。又即由彼世、出世間，若常無常，有上無上差別義故，當知建立有餘二界，謂有為界，無為界。一切皆為趣向涅槃，悉以涅槃為其後際，熟修梵行，是故過此無復立界。諸處，緣起，及處非處所有善巧，如聲聞地已辨其相。又若略說處及非處善巧相者，謂或依止趣五趣行，或復依止趣涅槃行。此一切行，略有三種，謂劣、中、勝。趣惡趣行，說名為劣；趣善趣行，說名為中；趣涅槃行，說名為勝。所以者何？趣善趣行，此最為極，更無餘行，唯此能感所有世間最極圓滿，謂能感得轉輪王身，或帝釋身，或魔羅身，或大梵身，彼無第二，更無有餘補特伽羅或男、或女與其等者。

趣涅槃行，當知能證一切有情最勝法性，謂聲聞菩提，獨覺菩提，無上菩提。諸佛如來於彼一切最為殊勝，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補特伽羅無與等者。又餘所有安住菩提劣功德者，於諸世間得增上位，尚為殊勝，何況如來！彼復云何？謂於是處，正見具足補特伽羅不能現行，諸異生類堪任現行，當知一切如經廣說。

六 受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自性與因緣，見、染、數取趣，轉差別、道理，寂靜、後觀察。

諸受自性，應當了知；諸受因緣，應當了知；於受正見，應當了知；於受雜染，應當了知；於能受受補特伽羅，思擇、不思擇二力差別，應當了知；如是於受解脫、不解脫流轉品別，應當了知；諸有所受皆苦道理，應當了知；諸受寂靜止息差別，應當了知；於受觀察一切受相，應當了知。

一；七二九（四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」？佛告羅睺羅：「有三受：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。此三受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謂此三受，觸因，觸集，觸生，觸轉。彼彼觸因，彼彼受生，若彼彼觸滅，彼彼受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我此識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自性因緣」：略說三受，是受自性。三品類觸，是受因緣。

二；七三〇（四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」？佛告羅睺羅：「有三受：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。觀於樂受而作苦想，觀於苦受作劍刺想，觀不苦不樂受作無常想。若彼比丘觀於樂受而作苦想，觀於苦受作劍刺想，觀

不苦不樂受作無常滅想者，是名正見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觀樂作苦想，苦受同劍刺，於不苦不樂，修無常滅想。

是則為比丘，正見成就者，寂滅安樂道，住於最後邊，

永離諸煩惱，摧伏眾魔軍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見」：又諸樂受，變壞法故，貪依處故，貪是當來眾苦因故，由此應觀樂受為苦。若諸苦受，現在前時惱害性故，如中毒箭而未得拔，由此應觀苦受如箭。非苦樂受，已滅壞者是無常故，正現前者是滅法故，於二更續能隨順故，由此應觀非苦樂受性是無常，性是滅法。如是於受所生正見，能隨悟入諸有所受皆悉是苦。

三；七三一（四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，我慢、繫著、使」？佛告羅睺羅：「有三受：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。觀於樂受，為斷樂受、貪使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斷苦受、瞋恚使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斷不苦不樂受、癡使故，於我所修梵行。羅睺羅！若比丘樂受、貪使，已斷、已知；苦受、恚使，已斷、已知；不苦不樂受、癡使，已斷、已知者，是名比丘斷除愛欲，縛去諸結，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樂受所受時，則不知樂受，貪使之所使，不見出要道。

苦受所受時，則不知苦受，瞋恚使所使，不見出要道。

不苦不樂受，正覺之所說，不善觀察者，終不度彼岸。

比丘勤精進，正知不動轉，如此一切受，慧者能覺知。

覺知諸受者，現法盡諸漏，明智者命終，不墮於眾數，

眾數既已斷，永處般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染」：於樂受中有貪隨眠，於苦受中有瞋隨眠，於非苦樂無明隨眠，是名於受所起雜染。雖於樂等所有諸受現前分位，一切未斷煩惱隨眠之所隨眠，然由緣彼各別所行諸纏，生起此後隨眠煩惱隨縛，即名於彼相續隨眠。為欲永害諸隨眠故，熟修梵行，非唯為遣諸纏因緣。

四；七三二（四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大海深嶮者，此世間愚夫所說深嶮，非賢聖法律所說深嶮。世間所說者，是大水積聚數耳。若從身生諸受，眾苦逼迫，或惱、或死，是名大海極深嶮處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此身生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惱、或死，憂悲稱怨，啼哭號呼，心亂發狂，長淪沒溺，無止息處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身生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惱、或死，不生憂悲、啼哭號呼，心生狂亂，不淪生死，得止息處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身生諸苦受，逼迫乃至死，憂悲不息忍，號呼發狂亂，

心自生障礙，招集眾苦增，永淪生死海，莫知休息處。

能捨身諸受，身所生苦惱，切迫乃至死，不起憂悲想，

不啼哭號呼，能自忍眾苦，心不生障礙，招集眾苦增，

不淪沒生死，永得安隱處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數取趣」：無思擇力補特伽羅，受苦受時，心極憂悴。即此苦受，若身、若心，現前領納。所餘樂受、非苦樂受，由未斷故而說相應，是如名為現見圓滿冥闇受坑，難得其底。有思擇力補特伽羅，應知一切與上相違。

五；七三三（四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生苦受、樂受，不苦不樂受，多聞聖弟子，亦生苦受、樂受，不苦不樂受。諸比丘！凡夫、聖人，有何差別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

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，身觸生諸受，增諸苦痛，乃至奪命，愁憂稱怨，啼哭號呼，心生狂亂。當於爾時，增長二受：若身受，若心受。譬如士夫身被雙毒箭，極生苦痛，愚癡無聞凡夫，亦復如是，增長二受——身受、心受，極生苦痛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愚癡無聞凡夫不了知故，於諸五欲生樂受觸，受五欲樂，受五欲樂故，為貪使所使。苦受觸故，則生瞋恚，生瞋恚故，為恚使所使。於此二受，若集、若滅、若味、若患、若離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生不苦不樂受，為癡使所使。為樂受所繫終不離，苦受所繫終不離，不苦不樂受所繫終不離。云何繫？謂為貪、恚、癡所繫，為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所繫。多聞聖弟子，身觸生苦受，大苦逼迫，乃至奪命，不起憂悲稱怨，啼哭號呼，心亂發狂。當於爾時，唯生一受，所謂身受，不生心受。譬如士夫被一毒箭，不被第二毒箭。當於爾時，唯生一受，所謂身受，不生心受。為樂受觸，不染欲樂，不染欲樂故，於彼樂受、貪使不使；於苦觸受，不生瞋恚，不生瞋恚故，恚使不使。於彼二使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不苦不樂受、癡使不使。於彼樂受解脫不繫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解脫不繫。於何不繫？謂貪、恚、癡不繫，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不繫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多聞於苦、樂，非不受覺知，彼於凡夫人，其實大有間。

樂受不放逸，苦觸不增憂，苦、樂二俱捨，不順亦不違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傾動，於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諸受故，現法盡諸漏，身死不墮數，永處般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七三四（四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空中狂風卒起，從四方來：有塵土風、無塵土風，毘濕波風、鞞嵐婆風，薄風、厚風，乃至風輪起風。身中受風，亦復如是種種受起：樂受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；樂身受，苦身受，不苦不樂身受；樂心受，苦心受，不苦不樂心受；樂食受，苦食受，不苦不樂食（受）；樂無食（受），苦無食受，不

苦不樂無食受；樂貪受，苦貪受，不苦不樂貪受；樂出要受，苦出要受，不樂不苦出要受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虛空中，種種狂風起，東西南北風，四維亦如是。

有塵及無塵，乃至風輪起。如是此身中，諸受起亦然。

若樂、若苦受，及不苦不樂；有食與無食；貪著、不貪著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傾動，於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諸受故，現法盡諸漏，身死不墮數，永處般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七三五（四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客舍，種種人住：若剎利，婆羅門，長者，居士；野人，獵師；持戒，犯戒；在家，出家，悉於中住。此身亦復如是種種受生：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；樂身受，苦身受，不苦不樂身受；樂心受，苦心受，不苦不樂心受；樂食受，苦食受，不苦不樂食受；樂無食受，苦無食受，不苦不樂無食受；樂貪著受，苦貪著受，不苦不樂貪著受；樂出要受，苦出要受，不苦不樂出要受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客舍中，種種人住止：剎利、婆羅門，長者、居士等，

旃陀羅、野人，持戒、犯戒者，在家、出家人，如是等種種。

此身亦如是，種種諸受生：若樂、若苦受，及不苦不樂；

有食與無食；貪著不貪著。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傾動，

於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了知諸受故，現法盡諸漏，

身死不墮數，永處般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轉差別」：又於諸受，心未解脫補特伽羅，但於苦受圓滿領納，猶如一人中二毒箭。二毒箭者，即喻三受，或染心領納，謂由貪、瞋、癡；或相

應領納，謂由生等苦。如是彼由現法所有上品苦故，及由現法諸雜染故，亦由後法所有苦故，由是諸處受其染惱。心解脫者，應知一切與上相違。此差別者，具領三受。又若有受，於依止中，生已破壞，消散不住，速歸遷謝；不經多時，相似相續而流轉者，應觀此受猶若旋風。若有諸受少時經停，相似相續，不速變壞而流轉者，應觀此受如客舍中羈旅色類。又彼諸受自性所依染淨品別，當知名受品類差別。有味受者，諸世間受；無味受者，諸出世受。依耽嗜受者，於妙五欲諸染污受；依出離受者，即是一切出離遠離所生，諸善定不定地俱行諸受。

八；七三六（四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異比丘，獨一靜處禪思，念言：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又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？是比丘作是念已，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禪思念言：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又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諸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知諸行無常，皆是變易法，故說受悉苦，正覺之所知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傾動，於諸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悉知諸受已，現法盡諸漏，身死不墮數，永處般涅槃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道理」：又諸苦受，一切眾生現知是苦，不假成立。所餘二受，由二因緣，應知是苦。非苦樂受，及能隨順此受諸行，由無常故，應知是苦。所有樂受，及能隨順此受諸行，變壞法故，應知是苦。由此道理，當知諸受皆悉是苦。

九；七三七（四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禪思，念言：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又復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？作是念已，從禪起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

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禪思，念言：如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又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」？佛告阿難：「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又復阿難！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；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，一切諸受悉皆是苦」。阿難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以諸受漸次寂滅故說」？佛告阿難：「初禪正受時，言語寂滅；第二禪正受時，覺、觀寂滅；第三禪正受時，喜心寂滅；第四禪正受時，出、入息寂滅；空入處正受時，色想寂滅；識入處正受時，空入處想寂滅；無所有入處正受時，識入處想寂滅；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，無所有入處想寂滅；想受滅正受時，想、受寂滅：是名漸次諸行寂滅」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漸次諸行止息」？佛告阿難：「初禪正受時，言語止息；二禪正受時，覺、觀止息；三禪正受時，喜心止息；四禪正受時，出、入息止息；空入處正受時，色想止息；識入處正受時，空入處想止息；無所有入處正受時，識入處想止息；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，無所有入處想止息；想受滅正受時，想、受止息：是名漸次諸行止息」。阿難白佛：「世尊是名漸次諸行止息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復有勝止息，奇特止息，上止息，無上止息；如是止息，於餘止息無過上者」。阿難白佛：「何等為勝止息，奇特止息，上止息，無上止息，諸餘止息無過上者」？佛告阿難：「於貪欲心不樂、解脫，恚、癡心不樂、解脫，是名勝止息，奇特止息，上止息，無上止息，諸餘止息無過上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寂靜」：又彼諸受，應知略有三種寂靜：一、由依止上定地故，下地諸受皆得寂靜；二、由暫時不現行故而得寂靜；三、由當來究竟不轉而得寂靜。當知此中暫時不行，名為寂靜；令其究竟成不行法，名為止息。樂言論者廣生言論，染污樂欲展轉發起種種論說，名為語言。即此語言，若正證入初靜慮定，即便寂靜。又麁尋、伺能發語言，諸未得定，或有已得還從定起，能發語言，非正在定，正在定者，雖有微細尋、伺隨轉而不能發所有語言，是故此位說名一切語言寂靜，是名第二義門差別。又瑜伽師，於貪、瞋、癡深見過患，安住領納貪、瞋、癡等離繫諸受，數數遍知，數數斷滅貪、瞋、癡等，故說其心於貪、瞋、癡離染解脫。

一〇；七三八（四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毘婆尸如來未成佛時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如是觀：觀察諸受，云何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離？如是觀察，有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觸集是受集；觸滅是受滅；若於受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集道跡；若於受不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滅道跡；若受因緣生樂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無常變易法，是名受患；若於受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受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——一六；七三九——七四四（）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式棄佛，毘濕波浮佛，迦羅迦孫提佛，迦那迦牟尼佛，迦葉佛，及我釋迦文佛，未成佛時思惟觀察諸受，亦復如是。

一七；七四五（四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獨一靜處禪思，如是觀察諸受：云何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離？時彼比丘從禪覺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禪思，觀察諸受：云何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離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觸集是受集；觸滅是受滅；若於受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集道跡；若於受不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滅道跡；若受因緣生樂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無常變易法，是名受患；若於受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受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七四六（四七七）

如異比丘問經，尊者阿難所問經亦如是。

一九；七四七（四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；觸集是受集；觸滅是受滅；若於受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集道跡；若於受不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滅道跡；若受因緣生樂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無常變易，是名受患；若於受斷欲貪，越欲貪，是名受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七四八（四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我於諸受不如實知，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知，我於諸天世間，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人眾中，不得解脫、出離，脫諸顛倒，亦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我於諸受、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如實知故，於諸天世間，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人眾中，為脫、為出，為脫諸顛倒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觀察」：又由七行，於諸受中觀受七相：謂觀諸受自性故，現在流轉、還滅因緣故，當來流轉因緣故，當來還滅因緣故，雜染因緣故，清淨因緣故，及清淨故。

二一；七四九（四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諸受不如實知，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知者，非沙門，非婆羅門，不同沙門，不同婆羅門，非沙門義，非婆羅門義，非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諸受如實知，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如實知者，彼是沙門之沙門，婆羅門之婆羅門，同沙門，同婆羅門，沙門義，婆羅門義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

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七五〇（）

如沙門、非沙門，如是沙門數、非沙門數，亦如是。

二三；七五一（四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壹奢能伽羅國壹奢能伽羅林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欲於此中半月坐禪。諸比丘勿復遊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薩」。即便坐禪，不復遊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薩。爾時，世尊半月過已，敷坐具，於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我以初成佛時，所思惟禪法少許禪分，於今半月思惟，作是念：諸有眾生生受，皆有因緣，非無因緣。云何因緣？欲是因緣，覺是因緣，觸是因緣。諸比丘！於欲不寂滅，覺不寂滅，觸不寂滅，彼因緣故眾生生受；以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彼欲寂滅，覺不寂滅，觸不寂滅，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；以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彼欲寂滅，覺寂滅，觸不寂滅，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；以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彼欲寂滅，覺寂滅，觸寂滅，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；以彼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邪見因緣故眾生生受，邪見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；邪志，邪語，邪業，邪命，邪方便，邪念，邪定，邪解脫，邪智因緣故眾生生受，邪智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。正見因緣故眾生生受，正見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；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正解脫，正智因緣故眾生生受，正智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。若彼欲不得者得，不獲者獲，不證者證（生），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，以彼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。是名不寂滅因緣眾生生受，寂滅因緣眾生生受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如是緣緣，緣緣集，緣緣滅，緣緣集道跡，緣緣滅道跡不如實知者，彼非沙門之沙門，非婆羅門之婆羅門，不同沙門之沙門，不同婆羅門之婆羅門，非沙門義，非婆羅門義，非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緣緣，緣緣集，緣緣滅，緣緣集道跡，緣緣滅道跡如實知者，當知是沙門之沙門，婆羅門之婆羅門，同沙門，同婆羅門，以沙門義，婆羅門義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

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受生起、劣等，諸受相差別，見等為最勝，知差別、問記。

「受生起」：一切有情應斷諸受，略由三緣而得生起：一者、欲緣，謂於未來世；二者、尋緣，謂於過去世；三者、觸緣，謂於現在世現前境界。云何名為一切有情？謂有情眾略有八種：一、在家眾；二、出家眾；三、於諸欲未離貪眾；四、於諸欲已離貪眾；五、於初靜慮未離貪眾；六、於初靜慮已離貪眾，七、從此已上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未得離貪諸外道眾，能入世間定，具足於邪見乃至邪解脫智者；八、住內法眾，能入世間定，具足於正見乃至正解脫智者，及住內法眾能入出世定者。由此八眾，依能領納諸受遍知，應知普攝諸有情眾。又在家眾或出家眾，於諸欲中未離貪者，由三因緣，諸染污受而得生起：一、由染著力，二、由作意力，三、由境界力。當知此中諸在家者，追求諸欲，為受用故，發生欲樂，由染著力；即此非理思惟先時曾所領受，由作意力；於現前境現在受用，由境界力。應知如是補特伽羅，欲、尋、觸緣，由現行故皆不寂靜，以此為緣發生三受。又由最初染污欲、尋、觸現行故，領納彼緣所生諸受，若彼生已染著不捨，亦不除遣，如是彼受長時相續隨轉不絕，不得寂靜，不寂靜緣長時相續領納諸受。

又彼欲等，由其最初長時相續恒現行故，彼緣彼品所有煩惱，墮在相續未永斷故，即說名為不寂靜緣，是名第二義門差別。若諸出家未離貪者，由於諸欲能棄捨故，其染著力所攝受欲雖得寂靜，作意、境界力所攝受，若尋、若觸而未寂靜。由是因緣，彼於獨處，於尋對治未善修故，一切離欲皆未作故，於曾受境非理作意尋思現行，於諸勝妙現前境界有觸現行。若於尋思深見過失，於彼對治已善修故，一切離欲未盡作故，欲如前說已得寂靜，由是因緣尋亦寂靜，唯觸獨一未得寂靜，若勝妙境現在前時，諸染污觸便復生起。若於諸欲已離貪者，當知一切皆得寂靜，是名一種義門差別。復有一類，於諸欲中未離貪者，由於諸欲所有貪欲未永斷故，諸尋、染觸未永斷故，由是一切皆未寂靜。若於諸欲貪欲已斷，證初靜慮，欲已寂靜，尋未寂靜；於初

靜慮已離貪者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未離貪者，二已寂靜，觸未寂靜。超過有頂，一切寂靜，是名第二義門差別。若諸外道，能入世間定，具足於邪見乃至邪解脫智者，由彼為緣，生起諸受，於彼染著。

又由彼品煩惱隨縛，即由如是不寂靜緣，諸受生起。若住內法，能入世間定，具足於正見乃至正解脫智者，由彼為緣，生起諸受，於彼染著。又由彼品煩惱隨縛，即由如是不寂靜緣，諸受生起。又住內法能入出世定者，若依向道轉，自事未究竟，所有諸欲未得為得，未證為證，未觸為觸，作是希望：我於是處何時當得！廣說如前，彼未寂靜，由是為緣，彼於爾時諸受生起。若於自事已得究竟，彼欲寂靜，由寂靜緣，便有第一寂靜無上諸受生起。彼於一切所有諸受出離方便如實了知，是故如前於第一義，諸沙門中許為沙門，諸梵志中許為梵志；若不了知，於彼一切皆不忍許。當知此中，一切諸受無有差別，皆觸為緣。又即此緣，欲亦為緣，尋亦為緣，境界愚癡所攝無明亦為其緣。如是一切不正思惟，及墮相續彼品煩惱以為其集。由此滅故，彼亦隨滅。正見等道，當知說名能趣滅行。

二四；七五二（四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夏安居時，爾時，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卻坐一面。佛為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說種種法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與諸大眾，受我三月請——衣被、飲食、應病湯藥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時給孤獨長者知佛默然受請已，從座起去，還歸自家。過三月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佛告給孤獨長者：「善哉長者！三月供養衣被、飲食、應病湯藥。汝以莊嚴淨治上道，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。然汝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，汝當精勤，時時學遠離，喜樂具足身作證」。時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，知給孤獨長者去已，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為給孤獨長者說法！善勸勵給孤獨長者言：汝已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中，淨治上道，於未來世當受樂報。汝莫默然樂著此福，汝當時時學遠離，

喜樂具足身作證。世尊！若使聖弟子，學遠離，喜樂具足身作證，得遠離五法，修滿五法。云何遠離五法？謂斷欲所長養喜，斷欲所長養憂，斷欲所長養捨，斷不善所長養喜，斷不善所長養憂，是名五法遠離。云何修滿五法？謂隨喜，歡喜，猗息，樂，一心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若聖弟子修學遠離，喜樂具足身作證，遠離五法，修滿五法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劣等」：復次、於遠離喜身作證住諸聖弟子，能斷五法，能修五法，令得圓滿，應知如前三摩呬多地廣辯其相。

二五；七五三（四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食念者，有無食念者，有無食無食念者；有食樂者，（有）無食樂者，有無食無食樂者；有食捨者，有無食捨者，有無食無食捨者；有食解脫者，有無食解脫者，有無食無食解脫者。云何（有）食念？謂五欲因緣生念。云何無食念？謂比丘離欲、離惡、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、樂，初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念。云何無食無食念？謂比丘有覺、有觀息，內淨、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第二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無食念。云何有食樂？謂五欲因緣生樂、生喜，是名有食樂。云何無食樂？謂息有覺、有觀，內淨、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是名無食樂。云何無食無食樂？謂比丘離喜、貪，捨心住正念、正知，安樂住，彼聖說捨，是名無食無食樂。云何有食捨？謂五欲因緣生捨，是名有食捨。云何無食捨？謂彼比丘離喜、貪，捨心住正念、正知，安樂住，彼聖說捨，第三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捨。云何無食無食捨？謂比丘離苦、息樂，憂、喜先已離，不苦不樂，捨、淨念、一心，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無食捨。云何有食解脫？謂色俱行。云何無食解脫？謂無色俱行。云何無食無食解脫？謂彼比丘貪欲不染解脫，瞋恚、愚癡心不染解脫，是名無食無食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又喜、樂、捨，劣、中、勝品，謂在欲界，及四靜慮，如其所應，當知其相。又在第四靜慮地捨，一切過患皆遠離故，名善清淨。若此上捨，復可立為勝無愛味。

二六；七五四（四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跋陀羅比丘，及尊者阿難，俱住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尊者跋陀羅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住。時尊者阿難問尊者跋陀羅比丘言：「云何名為見第一？云何聞第一？云何樂第一？云何想第一？云何有第一」？尊者跋陀羅語尊者阿難言：「有梵天，自在造作化如意，為世之父，若見彼梵天者，名曰見第一。阿難！有眾生離生喜樂，處處潤澤，處處敷悅，舉身充滿，無不滿處，所謂離生喜樂。彼從三昧起，舉聲唱說，遍告大眾：極寂靜者，離生喜樂；極樂者，離生喜樂。諸有聞彼聲者，是名聞第一。復次、阿難！有眾生於此身離喜之樂，〔潤澤〕處處潤澤，敷悅充滿，舉身充滿，無不滿處，所謂離喜之樂，是名樂第一。云何想第一？阿難！有眾生度一切識入處，〔無所有〕無所有入處具足住。若起彼想者，是名想第一。云何有第一？復次、阿難！有眾生度一切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具足住。若起彼有者，是名有第一」。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比丘言：「多有人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汝亦同彼，有何差別？我作方便問汝，汝當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如其所觀，次第盡諸漏，是為見第一。如其所聞，次第盡諸漏，是名聞第一。如所生樂，次第盡諸漏者，是名樂第一。如其所想，次第盡諸漏者，是名想第一。如實觀察，次第盡諸漏，是名有第一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說已，從座起去。

「見等為最勝」：復次、若有苾芻，依止如是色類見、聞及樂、想、有，無間隨得諸漏永盡，當知此見名最勝見，乃至此有名最勝有。從無我見，不更尋求其餘勝見，謂無常見，即此無間隨得漏盡，是故此見名最勝見。依止此見，復由四門方能隨得諸漏永盡：一、或從他聽聞正法；二、或依四現法樂住；三、或依止三種想定，謂從空無邊處乃至無所有處；四、或天有，或在人有。是故此聞於其餘聞，此樂於其餘樂，此想於其餘想，此有於其餘有，說為最勝。

二七；七五五（四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瓶沙王詣尊者優陀夷所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。時瓶沙王白尊者優陀夷言：「云何世尊所說諸受」？優陀夷言：「大王！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」。瓶沙王白尊者優陀夷：「莫作是言，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。正應有二受——樂受，苦受。若不苦不樂受，是則寂滅」。如是三說。優陀夷不能為王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。俱共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時尊者優陀夷，以先所說，廣白世尊：「我亦不能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。今故共來，具問世尊，如是之義，定有幾受」？佛告優陀夷：「我有時說一受，或時說二受，或說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十八、三十六，乃至百八受，或時說無量受。云何我說一受？如說所有受皆悉是苦，是名我說一受。云何說二受？說身受，心受，是名二受。云何三受？樂受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。云何四受？謂欲界繫受，色界繫受，無色界繫受，及不繫受。云何說五受？謂樂根，喜根，苦根，憂根，捨根，是名說五受。云何說六受？謂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。云何說十八受？謂隨六喜行，隨六憂行，隨六捨行受，是名說十八受。云何三十六受？依六貪著喜，依六離貪著喜，依六貪著憂，依六離貪著憂，依六貪著捨，依六離貪著捨，是名說三十六受。云何說百八受？謂三十六受，過去三十六，未來三十六，現在三十六，是名說百八受。云何說無量受？如說此受、彼受等比，如是無量名說，是名說無量受。優陀夷！我如是種種說受如實義，世間不解故而共諍論，共相違反，終竟不得我法律中真實之義，以自止息。優陀夷！若於我此所說種種受義如實解知者，不起諍論，共相違反，起未起諍，能以法律止令休息。然優陀夷！有二受：欲受，離欲受。云何欲受？五欲功德因緣生受，是名欲受。云何離欲受？謂比丘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、樂，初禪具足住，是名離欲受。若有說言：眾生依此初禪，唯是為樂非餘者，此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勝樂過於此故。何者是？謂比丘離有覺、有觀，內淨，定生喜、樂，第二禪具足住，是名勝樂。如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入處，轉轉勝說，若有說言唯有此處，乃至非想非非想極樂非餘，亦復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勝樂過於此

故。何者是？謂比丘度一切非想非非想入處，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，是名勝樂過於彼者。若有異學出家，作是說言：沙門釋種子，唯說想受滅名為至樂，此所不應。所以者何？應當語言：此非世尊所說受樂數。世尊說受樂數者，如說：優陀夷！有四種樂。何等為四？謂離欲樂，遠離樂，寂滅樂，菩提樂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優陀夷及瓶沙王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諸受相差別」：復次、由十種相，當知諸受所有差別：一、勝義差別，二、流轉所依差別，三、自相差別，四、盡所有性差別，五、自相品類差別，六、流轉門差別，七、雜染門差別，八、所治能治差別，九、時差別，十、剎那展轉生起差別。此中或有無開覺者，作如是言：受唯有二：一、苦，二、樂。雖復說有不苦不樂，然唯苦樂無性所顯，是故世尊即依如是苦樂寂靜，假設為有。世尊為欲開曉彼故，說如是言：樂有二種，所謂欲樂及遠離樂。此遠離樂，復有三種：一者、劣樂，二者、中樂，三者、勝樂。劣樂者，謂無所有處已下；中樂者，謂第一有；勝樂者，謂想受滅。既有是理，樂受亦得說為寂靜：謂在初、二、三靜慮中；非苦樂受亦名寂靜，謂在第四靜慮已上，乃至有頂；一切受無，亦名寂靜，謂在滅定。然佛世尊約第一義，說有三種最寂靜樂，謂諸苾芻心於其貪離染解脫；如於其貪，於瞋，於癡，當知亦爾。如是一切，總為三樂：一者、應遠離樂；二者、應修習有上住樂；三者、最極究竟解脫無上住樂。應遠離樂者，謂諸欲樂。應修習樂者，謂初靜慮乃至有頂諸所有樂；有上住樂者，謂滅盡定，此亦名為應修習樂。最極究竟解脫無上住樂者，謂如前說三最勝樂。非據受樂，說滅盡定以為有樂，然斷受樂說名為樂。又勝住樂，與樂相似。又即依此有樂可得，說名為樂，謂如有一從此定起，有所領受，作如是言：我已多住如是如是色類最勝寂靜樂住，由依此故說名為樂。

二八；七五六（四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生正厭離，不樂，背捨，得盡諸漏，所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、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

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法生厭，不樂，背捨，得盡諸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九；七五七（四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生正厭離，不樂，背捨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，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、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法生正厭離，不樂，背捨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〇；七五八（四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觀察無常，觀察變易，觀察離欲，觀察滅，觀察捨離，得盡諸漏，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、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法，正觀無常，觀察變易，觀察離欲，觀察滅，觀察捨離，得盡諸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；七五九（四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觀察無常，觀察變易，觀察離欲，觀察滅，觀察捨離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，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、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業跡觀察無常，觀察變易，觀察離欲，觀察滅，觀察捨離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知差別」：復次、由遍了知應遍知事，於其苦諦得遍解脫，於其集諦得勝解脫，於其滅諦能正作證，於其道諦能正修習。正於苦邊能隨得者，謂於苦諦得遍解脫；於諸漏盡能隨得者，謂於集諦得勝解脫；應厭、應離、應解脫者，謂於滅諦能正作證；於無常等隨觀住者，謂於道諦能正修習。又由十相，應當了知境事差別：一者、已生諸行，繫屬命根住因差別；二者、有色、無色諸行，展轉相依住立流轉差別；三者、無色諸行，無常法性入門差別；四者、心諸雜染依處差別；五者、一切諸行，一切品類總皆是苦差別；六者、淨不淨業果受用門差別；七者、有喜樂識所行邊際差別；八者、愛、恚依處差別；九者、喜樂執藏有情生處，安住邊際差別；十者、墮往惡趣依處邊際差別。又清淨品應得、應修事增上故，當知有餘十種差別：一者、善法無間修習增上無逸差別；二者、心慧解脫依止差別；三者、勝三摩地邊際差別；四者、於一切境繫縛其心邊際差別；五者、解脫方便差別；六者、解脫差別；七者、等覺真義差別；八者、現等覺後，於三學中受學差別；九者、正學已學現法樂住差別；十者、證聖神通廣行差別。

「問記」：復次、即依如上所說差別，應生問論。標舉者，謂由未了義理；記別者，謂由已了義理。當知此中，由四因緣，能請問者不應與言；由四因緣，能記別者不應與言。前四種者：一、於現量，二、於應理，三、於其因，四、於非因。謂等示現時而不領解；比度分別正施設時而不領解；汝自修行，自然當了而不領解；正智論者親自演說，由此至教亦不領解。是故於此能請問者，不應與言。後四種者，謂一切行皆是無常，一切諸法皆無有我，一切生處皆不可樂，淨、不淨業終無失壞，是一向記。故思造業當受於苦，此非一向；獲得於捨，於現法中定般涅槃，亦非一向。若有問言；造作業已往善趣不？應反詰云：汝問何業？若有問言：修習道已得涅槃不？應反詰云：汝問何道？為是世間，為出世間？置記論者，謂依一切所有見趣。如是四種正答問者，名善能記，應可與言；與此相違，不應與言。

復次、諸佛如來有二記別：一、共外道，二者、不共。共外道者，記諸弟子當生處等。言不共者，終不記別有生者等。有二識火熾然所依：一、微細愛，二、麁名色。欲、色二界愛所生識，名、色為依；愛若止息，乃至壽

量，其識相續隨轉而住。若無色界愛所生識，但緣其名而得住立；愛若斷滅，乃至壽量，其識相續隨轉而住。又於色界，此愛為依，生中有識，即愛為依，令於中有般涅槃者暫爾安住；此愛若斷，即於爾時其識謝滅。復有二種意所生身：一者、色界意所生身，二、無色界意所生身；謂由定地意門方便，而能集成二生身故。又諸如來，略有二種善避他論：一者、能避定不應記，作不定論；二者、能避決定應記，作不定論，如說喜樂色等義別，如是喜樂取等義別，應知亦爾。

卷004

道品誦第四

菩提分法擇攝第四

七 念處相應

如是已說緣起、食、諦、界擇攝，菩提分法擇攝，我今當說。

總嗢拖南曰：

念住與正斷，神足及根、力，覺、道支、息念，學、證淨為後。

別嗢拖南曰：

沙門、沙門義，喜樂、一切法，梵行、數取趣，超、二染為後。

「沙門」：依四念住修習增上，由四因緣，應知內法有沙門道及有究竟，外法決定無沙門道亦無究竟，當知他論諸沙門道及以究竟，一切皆空。云何名為四種因緣？一者、依止四處得四證智故；二者、解脫四種外隨煩惱故；三者、內法弟子與外道弟子不同品類故；四者、內法大師與外道師不同品類故。云何名為內法沙門？謂諸沙門，略有四種：一者、勝道沙門，二者、論道沙門，三者、命道沙門，四者、污道沙門。是四沙門，若略、若廣，如聲聞地已辯其相。內法道者，云何為道？謂八支聖道。若處施設八支聖道，是處施設污道為後四種沙門；若有其道，自行邪行，非生道器，由是因緣容有污道。是故外法尚無污道，況得有餘！內法究竟者，云何究竟？謂斷諸取

，諸取斷已，當來畢竟無復相續。云何名為依止四處？云何復名得四證智？謂四處者：一、三結永斷蘇息處，二、無退墮法勢力處，三、定趣菩提種類處，四、極七反有隨行處。依此四處，於佛、法、僧及於淨戒，得證淨智。云何名為解脫四種外隨煩惱？一者、解脫現法外隨煩惱，二者、解脫後法外隨煩惱，三者、解脫展轉互相違戾所作外隨煩惱，四者、解脫於諸聖諦不能宣說、不能覺悟所作外隨煩惱。當知此中諸外道類，闕念住故，其念忘失，不正知住。領納諸受，或樂、或苦、或非苦樂，於樂起染，於苦起恚，於非苦樂發起愚癡，如是名為第一現法外隨煩惱。彼由如是染、恚、癡故，以受為緣生後有愛；以愛為緣發生諸取；有愛、取故，以取為緣成辦於有；廣說乃至純大苦聚積集增長，如是名為第二後法外隨煩惱。又諸外道，薩迦耶見以為根本，種種見趣意各別故，彼此展轉互相違戾，是名第三外隨煩惱。又諸外道，遍於一切四聖諦中，尚無有能施設其教，況當覺悟！是故彼於自師宗智雖得增上，而實無知，墮無明趣，是名第四外隨煩惱。住內法者，於是一切皆能解脫。云何內法弟子與外道弟子不同品類？謂外道弟子，或墮有見常邊，或墮無見斷邊，長夜積集，深起藏護；由聞親近，由思染著，由修染著。內法弟子行處中行，遠離二邊。云何內法大師與外道師不同品類？謂外道師，於一切取，雖同宣說斷遍知論，而於諸取不能施設正斷遍知。由彼本契出家捨欲，故於欲取立斷遍知，非於自見、自戒、我語；若有與他諸餘沙門、婆羅門等見不同分，戒禁同分，彼於見取亦能隨分立斷遍知，非於戒禁、我語二取；若有戒禁亦不同分，於戒禁取亦能隨分立斷遍知，其我語取，於一切時，一切外道悉皆共有，是故外道於自於他我語取中，皆不施設斷遍知論。又彼雖能分捨諸取，而於當來還復能取，未永斷故。如是外道於諸取中未全斷故，未永斷故，不得究竟。內法大師，當知一切與上相違。如是應知內法大師與外道師不同品類。

「沙門義」：復次、依四念住修習增上，略由三處、三地、三種補特伽羅，當知普攝諸沙門義。云何三處？一、境，二、智，三、證。云何三地？一、正加行攝異生地，二、有學地，三、無學地。云何三種補特伽羅？一、正加行異生補特伽羅，二、有學補特伽羅，三、無學補特伽羅。云何名境？

謂地等六界，與六觸處為所依體；此六觸處，與十八意行為所依體；十八意行能雜染心。云何名智？謂心清淨，增上慧依處。云何名證？謂即慧依處增上，若諦依處，若捨依處，若寂依處。云何慧依處？謂慧為依處，於正加行異生地中，正修善法為因緣故，能無放逸。入有學地，若慧為依處，證阿羅漢。無學地中，得盡智故，如實了知我生盡等，若學、無學出世智，後諸世間慧。云何諦依處？謂已獲得八支聖道，斷諸煩惱。由此依處，當來眾苦畢竟不生；由此畢竟無忘失故，名諦依處。云何捨依處？謂斷彼事；由此依處，於已斷事無雜染行，現法樂住。云何寂依處？謂為斷滅所餘結事，方便勤修，如已得道；

此為依處，於所餘結及所餘事能捨無餘。如是一切，以要而言，為欲得證故修其智；既得證已，便獲聖道及聖道果。果有二種，謂煩惱斷及與事斷。此中一種，證所未證；第二依處，捨未來苦；第三依處，能隨習近現法樂住；第四依處，斷未圓滿能令圓滿。齊爾所處，諸瑜伽師於所應作，皆得究竟：謂於未證，由初能證；於未來苦，第二能捨；於現法樂，第三能住；於上斷滅所未圓滿，第四能滿。如是一切，由四依處應當了知。此中先所獲得聖道，名寂靜道，為斷上位煩惱事故，正修習時，於其事斷倍趣增益，於煩惱斷防未得退。此中云何由智觀察所知境界，證所應證？謂正加行異生地中，正行異生補特伽羅，由內、外別，觀察五界，於所有身住循身觀，謂心解脫及慧解脫為增上故。彼起如是如理加行，於諸界中住唯界想，觀唯有界，都無有我。依思擇力，於諸色界已遠離貪，而於所緣猶未能斷；於未來世不希望故，於現在世不耽著故，名已離貪，未能永害彼隨眠故，名於所緣猶未能斷。彼於其貪已遠離故，由心解脫為增上力，遠離貪故，心得清淨；

而於所緣未能斷故，有餘上位，應更修治。從此已後，於六觸處所攝境界，無倒觀察，於諸受中住循受觀。彼如前說，依思擇力，於諸受界亦遠離貪，歷觀緣生無常性故。即如前說，而於所緣猶未能斷。彼於無明已遠離故，由慧解脫為增上力，依諸明觸所生如理作意相應所有善受，於一切受所生雜染厭捨而住；由於無明觸所生受為緣起貪，已遠離故，名得清淨，而於隨眠未永斷故，有餘上位應更修治。從此已後，於十八意行無倒觀察，俱於心

法同時安住循心法觀。彼作是思：此十八意行最第一者，謂諸所有寂靜、解脫，超過諸色，在於無色，於能順捨起諸意行。復作是思：若我依此勝妙意行，於清淨捨，若定、若生，耽著係憶，因此我心便成雜染。如是知已，捨而不憶，是名於心住循心觀。復於諸處觀無常性，是名於法住循法觀。彼於爾時，於三想定，及以非想非非想處所有諸行，餘第一有，已離貪故，名於想界及行界貪亦得遠離，餘如前說。如是彼於正加行攝異生地中，淨修心已，為欲證會學心解脫，復於一切身、受、心、法，觀唯有法，都無有我。

於一切有深心厭捨，不起加行，謂我當有，或我當無，如實了知此中無有有者、無者。彼由如是如實知故，漸於見、修所斷三漏心得解脫。得盡智故，觀察一切當來諸受，不復流轉。此不流轉，由身滅故。彼於爾時，依諸漏盡所獲盡智，為最第一。有學異生諸慧依處，猶有垢故，今此所得定無垢故。又即此慧，於諸煩惱斷滅諦中，以寂靜行攀緣而住；暫時失念，亦不能動，如是所有心、慧解脫，不為忘念之所陵雜。如前異生及有學位，以彼尚有忘失法故，諦不圓滿；在無學位，於一切時如實性故，其諦圓滿，故諦依處成就第一。由能棄捨一切依事，故捨依處成就第一；一切道果所集成故，名善修道，非如異生及諸有學，故寂依處成就第一。問：何因緣故，唯在無學，四種依處說為第一，非在異生及有學位？答：在此位中，微細淋漏亦不可知，況有中、上！在異生地，淋漏彌多；有學位中，少可知有，此中何等名為淋漏？應知如前諸動舉等，說名淋漏。於彼一切皆永斷故，趣向圓滿牟尼性故，說名牟尼最極寂靜。

又已永害當來因故，於初、中、後，生、老、死苦永止息故；現法行時，於諸世法，四種貪愛永寂靜故，四種瞋恚永寂靜故。又於住時，不悅諠雜，永寂止故。

「喜樂」：復次、依修所有菩提分法圓滿增上，由七因緣，當知建立七種正法。何等為七？一、聞所成作意所緣故；二、思所成及修所成作意所緣故；三、即此三種作意加行時差別故；四、於受用財、遍受用財，善通達故；五、受用財、法，於時時間從他得故；六、於究竟時，內離上慢無失壞故；七、亦於他所，離增上慢無失壞故。此中依諸止、舉、捨相，修習知時，

如聲聞地及三摩呬多地已辯其相。食飲等義，如聲聞地應知差別。又於此中，受用財者，謂於剎帝利、婆羅門、長者等眾；受用法者，謂於沙門眾。我應如是行者，謂善護於身，善守諸根，善住正念。應如是住者，謂至門首，若不聽許則不應入；或得入已，若不聽許，不應自專就座而坐。應如是坐者，謂不應竟縱一切身分，乃至廣說。應如是語者，謂五種語：一、應時語，二、應理語，三、應量語，四、寂靜語、五、正直語。應如是默者，謂於五時應當宴默：謂或紛擾故，或相誹撥故，或違諍而住故，或延請故，或談論故為待言終所以宴默。云何應時語？謂非紛擾，或遽尋思，或不樂聞，或不安住正威儀時而有所說。又應先序初時所作，然後讚勵，正起言說。又應待他語論終已，方起言說。如是等類，一切當知名應時語。云何應理語？謂依四道理，能引義利，稱實而語，名應理語。云何應量語？謂文句周圓，齊爾所語決有所須，但說爾所不增不減，非說雜亂無義文辭，如是等類名應量語。云何寂靜語？謂言不高疎，亦不喧動，身無奮發，口不咆勃而有所說，名寂靜語。云何正直語？謂言無詭詐，不因虛構而有所說；離諂曲故，發言純質，如是當知名正直語。於己所無信等善法，不起上慢，謂為自有；於其狹小，亦不增益以為廣大。唯於實有，乃至所有如實了知，自稱言有，故名自知。又信為先，受持淨戒；持戒為先，求多聞法；由此為先，捨諸過失，普於一切資財、身命無所顧戀；由此為先，心得靜定，證如實智。如是五法，由四因緣之所顯發：一、由他教故，二、教增上力自內證故，三、俱生尋思勝辯才故，四、由先串習獲得俱生功德相應善男子故。略有二種補特伽羅者，雙標二種。如是二種者，分別二種。此二為勝者，當知簡擇二種差別。修七善法，得二勝利，謂現法中得輕安樂，覺境實性，發生勝喜，由是因緣，多住喜樂。安住是已，能如理思，速疾證得諸漏永盡。

「一切法」：復次、依修菩提分法增上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略由諸學及諸學果，攝一切法。云何諸學？謂三種學：一、增上戒，二、增上心，三、增上慧。云何學果？謂有餘依及無餘依二涅槃果。當知此中一切法者，謂善法欲，清淨出家，為證涅槃，先受持戒，由是漸次，乃至獲得究竟涅槃，是故宣說一切諸法，欲為根本。又依淨戒，引求正法，攝受多聞；由聞正法增

上力故，能速集證增語明觸，是故說彼以為觸集。又彼皆為流趣明觸所生諸受，乃至有餘依般涅槃界為其後際，為求安樂而發起故，此樂一向無罪性故，是故說彼學所攝法為受流趣。又彼為求所有明觸，及依明觸所生諸受，起聞、思、修所成作意，是故說彼為作意生。又於爾時，於四念住，由觀品念，以觀為依，與內心止為其增上，是故說彼念為增上。又念增上起奢摩他，與後聖諦現觀妙智為上首轉，是故說彼定為上首。又於聖諦，諸現觀中慧為最勝，謂能無餘永盡諸漏，是故說彼慧為最勝。又由一切漏永盡故，獲得究竟明觸生受俱行解脫。即此解脫，非由一切學所攝法數數隨得，唯由頓得，由此解脫，一切樂中為最第一，無罪性故，是故說彼即用解脫以為堅固。又彼如是善解脫心，若諸明觸所生受等，若學所攝所有諸法，并所依身，於無餘依般涅槃界，任運自然究竟寂滅，是故說彼皆以涅槃為其後際。應知此中，欲為增上，受持淨戒，名增上戒學。依止觸、受增上心、慧，任持方便所有作意，若念、若定，并其加行，名增上心學。慧為最勝，名增上慧學。如是應知名為三學及彼依持。解脫堅固是有餘依般涅槃界第一學果，涅槃後際是無餘依般涅槃界第二學果。如是略說學及學果，攝一切法。又此諸學及諸學果，能證資糧，當知對治八種過患，修集九想。云何名為八種過患？所謂耽著利養恭敬，愛藏一切後有諸行，懈怠懶惰，薩迦耶見，貪著美味，於諸世間種種妙事欣、欲、貪愛，依止放逸惡行方便，依止邪願修習梵行。云何名為修集九想？一者、修集出家想，二者、修集無常想，三者、修集無常苦想，四者、修集苦無我想，五者、修集厭逆食想，六者、修集一切世間不可樂想，七者、修集死想、八者、修集世間平等不平等想，九者、修集有無出沒過患出離想。應知此中所有如法，平等行攝，能往善趣；善身、語、意業，說名平等。所有非法，不平等行攝，能往惡趣；不善身、語、意業，名不平等。又住於此，若生、若長，能生後際所有眾苦，說名為有。從其前際、於現法中有死滅苦，說名為無。餘出、沒等，應知如前已廣分別。

「梵行」：復次、諸外道輩，聞不正法增上所生，不如理想為依止故，發起無明所生諸受，由此為依發生諸漏。而諸外道，於是諸漏不如實知，亦於無明觸所生受不如實知，亦於聽聞諸不正法增上所生所有邪想不如實知。

於是三處不實知故，發起欲求，發起有求，亦復發起邪梵行求及無有求。彼於諸欲不如實知，於後有業不如實知，於其眾苦不如實知。此中前五是集諦處，最後一種是苦諦處，如是外道於此集諦及以苦諦不如實知。又即於此集諦、苦諦，略由二相不如實知：一、雜染故，二、清淨故。此中雜染，復有四相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因故，三、果故，四、因果差別故。此中清淨，復有二種；一、集苦滅、二、趣滅行。彼於如是四聖諦中，闕乏正智，不能修習菩提分法，由是因緣，彼所修行所有梵行，不得名為最極究竟；即由此緣，不名究達，不盡漏故。住內法者，與彼相違，所修梵行最極究竟；名為究達，盡諸漏故。

「數取趣」：復次、於其六種補特伽羅，依染淨法，如來所有大士根智，及當來法生起智轉。云何名六補特伽羅？謂有一類補特伽羅，先餘生中，於佛善說法毘奈耶，獲得淨信，廣說乃至得正直見。彼於今生，於惡說法毘奈耶中，近不善士，聞不正法，非理作意，於現法中最初生起諸邪見愛、諸業雜染。彼於爾時，成就前生所有善法，及現法中諸不善法。復於後時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；即由先因，棄捨惡說法毘奈耶，於惡說想、諸不善法，不生染著，速能遣滅。此於當來成清淨法，是名第一補特伽羅。復有一類補特伽羅，先餘生中，俱行二法毘奈耶行；由彼為因，於現法中，成就善法及不善法。彼於今生，最初如前，於善說法，乃至獲得如理作意，於現法中諸不善法，令舊滅沒，新不復生；諸有善法，令舊增長，新復更生。諸先所有不善未斷，隨眠隨逐，今於一切皆能斷除，無放逸住，此於當來成清淨法。復有一類補特伽羅，先餘生中，唯行外行，彼於今生，由是為因，串習出家故，串習邪見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遇緣和合而得出家；既出家已，復生邪見，住自見取，造無間業，亦斷善根，一向成就諸不善法，惡趣決定，是名第三補特伽羅。如是三種補特伽羅，當知第一先於內法純習因行，於現法中先行放逸，後不放逸；第二補特伽羅，先於內外俱習因行，於現法中當知一向行不放逸；第三補特伽羅，先於外法純習因行，於現法中當知一向多行放逸。如是三種補特伽羅，復有餘三補特伽羅、與上相違，應知其相。此中第一補特伽羅，先於外法純習因行，於現法

中先不放逸，後行放逸。第二補特伽羅，先於內外俱習因行，於現法中專行放逸。第三補特伽羅，先於內法純習因行，於現法中當知一向修不放逸。又於此中，先世所習善不善因，猶如種子，今世善說法毘奈耶，於其先世諸善種子，猶如良田；於彼先世不善種子，猶如瘠田。與是相違，今世惡說法毘奈耶，於其先世不善種子，猶如良田；於彼先世諸善種子，猶如瘠田。又彼先世因增上力，今善法起，猶如光明，與彼一切如無明闇諸不善法為能對治；彼不善法，與彼一切猶如光明所有善法為所對治。如是先世諸不善法，如有熱炭，由有能燒身心義故；今世惡說法毘奈耶，如乾𠰁舍。又彼先世所有善法，如有熱炭，由有能燒煩惱義故；今世善說法毘奈耶，如乾葦舍。又彼先世所有善法，處今惡說法毘奈耶，由損減故，猶如置在冷地石器，如無熱炭。又彼先世諸不善法，處今善說法毘奈耶，由斷滅故，猶如置在冷地石器，如無熱炭。此中諸如來由大士無上根勝劣智力，於其先世善、不善因所集成根，隨其所應如實了知。又於現法染淨門轉，生起當來染淨諸法，亦隨所應如實了知，故言成就甚奇希有。

「超」：復次、往惡趣行，往善趣行，超度差別，當知略有五門不同。由此五門，於自超度如實了知，於他超度亦正遍知，所謂諸佛及佛弟子。云何名為往惡趣行？謂諸外道，所有一切薩迦耶見以為根本諸惡見趣，并彼所緣，并彼所依以為依止，發生種種惡欲及害，若殺生等，所有無量惡不善法，如經廣說。乃至所有諸非法行，不平等行，以為最後，能往險惡處，能往那落迦，能往諸惡趣差別生起。若往於彼，名生惡趣；領受彼因所感非愛諸果異熟，如實名為往惡趣行。於此多聞諸聖弟子，若彼所緣生諸見趣，若自所依令起執著，若諸所有能往一切險惡趣等諸惡欲等，廣說乃至諸非法行，不平等行以為最後。若住於彼，領受非愛險惡等果，如是一切，如實隨觀非我、我所，謂於是中決定無我，亦無我所。如是觀已，當於聖諦得現觀時，彼諸見趣隨眠根本皆永拔故，說名為斷，其餘一切畢竟不續。此聖弟子，於彼見趣以為根本，所有能往險惡處等，定不能作，定不能往險惡處等，是名第一往惡趣行永損害門。由是因緣，能於自內如實了知，離我等聖，所餘異生，雖復有能以世間道，超度能往惡趣不善及惡趣等，獲得四種現法樂住，

或得超過諸色，無色寂靜解脫，然其不能究竟損害諸惡趣等，後可相應；是故彼流，雖極能離欲、色界愛，暫時獲得勝上樂住，而復當來更還造作殺生等事，往諸惡趣。我等定當不能造作殺生等事，乃至廣說，諸非法行，不平等行，我等定當能不造作，是名聖法毘奈耶中永損害門，謂能損害往惡趣行。如是諸佛及佛弟子，能實遍知永損害門所有差別。又即如是諸聖弟子，為欲超度所餘未斷往善趣行，此聖弟子於先所作，不生喜足，於上漏盡起欣樂欲，發正願心，於彼所得諸世俗道，審觀過患，謂彼不能究竟離苦，是名第一為欲超度往善趣行發心願門。發心願已，普於一切善趣後有所生愛味，深觀過患，如險惡道，心生厭離，欣慕寂靜現法涅槃，正修方便，由是進趣如先所得趣涅槃行，如是名為能進趣門。彼由修道漸次離欲，乃至能入第一有定，若於上捨多生愛味、放逸因緣，於現法中不般涅槃，但名上行不還果者，如是名為後上行門。若復於彼深觀過患，於上捨中不生愛味，彼於現法能證涅槃，依有餘依般涅槃說，如是名為般涅槃門。由是門故，如實了知自般涅槃，超度一切往善趣行，於他超度亦正遍知，所謂諸佛及佛弟子。此中初一永損害門，當知超度往惡趣行；後發心願、進趣、上行、涅槃四門，當知超度往善趣行。

「二染」：復次、諸聖弟子已見諦跡，未離欲者，應知略有二種雜染，謂欲雜染，後有雜染。於此二種，諸聖弟子應勤加行，淨修其心。諸聖弟子為欲斷除欲雜染故，勤方便時，漸依三行：謂趣無動行，趣無所有處行，證入無動、無所有、非想非非想處定。此由斷對治故，及遠分對治故，超度欲雜染。或為斷除後有雜染，勤方便時，已離欲界愛，未離色界愛，謂我所何當不有，我何當不有，我當不有，我所當不有，若今所有，若昔所有，如是一切我皆棄捨。彼正修習能斷後有所有差別對治道已，離色界愛，乃至能入非想非非想處定。若現法中，於其上捨多生愛味，不般涅槃，彼於現法不全解脫一切所有後有雜染。若於上捨不生愛味，彼現法中能般涅槃，能全解脫所有一切後有雜染。當知此中，若為對治欲雜染故，修對治道，漸次乃至能入第一有定；若為對治後有雜染，修對治道，漸次乃至能入第一有定。如是二種，名共解脫，由諸聖者、非聖異生皆可容有，是故此解脫不名聖解脫。

若於一切乃至有頂，薩迦耶苦如實知已，超度有頂，於現法中永斷一切所有雜染，如是解脫，唯諸聖者方能獲得，故此解脫名聖解脫。

如是一切，總有五處：一、趣無動行，二、趣無所有處行，三、趣非想非非想處行，四、現法涅槃，五、聖解脫。復有三種諸欲過患：一者、諸欲能為順樂受境界所生貪欲因緣，二者、諸欲能為順苦受境界所生瞋恚因緣，三者、諸欲能為順不苦不樂受境界所生無明憤發因緣。又此諸欲，當於三處應觀過患：一、自性故，二、所緣故，三、助伴故。自性故者，謂虛妄分別所生貪愛。所緣故者，謂若內、若外五種色境。助伴故者，謂非理作意相應倒想。又離上欲勝方便心，說名廣大，何以故？由彼上地轉上轉勝，故修彼心，說名廣大。若能厭離下地世間，當知定以無常等行厭壞制伏；於其上地所應得處，當知亦以暫時方便起寂靜想，住持其心。又我已得於是處所具足安住生信解者，當知彼於加行道中修習淨信，於是處所生淨信心。由此淨信增上力故，修習精進、念、定、慧等，從初靜慮，漸次乃至識無邊處諸無動定，皆能證入。又由其慧，起是勝解，謂我已能入如是定，此即能感識無動處所有生果。

若現法中不般涅槃，或不進求往於上地，彼於當來決定應往此無動處。又由三緣，於是諸地，當知建立為無動處：謂外欲等散動斷故，立初靜慮為無動處；尋伺、喜樂色界地中諸動斷故，立第四靜慮為無動處；有色、有對、種種、別異想動斷故，立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為無動處。第二、第三靜慮中，後後所有諸動斷故，當知亦得名無動處。識無邊處，由空無邊處外門緣動得遠離故，當知建立為無動處。以要言之，緣所有定無動搖故，皆名無動，此定邊際，極至識無邊處。是故當知，乃至此處建立無動，即此一切緣所有定，皆名有上想定。從此已上，緣無所有定，當知名為無上想定。從此已上，復名非想非非想處定。故由三分，宣說三行，由三種門，諸聖弟子厭壞欲等，既厭壞已，漸次能入，乃至識無邊處定，是故建立能趣三種無動處行。又若色想，若無動想，於諸下地深厭壞已，能入無所有處定，是名第一能趣無所有處行。又即此處，是無漏道修習邊際，此無漏道復有二種：一者、有上，二者、無上。

如有想定，其有上者，無常行俱；其無上者，無我行俱。由有上行，於其下地，深厭壞已，入此處定；由無上行，於下於上一切法中，思惟無我，能入無漏無所有處定。此無上行，當知名為第二趣行。此第二趣行，復由二行有差別故，建立二種：云何二行？謂能依、所依智差別故。此中能依無我智者，謂諸所有，若有情界，若我己身，於中都無我所屬處，謂地方域；我所屬者，謂諸有情；我所屬事，謂或父、或母、或伴、或主，如是等類。如彼於我非所屬處，非所屬者，非所屬事，如是我亦於彼非所屬處，非所屬者，非所屬事。此中所依無我智者，謂諸世間空無有常，及我我所，此中都無常我、我所真實可得，唯有諸法。如是世間既悉是空，當復有誰有所屬處，有所屬者，有所屬事？是故當知前無我智，是其能依；後無我智，是其所依。非想非非想處無無漏道，唯由厭壞無所有處想故，能入此處定，於中唯有此一趣行。又於此中我所何當不有者，謂由生等苦故，說我有苦。我何當不有者，謂即以生等苦，為我發生。

如是樂欲心已，正勤加行，正加行已，獲得前後所有差別。由是因緣，復得決定，謂我當不有，我所當不有。若今所有者，謂今現法造作增長所有新業；若昔所有者，謂諸故業。彼於此一切所有異熟果，皆不願求，一切棄捨無顧戀故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安立、邊際、純，及如理、緣起，修時障自性，說、斷起、修後。

「安立」：此中，安立四念住為初，道支為最後，三十七種菩提分法，若略、若廣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一；七六〇（六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念處，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邊際」：又由四念住，應知一切所知事邊際；由所知事邊際故，復應了知智事邊際。

二；七六一（六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念處，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處。如是比丘！於此四念處，修習滿足，精勤方便，正念，正知，應當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七六二（六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一乘道，淨諸眾生，令越憂悲，滅惱苦，得如實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純」：又四念住，由欲，精進等修習加行，方得圓滿。應知除此四種念住，更無有餘不同分道或所緣境，由此道，此境，能盡諸漏，獲得涅槃。由無第二清淨道故，說純有一能趣正道。又此純一能趣正道，由二因緣，能令有情究竟清淨：一、由思擇力故，二、由修習力故。此中愁者，謂染污憂。所言泆者，謂掉俱行欲界染喜。愁以四種世法為所依處，泆以餘四世法為所依處。於四念住勤修加行，依思擇力超度愁、泆。由依世間修習力故，得離欲愛，棄捨憂、苦。依出世間修習力故，超度一切薩迦耶苦，亦能證得八支聖道及聖道果，真實妙法。一切有情，當知皆由思擇、修習二種力故，得一切種究竟清淨。

四；七六三（六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離四念處者，則離如實聖法；離如實聖法者，則離聖道；離聖道者，則離甘露法；離甘露法者，不得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我說彼於苦不得解脫。若比丘不離四念處者，得不離聖如實法；不離聖如實者，則不離聖道；不離聖道者，則不離甘露法；不離甘露法者，得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我說彼人解脫眾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如理」：復次、若於身等四種所緣，發起種種非理作意，即便違背四種念住。違背此故，即便違背如理作意，謂聖如理，無間能生正見支等所有聖道；違背此故，即便違背一切聖道；違背道故，便為違背道果、甘露、究竟涅槃。

五；七六四（六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。諦聽，善思。何等為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？食集則身集，食滅則身沒。如是隨身集觀住，隨身滅觀住，隨身集、滅觀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永無所取。如是觸集則受集，觸滅則受沒。如是隨集法觀受住，隨滅法觀受住，隨集、滅法觀受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。名色集則心集，名色滅則心沒。隨集法觀心住，隨滅法觀心住，隨集、滅法觀心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。憶念集則法集，憶念滅則法沒。隨集法觀法住，隨滅法觀法住，隨集、滅法觀法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。是名四念處集，四念處沒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緣起」：又瑜伽師，了知身等因緣生已，復於三世身等諸法，住無常觀；由住如是無常觀故，於諸後有，終不依止後有愛住。又現法中，於一切行，若內、若外，都不執取我及我所。又於未來，當知安住集法隨觀；於過去世，當知安住滅法隨觀；於現在世，生已無間盡滅法故，當知安住集、滅法隨觀。由彼最初，於身等法觀緣生性，悟入無常；悟入如是無常性已，於諸愛見雜染等處，多修習住，淨治其心，如是作意方得圓滿，由此為依，能隨獲得究竟漏盡。又一切法，以要言之，謂善不善，若雜染品，若清淨品。當知此中諸雜染品，皆用非理作意為集；諸清淨品，皆用如理作意為集。如是一切，總略說名作意為集。

六；七六五（六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說修四念處，諦聽，善思。云何修四念處？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

，正知、正念，調伏世間憂、悲；外身；內外身觀（念）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調伏世間憂、悲。如是受。心。〔法〕內法；外法；內外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、調伏世間憂、悲。是名比丘修四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——八；七六六——七六七（）

過去，未來修四念處、亦如是說。

九；七六八（六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善法聚，不善法聚。云何善法聚？所謂四念處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聚者，所謂四念處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處。云何不善聚？不善聚者，所謂五蓋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逸滿不善聚者，所謂五蓋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，瞋恚蓋，睡眠蓋，掉悔蓋，疑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修時障自性」：復次、修諸念住，若略、若廣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聲聞地說：「今於此中，云何為身？云何於身住循身觀？云何為念？云何念住？略說身相有三十五：謂內身，外身；根所攝身，非根所攝身；有情數身，非有情數身；麁重俱行身，輕安俱行身；能造身，所造身；名身，色身；那落迦身，傍生身，祖父國身，人身，天身；有識身，無識身；中身，表身；變異身，不變異身；女身，男身，半擇迦身；親友身，非親友身，中庸身；劣身，中身，妙身；幼身，少身，老身：如是名為身相差別。住循身觀，略有三種，謂依身增上聞、思、修慧，由此慧故，於一切身、一切相，正觀察，正推求，隨觀，隨覺。念謂依身增上，受持正法，思惟法、義，修習、作證，於文、於義、修、作證中，心無忘失。若審思惟：我於正法，為正受持，為不爾耶？於彼彼義，慧善了達，為不爾耶？善能觸證彼彼解脫，為不爾耶？如是審諦、安住其念，名為念住。又為守護念，為於境無染，為安住所緣，名為念住。為守護念者，謂如說言：先守護念，若常委念。為於境無染者，謂如說言：念守護心，行平等位，不取其相，不取隨好，廣說乃

至守護意根，修意根律儀。為安住所緣者，謂如說言：於四所緣安住其念，謂於遍滿所緣，淨行所緣，善巧所緣，淨惑所緣。由此三相善住其念，故名念住。

云何為受？謂樂受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；樂身受，苦身受，不苦不樂身受；如說身受，心受亦爾。樂有愛味受，苦有愛味受，不苦不樂有愛味受；無愛味受，依耽嗜受，當知亦爾。樂依出離受，苦依出離受，不苦不樂依出離受。如是總有二十一受，或九種受。

云何為心？謂有貪心，離貪心，有瞋心，離瞋心，有癡心，離癡心，略心，散心，下心，舉心，掉心，不掉心，寂靜心，不寂靜心，定心，不定心，善修心，不善修心，善解脫心，不善解脫心：如是總有二十種心。

云何為法？謂若貪，貪毘奈耶法；若瞋，瞋毘奈耶法；若癡，癡毘奈耶法。若略、若散法，若下、若舉法，若掉、不掉法，若寂靜、不寂靜法，若定、不定法，若善修、不善修法，若善解脫、不善解脫法：如是當知建立黑品、白品，染品、淨品，二十種法。

又樂受者，謂順樂受觸為緣所生平等受受所攝，是名樂受。此若五識相應，名身受；若意識相應，名心受。如順樂受觸，如是順苦受觸，順不苦不樂受觸為緣所生，不平等受受所攝，非平等非不平等受受所攝，是名苦受，不苦不樂受。此若五識相應，名身受；若意識相應，名心受。如是諸受，若隨順涅槃，隨順決擇，畢竟出離，畢竟離垢，畢竟能令梵行圓滿，名無愛味受；若墮於界，名有愛味受。若色、無色界繫，若隨順離欲，名依出離受；若欲界繫，若不順離欲，名依耽嗜受。

又有貪心者，謂於可愛所緣境事，貪纏所纏；離貪心者，謂即遠離如是貪纏。有瞋心者，謂於可憎所緣境事，瞋纏所纏；離瞋心者，謂即遠離如是瞋纏。有癡心者，謂於可愚所緣境事，癡纏所纏；離癡心者，謂即遠離如是癡纏。如是六心，當知皆是行時所起三煩惱品，及此三品對治差別。略心者，謂由止行，於內所緣繫縛其心。散心者，謂於外五妙欲，隨順流散。下心者，謂惛沈、睡眠俱行；舉心者，謂於淨妙所緣明了顯現。掉心者，謂太舉

故，掉纏所掉；不掉心者，謂於舉時及於略時，得平等捨。寂靜心者，謂從諸蓋已得解脫；不寂靜心者，謂從諸蓋未得解脫。言定心者，謂從諸蓋得解脫已，復能證入根本靜慮；不定心者，謂未能入。善修心者，謂於此定長時串習，得隨所欲，得無艱難，得無梗澀，速能證入；不善修心者，與此相違，應知其相。善解脫心者，謂從一切究竟解脫；不善解脫心者，謂不從一切不究竟解脫。如是十四種心，當知皆是住時所起。依淨蓋地住時所起，有八種心，謂從略心，散心，乃至寂靜，不寂靜心。依淨煩惱地住時所起，有六種心，謂定心，不定心，乃至善解脫，不善解脫心。

又於內有蓋，能自了知我有諸蓋；於內無蓋，能自了知我無諸蓋。如彼諸蓋未生而生亦能了知，如彼諸蓋生已散滅亦能了知。於眼有結，乃至於意有結，能自了知我有眼結，乃至我有意結；於眼無結，乃至於意無結，能自了知我眼無結，乃至我意無結。如彼眼結，乃至意結未生而生，亦能了知；如彼諸結生已散滅，亦能了知。於內有念等覺支，能自了知我有念等覺支；於內無念等覺支，能自了知我無念等覺支。如念等覺支未生而生，亦能了知；如生已住，不忘修滿，倍復修習增長廣大，亦能了知。如念等覺支，如是擇法、精進、喜、安、定、捨等覺支，當知亦爾。若能如是如實遍知諸雜染法——自性，因緣，過患，對治，是為法念住體。如說於身住循身觀，念及念住，如是於受，於心、於法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

云何於內身等住循身等觀？云何於外身等住循身等觀？云何於內外身等住循身等觀？謂若緣內自有情數身色為境，住循身觀，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。若緣外非有情數色為境，住循身觀，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外他有情數身色為境，住循身觀，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依內自有情數身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住循三觀，是名於內受、心、法，住循受、心、法觀。若緣依外非有情數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住循三觀，是名於外受、心、法，住循受、心、法觀。若緣依外他有情數身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住循三觀，是名於內外受、心、法，住循受、心、法觀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緣根所攝，有執有受色為境，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。若緣非根所攝，無執無受色為境，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非根所攝，有執

有受色為境，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。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即是住循三觀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緣自內定地，輕安俱行色為境，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。若緣自內不定地，麁重俱行色為境，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他輕安俱行、麁重俱行色為境，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。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即是住循三觀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緣內能造大種色為境，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。若緣外能造大種色為境，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依能造大種色所生，根、境所攝造色為境，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。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即是住循三觀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緣有識身內色為境，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。若緣無識身有情數青瘀等位色為境，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無識身色於過去時有識性，有識身色於未來時無識性，相似法性、平等法性為境，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。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即是住循三觀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緣自中身，髮、毛、爪、齒等相為境，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。若緣他中身，髮、毛、爪、齒等相為境，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。若緣內表身，變異、不變異、青瘀等相，及緣外表身變異、不變異、青瘀等相，相似法性、平等法性為境，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。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、心、法為境，隨其所應，當知即是住循三觀。

如是等類，身、受、心、法諸差別門，當知多種；今於此中，且顯少分諸門差別。

又為對治四顛倒故，世尊建立四種念住。謂為對治於不淨中計淨顛倒，立身念住，以佛世尊於循身念住中，宣說不淨相應四噉怕路，若能於此多分思惟，便於不淨斷淨顛倒。為欲對治於諸苦中計樂顛倒，立受念住，以於諸受住循受觀，如實了知諸所有受皆悉是苦，便於諸苦斷樂顛倒。為欲對治於無常中計常顛倒，立心念住，以能了知有貪心等種種差別，經歷彼彼日夜、

剎那、瞬息、須臾，非一眾多種種品類心生滅性，便於無常斷常顛倒。為欲對治於無我中計我顛倒，立法念住，由彼先來有有我見等諸煩惱故，無無我見等諸善法故，於諸蘊中生起我見，以於諸法住循法觀，如實了知所計諸蘊自相、共相，便於無我斷我顛倒。

復有差別：謂諸世間，多於諸蘊唯有蘊性，唯有法性，不如實知，橫計有我，依止於身；由依身故，受用苦、樂；受苦、樂者，由法、非法，有染、有淨。為欲除遣我所依事愚故，立身念住。為欲除遣我所領受事愚故，立受念住。為欲除遣於心、意、識執我愚者我事愚故，立心念住。為欲除遣所執我心能染、淨事愚故，立法念住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依此造作諸業，若為此故造作諸業，若造業者，若由此故造作諸業，為總顯示如是一切，立四念住。當知此中依止於身，造作諸業；為求受故，造作諸業；心能造業；由善、不善法能造諸業。

復有差別：謂若依此有染、有淨，若為此故起染、起淨，若染、淨者，若由此故成染、成淨，總為顯示如是一切，立四念住。當知此中依止於身，有染、有淨；為求受故，起染、起淨；心染、淨者；由諸法故，成染、成淨。

問：念住何義？答：若於此住念，若由此住念，皆名念住。於此住念者，謂所緣念住；由此住念者，謂若慧、若念，攝持於定，是自性念住。所餘相應諸心心法，是相雜念住。又由身、受、心、法增上所生，善有漏、無漏道，皆名念住。此復三種：一、聞所成，二、思所成，三、修所成。聞、思所成，唯是有漏；修所成者，通漏、無漏」。

又此念住修習道理，非今世尊出現於世方始宣說，今聖弟子適初修習，然於過去無始時來，於諸念住修習流轉；於未來世，當知修習亦無窮盡。又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世、出世間無量善法生起依處，故說如是四種念住，名為善聚。又能障礙如是善聚，故說五蓋名不善聚。

一〇；七六九（六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人執持四種強弓，大力方便，射多羅樹影，疾過無閡。如是如來四種聲聞

，增上方便，利根智慧，盡百年壽，於如來所百年說法教授，唯除食息、補寫、睡眠，中間常說、常聽，智慧明利，於如來所說盡底受持，無諸障閡，於如來所不加再問；如來說法無有終極，聽法盡壽百歲命終，如來說法猶不能盡。當知如來所說無量無邊，名、句、味身亦復無量，無有終極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念處，受，心，法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七七〇（）

一切四念處經，皆以此總句，所謂「是故比丘！於四念處修習，起增上欲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應當學」。

「說」：又由身等四所知法無邊別故，如來智慧於彼無礙，亦無有邊；智無邊故，如來所說無上法教亦無有邊。如是法教，二緣所顯：一、由文故，二、由義故。義差別門，無有數量；法教文句開顯義門，亦無數量。於此文句不重宣說，無邊展轉辯才無盡，是故如來成就希奇未曾有法，善能宣說所有法教，於一義中，能以無量巧妙文句，方便開示而不重說。又於聖教宗義趣智善成就故，名為有趣。俱生聞、思所成妙慧善成就故，名為有意。成就定故，名為有念。通達諦故，名為有慧。當知此中，初一總標，後三別釋。

「發起」：復次、有諸苾芻於身等法，先由聞、思如理作意，安住唯有身等法觀，知一切法無我性已，不唯於此聞、思作意而生喜足，唯上希求定心解脫。為求定故，住遠離處，唯緣身等，以九行相安住其心，令心內寂。由二因緣起四念住，名善發起：一、由如理作意如實智故，二、由三摩地如實智故。此慧無間，由如實智當得究竟。

「修」：復次、有諸苾芻，於三對治得隨所欲，得無艱難，得無阻礙，謂無常想，若仁慈觀，若無相定。彼由如是三種對治，隨其所應，如前所說，於可意等身等境界住厭逆想，不厭逆想，棄彼二種，捨念正知，由此因緣，當知名為善修念住。

一二；七七一（六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善聚，善聚。何等為不善聚？謂三不善根，是名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不善積聚者，謂三不善根。云何為三？謂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，癡不善根。云何為善聚？謂四念處。所以者何？純善滿具者，謂四念處，是名善說。云何為四？謂身念處，受，心，法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

一三——一六；七七二——七七五（）

如三不善根，如是三惡行——身惡行，口惡行，意惡行；三想——欲想，恚想，害想；三覺——欲覺，恚覺，害覺；三界——欲界，恚界，害界，（亦如是說）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先諸根、愛味，前後有差別，取相及諸纏，大果利為後。

「諸根」：有三種根，於諸念住一切善聚為障礙故，當知說名不善法聚。何等為三？一、惡行根，能令當來住惡趣苦。二、尋思根，能令現法住不安苦。三者、根根，與惡行根及尋思根為根本故，說名根根。應知此中，諸貪、瞋、癡三不善根，能與身等惡行為根；欲等三想，能與欲等尋思為根；欲等三界，當知能與貪等三根，及欲、想等三根為根。

一七；七七六（六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所說大丈夫，云何名大丈夫、非大丈夫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能問如來大丈夫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彼身身觀念住已，心不離欲，不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說彼非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脫故。若比丘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觀念住，心不離欲，不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不說彼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脫故。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心得離欲，心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說彼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脫故。若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住；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住已，心離貪欲，心得解脫盡諸有漏，我說彼

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脫故。是名比丘大丈夫，及非大丈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「愛味」：復次、有諸苾芻，於四念住勤修加行，以世間道離欲界愛，廣說乃至第一有定具足安住。即於此定多生愛味，即於此定生喜足想，不上勤求得所未得，此於聖法毘奈耶中，不名大士。何以故？其心未得善解脫故。與此相違，得名大士。

一八；七七七（六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於路中思惟，我今先至比丘尼寺，即往比丘尼寺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座。時諸比丘尼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我等諸比丘尼，修四念處，繫心住，自知前後昇降」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當如汝等所說而學。凡修習四念處，善繫心住者，應如是知前後昇降」。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種種說法已，從座起去。爾時，尊者阿難於舍衛城中乞食還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比丘尼所說，具白世尊。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學四念處，善繫心住，知前後昇降。所以者何？心於外求，然後制令求其心，散亂心不解脫，皆如實知。若比丘於身身觀念住，於彼身身觀念住已，若身躭睡，心法懈怠，彼比丘當起淨信，取於淨相，起淨信心。憶念淨相已，其心則悅；悅已，生喜；其心喜已，身則猗息；身猗息已，則受身樂；受身樂已，其心則定。心定者，聖弟子當作是學：我於此義，外散之心，攝令休息，不起覺想及已觀想，無覺、無觀，捨念樂住。樂住已，如實知。受、心、法念（住）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前後差別」：復次、有諸苾芻，於身等境，精勤安住循身等觀，以九行相安住其心，令心內聚。當知此心，於奢摩他所治，身心惛沈、下劣，不得解脫；不解脫故，依此聚心，生起身中諸惛沈性，生起心中諸下劣性。若於念住善安住心，如實了知此所生起隨煩惱已，便從內聚還收其心，安置在

外淨妙境相，謂於佛等功德行緣，持心令住。由緣此故，發生歡喜，廣說乃至由妙舉門，於所緣境令心得定，從奢摩他之所對治諸隨煩惱而得解脫；從此已後，如實了知，於隨煩惱心得解脫。為此義故，祈願於外；得此義已，還復如前攝心內聚，而不為其諸隨煩惱之所惱亂。心內聚已，不由祈願，自然如實了知於外，心得解脫。彼於外緣行相尋思有所制伏，有其加行難可運轉，皆得自在解脫、棄捨，安樂而住，已得成辦勝奢摩他。如是彼於四種念住善安住心，能正了知前後差別。又應知此補特伽羅，先已修行毘鉢舍那；毘鉢舍那以為依止，於奢摩他修瑜伽行。

一九；七七八（六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取自心相，莫令外散。所以者何？若彼比丘愚癡、不辯、不善，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，然後退減，自生障閡。譬如廚士愚癡、不辯，不善巧便，調和眾味奉養尊主，酸、醎、酢、淡不適其意，不能善取尊主所嗜，酸、醎、酢、淡眾味之和，不能親侍尊主左右，伺其所須，聽其所欲，善取其心，而自用意，調和眾味以奉尊主。若不適其意，尊主不悅，不悅故不蒙爵賞，亦不愛念。愚癡比丘亦復如是，不辯、不善，於身身觀（念）住，不能除斷上煩惱，不能攝取其心，亦復不得內心寂靜，不得勝妙正念、正知，亦復不得四種增上心法現法樂住，本所未得安隱涅槃。是名比丘愚癡、不辯、不善，不能善攝內心之相，而取外相，自生障閡。若有比丘黠慧、才辯，善巧方便取內心已，然後取於外相，彼於後時終不退減，自生障閡。譬如廚士黠慧、聰辯，善巧方便供養尊主，能調眾味——酸、醎、酢、淡，善取尊主所嗜之相，而和眾味以應其心，聽其尊主所欲之味，數以奉之。尊主悅已，必得爵祿、愛念、信重。如是黠慧廚士，善取尊主之心。比丘亦復如是，身身觀念住，斷上煩惱，善攝其心，內心寂止，正念、正知，得四增（上）心法現法樂住，得所未得安隱涅槃，是名比丘黠慧、辯才，善巧方便取內心相，攝持外相，終無退減，自生障閡。受、心，法觀（念住）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取相」：復次、有諸苾芻，於諸念住勤修加行，毘鉢舍那以為依止，於奢摩他樂修觀行。彼即應於內奢摩他所攝自心，取如是相：謂我今者何所思惟，云何思惟，令奢摩他所攝受心，為奢摩他所治身心惛沈、下劣之所惱亂？復我今者何所思惟，云何思惟，令奢摩他所攝受心，不為彼法之所惱亂？若彼苾芻，不取如是自心相貌，但自了知此隨煩惱染污心已，便於外緣取淨妙相；由是為因，雖能暫時除遣現在現前隨惑，然於後時若復如前攝心內聚，還為如是隨惑所惱，不得靜定。如先不取自心相故，由是因緣，為隨煩惱數數擾亂；又不能得所欣求義，復為憂愁之所損惱；又經長時不能獲得內心寂止，不能獲得依奢摩他、毘鉢舍那為先，清淨增上第一正念、正知。由不獲得內心寂止故，不能得四增上心現法樂住；由不獲得增上第一正念、正智故，不能得先所未得無上安隱究竟涅槃。與上相違，應知即是一切白品，乃至獲得先所未得無上安隱究竟涅槃。此中典廚譬瑜伽師，主即譬於內奢摩他所攝受心，其餚膳味喻執取相，上妙衣食喻於內心奢摩他等。當知黑品喻諸愚夫，所有白品喻諸智者。

二〇；七七九（六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鳥，名曰羅婆，為鷹所捉，飛騰虛空，於空鳴喚言：我不自覺，忽遭此難。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，故遭此難，如何今日為他所困，不得自在！鷹語羅婆：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？羅婆答言：我於田耕壟中，自有境界，足免諸難，是為我家父母境界。鷹於羅婆起憍慢言：放汝令去，還耕壟中，能得脫以不？於是羅婆得脫鷹爪，還到耕壟大塊之下，安住止處，然後於塊上，欲與鷹鬪。鷹則大怒，彼是小鳥，敢與我鬪！瞋恚極盛，迅飛直搏。於是羅婆入於塊下，鷹鳥飛勢，臆衝堅塊，碎身即死。時羅婆鳥深伏塊下，仰說偈言：

『鷹鳥用力來，羅婆依自界，乘瞋猛盛力，致禍碎其身。

我具足通達，依於自境界，伏怨心隨喜，自觀欣其力。

設汝有兇愚，百千龍象力，不如我智慧，十六分之一，

觀我智殊勝，摧滅於蒼鷹』。

如是比丘！如彼鷹鳥愚癡，自捨所親父母境界，遊於他處，致斯災患。汝等比丘亦應如是，於自境界所行之處，應善守持，離他境界，應當學。比丘！他處、他境界者，謂五欲境界。眼見可意、愛、念妙色，欲心染著；耳識聲；鼻識香；舌識味；身識觸可意、愛、念妙觸，欲心染著，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。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，謂四念處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處。是故比丘！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，遠離他處他境界，應當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諸纏」：復次、有諸蕊芻，於諸念住正勤修習而是異生。或有勝妙可愛境界正現在前；或復獨處得諸相狀，由失念故，不如理想以為依止，率爾發起猛利貪纏。彼於此纏深心厭恥，謂如自身墮於厄難極鄙穢處，發起猛利思遠離心，由如是行，便於彼纏心得解脫。既解脫已，心生歡喜，從此已後起猛利厭，猛利厭後得無常想，如見大犁發諸行塊，便於聖諦如實現觀，以其依止依附涅槃。又即有學觀察作意，於勝妙境思惟淨相，由未永斷貪隨眠故，貪纏率爾生起現前，尋復於彼深見過患，為欲斷此纏及隨眠，入無相定，如是能斷餘未斷法。從定起已，如實了知一切已斷，領受微妙解脫喜樂。如實觀見自己成就大智力故，名為彊盛；諸魔羅品，其力羸劣。

二一；七八〇（六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四念處多修習，當得四果、四種福利。云何為四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大果利」：復次、修四念住所引功德，當知能感最勝增上究竟果故，名有大果；當知能感最勝增上樂勝利故，名有大利。

二二；七八一（六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於私伽陀聚落北身怒林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緣幢伎師，肩上竪幢，語弟子言：汝等於幢上，下向護我，我亦護汝，迭相護持，遊行嬉戲；多得財利。時伎弟子

語伎師言：不如所言，但當各各自愛護，遊行嬉戲，多得財利，身得無為安隱而下。伎師答言：如汝所言，各自愛護。然其此義，亦如我說，己自護時即是護他，他自護時亦是護己。心自親近，修習隨護作證，是名自護、護他。云何護他、自護？不恐怖他，不違他，不害他，慈心哀彼，是名護他、自護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自護者修四念處，護他者亦修四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復次、嗢拕南曰：

邪師、住雪山，勸勉、繫屬、淨，漸次、戒圓滿，穗、成就為後。

「邪師」：有諸外道，於弟子眾自立為師，專求利養，專求恭敬，專求自利。遇緣和合，有族姓子投其出家，因而謂曰：汝之與我，先無一切資身眾具可共受用，汝應為我往詣他處，褒讚我德，掩藏我失，我亦為汝行如是事。我等二人迭相依護，當於諸王，若與王等，乃至一切大商主邊，多獲利養及以恭敬。若作是言諸外道師，名專自利。然其弟子便發抗言：勿為此見！如是護者，未名自護往惡趣失，若防此失，乃名自護。是故汝應如前自護，我亦當自別為餘護；我既不能護汝，汝亦不須護我。於此義中，當知弟子是如理語者，是聰慧者，重當來故；應知其師是非理語者，是愚癡者，重現在故。復有雜染觸惱於他，由雜染故不能自護，因此惱他，不名護他。此中如前，由親近等斷諸煩惱，名當自護；從此已後，由斷為因不惱他等，名當護他。應知此中，無瞋、無害是無惱義。無緣而起利、樂二心，無緣而起慈、悲二心，當知如此是哀愍義。由哀愍故，不惱於他，是故當知一切哀愍，與彼相違。

二三；七八二（六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大雪山中寒冰嶮處，尚無猨猴，況復有人！或復有山，猨猴所居而無有人；或復有山，人、獸共居。於猨猴行處，獵師以臠膠塗其草上。有黠猨猴，遠避而去。愚癡猨猴，不能遠避，以手小觸即膠其手；復以二手欲解求脫，即膠二手；以足求解，復膠其足；以口齧草，輒復膠口；五處同膠，聯捲臥地。

獵師既至，即以杖貫擔負而去。比丘！當知愚癡猨猴，捨自境界父母居處，遊他境界，致斯苦惱。如是比丘！愚癡凡夫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眼見色已則生染著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，味、身、觸，皆生染著。愚癡比丘，內根、外境被五縛已，隨魔所欲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於自所行處、父母境界依止而住，莫隨他處、他境界行。云何比丘自所行處、父母境界？謂四念處：身身觀念住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住雪山」：復次、應知雪山喻佛善說法毘奈耶。此中略有三分可得：一、無學地，二、有學地，三、異生地。猨猴喻彼非理作意諸相應心，獵人喻魔。於無學地俱不能行；於有學地乃至不還，唯有非理作意相應，猨猴喻心獨一能往，非獵人喻魔所能行；於異生地二俱能行。又諸愚夫，要觀餘境，能出餘境；追求餘境，餘境所縛，是故於境不得解脫。

二四；七八三（六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年少比丘，當云何教授？云何為其說法」？佛告阿難：「此諸年少比丘，當以四念處教令修習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智、正念，寂定於心，乃至知身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靜於心，乃至知法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住學地者，未得進上，志求安隱涅槃時，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靜於心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靜於心，乃至於法遠離。若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諸重擔，盡諸有結，正知善解脫。當於彼時，亦修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、正智，寂靜於心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觀念住，乃至於法得遠離」。時尊者阿難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五；七八四（六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跋祇人間遊行，到鞞舍離國菴羅園中住。爾時，菴羅女聞世尊跋祇人間遊行，至菴羅園中住，即自莊嚴，乘車出鞞舍離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供養。詣菴羅園門，下車步進，遙見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。

世尊遙見菴羅女來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勤攝心住，正念、正智，今菴羅女來，是故誡汝。云何為比丘勤攝心住？若比丘已生惡不善法當斷，生欲方便，精進攝心；未生惡不善法不令起；未生善法令生；已生善法，令住不忘，修習增滿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心，是名比丘勤攝心住。云何名比丘正智？若比丘去來威儀，常隨正智；迴顧、視瞻、屈伸、俯仰、執持衣鉢、行住坐臥、眠覺、語默，皆隨正智住，是（名）正智。云何正念？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如是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比丘正念。是故汝等勤攝其心，正智、正念，今菴羅女來，是故誡汝」。

時菴羅女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卻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、示教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爾時，菴羅女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唯願世尊與諸大眾，明日受我請中食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菴羅女知世尊默然受請已，稽首禮足，還歸自家。設種種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白佛時到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詣菴羅女舍，就座而坐。時菴羅女手自供養種種飲食。食訖，澡漱洗鉢竟，時菴羅女持一小床，坐於佛前，聽佛說法。爾時，世尊為菴羅女說隨喜偈：

「施者人愛念，多眾所隨從，名稱日增高，遠近皆悉聞。

處眾常和雅，離慳無所畏，是故智慧施，斷慳永無餘。

上生忉利天，長夜受快樂，盡壽常修德，娛樂難陀園，

百種諸天樂，五欲悅其心。彼於此人間，聞佛所說法，

為善逝弟子，樂彼受化生」。

爾時，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二六；七八五（六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言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世間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又能種種歌舞伎樂，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有世間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在於一處，作種種歌舞，伎樂戲笑，復有大眾雲集一處。若有士夫不愚、不癡，樂樂、背苦，貪生、畏死，有人語言：士夫！汝當持滿油鉢，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。使一能殺人者，拔刀隨汝，若失一滴油者，輒當斷汝命。云何比丘！彼持油鉢士夫，能不念油鉢，不念殺人者，觀彼伎女及大眾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世尊！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，常作是念：我若落油一滴，彼拔刀者當截我頭。唯一其心，繫念油鉢，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，徐步而過，不敢顧眄」。「如是比丘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、色，善攝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者，則是我弟子、隨我教者。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、色，攝持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？如是比丘，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亦復如是。是名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、色，善攝心法，住四念處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專心正念，護持油鉢，自心隨護，未曾至方。

甚難得過，勝妙微細，諸佛所說，言教利劍，

當一其心，專精護持。非彼凡人，放逸之事，

能入如是，不放逸教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勸勉」：復次、由於正法聽聞，受持，觀察義理，法隨法行，如其次第，應知勸化安立四義。復有三法，尚能斷餘一切勝妙婬欲貪纏，況乎鄙劣諸欲貪纏！何等為三？一、精進力，二、不放逸力，三、對治力。由精進力，其已生者令不堅住；由餘二力，其未生者令不得生。如是行者勤修正行，為欲斷除已生惡故，及未生者令不生故。

二七；七八六（六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欝低迦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為我說法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如上廣說，乃至不受後有」。佛告欝低迦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但於我所說法，不悅我心，彼所事業亦不成就，雖隨我後而不得利，反生障閡」。欝低迦白佛：「世尊所說，我則能令世尊心悅，自業成就，不生障閡。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我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如上廣說，乃至不受後有」。如是第二，第三請。爾時，世尊告欝低迦：「汝當先淨其初業，然後修習梵行」。欝低迦白佛：「我今云何淨其初業，修習梵行」？佛告欝低迦：「汝當先淨其戒，直其見，具足三業，然後修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念住，專精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如是外身；內外身身觀念住。受……。心……。法法觀念住，亦如是廣說」。時欝低迦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時欝低迦聞佛教授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不受後有。

二八；七八七（）

如欝低迦所問，如是異比丘所問，亦如上說。

二九；七八八（六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名婆醯迦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哉世尊！為我說法」，如前欝低迦修多羅廣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婆醯迦比丘！初業清淨，身身觀念住者，超越諸魔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者，超越諸魔」。時婆醯迦比丘聞佛說法教誡已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後有。

三〇；七八九（六二六）

第二經亦如上說，差別者，如是比丘超越生死。

「繫屬」：復次、於四念住殷重修習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繫屬魔者，謂在欲界，此不還果即能超度。繫屬死者，謂從欲界乃至有頂，此阿羅漢乃能超度。

三一；七九〇（六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住於學地，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方便求，是聖弟子當云何於正法律修習，多修習，得盡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？佛告阿那律：「若聖弟子住於學地，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方便求，彼於爾時，當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聖弟子多修習已，得盡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二；七九一（六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時尊者優陀夷，尊者阿難陀，亦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優陀夷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阿難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為諸比丘說聖戒，令不斷、不缺、不擇、不離、不戒取、善究竟、善持、智者所歎、所不憎惡。何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見，為諸比丘說聖戒，不斷、不缺、乃至智者所歎、所不憎惡」？尊者阿難語優陀夷：「為修四念處故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三三；七九二（六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尊者跋陀羅，亦在彼住。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言：「頗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得不退轉耶」？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能令行者得不退轉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說已，各還本處。

三四；七九三（六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尊者跋陀羅，亦在彼住。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：「頗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令不淨眾生而得清淨，轉增光澤耶」？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能令不淨眾生而得清淨，轉增光澤，謂四念處：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三五；七九四（六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尊者跋陀羅，亦在彼住。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：「頗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能令未度彼岸眾生得度彼岸」？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能令未度彼岸眾生得度彼岸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三六；七九五（六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尊者跋陀羅，亦在彼住。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：「頗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得阿羅漢」？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、多修習，而得阿羅漢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三七；七九六（六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說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謂四念處，是名正說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八；七九七（六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四念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名賢聖出離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九——四五；七九八——八〇四（）

如出離，如是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得大果，得大福利，得甘露法，究竟甘露，甘露法作證，如上廣說。

四六；八〇五（六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四念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未淨眾生令得清淨，已淨眾生令增光澤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七——五〇；八〇六——八〇九（）

如淨眾生，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，得阿羅漢，得辟支佛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如上說。

「淨」：言不清淨諸有情者，謂諸異生；言清淨者，謂諸有學；言鮮白者，謂諸無學。復有三種證淨未清淨者，能令清淨；已清淨者，能令鮮白。當知此中，上諸有學，說名清淨；下諸有學，名不清淨，彼由修道未清淨故。餘如前說。

五一；八一〇（六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為汝說修四念處。何等為修四念處？若比丘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興于世。演說正法，上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下語亦善，善義，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顯示。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從佛聞法，得淨信心，如是修學。見在家和合欲樂之過，煩惱結縛，樂居空閑，出家學道，不樂在家，處於非家，欲一向清淨，盡其形壽，純一滿淨，鮮白梵行。我當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作是思惟已，即便放捨錢財、親屬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正其身行，護口四過，正命清淨，習賢聖戒，守諸根門，護心正念。眼見色時，不取形相，若於眼根住不律儀，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常漏於心，而令於眼起正律儀；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起正律儀，亦復如是。彼以賢聖戒律成就，善攝根門，來往、周旋、顧視、屈伸、坐臥、眠覺、語默，

住智正智。彼成就如此聖戒，守護根門，正智、正念，寂靜遠離，空處、樹下、閑房獨坐，正身正念，繫心安住。斷世貪憂，離貪欲，淨除貪欲；斷世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離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淨除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。斷除五蓋惱，心慧力羸諸障閡分不趣涅槃者，是故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如是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亦如是說。是名比丘修四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漸次」：復次、修四念住，應知略有五種漸次：一、信增上力，清淨出家；二、戒律儀；三、根律儀；四、樂遠離；五、蓋清淨。諸在家者，雖復數數修諸念住，護得淨信，諸蓋清淨，然闕學處，當知所修不得圓滿。

五二；八一一（六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四念處」。如上廣說，差別者：「乃至如是出家已，住於靜處，攝受波羅提木叉律儀，行處具足，於細微罪生大怖畏。受持學戒，離殺、斷殺、不樂殺生，乃至一切業跡如前說。衣鉢隨身，如鳥兩翼。如是學戒成就，修四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戒圓滿」：復次、由三因緣，具戒苾芻，當知禁戒淨命圓滿。云何為三？一、所行圓滿，二、攝取圓滿，三、受用圓滿。所行圓滿者，謂從買賣乃至害縛、斷截、撾打、揣摩等事，皆悉遠離。攝取圓滿者，謂於攝取象、馬等事，乃至攝取生穀等事，皆悉遠離。受用圓滿者，謂衣僅蔽身，食纔充腹，便生喜足，於餘長物、非時食等，皆悉遠離。

五三；八一二（六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住摩竭提那羅聚落，疾病涅槃，純陀沙彌瞻視供養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，時純陀沙彌供養尊者舍利弗已，取餘舍利，擔持衣鉢，到王舍城。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尊者阿難所，禮尊者阿難足已，卻住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尊者當知！我和上尊者舍利弗已涅槃，我持舍利及衣鉢來」。於是尊者阿難聞純

陀沙彌語已，往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舉體離解，四方易韻，持辯閉塞。純陀沙彌來語我言：和上舍利弗已涅槃，持餘舍利及衣鉢來」。佛言：「云何阿難！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？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涅槃耶」？阿難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若法我自知，成等正覺所說，謂四念處，四正斷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支，八道支涅槃耶」？阿難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雖不持所受戒身，乃至道品法而涅槃，然尊者舍利弗，持戒多聞，少欲知足，常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攝念安住，一心正受；捷疾智慧，深利智慧，超出智慧，分別智慧，大智慧，廣智慧，甚深智慧，無等智慧，智寶成就；能示，能教，能照，能喜，善，能讚歎，為眾說法。是故世尊！我為法故，為受法者故，愁憂苦惱」。佛告阿難：「汝莫愁憂苦惱！所以者何？若生、若起、若作，有為敗壞之法，何得不壞？欲令不壞者，無有是處。我先已說：一切所愛念種種諸物，適意之事，一切皆是乖離之法，不可常保。譬如大樹，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華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；如大寶山，大巖先崩；如是如來大眾眷屬，其大聲聞先般涅槃。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，於彼方我則無事，然其彼方，我則不空，以有舍利弗故，我先已說故。汝今阿難！如我先說，所可愛念種種適意之事，皆是別離之法，是故汝今莫大愁毒。阿難！當知如來不久亦當過去。是故阿難！當作自洲而自依，當作法洲而法依，當作不異洲、不異依」。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自洲以自依？云何法洲以法依？云何不異洲、不異依」？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，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如是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處，亦如是說。阿難！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四；八一三（六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偷羅國跋陀羅河側傘蓋菴羅樹林中。尊者舍利弗、目揵連涅槃未久。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爾時，世尊觀察眾會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觀大眾，見已虛空，以舍利弗、大目揵連般涅槃故。我聲聞唯此二人，善能說法，教誡教授，辯說滿足。有二種財，錢財及法財。錢財者，從世人求；法財者，從舍利弗、大目揵連求。如

來已離施財及法財，汝等莫以舍利弗、目揵連涅槃故，愁憂苦惱。譬如大樹，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華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，亦如寶山，大巖先崩；如是如來大眾之中，舍利弗、目揵連二大聲聞先般涅槃。是故比丘！汝等勿生愁憂苦惱！何有生法、起法、作法，（有）為法、壞敗之法而不磨滅！欲令不壞，無有是處。我先已說：一切可愛之物，皆歸離散；我今不久，亦當過去。是故汝等當知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、不異依。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如是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、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不異依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穗」：復次、身等四法，如四大路。於彼所生非理作意，如邪祈願稻穀麥穗；於彼所生如理作意，如正祈願稻穀麥穗。當知欲界是不定地，猶如其皮；色、無色界俱是定地，猶如其肉；無明如血；於三界中由三種漏，有淋漏義。

「成就」：復次、如先所說，所有貪等種種無量惡不善法，由二因緣，若成就者，不能修習四種念住，非是一切汎成就者。云何為二？一、有貪等纏現前故，二、於此纏不見過故。纏現在前，雜染心故，不能修習；雖暫遠離，性染著故，非無戀故，於能隨順貪等諸法，其心散動，常逐漂淪，種種尋思恒隨擾亂，是故不能修習念住。若不爾者，諸有其性不深染著，皆應不能修習念住。若如是者，無容有能修四念住。

八 正斷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勇、力、修、等持，異門、神足後。

應知建立四種正斷，如聲聞地已廣分別。

聲聞地說：「如是於四念住串習行故，已能除遣龕龕顛倒，已能了達善不善法。從此無間，於諸未生惡不善法，為不生故；於諸已生惡不善法，為令斷故；於其未生一切善法，為令生故；於其已生一切善法，為欲令住，令不忘失，廣說如前，乃至攝心、持心。

云何名為惡不善法？謂欲纏染汙身、語、意業，是身、語、意惡行所攝，及能起彼所有煩惱。若未和合、未現在前，說名未生；若已和合、已現在前，說名已生。云何名為一切善法？謂若彼對治，若蓋對治，若結對治；未生、已生，應知如前惡不善法。

若時未生惡不善法，先未和合，為令不生，發起希願：我當令彼一切一切皆不復生，是名於諸未生惡不善法，為不生故生欲。若時已生惡不善法，先已和合，為令斷故，發起希願：我當於彼一切一切皆不忍受，斷滅、除遣，是名於諸已生惡不善法，為令斷故生欲。

又彼一切惡不善法，或緣過去事生，或緣未來事生，或緣現在事生。如是彼法或緣不現見境，或緣現見境。若緣過去、未來事境，是名緣不現見境；若緣現在事境，是名緣現見境。當知此中，於緣不現見境惡不善法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斷，自策、自勵，是名策勵。於緣現見境惡不善法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斷，勇猛正勤，是名發勤精進。所以者何？要當堅固自策、自勵，勇猛正勤，方能令彼或不復生，或永斷滅。

又於下品、中品諸纏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斷，故自策勵。於上品纏，其未生者欲令不生，其已生者欲令永斷，發勤精進。

又若行於過去境界，如是行時，不令煩惱緣彼生起；設復失念，暫時生起而不忍受，速能斷滅、除遣、變吐。如緣過去，若行未來，當知亦爾。如是未生惡不善法，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斷，是名策勵。若行現在所緣境界，如是行時，不令煩惱緣彼生起；設復失念，暫時生起而不忍受，速能斷滅、除遣、變吐。如是未生惡不善法，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斷，是名發勤精進。

又或有惡不善法，唯由分別力生，非境界力；或有惡不善法，由分別力生，亦境界力。唯由分別力生非境界力者，謂於住時，思惟過去、未來境界而生於彼。由思惟力生亦境界力者，謂於行時，緣現在境界而生於彼，當於爾時，決定亦有非理分別。當知此中惡不善法，唯由分別力生非境界力者，彼若未生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斷，是名策勵；若由分別力生亦境界力者，彼若未生能令不生，生已能斷，是名發勤精進。

於其未生一切善法，為令生故生欲者，謂於未得、未現在前所有善法，為欲令得、令現在前，發心希願，發起猛利求獲得欲、求現前欲而現在前，是名於其未生一切善法，為令生故生欲。於其已生一切善法，為欲令住，令不忘失，令修圓滿生欲者，謂已獲得、已現在前所有善法，是名已生善法。於此善法已得不失，已得不退，依是說言為欲令住。於此善法，明了現前，無闇鈍性，依是說言令不忘失。於此善法已得現前，數數修習成滿究竟，依是說言令修圓滿。於此善法發心希願，發起猛利求堅住欲，求不忘欲，求修滿欲而現在前，是名於其已生一切善法，為欲令住、令不忘失、令修圓滿生欲。

策勵者，為於已得令現前故；發勤精進者，為於未得令其得故。又策勵者，於已生善，為欲令住、令不忘故；發勤精進者，令修滿故。又於下品、中品善法，未生令生，生已令住，令不忘失，是名策勵；於上品善法，未生令生，生已乃至令修圓滿，是名發勤精進。

言策心者，謂若心於修奢摩他一境性中，正勤方便，於諸未生惡不善法，為令不生，廣說乃至於其已生一切善法，為欲令住、令不忘失、令修圓滿。由是因緣，其心於內極略下劣，或恐下劣，觀見是已，爾時隨取一種淨妙舉相，殷勤策勵，慶悅其心，是名策心。云何持心？謂修舉時，其心掉動，或恐掉動，觀見是已，爾時還復於內略攝其心修奢摩他，是名持心。

如是四種，亦名正勝：謂於黑品諸法，其未生者為令不生，其已生者為令斷滅，生欲、策勵、發勤精進、策心、持心，是二正勝；於白品諸法，其未生者為欲令生，如前黑品廣說應知，是二正勝。

如是四種，亦名正斷：一、名律儀斷，謂於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，生欲、策勵，乃至廣說。二、名斷斷，謂於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，生欲、策勵，乃至廣說。由於已生惡不善事，應修律儀令其斷滅，不應忍受，由是因緣，名律儀斷。於其未生惡不善事，為欲令彼不現行斷，為欲令彼不現前斷，為斷故斷，故名斷斷。三、名修斷，謂於未生一切善法，為令生故，廣說乃至策心、持心。由於善法數修數習，先所未得能令現前，能有所斷，故名

修斷。四、名防護斷，謂於已生一切善法，為欲令住，廣說乃至策心、持心。由於已得已現在前諸善法中，遠離放逸，修不放逸，能令善法住不忘失，修習圓滿；防護已生所有善法，能有所斷，故名防護斷。

如是廣辨四正斷已，復云何知此中略義？謂為顯示於黑、白品，捨、取事中，增上意樂圓滿，及加行圓滿，是故宣說四種正斷。當知此中，由生欲故，增上意樂圓滿。由自策勵、發勤精進，策心、持心，故加行圓滿。修瑜伽師，唯有爾所正應作事，謂為斷滅所應斷事，及為獲得所應得事。先當生起希願、樂欲，為斷諸纏；復應時時正勤修習止、舉、捨相；為斷諸纏及隨眠故，更應修集對治善法。為顯如是一切所作，說四正勝及四正斷，是名略義」。

「勇」：此中宣說勇第五句，云何名勇？謂如前說，堪能忍受發勤精進所生眾苦，諸淋漏苦，界不平苦，他麁惡言損惱等事所生眾苦。非此因緣，退捨修習正斷加行，故名為勇。

九 如意足相應

復次、應知建立四種神足，如聲聞地已廣分別。

聲聞地說：「從此復修四三摩地：謂欲三摩地，勤三摩地，心三摩地，觀三摩地。當知由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欲三摩地；由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勤三摩地；由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心三摩地；由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，名觀三摩地。

若於是時純生樂欲，生樂欲已，於諸所有惡不善法自性、因緣、過患、對治，正審思察，起一境念；於諸善法自性、因緣、功德、出離，正審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修習故，觸一境性，於諸所有惡不善法現行諸纏能令遠離，而未永害煩惱隨眠，是名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若於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所緣境界，能順所有惡不善法，能順所有下、中、上品煩惱纏中，其未生者為令不生，其已生者為令斷滅，自策自勵，發勤精進。行彼所緣，於彼境界，自性、因緣、過患、對治，正審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安住故，能正生起心一境性，於諸所有惡不善法現行諸纏能令遠

離，而未永害煩惱隨眠，是名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若復策發諸下劣心，或復制持諸掉舉心，又時時間修增上捨。由是因緣，於諸所有惡不善法，若能隨順惡不善法，及諸善法，若能隨順所有善法，自性、因緣、過患、功德、對治、出離，正審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安住故，能正生起心一境性，廣說乃至是名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若於能順惡不善法，作意思惟為不如理；復於能順所有善法，作意思惟以為如理。如是遠離彼諸纏故，及能生起諸纏對治，定為上首諸善法故，能令所有惡不善法皆不現行。便自思惟：我今為有、現有惡不善法不覺知耶？為無、現無惡不善法不覺知耶？我今應當遍審觀察。彼由觀察作意增上力故，自正觀察斷與未斷，正審思察，住一境念。即由如是多安住故，能正觸證心一境性。由是因緣，離增上慢，如實自知我唯於纏心得解脫，未於一切一切隨眠心得解脫；我唯獲得及已修習諸纏對治，定為上首所有善法，而未獲得及未修習隨眠對治，是名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。

彼由如是四三摩地增上力故，已遠諸纏，復為永害一切一切惡不善法諸隨眠故，及為修習能對治彼諸善法故，便更生起樂欲、策勵，廣說如前修四正斷加行道理。彼於如是正修習時，有八斷行，為欲永害諸隨眠故，為三摩地得圓滿故，差別而轉。何等名為八種斷行？一者、欲，謂起如是希望樂欲，我於何時修三摩地當得圓滿，我於何時當能斷滅惡不善法所有隨眠！二者、策勵，謂乃至修所有對治，不捨加行。三者、信，謂不捨加行正安住故，於上所證深生信解。四者、安，謂清淨信而為上首，心生歡喜；心歡喜故，漸次息除諸惡不善法品麁重。五者、念，謂九種相，於九種相安住其心，奢摩他品能攝持故。六者、正知，謂毘鉢舍那品慧。七者、思，謂心造作，於斷未斷正觀察時，造作其心，發起能順止、觀二品身業、語業。八者、捨，謂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隨順諸惡不善法中，心無染汙，心平等性。由二因緣，於隨眠斷分別了知，謂由境界不現見思，及由境界現見捨故。如是名為八種斷行，亦名勝行。如是八種斷行、勝行，即是為害隨眠瑜伽。此中欲者，即是彼欲。此中策勵，即彼精進。此中信者，即是彼信。此中安、念、正知、思、捨，即彼方便。

如是此中，若先欲等四三摩地，若今所說八種斷行，於為永斷所有隨眠，圓滿成辦三摩地時，一切總名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，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，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，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。問：何因緣故說名神足？答：如有足者，能往能還，騰躍勇健，能得能證世間所有殊勝之法。世殊勝法，說名為神；彼能到此，故名神足。如是若有如是諸法，有三摩地圓滿成辦，彼心如是清淨、鮮白，無諸瑕穢，離隨煩惱，安住正真，有所堪能，獲得不動，能往能還，騰躍勇健，能得能證出世間法。由出世法最勝自在，是最勝神，彼能證此，故名神足」。

「力」：若略說者，由四種力，持心令定，是故建立四種神足。云何為四？一、淨意樂力，二、勤務力，三、心喜樂力，四、正智力。當知此中，由第一力，於三摩地發生樂欲。為證得故，修習勤務，由第二力最初住心，令其安定。由第三力，已住定心，無復散動，不令於外更復飄轉。由第四力，觀察等持所治煩惱，於斷未斷如實了知；又於等持入、住、出相，能善了別；如是復於奢摩他等所有諸相，若奢摩他、毘鉢舍那諸隨煩惱及隨煩惱能對治等，皆如實知。樂等持者，於等持中但有爾所等持作事，除此更無若過若增。

「修」：復次、由五因緣，當知神足略修習相：一、由遠離奢摩他品隨煩惱故，二、由遠離毘鉢舍那品隨煩惱故，三、於毘鉢舍那品所緣境界繫縛心故，四、於奢摩他品所緣境界繫縛心故，五、俱於二品所緣境界繫縛心故。應知此中，奢摩他品隨煩惱者，謂懈怠俱行欲等，及惛沈、睡眠俱行欲等；當知懈怠俱行欲等，是惛沈、睡眠俱行欲等所依止性。毘鉢舍那品隨煩惱者，謂掉舉俱行欲等，及妙欲散動俱行欲等；當知掉舉俱行欲等，是妙欲散動俱行欲等所依止性。又於此中，由懈怠俱行欲等，於奢摩他品令住雜染，然不能令諸奢摩他皆悉滅沒；由惛沈、睡眠俱行欲等，於奢摩他品令住雜染，亦復能令諸奢摩他皆悉滅沒。由掉舉俱行欲等，於毘鉢舍那品令住雜染，而不能令毘鉢舍那一切滅沒；妙欲散動俱行欲等，於毘鉢舍那品令住雜染，亦令一切毘鉢舍那皆悉滅沒。毘鉢舍那品所緣境者，謂前後想，此想分別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奢摩他品所緣境者，謂上下想，此亦如前應知其相。俱品

所緣境者，謂光明想，彼於俱品由動搖故，有諸光影俱行心修。又非如欲等與餘懈怠相應說名懈怠俱行，精進亦爾得有懈怠共相應義，然即精進墮在慢緩，不正發勤精進相續，說名懈怠俱行。又此五相，當知總攝一切種修，樂等持者，由此等持速得成滿。

「等持」：復次、於五解脫處，如其所應，當知欲等增上四種三摩地。若有苾芻，依淨意樂及猛利欲，為欲證得最勝通慧，從諸如來及佛弟子，殷重恭敬聽聞正法，從聞無間，漸次證得勝三摩地，當知是名欲增上三摩地。復有苾芻，如所聞法，如所得法，起大功用，發大精進，或正為他宣說開示，或以勝妙音詞讀誦，從此無間，漸次因緣能隨獲得勝三摩地，當知是名精進增上三摩地。復有苾芻，於諸賢善三摩地相，善取思惟，觀青瘀等，乃至骨鎖以為邊際，由此所緣，次第生起勝三摩地，當知是名心增上三摩地。復有苾芻，如所聞法，如所得法，獨處空閑，思惟籌量，審諦觀察，由此因緣，漸次生起勝三摩地，當知是名觀增上三摩地。

「異門」：復有差別，謂由四門起三摩地：一、由如前從他生起猛利樂欲聞正法門。二、由從他獲得無倒教授教誡，無間殷重發起加行，未入根本勝三摩地，為欲趣入正教授門。三、由已入根本勝三摩地，為欲轉得所餘上位勝三摩地心喜樂門。四、由多聞聞持，自能於法如理觀察平等觀門。當知此中，由第一門起欲增上三摩地；由第二門，起精進增上三摩地；由第三門，起心增上三摩地；由第四門，起觀增上三摩地。所餘分別義，及分別斷行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「神足」：復次、修諸神足以為依止，能正引發諸聖神通，無有外道修諸神足，能正引發諸聖神通。又諸聖者引發所有最勝神通，隨所願樂，延諸壽行，或住一劫，或一劫餘。謂過一劫，不淨種性補特伽羅，名為物類，當知此類唯住內法。又諸聖者變化神通，於其四事不能變化：一者、根，二者、心，三者、心所有法，四者、業及業異熟。又諸聖者變性神通，不能轉變順樂受業，令自性改成順苦受；如順樂受望順苦受，順苦受業望順樂受，應知亦爾。若業能順非苦樂受，當知畢竟順非苦樂。又諸聖者住持神通，不能住持順非苦樂受業，令成無受，餘亦如是。又諸聖者變時神通，不能轉變順現

法受業，令成順後法受業；及順後法受業，令成順現法受業。

十 根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安立、所行境，慧根為最勝，當知後安住外異生品等。

「安立」：略由六處增上義故，當知建立二十二根。何等為六？一、能取境界增上義故；二、繼嗣家族增上義故；三、活命因緣，各別事業加行、士用增上義故；四、受用先世諸業所作愛不愛果，及造新業增上義故；五、趣向世間離欲增上義故；六、趣向出世離欲增上義故。當知此中眼根最初，意根為後，如是六根，於取境界有增上義。男、女二根，於能繼嗣家族子孫有增上義。命根一種，於愛命者活命因緣，各別事業加行、士用有增上義。樂最為初，捨為其後，如是五根，於其受用先業所作愛不愛果，及造新業有增上義。信為最初，慧為其後，如是五根，於能趣向世間離欲有增上義。未知當知、已知、具知三無漏根，於能趣向出世離欲，最極究竟有增上義。一切世間所現見義，其唯此量，當知是義能究竟者，無出於此二十二根，故一切根二十二攝。

「所行境」：復次、或有一類作是思惟：若無內我託六根門，行六境界，如是六根各別所行，各別境界；然此六根唯能領受自所行境，誰能領受如是六根所行境性？當知此由不能了達緣起道理，故於諸行起邪分別。緣起理者，謂若有時，修瑜伽師於內六根如理攀緣，精勤加行修四念住，即於爾時，此四念住領受六根所行境性；即此於彼由清淨故，名為出離。又即勤修四念住故，初達諦理，得七覺支，即於爾時，此諸覺支真故、實故，領受念住所行境性。又由修習覺支因緣，起於明、脫，即於爾時，如是明、脫領受覺支已善修習，從此已後不復應修所行境性。如實已斷一切煩惱，即於爾時，於諸煩惱斷滅涅槃，離增上慢，即由遠離增上慢故，此現實有究竟明、脫，如實領受已得明脫所行境性。由此出離一切所有有為法故，當知明、脫亦得出離，於涅槃中，能取、所取二種施設皆無所有，一切戲論永滅離故。是故乃至諸有為法，可得展轉問答施設，能取、所取言論差別，究竟涅槃無為法

中，一切問答言論差別皆不如理。是故當知於無我中，應正顯示唯有雜染，唯有清淨。

一；八一四（六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根：未知當知根，知根，無知根」。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覺知學地時，隨順直道進，精進勤方便；善自護其心；

如自知生盡，無礙道已知；以知解脫已，最後得無知，

不動意解脫，一切有能盡。諸根悉具足，樂於根寂靜，

持於最後身，降伏眾魔怨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八一五（六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謂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八一六（六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善觀察者，於三結斷、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於正覺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八一七（六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此五根如實觀察者，不起諸漏，心得離欲解脫，是名阿羅漢：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八一八（六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信根者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根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根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根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根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八一九（六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為信根？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，根本堅固，餘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餘世間，無能沮壞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。何等為精進根？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；未生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；已生善法，住不忘，修習增廣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，是名精進根。何等為念根？若比丘內身身觀住，殷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亦如是說，是名念根。何等為定根？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定根。何等為慧根？若比丘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慧根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八二〇（六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觀察已，於三結斷、知。何等為三？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是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八二一（六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觀察已，得盡諸漏離欲解脫，是名阿羅漢：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

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八二二（六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諸比丘若我於此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滅、信根滅道跡不如實知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中，為出、為離，心離顛倒，亦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我於此信根，正智如實觀察故，信根集、信根滅、信根滅道跡正智如實觀察故，我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眾中，為出、為離，心離顛倒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進、念、定、慧根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八二三（六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我此信根集、信根沒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離不如實知者，我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眾中，為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心離顛倒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我於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沒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離，如實知故，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眾中，為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心離顛倒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八二四（六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此五根，若利、若滿足，得阿羅漢；若軟、若劣，得阿那含；若軟、若劣，得斯陀含；若軟、若劣，得須陀洹。滿足者成滿足事，不滿足者成不滿足事，於此五根不空無果。若於此五根一切無者，我說彼為外道凡夫之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八二五（六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彼五根，增上明利滿足者，得阿羅漢俱分解脫；若軟、若劣者，得身證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見到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信解脫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一種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斯陀含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家家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七有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法行；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信行。是名比丘根波羅蜜因緣，知果波羅蜜；果波羅蜜因緣，知人波羅蜜。如是滿足者作滿足事，減少者作減少事，彼諸根則不空無果。若無此諸根者，我說彼為凡夫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安住外異生品」：復次、若依諸佛無上菩提所得正信，乃至正慧，於此世間亦無有者，當知此住外異生品。即於此法，唯有世間無出世者，當知此住內異生品，非外異生。若於此法有出世者，當知一切別住餘品，非彼品類。

一三；八二六（六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此五根，一切皆為慧根所攝受。譬如堂閣眾材，棟為其首，皆依於棟，以攝持故；如是五根，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八二七（六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信根者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根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根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根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根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此諸功德，一切皆是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」。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八二八（六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聖弟子成就慧根

者，能修信根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滅，向於捨，是名信根成就；信根成就，即是慧根。如信根，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說。是故（成）就此五根，慧根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。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，眾材所依，以攝持故。如是五根，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八二九（六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若聖弟子成就信根者，作如是學：聖弟子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著，愛所繫，眾生長夜生死往來流馳，不知本際。有因故有生死，因永盡者則無生死。無明大闇聚障礙，誰般涅槃？唯苦滅、苦息、清涼、沒。如信根，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亦如是說。此五根，慧為首，慧所攝持。譬如堂閣，棟為首，棟所攝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八三〇（六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：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為信根？謂聖弟子於如來所起信心，根本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諸世間法所不能壞，是名信根。何等為精進根？謂四正斷。何等為念根？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定根？謂四禪。何等為慧根？謂四聖諦。此諸功德，皆以慧為首，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八三一（六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為信根？若聖弟子於如來發菩提心，所得淨信心，是名信根。何等為精進根？於如來發菩提心，所起精進方便，是名精進根。何等為念根？於如來初發菩提心，所起念，是名念根。何等為定根？於如來初發菩提心，所起三昧，是名定根。何等為慧根？於如來初發菩提心，所起智慧，是名慧根。所餘堂閣譬，如上

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慧根為最勝」：復次、若有黠慧，諸根猛利種類士夫補特伽羅，由思擇力如理作意，思惟諸法，乃於涅槃得正信解；由此增上發勤精進；此增上故，能於身等所緣境界安住正念；此增上故，能於所緣令心一趣；此增上故，於一切法如實了知，如實觀見。由是因緣，能到究竟，是故此慧若初、若後，多有所作，故說慧根最為殊勝。

一九；八三二（六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於此五根修習、多修習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苦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——二七；八三三——八四〇（）

如苦斷，如是究竟苦邊，苦盡，苦息，苦沒，度苦流，於縛得解，害諸色，過去未來現在一切漏盡，亦如是說。

十一 力相應

一；八四一（六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種力，何等為二？謂數力，及修力。何等為數力？謂聖弟子空閑、林中、樹下，作如是思惟：身惡行，現法、後世受於惡報。我若行身惡行者，我當自悔，教他亦悔我，大師亦當悔我，大德梵行亦當悔我，以法責我，惡名流布；身壞命終，當生惡趣泥犁中。如是現法、後報身惡行斷，修身善行。如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亦如是說，是名數力。何等為修力？若比丘學於數力，聖弟子數力成就已，隨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八四二（六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聖弟子學數力成就已，貪、恚、癡若節若盡。如是聖弟子依於數力，盡立數力，隨得修力；得修力已，修力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八四三（六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修力？謂修四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——一二；八四四——八五二（）

如四念處，如是修四正斷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分，八聖道分，四道，四法句，止、觀，亦如是說。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思擇、覺慧等，國等及諸王，阿羅漢、有學，質直最為後。

「思擇」：略於一切現法、後法諸惡行中，深見過已，能正思擇，息諸惡行，修諸善行，名思擇力。當知此力，能成二事：一者、能往人、天善趣，二者、能往現法涅槃。又此能與修習力攝，修諸念住為所依止，由此為依，能正修習四念住等菩提分法。當知此修，名修習力。又思擇力，能與三處羞恥為伴。何等名為三處羞恥？一者、他處羞恥，謂作是思：若我作惡，當為世間有他心智，諸佛世尊，若聖弟子、若諸天眾信佛教者共所呵毀，是名第一處思擇力。二者、自處羞恥，謂作是思：若我作惡，定當為己深所呵毀，何有善人為斯惡行！是名第二處增上力。三者、法處羞恥，謂作是思：我若作惡，便為障礙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所修梵行；此法若有，便壞梵行，是名第三處思擇力。如是羞恥，當知三處以為增上：一、世增上，二、自增上，三、法增上。

一三；八五三（六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種力，何等為三？謂信力，精進力，慧力」。

一四；八五四（）

「復次、三力，何等為三？謂信力，念力，慧力」。

一五；八五五（）

「復次、三力，何等為三？謂信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八五六（六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力，謂信力，精進力，慧力。如是比丘！當作是學：我當成就信力，精進力，慧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——一八；八五七——八五八（）

如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亦如是說。

一九；八五九（六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力：信力，念力，慧力。何等為信力？謂聖弟子於如來所，入於淨信，根本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諸同法所不能壞，是名信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修四正斷。何等為慧力？謂四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——二一；八六〇——八六一（）

餘二力，如上說。

二二；八六二（六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，何等為四？謂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慧力」。

二三；八六三（）

「復次、四力：信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

二四；八六四（）

「復次、四力：覺力，精進力，無罪力，攝力」。此諸經，如上三力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覺力？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；有罪、無罪，習近、不習近，卑法、勝法，黑法、白法，有分別法、無分別法，緣起法、非緣起法如實知，是名覺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，如前廣說。何等為無罪力？謂無罪身、口、意，是名無罪力。何等為攝力？謂四攝事——惠施、愛語、行利、同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五；八六五（六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最勝施者，謂法施。最勝愛語者，謂善男子樂聞應時說法。行利最勝者，謂不信者，能令入信，建立於信；立戒者以淨戒，慳者以施，惡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同利最勝者，謂阿羅漢以阿羅漢，阿那含以阿那含，斯陀含以斯陀含，須陀洹以須陀洹，淨戒者以淨戒而授於彼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；八六六（六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所有法是眾之所取，一切皆是四攝事。或有一取施者，或一取愛語者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者。過去世時，過去世眾已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攝事。未來世眾當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攝事，或一取施者，或一取愛語（者）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（者）」。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布施及愛語，或有行利者，同利諸行生，各隨其所應，

以此攝世間，猶車因釭運。世無四攝事，母恩子養忘，

亦無父等尊，謙下之奉事。以有四攝事，隨順之法故，

是故有大士，德被於世間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七；八六七（六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，何等為四？謂覺力，精進力，無罪力，攝力，如上說。若比丘成就此四力者，得離五恐怖。何等五？謂不活恐怖，惡名恐怖，眾中恐怖，死恐怖，惡趣恐怖，是名五恐怖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；八六八（六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聖弟子成就此四力者，當作是學：我不畏不活，我何緣畏不活！若身行不淨行，口不淨行，意不淨行，作諸邪貪、不信、懈怠、不精進、失念、不定、惡慧、慳、不攝者，彼應畏不活；我有四力，謂覺力，精進力，無罪力，攝力，有此四力成就故，不應畏。如不活畏，如是惡名畏，眾中畏，死畏，惡趣畏，亦如上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九；八六九（六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：覺力，精進力，無罪力，攝力。何等為覺力？謂慧、大慧、深慧、難勝慧，是名覺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若於不善法、不善數，黑、黑數，有罪、有罪數，不應親近、不應親近數；離此諸法已，若諸餘善、善數，白、白數，無罪、無罪數，應親近、應親近數，如此等修習增上精勤，欲方便堪能，正念、正知而學，是名精進力。無罪力，攝力，如上修多羅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覺慧」：復次、由自利行及利他行為增上故，當知建立有四種力：一、覺慧力，二、精進力，三、無罪力，四、攝受力。能往現法涅槃，名為自義；能往人、天善趣，亦名自義。當知此中，依第一自義，建立覺慧、精進二力，由是二力，能有方便發起正勤。依第二自義，立無罪力；由此三力，一切自義皆得究竟。樂利他者，他義有餘，由此增上立攝受力。當知攝事，如菩薩地已辯其相。

三〇；八七〇（六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力，何等為五？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；八七一（六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當勤加精進，成就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二；八七二（六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彼信力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力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力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力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力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三；八七三（六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成就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；八七四（六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學力，何等為五？謂信力是學力，精進力是學力，慚力是學力，愧力是學力，慧力是學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五；八七五（六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當成就信力是學力，成就精進力是學力，成就慚力是學力，成就愧力是學力，成就慧力是學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六；八七六（六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信力是學力？於如來所，善入於信，根本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餘同法所不能壞。何等為精進力是學力？謂四正斷，如前廣說。何等為慚力是學力？謂羞恥，恥於起惡不善法、諸煩惱數，受諸有，熾然苦報，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是名慚力是學力。何等為愧力是學力？謂諸可愧事而愧，愧起諸惡不善法、煩惱數，受諸有，熾然苦報，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是名愧力是學力。何等為慧力是學力？謂聖弟子住於智慧，成就世間生滅智慧，賢聖出、厭離、決定、正盡苦，是名慧力是學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七；八七七（六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所說，差別者：「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當成就信力是學力，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慧力是學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八；八七八（六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善法，若變、若退、若不久住者，他人審以五種白法來呵責汝。何等為五？言：汝不以信入於善法，若依信者，能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汝無精進；無慚；無愧；無慧入於善法故，若依慧者，能離諸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若比丘於正法不變、不退、久住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慶慰汝。何等為五？正信入於善法，若依信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；精進；慚；愧；慧入於善法，若依慧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九；八七九（六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還戒者，退戒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呵責汝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不以信入於善法，若依信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；不以精進；慚；愧；慧入於善法，若依慧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若比丘盡其壽命，純一滿淨，梵

行清白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慶慰汝，如上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〇；八八〇（六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，若不欲令惡不善法生者，唯有信善法；若信退減者，不信永住，諸不善法則生。乃至欲令惡不善法不生者，唯有精進，慚，愧，慧。若精進，慚，愧，慧力退減，……惡慧永住者，惡不善法則生。若比丘依於信者，則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依精進，慚，愧，慧者，則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一；八八一（六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色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解脫，是名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；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如是說。若復比丘！於色生厭，離欲，（滅盡，）不起解脫者，是名阿羅漢慧解脫；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阿羅漢慧解脫，有何種種別異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者，先未聞法，能自覺知，現法自知，得三菩提；於未來世，能說正法覺諸聲聞，所謂四念處，四正斷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分，八聖道分。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所未得法能得，未制梵行能制，能善知道，善說道，為眾將導；然後聲聞成就隨法，隨道，樂奉大師教誡教授，善於正法。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阿羅漢慧解脫，種種別異。

復次、五學力，如來十力。何等為學力？謂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何等為如來十力？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，是名如來初力。若成就此力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轉於梵輪，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於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業法受、因事報如實知，是名第二如來力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成就此力，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

作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染惡、清淨處淨如實知，是名如來第三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，是名如來第四力。若成就此力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，是名第五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，是名第六如來力。若於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於一切至處道如實知，是名第七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，從一生至百千生，從一劫至百千劫，我爾時於彼生，如是族，如是姓，如是名，如是食，如是苦樂覺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壽分齊，我於彼處死此處生，此處死彼處生，如是行、如是因，如是方宿命所更，悉如實知，是名第八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妙色、惡色，下色、上色，向於惡趣、向於善趣，隨業法受，悉如實知。此眾生身惡業成就，口、意惡業成就，謗毀賢聖，受邪見業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墮惡趣，生地獄中。此眾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業法受，彼因、彼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天上，悉如實知，是名第九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復次、如來諸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身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第十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如此十力，唯如來成就，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二；八八二（六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嬰兒，父母生已，付其乳母，隨時摩拭，隨時沐浴，隨時乳哺，隨時消

息。若乳母不謹慎者，兒或以草、以土諸不淨物，著其口中，乳母當即教令除去。能時除卻者善，兒不能自卻者，乳母當以左手持其頭，右手探其哽；嬰兒當時雖苦，乳母要當苦探其哽，為欲令其子長夜安樂故。佛告諸比丘：若嬰兒長大有所識別，復持草土諸不淨物著口中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嬰兒長大，有所別知，尚不以腳觸諸不淨物，況著口中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嬰兒小時，乳母隨時料理消息，及其長大智慧成就，乳母放捨，不勤消息，以其長大不自放逸故。如是比丘！若諸聲聞始學，智慧未足，如來以法隨時教授而消息之。若久學智慧深固，如來放捨，不復隨時殷勤教授，以其智慧成就不放逸故。是故聲聞五種學力，如來成就十種智力，如上廣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有學」：復次、諸佛如來依自利行及利他行，為欲顯己與諸弟子有差別故，說如是言：諸有學者成就五力，唯有如來成就十力。若有成就有學五力，行自利行，諸聖弟子獲得最上阿羅漢果，從此無間一切自義皆得究竟。如來獲得阿羅漢已，成就十力，行利他行，即用利他以為自義。設於是時，一切所化其事究竟，入無餘依般涅槃界，當知爾時，於所作事方得圓滿。若所修行阿羅漢行，若為利他，即自義行，此二因緣，於諸弟子皆為殊勝。如來十力，如菩薩地已廣分別。

四三；八八三（六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有六種力，若六種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謂處非處如實知，如來初力。復次、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以業法受如實知，如上廣說，是名第二如來力。復次、如來禪、解脫、三昧，正受如實知，如上廣說，是名如來第三力。復次、如來過去種種宿命之事如實知，如上廣說，是名如來第四力。復次、如來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諸眾生死此生彼，如上廣說，是名如來第五力。復次、如來結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如上廣說，乃至於眾中師子吼而吼，是名如來第六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四；八八四（六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有來問我者，如來處非處力，如如來處非處智力，所知見覺成等正覺，為彼記說。若復來問如來自以業受智力，如如來自以業受智力，所知見覺，成等正覺，為彼記說，是名第二如來智力。若有來問如來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智力，如如來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為彼記說。若有來問宿命所更智力，如如來宿命所更，所知見覺，為彼記說。若有來問如來天眼智力，如如來天眼所見，為彼記說。若有來問如來漏盡智力，如如來漏盡智力，所知見覺，為彼記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五；八八五（六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力，何等為七？信力，精進力，慚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力、精進力，慚力及愧力，正念、定、慧力，是說名七力。

成就七力者，得盡諸有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六；八八六（六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有七力，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，我當成就信力；如是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亦當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七；八八七（六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有七力，如上說。差別者，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力、精進力，及說慚、愧力，念力、定、慧力，是名為七力。

七力成就者，疾斷諸有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八；八八八（六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力，何等為七？信力，精進力，慚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何等為信力？於如來所起信心，深入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餘同法所不能壞，是名信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，如上廣說。何等為慚力？謂恥惡不善法，如上說。何等為愧力？於可愧事愧，愧起惡不善法，如上說。何等為念力？謂四念處，如上說。何等為定力？謂四禪，如上說。何等為慧力？謂四聖諦，如上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九；八八九（六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八力，何等為八？謂自在王者力，斷事大臣力，結恨女人力，啼泣嬰兒力，毀呰愚人力，審諦黠慧力，忍辱出家力，計數多聞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〇；八九〇（六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謂自在王（者）力者，王者現自在威力。斷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現斷事之力。結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，現結恨力。啼泣嬰兒力者，嬰兒之法，現啼泣力。毀呰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，觸事毀呰。審諦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，常現審諦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，常現忍辱。計數多聞力者，多聞之人，常現思惟計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一；八九一（六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漏盡比丘有幾力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漏盡比丘有八力。何等為八？謂漏盡比丘心順趣於離，流注於離，浚輸於離；順趣於出，流注於出，浚輸於出；順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輸涅槃。

若見五欲，猶見火坑；如是見已，於欲念、欲受、欲著，心不永住。修四念處，四正斷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分，八聖道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二——五三；八九二——八九三（六九五）（六九六）

如尊者舍利弗問經，如是異比丘問，佛問諸比丘經，亦如上說。

「阿羅漢」：復次、諸阿羅漢成就八力，如實領受貪、瞋、癡等永盡無餘，不造諸惡，修習諸善。謂心趣向遠離、出離、般涅槃故，厭背後有；厭背因緣，不造惡業。又見諸欲，猶如一分熱炭火故，厭背諸欲；厭背因緣，不造惡業。由此二力，不造諸惡，不造惡故，復由六門修習諸善，謂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力、覺支、道支。

五四；八九四（六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九力，何等為九力？謂信力，精進力，慚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，數力，修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五；八九五（六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九力，何等為九？謂信力，精進力，慚力，愧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，數力，修力。何等為信力？於如來所，起正信心，深入堅固，如上說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，如上說。何等為慚力？如上說。何等為愧力？如上說。何等為念力？謂內身身觀住，如上說。何等為定力？謂四禪。何等為慧力？謂四聖諦。何等為數力？謂聖弟子，若於閑房、樹下，作如是學：身、口、惡行者，於現法、後世當受惡報，如上廣說。何等為修力？謂修四念處，如前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六；八九六（六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十力，何等為十？自在王者力，斷事大臣力，機關工巧力，刀劍賊盜力，怨恨女人力，啼泣嬰兒力，毀呰愚人力，審諦黠慧力，忍辱出家力，計數多

聞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七；八九七（七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謂自在王力者，王者現自在威力。斷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現斷事之功力。機關工巧力（者），造機關者現其工巧力。刀劍盜賊力（者），盜賊必現刀劍力。結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，現結恨力。啼泣嬰兒力者，嬰兒之法，現啼泣力。毀呰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，觸事毀呰。審諦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，常現審諦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，常現忍辱。計數多聞力者，凡思惟計數，現多聞之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國等及諸王」：復次、依國及王，若男、若女，若夫、若妻，若愚、若智，若處居家，若出家眾，當知建立有十種力，謂諸國王有自在力，如是等力，廣說如經。

五八；八九八（七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十種如來力，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得先佛最勝處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何等為十？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，是名初力；乃至漏盡，如上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九；八九九（七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有來問如來處非處智力，如如來處非處智力，所知所見所覺，成等正覺，為彼記說。如是乃至漏盡智力，廣說如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〇；九〇〇（七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所有法，彼彼意解作證，悉皆如來無畏智所生。若比丘來為我聲聞，不諂、不偽、質直心生，我則教誡、教授，為其說法。晨朝為彼教誡、教授說法，至日中時得勝進處；若日暮時為彼教誡、教授說法，至晨朝時得勝進處。如

是教授已，彼生正直心：實則知實，不實知不實，上則知上，無上則知無上；當知、當見、當得、當覺者，皆悉了知，斯有是處，謂五學力，十種如來力。何等為五學力？謂信力，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。如來十種力，何等為十？謂是處非處如實知，如上十力廣說。若有來問處非處智力者，如如來處非處智，等正覺所知所見所覺，為彼記說。乃至漏盡智力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處非處智力者，我說是定非不定；乃至漏盡智者，我說是定非不定。定者正道，非定者邪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質直」：復次、若有自愛，無諂、無誑，其性質直補特伽羅，為證自義，有四種相。若依惡說法毘奈耶，便有稽留；要依善說法毘奈耶，乃無稽留。云何四相？一、說正法教，二、教授教誡，三、如理通達，四、得真實證。所聞正法，是諸勝解所依止處，由能遠離無因、惡因，開示稱理正因義故。諸有無倒教授教誡，善能隨順斷加行教，文義所攝無顛倒法，能令證得如前勝解所依處法。若有自愛諸善男子，已調相續，有所堪能，來入內法毘奈耶中，得正宣說，得正開悟，便能速疾趣向勝進，如理通達所應通達，亦能實證真所應證。謂四念住以為依止，於有為法，諸聰慧者共許為有；或許為無，皆正了知於無為法。乃至有頂，皆是有上，能正了知是為有上；涅槃無上，如實了知是為無上，如是名為如理通達。又四念住以為依止，由靜定心，於七覺支正修習已，於明、解脫究竟作證，如是名為得真實證。若彼自愛諸善男子，趣入惡說法毘奈耶，於是四處皆不能得，故名稽留。

十二 覺支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立、差別，食、漸次，安樂住，修居後。

「立」：由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俱品差別，建立覺支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聲聞地說：「此復云何？謂七覺支。諸已證入正性離生補特伽羅，如實覺慧，用此為支，故名覺支。即此七種如實覺支，三品所攝：謂三覺支奢摩他品攝，三覺支毘鉢舍那品攝，一覺支通二品攝，是故說名七種覺支。謂擇法覺支，精進覺支，喜覺支，此三觀品所攝。安覺支，定覺支，捨覺支，此

三止品所攝。念覺支一種，俱品所攝，說名遍行」。

一；九〇一（七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不正思惟者，未起貪欲蓋則起，已起貪欲蓋重生令增廣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則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重生令增廣。未起念覺支不起，已起念覺支則退；未起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、覺支不起，已起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、覺支則退。若比丘正思惟者，未起貪欲蓋不起，已起貪欲蓋令滅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不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則斷。未起念覺支則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廣；未起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則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九〇二（七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退法，何等為五？謂貪欲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蓋，是則退法。若修習七覺支，多修習令增廣，是則不退法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，擇法覺支，精進覺支，猗覺支，喜覺支，定覺支，捨覺支，是名不退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九〇三（七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法能為黑闇，能為無目，能為無智，能贏智慧，非明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。如此五法，能為黑闇，能為無目，能為無智，非明，非正覺，不轉趣涅槃。若有七覺支，能作大明，能為目，增長智慧，為明，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，擇法覺支，精進覺支，猗覺支，喜覺支，定覺支，捨覺支；為明，為目，增長智慧，為明，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九〇四（七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障、五蓋，煩惱於心，能羸智慧，障閡之分，非明，非正覺，不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，瞋恚蓋，睡眠蓋，掉悔蓋，疑蓋。如此五蓋，為覆，為蓋，煩惱於心，令智慧羸，為障閡分，非明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若七覺支，非覆，非蓋，不惱於心，增長智慧，為明，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等如上說，乃至捨覺支。如此七覺支，非翳，非蓋，不惱於心，增長智慧，為明，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曰：

「貪欲、瞋恚蓋，睡眠、掉悔、疑，如此五種蓋，增長諸煩惱。

此五覆世間，深著難可度，障蔽於眾生，令不見正道。

若得七覺支，則能為照明，唯此真諦言，等正覺所說。

念覺支為首，擇法正思惟，精進、猗、喜覺，三昧、捨覺支；

如此七覺支，牟尼之正道，隨順大仙人，脫生死怖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九〇五（七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族姓子，捨諸世務，出家學道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如是出家，而於其中，有愚癡士夫，依止聚落、城邑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不攝其念，觀察女人少壯好色而生染著。不正思惟，心馳取相，趣色欲想，為欲心熾盛，燒心、燒身，返俗還戒而自退沒。厭離俗務，出家學道而反染著，增諸罪業而自破壞，沉翳沒溺。有五種大樹，其種至微，而漸生長巨大，而能映障眾雜小樹，蔭翳萎悴，不得生長。何等五？謂揵遮耶樹，迦捭多羅樹，阿濕波他樹，優曇鉢羅樹，尼拘留他樹。如是五種心樹，種子至微，而漸漸長大，蔭覆諸節，能令諸節蔭覆墮臥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漸漸增長，（瞋恚、）睡眠、掉悔、疑蓋漸漸增長，以增長故，令善心蔭覆墮臥。若修習七覺支，多修習已，轉成不退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，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。如是七覺支，修習、多修習已，轉成不退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九〇六（七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「若比丘專一其心，側聽正法，能斷五法，修習七法，令其轉進滿足。何等為斷五法？謂貪欲蓋，瞋恚蓋，睡眠蓋，掉悔蓋，疑蓋，是名五法斷。何等修習七法？謂念覺支，擇法覺支，精進覺支，猗覺支，喜覺支，定覺支，捨覺支，修此七法，轉進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九〇七（七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聖弟子清淨信心，專精聽法者，能斷五法，修習七法，令其滿足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，此蓋則斷。何等七法？謂念覺支，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，此七法修習滿足。淨信者謂心解脫，智者謂慧解脫。貪欲染心者，不得、不樂；無明染心者，慧不清淨。是故比丘離貪欲者，心解脫；離無明者，慧解脫。若彼比丘離貪欲，心解脫，得身作證；離無明，慧解脫。是名比丘斷愛縛、結，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九〇八（七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時有無畏王子，日日步涉，仿佯遊行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說：無因無緣眾生煩惱，無因無緣眾生清淨。世尊復云何」？佛告無畏：「沙門、婆羅門為其說，不思而說，愚癡不辨不善，非知思，不知量，作如是說：無因無緣眾生煩惱，無因無緣眾生清淨。所以者何？有因有緣眾生煩惱，有因有緣眾生清淨故。何因何緣眾生煩惱？〔何因何緣眾生清淨〕，謂眾生貪欲增上，於他財物、他眾具而起貪，言此物於我有者好，不離愛樂。於他眾生而起恨心，兇心，計校欲打、欲縛、欲伏，加諸不道，為造眾難，不捨瞋恚。身睡眠，心懈怠。心掉動，內不寂靜。心常疑惑，過去疑，未來疑，現在疑。無畏！如是因、如是緣，眾生煩惱」。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一分之蓋，足煩惱心，況復一切」！無畏

白佛：「瞿曇！何因何緣眾生清淨」？佛告無畏：「若（沙門、）婆羅門有一勝念，決定成就，久時所作，久時所說，能隨憶念，當於爾時習念覺支；修念覺已，念覺（支）滿足。念覺（支）滿足已，則於選擇、分別、思惟，爾時擇法覺支修習；修擇法覺支已，擇法覺支滿足。彼選擇、分別、思量法已，則精進方便，精進覺支於此修習；修精進覺支已，精進覺支滿足。彼精進方便已，則歡喜生，離諸食想，修喜覺支；修喜覺支已，則喜覺支滿足。喜覺支滿足已，身心猗息，則修猗覺支；修猗覺支已，猗覺（支）滿足。身猗息已則愛樂，愛樂已心定，則修定覺支；修定覺支已，定覺（支）滿足。定覺（支）滿足已，貪憂滅則捨心生，修捨覺支；修捨覺支已，捨覺支滿足。如是無畏！此因此緣，眾生清淨」。無畏白（佛）：「瞿曇！若一分滿足，令眾生清淨，況復一切」！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當何名此經？云何奉持」？佛告無畏：「王子！當名此為覺支經」。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此為最勝覺分！瞿曇！我是王子，安樂亦常求安樂，而希出入。今來上山，四體疲極，得聞瞿曇說覺支經，悉忘疲勞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王子無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稽首禮佛足而去。

九；九〇九（七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有沙門、婆羅門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；無因無緣眾生無智無見，無因無緣眾生智見」，如是廣說。乃至無畏王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足而去。

「漸次」：復次、於初、中、後，隨闕一支，令如實覺不得圓滿。如其色類，所依、能依流轉安立，隨其生起漸次而說。當知此中念為所依，擇法能依。餘隨所應，當知亦爾。

一〇；九一〇（七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眾多比丘作是念：今日太早，乞食時未至，我等且過諸外道精舍。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已。諸外道問比丘言：「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法：斷五蓋，覆

心，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轉趣涅槃；住四念處，修七覺意。我等亦復為諸弟子說：斷五蓋，覆心，慧力羸；善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。我等與彼沙門瞿曇，有何等異？俱能說法」。

時眾多比丘聞外道所說，心不喜悅，反呵罵，從座起去。入舍衛城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諸外道所說，具白世尊。爾時，世尊告眾多比丘：「彼外道說是語時，汝等應反問言：諸外道！五蓋者種應有十，七覺者種應有十四。何等為五蓋之十，七覺之十四？如是問者，彼諸外道則自駭散，說諸外道法，瞋恚、憍慢，毀呰、嫌恨，不忍心生，或默然低頭，失辯潛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聞我所說，歡喜隨順者，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。諸比丘！何等為五蓋之十？謂有內貪欲，有外貪欲：彼內貪欲者，即是蓋，非智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；彼外貪欲即是蓋，非智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謂（有）瞋恚，有瞋恚相：若瞋恚及瞋恚相，即是蓋，非智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有睡，有眠：彼睡、彼眠即是蓋，非智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有掉，有悔：彼掉、彼悔即是蓋，非智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有疑善法，有疑不善法：彼善法疑、不善法疑即是蓋，非智，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是名五蓋說十。何等為七覺分說十四？有內法心念住，有外法心念住：彼內法念住，即是念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外法念住，即是念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有擇善法，擇不善法：彼善法擇，即是擇法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不善法擇，即是擇法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有精進斷不善法，有精進長養善法：彼斷不善法精進，即是精進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長養善法精進，即是精進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有喜，有喜處：彼喜即是喜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喜處亦即是喜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有身猗息，有心猗息：彼身猗息即是猗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心猗息即是猗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有定，有定相：彼定即是定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定相即是定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有捨善法，有捨不善法：彼善法捨即是捨覺分，是

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；彼不善法捨即是捨覺分，是智，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是名七覺分說為十四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眾多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九一一（七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有諸外道出家作如是說者，當復問言：若心微劣、猶豫者，爾時應修何等覺分？何等為非修時？若復掉心者，掉心、猶豫者，爾時復修何等覺分？何等為非時？如是問者，彼諸外道心則駭散，說諸異法，心生忿恚，憍慢、毀呰，嫌恨、不忍，或默然低頭，失辯潛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聞我所說歡喜隨喜者，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。諸比丘！若爾時其心微劣，其心猶豫者，不應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，微劣猶豫，以此諸法增其微劣故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增以燋炭，云何比丘！非為增炭令火滅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微劣、猶豫，若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者，此則非時，增懈怠故。若掉心起，若掉心、猶豫，爾時不應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起，掉心、猶豫，以此諸法，能令其增。譬如熾火，欲令其滅，足其乾薪，於意云何？豈不令火增熾燃耶」？比丘白佛；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如是掉心生，掉心、猶豫，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，增其掉心。諸比丘！若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猶豫，是時應修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猶豫，以此諸法示教、照喜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足其乾薪，云何比丘！此火寧熾燃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；「如是微劣心生，微劣、猶豫，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，示教、照喜。若掉心生，掉心、猶豫，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生，掉心、猶豫，此等諸法，能令內住一心攝持。譬如燃火，欲令其滅，足其燋炭，彼火則滅。如是比丘！（掉心生），掉心猶豫，修擇法覺分，精進、喜（覺分），則非時；修猗、定、捨覺分，自此則是時。此等諸法，內住一心攝持。念覺分者，一切兼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差別」：復次、自性差別故，及所緣、因緣相差別故，應知七覺支、十四種差別。所緣、因緣相廣分別義，如三摩呬多地，及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一二；九一二（七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蓋、七覺分，有食、無食，我今當說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，如是五蓋依於食而立非不食。貪欲蓋以何為食？謂觸相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貪欲令起，已起貪欲能令增廣，是名欲愛蓋之食。何等為瞋恚蓋食？謂障礙相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瞋恚蓋令起，已起瞋恚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瞋恚蓋食。何等為睡眠蓋食？有五法。何等為五？微弱，不樂，欠呿，多食，懈怠；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睡眠蓋令起，已起睡眠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睡眠蓋食。何等為掉悔蓋食？有四法。何等為四？謂親屬覺，人眾覺，天覺，本所經娛樂——覺——自憶念，他人令憶念而生覺；於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掉、悔令起，已起掉、悔令其增廣，是名掉悔蓋食。何等為疑蓋食？有三世。何等為三？謂過去世，未來世，現在世。於過去世猶豫，未來世猶豫，現在世猶豫；於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疑蓋令起，已起疑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疑蓋食。

譬如身依於食而得長養非不食，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，依食長養非不食。何等為念覺分不食？謂四念處不思惟，未起念覺分不起，已起念覺分令退，是名念覺分不食。何等為擇法覺分不食？謂於善法選擇，於不善法選擇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擇法覺分令不起，已起擇法覺分令退，是名擇法覺分不食。何等為精進覺分不食？謂四正斷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精進覺分令不起，已起精進覺分令退，是名精進覺分不食。何等為喜覺分不食？有喜、有喜處法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喜覺分不起，已起喜覺分令退，是名喜覺分不食。何等為猗覺分不食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，於彼不思惟，未生猗覺分不起，已生猗覺分令退，是名猗覺分不食。何等為定覺分不食？有四禪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定覺分不起，已起定覺分令退，是名定覺分不食。何等為捨覺分不食？有三界，謂斷界、無欲界、滅界。於彼不思惟，未起捨覺分不起，已起捨覺分令退，是名捨覺分不食。何等為貪欲蓋不食？謂不淨觀，於彼思惟，未起貪欲

蓋不起，已起貪欲蓋令斷，是名貪欲蓋不食。

何等為瞋恚蓋不食？彼慈心，思惟，未生瞋恚蓋不起，已生瞋恚蓋令滅，是名瞋恚蓋不食。何等為睡眠蓋不食？彼明照，思惟，未生睡眠蓋不起，已生睡眠蓋令滅，是名睡眠蓋不食。何等為掉悔蓋不食？彼寂止，思惟，未生掉悔蓋不起，已生掉悔蓋令滅，是名掉悔蓋不食。何等為疑蓋不食？彼緣起法思惟，未生疑蓋不起，已生疑蓋令滅，是名疑蓋不食。譬如身依食而住，依食而立，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，依食而立。何等為念覺分食？謂四念處，思惟已，未生念覺分令起，已生念覺分轉生令增廣，是名念覺分食。何等為擇法覺分食？有擇善法，有擇不善法，彼思惟已，未生擇法覺分令起，已生擇法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擇法覺分食。何等為精進覺分食？彼四正斷，思惟，未生精進覺分令起，已生精進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精進覺分食。何等為喜覺分食？有喜、有喜處，彼思惟，未生喜覺分令起，已生喜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喜覺分食。何等為猗覺分食？有身猗息、心猗息，思惟，未生猗覺分令起，已生猗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猗覺分食。

何等為定覺分食？謂有四禪，思惟，未生定覺分令生起，已生定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定覺分食。何等為捨覺分食？有三界。何等三？謂斷界，無欲界，滅界。彼思惟，未生捨覺分令起，已生捨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捨覺分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九一三（七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則退，所謂不正思惟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貪欲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念覺分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不生；已生者令退。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所謂正思惟。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貪欲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不生，已生

者令斷。未生念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；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九一四（七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惡知識、惡伴黨者，未生貪欲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念覺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諸比丘！我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。若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，未生貪欲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；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。未生念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；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食」：復次、於能隨順覺支法中，略有二種無倒作意，當知總與覺支為食。何等為二？一、正作意，二、數作意。與此相違，當知非食。

一五；九一五（七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有七覺分，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，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，猗覺分，定覺分，捨覺分。此七覺分，決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我隨所欲覺分正受；若晨朝時，日中時，日暮時，若欲正受，隨其所欲多入正受。譬如王、大臣，有種種衣服，置箱篋中，隨其所須，日中所須，日暮所須，隨欲自在。如是比丘！此七覺分決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隨意正受。我此念覺分，清淨純白，起時知起，滅時知滅，沒時知沒；已起知已起，已滅知已滅；如是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修」：復次、諸修行者得七覺支，譬如大王有妙衣篋，三時受用，三分安住。彼七覺支，當知亦爾。言三時者，謂初日分時，中日分時，後日分時。言三分者，謂奢摩他品，毘鉢舍那品，及其俱品。於初分中住四覺支，第二分中住四覺支，第三分中具足安住七種覺支。諸修行者，未曾安住唯一覺支。又七覺支，於諸外道無怨憎故，無違競故，恆懷利益意樂轉故，一切煩惱皆離繫故，說名無怨、無敵、無害、無有災患。若修行者於七覺分隨時現前，隨量現前，說名為住；若時退出，說名為滅，於是一切如實了知。彼由如是正知住故，名無罪住，無有愛味，心離味染。

一六；九一六（七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。爾時，尊者優波摩，尊者阿提目多，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提目多，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優波摩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優波摩：「尊者能知七覺分方便，如是樂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」？優波摩答言：「尊者阿提目多！比丘善知方便，修七覺分，如是樂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」。復問：「云何比丘善知方便，修七覺分」？優波摩答言：「比丘方便修念覺分時，（不）知思惟，彼心不善解脫，不害睡眠，不善調伏掉悔。如我念覺處法，思惟精進方便，不得平等。如是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若比丘念覺分方便時，先思惟，心善解脫，正害睡眠，調伏掉悔。如我於此念覺處法，思惟已，不勤方便而得平等。如是阿提目多！比丘知方便，修七覺分，如是樂住正受，如是不樂住正受」。時二正士共論義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七；九一七（七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，亦住舍衛國松林精舍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詣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阿那律：「尊者知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不」？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：「我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」。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：「云何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」？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：「比丘方便修念覺分，善知思惟，我心善解脫，善害睡眠，善調伏掉悔。如此念覺

分處法，思惟已，精勤方便，心不懈怠，身猗息，不動亂，繫心令住，不起亂念，一心正受。如是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是名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」。時眾多比丘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一八；九一八（七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聖王出世之時，有七寶現於世間：金輪寶，象寶，馬寶，神珠寶，玉女寶，主藏臣寶，主兵臣寶。如是如來出世，亦有七覺分寶現。齋戒，處樓觀上，大臣圍遶，有金輪寶從東方出。輪有千輻，齊轂圓輞，輪相具足，有此吉瑞，必是轉輪聖王。我今決定為轉輪王，即以兩手承金輪寶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轉而說是言：若是轉輪聖王金輪寶者，當復轉輪聖王古道而去。於是輪寶即發，王、蕃前隨，而於東方乘虛而逝，向於東方，遊古聖王正直之道。王隨輪寶，四兵亦從；若所至方，輪寶住者，王於彼住，四兵亦住。東方諸國處處小王，見聖王來，悉皆歸伏。如來出興於世，有七覺分現於世間，所謂念覺分，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，猗覺分，定覺分，捨覺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九一九（七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聖王出於世時，有七寶現於世間。云何轉輪聖王出於世時金輪寶現？有時剎利灌頂聖王，月十五日，沐浴清淨，受持齋戒，於樓閣上，大臣圍遶。有金輪寶從東方出，輪有千輻，齊轂圓輞，輪相具足，天真金寶。王作是念：古昔傳聞，剎利灌頂大王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沐浴清淨，受持福善，有輪寶現，今既如古有斯吉瑞，當知我是轉輪聖王。即以兩手承金輪寶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轉而作是言：若是轉輪聖王金輪寶者，當復轉輪聖王古道而去。作是語訖，於是輪寶即從王前乘虛而逝，向於東方，遊古聖王正直之道。王及四兵，隨輪去住。東方諸國處處小王，見聖王來，皆稱善哉。善來大王！此是王國，此國安隱，人民豐樂，願於中止，教化國人，我則隨從。聖王答言

：諸聚落主！汝今但當善化國人，有不順者，當來白我。當如法化，莫作非法，亦令國人善化非法。若如是者，則從我化。於是聖王從東海度乘古聖王道至于南海；

乘古聖王之道，度於南海至西海；乘於古昔聖王之道，度於西海，至於北海。南、西、北方諸小國王，奉迎啟請，亦如東方廣說。於是金輪寶，聖王隨從，度於北海，還至王宮正治殿上，住虛空中，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金輪寶現於世間。云何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白象寶現於世間？若剎利、灌頂大王純色之象，其色鮮好，七支拄地，聖王見已，心則欣悅。今此寶象來應於我，告善調象師，令速調此寶象，調已送來。象師受命，不盈一日，象即調伏，一切調伏相悉皆具足，猶如餘象經年調者，今此象寶一日調伏亦復如是。調已，送詣王所，上白大王：此象已調，唯王自知時。爾時，聖王觀察此象調相已備，即乘寶象，於晨旦時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時還歸王宮，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如此象寶現於世間。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馬寶現於世間？轉輪聖王所有馬寶，純一青色，烏頭、朱尾，聖王見馬，心生欣悅。今此神馬來應我故，付調馬師，令速調之，調已送來。馬師奉教，不盈一日，其馬即調，猶如餘馬經年調者，馬寶調伏亦復如是。

知馬調已，還送奉王，白言：大王！此馬已調。爾時，聖王觀察寶馬調相已備，於晨旦時，乘此寶馬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時還歸王宮，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馬寶現於世間。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摩尼珠寶現於世間？若轉輪聖王所有寶珠，其形八楞，光澤明照，無諸類隙，於王宮內常為燈明。轉輪聖王察試寶珠，陰雨之夜，將四種兵入於園林，持珠前導，光明照耀，面一由旬，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摩尼寶珠現於世間。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賢玉女寶現於世間？轉輪聖王所有玉女，不黑、不白，不長、不短，不麁、不細，不肥、不瘦，支體端正，寒時體暖，熱時體涼，身體柔軟，如迦陵伽衣。身諸毛孔，出栴檀香，口鼻出息，作優鉢羅香。後臥先起，瞻王意色，隨宜奉事，軟言愛語，端心正念，發王道意，心無違越，況復身、口，是為轉輪聖王寶女。云何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現於世間？謂轉輪聖王主藏大臣，本行施故，生得天眼，能見伏藏，有主、無主，若水、若陸，若遠、

若近，悉能見之。

轉輪聖王須珍寶，即便告勅，隨王所須，輒以奉上。於是聖王有時試彼大臣，觀其所能，乘船遊海。告彼大臣：我須寶物。臣白王言：小住岸邊，當以奉上。王告彼臣：我今不須岸邊之寶，且須晝時與我。於是大臣即於水中，出四金瓮，金寶滿中，以奉聖王。王所須即取用之，若取足已，餘則還歸水中。聖王出世，則有如此主藏之臣現於世間。云何聖王出興於世，有主兵之臣現於世間？謂有主兵臣，聰明智辯，譬如世間善思量成就者。聖王所宜，彼則悉從，宜去、宜住，宜出、宜入，聖王四種兵行道里，頓止不令疲勘。悉知聖王宜所應作，現法、後世功德之事，以白聖王。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有如是主兵之臣。如是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出興於世，有七覺分現於世間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，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，猗覺分，定覺分，捨覺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安樂住」：復次、若有苾芻於諸覺支，方便修習，由四因緣，令其不得安隱而住。何等名為四種因緣？一者、一切煩惱品類麁重皆未離故，二者、奢摩他品諸隨煩惱現在前故，三者、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現在前故，四者、道未調善而乘駕故。與此相違四種因緣，令其獲得安隱而住。於此二種，善巧苾芻如實了達，正知而住。由諸作意有加行故，精進太過；又後由前有增減故，運轉不等——由此二緣，當知名為道不調善。與此相違，二因緣故名道調善。如轉輪王，於四洲渚得大自在，所獲七寶。如是心王，於四聖諦得大自在，所獲真淨七覺支寶，當知亦爾。謂於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、雙品運轉，降伏一切煩惱勝怨，由此義故，初念覺支，猶如輪寶。所知境相其量無邊，能知智體亦隨廣大，由此義故，擇法覺支猶如象寶。依此速能乃至往彼，所行所得殊異勝處，由此義故，精進覺支猶如馬寶。悅意無罪，最為殊勝，由此義故，其喜覺支猶如女寶。身心映徹，有所堪能，由此義故，輕安覺支如神珠寶。能辦一切所欣求事，由此義故，其定覺支如藏臣寶。能摧一切染污法軍，能率一切清淨法軍，能趣無相安隱住處，由此義故，其捨覺支如軍將寶。

二〇；九二〇（七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比丘依人聞法，諸年少比丘供養奉事諸尊長老。所以者何？年少比丘供養奉事長老比丘者，時時得聞深妙之法。聞深法已，二正事成就，身正及心正。爾時，修念覺分，修念覺分已，念覺分滿足；念覺滿足已，於法選擇，分別於法，思量於法，爾時方便修擇法覺分；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九二一（七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持戒、修德、慚愧，成真實法，見此人者，多得果報。若復聞者，若隨憶念者，隨出家者，多得功德，況復親近、恭敬、奉事！所以者何？親近、奉事如是人者，時時得聞深妙之法，得聞深法已，成就二正，身正及心正。方便修習定覺分，修習已修習滿足，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九二二（七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說不善積聚者，所謂五蓋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不善聚者，謂五蓋故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，瞋恚蓋，睡眠蓋，掉悔蓋，疑蓋。說善積聚者，謂七覺分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者，是七覺分故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，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，猗覺分，定覺分，捨覺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；九二三（七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夾谷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時尊者阿難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如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時尊者阿難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」。佛告阿難：「莫作是言：半梵行者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

惡伴黨、惡隨從！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我為善知識故，有眾生於我所，取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如是擇法覺分，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。以是故當知，阿難！純一滿淨梵行清白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，非惡伴黨、非惡隨從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；九二四（七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，於拘夷那竭城希連河中間住。於聚落側，告尊者阿難：「令四重襞疊，敷世尊欝多羅僧，我今背疾，欲小臥息」。尊者阿難即受教勅，四重襞疊敷欝多羅僧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四重襞疊敷欝多羅僧，唯世尊知時」。爾時，世尊厚襞僧伽梨枕頭，右脅而臥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、正智，作起覺想。告尊者阿難：「汝說七覺分」！時尊者阿難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念覺分，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告阿難：「汝說精進耶」？阿難白佛：「我說精進，世尊！說精進，善逝」！佛告阿難：「唯精進修習、多修習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說是語已，正坐端身繫念。時有異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樂聞美妙法，忍疾告人說。比丘即說法，轉於七覺分。

善哉尊阿難，明解巧便說，有勝白淨法，離垢微妙說：

念、擇法、精進，喜、猗、定、捨覺，此則七覺分，微妙之善說。

聞說七覺分，深達正覺味，身嬰大苦患，忍疾端坐聽。

觀為正法王，常為人演說，猶樂聞所說，況餘未聞者！

第一大智慧，十力所禮者，彼亦應疾疾，來聽說正法。

諸多聞通達，契經、阿毘曇，善通法律者，應聽況餘者！

聞說如實法，專心黠慧聽，於佛所說法，得離欲、歡喜，

歡喜身猗息，心自樂亦然。心樂得正受，正觀有事行，

厭惡三趣者，離欲心解脫。厭惡諸有趣，不集於人天，

無餘猶燈滅，究竟般涅槃。聞法多福利，最勝之所說，

是故當專思，聽大師所說」。

異比丘說此偈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二五；九二五（七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覺分，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，乃至捨覺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；九二六（七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七覺分。何等為修七覺分？謂念覺分，乃至捨覺分。若比丘修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如是修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七；九二七（七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過去已如是修七覺分，未來亦當如是修七覺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；九二八（七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念覺分清淨、鮮白，無有支節，離諸煩惱，未起不起，除佛調伏教授；乃至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念覺分清淨、鮮白，無有支節，離諸煩惱，未起而起，佛所調伏教授非餘；乃至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九；九二九（七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未起不起，除善逝調伏教授；未起而起，是則善逝調伏教授非餘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〇；九三〇（七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謂覺分，世尊！云何為覺分」？佛告比丘；「所謂覺分者，謂七道品法。然諸比丘七覺分，漸次而起，修習滿足」。異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覺分漸次而起，修習滿足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內身身觀住，彼內身身觀住時，攝心繫念不忘，彼當爾時念覺分方便修習，方便修習念覺分已，修習滿足。滿足念覺分已，於法選擇、分別、思量，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方便，修方便已，修習滿足。如是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。如內身身觀念住；如是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當於爾時專心繫念不忘；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。如是住者，漸次覺分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；九三一（七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如是修習七覺分已，當得二種果：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，或得阿那含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二；九三二（七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如是比丘修習七覺分已，多修習已，得四種果、四種福利。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異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三；九三三（七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修習七覺分，多修習已，當得七種果、七種福利。何等為七？是比丘得現法智證樂；若命終時，若不得現法智證樂；及命終時而得五下分結盡，中般

涅槃；若不得中般涅槃，而得生般涅槃；若不得生般涅槃，而得無行般涅槃；若不得無行般涅槃，而得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得有行般涅槃，而得上流般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異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；九三四（七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覺分，何等為覺分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七覺分者，謂七道品法。諸比丘！此七覺分漸次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云何七覺分漸次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」？「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彼身身觀念住已，專心繫念不忘，當於爾時方便修念覺分，方便修念覺分已，修習滿足。謂修念覺分已，於法選擇，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方便，修擇法覺分方便已，修習滿足。如是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如內身，如是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專心繫念不忘，當於爾時方便修念覺分，方便修念覺分已，修習滿足；乃至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是名比丘七覺分漸次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五；九三五（七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此七覺分修習、多修習，當得二果：得現法智有餘涅槃，及阿那含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六；九三六（七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修習七覺分，多修習已，當得四果。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七；九三七（七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比丘修習此七覺分，多修習已，當得七果。何等為七？謂現法智有餘涅槃；及

命終時，（不得現法智）；若不爾者，五下分結盡，得中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得生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得無行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得上流般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八；九三八（七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不淨觀，多修習已，當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修不淨觀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不淨觀俱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修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九；九三九（七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隨死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習隨死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修隨死念俱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〇；九四〇（七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黃枕邑。時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黃枕邑乞食。時眾多比丘作是念：今日太早，乞食時未至，我等可過外道精舍。爾時，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與諸外道出家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諸外道出家言：「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如是法：不斷五蓋，惱心，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趣涅槃。善攝其心，住四念處，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亦無瞋恚，廣大無量，善修充滿；四方、四維、上下，一切世間，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亦無瞋恚，廣大無量善修習充滿。如是修習悲，喜，捨心俱，亦如是說。我等亦復為諸弟子作如是說，我等與彼沙門瞿曇，有何等異，所謂俱能說法」！

時眾多比丘聞諸外道出家所說，心不喜悅，默然不呵，從座起去。入黃枕邑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

彼外道出家所說，廣白世尊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彼外道出家所說，汝等應問：修習慈心，為何所勝？修習悲、喜、捨心，為何所勝？如是問時，彼諸外道出家，心則駭散，或說外異事，或瞋慢、毀呰，違背不忍，或默然萎熟低頭，失辯思惟而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、人眾中，聞我所說隨順樂者，唯除如來及聲聞眾者。比丘！心與慈俱，多修習，於淨最勝；悲心修習、多修習，空入處最勝；喜心修習、多修習，識入處最勝；捨心修習、多修習，無所有入處最勝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一；九四一（七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慈心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！修習慈心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與慈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修習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二；九四二（七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空入處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空入處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與空入處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修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三——四五；九四三——九四五（）

如修空入處，如是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——三經，亦如上說。

四六；九四六（七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與安那般那念俱，修念覺分，依

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修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七；九四七（七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無常想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無常想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？是比丘，心〔口〕與無常想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得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八——六七；九四八——九六七（）

如無常想，如是無常苦想，苦無我想，觀食想、一切世間不可樂想，盡想，斷想，無欲想，滅想，患想，（死想），不淨想，青瘀想，膿潰想，膨脹想，壞想，食不盡想，血想，分離想，骨想，空想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「修」：復次、二十一種想俱行修諸覺支者，當知略由二因緣故：一、據相應俱行義，二、據無間俱行義。無常等想俱行修，乃至死想俱行修者，據相應義。不淨等想俱行修，乃至觀空想俱行修者，據無間義。悲等俱行修，應知亦爾。又於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行中，諸行愛染，若嬾墮、懈怠，若薩迦耶見，雖已斷滅，習氣隨縛，我慢現行。若貪味愛，若於世間種種妙事欲樂貪愛，若有所餘煩惱隨眠，若希求利養，若希求活命，若諸欲愛，若諸有愛，若隨虛妄分別所起四種欲貪：一、美色貪，二、形貌貪，三、細觸貪，四、承事貪。如是能令生起所有非理過患，及令其心越路而轉。對治彼故，隨其所應，有二十一想俱行修覺支差別。謂為對治四種障故，修無願行想，從無常想乃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。為欲對治一種障故，修空行想，苦、無我想。為欲斷滅所餘煩惱隨眠障故，修於三界無相行想。為欲對治希求利養及欲愛故，於諸欲中修過患想。為欲對治希求活命及有愛故，修習死想。為欲對治隨逐虛妄分別所起四欲貪故修不淨想為初，乃至觀空想為後。又此一切，從青瘀想乃至觀空想，當知皆是不淨想攝。又於此中，青瘀想為初，膖脹想為後，對治美色貪；食噉想，分赤想，分散想，對治形貌貪；骸骨想

，骨鎖想，對治細觸貪；觀無心識、空有尸想，對治承事貪。又於此中，修慈最極至遍淨等，如三摩呬多地應知其相。

十三 聖道分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初內外力，清淨、差別，異門、沙門，後婆羅門。

又正見等八聖道支，廣分別義，如聲聞地及攝異門分應知其相。

聲聞地說：「彼於爾時，最初獲得七覺支故，名初有學。見聖諦迹，已永斷滅見道所斷一切煩惱，唯餘修道所斷煩惱。為斷彼故，修習三蘊所攝八支聖道：此中正見、正思惟、正精進，慧蘊所攝；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戒蘊所攝；正念、正定，定蘊所攝。問：何因緣故名八支聖道？答：諸聖有學已見跡者，由八支攝行跡正道，能無餘斷一切煩惱，能於解脫究竟作證，是故名為八支聖道。當知此中，若覺支時所得真覺，若得彼已，以慧安立如證而覺，總略此二，合名正見。由此正見增上力故，所起出離、無恚、無害分別思惟，名正思惟。若心趣入諸所尋思，彼唯尋思如是相狀所有尋思；若心趣入諸所言論，即由正見增上力故，起善思惟，發起種種如法言論，是名正語。若如法求衣服、飲食、諸坐臥具、病緣醫藥、供身什物，於追求時，若往若還，正知而住；若覩若瞻，若屈若伸，若持衣鉢及僧伽胝，若食若飲，若噉若嘗，正知而住；或於住時，於已追求衣服等事，若行若住，若坐若臥，廣說乃至若解勞睡，正知而住：是名正業。如法追求衣服、飲食，乃至什物，遠離一切起邪命法，是名正命。若遠離攝正語、業、命，彼於證得無漏作意諸覺支時，先已獲得。問：何故此名聖所愛戒？答：以諸聖者賢善正至，長時愛樂，欣慕悅意，我於何時當正獲得諸語惡行、諸身惡行、諸邪命事不作律儀！由彼長夜於此尸羅深心愛樂，欣慕悅意，故獲得時名聖所愛。獲得如是聖愛戒已，終不正知而說妄語，終不故思害眾生命，終不故思不與而取，終不故思行欲邪行，終不非法求衣服等。即由如是聖所愛戒增上力故，於修道時，乃至所有語業、身業、養命事轉，亦得名為正語、業、命。依止正見及正思惟、正語、業、命，勤修行者，所有一切欲勤精進，出離勇猛、勢力、

發起策勵其心，相續無間，名正精進。成就如是正精進者，由四念住增上力故，得無顛倒九種行相所攝正念；能攝九種行相心住，是名正念及與正定。如是一切八支聖道，總立二種，謂無所作及住所作。無所作者，謂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住所作者，復有二種，謂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精進，是毘鉢舍那；正念、正定，是奢摩他。如是清淨正語、業、命為所依止，於時時間修習止、觀，能證諸結無餘永斷，能得最上阿羅漢果。長時相續，名為修道，多時串習斷煩惱故。率爾智生，名為見道，暫時智起，即能永斷諸煩惱故。由是因緣，正語、業、命，於修道中方始建立」。

一；九六八（七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日出前相，謂明相初光。如是比丘！正盡苦邊，究竟苦邊前相者，所謂正見。彼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起定正受故，聖弟子心正解脫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；如是心善解脫聖弟子，得正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九六九（七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無明為前相故，生諸惡不善法時，隨生無慚、無愧；無慚、無愧生已，隨生邪見。邪見生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若起明為前相，生諸善法時，慚、愧隨生；慚愧生已，能生正見。正見生已，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次第而起。正定起已，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；如是聖弟子得正解脫已，得正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九七〇（七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諸惡不善法生，一切皆以無明為根本，無明集，無明生，無明起。所

以者何？無明者無知，於善、不善法不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下法、上法，染污、不染污，分別、不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不如實知。不如實知故，起於邪見；起於邪見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若諸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明為根本，明集，明生，明起。明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親近、不親近，卑法、勝法，穢污、白淨，有分別、無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，悉如實知。如實知者，是則正見；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正定起已，聖弟子得正解脫貪、恚、癡；貪、恚、癡解脫已，是聖弟子得正智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九七一（七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在家、若出家而起邪事者，我所不說。所以者何？若在家、出家而起邪事者，則不樂正法。何等為邪事？謂邪見乃至邪定。若在家、出家而起正事，我所讚歎。所以者何？起正事者，則樂正法，善於正法。何等為正事？謂正見乃至正定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在家及出家，而起邪事者，彼則終不樂，無上之正法。

在家及出家，而起正事者，彼則常心樂，無上之正法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九七二（七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迦摩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欲者，云何為欲」？佛告迦摩：「欲謂五欲功德。何等為五？謂眼識〔明〕色，可愛、可意、可念、長養欲樂；如是耳；鼻；舌；身識觸，可愛、可意、可念、長養欲樂，是名為欲。然彼非欲，於彼貪著者，是名為欲」。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雜五色，彼非為愛欲，貪欲覺想者，是則士夫欲。

眾色常住世，行者斷心欲」。

迦摩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寧有道、有跡斷此愛欲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八正道，能斷愛欲，謂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迦摩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九七三（七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名阿梨瑟吒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甘露者，云何名為甘露」？佛告阿梨瑟吒：「甘露者，界名說，然我為有漏盡者，現說此名」。阿梨瑟吒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道、有跡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甘露法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，所謂八聖道分，謂正見乃至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九七四（七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賢聖等三昧根本、眾具，云何為賢聖等三昧根本、眾具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謂七正道分，為賢聖等三昧，為根本，為眾具。何等為七？謂正見，正志，正語、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。舍利弗！於此七道分為基業已，得一其心，是名賢聖等三昧根本、眾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——一〇；九七五——九七七（七五五——七五七）

如上三經，如是佛問諸比丘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七種定因具，如三摩呬多地已說。

一一；九七八（七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無母子畏，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，而不能知無母子畏，有母子畏。諸比丘！有三種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何等為三？諸比丘！有時兵兇亂起，殘害國土，隨流波迸，子失其母，母失其子，是名第一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復次、比丘！有時大火卒起，焚燒城邑、聚落，人民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二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復次、比丘！有時

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沒聚落，人民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三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然此等畏，是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彼有時兵兇亂起，殘害國土，隨流波迸，母子相失，或時於彼母子相見，是名第一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復次、大火卒起，焚燒城邑、聚落，人民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復相見，是名第二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復次、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沒聚落，此人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尋相見，是名第三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比丘！有三種無母子畏，是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何等為三？若比丘！子若老時，無母能語子：汝莫老，我當代汝；其母老時，亦無子語母：今莫老，我代之老。是名第一無母子畏，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復次、比丘！有時子病，母不能語子：今莫病，我當代汝；母病之時，子亦不能語母：莫病，我當代母。是名第二無母子畏，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復次、子若死時，無母能語子：今莫死，我今代汝；母若死時，無子能語母：今莫死，我當代母。是名第三無母子畏。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、有跡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前三種有母子畏，斷後三種無母子畏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跡，斷彼三畏。何等為道？何等為跡？修習、多修習，斷前三種有母子畏，斷後三種無母子畏？謂八聖道分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九七九（七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受，無常，有為，心所緣生。何等為三？謂樂受，苦受，不苦不樂受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有道、有跡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三受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跡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三受」。「何等為道？何等為跡？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三受」？佛告比丘：「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九八〇（七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法，不可喜，不可愛，不可念。何等為三？謂老，病，死。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世間若無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者，無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亦不知有如來說法，教誡教授。以世間有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知有如來說法，教誡教授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、有跡，斷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者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跡、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何等為道？何等為跡？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九八一（七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說學及無學。諦聽，善思念之。何等為學？謂學正見成就，學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為學。何等為無學？謂無學正見成就，無學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無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九八二（）

如學、無學，如是正士、〔如是〕大士，亦如是說。

一六；九八三（七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說聖漏盡。云何為聖漏盡？謂無學正見成就，乃至無學正定成就，是名聖漏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九八四（七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八聖道分。何等為八？謂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九八五（七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修八聖道，諦聽，善思。何等為修八聖道？是比丘修正見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修正志；正語；正業；正命；正方便；正念；正定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是名修八聖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九八六（七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比丘過去已修八聖道，未來當修八聖道」。乃至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九八七（七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正見清淨、鮮白，無諸過患，離諸煩惱，未起不起，唯除佛所調伏；乃至正定，亦如是說。若正見清淨、鮮白，無諸過患，離諸煩惱，未起能起；乃至正定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九八八（）

如除佛所調，（如是）除善逝所調，亦如上說。

「清淨」：復次、彼正見等，若在有學，由無漏故說名清淨；若在無學，相續淨故，說名鮮白；若在世間，遠離無量隨外道見諸惡邪行，是故說名無有塵點；遠離塵點所起後有諸業雜染，是故說名離隨煩惱。

二二；九八九（七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說不善聚者，謂五蓋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不善聚者，所謂五蓋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蓋。說善法聚者，所謂八聖道，是名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善聚者，謂八聖道。何等為八？謂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

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；九九〇（七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作如是念：半梵行者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乃至佛告阿難；「純一滿淨具梵行者，謂善知識。所以者何？我為善知識故，令諸眾生修習正見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修正定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；九九一（七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乘白馬車，眾多年少翼從。白馬，白車，白鞚，白鞭，頭著白帽，白傘蓋，手執白拂，著白衣服，白瓔珞，白香塗身，翼從皆白。出舍衛城，欲至林中教授讀誦。眾人見之，咸言：「善乘！善乘！謂婆羅門乘」。

時尊者阿難見婆羅門眷屬眾具，一切皆白。見已，入城乞食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見生聞婆羅門，乘白馬、車，眷屬眾具一切皆白。眾人唱言：善乘！善乘！謂婆羅門乘。云何世尊！於正法律，為是世人乘，為是婆羅門乘」？佛告阿難：「是世人乘，非我法律、婆羅門乘也。阿難！我正法律乘，天乘，婆羅門乘，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阿難！何等為正法律乘，天乘，婆羅門乘，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？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阿難！是名正法律乘，天乘，梵乘，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、戒為法軛，慚、愧為長縻，正念善護持，以為善御者，

捨、三昧為轅，智慧、精進輪，無著、忍辱鎧，安隱如法行。

直進不退還，永之無憂處，智士乘戰車，摧伏無智怨」。

二五；九九二（七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應離邪見，應斷邪見。若邪見不可斷者，我終不說應離斷邪見；以邪見可斷故，我說比丘當離邪見。若不離邪見者，邪見當作非義，不饒益苦，是故我說當離邪見。如是邪志，邪語，邪業，邪命，邪方便，邪念，邪定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離邪見已，當修正見。若不得修正見者，我終不說修習正見；以得修正見故，我說比丘應修正見。若不修正見者，當作非義，不饒益苦，以不修正見作非義不饒益苦故，是故我說當修正見，以義饒益，常得安樂。是故比丘！當修正見。如是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；九九三（七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謂非彼岸及彼岸，瞿曇！云何非彼岸？云何彼岸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邪見者非彼岸，正見者是彼岸；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非彼岸，〔正見是彼岸〕，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是彼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希有諸人民，能度於彼岸；一切諸世間，徘徊遊此岸。

於此正法律，能善隨順者，斯等能度彼，生死難度岸」。

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二七——二九；九九四——九九六（七七二——七七四）

如是異比丘問，尊者阿難問，佛問諸比丘，此三經亦如上說。

三〇；九九七（七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如說不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起邪見令起，已起重生令增廣；如是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如說正思惟者。

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；如邪見、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；九九八（七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退，如說不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見令不生，已生正見令退；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諸比丘！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令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；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二；九九九（七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所謂不正思惟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正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諸比丘！我於內法中，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正思惟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邪見令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三；一〇〇〇（七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諸比丘！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令生，已生邪見重生令增廣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，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諸比丘！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如說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諸比丘！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邪見令滅；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不生，已生者令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；一〇〇一（七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善法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諸比丘！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，能令未生正見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；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五；一〇〇二（七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滅，如說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諸比丘！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令生，已生邪見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正見不生，已生正見令退；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諸比丘！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諸比丘！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能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邪見令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；

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六；一〇〇三（七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說不正思惟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見生，已生邪見令重生增廣，未生正見不生，已生正見令退。諸比丘！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正思惟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七——四三；一〇〇四——一〇一〇（）

如說邪見、正見，如是邪志、正志，邪語、正語，邪業、正業，邪命、正命，邪方便、正方便，邪念、正念，邪定、正定、七經如上說。

四四——五一；一〇一一——一〇一八（）

如內法八經，如是外法八經，亦如是說。

「內外力」：若內、若外一切力中，為欲生起八支聖道，有二種力，於所餘力最為殊勝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於外力中，善知識力最為殊勝；二者、於內力中，正思惟力最為殊勝。當知此中，離諸障礙，先修福業，於衣、食等無匱乏等，名餘外力。除正思惟相應想外，餘斷支分，名餘內力。外善知識者，謂從彼聞無上正法，由此故名從他聞音。內正思惟者，謂此無間能發正見，為上首道。

五二；一〇一九（七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非法、是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非法、是法？謂邪見非法，正見是法；乃至邪定非法，正定是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

喜奉行。

五三——六二；一〇二〇——一〇二九（）

如非法、是法，如是非律、正律，非聖、是聖，不善法、善法，非習法、習法，非善哉法、善哉法，黑法、白法，非義、正義，卑法、勝法，有罪法、無罪法，應去法、不去法，一一經皆如上說。

「異門」：復次、正見為首八聖道支，會正理故，說名為法。能滅一切諸煩惱故，名毘奈耶。去諸惡法極懸遠故，一切聖賢共祖習故，說名為聖。能隨順往諸善趣故，說名為善。趣涅槃故，說名應修。諸有智者所稱讚故，說名善哉。與此相違，應知即是邪見為首八邪道支所有差別。墮在無明黑闇品故，說名為黑。往惡趣故，說名無義。不善性故，說名下劣。生現法中所有怖畏及怨憎故，說名有罪。諸有智者所譏毀故，所遠離故，名應遠離。

六三；一〇三〇（七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有異婆羅門，來詣尊者阿難所，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記說不」？阿難答言：「隨汝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婆羅門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阿難答言；「婆羅門！為斷故」。復問：「斷何等」？答言：「貪欲斷，瞋恚、愚癡斷」。又問阿難：「有道、有跡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有，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婆羅門言：「阿難！賢哉之道，賢哉之跡！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斯等貪欲、恚、癡」。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彼婆羅門聞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六四——七三；一〇三一——一〇四〇（）

如斷貪、恚、癡，如是調伏貪、恚、癡，及得涅槃、及厭離，及不趣涅槃，及沙門義，及婆羅門義，及解脫，及苦斷，及究竟苦邊，及正盡苦，一一經皆如上說。

七四；一〇四一（七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邪、有正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邪？謂邪見乃至邪定。何等為正？謂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正見？謂說有施，有說，有齋；有善行，有惡行，有善惡行果報；有此世，有他世；有父母，有眾生生；有阿羅漢善到、善向，有此世、他世，自知作證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何等為正志？謂出要志，無恚志，不害志。何等為正語？謂離妄語，離兩舌，離惡口，離綺語。何等為正業？謂離殺、盜、婬。何等為正命？謂如法求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非不如法。何等為正方便？謂欲精進，方便出離，勤競堪能，常行不退。何等為正念？謂念、隨順念，不妄不虛。何等為正定？謂住心不亂，堅固攝持，寂止、三昧、一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；一〇四二（七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正見？謂正見有二種：有正見是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，有正見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無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見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？若彼見有施，有說，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，不受後有，是名世間正見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。何等為正見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於法，選擇、分別、推求、覺知、黠慧、開覺、觀察，是名正見，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志？謂正志有二種：有正志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，有正志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志有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？謂正志出要覺，無恚覺，不害覺，是名正志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。何等為正志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

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心法，分別、自決、意解、計數、立意，是名正志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語？正語有二種：有正語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

向於善趣，有正語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語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？謂正語離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，是名正語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。何等正語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除邪命貪。口四惡行，諸餘口惡行離，於彼無漏遠離不著，固守攝持不犯，不度時節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語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業？正業有二種：有正業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，有正業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業，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謂離殺、盜、婬，是名正業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。

何等為正業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除邪命貪身三惡行，諸餘身惡行數，無漏心不樂著，固守執持不犯，不度時節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業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命？正命有二種：有正命是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，有正命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命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謂如法求衣食、臥具，隨病湯藥，非不如法，是名正命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命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於諸邪命，無漏不樂著，固守執持不犯，不越時節，不度限防，是名正命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方便？正方便有二種：有正方便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，有正方便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方便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

謂欲精進，方便超出，堅固建立，堪能造作，精進心法攝受，常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方便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無漏憶念相應心法，欲精進方便，勤踊超出，建立堅固，堪能造作，精進心法攝受，常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

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念？正念有二種：有正念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，有正念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念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若念、隨念、重念、憶念，不妄不虛，是名正念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正向善趣。何等為正念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，若念、隨念、重念、憶念，不妄不虛，是名正念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定？正定有二種：有正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，有正定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

何等為正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若心住不亂不動，攝受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定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心法，住不亂不散，攝受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差別」：略說一切八聖道支，二處所攝：一者、世間，二、出世間。其世間者，三漏、四取所隨縛故，不能盡苦；是善性故，能往善趣。出世間者，與彼相違，能盡眾苦。

七六；一〇四三（七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心向邪者，違背於法，不樂於法；若向正者，心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何等為邪？謂邪見乃至邪定。何等為正？謂正見乃至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七；一〇四四（七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；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何等為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？謂邪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彼皆隨順，一切得不愛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見惡

故，謂邪見；邪見者，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是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。何等為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？謂正見人，若身業隨所見，若口業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見正故，謂正見；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八；一〇四五（七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；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何等為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？若邪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彼皆隨順，一切得不愛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惡見謂邪見，邪見者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譬如苦果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一切悉苦。所以者何？以種苦故。如是邪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惡見者謂邪見，邪見者能起邪志乃至邪定，是名向邪者，違於法，不樂於法。何等為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？若正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見謂正見，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。譬如甘蔗、稻、麥、蒲桃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彼一切味悉甜美。所以者何？以種子甜故。如是正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見者謂正見，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，是名向正者，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九——八一；一〇四六——一〇四八（）

世間、出世間，亦如是說，如上三經，亦皆說偈言：

「鄙法不應近，放逸不應行，不應習邪見，增長於世間。

假使有世間，正見增上者，雖復百千生，終不墮惡趣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二；一〇四九（七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正見者，何等為正見」？佛告婆羅門；「正見有二種：有正見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，有正見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見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轉向善趣？謂正見有施，有說，有齋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婆羅門！是名正見世俗、有漏、有取、向於善趣。婆羅門！何等為正見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，苦、苦思惟，集……，滅……，道、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，於法選擇、分別、求覺、巧便、黠慧、觀察，是名正見，是聖、出世間、無漏、不取、正盡苦、轉向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八三——八九；一〇五〇——一〇五六（）

如正見，如是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九〇；一〇五七（七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邪及邪道，有正及正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邪？謂地獄，畜生，餓鬼。何等為邪道？謂邪見乃至邪定。何等為正？謂人，天，涅槃。何等為正道？謂正見乃至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一；一〇五八（七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邪、有邪道，有正、有正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邪？謂地獄，畜生，餓鬼。何等為邪道？謂殺，盜，邪婬，妄語，兩舌，惡口，綺語，貪，恚，邪見。何等為正？謂人，天，涅槃。何等為正道？謂不殺，不盜，不邪婬，不妄語，不兩舌，不惡口，不綺語，無貪，無恚，正見」。佛說此

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二；一〇五九（七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惡趣道？謂殺父，殺母，殺阿羅漢，破僧，惡心出佛身血」，餘如上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三；一〇六〇（七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順流道，有逆流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順流道？謂邪見乃至邪定。何等為逆流道？謂正見乃至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四——九六；一〇六一——一〇六三（）

如順流、逆流，如是退道、勝道，下道、上道，及三經道跡，亦如上說。

九七；一〇六四（七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及沙門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？若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沙門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八；一〇六五（七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，沙門義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義？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名沙門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九；一〇六六（七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及沙門果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果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」

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〇；一〇六七（七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及沙門果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果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。何等為須陀洹果？謂三結斷。何等為斯陀含果？謂三結斷，貪、恚、癡薄。何等為阿那含果？謂五下分結盡。何等為阿羅漢果？謂貪、恚、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一；一〇六八（七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，沙門，沙門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？謂成就此法者。何等為沙門義？謂貪欲永斷，瞋恚、癡永斷，一切煩惱永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二；一〇六九（七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有沙門果，何等為沙門果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三——一一四；一〇七〇——一〇八一（八〇〇）

（如沙門法、沙門、沙門義、沙門果），如是婆羅門法、婆羅門、婆羅門義、婆羅門果，梵行法、梵行者、梵行義、梵行果，亦如上說。

「沙門婆羅門」：復次、依第一義所有沙門，安立如是八支聖道為沙門義。為此義故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假名出家，受沙門性。又此畢竟無失壞故，名第一義；其假名者，即不如是。諸有成就此第一義沙門性者，當知亦名勝義沙門。又彼追求此沙門果，貪、瞋、癡等畢竟斷義，是故說彼名沙門義。此沙門義，復有二種：一、無差別，總相建立；二、若有所作，若無所作，行向、住果差別建立。如是一切，總有四種：一、沙門性，二、是沙門

，三、沙門義，四、沙門果。

有婆羅門差別道理，當知亦爾。

十四 安那般那念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障隨惑、尋等果、微細、身勞，學住及作意，智無執為後。

入出息念修習差別，有十六行，廣分別義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聲聞地說：「云何阿那波那念所緣？謂緣入息、出息念，是名阿那波那念。此念所緣入、出息等，名阿那波那念所緣。當知此中，入息有二，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入息，二者、中間入息。出息亦二，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出息，二者、中間出息。入息者，謂出息無間，內門風轉，乃至臍處。中間入息者，謂入息滅已，乃至出息未生，於其中間，在停息處，暫時相似微細風起，是名中間入息。如入息、中間入息，出息、中間出息，當知亦爾。此中差別者：謂入息無間，外間風轉，始從臍處，乃至面門，或至鼻端，或復出外。入息、出息，有二因緣。何等為二？一、牽引業；二、臍處孔穴，或上身分所有孔穴。入息、出息有二所依，何等為二？一、身，二、心。所以者何？要依身、心，入出息轉，如其所應。若唯依身而息轉者，入無想定，入滅盡定，生無想天諸有情類，彼息應轉！若唯依心而息轉者，入無色定，生無色界，彼息應轉！若唯依身、心而轉非如其所應者，入第四靜慮，若生於彼諸有情類，及羯羅藍、頞部曇、閉尸等位諸有情類，彼息應轉！然彼不轉，是故當知要依身、心，入、出息轉，如其所應。入息、出息，有二種行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入息向下而行，二者、出息向上而行。入息、出息，有二種地。何等為二？一、麁孔穴，二、細孔穴。云何麁孔穴？謂從臍處孔穴，乃至面門鼻門；復從面門鼻門，乃至臍處孔穴。云何細孔穴？謂於身中一切毛孔。入息、出息，有四異名。何等為四？一、名風，二、名阿那波那，三、名入息、出息，四、名身行。風名一種，是風共名；餘之三種，是不共名。

修入出息者，有二過患。何等為二？一、太緩方便，二、太急方便。由太緩方便故，生起懈怠，或為惛沈、睡眠纏擾其心，或令其心於外散亂。由

太急方便故，或令其身生不平等，或令其心生不平等。云何令身生不平等？謂強用力持入出息，由入出息被執持故，便令身中不平風轉。由此最初於諸支節皆生戰掉，名能戰掉；此戰掉風若增長時，能生疾病。由是因緣，於諸支節生諸疾病，是名令身生不平等。云何令心生不平等？謂或令心生諸散亂，或為極重憂惱逼切，是名令心生不平等。

又此阿那波那念，應知略有五種修習。何等為五？一、算數修習，二、悟入諸蘊修習，三、悟入緣起修習，四、悟入聖諦修習，五、十六勝行修習。

云何名算數修習？謂略有四種算數修習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以一為一算數，二者、以二為一算數，三者、順算數，四者、逆算數。云何以一為一算數？謂若入息入時，由緣入出息住念，數以為一；若入息滅，出息生，出向外時，數為第二，如是展轉數至其十。由此算數非略非廣，故唯至十，是名以一為一算數。云何以二為一算數？謂若入息入而已滅，出息生而已出，爾時總合數以為一。即由如是算數道理，數至其十，是名以二為一算數。入息、出息，說名為二，總合二種數之為一，故名以二為一算數。云何順算數？謂或由以一為一算數，或由以二為一算數，順次展轉數至其十，名順算數。云何逆算數？謂即由前二種算數，逆次展轉，從第十數次九、次八、次七、次六、次五、次四、次三、次二、次數其一，名逆算數。若時行者，或以一為一算數為依，或以二為一算數為依，於順算數及逆算數已串修習，於其中間心無散亂。無散亂心善算數已，復應為說勝進算數。云何名為勝進算數？謂或依以一為一算數，或依以二為一算數，合二為一而算數之。若依以一為一而算數者，即入息、出息二合為一；若依以二為一而算數者，即入息、出息四合為一。如是展轉，數乃至十。如是後後漸增，乃至以百為一而算數之，由此以百為一算數，漸次數之，乃至其十。如是勤修數息念者，乃至十十數以為一，漸次數之，乃至滿十。由此以十為一算數，於其中間心無散亂，齊此名為已串修習。又此勤修數息念者，若於中間其心散亂，復應退還從初數起，或順、或逆。若時算數極串習故，其心自然乘任運道，安住入息、出息所緣，無斷無間相續而轉。先於入息有能取轉，入息滅已，於息空位有能取轉；次於出息有能取轉，出息滅已，於息空位有能取轉。如是展轉相續流注

，無動無搖，無散亂行，有愛樂轉，齊此名為過算數地，不應復數。唯於入息、出息所緣，令心安住，於入出息應正隨行；應審了達；於入出息及二中間；若轉若還分位差別，皆善覺了，如是名為算數修習。又鈍根者，應為宣說如是息念算數修習，彼由此故，於散亂處令心安住，令心愛樂。若異算數入出息念，彼心應為惛沈、睡眠之所纏擾，或應彼心於外馳散，由正勤修數息念故，彼皆無有。若有利根，覺慧聰俊，不好乘此算數加行，若為宣說算數加行，亦能速疾無倒了達，然不愛樂。彼復於此入出息緣安住念已，若是處轉，若乃至轉，若如所轉，若時而轉，於此一切由安住念能正隨行，能正了達，如是加行有如是相。於此加行，若修、若習、若多修習為因緣故，起身輕安及心輕安，證一境性，於其所緣愛樂趣入。

如是彼於算數息念善修習已，復於所取、能取二事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諸蘊。云何悟入？謂於入息、出息，及息所依身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色蘊。於彼入息、出息，能取念相應領納，作意思惟，悟入受蘊。即於彼念相應等了，作意思惟，悟入想蘊。即於彼念，若念相應思及慧等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行蘊。若於彼念相應諸心、意、識，作意思惟，悟入識蘊。如是行者，於諸蘊中乃至多住，名已悟入，是名悟入諸蘊修習。

若時無倒能見、能知唯有諸蘊，唯有諸行，唯事、唯法，彼於爾時，能於諸行悟入緣起。云何悟入？謂觀行者如是尋求：此入、出息，何依、何緣？既尋求已，如實悟入：此入、出息，依身、緣身，依心、緣心。復更尋求：此身、此心，何依、何緣？既尋求已，如實悟入：此身、此心，依緣命根。復更尋求：如是命根，何依、何緣？既尋求已，如實悟入：如是命根，依緣先行。復更尋求：如是先行，何依、何緣？既尋求已，如實悟入：如是先行，依緣無明。如是了知無明依緣先行，先行依緣命根，命根依緣身、心，身、心依緣入息、出息。又能了知無明滅故行滅，行滅故命根滅，命根滅故身、心滅，身、心滅故入、出息滅。如是名為悟入緣起。彼於緣起悟入多住，名善修習，是名悟入緣起修習。

如是彼於緣起悟入善修習已，復於諸行如實了知，從眾緣生悟入無常。謂悟入諸行是無常故，本無而有，有已散滅。若是本無而有、有已散滅，即

是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。若是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，即是其苦。若是其苦，即是無我，不得自在，遠離宰主。如是名為由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行，悟入苦諦。又彼如是能正悟入：諸所有行，眾緣生起，其性是苦，如病、如癰，一切皆以貪愛為緣。又正悟入：即此能生眾苦貪愛，若無餘斷，即是畢竟寂靜微妙。我若於此如是了知，如是觀見，如是多住，當於貪愛能無餘斷，如是名能悟入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於此悟入能多住已，於諸諦中證得現觀，是名悟入聖諦修習。

如是於聖諦中善修習已，於見道所斷一切煩惱，皆悉永斷，唯餘修道所斷煩惱。為斷彼故，復進修習十六勝行。云何名為十六勝行？謂於念入息，我今能學念於入息；於念出息，我今能學念於出息。若長，若短。於覺了遍身入息，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入息；於覺了遍身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出息。於息除身行入息，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入息；於息除身行出息，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出息。於覺了喜入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喜入息；於覺了喜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喜出息。於覺了樂入息，我今能學覺了樂入息；於覺了樂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樂出息。於覺了心行入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心行入息；於覺了心行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心行出息。於息除心行入息，我今能學息除心行入息；於息除心行出息，我今能學息除心行出息。於覺了心入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心入息；於覺了心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心出息。於喜悅心入息，我今能學喜悅心入息；於喜悅心出息，我今能學喜悅心出息。於制持心入息，我今能學制持心入息；於制持心出息，我今能學制持心出息。於解脫心入息，我今能學解脫心入息；於解脫心出息，我今能學解脫心出息。於無常隨觀入息，我今能學無常隨觀入息；於無常隨觀出息，我今能學無常隨觀出息。於斷隨觀入息，我今能學斷隨觀入息；於斷隨觀出息，我今能學斷隨觀出息。於離欲隨觀入息，我今能學離欲隨觀入息；於離欲隨觀出息，我今能學離欲隨觀出息。於滅隨觀入息，我今能學滅隨觀入息；於滅隨觀出息，我今能學滅隨觀出息。

問：如是十六，差別云何？答：有學見跡，已得四念住等，於入、出息所緣作意，復更進修。為斷餘結，是故念言：於念入息，我今能學念於入息，於念出息，我今能學念於出息。若緣入息、出息境時，便作念言：我今能

學念長入息，念長出息。若緣中間入息、中間出息境時，便作念言：我今能學念短入息，念短出息。如入息、出息長轉，及中間入息、中間出息短轉，即如是了知，如是名為若長若短。若緣身中微細孔穴入息、出息，周遍隨入諸毛孔中，緣此為境起勝解時，便作念言：我於覺了遍身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入息、出息。若於是時，或入息、中間入息已滅，出息、中間出息未生，緣入息出息空無位，入息、出息遠離位為境；或出息、中間出息已滅，入息、中間入息未生，緣出息、入息空無位，出息、入息遠離位為境，即於此時便作念言：於息除身行入息，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入息，於息除身行出息，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出息。又即於此若修、若習、若多修習為因緣故，先未串習入、出息時所有剛彊若觸隨轉，今已串習入出息故，皆得息除，有餘柔軟樂觸隨轉。

便作念言：於息除身行入息，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入息；於息除身行出息，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出息。又於如是阿那波那念勤修行者，若得初靜慮，或得第二靜慮時，便作念言；於覺了喜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喜入息、出息。若得離喜第三靜慮時，便作念言：於覺了樂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樂入息、出息。第三靜慮已上，於阿那波那念無有更修加行道理，是故乃至第三靜慮，宣說息念加行所攝。又即如是覺了喜者、覺了樂者，或有暫時生起忘念，或謂有我、我所。或發我慢，或謂我當有，或謂我當無；或謂我當有色，或謂我當無色；或謂我當有想，或謂我當無想，或謂我當非有想非無想。生起如是愚癡想、思俱行，種種動慢、戲論、造作貪愛纔生起已，便能速疾以慧通達，不深染著，方便斷滅、除遣、變吐。由是加行，便作念言：於覺了心行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心行入息、出息。於息除心行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息除心行入息、出息。又若得根本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靜慮，彼定已得初靜慮近分未至依定，依此觀察所生起心，謂如實知、如實覺了；

或有貪心，或離貪心；或有瞋心，或離瞋心；或有癡心，或離癡心；略心，散心；下心，舉心；有掉動心，無掉動心；有寂靜心，無寂靜心；有等引心，無等引心；善修習心，不善修習心；善解脫心，不善解脫心。於如是心，皆如實知，如實覺了，是故念言：於覺了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覺了

心入息、出息。彼若有時，見為惛沈、睡眠蓋覆障其心，由極於內住寂止故，爾時於外隨緣一種淨妙境界，示現、教導、讚勵、慶喜，策發其心，是故念言：於喜悅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喜悅心入息、出息。彼若有時，見為掉舉、惡作蓋覆障其心，由極於外住囂舉故，爾時於內安住寂靜，制持其心，是故念言：於制持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制持心入息、出息。若時於心善修、善習、善多修習為因緣故，令現行蓋皆得遠離，於諸蓋中心得清淨，是故念言：於解脫心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解脫心入息、出息。彼於諸蓋障修道者，心已解脫，餘有隨眠復應當斷。為斷彼故，起道現前，謂於諸行無常法性，極善精懇，如理觀察，是故念言：於無常隨觀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無常隨觀入息、出息。

又彼先時，或依下三靜慮，或依未至依定，已於奢摩他修瑜伽行，今依無常隨觀，復於毘鉢舍那修瑜伽行。如是以奢摩他、毘鉢舍那熏修心已，於諸界中，從彼隨眠而求解脫。云何諸界？所謂三界：一者、斷界，二者、離欲界，三者、滅界。見道所斷一切行斷，名為斷界。修道所斷一切行斷，名離欲界。一切依滅，名為滅界。思惟如是三界，寂靜、安隱、無患，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彼由修習、多修習故，從餘修道所斷煩惱心得解脫，是故念言：於斷隨觀、離欲隨觀、滅隨觀入息、出息，我今能學斷隨觀、離欲隨觀、滅隨觀入息、出息。如是彼於見、修所斷一切煩惱皆永斷故，成阿羅漢，諸漏永盡，此後更無所應作事，於所決擇已得究竟，是名十六勝行」。

一；一〇八二（八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法多所饒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何等為五？住於淨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具足，於微細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第一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復次、比丘！少欲、少事、少務，是名二法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復次、比丘！飲食知量，多少得中，不為飲食起求欲想，精勤思惟，是名三法多所饒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復次、比丘！初夜後夜，不著睡眠，精勤思惟，是名四法多所饒益，修安那般那念。復次、比丘！空閑林中，離諸憒鬧，是名五法多所饒益，修習安那般那念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

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〇八三（八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安那般那念。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者，得身止息及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〇八四（八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修習安那般那念，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者，得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何等為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？是比丘，若依聚落、城邑止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善繫心住。乞食已，還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已。或入林中、閑房、樹下，或空露地，端身正坐，繫念面前，斷世貪愛，離欲清淨；瞋恚；睡眠；掉悔；疑斷，度諸疑惑，於諸善法心得決定。遠離五蓋煩惱，於心令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趣涅槃。念於內息，繫念善學；念於外息，繫念善學。息長，息短。覺知一切身入息，於一切身入息善學；覺知一切身出息，於一切身出息善學。覺知一切身行息入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學；覺知一切身行息出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學。覺知喜；覺知樂；覺知心行；覺知心行息入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入息善學，覺知心行息出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出息善學。覺知心；覺知心悅；覺知心定；覺知心解脫入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入息善學，覺知心解脫出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出息善學。觀察無常；觀察斷；觀察無欲；觀察滅入息，於觀察滅入息善學，觀察滅出息，於觀察滅出息善學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止息，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，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障隨惑」：又勤修行諸瑜伽師，修習如是入、出息念，爾時應知五障礙法：一者、於其外緣，其心散亂；二者、入出息轉，有所艱難；三者、掉

舉、惡作纏現在前；四者、惛沈、睡眠纏現在前；五者、樂與道俗共相雜住。如是五法，於未得定欲求心定，及得定已倍復增長，當知一切能為障礙。奢摩他品諸隨煩惱所染污時，發身惛沈，生心下劣，由正修習入出息念身心輕安，能令惛沈、下劣俱行身心麁重，皆悉遠離。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所染污時，發生種種尋伺、妄想，謂欲尋伺等不正尋伺，及無明分尋伺所起諸欲想等種種妄想，由正修習入出息念，令尋伺等悉皆靜息。為欲對治彼無明分諸妄想故，純修明分想，令速得圓滿。

四；一〇八五（八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安那般那念。安那般那念修習、多修習者，斷諸覺想。云何安那般那念修習、多修習，斷諸覺想？若比丘依止聚落、城邑住，如上廣說，乃至於出息滅善學，是名安那般那念修習、多修習，斷諸覺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——一一；一〇八六——一〇九二（）

如斷覺想，如是不動搖，得大果、大福利，〔如是〕得甘露，究竟甘露、得二果，四果，七果，一一經亦如上說。

「尋」：復次、正勤修習入出息念諸瑜伽師，於緣過去諸行尋伺，能令無間所生等持有間缺者，速得損減，於緣未來諸行尋伺，能令無間所生等持有間缺者，速得止息；於緣現在諸行尋伺，能令無間所生等持有間缺者，速得寂靜。

「果」：又若略說，由能永斷六種結故，當知建立二種、四種及以七種諸果勝利，如經廣說。云何六結？謂順下分、上分二結，見道、修道所斷二結，若起，若生二分位結。如是別別，當知總說有六種結，如其次第，建立二種，四種，七種諸果勝利。

一二；一〇九三（八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我所說安那般那念，汝等修習不」？時有比丘，名阿梨瑟吒，於眾中坐，

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所說安那般那念，我已修習」。佛告阿梨瑟吒：「比丘！汝云何修習我所說安那般那念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過去諸行不顧念，未來諸行不生欣樂，於現在諸行不生染著。於內外對礙想，善正除滅。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說安那般那念」。佛告阿梨瑟吒：「比丘！汝實修我所說安那般那念，非不修。然其比丘！於汝所修安那般那念所，更有勝妙過其上者。何等是勝妙過阿梨瑟吒所修安那般那念者？是比丘依止城邑、聚落，如前廣說，乃至於滅出息觀察善學，是名阿梨瑟吒比丘！勝妙過汝所修安那般那念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〇九四（八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晝日禪思。時尊者闍賓那，亦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還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，入安陀林，於樹下坐禪。去佛不遠，正身不動，身心正直，勝妙思惟。爾時，眾多比丘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見尊者闍賓那不？去我不遠，正身端坐，身心不動，住勝妙住」。諸比丘白佛；「世尊！我等數見彼尊者正身端坐，善攝其身，不傾不動，專心勝妙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三昧，身心安住，不傾不動，住勝妙住者，此比丘得此三昧，不勤方便，隨欲即得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何等三昧？比丘得此三昧，身心不動，住勝妙住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林中，若閑房、露坐，思惟繫念，乃至息滅觀察善學，是名三昧，若比丘端坐思惟，身心不動，住勝妙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差別）：復次、入出息念修習差別，略有二種：一者、有上，二者、無上。其有上者，謂如有一，獨處空閑，以靜定心，如理觀察命根，繫屬入息、出息。若我於入息後無有出息，或出息後無入息者。如是命根即應斷滅。而於無常行中有希奇事，入息滅已，我命根住，乃復得至出息生時；出息滅

已，我命根住，乃復得至入息生時。彼由攀緣如是事故，深心厭離，於三世境所發愛恚，淨修其心，是名有上；十六行修，當知無上。

一四；一〇九五（八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欲二月坐禪，諸比丘勿復往來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」。爾時，世尊作是語已，即二月坐禪，無一比丘敢往來者，唯除送食及布薩時。爾時，世尊坐禪，二月過已，從禪覺，於比丘僧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若諸外道出家來問汝等：沙門瞿曇於二月中，云何坐禪？汝應答言；如來二月，以安那般那念坐禪思惟住。所以者何？我於此二月，念安那般那多住思惟：入息時念入息如實知；出息時念出息如實知；若長，若短；一切身覺入息念如實知，一切身覺出息念如實知；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實知，乃至滅出息念如實知。我悉知已，我時作是念，此則麁思惟住。我今於此思惟止息已，當更修餘微細修住而住。爾時，我息止麁思惟已，即更入微細思惟，多住而住。時有三天子，極上妙色，過夜來至我所。一天子作是言：沙門瞿曇時到。復有一天子言：此非時到，是時向至。第三天子言：非為時到，亦非時向至，此則修住，是阿羅訶寂滅耳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正說聖住，天住，梵住，學住，無學住，如來住，學人所不得當得，不到當到，不證當證，無學人現法樂住者，謂安那般那念，此則正說。所以者何？安那般那念者，是聖住，天住，梵住，乃至無學現法樂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微細」：復次、如是入息、出息念住，緣細風色為境界故，名微細住。隔絕一切亂尋伺故，名不流散。發生廣大身心所有妙輕安故，名不可伏。

一五；一〇九六（八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越尼拘律樹園中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，詣尊者迦磨比丘所，禮迦磨比丘足已，退坐一面。語迦磨比丘言：「云何尊者迦磨！學住者為即是如來住耶？為學住異、如來住異」？迦磨比丘答言：「摩訶男！學住異，如來住異。摩訶男！學住者，斷五蓋多住；如來住者，於五蓋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更不生長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

一時，世尊住一奢能伽羅林中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我欲於此一奢能伽羅林中，二月坐禪，汝諸比丘勿使往來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。廣說如前，乃至無學現法樂住。以是故知，摩訶男！學住異，如來住異」。釋氏摩訶男聞迦磨比丘所說，歡喜從座起去。

「學住」：復次、容有是處，或有一人作如是念：如來與彼最極下劣、得慧解脫阿羅漢果，無有差別。謂依解脫，作是思惟：如來解脫與慧解脫阿羅漢果，所有解脫，無有差別。頗復有人作如是念：如來所有離諸蓋住，居內法中最極下劣，若諸有學，若諸異生，由精進力，於其五蓋伏斷而住，名離蓋住。此離蓋住，彼離蓋住，為如解脫無有差別？為有差別？應知如是二離蓋住，極大差別：謂諸有學，雖現行故，離蓋住心與如來等，然彼隨眠未永斷故，諸蓋數數間心相續，數數作意勵力除遣；如來諸蓋畢竟斷故，離諸蓋住，與彼所有離諸蓋住，極大差別，非如解脫無有差別。

一六；一〇九七（八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金剛聚落，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，讚歎不淨觀言：「諸比丘！修不淨觀、多修習者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」。時諸比丘修不淨觀已，極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繩自絞，投巖自殺，或令餘比丘殺。有異比丘，極生厭患惡露不淨，至鹿林梵志子所，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賢首！汝能殺我者，衣、鉢屬汝」。時鹿林梵志子，即殺彼比丘，持刀至跋求摩河邊洗刀。時有魔天，住於空中，讚鹿林梵志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賢首！汝得無量功德，能令諸沙門釋子持戒有德（者），未度者度，未脫者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；諸長利衣鉢雜物，悉皆屬汝」。時鹿林梵志子，聞讚歎已，增惡邪見，作是念：我今真實大作福德，令沙門釋子持戒功德者，未度者度，未脫者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；衣鉢雜物，悉皆屬我。於是手執利刀，循諸房舍，諸經行處，別房、禪房，見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何等沙門持戒有德，未度者我能令度，未脫者令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令得涅槃」。時有諸比丘厭患身者，皆出房舍，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我未得度，汝當度我！我未得脫，汝當脫我！我未得穌息，汝當令我得穌息！我未得涅

槃，汝當令我得涅槃」！時鹿林梵志子，即以利刀殺彼比丘，次第乃至殺六十人。

爾時，世尊至十五日說戒時，於眾僧前坐。告尊者阿難：「何因、何緣，諸比丘轉少、轉減、轉盡」？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為諸比丘說修不淨觀，讚歎不淨觀，諸比丘修不淨觀已，極厭患身，廣說乃至殺六十比丘。世尊！以是因緣故，令諸比丘轉少、轉減、轉盡。唯願世尊，更說餘法，令諸比丘聞已，勤修智慧，樂受正法，樂住正法」！佛告阿難：「是故我今次第說住微細住，隨順開覺。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，速令休息，如天大雨，起、未起塵，能令休息。如是比丘修微細住，諸起、未起惡不善法，能令休息。阿難！何等為微細住，多修習隨順開覺，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，能令休息？謂安那般那念住」。阿難白佛：「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住，隨順開覺，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，能令休息」？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如前廣說，乃至如滅出息念而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〇九八（八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金剛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。爾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思惟禪思，作如是念：頗有一法修習、多修習，令四法滿足；四法滿足已，七法滿足；七法滿足已，二法滿足。時尊者阿難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思惟禪思，作是念：頗有一法多修習已，令四法滿足，乃至二法滿足；我今問世尊：寧有一法多修習已，能令乃至二法滿足耶」？佛告阿難：「有一法，多修習已，乃至能令二法滿足。何等為一法？謂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能令四念處滿足。四念處滿足已，七覺分滿足。七覺分滿足已，明、解脫滿足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四念處滿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如滅出息念學。阿難！如是聖弟子，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，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；若長、若短；一切身行覺知入息念時，如入息念學，出息念時，如出息念學；身行休息入息念時，如身行休息入息念學，身行休息出息念時，如身行休息出息念學。聖弟子爾時身身觀念住，異於身者，彼亦如是隨身比思惟。若有時，聖弟子喜覺知；樂覺知；心行覺知；心行息覺知入息念時，如心行息入息念學，心行息出息念

時，如心行息出息念學。是聖弟子爾時受受觀念住，若復異受者，彼亦隨受比思惟。有時聖弟子心覺知；心悅；心定；心解脫覺知入息念時，如入息念學，心解脫出息念時，如心解脫出息念學。是聖弟子爾時心心觀念住，若有異心者，彼亦隨心比思惟。若聖弟子有時觀無常，斷，無欲，滅，如無常，斷，無欲，滅觀住學。是聖弟子爾時法法觀念住，異於法者，亦隨法比思惟。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滿足四念處」。阿難白佛：「如是修習安那般那念令四念處滿足，云何修四念處令七覺分滿足」？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念住已繫念住不忘，爾時方便修念覺分；修念覺分已，念覺分滿足。念覺滿足已，於法選擇、思量，爾時方便修擇法覺分；修擇法覺分已，擇法覺分滿足。於法選擇、分別、思量已，得精勤方便，爾時方便修習精進覺分；修精進覺分已，精進覺分滿足。方便精進已，則心歡喜，爾時方便修喜覺分；修喜覺分已，喜覺分滿足。歡喜已，身、心猗息，爾時方便修猗覺分；修猗覺分已，猗覺分滿足。身心樂已，得三昧，爾時修定覺分；修定覺分已，定覺分滿足。定覺分滿足已，貪憂則滅，得平等捨，爾時方便修捨覺分；修捨覺分已，捨覺分滿足。受，心，法法念處，亦如是說。是名修四念處，滿足七覺分」。阿難白佛：「是名修四念處滿足七覺分，云何修七覺分滿足明、解脫」？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修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修念覺分已，滿足明、解脫。乃至修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如是修捨覺分已、明、解脫滿足。阿難！是名法法相類，法法相潤。如是十三法，一法為增上，一法為門，次第增進，修習滿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——一九；一〇九九——一一〇〇（八一一——八一二）

（如阿難所問），如是異比丘所問，佛問諸比丘，亦如上說。

「智無執」：復次、精勤修習諸息念者，由正修習四種念住，無我等故，平等平等。是身種類，能取於身如理作意；如身，無我作意亦爾，是故說彼為身一分。能修如是身念住者，都不可得；如身念住，廣說乃至修法念住，當知亦爾。如是諸佛修念住教，外道法中皆無所有，是故說此修念住教，名非一切外道所執。

二〇；一一〇一（八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金毘羅聚落金毘林中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金毘羅：「我今當說精勤修習四念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」。爾時尊者金毘羅，默然住。如是再三。爾時，尊者阿難語尊者金毘羅：「今大師告汝」！如是三說。尊者金毘羅語尊者阿難：「我已知，尊者阿難！我已知，尊者瞿曇」！爾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〔世尊〕！「是時，世尊！是時，善逝！唯願為諸比丘，說精勤修四念處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入息念時，如入息學；乃至滅出息時，如滅出息學。爾時聖弟子念入息時，如念入息學，乃至身行止息出息時，如身行止息出息學，爾時聖弟子身身觀念住；爾時聖弟子身身觀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內思惟」。佛告阿難：「譬如有人乘車輿從東方顛沛而來。當於爾時，踐蹈諸土堆壟不」！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念入息時，如入息念學，如是乃至善內思惟。若爾時聖弟子覺知喜，乃至覺知意行息學，聖弟子受受觀念住；聖弟子受受觀念（住）已，如是知善內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車輿從南方顛沛而來，云何阿難！當踐蹈土堆壟不」？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受受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。若聖弟子覺知心；欣悅心；定心；解脫心入息，如解脫心入息學，解脫心出息，如解脫心出息學，爾時聖弟子心心觀念住；如是聖弟子心心觀念住已，知善內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車輿從西方來，彼當踐蹈土堆壟不」？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覺知心，乃至心解脫出息如心解脫出息學，如是聖弟子爾時心心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。（若聖弟子）善於身，受，心（念住），貪憂滅捨，爾時聖弟子法法觀念住；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已，知善內思惟。阿難！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壠，有人乘車輿從北方顛沛而來，當踐蹈土堆壠不」？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。阿難！是名比丘精勤方便，修四念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作意」：復次、修瑜伽師，入出息念為所依止，修四念住，如理作意以為依止；於諸未斷內心所有非理作意，如實了知是為非理；於內所有如理

作意，如實了知是為如理。既了知已，於內所有非理作意，一向遠離；於內所有如理作意，一向修習，為欲令彼永斷滅故。又於此中身等四法，如四大路；非理作意，如塵土丘，不堅牢故，不真實故，迷亂心故。如理作意，如四方來輿乘車，車緣身等四境界門轉，能損害彼如塵土丘非理作意，亦令一切相續清淨。

二一；一一〇二（八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安那般那念。修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樂隨順觀住，樂覺知，不染著樂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樂隨觀住，樂覺知，不染著樂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觀滅出息時，如滅出息學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樂隨觀住，樂覺知，不染著樂；如是修安那般那念者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，是比丘當修安那般那念；如是修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具足；三結盡，得須陀洹果；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果；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果；得無量種神通力，天耳（智）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盡智者，如是比丘當修安那般那念。如是（修）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、大福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一〇三（八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。爾時，眾多上座聲聞，於世尊左右，樹下、窟中安居。時有眾多年少比丘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為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，禮諸上座足已，於一面坐。時諸上座比丘作是念：我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一人受二、三、多人。作是念已，即便攝受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受二、三、多人，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。爾時，世

尊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爾時，世尊觀察諸比丘已，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今喜諸比丘行諸正事，是故比丘當勤精進，於此舍衛國，滿迦低月」。

諸處人間比丘，聞世尊於舍衛國安居，滿迦低月；滿已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於舍衛國人間遊行。漸至舍衛國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已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人間比丘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爾時人間比丘聞佛說法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往詣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諸上座作是念：我等當受此人間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，乃至多人。即便受之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，乃至有受六十人者。彼上座比丘受諸人間比丘，教誡教授，善知先後次第。

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觀察諸比丘眾，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比丘！我欣汝等所行正事，樂汝等所行正事。諸比丘！過去諸佛，亦有比丘眾所行正事，如今此眾；未來諸佛所有諸眾，亦當如是所行正事，如今此眾。所以者何？今此眾中諸長老比丘，有得初禪、第二禪、第三禪、第四禪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具足住。有比丘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有比丘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。有比丘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，生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。有比丘得無量神通境界，天耳（智）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盡智。有比丘修不淨觀斷貪欲，修慈心斷瞋恚，修無常想斷我慢，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。云何比丘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觀滅出息，如觀滅出息學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身勞」：復次、修習如是入出息念，令身無勞，善能除遣奢摩他品隨煩惱故；令眼無勞，善能除遣毘鉢舍那品隨煩惱故；由隨觀察涅槃樂故，名隨觀樂；由隨領受第三靜慮地中樂故，名領受樂；無染住故，無恐畏故，名安樂住。

十五 學相應

復次、嗢拕南曰：

初尊重尸羅，清淨戒圓滿，現行、學勝利，學差別為後。

學有三種，謂增上戒學，增上心學，增上慧學。建立如是三學差別，如聲聞地應知其相。

聲聞地說：「云何為學？謂三勝學：一、增上戒學，二、增上心學，三、增上慧學。云何增上戒學？謂安住具戒等，如前廣說，是名增上戒學。云何增上心學？謂離欲惡不善法，有尋有伺，離生喜樂，入初靜慮具足安住；乃至能入第四靜慮具足安住，是名增上心學。又諸無色，及餘所有等持、等至，亦皆名為增上心學，然依靜慮，能最初入聖諦現觀、正性離生，非全遠離一切靜慮能成此事，是故靜慮最為殊勝，故偏說為增上心學。云何增上慧學？謂於四聖諦等所有如實智見，是名增上慧學。問：何緣唯有三學，非少、非多？答：建立定義故，智所依義故，辦所作義故。建立定義者，謂增上戒學。所以者何？由戒建立心一境性，能令其心觸三摩地。智所依義者，謂增上心學。所以者何？由正定心念一境性，於所知事有如實智、如實見轉。辦所作義者，謂增上慧學。所以者何？由善清淨若智、若見，能證究竟諸煩惱斷，以煩惱斷是自義利，是勝所作，過此更無勝所作故。由是因緣，唯有三學。

問：何緣三學如是次第？答：先於尸羅善清淨故便無憂悔，無憂悔故歡喜安樂，由有樂故心得正定，心得定故能如實知、能如實見，如實知見故能起厭，厭故離染，由離染故便得解脫，得解脫故證無所作究竟涅槃。如是最初修習淨戒，漸次進趣，後證無作究竟涅槃，是故三學如是次第。

問：何緣三學名為增上戒、心、慧耶？答：所趣義故，最勝義故，名為增上。云何所趣義？謂為趣增上心而修淨戒，名增上戒學；為趣增上慧而修定心，名增上心學；為趣煩惱斷而修智、見，名增上慧學。如是名為所趣義故，名為增上。云何最勝義？謂若增上戒學，若增上心學，若增上慧學，唯於聖教獨有此三，不共外道。如是名為最勝義故，名為增上。

又或有增上心學，能引發增上慧學；或有增上慧學，能引發增上心學。謂聖弟子未得根本靜慮，先學見跡；後為進斷修道所斷一切煩惱，正勤加行，修念覺支乃至修捨覺支，是名增上慧學引發增上心學。增上心學引發增上慧學者，如前已說。

又或有增上戒學，無增上心，無增上慧；或有增上戒學，亦有增上心，唯無增上慧；非有增上慧學，而無增上戒及無增上心。是故若有增上慧學，當知必定具足三學。以此建立三種學中，諸瑜伽師當勤修學」。

一；一一〇四（八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學，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三學具足者，是比丘正行，增上戒、心、慧，三法勤精進。

勇猛堅固城，常守護諸根，如晝如其夜，如夜亦如晝，

如前如其後，如後亦如前，如上如其下，如下亦如上。

無量諸三昧，映一切諸方，是說為覺跡，第一清涼集。

捨離無明諍，其心善解脫，我為世間覺，明行悉具足。

正念不忘住，其心得解脫，身壞而命終，如燈盡火滅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一〇五（八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〔亦〕「復有三學，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若比丘住於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則生怖畏，受持學戒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，集、滅、道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增上慧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，如上所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一〇六（八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比丘增上戒學，非增上意、增上慧學；有增上戒、增上意學，非增上慧學。聖弟子增上慧方便隨順成就住者，增上戒、增上意修習滿足。如是聖弟子，增上慧方便隨順成就住者，無上慧壽而活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一〇七（八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二百五十戒，隨次半月來，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。令彼自求學者而學，說三學能攝諸戒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一〇八（八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謂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；不重於定，定不增上，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犯則隨悔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說彼不堪能，若彼戒隨順梵行，饒益梵行，久住梵行，如是比丘戒堅固，戒師常住，戒常隨順生，受持而學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，是名增上戒學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；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於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斷此五下分結，受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還此世，是名增上意學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，重於慧，慧增上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增上慧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一〇九（八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二百五十戒，隨次半月來，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。若彼善男子，自隨意所欲而學者，我為說三學，若學此三學，則攝受一切學戒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；不重於定，定不增上，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。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貪、恚、癡薄，成一種子道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名斯陀含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名家家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名七有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名隨法行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名隨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學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；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。於彼彼分細微戒學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，如是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斷此五下分結，能得中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生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無行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學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，重於慧，慧增上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增上慧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一一〇（八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具足戒住者，善攝持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、行處，見細微罪能生怖畏。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攝持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、行處，見細微罪能生怖畏，等受學戒，令三學修習滿足。何等為三？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是比丘戒〔為〕滿足，少定、少慧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戒學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戒滿足，三昧滿足，少於慧，彼彼分細微戒，犯則隨悔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，如是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斷此五下分結，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增上意

學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學戒滿足，定滿足，慧滿足。如是知，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增上慧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一一一（八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攝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、行處，見微細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住，滿足三學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，增上意，增上慧。何等為增上戒（學）？是比丘戒滿足，少定，少慧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一種子道；若彼地未等覺者，得斯陀含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名家家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須陀洹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隨法行；彼地未等覺者，得隨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學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戒滿足，定滿足，少於慧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，如是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斷此五下分結，得中般涅槃；於彼未等覺者，得生般涅槃；於彼未等覺者，得無行般涅槃；於彼未等覺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；於彼未等覺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學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學戒滿足，定滿足，慧滿足。如是知，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增上慧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尊重尸羅」：又略於此諸所學中，所有邪行應正了知，所有正行應正了知。言邪行者，謂如有一，不尊重戒，汎爾出家，雖復出家，不以淨戒為其增上。如於淨戒，於定，於慧，應知亦爾。彼可容有犯無餘罪，於彼，世尊說其於諸沙門果證為無能者。是故當知彼於三學，一向毀犯。言正行者，有三正行：謂下、中、上。下正行者，謂如有一尊重淨戒，亦以淨戒為其增上；與前相違，於定，於慧，不生尊重，不為增上。此不容有犯無餘罪，而容有犯小隨小罪。於此，如來不說其於沙門果證為無能者。中正行者，謂於戒、定皆悉尊重，亦為增上，如尊重戒毀犯次第，此中亦爾，是故當知乃至

所有諸異生位。上正行者，謂已見諦，於三種學皆悉尊重，此已獲得沙門果證，不待思擇有能、無能。如是二行，開為四種；即此四種，合為二行：此二與四，平等平等。當知此中若有定學，必有戒學；若有慧學，必有定學；有戒學者，不必定有定學，慧學。諸瑜伽師尊重諸學，當知是名所作圓滿；其餘但名所作一分。

「淨戒圓滿」：復次、於性罪處能遠離故，當知是名淨戒圓滿。於能密護諸根門等，攝受淨戒所有善法，無間受持相續轉故，當知是名善法圓滿。於遮罪處能遠離故，當知是名別解脫圓滿。又依聖所愛戒，若依蘊等五種善巧，及依別解脫律儀受持世俗所有禁戒，隨其次第，應知淨戒圓滿等第二門差別。

九；一一一二（八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學，何等為三？謂上戒學，上威儀學，上波羅提木叉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者學戒時，直道隨順行，專審勤方便，善自護其身。

得初漏盡智，次究竟無知，得無知解脫，知見悉已度，

成不動解脫，諸有結滅盡。彼諸根具足，諸根寂靜樂，

持此後邊身，摧伏眾魔怨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現行」：復次、依淨尸羅，略有二種所學差別：一者、受持非止所攝，所受尸羅所有如法身、語現行所攝學處；二者、受持是止所攝，所受尸羅所攝學處。此復二種：謂或有是毘奈耶所說，非別解脫所說；或有是毘奈耶所說，亦是別解脫所說。是故一切總略而言，有三學處：一、增上現行，二、增上毘奈耶，三、增上別解脫。

一〇；一一一三（八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學戒多福利，住智慧為上，解脫堅固，念為增上。若比丘學戒福利，智慧為上，解脫堅固，念增上已，令三學滿足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戒隨福利，專思三昧禪，智慧為最上，現生之最後，

牟尼持後邊，降魔度彼岸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一一四（八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何等為學戒隨福利？謂大師為諸聲聞制戒，所謂攝僧，極攝僧，不信者信，信者增其信，調伏惡人，慚愧者得樂住，現法防護有漏，未來得正對治，令梵行久住。如大師已為聲聞制戒，謂攝僧乃至梵行久住，如是如是，學戒者行堅固戒，恆戒，常行戒，受持學戒，是名比丘戒福利。何等智慧為上？謂大師為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若安慰，若安樂，若安慰安樂。如是如是，大師為諸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安慰安樂；如是如是，於彼彼法、彼彼處，智慧觀察，是名比丘智慧為上。何等為解脫堅固？謂大師為諸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安慰安樂。如是如是，說彼彼法；如是彼處、如是彼處得解脫樂，是名比丘堅固解脫。何等為比丘念增上？未滿足戒身者，專心繫念安住；未觀察者，於彼彼處智慧繫念安住；已觀察者，於彼彼處重念安住；未觸法者，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；已觸法者，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，是名比丘正念增上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戒隨福利，專思三昧禪，智慧為最上，現生最後邊，

牟尼持後邊，降魔度彼岸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尸婆迦修多羅，如後，佛當說。

一二——一四；————五——————七（）

如是阿難陀比丘，及異比丘所問，佛問諸比丘，三經亦如上說。

「學勝利」：復次、學勝利住慧為上首，解脫堅固，念為增上。修習三學，速圓滿等，如攝釋分廣辯應知。

一五；————八（八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田夫，有三種作田，隨時善作。何等為三？謂彼田夫隨時耕磨，隨時溉灌，隨時下種。彼田夫隨時耕磨、溉灌、下種已，不作是念：欲令今日生長，今日果實，今日成熟，若明日、後日也。諸比丘！然彼長者耕田、溉灌、下種已，不作是念今日生長，果實成熟，若明日、若復後日，而彼種子已入地中，則自隨時生長，果實成熟。如是比丘於此三學，隨時善學，謂善戒學，善意學，善慧學已，不作是念：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若明日，若後日。不作是念：自然神力，能令今日，若明日、後日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彼已隨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已，隨彼時節，自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譬如比丘！伏鷄生卵，若十乃至十二，隨時消息冷暖愛護。彼伏鷄不作是念：我今日，若明日、後日，當以口啄，若以爪刮，令其兒安隱得生。然其伏鷄善伏其子，愛護隨時，其子自然安隱得生。如是比丘！善學三學，隨其時節，自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————九（八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驢隨群牛而行，而作是念；我作牛聲。然其彼形亦不似牛，色亦不似牛，聲出不似；隨大群牛，謂己是牛而作牛鳴，而去牛實遠。如是有一愚癡男子，違律犯戒，隨逐大眾，言：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。而不學習勝欲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，隨逐大眾，自言我是比丘，我是比丘，其實去比丘大遠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同蹄無角獸，四足具聲口，隨逐大群牛，常以為等侶，

形亦非牛類，不能作牛聲。如是愚癡人，不隨繫心念，

於善逝教誡，無欲勤方便，懈怠心輕慢，不獲無上道。

如驢在牛群，去牛常自遠，彼雖隨大眾，內行常自乖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一二〇（八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跋耆聚落，尊者跋耆子侍佛左右。爾時，尊者跋耆子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說過二百五十戒，令族姓子隨次半月來，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，令諸族姓子隨欲而學。然今世尊！我不堪能隨學而學」。佛告跋耆子：「汝堪能隨時學三學不」？跋耆子白佛言：「堪能，世尊」！佛告跋耆子：「汝當隨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。隨時精勤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已，不久當得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尊者跋耆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跋耆子受佛教誡授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如上說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一八；一一二一（八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崩伽閣崩伽耆林中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法。爾時，尊者迦葉氏，於崩伽聚落住。聞世尊說戒相應法，極讚歎是戒，心不忍、不喜，言：「此沙門極讚歎是戒，極制是戒」！爾時，世尊於崩伽聚落，隨所樂住已，向舍衛國去。次第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迦葉氏，世尊去後不久，心即生悔，我今失利，得大不利。於世尊所，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時，於世尊所，心不忍、不喜，心不歡喜而作是言：沙門極制是戒，極讚歎是戒。

時尊者迦葉氏，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崩伽聚落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付囑臥具，自持衣鉢，向舍衛城，次第遊行，至舍衛國。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（所），稽首禮足。白佛言：「悔過，世尊！悔過，善逝！我愚、我癡，不善、不辨。我聞世尊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時，於世尊所

，不忍、不喜，心不欣樂而作是言：是沙門極制是戒，讚歎是戒」。佛告迦葉氏：「汝何時於我所，心不忍、不喜，不生欣樂而作是言：此沙門極制是戒，讚歎是戒」？迦葉氏白佛言：「時世尊於崩伽闍聚落、崩伽耆林中，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是戒。我爾時於世尊所，心得不忍、不歡喜，心不欣樂而作是言：是沙門極制是戒，讚歎是戒。世尊！我今日自知罪、悔，自見罪、悔，唯願世尊！受我悔過，哀愍故」！佛告迦葉氏：「汝自知悔。愚癡、不善、不辨，聞我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，而於我所不忍、不喜，心不欣樂而作是言：是沙門極制是戒，極歎是戒。汝今迦葉！自知悔，自見悔已，於未來世律儀戒生，戒今授汝、哀愍故。迦葉氏！如是悔者，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、自見罪而悔過者，於未來世律儀戒生，善法增長，不退減故。正使迦葉！為上座者，不欲學戒，不重於戒，不歎制戒，如是比丘！我不讚歎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師所讚歎者，餘人則復與相習近、恭敬、親重；若餘人與相習近、親重者，則與同見，同彼所作；同彼所作者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是故我於彼長老，初不讚歎，以其初始不樂學戒故。如長老，中年，少年，亦如是。若是上座長老，初始重於戒學，讚歎制戒，如是長老我所讚歎，以其初始樂學戒故。大師所讚歎者，餘人亦當與相習近、親重，同其所見；同其所見故，於未來世，彼當長夜以義饒益。是故於彼長老比丘，常當讚歎，以初始樂學戒故。中年，少年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一二二（八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上座長老比丘，初始不樂學戒，不重於戒，見餘比丘初樂學戒、重於戒、讚歎制戒者，彼亦不隨時讚歎。我於此等比丘所，亦不讚歎，以其初始不樂學戒故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師讚歎彼者，餘人當復習近、親重，同其所見；以同其所見故，長夜當受不饒益苦。是故我於彼長老，……。中年、少年，亦復如是。樂學戒者，如前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一二三（八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學，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，增上意學，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若比丘，住於戒，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、行處，見微細罪則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增上戒學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若比丘，離諸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；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增上意學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若比丘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；此苦集聖諦；此苦滅聖諦；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增上慧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——三二；一一二四——一一三五（）

三學餘經，如前念處說。如禪，如是無量，無色。如四聖諦，如是四念處，四正斷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分，八聖道，四道，四法句，止觀修習，亦如是說。

「學差別」：復次、住具戒等，如聲聞地應知已辯。又即淨戒，對治一切犯戒惡故，密護根門所依處故，說名律儀。初善受故，說名圓滿。後善守故，說名清淨。感愛果故，說名為善。無染污故，說名無罪。於諸有情能善隨順慈心定故，說名無害。於沙門性善隨順故，說名隨順。趣聖所愛澄清性故，名順澄清。終不隨順戒禁取故，名不隨順。與同法者為同分故，名同色類。於正修習增上心、慧為所依處，隨順轉故，名為順轉。不惱於他饒益轉故，又正遠離自苦行故，名無熱惱。於所受持無變悔故，名無燒惱。於諸毀犯不現行故，如法悔除己所犯故，名無悔惱。如是名為增上戒學所有差別。三住為依，當知增上心學、慧學所有差別。謂由天住、梵住差別，應知增上心學差別；由諸所有覺分等法，聖住差別，應知增上慧學差別。謂四靜慮、四無色等，名為天住；四無量定，名為梵住。四聖諦智，四種念住，乃至道支，四種行迹，勝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四法迹等，當知一切皆名聖住。又有四種，若行、若住無雜染法，令修觀者，或於境界退出遊行；或於所緣安心靜定，離諸雜染，安隱而住。云何為四？一、於隨順喜受境界諸雜染喜，深心棄捨；二、於隨順憂受境界諸染污憂，深心棄捨；三、於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，淨修其心；四、於奢摩他品諸隨煩惱，淨修其心。於是四種，若行、若住，離諸雜染，安隱住法，應知四種安足處所所依法迹。如其所應，當知

即是無貪、無瞋、正念、正定。

十六 不壞淨相應

復次、嗢拖南曰：

證淨初安立、有變異為先，天路、喻明鏡，記別最居後。

「安立」：具足正見如來弟子，略由二法，能正攝受澄清性故，應知建立四種證淨，謂沙門義所攝信、戒。於能說者，於沙門義，於同法者，於能證得沙門助伴所有淨信，深固根本，於餘生中亦不可引，無虛誑故，名澄清性。及淨尸羅，於其一切能往惡趣惡不善法，獲得畢竟不作律儀，是故亦得名澄清性。應知此中，依止淨信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深生信解；由此淨信澄清性故，設在餘生，於佛善說法毘奈耶，畢竟無轉。又由怖畏諸惡道苦，受持淨戒，對治惡行；由此攝受戒澄清性，設在餘生，亦不造惡墮諸惡趣，畢竟無退，乃至涅槃。由於善說法毘奈耶畢竟無轉所依處故，畢竟不往一切惡趣所依處故，其用最勝，唯說信、戒為澄清性，非餘精進、念、定等法非澄清性。又此信、戒，是其增上，戒定慧學所依止處；由說信、戒是清淨故，義顯三學皆得清淨。由是因緣，唯說是二以為證淨，是名第二義門差別。

一；一一三六（八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善調象師離車，名曰難陀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離車難陀言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，欲求壽命，即得壽命；求好色，力，樂，辯，自在即得。何等為四？謂佛不壞淨成就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我見是聖弟子，於此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於天上得十種法。何等為十？得天壽，天色，天名稱，天樂，天自在，天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。若聖弟子於天上命終，來生人中者，我見彼十事具足。何等為十？人間壽命，人好色，名稱，樂，自在，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。我說彼多聞聖弟子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欲，不從他聞，不取他意，不因他思，我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」。爾時，難陀有從者白難陀言：「浴時已到，今可去矣」。難陀答言：「我今不須人間澡浴，我今於此勝妙法以自沐浴，所謂於世尊所得清淨信樂」。爾時離車調象師難

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一三七（八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，不於人中貧活而活，不寒乞自然富足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成就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一三八（八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王七寶具足成就，人中四種神力，王四天下；身壞命終，生於天上。雖復轉輪聖王七寶具足，成就人間神力，王四天下，身壞命終得生天上，然猶未斷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轉輪王不得於佛不壞淨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不成就故。多聞聖弟子，持糞掃衣，家家乞食，草蓐臥具，而彼多聞聖弟子，解脫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多聞聖弟子，於佛不壞淨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於佛不壞淨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一三九（八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起哀愍心，慈悲心，若有人於汝等所說樂聞，樂受者，汝當為說四不壞淨，令入、令住。何等為四？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於聖戒成就。所以者何？若四大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有變易增損，此四不壞淨未嘗增損變異。彼無增損變異者，謂多聞聖弟子，於佛（不壞淨，法，僧）不壞淨，（聖戒）成就，若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者，無有是處。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；亦當建立餘人令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有變異」：復次、一向決定能往善趣，成就證淨諸聖弟子，猶有住於善趣，三種諸大互違變異所起重苦怖畏，然無惡趣所有怖畏。云何三種重苦怖畏？一者、病苦，二者、老苦，三者、斷截末摩死苦。是故說言：其四大種可令變異，非已成就四種證淨，諸聖弟子可有變異。

五；一一四〇（八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信人者，生五種過患：彼人或時犯戒違律，為眾所棄。恭敬其人者，當作是念：此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眾僧棄薄，我今何緣入彼塔寺！不入塔寺已，不敬眾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，是名信敬人（故）生初過患。復次、敬信人者，所敬之人犯戒違律，眾僧為作不見舉。敬信彼人者，當作是念：此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而今眾僧作不見舉，我今何緣復入塔寺！不入塔寺已，不敬眾僧；不敬眾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二過患。復次、彼人若持衣鉢，餘方遊行。敬彼人者而作是念：我所敬人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，我今何緣入彼塔寺！不入塔寺已，不得恭敬眾僧；不敬眾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三過患。復次、彼所信敬人，捨戒還俗。敬信彼人者而作是念：彼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捨戒還俗，我今不應入彼塔寺。不入寺已，不敬眾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四過患。復次、彼所信敬人，身壞命終。敬信彼人者而作是念：彼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今已命終，我今何緣入彼塔寺！不入寺故，不得敬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故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，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五過患。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：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一四一（八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食，長養眾生四大，增長攝受。何等為四？謂摶食，觸食，意思食，

識食。如是福德潤澤，為安樂食，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一四二（八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於佛不壞淨成就者，為聞法，眾僧所念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一四三（八四〇）

次經亦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於佛不壞淨成就者；法；僧；慳垢纏眾生離慳垢心，在家而住解脫心施，常行樂施，常樂於捨，行平等施；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一四四（八四一）

次經亦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如是聖弟子，四種福德潤澤，善法潤澤，攝受稱量功德，不可稱量爾所〔果〕福，爾所果，爾所福果集，然彼得眾多福利，是大功德聚數。譬如五河合流，謂恆河，耶菩那，薩羅由，伊羅跋提，摩醯，於彼諸水，無能度量百瓶、千瓶、百千萬瓶者，然彼水多，是大水聚數。如是聖弟子成就四功德潤澤者，無能度量其福多少，然彼多福，是大功德聚數。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：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眾吉之巨海，自淨能淨彼，汪洋而平流，實諸百川長。

一切諸江河，群生之所依，悉歸於大海；此身亦復然，

施、戒、修功德，百福流所歸」。

如是證淨，善能滋潤一切墮界白淨法故，名滋潤福；能引殊勝諸聖道故，名滋潤善。能引所餘煩惱斷故，名能引樂。

一〇；一一四五（八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婆羅門者說虛偽道，愚癡、惡邪、不正趣向，非智等覺向於涅槃。彼作如是化諸弟子：於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菴羅摩羅屑，沐浴身體，著新劫貝，頭垂長縷，牛屎塗地而臥於上。言：善男子！晨朝早起，脫衣舉著一處，裸其形體，向東方馳走，正使道路逢兇象、惡馬、狂牛、獝狗、棘刺、叢林、坑澗、深水，直前莫避，遇害死者，必生梵天。是名外道愚癡、邪見，非智等覺向於涅槃。我為弟子說平正路，非愚癡，向智慧等覺，向於涅槃，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一四六（八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謂流者，何等為流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說流者，謂八聖道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謂入流分，何等為入流分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四種入流分。何等為四？謂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，法次法向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入流者，成就幾法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有四分成就入流者，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汝所說，流者謂八聖道；入流分者有四種，謂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，法次法向；入流者，成就四法，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一四七（八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，問訊慰勞已，退住一面。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記說不」？尊者阿難語舍利弗：「隨意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舍利弗問尊者阿難：「為斷幾法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向正覺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？尊者阿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斷四法，成就四法，如來應、等、正覺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，於佛不信住則已斷、已知，成就於佛不壞淨；於法、僧不信，惡戒，彼則

已斷、已知，成就法，僧不壞淨，及聖戒成就。如是四法斷，四法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尊者阿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如是如是四法斷，四法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展轉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一三；一一四八（八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五恐怖、怨對休息，三事決定不生疑惑，如實知見賢聖正道，彼聖弟子能自記說：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已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何等為五恐怖、怨對休息？若殺生因緣罪，怨對恐怖生，若離殺生者，彼殺生罪怨對因緣生恐怖休息。若偷盜，邪婬，妄語，飲酒罪，怨對因緣生恐怖，彼若離偷盜，邪婬，妄語，飲酒罪，怨對者因緣恐怖休息。是名罪怨對因緣生五恐怖休息。何等為三事決定，不生疑惑？謂於佛決定離於疑惑，於法、僧決定離疑惑，是名三法決定離疑惑。何等名為聖道如實知見？謂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聖道如實知見。若於此五恐怖罪怨對休息，於三法決定離疑惑，於聖道如實知見，是聖弟子能自記說：我地獄盡，畜生、餓鬼惡趣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一四九（八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？謂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

一五；一一五〇（）

次經亦如是說，差別者：「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？謂十二支緣起如實知見，如所說：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

緣有生，緣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是名聖弟子如實知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一五一（八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一五二（八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：如是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。於此如來事，生隨喜心，隨喜已心歡悅，心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作是念：我從今日，於世間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但當自受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是名第一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復次、比丘！聖弟子念於法事：謂如來說正法律，現法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涅槃，即身觀察，緣自覺知。如是知法事已，心生隨喜，隨喜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此世間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，是名第二諸天天道。復次、比丘！若於僧事起於正念：謂世尊弟子僧，正直，等向，所應恭敬，尊重、供養，無上福田。彼如是於諸僧事正憶念已，心生隨喜，心隨喜已得歡悅，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彼聖弟子作如是學：何等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諸天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，是名第三諸天天道。復次、比丘！謂聖弟子自念所有戒事，隨憶念言：我於此不缺戒，不汙戒，不雜戒，明智所歎戒，智者不厭戒。於如是等

戒事正憶念已，心生隨喜，隨喜已歡悅，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是念：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諸天無恚為上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是名第四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一五三（八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增其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：如是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。彼如是念如來事已，則斷惡貪，及斷心惡不善過。念如來故，心生隨喜，心隨喜已則歡悅，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，若怖、若安，不起瞋恚，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如是法，僧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一五四（八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增其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：如是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。彼聖弟子念如來事已，心（離）貪欲纏、瞋恚、愚癡纏；其心正直，念如來事，是聖弟子得法流水，得義流水，得念如來饒益隨喜。隨喜已生歡悅，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三昧定。三昧定已，是聖弟子作如是學：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不起瞋恚，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如是法，僧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天路」：復次、若第一義清淨諸天，說名最勝無有惱害，由身、語、意畢竟無有惱害事故。即依如是清淨天性，說四證淨名為天路。又四證淨為

所依止，諸聖弟子依三種門，修六隨念：一者、為斷奢摩他品諸隨煩惱所起染惱；二者、為斷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所起染惱；三者、為斷雖無染惱而於未來當可生起二隨煩惱。當知此中，惛沈、睡眠，名奢摩他品諸隨煩惱；欣樂諸欲俱行掉舉、貪等過失所生不善欲尋伺等，令心流散諸雜染法，名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。又由勝義諦理所得隨念，名義威勇。由世俗諦理所得隨念，名法威勇。

二〇；一一五五（八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法鏡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法鏡經？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於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法鏡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一五六（八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時，聞難屠比丘命終，難陀比丘尼命終，善生優婆塞命終，善生優婆夷命終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入舍衛城乞食，聞難屠比丘、難陀比丘尼、善生優婆塞、善生優婆夷命終。世尊！彼四人命終，應生何處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彼難屠比丘、難陀比丘尼，諸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善生優婆塞、善生優婆夷，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，生於天上而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說法鏡經：於佛不壞淨，乃至聖戒成就，是名法鏡經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一五七（八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廣說，差別者：有異比丘，異比丘尼，異優婆塞，異優婆夷命終，亦如上說。

二三；一一五八（八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梨迦聚落繁耆迦精舍。爾時，那梨迦聚落多人命終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著衣持鉢，入那梨迦聚落乞食。聞那梨迦聚落：罽迦舍優婆塞命終，尼迦吒，佉楞迦羅，迦多梨沙，婆闍露，優婆闍露，梨色吒，阿梨色吒，跋陀羅須跋陀羅，耶舍，耶輸陀，耶舍鬱多羅，悉皆命終。聞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眾多比丘，晨朝入那梨迦聚落乞食，聞罽迦舍優婆塞等命終。世尊！彼等命終，當生何處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彼罽迦舍等，已斷五下分結，得阿那含，於天上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」。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，復有五百優婆塞，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，皆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，於彼天上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；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，皆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當受一生，究竟苦邊；此那梨迦聚落，復有五百優婆塞，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，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隨彼命終、彼命終而問者，徒勞耳！非是如來所樂答者。夫生者有死，何足為奇！如來出世及不出世，法性常住。彼如來自知成等正覺，顯現，演說，分別，開示，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苦陰集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苦陰滅。今當為汝說法鏡經，諦聽、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法鏡經？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喻明鏡」：復次、譬如有人執持明鏡，為觀自面淨不淨相。如是如來諸聖弟子，執持微妙證淨明鏡，為如實觀自身所有染淨諸相。

二四；一一五九（八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難提優婆塞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聖弟子，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，為放逸，為不放逸」？佛告難提：「若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，我說此等為凡夫數。若聖弟子不成就者，為放逸，非不放逸。難提！若聖弟子，於佛不壞淨成就而不上求，不於空閑林中，若露地坐，晝夜禪思，精勤

修習勝妙出離，饒益隨喜；彼不隨喜已歡喜不生，歡喜不生已身不猗息，身不猗息已苦覺則生，苦覺生已心不得定。心不得定者，是聖弟子名為放逸。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。如是難提！若聖弟子成就於佛不壞淨，其心不起知足想，於空閑林中，樹下、露地，晝夜禪思，精勤方便，能起勝妙出離隨喜；隨喜已生歡喜，生歡喜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心則定。若聖弟子心定者，名不放逸。法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難提優婆塞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禮佛足而去。

二五；一一六〇（八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釋氏難提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聖弟子於四不壞淨一切時不成就者，是聖弟子為是放逸，為不放逸」？佛告釋氏難提：「若於四不壞淨一切時不成就者，我說是等為外凡夫數。釋氏難提！若聖弟子放逸、不放逸，今當說」，廣說如上。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「記別」：復次、若有成就四種證淨，唯即依自四種證淨，為他記別，不依上位能順歡喜所修隨念。由此因緣，當知記別預流果證，未趣上位所修道故。

二六；一一六一（八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前三月夏安居竟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佛縫衣。如來不久作衣竟，當著衣持鉢，出精舍，人間遊行。時釋氏難提，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佛縫衣；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釋氏難提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，四方易韻，先所聞法，今悉迷忘。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言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是故我今心生大苦，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」！佛告釋氏難提：「汝見佛、若不見佛，若見知識比丘、若不見，汝當隨時修習五種歡喜之處。何等為五

？汝當隨時念如來事：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；法事；僧事；自持戒事；自行世事，隨時憶念：我得己利，我於慳垢眾生所，當多修習離慳垢住，修解脫施，捨施，常熾然施，樂於捨，平等惠施，常懷施心。如是釋氏難提！此五支定，若住、若行、若坐、若臥，乃至妻子俱，常當繫心此三昧念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若於上位能順歡喜五種隨念，為他記別，由是因緣，當知記別一來果證。由三摩地未成滿故，於離欲道未圓滿故，於彼諸天未現見故，為求離欲，修習能順歡喜諸法。由此歡喜為所依故，發生輕安，由輕安故領受身樂，由受樂故心得正定，而於靜定未得成滿。

二七；一一六二（八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前三月夏安居。時有釋氏難提，聞佛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前三月結夏安居。聞已作是念：我當往彼，并復於彼造作供養眾事，供給如來及比丘僧。即到彼。三月竟時，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而作是言：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時釋氏難提，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言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、四方易韻，先所受法，今悉迷忘。我聞世尊人間遊行，我何時當復更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」！佛告釋氏難提：「若見如來、若不見，若見知識比丘、若不見，汝當隨時修於六念。何等為六？當念如來，法，僧事，自所持戒，自所行施，及念諸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八；一一六三（八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前三月結夏安居，如前說。差別者：時有長者，名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，兄弟二人，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如上難提修多羅廣說。佛說此經已，梨師達多長者，及富蘭那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二九；一一六四（八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前三月結夏安居竟。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時有長者梨師達多，及富蘭那，兄弟二人，於鹿徑澤中修治田業。聞眾多比丘，在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言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聞已，語一士夫言：「汝今當往詣世尊所，瞻視世尊。若必去者，速來語我」！時彼士夫，即受教勅，往到一處，見世尊出，即速來還，白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：「世尊已來，及諸大眾」。時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，往迎世尊。世尊遙見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，隨路而來，即出路邊，敷尼師壇，正身端坐。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，四方易韻，所憶念事，今悉迷忘。何時當復得見世尊，及諸知識比丘！世尊今出至拘薩羅，從拘薩羅至伽尸，從伽尸至摩羅，從摩羅至摩竭陀，從摩竭陀至殃伽，從殃伽至修摩，從修摩至分陀羅，從分陀羅至迦陵伽，是故我今極生憂苦，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」。佛告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：「汝見如來及不見如來，見諸知識比丘及不見，汝且隨時修習六念。何等為六？汝當念如來事，廣說乃至念天。然其長者，在家慣鬧，在家染著，出家空閑；難可俗人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」。長者白佛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此法。在家慣鬧，在家染著，出家空閑；難可俗人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我是波斯匿王大臣，波斯匿王欲入園觀，令我乘於大象，載王第一宮女。一在我前，一在我後，我坐其中。象下坂時，前者抱我頸，後者攀我背；象上坂時，後者抱我項，前者攀我衿。彼諸婇女，為娛樂王故，衣繒綵衣，著眾妙香，瓔珞莊嚴。我與同遊，常護三事：一者、御象恐失正道；二、自護心，恐生染著；三、自護持，恐其顛墜。世尊！我於爾時，於王婇女，無一剎那不正思惟」。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善護心」。長者白佛：「我在家中所有財物，常與世尊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等共受用，不計我所」。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拘薩羅國錢財巨富，無有與汝等者，而能於財不計我所」！爾時，世尊為彼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，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而去。

若於上位六種隨念，為他記別，由是因緣，當知記別不還果證。阿羅漢果，唯出世道乃能趣證；所有隨念，唯是世間，是故不還果證已上，更無如是隨念記別。又四證淨，預流果中唯說為淨，於餘學果說圓滿淨，於最上果說為第一圓滿清淨。

如是略引隨順此論境智相應諸經宗要摩呾理迦，其餘一切，隨此方隅，皆當覺了。

卷005

八眾誦第五

十七 比丘相應

一；一一六五（一〇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尊者善生，新剃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比丘！當知此善生善男子，有二處端嚴：一者、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二者、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寂靜盡諸漏，比丘莊嚴好，離欲斷諸結，涅槃不復生，

持此最後身，摧伏魔怨敵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一六六（一〇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形色醜陋，難可觀視，為諸比丘之所輕慢，來詣佛所。爾時，世尊四眾圍繞，見彼比丘來，皆起輕想，更相謂言：彼何等比丘，隨路而來，形貌醜陋，難可觀視，為人所慢！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彼比丘來，形狀甚醜，難可視見，令人起慢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見」。佛告

諸比丘：「汝等勿於彼比丘起於輕想，所以者何？彼比丘已盡諸漏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諸比丘！汝等莫妄量於人，唯有如來能量於人」。彼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復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此比丘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見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勿於是比丘起於輕想，乃至汝等莫量於人，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飛鳥及走獸，莫不畏師子，唯師子獸王，無有與等者。

如是智慧人，雖小則為大，莫取其身相，而生輕慢心，

何用巨大身，多肉而無慧？此賢勝智慧，則為上士夫，

離欲斷諸結，涅槃永不生，持此最後身，摧伏眾魔軍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一六七（一〇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提婆達多有利養起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，日日侍從五百乘車，來詣提婆達多所。日日持五百釜食，供養提婆達多；提婆達多將五百人，別眾受其供養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，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，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莫稱是提婆達多所得利養！所以者何？彼提婆達多別受利養，今則自壞，他世亦壞。譬如芭蕉、竹蘆，生果即死，來年亦壞；提婆達多亦復如是，受其利養，今世則壞，他世亦壞。譬如駏驉受胎必死；提婆達多亦復如是，受諸利養，今世亦壞，他世亦壞。彼愚癡提婆達多，隨幾時受其利養，當得長夜不饒益苦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我設有利養起，莫生染著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芭蕉生果死，竹蘆實亦然，駏驉坐妊死，士以貪自喪。

常行非義行，多知不免愚，善法日損減，莖枯根亦傷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一六八（一〇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衛國有手比丘，是釋氏子，在舍衛國命終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手比丘釋子於舍衛國命終。聞已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還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晨朝，眾多比丘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釋氏子手比丘，於舍衛國命終。云何世尊！手比丘命終當生何處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，彼命終當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三不善法？謂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此三不善法結縛於心，釋種子手比丘生惡趣泥犁中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貪欲、瞋恚、癡，結縛士夫心，內發還自傷，猶如竹蘆實。

無貪、恚、癡心，是說為黠慧；內發不自傷，是名為勝出。

是故當離貪、瞋恚、癡冥心，比丘智慧明，苦盡般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一六九（一〇六六）

如手比丘，難陀修多羅，亦如上說。

六；一一七〇（一〇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難陀，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染色，擣治光澤，執持好鉢，好作嬉戲，調笑而行。時有眾多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難陀，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，擣治光澤，執持好鉢，好作嬉戲，調笑而行」。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詣難陀比丘所，語言：難陀！大師語汝」。時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語難陀言：「世尊語汝」。難陀聞已，即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佛告難陀：「汝實好著好衣，擣治光澤，好作嬉戲，調笑而行不」？難陀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告難陀：「汝佛姨母子，貴姓出家，不應著好衣服，擣令光澤，執持好鉢，好作嬉戲，調笑而行。汝應作是念：我是

佛姨母子，貴姓出家，應作阿練若，乞食，著糞掃衣，常應讚歎著糞掃衣，常處山澤，不顧五欲」。爾時，難陀受佛教已，修阿蘭若，行乞食，著糞掃衣，亦常讚歎著糞掃衣者，樂處山澤，不顧愛欲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難陀何見汝，修習阿蘭若，家家行乞食，身著糞掃衣，

樂處於山澤，不顧於五欲」！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難陀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一七一（一〇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低沙自念：我是世尊姑子兄弟。故不修恭敬，無所顧錄，亦不畏懼，不堪諫止。時有眾多比丘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低沙，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，故不修恭敬，無所顧錄，亦不畏懼，不堪諫止」。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詣低沙比丘所語言：低沙！大師語汝」。時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語低沙比丘言：「世尊語汝」。低沙比丘即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佛告低沙：「汝實作是念，我是世尊姑子兄弟，不修恭敬，無所顧錄、亦不畏懼，不堪忍諫不」？低沙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告低沙：「汝不應爾！汝應念言：我是世尊姑子兄弟，故應修恭敬，畏懼，堪忍諫止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善哉汝低沙！離瞋恚為善，莫生瞋恚心，瞋恚者非善。

若能離瞋、慢，修行軟下心，然後於我所，修行於梵行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低沙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八；一一七二（一〇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，集供養堂，為眾多比丘說法。言辭滿足，妙音清徹，句味辯正，隨智慧說，聽者樂聞；無所依說，顯現深義，令諸比丘一心專聽。爾時，世尊入晝正受，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聞說法聲，從三昧起。往詣講堂，於大眾前坐。告毘舍佉般闍梨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毘舍佉！汝能為諸比丘，於此供養堂為眾

多比丘說法，言辭滿足，乃至顯現深義，令諸比丘專精敬重，一心樂聽！汝當數數為諸比丘如是說法，令諸比丘專精敬重，一心樂聽，當得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不說法者，愚智雜難分，此愚此智慧，無由自顯現。

善說清涼法，因說智乃彰，說法為明照，光顯大仙幢。

善說為仙幢，法為羅漢幢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九；一一七三（一〇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悉共作衣。時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初入法律，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。時眾多比丘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為作衣故。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始入法律，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」。爾時，世尊問彼比丘：「汝實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耶」？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隨我所能，當力營助」。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莫與是年少比丘語。所以者何？是比丘得四增（上）心法正受現法安樂住，不勤而得。若彼本心所為，剃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學道，增進修學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下劣方便，薄德、少智慧，正向於涅槃，免脫煩惱鏁。

此賢年少者，逮得上士處，離欲心解脫，涅槃不復生，

持此最後身，摧伏眾魔軍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一七四（一〇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，名曰上座，獨住一處，亦常讚歎獨一住者。獨行乞食，食已獨還，獨坐禪思。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尊者名曰上座，樂一

獨處，亦常讚歎獨一住者。獨入聚落乞食，獨出聚落，還至住處，獨坐禪思」。爾時，世尊語一比丘，汝往詣彼上座比丘所，語上座比丘言：「大師告汝」。比丘受教，詣上座比丘所，白言：「尊者！大師告汝」。時上座比丘，即時奉命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上座比丘：「汝實獨一靜處，讚歎獨處者，獨行乞食，獨出聚落，獨坐禪思耶」？上座比丘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告上座比丘：「汝云何獨一（靜）處，讚歎獨住者，獨行乞食，獨還住處，獨坐禪思」？上座比丘白佛：「我唯獨一靜處，讚歎獨住者，獨行乞食，獨出聚落，獨坐禪思」。佛告上座比丘：「汝是一住者，我不言非一住，然更有勝妙一住。何等為勝妙一住？謂比丘前者枯乾，後者滅盡，中無貪喜；是婆羅門心不猶豫，已捨憂悔，離諸有愛，群聚使斷，是名一住，無有勝住過於此者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悉映於一切，悉知諸世間，不著一切法，悉離一切愛，

如是樂住者，我說為一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上座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一七五（一〇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尊者僧迦藍，於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彼僧迦藍比丘，有本二在舍衛國中。聞僧迦藍比丘，於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，著好衣服，莊嚴華瓔，抱其兒，來詣祇洹，至僧迦藍比丘房前。爾時、尊者僧迦藍出房，露地經行，時彼本二來到其前，作是言：「此兒幼小，汝捨出家，誰當養活」？時僧迦藍比丘不共語。如是再三，亦不共語。時彼本二作如是言：「我再三告，不與我語，不見顧視，我今置兒著經行道頭而去」。告言：「沙門！此是汝子，汝自養活，我今捨去」。尊者僧迦藍亦不顧視其子。彼本二復言：「是沙門今於此兒都不顧視，彼必得仙人難得之處。善哉沙門，必得解脫」！情願不遂，抱子而去。爾時，世尊入晝正受，以天耳過人之耳，聞尊者僧迦藍本二所說，即說偈言：

「來者不歡喜，去亦不憂慼，於世間和合，解脫不染著，

我說彼比丘，為真婆羅門。來者不歡喜，去亦不憂慼，

不染亦無憂，二心俱寂靜，我說是比丘，是真婆羅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僧迦藍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（善生及惡色，提婆并象首，二難陀、窒師，般闍羅、少年，長老并僧鉗）。

一二；一一七六（一〇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有三種香，順風而熏，不能逆風。何等為三？謂根香，莖香，華香。或復有香，順風熏，亦逆風熏，亦順風逆風熏耶？作是念已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我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有三種香，順風而熏，不能逆風。何等為三？謂根香，莖香，華香。或復有香順風熏，逆風熏，亦順風逆風熏耶」？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有三種香，順風熏不能逆風，謂根香，莖香，華香。阿難！亦有香順風熏，逆風熏，順風逆風熏。阿難！順風熏，逆風熏，順風逆風熏者，阿難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在所城邑、聚落，成就真實法，盡形壽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婬，不妄語，不飲酒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八方、上下，崇善士夫無不稱歎言：某方、某聚落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戒清淨，成真實法，盡形壽不殺乃至不飲酒。阿難！是名有香順風熏，逆風熏，順風逆風熏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根、莖、華香，能逆風而熏，唯有善士女，持戒清淨香，

逆順滿諸方，無不普聞知。多迦羅、栴檀，優鉢羅、末利，

如是比諸香，戒香最為上。栴檀等諸香，所熏少分限，

唯有戒德香，流熏上昇天。斯等淨戒香，不放逸、正受，

正智等解脫，魔道莫能入。是名安隱道，是道則清淨，

正向妙禪定，斷諸魔結縛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三；一一七七（一〇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古昔縈髮出家，皆得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善解脫，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。摩竭提王瓶沙，聞世尊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。與諸小王，群臣翼從，車萬二千乘，馬萬八千，步逐眾無數。摩竭提婆羅門、長者，悉皆從王出王舍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供養。到於道口，下車步進。及於內門，除去五飾——脫冠，卻蓋，除扇，去劍刀，脫革屣。到於佛前，整衣服，偏露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右繞三匝，自稱姓名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是摩竭提王瓶沙」。佛告瓶沙：「如是，大王！汝是瓶沙，可就此坐，隨其所安」。時瓶沙王重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諸王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，悉禮佛足，次第而坐。時鬱鞞羅迦葉，亦在座中。時摩竭提婆羅門、長者作是念：為大沙門從鬱鞞羅迦葉所修梵行耶？為鬱鞞羅迦葉於大沙門所修梵行耶？爾時，世尊知摩竭提婆羅門、長者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而問言：

「鬱鞞羅迦葉！於此見何利，棄汝先所奉，事火等眾事？

今可說其義，捨事火之由」。

鬱鞞迦葉說偈白佛：

「錢財等滋味，女色五欲果，觀察未來受，斯皆大垢穢，

是故悉棄捨，先諸奉火事」。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問言：

「汝不著世間，錢財五色味，復何捨天人，迦葉隨義說」。

迦葉復以偈答世尊言：

「見道離有餘，寂滅無餘跡，無所有不著，無異趣、異道，

是故悉棄捨，先修奉火事。大會等受持，奉事於水火，

愚癡沒於中，志求解脫道。盲無智慧目，向生老病死，

不見於正路，永離生死道。今始因世尊，得見無為道，

大龍所說力，得度於彼岸。牟尼廣濟度，安慰無量眾，

今始知瞿曇，真諦超出者」！

佛復說偈歎迦葉言：

「善哉！汝迦葉，先非惡思量，次第分別求，遂至於勝處」。

「汝今迦葉！當安慰汝徒眾之心」。時欝鞞羅迦葉，即入正受，以神足力，向於東方，上昇虛空，作四種神變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。入火三昧，舉身洞然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頗梨、紅色。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還燒其身，身上出水以灌其身。或身上出火以燒其身，身下出水以灌其身。如是種種現化神通息已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師，我是弟子」。佛告迦葉：「我是汝師，汝是弟子，隨汝所安，復座而坐」。時欝鞞羅迦葉還復故坐。爾時，摩竭提婆羅門長者，作是念：欝鞞羅迦葉，定於大沙門所修行梵行。佛說此經已，摩竭提王瓶沙，及諸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四；一一七八（一〇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陀驃摩羅子，舊住王舍城，典知眾僧飲食、床座，隨次差請，不令越次。時有慈地比丘，頻三過次，得麤食處。食時辛苦，作是念：怪哉大苦！陀驃摩羅子比丘，有情故以麤食惱我，令我食時極苦，我當云何為其作不饒益事！時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，名蜜多羅，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。蜜多羅比丘尼來詣慈地比丘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住。慈地比丘不顧眄，不與語。蜜多羅比丘尼語慈地比丘：「阿闍梨！何故不見顧眄，不共言語」？慈地比丘言：「陀驃摩羅子比丘，數以麤食惱我、令我食時極苦，汝復棄我」。比丘尼言：「當如何」？慈地比丘言：「汝可至世尊所，白言：世尊！陀驃摩羅子比丘，非法不類，共我作非梵行，波羅夷罪。我當證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妹所說」。比丘尼言：「阿闍梨！我當云何於梵行比丘所，以波羅夷謗」！慈地比丘言：「汝若不如是者，我與汝絕，不復來往、言語，共相瞻視」。時比丘尼須臾默念而作是言：「阿闍梨欲令我爾，當從其教」。慈地比丘言：「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

，汝隨後來」。

時慈地比丘即往，稽首禮世尊足，退住一面。蜜多羅比丘尼即隨後至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何不善不類！陀驃摩羅子，於我所作非梵行，波羅夷罪」。慈地比丘復白佛言：「如妹所說，我先亦知」。爾時，陀驃摩羅子比丘，即在彼大眾中。爾時，世尊告陀驃摩羅子比丘：「汝聞此語不」？陀驃摩羅子比丘言：「已聞，世尊」！佛告陀驃摩羅子比丘：「汝今云何」？陀驃摩羅子白佛：「如世尊所知，如善逝所知」。佛告陀驃摩羅子：「汝言如世尊所知，今非是時。汝今憶念，當言憶念；不憶念，當言不憶念」。陀驃摩羅子言：「我不自憶念」。爾時，尊者羅睺羅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善不類！是比丘尼言：尊者陀驃摩羅子，共我作非梵行。慈地比丘言：如是，世尊！我先已知，如妹所說」。佛告羅睺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若蜜多羅比丘尼來，語我言：世尊！不善不類！羅睺羅共我作非梵行，波羅夷罪。慈地比丘復白我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妹所說，我先亦知者，汝當云何」？羅睺羅白佛：「世尊！我若憶念，當言憶念；不憶念，當言不憶念」。佛言羅睺羅：「愚癡人！汝尚得作此語，陀驃摩羅子清淨比丘，何以不得作如是語」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陀驃摩羅子比丘，當憶念。蜜多羅比丘尼，當以自言滅。慈地比丘，僧當極善訶諫教誡，汝云何見？何處見？汝何因往見」？世尊如是教已，從座起，入室坐禪。爾時諸比丘，於陀驃摩羅子比丘，憶念。蜜多羅比丘尼，與自言滅。慈地比丘，極善訶諫教誡言：汝云何見？何處見？何因往見？如是諫時，彼作是言：「彼陀驃摩羅子，不作非梵行，不犯波羅夷。然陀驃摩羅子比丘，三以麤惡食恐怖，令我食時辛苦。我於陀驃摩羅子比丘，愛、恚、癡、怖，故作是說。然陀驃摩羅子、清淨無罪」。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至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所，憶念、持。蜜多羅比丘尼，與自言滅。慈地比丘，極善訶諫，乃至彼言陀驃摩羅子，清淨無罪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愚癡，以因飲食故，知而妄語」？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能捨一法，知而故妄語，不計於後世，無惡而不為。

寧食熱鐵丸，如熾然炭火，不以犯禁戒，而食僧信施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一七九（一〇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陀驃摩羅子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願於佛前取般涅槃」！世尊默然。如是三啟，佛告陀驃摩羅子：「此有為諸行，法應如是」。爾時，尊者陀驃摩羅子，即於佛前入於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向於東方，昇虛空行，現四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。入火三昧，身下出火，舉身洞然，光焰四布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頗梨、紅色。身下出火，還燒其身，身上出水，以灑其身；或身上出火，下燒其身，身下出水，上灑其身。周向十方，種種現化已，即於空中內身出火，還自焚其身，取無餘涅槃，消盡寂滅，令無遺塵。譬如空中然燈，油、炷俱盡。陀驃摩羅子空中涅槃，身、心俱盡，亦復如是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燒鐵丸，其焰洞熾然，熱勢漸息滅，莫知其所歸。

如是等解脫，度煩惱淤泥，諸流永已斷，莫知其所之，

逮得不動跡，入無餘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一八〇（一〇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央瞿多羅國人間遊行，經陀婆闍梨迦林中，見有牧牛者、牧羊者、採柴草者、及餘種種作人。見世尊行路，見已皆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莫從此道去。前有央瞿利摩羅賊，脫恐怖人」！佛告諸人：「我不畏懼」。作此語已，從道而去。彼再三告，世尊猶去。遙見央瞿利摩羅，手執刀楯，走向世尊，（世尊）以神力現身徐行，令央瞿利摩羅馱走不及。走極疲乏已，遙語世尊，「住！住！勿去」。世尊竝行而答：「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」。爾時，央瞿利摩羅即說偈言：

「沙門尚馱行，而言我常住，我今疲勘住，說言汝不住。

沙門說云何，我住汝不住」？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央瞿利摩羅！我說常住者，於一切眾生，謂息於刀杖。

汝恐怖眾生，惡業不休息。我於一切蟲，止息於刀杖；

汝於一切蟲，常逼迫恐怖，造作兇惡業，終無休息時。

我於一切神，止息於刀杖；汝於一切神，長夜苦逼迫，

造作黑惡業，于今不止息。我住於息法，一切不放逸；

汝不見四諦，故不息放逸」。

央瞿利摩羅說偈白佛：

「久乃見牟尼，故隨路而逐，今聞真妙說，當捨久遠惡」。

作如是說已，即放捨刀楯，投身世尊足，願聽我出家。

佛以慈悲心，大仙多哀愍，告比丘善來，出家受具足。

爾時，央瞿利摩羅出家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修梵行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時央瞿利摩羅得阿羅漢，覺解脫喜樂，即說偈言：

「本受不害名，而中多殺害，今得見諦名，永離於傷殺。

身行不殺害，口、意俱亦然，當知真不殺，不迫於眾生。

洗手常血色，名央瞿摩羅，浚流之所漂，三歸制令息。

歸依三寶已，出家得具足，成就於三明，佛教作已作。

調牛以捶杖，伏象以鐵鉤，不以刀捶杖，正度調天人。

利刀以水石，直箭以熅火，治材以斧斤，自調以黠慧。

人前行放逸，隨後能自斂，是則照世間，如雲解月現。

人前放逸行，隨後能自斂，於世恩愛流，正念而超出。

少壯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是則照世間，如雲解月現。

少壯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於世恩愛流，正念以超出。

若度諸惡業，正善能令滅，是則照世間，如雲解月現。

人前造惡業，正善能令滅，於世恩愛流，正念能超出。

我已作惡業，必向於惡趣，已受於惡報，宿責食已食。

若彼我怨憎，聞此正法者，得清淨法眼，於我修行忍，

不復興鬪訟，蒙佛恩力故。我怨行忍辱，亦常讚歎忍，

隨時聞正法，聞已隨修行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央瞿利摩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一八一（一〇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異比丘，於夜明相出時，出搧補河邊，脫衣著岸邊，入水洗浴。浴已上岸，被一衣，待身乾。時有一天子，放身光明，普照搧補河側。語比丘言：「汝少出家，鮮白髮黑，年始盛美，應習五欲，莊嚴瓔珞，塗香華鬘，五樂自娛，而於是時違親背俗，悲泣別離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如何捨現前樂而求非時之利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我不捨現前樂、求非時樂，我今乃是捨非時樂、得現前樂」。天問比丘：「云何捨非時樂，得現前樂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如世尊說：非時之欲，少味多苦，少利多難。我今於現法中，已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能自通達，現前觀察，緣自知覺。如是天子！是名捨非時樂，得現前樂」。天復問比丘：「云何復是如來所說非時之欲，少樂多苦？云何復是如來所說現法利樂，乃至緣自覺知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我年少出家，不能廣宣如來所說正法律儀。世尊近在迦蘭陀竹園，汝可往詣如來，問其所疑。如世尊說，隨憶受持」。天子復言：「比丘！於如來所，有諸（大）力天，眾多圍繞，我先無問，未易可詣。比丘！汝若能為先白世尊者，我可隨往」。比丘答言：「當為汝去」。天白比丘：「唯然，尊者！我隨後來」。

時彼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以向天子往反問答，具白世尊：「今者世尊！彼天子誠實言者，須臾應至，不誠實者自當不來」。時彼天子遙語比丘：「我已在此，我已在此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眾生隨愛想，以愛想而住。以不知愛故，則為死方便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汝解此偈者，便可發問」。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」！佛復說偈而告天子曰：

「若知所愛者，不於彼生愛，彼此無所有，他人莫能說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汝解此義者，便可發問」。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」！佛復說偈言：

「見等、勝、劣者，則有言論生，三事不傾動，則無軟、中、上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解此義者，則可發問」。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」！佛復說偈言：

「斷愛及名色，除慢無所繫，寂滅息瞋恚，離結絕悕望，

不見於人天，此世及他世」。

佛告天子：「解此義者，乃可發問」。天子白佛：「已解，世尊！已解，善逝」！佛說此經已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一八；一一八二（一〇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異比丘，於後夜時，至搧補河邊，脫衣置岸邊，入水洗浴。浴已，還上岸，著一衣，待身乾。時有一天子，放身光明，普照搧補河側。問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此是丘塚，夜則起烟，晝則火然。彼婆羅門見已，而作是言：壞此丘塚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又見大龜。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除此大龜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氍毹。婆羅門見已，作此言：卻此氍毹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肉段。彼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除此肉段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屠殺（處）。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壞是屠殺處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楞耆。彼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卻此楞耆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二道。

彼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除此二道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門扇。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卻此門扇。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，見有大龍。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止！勿卻大龍，應當恭敬。比丘！汝來受此論，往問世尊，如佛所說，汝隨受持。所以者何？除如來，我不見世間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於此論心悅樂者。若諸弟子從我所聞，然後能說」。

爾時，比丘從彼天所聞此論已，往詣世尊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彼天子所問諸論，廣問世尊：「云何為丘塚？云何為夜則起烟？云何為晝則火然？云何是婆羅門？云何發掘？云何智者？云何刀劍？云何為大龜？云何氍毹？云何為肉段？云何為屠殺處？云何為楞耆？云何為二道？云何為門扇？云何為大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丘塚者，謂眾生身麤四大色，父母遺體，搏食、衣服覆蓋、澡浴摩飾長養，皆是變壞磨滅之法。夜起烟者，謂有人於夜時，起隨覺、隨觀。（晝則火然者），晝行其教，身業、口業。婆羅門者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發掘者，謂精勤方便。智士者，謂多聞聖弟子。刀劍者，謂智慧刀劍。大龜者，謂五蓋。氍毹者，謂忿恨。肉段者，謂慳、嫉。屠殺（處）者，謂五欲功德。楞耆者，謂無明。二道（者），謂疑惑。門扇者，謂我慢。大龍者，謂漏盡羅漢。如是比丘！若大師為聲聞所作，哀愍悲念，以義安慰，於汝已作。汝等當作所作，當於曝露林中、空舍、山澤、巖窟、敷草樹葉，思惟禪思，不起放逸，莫令後悔，是則為我隨順之教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說身為丘塚，覺觀夜起烟，晝業為火然，婆羅門正覺。

精進勤發掘，黠慧明智士，以智慧利劍，厭離勝進者。

五蓋為巨龜，忿恨為氍毹，慳、嫉為肉段，五欲屠殺處，

無明為楞耆，疑惑於二道，門扇現我慢，漏盡羅漢龍，

究竟斷諸論，故我如是說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一八三（一〇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。時有異比丘，以不住心，其心惑亂，不攝諸根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。是比丘遙見世尊，見已，攝持諸根，端視而行。世尊見是比丘攝持諸根，端視而行。見已，入城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晡時從禪覺，入僧中，敷坐具，於大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，見有比丘，以不住心、惑亂心，諸根放散，亦持衣鉢入城乞食。彼遙見我，即自斂攝，竟為是誰」？時彼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到於佛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晨朝入城乞食，其心惑亂，不攝諸根。行（時）遙見世尊，即自斂心，攝持諸根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見我已，能自斂心攝持諸根。比丘！是法應當如是，若見比丘亦應自攝持，若復見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亦當如是攝持諸根，當得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快樂」。爾時眾中復有異比丘說偈歎曰：

「以其心迷亂，不專繫念住，晨朝持衣鉢，入城邑乞食，

中路見大師，威德容儀備，欣悅生慚愧，即攝持諸根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一八四（一〇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榇城乞食。時有異比丘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於其路邊，住一樹下，起不善覺，以依惡貪。爾時，世尊見彼比丘住一樹下，以生不善覺，依惡貪嗜，而告之曰：「比丘！比丘！莫種苦種而發熏，生臭，汁漏流出！若比丘種苦種子，自發，生臭，汁漏流出者，欲令蛆蠅不競集者，無有是處」。時彼比丘作是念：世尊知我心之惡念，即生恐怖，身毛皆豎。爾時，世尊入城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晡時，從禪覺，至於僧中，於眾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見一比丘，住於樹下，以生不善覺，依惡貪嗜。我時見已，即告之言：比丘！比丘！莫種苦種，發熏，生臭，惡汁流出。若有比丘種苦種子發熏，生臭惡汁流出

，蛆蠅不集，無有是處。時彼比丘即思念：佛已知我心之所念。慚愧恐怖，心驚毛竪，隨路而去」。時有異比丘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苦種？云何生臭？云何汁流？云何蛆蠅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忿怒煩怨，名曰苦種。五欲功德，名為生臭。於六觸入處不攝律儀，是名汁流。謂觸入處不攝已，貪憂諸惡不善心競生，是名蛆蠅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耳目不防護，貪欲從是生，是名為苦種，生臭汁潛流。

諸覺觀氣味，依於惡貪嗜。聚落及空處，若於晝若夜，

遠離修梵行，究竟於苦邊。若內心寂靜，決定諦明了，

臥覺常安樂，諸惡蛆蠅滅。正士所習近，善說賢聖路，

了知八正道，不還更受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一八五（一〇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畢，還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坐禪。時有異比丘，亦復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畢，還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是比丘入晝正受時，有惡不善覺起，依貪嗜心。時有天神，依安陀林住止者，作是念：此比丘不善不類，於安陀林坐禪，而起不善覺，心依惡貪，我當往呵責。作是念已，往語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作瘡疣耶」？比丘答言：「當治令愈」。天神語比丘：「瘡如鐵鑊，云何可復」？比丘答言：「正念、正智，足能令復」。天神白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是真賢治瘡。如是治瘡，究竟能愈，無有發時」。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還祇樹給孤獨園，入僧中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乞食還，至安陀林坐禪，入晝正受。有一比丘，亦乞食還，至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而彼比丘起不善覺，心依惡貪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，語比丘言：比丘！比丘！作瘡疣耶？如上廣說，乃至如是比丘，善哉！善哉！此治眾賢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士夫作瘡疣，自生於苦患，願求世間欲，心依於惡貪。

以生瘡疣故，蛆蠅競來集；愛求為瘡疣，蛆蠅諸惡覺，

及諸貪嗜心，皆悉從意生。鑽鑿士夫心，以求華名利，

欲火轉熾然，妄想不善覺，身心日夜羸，遠離寂靜道。

若內心寂靜，決定智明了，無有斯瘡疣，見佛安隱路。

正士所遊跡，賢聖善宣說，明智所知道，不復受諸有」。

佛說此經已、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一八六（一〇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乞食。時有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閑法律，當乞食時，不知先後次第。餘比丘見已而告之言：「汝是年少，出家未久，未知法律，莫越、莫重，前後失次而行乞食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」。年少比丘言：「諸上座亦復越次，不隨前後，非獨我也」。如是再三，不能令止。眾多比丘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乞食。有一年少比丘，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行乞食時，不以次第，前後復重。諸比丘等再三諫，不受而作是言：諸上座亦不次第，何故呵我！我等諸比丘三呵不受，故來白世尊，唯願世尊為除非法，哀愍故」！佛告諸比丘：「如空澤中有大湖水，有大龍象而居其中，拔諸藕根，洗去泥土，然後食之。食已身體肥悅，多力多樂，以是因緣常喜樂住。有異種族象，形體羸小，効彼龍象，拔其藕根，洗不能淨，合泥土食，食之不消，體不肥悅，轉轉羸弱，緣斯致死，或同死苦。如是宿德比丘，學道日久，不樂嬉戲，久修梵行，大師所歎，諸餘明智修梵行者，亦復加歎。是等比丘，依止城邑、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善護身口，善攝諸根、專心繫念，能令彼人不信者信，信者不異。若得財利，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湯藥，不染不著、不貪不嗜，不迷不逐，見其過患，見其出離，然復食之。食已身心悅澤，得色得力，以是因緣常得安樂。彼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未閑法律，依諸長老，依止聚落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。不善護

身，不守根門，不專繫念，不能令彼不信者信，信者不變。若得財利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染著貪逐，不見過患，不見出離。以嗜欲心食，不能令身悅澤，安隱快樂，緣斯食故轉向於死，或同死苦。所言死者，謂捨戒還俗，失正法、正律。同死苦者，謂犯正法律，不識罪相，不知除罪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龍象拔藕根，水洗而食之。異族象効彼，合泥而取食，

因雜泥食故，羸病遂至死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阿難與結髮，及以二陀驃，賊并散倒吒，拔彌、慚愧根，苦子并覆瘡，小大食、藕根）。

十八 魔相應

一；一一八七（一〇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壽命甚促，轉就後世，應勤習善法，修諸梵行，無有生而不死者，而世間人不勤方便，專修善法，修賢修義」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，為諸聲聞如是說法，人命甚促，乃至不修賢修義。我今當往，為作嬈亂。時魔波旬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常逼迫眾生，得人間長壽；迷醉放逸心，亦不向死處」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此是惡魔，來作惱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常逼迫眾生，受生極短壽，當勤修精進，猶如救頭然，

勿得須臾懈，令死魔忽至。知汝是惡魔，速於此滅去」！

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慚愧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二；一一八八（一〇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恆、不安、非穌息，變易之法。乃至當止一切有為行，厭離，不樂，解脫」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，為

諸聲聞說如是法：一切行無常，不恆、非穌息，變異之法，乃至當止一切有為，厭離，不樂，解脫。我當往彼，為作嬈亂。即化作年少，往詣佛所，住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壽命日夜流，無有窮盡時，壽命當來去，猶如車輪轉」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此是惡魔，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日夜常遷流，壽亦隨損減，人命漸消亡，猶如小河水。

我知汝惡魔，便自消滅去」！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慚愧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三；一一八九（一〇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夜起經行，至於後夜，洗足入室，斂身正坐，專心繫念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，於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夜起經行，於後夜時，洗足入室，正身端坐，繫念禪思。我今當往，為作嬈亂，即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我心於空中，執長繩羂下，政欲縛沙門，不令汝得脫」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我說於世間，五欲意第六，於彼永已離，一切苦已斷，

我已離彼欲，心意識亦滅。波旬我知汝，速於此滅去」！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已知我心。慚愧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四；一一九〇（一〇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夜起經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室，右脇臥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覺想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乃至作起覺想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，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何眠何故眠？已滅何復眠？空舍何以眠？得出復何眠」？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愛網故染著，無愛誰持去！一切有餘盡，唯佛得安眠。

汝惡魔波旬，於此何所說」！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慚愧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五；一一九一（一〇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世尊於夜闇時，天小微雨，電光睒現，出房經行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夜闇微雨，電光時現，出房經行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執大團石，兩手調弄，到於佛前，碎成微塵。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，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若耆闍崛山，於我前令碎，於佛等解脫，不能動一毛。

假令四海內，一切諸山地，放逸之親族，令其碎成塵，

亦不能傾動，如來一毛髮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六；一一九二（一〇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世尊夜起經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夜起經行，後夜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，即化作大龍，繞佛身七匝，舉頭臨佛頂上。身如大船，頭如大帆，眼如銅鑪，舌如曳電，出息、入息若雷雹聲。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猶如空舍宅，牟尼心虛寂，於中而旋轉，佛身亦如是。

無量凶惡龍，蚊、虻、蠅、蚤等，普集食其身，不能動毛髮。

破裂於虛空，傾覆於大地，一切眾生類，悉來作恐怖；

刀矛槍利箭，悉來害佛身，如是諸暴害，不能傷一毛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七；一一九三（一〇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、毘婆羅山、七葉樹林石室中。爾時，世尊夜起露地，或坐或經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室，安身臥息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、正智，作起覺想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住王舍城、毘婆羅山、七葉樹林石室中，夜起露地，若坐若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室而坐，右脇臥息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、正智，作起覺想。我今當往為作留難，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為因我故眠，為是後邊故？多有錢財寶，何故守空閑？

獨一無等侶，而著於睡眠」？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，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不因汝故眠，非為最後邊，亦無多錢財，唯集無憂寶，

哀愍世間故，右脇而臥息。覺亦不疑惑，眠亦不恐怖，

若晝若復夜，無增亦無損，為哀眾生眠，故無有損減。

正復以百槍，貫身常搖動，猶得安隱眠，已離內槍故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八；一一九四（一〇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、毘婆羅山、七葉樹林石室中。時有尊者瞿低迦，住王舍城、仙人山側黑石室中，獨一思惟，不放逸行，修自饒益。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數數退轉，一二三四五六反退，還復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尋復退轉。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：我獨一靜處思惟，不放逸行，精勤修習，以自饒益，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而復數數退轉，乃至六反猶復退轉。我今當以刀自殺，莫令第七退轉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住王舍城、毘婆羅山側、七葉樹林石窟中，有弟子瞿低迦，住王舍城、仙人山側黑石室中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六反退轉而復還得。彼作是念：我已六反退而復還得，莫令我第七退轉，我寧以刀自殺，莫令第七退轉。若彼比丘以刀自殺者，莫令自殺，出我境界去，我今當往告彼大師。爾時，

波旬執琉璃柄琵琶，詣世尊所，鼓絃說偈：

「大智大方便，自在大神力，得熾然弟子，而今欲取死。

大牟尼當制，勿令其自殺。何聞佛世尊，正法律聲聞，

學其所不得，而取於命終」！

時魔說此偈已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波旬放逸種，以自事故來。堅固具足士，常住妙禪定，

晝夜勤精進，不顧於性命。見三有可畏，斷除彼愛欲，

已摧伏魔軍，瞿低般涅槃」。波旬心憂惱，琵琶落於地，

內懷憂慼已，即沒而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來共至仙人山側黑石室所，觀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殺」。爾時，世尊與眾多比丘，往至仙人山側黑石室中，見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此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已見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見瞿低迦比丘，周匝繞身黑闇烟起，充滿四方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已見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此是惡魔波旬，於瞿低迦善男子身側，周匝求其識神。然比丘瞿低迦，以不住心執刀自殺」。爾時，世尊為瞿低迦比丘，受第一記。爾時，波旬而說偈言：

「上下及諸方，遍求彼識神，都不見其處，瞿低何所之」？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如是堅固士，一切無所求，拔恩愛根本，瞿低般涅槃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一九五（一〇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欝鞞羅聚落尼連禪河側，於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，住欝鞞羅聚落，尼連禪河側，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，我當往彼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獨入一空處，禪思靜思惟，已捨國財寶，於此復何求？

若求聚落利，何不習近人？既不習近人，終竟何所得」！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已得大財利，志足安寂滅，摧伏諸魔軍，不著於色欲。

獨一而禪思，服食禪妙樂，是故不與人，周旋相習近」。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瞿曇若自知，安隱涅槃道，獨善無為樂，何為強化人」？

佛復說偈答言：

「非魔所制處，來問度彼岸，我則以正答，令彼得涅槃；

時得不放逸，不隨魔自在」。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有石似凝膏，飛烏欲來食，竟不得其味，損觜還歸空，

我今亦如彼，徒勞歸天宮」。

魔說是已，內懷憂慼，心生變悔，低頭伏地，以指畫地。

魔有三女：一名愛欲，二名愛念，三名愛樂。來至波旬所而說偈言：

「父今何愁慼，士夫何足憂？我以愛欲繩，縛彼如調象，

牽來至父前，令隨父自在」。

魔答女言：

「彼已離恩愛，非欲所能招，已出於魔境，是故我憂愁」。

時魔三女身放光燄，熾如雲中電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我今歸世尊足下，給侍使令」！爾時，世尊都不顧視，知如來離諸愛欲，心善解脫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說。時三魔女自相謂言：「士夫有種種隨形愛欲，今當各各變化，作百種童女色，作百種初嫁色，作百種未產色，作百種已產色，作百種中年色，作百種宿年色。作此種種形類，詣沙門瞿曇所，作是言：今悉歸尊足下，供給使令」。作此議已，即作種種變化，如上所說。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歸尊足下

，供給使令」。爾時，世尊都不顧念，如來法離諸愛欲。如是再三說已，時三魔女自相謂言：若未離欲士夫，見我等種種妙體，心則迷亂，欲氣衝擊，胸臆破裂，熱血熏面，然今沙門瞿曇，於我等所都不顧眄。如其如來離欲、解脫，得善解脫想，我等今日，當復各各說偈而問。復到佛前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愛欲天女即說偈言：

「獨一禪寂默，捨俗錢財寶，既捨於世利，今復何所求？

若求聚落利，何不習近人？竟不習近人，終竟何所得」？

佛說偈答言：

「已得大財利，志足安寂滅，摧伏諸魔軍，不著於色欲，

是故不與人，周旋相習近」。

愛念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多修何妙禪，而度五欲流？復以何方便，度於第六海？

云何修妙禪，於諸深廣欲，得度於彼岸，不為愛所持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身得止息樂，心得善解脫，無為無所作，正念不傾動。

了知一切法，不起諸亂覺，愛、恚、睡眠覆，斯等皆已離。

如是多修習，得度於五欲，亦於第六海，悉得度彼岸。

如是修習禪，於諸深廣欲，悉得度彼岸，不為彼所持」。

時愛樂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已斷除恩愛，淳厚積集欲，多生人淨信，得度於欲流，

開發明智慧，超踰死魔境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大方便廣度，入如來法律，斯等皆已度，慧者復何憂」！

時三天女志願不滿，還詣其父魔波旬所。時魔波旬遙見女來，說偈弄之：

「汝等三女子，自誇說堪能，咸放身光焰，如電雲中流。

至大精進所，各現其容姿，反為其所破，如風飄其綿。

欲以爪破山，齒齧破鐵丸，欲以髮藕絲，旋轉於大山，

和合悉解脫，而望亂其心。若能縛風足，令月空中墮，

以手抒大海，氣歔動雪山，和合悉解脫，亦可令傾動。

於深巨海中，而求安足地，如來於一切，和合悉解脫，

正覺大海中，求傾動亦然」。

時魔波旬弄三女已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；一一九六（一〇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住欝鞞羅處、尼連禪河側、大菩提樹下，初成佛道。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此沙門瞿曇，在欝鞞羅住處、尼連禪河側、菩提樹下，初成佛道，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即自變身，作百種淨不淨色，詣佛所。佛遙見波旬百種淨不淨色，作是念：惡魔波旬作百種淨不淨色，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長夜生死中，作淨不淨色，汝何為作此，不度苦彼岸？

若諸身、口、意，不作留難者，魔所不能教，不隨魔自在。

如是知惡魔，於是自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（長壽、河帝、及羂捺，睡眠、經行、大毒蛇，無所為、求悳魔女，壞亂變形、及好惡）。

一一；一一九七（一〇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欝鞞羅處、尼連禪河側、菩提樹下，初成正覺。爾時，世尊獨一靜處，專心禪思。作如是念：我今解脫苦行，善哉！我今善解脫苦行。先修正願，今已果得無上菩提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欝鞞羅處、尼連禪河側、菩提樹下，初成正覺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

年少，住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大修苦行處，能令得清淨，而今反棄捨，於此何所求？

欲於此求淨，淨亦無由得」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此魔波旬，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知諸修苦行，皆與無義俱，終不獲其利，如弓但有聲。

戒、定聞慧道，我已悉修習，得第一清淨，其淨無有上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二；一一九八（一〇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娑羅婆羅門聚落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婆羅聚落乞食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婆羅聚落乞食。我今當往，先入其舍，語諸信心婆羅門長者，令沙門瞿曇空鉢而出。時魔波旬隨逐佛後，作是唱言：「沙門！沙門！都不得食耶」？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汝新於如來，獲得無量罪，汝謂呼如來，受諸苦惱耶」？

時魔波旬作是言：「瞿曇更入聚落，當令得食」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正使無所有，安樂而自活，如彼光音天，常以欣悅食。

正使無所有，安樂而自活，常以欣悅食，不依於有身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三；一一九九（一〇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、仙人住處、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已解脫人天繩索，汝等亦復解脫人天繩索。汝等當（遊）行人間，多所過度，多所饒益，安樂人天，不須伴行，一一而去，我今亦往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。」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住波羅榇仙人住處、鹿野苑中，為諸聲聞如是說法：我已解脫人天繩索，汝等亦能。汝等各別人間教化

，乃至我亦當至欝鞞羅住處人間遊行。我今當往為作留難，即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不脫作脫想，謂呼已解脫，為大縛所縛，我今終不放」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我已脫一切，人天諸繩索，已知汝波旬，即自消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四；一二〇〇（一〇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時石主釋氏聚落，多人疫死。處處人民，若男、若女從四方來，受持三歸。其諸病人，若男、若女，若大、若小、皆因來者自稱名字：我某甲等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舉村、舉邑，皆悉如是。爾時，世尊勤為聲聞說法。時諸信心歸三寶者，斯則皆生人、天道中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於釋氏石主、釋氏聚落，勤為四眾說法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為勤說法，教化諸人民？相違不相違，不免於驅馳。

以有繫縛故，而為彼說法」！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汝夜叉當知！眾生群集生，諸有智慧者，孰能不哀愍！

以有哀愍故，不能不教化，哀愍諸眾生，法自應如是」。

惡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五；一二〇一（一〇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爾時，世尊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頗有作王，能得不殺、不教人殺，一向行法、不行非法耶？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，住石主釋氏聚落，獨一禪思，作是念：頗有作王，不殺生、不教人殺，一向行法、不行非法耶？我今當往，為其說法。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作是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可得作王，不殺生，不教人殺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。世尊今可作王！善逝今可作王！必

得如意」。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而告魔言：「汝魔波旬！何故作是言：作王世尊，作王善逝，可得如意」？魔白佛言：「我面從佛聞，作是說：若四如意足修習、多修習已，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，即作不異。世尊今有四如意足，修習、多修習，令雪山王變為真金，如意不異。是故我白世尊：作王，世尊！作王，善逝！可得如意」。佛告波旬：「我都無心欲作國王，云何當作！我亦無心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，何由而變」？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正使有真金，如雪山王者，一人得此金，亦復不知足。

是故智慧者，金石同一觀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六；一二〇二（一〇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供養堂，為作衣事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，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，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為作衣故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化作少壯婆羅門像，作大縈髮，著獸皮衣，手執曲杖，詣供養堂，於眾多比丘前默然而住。須臾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汝等年少出家，膚白髮黑，年在盛時，應受五欲，莊嚴自娛，如何違親背族，悲泣別離，信於非家，出家學道？何為捨現世樂，而求他世非時之樂」？諸比丘語婆羅門：「我不捨現世樂，求他世非時之樂，乃是捨非時樂，就現世樂」。波旬復問：「云何捨非時樂，就現世樂」？比丘答言：「如世尊說：他世樂少味多苦，少利多患。世尊說現世樂者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能自通達，於此觀察，緣自覺知。婆羅門！是名現世樂」。時婆羅門三反掉頭，瘖瘂，以杖築地，即沒不現。

時諸比丘即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此是何等婆羅門像，來此作變？即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眾多比丘，集供養堂，為作衣故。有一盛壯婆羅門，縈髮大髻，來詣我所，作是言：汝等年少出家，如上廣說。乃至三反掉頭，瘖啞，以杖築地，即沒不現。我等即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是何婆羅門像來作此變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此非婆羅門，是魔波旬

，來至汝所，欲作嬈亂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凡生諸苦惱，皆由於愛欲，知世皆劍刺，何人樂於欲？

覺世間有餘，皆悉為劍刺，是故黠慧者，當勤自調伏。

巨積真金聚，猶如雪山王，一人受用者，意猶不知足。

是故黠慧者，當修平等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二〇三（一一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時有尊者善覺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，置右肩上，入林中，坐一樹下，修晝正受。作是念：「我得善利，於正法律出家學道。我得善利，遭遇大師如來、等正覺。我得善利，得在梵行、持戒備德賢善真實眾中。我今當得賢善命終，於當來世，亦當賢善」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石主釋氏聚落。有聲聞弟子，名曰善覺，著衣持鉢，如上廣說，乃至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我今當往為作留難，化作大身，盛壯多力，見者怖畏，謂其力能翻發動大地。至善覺比丘所，善覺比丘遙見大身勇盛壯士，即生恐怖。從座起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廣說如上，乃至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見有大身士夫，勇壯熾盛，力能動地，見生恐怖，心驚毛豎」。佛告善覺：「此非大身士夫，是魔波旬，欲作嬈亂。汝且還去，依彼樹下修前三昧，動作彼魔，因斯脫苦」。時尊者善覺，即還本處。至於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如上廣說，乃至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時魔波旬復作是念：此沙門瞿曇住於釋氏，有弟子名曰善覺，如上廣說，乃至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復化作大身，勇壯熾盛，力能發地，往住其前。善覺比丘復遙見之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正信非家，而出家學道，於佛無價寶，正念繫心住。

隨汝變形色，我心不傾動，覺汝為幻化，便可從此滅」！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是沙門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八；一二〇四（一一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、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聲聞作師子吼，說言已知、已知。不知如來、聲聞，於何等法已知，已知故作師子吼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」。時天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住波羅榇國、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為諸聲聞說法，乃至已知四聖諦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於大眾中，無畏師子吼，謂呼無有敵，望調伏一切」？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如來於一切，甚深正法律，方便師子吼，於法無所畏。

若有智慧者，何故自憂怖」？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九；一二〇五（一一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、多眾踐蹈曠野中。與五百比丘眾俱，而為說法，以五百鉢置於中庭。爾時，世尊為五百比丘，說五受陰生滅之法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住王舍城、多眾踐蹈曠野中，與五百比丘俱，乃至說五受陰是生滅法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化作大牛，往詣佛所，入彼五百鉢間。諸比丘即驅，莫令壞鉢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非是牛，是魔波旬欲作嬈亂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我及我所，若知真實義，於彼無所著。

心無所著法，超出色結縛，了達一切處，不住魔境界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二〇六（一一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、多眾踐蹈曠野中。與六百比丘眾俱，為諸比丘說六觸入處〔集〕，六觸集，六觸滅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

住王舍城、多眾踐蹈曠野，為六百比丘，說六觸入處，是集法，是滅法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化作壯士，大身勇盛，力能動地，來詣佛所。彼諸比丘，遙見壯士，身大勇盛，見生怖畏，身毛皆豎。共相謂言：彼為何等，形狀可畏！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是惡魔，欲作嬈亂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及第六諸法，愛念適可意，世間唯有此。

此是最惡貪，能繫著凡夫，超越斯等者，是佛聖弟子，

度於魔境界，如日無雲翳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十九 帝釋相應

一；一二〇七（一一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能受持七種受者，以是因緣得生天帝釋處。謂天帝釋本為人時，供養父母；及家諸尊長；和顏軟語；不惡口；不兩舌；常真實言：於慳恪世間，雖在居家而不慳惜，行解脫施，勤施，常樂行施，施會供養，等施一切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供養於父母，及家之尊長，柔和恭遜辭，離麁言、兩舌，

調伏慳恪心，常修真實語。彼三十三天，見行七法者，

咸各作是言：當來生此天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二〇八（一一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離車，名摩訶利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見天帝釋不」？佛答言：「見」。離車復問：「世尊！見有鬼似帝釋形以不」？佛告離車：「我知天帝釋；亦知有鬼似天帝釋；亦知彼帝釋法，受持彼法緣故，得生帝釋處。離車！帝釋本為人時，供養父母，乃至行平等捨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

言：

「供養於父母，及家之尊長，柔和恭遜辭，離麁言、兩舌，

調伏慳恪心，常修真實語。彼三十三天，見行七法者，

咸各作是言：當來生此天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時摩訶利離車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二〇九（一一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異比丘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釋提桓因名釋提桓因」？佛告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行於頓施沙門、婆羅門，貧窮困苦求生，行路乞，施以飲食、錢財、穀帛、華香、嚴具、床臥、燈明，以堪能故，名釋提桓因」。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故釋提桓因復名富蘭陀羅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數數行施，衣被、飲食乃至燈明，以是因緣故，名富蘭陀羅」。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何因何緣故復名摩伽婆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名摩伽婆，故釋提桓因，即以本名名摩伽婆」。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何因何緣復名娑婆婆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數以婆詵和衣布施供養，以是因緣故，釋提桓因名娑婆婆」。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釋提桓因復名憍尸迦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為憍尸族姓人，以是因緣故，彼釋提桓因復名憍尸迦」。比丘問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彼釋提桓因名舍脂鉢低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阿修羅女，名曰舍脂，為天帝釋第一天后，是故帝釋名舍脂鉢低」。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釋提桓因復名千眼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聰明智慧，於一坐間思千種義，觀察稱量，以是因緣，彼天帝釋復名千眼」。比丘白佛：「何因何緣彼釋提桓因復名因提利」？佛告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諸三十三天為王、為主、以是因緣故，彼天帝釋名因提利」。佛告比丘：「然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受持七種受，以是因緣得天帝釋。何等為七？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供養父母，乃至等行惠施，是為七種受，以是因緣為天帝釋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，如上廣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

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二一〇（一一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有一夜叉鬼，醜陋惡色，在帝釋空座上坐。三十三天見此鬼醜陋惡色，在帝釋空座上坐，見已咸各瞋恚。諸天如是極瞋恚已，彼鬼如是如是隨瞋恚、漸漸端正。時三十三天往詣天帝釋所，白帝釋言：『憍尸迦！當知有一異鬼，醜陋惡色，在天王空座上坐。我等諸天，見彼鬼醜陋惡色，坐天王座，極生瞋恚，隨彼諸天瞋恚，彼鬼隨漸端正』。釋提桓因告諸三十三天：『彼是瞋恚對治鬼』。爾時，天帝釋自往彼鬼所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，三稱名字而言：『仁者！我是釋提桓因』。隨釋提桓因如是恭敬下意，彼鬼如是如是隨漸醜陋，即復不現。時釋提桓因自坐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『人當莫瞋恚，見瞋莫瞋報，於惡莫生惡，當破壞憍慢，

不瞋亦不害，名住賢聖眾。惡罪起瞋恚，堅住如石山，

盛瞋恚能持，如制逸馬車，我說善御士，非謂執繩者』」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歎說不瞋。汝等如是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讚歎不瞋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二一一（一一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布尼師壇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爾時，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，一人罵詈，一人默然。其罵詈者，即便改悔，懺謝於彼，而彼比丘不受其懺。以不受懺故，時精舍中眾多比丘，共相勸諫，高聲鬧亂。爾時，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聞祇桓中高聲鬧亂。聞已，從禪覺，還精舍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乞食，還至安陀林坐禪，入晝正受。聞精舍中高聲、大聲，紛紜鬧亂，竟為是誰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此精舍中有二比丘諍起，一比丘罵，一者默然。時罵比丘尋向悔謝，而彼不受。緣不受故，多人

勸諫，故致大聲、高聲鬧亂」。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比丘愚癡之人，人向悔謝，不受其懺？若人懺而不受者，是愚癡人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，說偈教誡言：

於他無害心，瞋亦不纏結，懷恨不經久，於瞋以不住。

雖復瞋恚盛，不發於麁言，不求彼闕節，揚人之虛短。

常當自防護，以義內省察，不怒亦不害，常與賢聖俱。

若與惡人俱，剛彊猶山石，盛恚能自持，如制逸馬車，

我說為善御，非謂執繩者」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亦復讚歎行忍者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當行忍辱，讚歎忍者，應當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二一二（一一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天、阿修羅對陣欲戰。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：「莫得各各共相殺害，但當論議，理屈者伏」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：「設共論議，誰當證知理之通塞」？天帝釋言：「諸天眾中，自有智慧明記識者；阿修羅眾，亦復自有明記識者」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：「可爾」。釋提桓因言：「汝等可先立論，然後我當隨後立論，則不為難」。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立論言：

「我若行忍者，於事則有闕，愚癡者當言，怖畏故行忍」。

釋提桓因說偈答言：

「正使愚癡者，言恐怖故忍，及其不言者，於理何所傷！

但自觀其義，亦觀於他義，彼我悉獲安，斯忍為最上」。

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說偈言：

「若不制愚癡，愚癡則傷人，猶如兇惡牛，捨走逐觸人。

執杖而強制，怖畏則調伏，是故堅持杖，折伏彼愚夫」。

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我常觀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愚者瞋恚盛，智以靜默伏，

不瞋亦不害，常與賢聖俱。惡罪起瞋恚，堅住如石山，

盛瞋恚能持，如制逸馬車，我說善御士，非謂執繩者」。

爾時，天眾中有天智慧者，阿修羅眾中有阿修羅智慧者，於此偈思惟、稱量、觀察，作是念：毘摩質多羅阿修羅所說偈，終竟長夜起於鬪訟戰諍，當知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教人長夜鬪訟戰諍。釋提桓因所說偈，長夜終竟息於鬪訟戰諍，當知天帝釋長夜教人息於鬪訟戰諍：當知帝釋善論得勝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以善論議，伏阿修羅。諸比丘！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立於善論，讚歎善論，汝等比丘！亦應如是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善論，讚歎善論，應當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二一三（一一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過去世時，有天帝釋，天阿修羅對陣欲戰，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眾言：「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，諸天得勝，阿修羅不如者，當生擒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，將還天宮」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告阿修羅眾：「今日諸天、阿修羅共戰，若阿修羅勝，諸天不如者，當生擒釋提桓因，以五繫縛，將還阿修羅宮」。當其戰時，諸天得勝，阿修羅不如。時彼諸天捉得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，將還天宮，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。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縛在門側，瞋恚罵詈。時帝釋御者，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，在於門側，帝釋出入之時，輒瞋恚罵詈。見已，即便說偈白帝釋言：

「釋今為畏彼，為力不足耶？能忍阿修羅，面前而罵辱」。

釋即答言：

「不以畏故忍，亦非力不足，何有黠慧人，而與愚夫對」！

御者復白言：

「若但行忍者，於事則有闕，愚癡者當言，畏怖故行忍，

是故當苦治，以智制愚癡」。

帝釋答言：

「我常觀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見愚者瞋盛，智以靜默伏。

非力而為力，是彼愚癡力，愚癡違遠法，於道則無有。

若使有大力，能忍於劣者，是則為上忍，無力何有忍！

於他極罵辱，大力者能忍，是則為上忍，無力何所忍！

於己及他人，善護大恐怖，知彼瞋恚盛，還自守靜默，

於二義俱備，自利亦利他。謂言愚夫者，以不見法故，

愚夫謂勝忍，重增其惡口，未知忍彼罵，於彼常得勝。

於勝己行忍，是名恐怖忍；於等者行忍，是名忍諍忍；

於劣者行忍，是則為上忍」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讚歎於忍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行忍，讚歎於忍，應當學」！佛說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二一四（一一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，勅其御者，令嚴駕千馬之車，詣於園觀。御者奉勅，即嚴駕千馬之車。往白帝釋：唯俱尸迦！嚴駕已竟，唯王知時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，東向合掌禮佛。爾時，御者見即心驚毛豎，馬鞭落地。時天帝釋見御者心驚毛豎，馬鞭落地，即說偈言：

汝見何憂怖，馬鞭落於地？

御者說偈白帝釋言：

見王天帝釋，為舍脂之夫，所以生恐怖，馬鞭落地者，

常見天帝釋，一切諸大地，人天大小王，及四護世主，

三十三天眾，悉皆恭敬禮。何處更有尊，尊於帝釋者！

而今正東向，合掌修敬禮。

爾時，帝釋說偈答言：

我實於一切，世間大小王，及四護世主，三十三天眾，

最為其尊主，故悉來恭敬。而復有世間，隨順等正覺，

名號滿天師，故我稽首禮。

御者復白言：

是必世間勝，故使天王釋、恭敬而合掌，東向稽首禮。

我今亦當禮，天王所禮者。

時天帝釋舍脂之夫，說如是偈，禮佛已，乘千馬車，往詣園觀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尚恭敬佛，亦復讚歎恭敬於佛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恭敬於佛，亦當讚歎恭敬佛者，應當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二一五（一一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廣說如上，差別者：爾時，帝釋下常勝殿，合掌東向敬禮尊法。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二一六（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廣說，差別者：爾時，帝釋說偈答御者言：

「我實為大地，世間大小王，及四護世主，三十三天眾，

如是等一切，悉尊重恭敬。然復有淨戒，長夜入正受，

正信而出家，究竟諸梵行，故我於彼所，尊重恭敬禮。

又調伏貪、恚，超越愚癡境，修學不放逸，亦恭敬禮彼。

貪欲、瞋恚、癡，悉已永不著，漏盡阿羅漢，復應敬禮彼。

若復在居家，奉持於淨戒，如法修布薩，亦復應敬禮」。

御者白帝釋言：

「是必世間勝，故天王敬禮，我亦當如是，隨天王恭敬」。

「諸比丘！彼天帝釋舍脂之夫，敬禮法、僧，亦復讚歎禮法、僧者。汝等已能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如是敬禮法、僧，當復讚歎禮法、僧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二一七（一一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天帝釋，欲入園觀，王勅御者，令嚴駕千馬之車。御者受教，即嚴駕已，還白帝釋：乘已嚴駕，惟王知時。爾時，帝釋從常勝殿來下，周向諸方，合掌恭敬。時彼御者見天帝釋從殿來下，住於中庭，周向諸方，合掌恭敬，見已驚怖，馬鞭落地，而說偈言：

諸方唯有人，臭穢胞胎生，神處穢死屍，飢渴常燋然。

何故憍尸迦，故重於非家？為我說其義，飢渴願欲聞。

時天帝釋說偈答言：

我正恭敬彼，能出非家者，自在遊諸方，不計其行止。

城邑國土色，不能累其心，不畜資生具，一往無欲定，

往則無所求，唯無為為樂，言則定善言，不言則寂定。

諸天、阿修羅，各各共相違；人間自共諍，相違亦如是。

唯有出家者，於諸諍無諍，於一切眾生，放捨於刀杖。

於財離財色，不醉亦不荒，遠離一切惡，是故敬禮彼。

是時御者復說偈言：

天王之所敬，是必世間勝，故我從今日，當禮出家人。

如是說已，天帝釋敬禮諸方一切僧畢，昇於馬車，遊觀園林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而常恭敬眾僧，亦常讚歎恭敬僧功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如是恭敬眾僧，亦當讚歎敬僧功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帝釋、摩訶離，以何因、夜叉，得眼、得善勝，縛繫及敬佛，敬法、禮僧十）。

一二；一二一八（一一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阿修羅王興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與三十三天欲共鬪戰。時天帝釋聞阿修羅王，興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來欲共戰。聞已，即告宿毘梨天子言：阿公知不？阿修羅興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欲與三十三天共戰。阿公可勅三十三天，興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與彼阿修羅共戰。爾時，宿毘梨天子受帝釋教，還自天宮，慢緩寬縱，不勤方便。阿修羅眾已出在道路，帝釋聞已，復告宿毘梨天子：阿公！阿修羅軍已在道路。阿公可速告令，起四種兵，與阿修羅戰。宿毘梨天子受帝釋教已，即復還宮，懈怠寬縱。時阿修羅王軍已垂至，釋提桓因聞阿修羅軍已在近路，復告宿毘梨天子：阿公知不？阿修羅軍已在近路。阿公速告諸天，起四種兵。時宿毘梨天子即說偈言：

若有不起處，無為安隱樂，得如是處者，無作亦無憂。

當與我是處，令我得安隱。

爾時，帝釋說偈答言：

若有不起處，無為安隱樂，若得是處者，無作亦無憂。

汝得是處者，亦應將我去。

宿毘梨天子復說偈言：

若處無方便，不起安隱樂，若得彼處者，無作亦無憂。

當與我是處，令我得安隱。

時天帝釋復說偈答言：

若處無方便，不起安隱樂，若人得是處，無作亦無憂。

汝得是處者，亦應將我去。

宿毘梨天子復說偈言：

若處不放逸，不起安隱樂，若人得是處，無作亦無憂。

當與我是處，令得安隱樂。

時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若處不放逸，不起安隱樂，若人得是處，無作亦無憂。

汝得是處者，亦應將我去。

宿毘梨復說偈言：

懶惰無所起，不知作已作，行欲悉皆會，當與我是處。

時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懶惰無所起，得究竟安樂，汝得彼處者，亦應將我去。

宿毘梨天子復說偈言：

無事亦得樂，無作亦無憂，若與我是處，令我得安樂。

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若見若復聞，眾生無所作，汝得是處者，亦應將我去。

汝若畏所作，不念於有為，但當速淨除，涅槃之徑路。

時宿毘梨天子，嚴四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與阿修羅戰，摧阿修羅眾，諸天得勝，還歸天宮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興四種兵，與阿修羅戰，精勤得勝。諸比丘！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常以精勤方便，亦常讚歎精勤之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當勤精進，讚歎精勤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二一九（一一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聚落，有諸仙人，於聚落邊空閑處住止。時有諸天、阿修羅，去聚落不遠，對陣戰鬪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除去五飾——脫去天冠，卻傘蓋，除劍刀，屏寶拂，脫革屣，至彼仙人住處。入於門內，周向看視，不顧眄諸仙人，亦不問訊，看已還出。時有一仙人，遙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除去五飾，入園看已還出。見已，語諸仙人言：此何等人？有不調伏色、不似人形，非威儀法，似田舍兒，非長者子。除去五飾，入於園門，高視觀看，亦不顧眄問訊諸仙人。有一仙人答言：此是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除去五飾，觀看而去。彼仙人言：此非賢士，不好、不善，非賢、非法。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看已還去，亦不顧眄問訊諸仙人。以是故，當知天眾增長，阿修羅損減。時釋提桓因，除去五飾，入仙人住處，與諸仙人面相問訊慰勞，然後還出。復有仙人，見天帝釋除去五飾，入於園門，周遍問訊。見已，問諸仙人：此是何人？入於園林，有調伏色，有可適人色，有威儀色，非田舍兒，似族姓子。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周遍問訊，然後還出。有仙人答言：此是天帝釋，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周遍問訊，然後還去。彼仙人言：此是賢士，善好、真實，威儀法，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周遍問訊，然後還去。以是當知，天眾增長，阿修羅眾損減。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聞仙人稱歎諸天，聞已瞋恚熾盛。時彼空處仙人，聞阿修羅王瞋恚熾盛，往詣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而說偈言：

仙人故來此，求乞施無畏。汝能施無畏，賜牟尼恩教！

毘摩質多羅以偈答言：

於汝仙人所，無有施無畏。違背阿修羅，習近帝釋故，

於此諸無畏，當遺以恐怖。

仙人復說偈言：

隨行殖種子，隨類果報生，來乞於無畏，遺之以恐怖，

當獲無盡畏，施畏種子故。

時諸仙人，於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面前，說呪已，凌虛而逝。即於是夜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心驚三起，眠中聞惡聲言：釋提桓因興四種兵，與阿修羅戰。驚覺恐怖，慮戰必敗，退走而還阿修羅宮。時天帝釋敵退，得勝已，詣彼空閑仙人住處，禮諸仙人足已，退於西面。諸仙人前，東向而坐。時東風起，有異仙人即說偈言：

今此諸牟尼，出家來日久，腋下流汗臭，莫順坐風下。

千眼可移坐，此臭難可堪。

時天帝釋說偈答言：

種種眾香華，結以為華鬘，今之所聞香，其香復過是。

寧久聞斯香，未曾生厭患」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恭敬出家人，亦常讚歎出家人，亦常讚歎恭敬之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常應恭敬諸梵行者，亦當讚歎恭敬之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二二〇（一一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天帝釋晨朝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以帝釋神力，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精舍。時釋提桓因，說偈問佛言：

「為殺於何等，而得安隱眠？為殺於何等，而得無憂畏？

為殺何等法，瞿曇所讚歎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害兇惡瞋恚，而得安隱眠。害兇惡瞋恚，心得無憂畏。

瞋恚為毒根，滅彼苦種子，滅彼苦種子，而得無憂畏。

彼苦種滅故，賢聖所稱歎」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五；一二二一（一一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月八日，四大天王勅遣大臣，按行世間：為何等人供養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宗親、尊重，作諸福德？見今世惡畏、後世罪，行施作福，受持齋戒？於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及神變月，受戒布薩。至十四日，遣太子下觀察世間：為何等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？至十五日，四大天王自下世間，觀察眾生：為何等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？諸比丘！爾時，世間無有多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者，時四天王即往詣三十三天集法講堂，白天帝釋：天王當知！今諸世間，無有多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。時三十三天眾聞之不喜，轉相告語：今世間人不賢、不善，不好、不類，無真實行，不供養父母，乃至不受戒布薩。緣斯罪故，諸天眾減，阿修羅眾當漸增廣。諸比丘！爾時，世間若復多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者，四天王至三十三天集法講堂，白天帝釋：天王當知！今諸世間，多有人民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。時三十三天心皆歡喜，轉相告語：今諸世間賢善，真實、如法，多有人民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。緣斯福德，阿修羅眾減，諸天眾增廣。時天帝釋知諸天眾皆歡喜已，即說偈言：

若人月八日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神變之月，受持八支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所說偈言：

若人月八日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神變之月，受持八支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

此非善說，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釋自有貪、恚、癡患，不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故。若阿羅漢比丘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斷諸有結，心善解脫，說此偈言：

若人月八日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神變之月，受持八支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

如是說者，則為善說。所以者何？阿羅漢比丘離貪、恚、癡，已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是故此偈則為善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

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二二二（一一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疾病困篤，往詣釋提桓因所，語釋提桓因言：憍尸迦當知！我今疾病困篤，為我療治，令得安隱。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：汝當授我幻法，我當療治汝病，令得安隱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語帝釋言：我當還問諸阿修羅眾，聽我者，當授帝釋阿修羅幻法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，即往至諸阿修羅眾中，語諸阿修羅言：諸人當知！我今疾病困篤，往詣釋提桓因所，求彼治病。彼語我言：汝能授我阿修羅幻法者，當治汝病，令得安隱。我今當往，為彼說阿修羅幻法。時有一詐偽阿修羅，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：其彼天帝釋，質直好信，不虛偽，但語彼言：天王！此阿修羅幻法，若學者令人墮地獄，受罪無量百千歲。彼天帝釋必當息意，不復求學，當言汝去，令汝病差，可得安隱。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往帝釋所，說偈白言：

千眼尊天王，阿修羅幻術，皆是虛誑法，令人墮地獄，

無量百千歲，受苦無休息。

時天帝釋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：止！止！如是幻術，非我所須。汝且還去，令汝身病寂滅休息，得力安隱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長夜真實，不幻、不偽，賢善、質直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不幻、不偽，賢善、質直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二二三（一一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時有天帝釋，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，有絕妙之容，於晨朝時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，身諸光明，普照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鞞盧闍那阿修羅王說偈白佛：

人當勤方便，必令利滿足；是利滿足已，何須復方便？

時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若人勤方便，必令利滿足；是利滿足已，修忍無過上。

說是偈已，俱白佛言：世尊！何者善說」？世尊告言：「汝等所說，二說俱善。然今汝等復聽我說：

一切眾生類，悉皆求己利，彼彼諸眾生，各自求所應。

世間諸和合，及與第一義，當知世和合，則為非常法。

若人勤方便，必令利滿足，是利滿足已，修忍無過上」。

爾時，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，聞佛所說：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修行於忍，讚歎於忍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修行於忍，讚歎於忍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二二四（一一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天帝釋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受如是戒，乃至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要不反報加惱於彼。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聞天帝釋受如是戒，乃至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我不反報加惱於彼。聞已，執持利劍，逆道而來。時天帝釋遙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執持利劍，逆道而來，即遙告言：阿修羅住！縛汝勿動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即不得動。語帝釋言：汝今豈不受如是戒，若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必不還報耶？天帝釋答言：我實受如是戒，但汝自住受縛。阿修羅言：今且放我。帝釋答言：汝若約誓不作亂者，然後放汝。阿修羅言：放我，當如法作。帝釋答言：先如法作，然後放汝。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言：

貪欲之所趣，及瞋恚所趣，妄語之所趣，謗毀賢聖趣，

我若嬈亂者，趣同彼趣趣。

釋提桓因復告言：放汝令去，隨汝所安。爾時，天帝釋令阿修羅王作約誓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於佛前受如是戒

，乃至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我不反報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聞我受戒，手持利劍，隨路而來。我遙見已，語言：阿修羅住！住！縛汝勿動。彼阿修羅言：汝不受戒耶？我即答言：我實受戒，且汝今住，縛汝勿動。彼即求脫，我告彼言：若作約誓不作亂者，當令汝脫。阿修羅言：且當放我，當說約誓。我即告言：先說約誓，然後放汝。彼即說偈，作約誓言：

貪欲之所趣，及瞋恚所趣，妄語之所趣，謗毀賢聖趣，

我若作嬈亂，趣同彼趣趣。

如是世尊！我要彼阿修羅王令說約誓，為是法不？彼阿修羅復為嬈亂不？佛告天帝釋：善哉！善哉！汝要彼約誓，如法不違；彼亦不復敢作嬈亂。爾時，天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不為嬈亂，亦常讚歎不嬈亂法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行不嬈亂，亦當讚歎不擾亂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二二五（一二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天、阿修羅對陣鬪戰，阿修羅勝，諸天不如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，極生恐怖，乘車北馳，還歸天宮。須彌山下，道逕叢林，林下有金翅鳥巢，多有金翅鳥子。爾時，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，告御者言：可回車還，勿殺鳥子。御者白王：阿修羅軍後來逐人，若回還者，為彼所困。帝釋告言：寧當回還，為阿修羅殺，不以軍眾蹈殺眾生於道。御者轉乘南向，阿修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，謂為戰策，即還退走。眾大恐怖，壞陣流散，歸阿修羅宮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以慈心故，威力摧伏阿修羅軍，亦常讚嘆慈心功德。汝等比丘！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當修慈心，亦應讚嘆慈心功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二二六（一二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王舍城中，有一士夫，貧窮辛苦，而於佛法僧受持禁戒，多聞廣學，力行惠施，正見成就。彼身壞命

終，得生天上。生三十三天，有三事勝於餘三十三天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天壽，二者、天色，三者、天名稱。諸三十三天見是天子三事特勝——天壽、天色、天名稱，勝餘諸天。見已，往詣天帝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憍尸迦當知！有一天子，始生此天，於先諸天，三事特勝——天壽、天色及天名稱」。時天帝釋告彼天子：「諸仁者！我見此人，於王舍城作一士夫，貧窮辛苦，於如來法律得信向心，乃至正見成就。身壞命終，來生此天，於諸三十三天，三事特勝——天壽、天色及天名稱」。時天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正信於如來，決定不傾動，受持真實戒，聖戒無厭者。

於佛心清淨，成就於正見，當知非貧苦，不空而自活。

故於佛法僧，當生清淨信，智慧力增明，思念佛正教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二二七（一二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王舍城人普設大會，悉為請種種異道。有事遮羅迦外道者，作是念：我今請遮羅迦外道，天，先作福田。或有事外道出家者，有事尼乾子道者，有事老弟子者，有事火弟子者，有事佛弟子僧者，咸作是念：今當令佛面前僧先作福田。時天帝釋作是念：莫令王舍城諸人，捨佛面前僧而奉事餘道，求索福田。我當疾往，為王舍城人建立福田。即化作大婆羅門，儀容嚴整，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眾，前後導從，持金斗繖蓋，至王舍城，詣諸處處大眾會中。諸王舍城一切士女，咸作是念：但當觀望此大婆羅門所奉事處，我當從彼而先供養，為良福田。時天帝釋知王舍城一切士女心之所念，駕乘導從，徑詣耆闍崛山。至於門外，除去五飾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善分別顯示，一切法彼岸，悉度諸恐怖，故稽首瞿曇。

諸人普設會，欲求大功德，各各設大施，常願有餘果。

願為說福田，令斯施果成」。帝釋大自在，天王之所問，

於耆闍崛山，大師為記說：「諸人普設會，欲求大功德，

各各設大施，常願有餘果。今當說福田，施得大果處。

正向者有四，四聖住於果，是名僧福田，明行定具足。

僧福田增廣，無量踰大海，調人師弟子，照明顯正法，

斯等善供養，施僧良福田。於僧良福田，佛說得大果，

以僧離五蓋，清淨應讚嘆。施彼最上田，少施收大利，

是故諸人者，當施僧福田。增得勝妙法，明行定相應，

供此珍寶僧。施主心歡喜，起於三種心，施衣服、飲食，

離塵垢劍刺，超度諸惡趣，躬自行啟請，自手平等與，

自利亦利他，是施獲大利。慈者如是施，淨信心解脫，

無罪安樂施，乘智往生彼」。

時天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為佛作禮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王舍城諸人民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與諸大眾，受我供養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是王舍城人民，知世尊默然受其請已，作禮而歸。到諸大會處，具飲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，白佛：「時到，唯願知時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著衣持鉢，至大會所，於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王舍城人知佛坐定，自行種種豐美飲食。食訖，洗鉢，澡漱畢，還復本座，聽佛說法。爾時，世尊為王舍城人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二二；一二二八（一二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廣說如上說，差別者：時天帝釋說異偈而問佛言：

「今請問瞿曇，微密深妙慧，世尊之所體，無障礙知見」。

眾人普設會偈，如上廣說，乃至為王舍城諸設會者，說種種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（須毘羅、仙人，滅瞋、月八日，病、并持一戒，鳥巢及婆梨，貧人及大祠）。

二十 剎利相應

一；一二二九（一二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，聞世尊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自記說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諸人傳者，得非虛妄過長說耶？為如說說，如法說，隨順法說耶？非是他人損同法者，於其問答生厭薄處耶」？佛告大王：「彼如是說，是真諦說，非為虛妄。如說說，如法說，隨順法說，非是他人損同法者，於其問答生厭薄處。所以者何？大王！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」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雖復世尊作如是說，我猶故不信。所以者何？此間有諸宿重沙門、婆羅門，所謂富蘭那迦葉，末迦利瞿舍梨子，刪闍耶毘羅胝子，阿耆多枳舍欽婆羅，迦羅拘陀迦栴延，尼乾陀若提子；彼等不自說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得世尊幼小年少，出家未久，而便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？佛告大王：「有四種雖小而不可輕。何等為四？剎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，龍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，小火雖微而不可輕，比丘幼小而不可輕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剎利形相具，貴族發名稱，雖復年幼稚，智者所不輕。

此必居王位，顧念生怨害，是故難可輕，應生大恭敬。

善求自護者，自護如護命，以平等自護，而等護於命。

聚落及空處，見彼幼龍者，莫以小蛇故，而生輕慢想。

雜色小龍形，亦應令安樂，輕蛇無士女，悉為毒所害。

是故自護者，當如護己命，以斯善護己，而等護於彼。

猛火之所食，雖小食無限，小燭亦能燒，足薪則彌廣，

從微漸進燒，盡聚落、城邑。是故自護者，當如護己命，

以斯善護己，而等護於彼。盛火之所焚，百卉蕩燒盡，

滅已不盈縮，戒火還復生。若輕毀比丘，受持淨戒火，

燒身及子孫，眾災流百世，如燒多羅樹，無有生長期。

是故當自護，如自護己命，以斯善自護，而等護於彼。

剎利形相具，幼龍及小火，比丘具淨戒，不應起輕想。

是故當自護，如自護己命，以斯善自護，而等護於彼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二三〇（一二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有祖母，極所敬重，忽爾命終，出城閣維。供養舍利畢，弊衣亂髮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從何所來弊衣亂髮」？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亡祖母，極所敬重，捨我命終，出於城外，閣維供養畢，來詣世尊」。佛告大王：「極愛重敬念祖親耶」？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極敬重愛戀。世尊！若國土所有象、馬、七寶，乃至國位悉持與人，能救祖母命者，悉當與之。既不能救，生死長辭，悲戀憂苦，不自堪勝。曾聞世尊所說，一切眾生、一切蟲、一切神，生者皆死，無不窮盡，無有出生而不死者，今日乃知世尊善說」。佛言：「大王！如是如是，一切眾生、一切蟲、一切神，生者輒死，終歸窮盡，無有一生而不死者」。佛告大王：「正使婆羅門大姓，剎利大姓，長者大姓，生者皆死，無不死者。正使剎利大王，灌頂居位，王四天下，得力自在，於諸敵國無不降伏，終歸有極，無不死者。若復大王！生長壽天，王於天宮自在快樂，終亦歸盡，無不死者。若復大王！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離諸重擔，所作已作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彼亦歸盡，捨身涅槃。若復緣覺善調、善寂，盡此身命，終歸涅槃。諸佛世尊十力具足，四無所畏，勝師子吼，終亦捨身取般涅槃。以如是比，大王！當知一切眾生、一切蟲、一切神，有生輒死，終歸磨滅，無不死者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一切眾生類，有命終歸死，各隨業所趣，善惡果自受。

惡業墮地獄，為善上昇天，修習勝妙道，漏盡般涅槃。

如來及緣覺，佛聲聞弟子，會當捨身命，何況俗凡夫」！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二三一（一二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云何為自念？云何為不自念？復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念。若復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念。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獨一思惟，作是念：云何為自念？云何為不自念？復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念。若復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念」。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若有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念。彼雖自謂為自愛念，而實非自念。所以者何？無有惡知識所作惡，不念者所不念（所作），不愛者所不愛所作，如其自為自己所作者。是故斯等為不自念。若復大王！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念。斯等自謂不自愛惜己身，然其斯等實為自念。所以者何？無有善友於善友所作，念者念作，愛者愛作，如自為己所作者，是故斯等則為自念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謂為自念者，不應造惡行，終不因惡行，令己得安樂。

謂為自念者，終不造惡行，造諸善業者，令己得安樂。

若自愛念者，善護而自護，如善護國王，外防邊境城。

若自愛念者，極善自寶藏，如善守之王，內防邊境城。

如是自寶藏，剎那無間缺，剎那缺致憂，惡道長受苦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二三二（一二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如是念：云何自護？云何不自護？復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護。若復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護。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而作是念：云何為自護？云何為不自護？復作是念：若有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護。若復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護」。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若有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護，而彼自謂能自防護。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以自防護，雖謂自護實非自護。所以者何？雖護於外，不護於內，是故大王！名不自護。大王！若復有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護。彼雖不以象、馬、車、步四軍自防，而實自護。所以者何？護其內者，名善自護，非謂防外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善護於身、口，及意一切業，慚愧而自防，是名善守護」。

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二三三（一二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，能不放逸，能不貪著，能於眾生不起惡行。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，起於放逸，增其貪著，起諸邪行。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世間少有人得勝妙財，能於財利不起放逸，不起貪著，不作邪行。世多有人得勝妙財，而起放逸，生於貪著，多起邪行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，能不貪著，不起放逸，不起邪行。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，於財放逸，而起貪著，起諸邪行。大王！當知彼諸世人得勝財利，於財放逸而起貪著，作邪行者，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大王！譬如獵師、獵師弟子，空野林中，張網施羂，多殺禽獸，困苦眾生，惡業增廣。如是世人得勝妙財利，於財放逸而起貪著，造諸邪行，亦復如是，是愚癡人

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貪欲於勝財，為貪所迷醉，狂亂不自覺，猶如捕獵者，

緣斯放逸故，當受大苦報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六；一二三四（一二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，於正殿上，自觀察王事。見勝剎利大姓，見勝婆羅門大姓，見勝長者大姓，因貪欲故欺詐妄語。即作是念：止此斷事，息此斷事，我更不復親臨斷事；我有賢子，當令斷事。云何自見此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長者大姓，為貪欲故欺詐妄語！時波斯匿王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殿上自斷王事，見諸勝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，長者大姓，為貪利故欺詐妄語。世尊！我見是事已，作是念：我從今日止此斷事，息此斷事；我有賢子，當令其斷，不親自見此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長者大姓，緣貪利故欺詐妄語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彼勝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，長者大姓，因貪利故欺詐妄語。彼愚癡人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大王！當知譬如漁師、漁師弟子，於河溪谷，截流張網，殘殺眾生，令遭大苦。如是大王！彼勝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，長者大姓，因貪利故欺詐妄語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於財起貪欲，貪欲所迷醉，狂亂不自覺，猶如漁捕者，

緣斯惡業故，當受劇苦報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二三五（一二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舍衛國，有長者名摩訶男，多財巨富，藏積真金至百千億，況復餘財。世尊！摩訶男長者如是巨富，作如是食用：食麤碎米，食豆羹，食腐敗薑，著麤布衣，單皮革屣，乘羸敗車，戴樹

葉蓋。未曾聞其供養施與沙門、婆羅門，給恤貧苦，行路頓乏，諸乞匄者。閉門而食，莫令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、行路、諸乞匄者見之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此非正士，得勝財利，不自受用，不知供養父母，供給妻子、宗親、眷屬，恤諸僕使，施與知識；不知隨時供給沙門、婆羅門，種勝福田，崇向勝處，長受安樂，未來生天。得勝財物，不知廣用，收其大利。大王！譬如曠野湖池聚水，無有受用洗浴、飲者，即於澤中煎熬消盡。如是不善士夫，得勝財物，乃至不廣受用，收其大利，如彼池水。大王！有善男子，得勝財利，快樂受用，供養父母，供給妻子、宗親、眷屬，給恤僕使，施諸知識，時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種勝福田，崇向勝處，未來生天。得勝錢財，能廣受用，倍收大利。譬如大王！聚落城郭邊有池水，澄淨清涼，樹林蔭覆，令人受樂，多眾受用，乃至禽獸。如是善男子得勝妙財，自供快樂，供養父母，乃至種勝福田，廣收大利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曠野湖池水，清涼極鮮淨，無有受用者，即於彼消盡。

如是勝妙財，惡士夫所得，不能自受用，亦不供恤彼，

徒自苦積聚，聚已而自喪。慧者得勝財，能自樂受用，

廣施作功德，及與親眷屬，隨所應給與，如牛王領眾。

施與及受用，不失所應者，乘理而壽終，生天受福樂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八；一二三六（一二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衛國有長者，名摩訶男，命終無有兒息，波斯匿王以無子無親屬之財，悉入王家。波斯匿王日日挍閱財物，身蒙塵土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從何所來？身蒙塵土，似有疲倦」。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此國長者摩訶男命終，有無子之財，悉入王家，瞻視料理，致令疲勞，塵土坌身，從其舍來」。佛問波斯匿王：「彼摩訶男長者，大富多財耶」？波斯匿王白佛：「大富，世尊！錢財甚多，百千巨億金銀寶物，況復餘財！世尊！彼摩訶男在世之時，麤衣、惡食，如上廣說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彼

摩訶男過去世時，遇多迦羅尸棄辟支佛，施一飯食，非淨信心，不恭敬與，不自手與，施後變悔，言此飲食自可供給我諸僕使，無辜持用施於沙門。由是施福，七反往生三十三天，七反生此舍衛國中，最勝族姓，最富錢財。以彼施辟支佛時不淨信心，不手自與，不恭敬與，施後隨悔，故在所生處，雖得財富，猶故受用麤衣、麤食，麤弊臥具、屋舍、車乘，初不嘗得上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以自安身。復次、大王！時彼摩訶男長者，殺其異母兄，取其財物，緣斯罪故，經百千歲墮地獄中。彼餘罪報生舍衛國，七反受身，常以無子財沒入王家。大王！摩訶男長者今此壽終，過去施報盡於此身。以彼慳貪，於財放逸，因造過惡，於此命終，已墮地獄受極苦惱」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訶男長者命終，已入地獄受苦痛耶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已入地獄」。時波斯匿王，念彼悲泣，以衣拭淚而說偈言：

「財物、真金寶，象馬、莊嚴具，奴僕諸僮使，及諸田宅等，
一切皆遺棄，裸神獨遊往。福運數已窮，永捨於人身，
彼今何所有，何所持而去？於何事不捨，如影之隨形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唯有罪福業，若人已作者，是則己之有，彼則常持去，
生死未曾捨，如影之隨形。如人少資糧，涉遠遭苦難，
不修功德者，必經惡道苦。如人豐資糧，安樂以遠遊，
修德淳厚者，善趣長受樂。如人遠遊行，歲久安隱歸，
宗親善知識，歡樂欣集會；善修功德者，此沒生他世，
彼諸親眷屬，見則心歡喜。是故當修福，積集期永久，
福德能為人，建立他世樂。福德天所歎，等修正行故，
現世人不毀，終則生天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九；一二三七（一二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普設大會，為大會故，以千特牛行列繫柱；集眾供具，遠集一切諸異外道，悉來聚集。波斯匿王大會之處，時有眾多比丘，亦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聞波斯匿王普設大會，如上廣說，乃至種種外道皆悉來集。聞已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普設大會，如上廣說，乃至種種異道集於會所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月月設大會，乃至百千數，不如正信佛，十六分之一。

如是信法、僧、慈念於眾生，彼大會之福，十六不及一。

若人於世間，億年設福業，於直心敬禮，四分不及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二三八（一二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忿諸國人，多所囚執：若剎利，若婆羅門，若鞞舍，若首陀羅，若旃陀羅；持戒、犯戒，在家、出家，悉皆被錄；或鑲，或杻械，或以繩縛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多所攝錄，乃至或鑲或縛。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眾多比丘，入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多所收錄，乃至鑲縛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繩、鑲、杻、械，名曰堅固縛；染污心顧念，錢財寶、妻子，

是縛長且固，雖緩難可脫。慧者不顧念，世間五欲樂，

是則斷諸縛，安隱永超出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菩提及母，愛己及護己，捕魚并鹿穽，慳并及命終，祠祀及繫縛）。

一一；一二三九（一二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，摩竭提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，共相違背。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，起四種軍——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來至拘薩羅國；波斯匿王聞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四種軍至，亦集四種軍——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出共鬪戰。阿闍世王四軍得勝，波斯匿王四軍不如，退敗星散，單車馳走，還舍衛城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，來至拘薩羅國，波斯匿王起四種軍，出共鬪戰，波斯匿王四軍不如，退敗星散；波斯匿王恐怖狼狽，單車馳走，還舍衛城。聞已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眾多比丘，入城乞食，聞摩竭提主阿闍世王韋提希子，起四種軍，如是廣說，乃至單車馳走還舍衛城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戰勝增怨敵，敗苦臥不安，勝敗二俱捨，臥覺寂靜樂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二四〇（一二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與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，共相違背。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，起四種軍，來至拘薩羅國；波斯匿王倍興四軍，出共鬪戰。波斯匿王四種軍勝，阿闍世王四種軍退，摧伏星散。波斯匿王悉皆虜掠阿闍世王象、馬、車乘，錢財、寶物，生擒阿闍世王身。載以同車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是阿闍世王韋提希子，長夜於我無怨恨人而生怨結，於好人所而作不好。然其是我善友之子，當放令還國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善哉！大王！放其令去，令汝長夜安樂饒益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乃至力自在，能廣虜掠彼，助怨在力增，倍收己他利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及阿闍世王韋提希子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三；一二四一（一二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世尊正法，現法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自覺證知。此法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是惡知識、惡伴黨。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世尊正法，現法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自覺證知，是則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世尊正法律，現法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緣自覺知，是則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所以者何？我為善知識，眾生有生法者，解脫於生；眾生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者，悉令解脫。大王！我於一時，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時阿難陀比丘，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作是念已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白我言：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半梵行者，是善知識、善伴黨、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我時告言：阿難！莫作是語，半梵行者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眾生作善知識，其諸眾生有生故，當知世尊正法，現法，令脫於生；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者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現，令脫惱苦；見通達，自覺證知，是則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讚歎不放逸，是則佛正教。修禪不放逸，逮得證諸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四；一二四二（一二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頗有一法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，後世願滿足，現法、後世願滿足不？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、作是念：頗有一法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，得後世願滿足，現法、後世願滿足不」？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有一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，得後世願滿足，得現法後世願滿足，

謂不放逸善法。不放逸善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，得後世願滿足，得現法、後世願滿足。大王！譬如世間所作麁業，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。不放逸善法亦復如是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，得後世願滿足，得現法、後法願滿足。如力，如是種子，根，堅，陸，水，足行，師子，舍宅，亦如是說。是故大王！當住不放逸，當依不放逸！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已、夫人當作是念：大王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，我今亦當如是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。如是夫人，如是大臣，太子，猛將，亦如是。國土人民應當念：大王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，夫人、太子、大臣、猛將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，我等亦應如是住不放逸，依不放逸。大王！若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者，則能自護夫人、婇女，亦能自保倉藏財寶，增長豐實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稱譽不放逸，毀呰放逸者，帝釋不放逸，能主忉利天，

稱譽不放逸，毀呰放逸者。不放逸具足，攝持於二義：

一者、現法利，二、後世亦然。是名無間等，甚深智慧者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五；一二四三（一二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此有三法，一切世間所不愛念。何等為三？謂老、病、死。如是三法，一切世間所不愛念。若無此三法，世間所不愛者，諸佛世尊不出於世，世間亦不知有諸佛、如來所覺知法，為人廣說。以有此三法，世間所不愛念，謂老、病、死故，諸佛如來出興於世，世間知有諸佛、如來所覺知法廣宣說者。波斯匿王作是念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其所念廣白世尊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此有三法，世間所不愛念，謂老、病、死，乃至世間知有如來所覺知法，為人廣說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王所乘寶車，終歸有朽壞，此身亦復然，遷移會歸老。

唯如來正法，無有衰老相，稟斯正法者，永到安隱處。

但凡鄙衰老，醜弊惡形類，衰老來踐蹈，迷魅愚夫心。

若人壽百歲，常慮死隨至，老、病競追逐，伺便輒加害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六；一二四四（一一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應施何等人」？佛言：「大王！隨心所樂處」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：「應施何處得大果報」？佛言：「大王！此是異問。所問應施何處，此問則異；復問施何處應得大果，此問復異。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大王！譬如此國，臨陣戰鬪，集諸戰士。而有一婆羅門子，從東方來，年少幼稚，柔弱端正，膚白髮黑，不習武藝，不學術策，恐怖退弱，不能自安。不忍敵觀，若刺、若射，無有方便，不能傷彼。云何大王！如此士夫，王當賞不」？王白佛言：「不賞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大王！有剎利童子從南方來，鞞舍童子從西方來，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，無有伎術，皆如東方婆羅門子，王當賞不」？王白佛言：「不賞，世尊」！佛告大王：「此國集軍，臨戰鬪時，有婆羅門童子從東方來，年少端正，膚白髮黑，善學武藝，知鬪術法，勇健無畏苦戰不退。安住諦觀，運戈能傷，能破巨敵。云何大王！如此戰士，加重賞不」？王白佛言；「重賞，世尊」！「如是剎利童子從南方來，鞞舍童子從西方來，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，年少端正，善諸術藝，勇健堪能，苦戰卻敵，皆如東方婆羅門子。如是戰士，王當賞不」？王白佛言：「重賞，世尊」！佛言大王：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、遠離五支，成就五支，建立福田；施此田者，得大福利，得大果報。何等為捨離五支？所謂貪欲蓋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已斷已知，是名捨離五支。何等為成就五支？謂無學戒身成就，無學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（成就），是名成就五支。大王！如是捨離五支，成就五支，建立福田，施此田者，得大果報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運戈猛戰鬪，堪能勇士夫，為其戰鬪故，隨功重加賞，

不賞名族胄，怯劣無勇者。忍辱修賢良，見諦建福田，

賢聖律儀備，成就深妙智，族胄雖卑微，堪為施福田。

衣食、錢財寶，床臥等眾具，悉應以敬施，為持淨戒故。

人表林野際，穿井給行人，溪澗施橋梁，迴路造房舍，

戒德多聞眾，行路得止息。譬如重雲起，雷電聲振耀，

普雨於壤土，百卉悉扶踈，禽獸皆歡喜，田夫並欣樂。

如是淨信心，聞慧捨慳垢，錢財豐飲食，常施良福田。

高唱增歡受，如雷雨良田，功德注流澤，霑洽施主心，

財富名稱流，及涅槃大果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七；一二四五（一一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為婆羅門死還生自姓婆羅門家，剎利、鞞舍、首陀羅（還生自姓）家耶」？佛言：「大王！何得如是。大王！當知有四種人，何等為四？有一種人從冥入冥；有一種人從冥入明；有一種人從明入冥；有一種人從明入明。大王！云何為一種人從冥入冥？謂有人生卑姓家——若生旃陀羅家，魚獵家，竹作家，車師家，及餘種種下賤工巧業家；貧窮短命，形體憔悴，而復修行卑賤之業，亦復為人下賤作使，是名為冥。處斯冥中，復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當生惡趣，墮泥梨中。猶如有人從闇入闇，從廁入廁，以血洗血，捨惡受惡；從冥入冥者，亦復如是，是故名為從冥入冥。云何名為從冥入明？謂有世人生卑姓家，乃至為人作諸鄙業，是名為冥。然其彼人，於此冥中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，登床，跨馬，從馬昇象；從冥入明，亦復如是，是名有人從冥入明。云何有人從明入冥？謂有世人生富樂家——若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家，長者大姓家，及餘種種富樂家生；多諸錢財，奴婢、客使，廣集知識，受身端正，聰明黠慧，是名為明。於此明中，行身惡行，行口惡行，行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於惡趣，墮泥梨中。譬如有人，從高樓下乘於大象，下象乘馬，下馬乘輿，下輿坐床，下床墮地，從地落坑；從明入冥者，亦復如

是。云何有人從明入明？謂有世人生富樂家，乃至形相端嚴，是名為明。於此明中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，從樓觀至樓觀，如是乃至從床至床；從明入明者，亦復如是，是名有人從明入明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貧窮困苦者，不信增瞋恨，慳貪、惡邪想，癡惑不恭敬，

見沙門、道士，持戒多聞者，毀呰而不譽，障他施及受。

如斯等士夫，從此至他世，當墮泥梨中，從冥入於冥。

若有貧窮人，信心少瞋恨，常生慚愧心，惠施離慳垢，

見沙門、梵志，持戒多聞者，謙虛而問訊，隨宜善供給，

勸人令施與，歎施及受者。如是修善人，從此至他世；

善趣上生天，從冥而入明。有富樂士夫，不信、多瞋恨，

慳貪、嫉惡想，邪惑不恭敬，見沙門、梵志，毀呰而不譽，

障他人施惠，亦斷受施者。如是惡士夫，從此至他世，

當生苦地獄，從明入冥中。若有富士夫，信心、不瞋恨，

常起慚愧心，惠施離瞋、妒，見沙門、梵志，持戒、多聞者，

先奉迎問訊，隨宜給所須，勸人令供養，歎施及受者。

如是等士夫，從此至他世，生三十三天，從明而入明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八；一二四六（一一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，日日身蒙塵土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言：「大王！從何所來」？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灌頂王法，人中自在，精勤方便，王領大地，統理王事，周行觀察而來至此」。佛告大王：「今問大王，隨意答我。譬如有人從東方來，有信、有緣，未曾虛妄，而白王言：我東方來，見一石山，極方廣大，不穿、不壞，亦無缺壞，磨地而來，一切眾生、草木之類，悉磨令碎。

南、西、北方亦有人來，有信、有緣，亦不虛妄，而白王言：我見石山，方廣高大，不斷、不壞，亦不缺壞，磨地而來，眾生、草木悉皆磨碎。大王！於意云何？如是像貌大恐怖事，嶮惡相殺，眾生運盡，人道難得，當作何計」？王白佛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更無餘計，唯當修善，於佛法律專心方便」。佛告大王：「何故說言嶮惡恐怖，於世卒起，眾生運盡，人身難得，唯當行法、行義、行福，於佛法教專精方便？何以不言灌頂王位，為眾人首，堪能自在，王於大地、事務、眾人當須營理耶」？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復閑時，言灌頂王位為眾人首，王於大地，多所經營，以言鬪言，以財鬪財，以象鬪象，以車鬪車，以步鬪步。當於爾時，無有自在，若勝、若伏，是故我說嶮惡恐怖卒起之時，眾生運盡，人身難得，無有餘計，唯有行義、行法、行福，於佛法教專心歸依」。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如是！經常磨迮，謂惡劫、老、病、死，磨迮眾生，當作何計？正當修義，修法，修福，修善，修慈，於佛法中精勤方便」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如有大石山，高廣無缺壞，周遍四方來，磨迮此大地，

非兵馬、呪術，力所能防禦。惡劫、老、病、死，常磨迮眾生，

四種大族姓，栴陀羅、獵師，在家及出家，持戒、犯戒者，

一切皆磨迮，無能救護者。是故慧士夫，觀察自己利，

建立清淨信，信佛、法、僧寶。身、口、心清淨，隨順於正法，

現世名稱流，終則生天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九；一二四七（一一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有尼乾子七人，闍祇羅七人，一舍羅七人，身皆龐大，彷徉行，住祇洹門外。時波斯匿王遙見斯等，彷徉門外，即從座起，往至其前，合掌問訊。三自稱名言：「我是波斯匿王、拘薩羅王」。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何故恭敬斯等，三稱姓名，合掌問訊」？王白佛言：「我作是念：世間若有阿羅漢者，斯等則是」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且止。

汝亦不知是阿羅漢，非阿羅漢，不得他心智故。且當親近，觀其戒行，久而可知，勿速自決。審諦觀察，勿但洛莫，當用智慧，不以不智。經諸苦難，堪能自辯，交契計挍，真偽則分。見說知明，久而則知，非可卒識，當須思惟，智慧觀察」。王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說斯理。言久相習，觀其戒行，乃至見說知明。我有家人，亦復出家，作斯等形相，周流他國，而復來還，捨其被服，還受五欲。是故當知世尊善說，應與同止，觀其戒行，乃至言說，如有智慧」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不以見形相，知人之善惡；不應暫相見，而與同心志。

有現身口密，俗心不斂攝，猶如鍮石銅，塗以真金色。

內懷鄙雜心，外現聖威儀，遊行諸國土，欺誑於世人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〇；一二四八（一一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為首，并七國王，及諸大臣，悉共集會。作如是論議：五欲之中，何者第一？有一人言：色最第一。又復有稱：聲，香，味，觸為第一者。中有人言：「我等人人各說第一，竟無定判，當詣世尊，問如此義。如世尊說，當共憶持」。爾時，波斯匿王為首，與七國王、大臣眷屬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七王與諸大臣，如是論議，五欲功德，何者為勝？其中有言色勝，有言聲勝，有言香勝，有言味勝，有言觸勝，竟無決定。來問世尊，竟何者勝」？佛告諸王：「各隨意適我，悉有餘說。以是因緣，我說五欲功德，然自有人於色適意，止愛一色，滿其志願，正使過上有諸勝色，非其所愛，不觸、不視，言己所愛最為第一，無過其上。如愛色者，聲、香、味、觸，亦皆如是。當其所愛，輒言最勝，歡喜樂著，雖更有勝過其上者，非其所欲，不觸、不視，唯我愛者最勝最妙，無比無上」。爾時，座中有一優婆塞，名曰栴檀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善說，世尊！善說，善逝」！佛告優婆塞：「善說，栴檀！快說，栴檀」！時栴檀優婆塞即說偈言：

「央伽族姓王，服珠瓔珞鎧，摩竭眾慶集，如來出其國，

名聞普流布，猶如雪山王。如淨水蓮華，清淨無瑕穢，

隨日光開敷，芬香熏其國。央耆國明顯，猶如空中日。

觀如來慧力，如夜然炬火，為眼為大明，來者為決疑」。

時諸國王歎言：「善說，栴檀優婆塞」！爾時七王脫七寶上衣，奉優婆塞。時彼七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爾時，栴檀優婆塞知諸王去已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今七國王遺我七領上衣，唯願世尊受此七衣，以哀愍故」。爾時，世尊為哀愍故，受其七衣。栴檀優婆塞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一；一二四九（一一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波斯匿王，其體肥大，舉體流汗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氣息長喘。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身體極肥盛」。大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患身肥大，常以此身極肥大故，慚恥厭苦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當自繫念，每食知節量，是則諸受薄，安消而保壽」。

時有一年少，名鬻多羅，於會中坐。時波斯匿王告鬻多羅：「汝能從世尊受向所說偈，每至食時，為我誦不？若能爾者，賜金錢十萬，亦常與食」。鬻多羅白王：「奉教，當誦」。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鬻多羅知王去已，至世尊前，受所說偈。於王食時，食食為誦，白言：「大王！如佛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而說斯偈：

人當自繫念，每食知節量，是則諸受薄，安消而保壽」。

如是波斯匿王，漸至後時，身體□細，容貌端正。處樓閣上，向佛住處，合掌恭敬，右膝著地，三說是言：「南無敬禮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！南無敬禮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！與我現法利益，後世利益，現法、後世利益，以其飯食知節量故」。

（得勝、毀壞、從佛教，一法、福田、可厭患，明闇、石山、著一衣，諸王、喘息名跋瞿）。

二一 婆羅門相應

一；一二五〇（一一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時有年少阿修羅，來詣佛所，於佛面前，麁惡不善語，瞋罵訶責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怒勝瞋恚，不善以善伏，惠施伏慳貪，真言壞妄語。

不罵亦不虐，常住賢聖心，惡人住瞋恨，不動如山石。

起瞋恚能持，勝制狂馬車，我說善御士，非彼攝繩者」。

時年少阿修羅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悔過。如愚、如癡，不辯、不善，於瞿曇面前訶罵毀辱」。如是懺悔已，時阿修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二五一（一一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年少賓耆迦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於世尊面前，作麁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。爾時，世尊告年少賓耆迦：「若於一時吉星之日，汝當會諸宗親眷屬耶」？賓耆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佛告賓耆：「若汝宗親不受食者，當如之何」？賓耆白佛：「不受食者，食還屬我」。佛告賓耆：「汝亦如是，如來面前作麁惡不善語，罵辱呵責，我竟不受，如此罵者，應當屬誰」？賓耆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！彼雖不受，且以相贈，則便是與」。佛告賓耆：「如是不名更相贈遺，何得便為相與」？賓耆白佛：「云何名為更相贈遺，名為相與？云何名不更相贈遺，不名相與」？佛告賓耆：「若當如是罵則報罵，瞋則報瞋，打則報打，鬪則報鬪，名相贈遺，名為相與。若復賓耆！罵不報罵，瞋不報瞋，打不報打，鬪不報鬪，若如是者非相贈遺，不名相與」。賓耆白佛：「瞿曇！我聞古昔婆羅門長老宿重、行道大師所說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面前罵辱，瞋恚呵責，不瞋、不怒，而今瞿曇有瞋恚耶」？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無瞋何有瞋！正命以調伏，正智心解脫，慧者無有瞋。

以瞋報瞋者，是則為惡人，不以瞋報瞋，臨敵伏難伏」。

不瞋勝於瞋，三偈如前說。

爾時，年少賓耆白佛言：「悔過，瞿曇！如愚、如癡，不辯、不善，而於沙門瞿曇面前，麁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」。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二五二（一一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詣講堂東蔭蔭中，露地經行。時有健罵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世尊面前，作麁惡不善語，罵詈呵責。世尊經行，彼隨世尊後行。世尊經行已竟，住於一處，彼婆羅門言：「瞿曇！伏耶」？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勝者更增怨，伏者臥不安，勝伏二俱捨，是得安隱眠」。

婆羅門白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悔過。如愚、如癡，不辯、不善，何於瞿曇面前，作麁惡不善語，罵詈呵責」！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四；一二五三（一一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健罵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遙見世尊，作麁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。把土坌佛，時有逆風還吹其土，反自坌身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無瞋恨，罵辱以加者，清淨無結垢，彼惡還歸己，

猶如土坌彼，逆風還自污」。

時彼婆羅門白佛言：「悔過，瞿曇！如愚、如癡，不善、不辯，何於瞿曇面前，麁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」！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五；一二五四（一一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。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婆羅門，名曰違義，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作是念：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，聞所說法，當反其義。作是念已，往詣精舍，至世尊所。爾時，世尊無量眷屬圍繞說法。世尊遙見違義婆羅門來，即默然住。違義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說法，樂欲聞之」！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違義婆羅門，未能解深義，內懷嫉恚心，欲為法留難。

調伏違反心，諸不信樂意，息諸障礙垢，則解深妙說」。

時違義婆羅門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六；一二五五（一一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有不害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名不害，為稱實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是，稱實者若身不害，若口不害，若心不害，則為稱實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心不殺害，口、意亦俱然，是則為離害，不恐怖眾生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不害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七；一二五六（一一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行乞，至火與婆羅門舍。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，即具眾美飲食，滿鉢與之。如是二日，三日，乞食復至其舍。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，作是念：禿頭沙門何故數來，貪美食耶？爾時，世尊知火與婆羅門心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王天日日雨，田夫日夜耕，數數殖種子，是田數收穀。

如人數懷妊，乳牛數懷犢，數數有求者，則能數惠施，

數數惠施故，常得大名稱。數數棄死屍，數數哭悲戀，

數數生數死，數數憂悲苦，數數以火燒，數數諸蟲食。

若得賢聖道，不數受諸有，亦不數生死，不數憂悲苦，

不數數火燒，不數諸蟲食」。

時火與婆羅門聞佛說偈，還得信心，復以種種飲食，滿鉢與之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說偈而施故，復說偈言：

「因為說偈法，不應受飲食，當觀察自法，說法不受食。

婆羅門當知！斯則淨命活。應以餘供養，純淨大仙人，

已盡諸有漏，穢法悉已斷。供養以飲食，於其良福田，

欲求福德者，則我田為良」。

火與婆羅門白佛：「今以此食，應著何所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，有能食此信施，令身安樂。汝持是食去，棄於無蟲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」。時婆羅門即以此食，持著無蟲水中，水即烟出，沸聲啾啾。譬如鐵丸，燒令火色，擲著水中，水即烟起，沸聲啾啾，亦復如是。婆羅門持此飲食著水中，水即烟出，沸聲啾啾。於時火與婆羅門歎言：「甚奇瞿曇！大德大力，能令此食而作神變」。時火與婆羅門因此飯食神變，得信敬心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，受具足，修梵行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，受具足」。彼即出家已，作是思惟：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八；一二五七（一一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舍衛國中婆肆吒婆羅門女，信佛、法、僧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於佛、法、僧已離狐疑，於苦、集、盡、道亦離疑惑，見諦得果，得無間慧。其夫是婆羅豆婆遮種姓婆羅門，每至左右所為作時，有小得失，即稱南無佛，向如來所住方面，隨方合掌，三說是言：「南無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身純金色，圓光一尋，方身圓滿如尼拘律樹，善說妙法牟尼之尊，仙人上首，是我大師」！時

夫婆羅門聞之，瞋恚不喜，語其婦言：「為鬼著耶？無有此義，捨諸三明大德婆羅門，而稱歎彼禿頭沙門！黑闇之分，世所不稱。我今當往，共汝大師論議，足知勝如」。婦語夫言：「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諸神、世人，能共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金色之身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，言說微妙，仙人上首，我之大師，共論議者。然今婆羅門且往，自可知之」。時婆羅門即往詣佛所，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為殺於何等，而得安隱眠？為殺於何等，令心得無憂？

為殺於何等，瞿曇所稱歎」？

爾時，世尊知婆羅門心之所念，而說偈言：

「殺於瞋恨者，而得安隱眠。殺於瞋恚者，而心得無憂。

瞋恚為毒本，能害甘種子，能害於彼者，賢聖所稱歎。

若能害彼者，其心得無憂」。

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示教、照喜，次第說法：謂說施，說戒，說生天法，說欲味著為災患，煩惱清淨，出要遠離，隨順福利清淨，分別廣說。譬如清淨白氎，易為染色，如是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即於座上，於四聖諦得無間等，所謂苦、集、滅、道。是婆羅門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律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偏露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今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已，盡其壽命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」！

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還歸自家，其婦優婆夷遙見夫來，見已白言：「已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純金色身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，妙說之上，仙人之首，大牟尼尊為我大師，共論議耶」？其夫答言：「我未嘗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諸神、世人，有能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真金色身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，妙說之上，諸仙之首，牟尼之尊，汝之大師，共論議也。汝今與我作好法衣，我持至世尊所，出家學道」。時婦悉以鮮潔白氎，令作法衣。時婆羅門

持衣，往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世尊法中出家學道，修梵行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此法律，出家學道，修諸梵行」。即出家已，獨靜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學道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九；一二五八（一一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魔瞿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於家中常行布施，若一人來施於一人，若二人、三人、乃至百千，悉皆施與，我如是施，得多福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汝如是施，實得大福。所以者何？以於家中常行布施，一人來乞即施一人，二人、三人乃至百千，悉皆施與故，即得大福」。時魔瞿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在家所為作，布施復大會，因此惠施故，欲求大功德。

今問於牟尼，我之所應知，同梵天所見，為我分別說。

云何為解脫，勝妙之善趣？云何修方便，得生於梵世？

云何隨樂施，生明勝梵天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施者設大會，隨彼愛樂施，歡喜淨信心，攀緣善功德，

以其所建立，求離諸過惡，遠離於貪欲，其心善解脫。

修習於慈心，其功德無量，況復加至誠，廣施設大會！

若於其中間，所得諸善心，正向善解脫，或餘純善趣，

如是勝因緣，得生於梵世。如是之惠施，其心平等故，

得生於梵世，其壽命延長」。

時魔瞿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一〇；一二五九（一一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持金蓋、著舍勒、導從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無非婆羅門，所行為清淨，剎利修苦行，於淨亦復乖，

三典婆羅門，是則為清淨，如是清淨者，不在餘眾生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不知清淨道，及諸無上淨，於餘求淨者，至竟無淨時」。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說清淨道及無上清淨耶？何等為清淨道？何等為無上清淨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正見者為清淨道。正見修習、多修習，斷貪欲，斷瞋恚，斷愚癡；若婆羅門貪欲永斷，瞋恚、愚癡永斷，一切煩惱永斷，是名無上清淨。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清淨道。……正定修習、多修習已，斷貪欲，斷瞋恚，斷愚癡；若婆羅門貪欲永斷，瞋恚、愚癡永斷，一切煩惱永斷，是名無上清淨」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說清淨道，無上清淨耶！瞿曇！世務多事，今且辭還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宜知是時」。持華蓋、著舍勒、導從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（第一阿脩羅，卑嶷、二瞋罵，返戾及無害，羅閣、婆私吒，摩佉與剎利，是名為十種）。

一一；一二六〇（一一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為尸羅？云何正威儀？云何為功德？云何名為業？

成就何等法，羅漢、婆羅門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宿命憶念智，見生天惡趣，得諸受生盡，牟尼明決定。

知心善解脫，解脫一切貪，具足於三明，三明婆羅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異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二六一（一一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、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尊者阿難從世尊後。時有二老男女，是其夫婦，年耆根熟，僂背如鉤，詣里巷頭燒糞掃處，俱蹲向火。世尊見彼二老夫婦，年耆愚老，僂背如鉤，俱蹲向火，猶如老鵠，欲心相視。見已告尊者阿難：「汝見彼夫婦二人，年耆愚老，僂背如鉤，俱蹲向火，猶如老鵠，欲心相視不」？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此二老夫婦，於年少時盛壯之身，勤求財物者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一富長者。若復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精勤修習者，亦可得阿羅漢第一上果。於第二分盛壯之身，勤求財物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二富者。若復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者，亦可得阿那含果證。若於第三分中年之身，勤求財物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三富者。若剃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者，亦可得為斯陀含果證。若於第四分老年之身，勤求財物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四富者。若剃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者，亦可得為須陀洹果證。彼於今日，年耆根熟，無有錢財，無有方便，無所堪能，不復堪能若覓錢財，亦不能得勝過人法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不行梵行故，不得年少財，思惟古昔事，眠地如曲弓。

不修於梵行，不得年少財，猶如老鵠鳥，守死於空池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陀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二六二（一一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，唯說異偈言：

「老死之所壞，身及所受滅，唯有惠施福，為隨己資糧。

依於善攝護，及修禪功德，隨力而行施，錢財及飲食，

於群則眠覺，非為空自活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四；一二六三（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年少婆羅門，名鬱多羅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常如法行乞，持用供養父母，令得樂離苦。世尊！我作如是，為多福不」？佛告鬱多羅：「實有多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如法乞求，供養父母，令其安樂除苦惱者，實有大福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汝於父母，恭敬修供養，現世名稱流，命終生天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年少鬱多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五；一二六四（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年少婆羅門，名優波迦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諸婆羅門常稱歎邪盛大會，沙門瞿曇亦復稱歎邪盛大會不」？佛告優波迦：「我不一向稱歎。或有邪盛大會可稱歎，或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」。優波迦白佛：「何等邪盛大會可稱歎？何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」！佛告優波迦：「若邪盛大會，繫群少特牛，水牸、水牝、及諸羊犢，小小眾生，悉皆傷殺。逼迫苦切僕使作人，鞭笞恐怛，悲泣號呼，不喜不樂，眾苦作役。如是等邪盛大會，我不稱歎，以造大難故。若復大會，不繫縛群牛，乃至不令眾生辛苦作役者。如是邪盛大會，我所稱歎，以不造大難故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馬祀等大會，造諸大難事，如是等邪盛，大仙不稱歎。

繫縛諸眾生，殺害微細蟲，是非為正會，大仙不隨順。

若不害眾生，造作眾難者，是等名正會，大仙隨稱歎。

惠施修供養，為應法邪盛，施者清淨心，梵行良福田，

如是大會者，是則羅漢會，是會得大果，諸天皆歡喜。

自行恭敬請，自手而施與，彼我悉清淨，是施得大果。

慧者如是施，信心應解脫，無罪樂世間，智者往生彼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六；一二六五（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廣說如上，差別者，謂隨說異偈言：

「無為無諸難，邪盛時清淨，如法隨順行，攝護諸梵行，

馨香歸世界，超過諸凡鄙，佛於邪盛善，稱歎此邪盛。

惠施修供養，邪盛隨所應，淨信平等施，梵行良福田，

彼作如是施，是施羅漢田，如是廣大施，諸天所稱歎。

自行恭敬請，自手而供養，等攝自他故，邪盛得大果。

慧者如是施，淨信心解脫，於無罪世界，智者往生彼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一七；一二六六（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年少婆羅門，名欝闍迦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俗人在家，當行幾法，得現法安及現法樂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有四法，俗人在家，得現法安、現法樂。何等為四？謂方便具足，守護具足，善知識具足，正命具足。何等為方便具足？謂善男子種種工巧業處以自營生，謂種田、商賈，或以王事，或以書疏、算畫；於彼彼工巧業處精勤修行，是名方便具足。何等為守護具足？謂善男子所有錢穀，方便所得，自手執作，如法而得，能極守護，不令王、賊、水、火劫奪漂沒令失，不善守護者亡失，不愛念者輒取，及諸災患所壞，是名善男子善守護（具足）。何等為善知識具足？若有善男子不落度，不放逸，不虛妄，不凶險，如是知識能善安慰，未生憂苦能令不生，已生憂苦能令開覺，未生喜樂能令速生，已生喜樂護令不失，是名善男子善知識具足。云何為正命具足？謂善男子所有錢財，出內稱量，周圓掌護，不令多入少出也，多出少入也。如執秤者，少則增之，多則減之，知平而捨。如是善男子稱量財物，等入等出，莫令入多出少，出多入少。若善男子無有錢財

而廣散用，以此生活，人皆名為優曇鉢果，無有種子，愚癡貪欲，不顧其後。或有善男子財物豐多，不能食用，傍人皆言是愚癡人，如餓死狗。是故善男子所有錢財，能自稱量，等入等出，是名正命具足。如是婆羅門！四法成就，現法安，現法樂」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家之人，有幾法能令後世安，後世樂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在家之人有四法，能令後世安、後世樂？何等為四？謂信具足，戒具足，施具足，慧具足。何等為信具足？謂善男子於如來所得信敬心，建立信本，非諸天、魔、梵，及餘世人同法所壞，是名善男子信具足。何等戒具足？謂善男子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婬，不妄語，不飲酒，是名戒具足。云何施具足？謂善男子離慳垢心，在於居家行解脫施，常自手與，樂修行捨，等心行施，是名善男子施具足。云何為慧具足？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，集、滅、道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善男子慧具足。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，能得後世安，後世樂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方便建諸業，積集能守護，知識善男子，正命以自活。

淨信、戒具足，惠施離慳垢，淨除於迷道，得後世安樂。

若處於居家，成就於八法，審諦尊所說，等正覺所知，

現法得安隱，現法喜樂住，後世喜樂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鬱闍迦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八；一二六七（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衛國有憍慢婆羅門止住。父母種姓俱淨，無瑕點能說者，七世相承，悉皆清淨。為婆羅門師，言論通達，諸論記典，悉了萬名，解法優劣，分別諸字，悉知萬事久遠本末因緣，句句記說。容貌端正，或生志高，族姓志高，容色志高，聰明志高，財富志高，不敬父母、諸尊師長。聞沙門瞿曇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作是念：我當往彼沙門瞿曇所，若有所說，我當共論；無所說者，默然而還。時憍慢婆羅門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，持金柄傘蓋，手執金瓶，往見世尊，至於園門，下車步進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，不時顧念憍慢婆羅門。時憍慢婆羅門

作是念：沙門瞿曇不顧念我，且當還去。爾時，世尊知憍慢婆羅門心念，而說偈言：

「憍慢既來此，不善更增慢，向以義故來，應轉增其義」。

時憍慢婆羅門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欲修敬禮。爾時，世尊告憍慢婆羅門：「止！止！不須作禮，心淨已足」。時諸大眾咸各高聲唱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大德大力，今此憍慢婆羅門，恃生憍慢，族姓憍慢，容色憍慢，聰明憍慢，財富憍慢，不敬父母、諸尊師長，今於沙門瞿曇所謙卑下下，欲接足禮」。時憍慢婆羅門於大眾前，唱令靜默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不起慢？云何起恭敬？云何善慰諭？云何善供養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父母及長兄，和尚、諸師長，及諸尊重者，所不應生慢。

應當善恭敬，謙下而問訊，盡心而奉事，兼設諸供養。

離貪、恚、癡心，漏盡阿羅漢，正智善解脫，伏諸憍慢心，

於此賢聖等，合掌稽首禮」。

爾時，世尊為憍慢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如佛世尊次第說法，說布施，持戒，生天功德，愛欲味、患，煩惱清淨，出要遠離，諸清淨分，如是廣說。如白淨衣無諸黑惡，速受染色，憍慢婆羅門則於座上，解四聖諦——苦、集、滅、道，得無間等。時憍慢婆羅門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」？佛告憍慢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」。彼即出家，獨靜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（乃至）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一九；一二六八（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長身婆羅門，作如是邪盛大會，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，特牸、水牛及諸羊犢，種種小蟲，悉皆繫縛。辦諸飲食，廣行布施。種種外道，從諸國國，皆悉

來集邪盛會所。時長身婆羅門，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作是念：我今辦邪盛大會，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，乃至小小諸蟲皆悉繫縛；為邪盛大會故，種種異道，從諸國國來至會所。我今當往沙門瞿曇所，問邪盛法，莫令我作邪盛大會，分數中有所短少。作是念已，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，持金柄傘蓋，執金澡瓶，出舍衛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承事，至精舍門，下車步進。至於佛前，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欲作邪盛大會，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，乃至小小諸蟲，皆悉繫縛。為邪盛大會故，種種異道，從諸國國，皆悉來至邪盛會所。又聞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我今故來請問。瞿曇！邪盛大會法，諸物分數，莫令我所作邪盛大會，諸分數之中有所短少」，佛告婆羅門：「或有一邪盛大會主，行施作福而生於罪，為三刀劍之所刻削，得不善果報。何等三？謂身刀劍，口刀劍，意刀劍。何等為意刀劍生諸苦報？如一會主造作大會，作是思惟：我作邪盛大會，當殺爾所少壯特牛，爾所水特、水牸，爾所羊犢，及種種諸蟲，是名意刀劍生諸苦報。如是施主，雖念作種種布施，種種供養，實生於罪。云何為口刀劍生諸苦報？有一會主造作大會，作如是教：我今作邪盛大會，汝等當殺爾所少壯特牛，乃至殺害爾所微細蟲，是名口刀劍生諸苦報。大會主雖作是布施供養，實生於罪。云何為身刀劍生諸苦報？謂有一大會主，造作大會，自手傷殺爾所特牛，乃至殺害種種細蟲，是名身刀劍生諸苦報。彼大會主，雖作是念，種種布施，種種供養，實生於罪。然婆羅門！當勤供養三火，隨時恭敬禮拜奉事，施其安樂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根本，二者、居家，三者、福田。何者為根本火，隨時恭敬奉事供養，施其安樂？謂善男子方便得財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養父母，令得安樂，是名根本火。何故名為根本？若善男子從彼而生，所謂父母，故名根本。善男子以崇本故，隨時恭敬，奉事供養，施以安樂。何等為居家火，善男子隨時育養，施以安樂？謂善男子方便得財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給妻子、宗親、眷屬、僕使、傭客，隨時給與，恭敬施安，是名家火。何故名家？其善男子處於居家，樂則同樂，苦則同苦，在所為作，皆相順從，故名為家。是故善男子，隨時供給，施與安樂。何等名田火，善

男子隨時恭敬，尊重供養，施其安樂？謂善男子方便得財，手足勤勞，如法所得，奉事供養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善能調伏貪、恚、癡者。如是等沙門、婆羅門，建立福田，崇向增進，樂分樂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田火。何故名田？為世福田，謂為應供，是故名田。是善男子，隨時恭敬，奉事供養，施其安樂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根本及居家，應供福田火，是火增供養，充足安隱樂。

無罪樂世間，慧者往生彼，如法財復會，供養所應養，

供養應養故，生天得名稱。

然婆羅門！今善男子先所供養三火，應斷令滅。何等為三？謂貪欲火，瞋恚火，愚癡火。所以者何？若貪火不斷、不滅者，自害、害他，自他俱害，現法得罪，後世得罪，現法、後世得罪，緣彼而生心法憂苦。恚火、癡火，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若善男子事積薪火，隨時辛苦，隨時然，隨時滅火、因緣受苦」。爾時，長身婆羅門默然而住。

時有婆羅門子，名鬱多羅，於會中坐。長身婆羅門須臾默然思惟已，告鬱多羅：「汝能往至邪盛會所，放彼繫柱特牛，及諸眾生受繫縛者悉皆放不？而告之言：長身婆羅門語汝：隨意自在，山澤曠野，食不斷草，飲淨流水，四方風中受諸快樂」。鬱多羅白言：「隨大師教」。即往彼邪盛會所，放諸眾生而告之言：「長身婆羅門語汝：隨其所樂，山澤曠野，飲水、食草，四風自適」。爾時，世尊知鬱多羅知已，為長身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如律世尊說法先後：說戒，說施，及生天功德，愛欲味、患，出要清淨，煩惱清淨，開示顯現。譬如鮮淨白氎，易受染色，長身婆羅門亦復如是，即於座上見四真諦，得無間等。時長身婆羅門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我從今日盡其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唯願世尊與諸大眾，受我飯食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時長身婆羅門知佛受請已，為佛作禮，右遶三匝而去。

長身婆羅門還邪盛處，作諸供辦淨美好者，布置床座，遣使請佛，白言：「時到，惟聖知時」。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大眾圍遶，往到長身婆羅門會所，大眾前坐。時長身婆羅門知世尊坐定已，手自供養種種飲食。食已，澡漱、洗鉢畢，別敷卑床，於大眾前端坐聽法。爾時，世尊為長身婆羅門說種種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二〇；一二六九（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年少婆羅門，名僧迦羅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不善男子云何可知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譬猶如月」。婆羅門復問：「善男子云何可知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譬猶如月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不善男子如月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月黑分，光明亦失，色亦失，所係亦失，日夜消滅，乃至不現。如是有人於如來所，得信寂心，受持淨戒，善學多聞，損己布施，正見真實。於如來所淨信、持戒、惠施、多聞、正見真實已，然後退失，於戒、聞、施、正見悉皆忘失，日夜消滅，乃至須臾一切忘失。復次、婆羅門！若善男子不習近善知識，不數聞法，不正思惟，身行惡行，口行惡行，意行惡行，行惡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泥梨中。如是婆羅門！不善男子，其譬如月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譬如明月淨分，光明色澤，日夜增明，乃至月滿一切圓淨。如是善男子，於如來法律得淨信心，乃至正見，真淨增明；戒增，施增，聞增，慧增，日夜增長。復於餘時，親近善知識，聞說正法，內正思惟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故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化生天上。婆羅門！是故善男子譬如月」。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譬如月無垢，周行於虛空，一切小星中，其光最盛明。

淨信亦如是，戒、聞、離慳施，於諸慳世間，其施特明顯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僧迦羅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二一；一二七〇（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聞瞿曇說言：唯應施我，不應施餘人；施我得大果，非施餘人而得大果。應施我弟子，不應施餘弟子；施我弟子得大果報，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。云何瞿曇！作是語者，為實說耶？非為謗毀瞿曇乎？為如說說，如法說耶？法次法說，不為餘人以同法來訶責耶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彼如是說者，謗毀我耳。非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，不致他人來以同法呵責。所以者何？我不如是說：應施於我，不應施餘，施我得大果報，非施餘人得大果報；應施我弟子，施我弟子得大果報，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。然婆羅門！我作如是說者，作二種障：障施者施，障受者利。婆羅門！乃至士夫以洗器餘食，著於淨地，令彼處眾生即得利樂，我說斯等亦入福門，況復施人！婆羅門！然我復說：施持戒者得果報，不同犯戒」。生聞婆羅門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我亦如是說：施持戒者得大果報，非施犯戒」。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若黑若有白，若赤若有色，犁雜及金色，純黃及鴿色，

如是等牸牛，生犢姝好者，丁壯力具足，調善行捷疾，

但使堪運重，不問本生色。人亦復如是，各隨彼彼生，

剎利、婆羅門，毘舍、首陀羅，旃陀羅下賤，所生悉不同，

但使持淨戒，離重擔煩惱，純一修梵行，漏盡阿羅漢，

於世間善逝，施彼得大果。愚者無智慧，未嘗聞正法，

施彼無大果，不近善友故。若習善知識，如來及聲聞，

清淨信善逝，根生堅固力，所往之善趣，及生大姓家。

究竟般涅槃，大仙如是說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二；一二七一（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有異婆羅門，年耆根熟，執杖持鉢，家家乞食。爾時，

世尊告婆羅門：「汝今云何年耆根熟，柱杖持鉢。家家乞食」？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我家中所有財物，悉付其子，為子娶妻，然後捨家，是故柱杖持鉢，家家乞食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汝能於我所受誦一偈，還歸於眾中，為兒說耶」？婆羅門白佛：「能受，瞿曇」！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生子心歡喜，為子聚財物，亦為娉其妻，而自捨出家。

邊鄙田舍兒，違負於其父，人形羅剎心，棄捨於尊老。

老馬無復用，則奪其麩麥，兒少而父老，家家行乞食。

曲杖為最勝，非子為恩愛，為我防惡牛，免險地得安，

能卻兇暴狗，扶我闇處行，避深坑空井，草木棘刺林，

憑杖威力故，峙立不墮落」。

時婆羅門從世尊受斯偈已，還歸婆羅門大眾中，為子而說。先白大眾：「聽我所說」。然後誦偈，如上廣說。其子愧怖，即抱其父，還將入家，摩身洗浴，覆以青衣，被立為家主。

時婆羅門作是念：我今得勝族姓，是沙門瞿曇恩。我經所說：為師者如師供養，為和尚者如和尚供養。我今所得，皆沙門瞿曇力，即是我師，我今當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曇。時婆羅門持上妙衣，至世尊所，面前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居家成就，是瞿曇力。我經記說：為師者以師供養，為和尚者以和尚供養。今日瞿曇即為我師，願受此衣，哀愍故」。世尊即受，為哀愍故。爾時，世尊為婆羅門說種種法，示教、照喜。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三；一二七二（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有異婆羅門，年耆根熟，攝杖持鉢，家家乞食。彼婆羅門遙見世尊而作是念：沙門瞿曇攝杖持鉢，家家乞食，我亦攝杖持鉢，家家乞食；我與瞿曇，俱是比丘。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所謂比丘者，非但以乞食，受持在家法，是何名比丘？

於功德過惡，俱離修正行，其心無所畏，是則名比丘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四；一二七三（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一那羅聚落，住一那羅林中。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一那羅聚落乞食。而作是念：今日太早，今且可過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作飲食處。爾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五百具犁耕田，為作飲食。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遙見世尊，白言：「瞿曇！我今耕田下種以供飲食，沙門瞿曇亦應耕田下種以供飲食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我都不見沙門瞿曇，若犁，若軛、若鞅、若縻、若鑊、若鞭，而今瞿曇說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」？爾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自說耕田者，而不見其耕，為我說耕田，令我知耕法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信心為種子，苦行為時雨，智慧為犁軛，慚愧心為轅，

正念自守護，是則善御者。保藏身口業，如食處內藏，

真實為真乘，樂住為懈息，精進無廢荒，安隱而速進，

直往不轉還，得到無憂處。如是耕田者，逮得甘露果；

如是耕田者，不還受諸有」。

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：「善耕田瞿曇！極善耕田瞿曇」！於是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聞世尊說偈，心轉增信，以滿鉢香美飲食，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說偈得故。即說偈言：

「不因說法故，受彼食而食，但為利益他，說法不受食」。

如是廣說，如前為火與婆羅門廣說。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今以此食安著何處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，堪食此食而得安身！婆羅門！汝持此食著無蟲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」。時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蟲水中，水即烟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

如熱鐵丸投於冷水，啾啾作聲，如是彼食投著無蟲水中，煙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時婆羅門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實為奇特！大德大力，乃令飲食神變如是。時彼婆羅門見食瑞應，信心轉增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」。彼即出家已，獨靜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二五；一二七四（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時有尊者，名曰淨天，在鞞提訶國人間遊行，至彌絺羅城菴羅園中。時尊者淨天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彌絺羅城乞食。次第乞食，到自本家。時淨天母年老，在中堂持食祀火，求生梵天，不覺尊者淨天在門外立。時毘沙門天王，於尊者淨天所，極生敬信。時毘沙門天王，諸夜叉導從，乘虛而行，見尊者淨天在門外立，又見其母手擎飲食，在中堂上供養祀火，不見其子在外門立。見已，從空中下，至淨天母前而說偈言：

「此婆羅門尼，梵天極遼遠，為求彼生故，於此祠祀火。

此非梵天道，何為徒祀此？汝婆羅門尼，淨天住門外，

垢穢永無餘，是則天中天。蕭然無所有，獨一不兼資，

為乞食入舍，所應供養者。淨天善修身，人天良福田，

遠離一切惡，不為染所染。德同於梵天，形在人間住，

不著一切法，如彼淳熟龍。比丘正念住，其心善解脫，

應奉以初揣，是則上福田。應以正信心，及時速施與，

當預建立洲，令未來安樂。汝觀此牟尼，已渡苦海流，

是故當信心，及時速施與，當預建立洲，令未來安樂。

毘沙門天王，開發彼令捨」。

時尊者淨天，即為其母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復道而去。

二六；一二七五（一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面前問訊，相慰勞已。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佛者，云何為佛？為是父母制名？為是婆羅門制名」？時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佛者是世間，超渡之勝名，為是父母制，名之為佛耶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佛見過去世，如是見未來，亦見現在世，一切行起滅。

明智所了知，所應修已修，應斷悉已斷，是故名為佛。

歷劫求選擇，純苦無暫樂，生者悉磨滅，遠離息塵垢，

拔諸使刺本，等覺故名佛」。

佛說偈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二七；一二七六（一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有徙迦帝聚落、墮鳩羅聚落二村中間，一樹下坐，入晝正受。時有豆磨種姓婆羅門，隨彼道行，尋佛後來。見佛腳跡，千輻輪相，印文顯現，齊輻圓輞，眾好滿足。見已作是念：我未曾見人間有如是足跡，今當隨跡以求其人。即尋腳跡至於佛所，來見世尊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嚴容絕世，諸根澄靜，其心寂定，第一調伏，止觀、成就，光相巍巍，猶若金山。見已白言：「為是天耶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非天也」。「為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非龍乃至人非人也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若言非天、非龍，乃至非人、非非人，為是何等」？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天、龍、乾闥婆，緊那羅、夜叉，無善阿修羅，諸摩睺羅伽，

人與非人等，悉由煩惱生。如是煩惱漏，一切我已捨，

已破已磨滅，如芬陀利生，雖生於水中，而未曾著水，

我雖生世間，不為世間著。歷劫常選擇，純苦無暫樂，

一切有為行，悉皆生滅故。離垢不傾動，已拔諸劍刺，

究竟生死際，故名為佛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豆摩種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路而去。

（慢、優竭提、「僧伽羅」，生聽、極老，比丘、種作及梵天。佛陀、輪相為第十）。

二八；一二七七（一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次第乞食，至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舍。時婆羅門手執木杓，盛諸飲食，供養火具，住於門邊。遙見佛來，見已白佛，作是言：「住！住！領群特！慎勿近我門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汝知領群特、領群特法耶」？婆羅門言：「我不知領群特，亦不知領群特法。沙門瞿曇！知領群特及領群特法不」？佛言：「我善知是領群特及領群特法」。是時，婆羅門即放事火具，疾敷床座，請佛令坐。白言：「瞿曇！為我說領群特及領群特法」！佛即就座，為說偈言：

「瞋恚心懷恨，隱覆諸過惡，犯戒、起惡見，虛偽不真實，

如是等士夫，當知領群特。弊暴、貪悋惜，惡欲、慳、諂偽，

無慚、無愧心，當知領群特。一生二生者，一切皆殺害，

無有慈愍心，是為領群特。若殺縛、椎打，聚落及城邑，

無道以切責，當知領群特。住止及行路，為眾之導首，

苦切諸群下，恐怛相迫懔，取利以供己，當知領群特。

聚落及空地，有主、無主物，掠護為己有，當知領群特。

自棄薄其妻，又不入婬舍，侵陵他所愛，當知領群特。

內外諸親屬，同心善知識，侵掠彼所愛，當知領群特。

妄語欺誑人，詐取無證財，他索而不還，當知領群特。

為己亦為他，舉責及與責，或復順他語，妄語為他證，

如是妄語者，當知領群特。作惡不善業，無有人知者，

隱諱覆藏惡，當知領群特。若人問其義，而答以非義，

顛倒欺誑人，當知領群特。實空無所有，而輕毀智者，

愚癡為利故，當知領群特。高慢自稱舉，毀壞於他人，

是極卑鄙慢，當知領群特。自造諸過惡，移過誣他人，

妄語謗清白，當知領群特。前受他利養，他人來詣己，

無有敬報心，當知領群特。沙門、婆羅門，如法來乞求，

呵責而不與，當知領群特。若父母年老，少壯氣已謝，

不勤加奉養，當知領群特。父母、諸尊長，兄弟、親眷屬。

實非阿羅漢，自顯羅漢德，世間之大賊，當知領群特。

初上種姓生，習婆羅門典，而於其中間，習行諸惡業；

不以勝生故，障呵責惡道，現法受呵責，後世墮惡道。

生旃陀羅家，世稱須陀夷，名聞遍天下，旃陀羅所無。

婆羅門、剎利，大姓所供養，乘於淨天道，平等正直住。

不以生處障，令不生梵天，現法善名譽，後世生善趣。

二生汝當知！如我所顯示，不以所生故，名為領群特；

不以所生故，名為婆羅門：業為領群特，業為婆羅門」。

婆羅門白佛言：

「如是大精進！如是大牟尼！不以所生故，名為領群特；

不以所生故，名為婆羅門：業故領群特，業故婆羅門」。

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轉得信心，以滿鉢好食奉上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說偈得故，偈如上說。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見食瑞應已，增其信心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」。即得出家，獨靜思惟，如前說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，自覺喜樂，即說偈言：

「非道求清淨，供養祠祀火，不識清淨道，猶如生盲者。

今已得安樂，出家受具足，逮得於三明，佛所教已作。

先婆羅門難，今為婆羅門，沐浴離塵垢，度諸天彼岸」。

二九；一二七八（一一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彌絺羅國菴羅園中。時有婆四吒婆羅門尼，有六子相續命終，念子發狂，裸形被髮，隨路而走，至彌絺羅菴羅園中。爾時，世尊無量大眾圍繞說法。婆四吒婆羅門尼遙見世尊，見已即得本心，慚愧羞恥，斂身蹲坐，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取汝欝多羅僧，與彼婆四吒婆羅門尼，令著聽法」。尊者阿難即受佛教，取衣令著。時婆羅門尼得衣著已，至於佛前，稽首禮佛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其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如佛常法，說法次第，乃至信心清淨，受三自歸。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彼婆四吒優婆夷，於後時第七子忽復命終，彼優婆夷都不啼哭、憂悲惱苦。時婆四吒優婆夷夫，說偈而告婆四吒優婆夷言：

「先諸子命終，念子生憂苦，晝夜不飲食，乃至發狂亂。

今喪第七子，而不生憂苦」？

婆四吒優婆夷，即復說偈，答其夫言：

「兒孫有千數，因緣和合生，長夜遷過去，我與君亦然。

子孫及宗族，其數無限量，彼彼所生處，更互相殘食。

若知生要者，何足生憂苦！我已知出離，生死存亡相。

不復生憂苦，入佛正教故」。

時婆四吒優婆夷夫，說偈歎曰：

「未曾所聞法，而今聞汝說。何處聞說法，不念子憂悲」？

婆四吒優婆夷說偈答言：

「今日等正覺，在彌絺羅國，菴羅樹園中，永離一切苦。

演說一切苦，苦集、苦寂滅，賢聖八正道，安隱趣涅槃。

則是我大師，深樂其正教，我已知正法，能開子憂苦」。

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亦當往，彌絺菴羅園，彼世尊亦當，開我子憂苦」。

優婆夷復說偈言：

「當觀等正覺，柔軟金色身，不調者能調，廣度海流人」。

爾時，婆羅門即嚴駕，乘於馬車，詣彌絺羅菴羅園，遙見世尊，轉增信樂，詣大師前。彼時大師，即為說偈，開其法眼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正向涅槃。彼即見法，成無間等。既知法已，請求出家，時婆羅門即得出家，獨靜思惟，乃至得阿羅漢。世尊記說，於第三夜逮得三明。得三明已，佛即告之，命遣御者，乘車還家，告婆四吒優婆夷，令發隨喜語言：「婆羅門往見世尊，得淨信心，奉事大師，即為說法，為開法眼，見苦聖諦，苦集、苦滅、賢聖八道，安趣涅槃，成無間等，既知法已，即求出家，世尊記說，於第三夜具足三明」。時彼御者奉教疾還。

時婆四吒優婆夷，遙見御者空車而還，即遙問言：「婆羅門為見佛不？佛為說法，開示法眼，見聖諦不」？御者白言：「婆羅門已見世尊，得淨信心，奉事大師，為開法眼，說四聖諦，成無間等。既知法已，即求出家，專精思惟，世尊記說，於第三夜具足三明」。時優婆夷心即隨喜，語御者言：「車馬屬汝，加復賜汝金錢一千。以汝傳信，言婆羅門宿閣諦，已得三明，令我歡喜故」。御者白言：「我今何用車馬、金錢為？車馬、金錢還優婆夷，我今當還婆羅門所，隨彼出家」。優婆夷言：「汝意如此，便可速還，不久亦當如彼所得，具足三明，隨後出家」。御者白言：「如是，優婆夷！如彼出家，我亦當然」。優婆夷言：「汝父出家，汝隨出家，我今不久亦當隨去，如空野大龍，乘虛而遊，其餘諸龍、龍子、龍女，悉皆隨去。我亦如是，執持衣鉢，易養易滿」。御者白言：「優婆夷！若如是者，所願必果，不久當見優婆夷少欲知足，執持衣鉢，人所棄者，乞受而食。剃髮染衣，於陰、界、入斷除愛欲，離貪繫縛，盡諸有漏」。彼婆羅門及其御者，婆四吒優婆

夷，優婆夷女孫陀槃梨，悉皆出家，究竟苦邊。

三〇；一二七九（一一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大林精舍。時有毘梨耶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晨朝買牛，未償其價，即日失牛，六日不見。時婆羅門為覓牛故，至大林精舍，遙見世尊，坐一樹下，儀容挺特，諸根清淨，其心寂默，成就止觀，其身金色，光明焰照。見已，即詣其前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無所求，空寂在於此？獨一處空閑，而得心所樂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失若復得，於我心不亂。婆羅門當知！莫謂彼如我，

心計於得失，其心不自在」。

時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最勝梵志處，如比丘所說，我今當自說，真實語諦聽。

沙門今定非，晨朝失牛者，六日求不得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非，種殖胡麻田，慮其草荒沒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非，種稻田乏水，畏葉枯便死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無，寡女有七人，悉養孤遺子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無，七不愛念子，放逸多負債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無，債主守其門，求索長息財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無，七領重臥具，憂勤擇諸蟲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無，赤眼黃髮婦，晝夜聞惡聲，是故安樂住。

沙門今定無，空倉群鼠戲，常憂其羸乏，是故安樂住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今日定不，晨朝失其牛，六日求不得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種殖胡麻田，常恐其荒沒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種稻田乏水，畏葉便枯死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寡女有七人，悉養孤遺子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七不愛念子，放逸多負債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債主守其門，求索長息財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七領重臥具，憂勤擇諸蟲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黃頭赤眼婦，晝夜聞惡聲，是故安樂住。

我今日定無，空倉群鼠戲，常憂其羸乏，是故安樂住。

不捨念不念，眾生安樂住，斷欲離恩愛，而得安樂住」。

爾時，世尊為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如佛常法，次第說法：布施，持戒，乃至於正法中心得無畏。即從座起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得於正法律，出家學道，成比丘分，修梵行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，受具足，修諸梵行。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」。爾時，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，緣自覺知，得解脫樂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甚欣樂，大仙法之上，得離貪欲樂，不空見於佛」。

三一；一二八〇（一一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娑羅樹林婆羅門聚落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婆羅門聚落乞食，有非時雲起。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我今當往婆羅門聚落，婆羅長者大會堂中。作是念已，即往向彼大會堂所。時婆羅門、長者，悉集堂上，遙見世尊，共相謂言：「彼剃頭沙門，竟知何法」！爾時，世尊告彼婆羅（門）聚落，婆羅門、長者言：「諸婆羅門，有知法者，有不知者；剎利、長者，亦有知法者，有不知法者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朋欲勝朋，王不伏難伏，妻不求勝夫，無子不恭父。

無會無智者，無智不法言，貪、恚、癡悉斷，是則名智者」。

時彼婆羅門、長者白佛言：「善士，瞿曇！善士夫可入此堂，就座而坐」。世尊坐已，即白言：「瞿曇說法，我等樂聽」。爾時，世尊為彼大會婆羅門、長者，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復說偈言：

「愚智群聚會，非說孰知明，能說寂靜道，因說智則辯。

說者顯正法，建立大仙幢，善說為仙幢，法為羅漢幢」。

爾時，世尊為婆羅（門）聚落，婆羅門、長者，建立正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三二；一二八一（一一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浮梨聚落，住天作婆羅門菴羅園中，尊者優波摩為侍者。爾時，世尊患背痛，告尊者優波摩：「汝舉衣鉢已，往至天作婆羅門舍」。時天作婆羅門處於中堂，令梳頭者理剃鬚髮。見尊者優波摩於門外住，見已即說偈言：

「何等剃鬚髮，身著僧迦梨，住於彼門外，為欲何所求」？

尊者優波摩說偈答言：

「羅漢世善逝，所患背風疾，頗有安樂水，療牟尼疾不」？

時天作婆羅門，以滿鉢酥，一瓶油，一瓶石蜜，使人擔持，并持暖水，隨尊者優波摩詣世尊所，以塗其體。暖水洗之，酥、蜜作飲。世尊背疾即得安隱。

時天作婆羅門晨朝早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言婆羅門，施何得大果？何等為時施？云何淨福田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得宿命智，見天定趣生，得盡諸有漏，牟尼起三明，

善知心解脫，解脫一切貪，說名婆羅門，施彼得大果。

施彼為時施，隨所欲福田」。

時天作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三；一二八二（一一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。於一夜時，住止娑羅林中。時有一婆羅門，去娑羅林不遠，營作田業。晨朝起作，至娑羅林中，遙見世尊

坐一樹下，儀容端正，諸根清淨，其心寂定，具足成就第一止觀；其身金色，光明徹照。見已，往詣其所，白言：「瞿曇！我近在此經營事業，故樂此林；瞿曇於此有何事業，樂此林中」？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於此林，為何事業故，獨一守空閑，樂於此林中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無事於此林，林根久已斷，於林離林脫，禪思不樂斷」。

時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四；一二八三（一一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夜宿一娑羅林中。時有一婆羅門，近彼林側，與五百年少婆羅門共。彼婆羅門常稱歎欽想，欲見世尊。何時遊於此林，我因得見，過問所疑，頗有閑暇為我記說！時彼婆羅門年少弟子，為採薪故，入於林中，遙見世尊，坐一樹下。儀容端正，諸根寂靜，其心寂定，形若金山，光明徹照。見已，作是念：我和上婆羅門，常稱歎欽仰，欲見瞿曇，問其所疑。今此沙門瞿曇到此林中，我當疾往，白和上令知。即持薪束，疾還學堂。捨薪束已，詣和上所，白言：「和上！當知和上由來常所稱歎欽仰，欲見沙門瞿曇，脫到此林，當問所疑。今日瞿曇已到此林，和上知時」。時婆羅門即詣世尊所，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獨入此恐怖，深邃叢林中，堅住不傾動，善修正勤法。

無歌舞音樂，寂默住空閑，我所未曾見，獨樂深林者。

欲求於世間，自在增上主；為三十三天，天上自在樂？

何故深林中，苦行自枯槁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欲種種求，諸界多種著，彼一切皆是，愚癡之根本。

如是一切求，我久悉已吐，不求、不諂偽，一切無所觸。

於一切諸法，唯一清淨觀，得無上菩提，禪思修正樂」。

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敬禮汝，大寂牟尼尊！禪思之妙王，覺無邊大覺。

如來天人救，巍巍若金山，解脫於叢林，於林永不著。

已拔深利刺，清淨無餘跡，論師之上首，言說最勝辯，

人中雄師子，震吼於深林。顯現苦聖諦，集、滅、八正道，

能盡眾苦聚，乘出淨無垢。自脫一切苦，濟彼苦眾生，

安樂眾生故，演說於正法。已斷於恩愛，遠離於欲網，

斷除於一切，有愛之結縛。如水生蓮華，塵水不染著；

如日停虛空，清淨無雲翳。善哉我今日，至拘薩羅林，

得見於大師，兩足之勝尊！大林大精進，得第一廣度，

調御師之首，敬禮無所畏」。

時婆羅門廣說斯偈，讚歎佛已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五；一二八四（一一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宿於孫陀利河側。爾時，世尊剃髮未久，於後夜時，結跏趺坐，正身思惟，繫念在前，以衣覆頭。時孫陀利河側，有婆羅門住止。夜起持祠，餘食不盡，持至河邊，欲求大德婆羅門以奉之。爾時，世尊聞河邊婆羅門聲，聞已謦咳作聲，卻衣現頭。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，見佛已，作是念：是剃頭沙門，非婆羅門，欲持食還去。彼婆羅門復作是念：非獨沙門是剃頭者，婆羅門中亦有剃頭，應往至彼，問其所生。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，詣世尊所，而問之言：「為何姓生」？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汝莫問所生，但當問所行。刻木為鑽燧，亦能生於火；

下賤種姓中，生堅固牟尼。智慧、有慚愧，精進、善調伏，

究竟大明際，清淨修梵行。而今正是時，應奉施餘食」。

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吉良日，求福修供養，遇得見大士，三時最勝尊，

若不見佛者，當更施餘人」。

爾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，轉得信心，即持餘食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說偈得故。如上因說偈而得食廣說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施食，當置何所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，有能食此食，令身安隱者。汝持此食去，著無蟲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」。時婆羅門即持此食，著無蟲水中。水即煙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如燒鐵丸，投之冷水，煙起涌沸，啾啾作聲；如是彼食著無蟲水中，煙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，心欲恐怖，身毛皆竪，謂為災變，馳走上岸，集聚乾木，供養祠火，令息災恠。世尊見彼集聚乾木，供養祠火，望息災恠，見已即說偈言：

「婆羅門祠火，焚燒乾草木，莫呼是淨道，能卻諸災患。

此則惡供養，而謂為黠慧，作如是因緣，外道取修淨。

汝今棄薪火，起內火熾然，常修不放逸，常當於供養。

處處興淨信，廣施設大會，心意為束薪，瞋恚黑烟起，

妄語為塵味，口舌為木杓，胸懷燃火處，欲火常熾然，

當善自調伏，消滅士夫火。正信為大河，淨戒為度濟，

澄淨清流水，智者之所歎。人中淨天德，當於中洗浴，

涉水不著身，安樂度彼岸。正法為深淵，福德為下濟，

澄淨水充滿，智者所讚嘆。人中天淨德，當於中洗浴，

涉水不著身，安樂度彼岸。真諦善調御，攝護修梵行，

慈悲為苦行，真實心清淨，沐浴以正法，智者所稱歎」。

爾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三六；一二八五（一一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住孫陀利河側叢林中。時有孫陀利河側住止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問佛言：「瞿曇！至孫陀利河中洗浴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何用於孫陀利河中洗浴為」？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孫陀利河是濟度之數，是吉祥之數，是清淨之數。若有於中洗浴者，悉能除人一切諸惡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孫陀利河，亦非婆休多，非伽耶、薩羅，如是諸河等，

作諸惡不善，能令其清淨。恆河、婆休多，孫陀利河等，

愚者常居中，不能除眾惡。其清淨之人，何用洗浴為？

其清淨之人，何用布薩為？淨業以自淨，是生於受持，

不殺亦不盜，不婬、不妄語。信施除慳垢，於斯而洗浴，

於一切眾生，常起慈悲心。井水以洗浴，用伽耶等為？

內心自清淨，不待洗於外。下賤田舍兒，身體多污垢，

以水洗塵穢，不能淨其內」。

爾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三七；一二八六（一一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縶髻羅豆婆遮婆羅門，本俗人時，為佛善知識。來詣佛所，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外身縶髻者，是但名縶髻；內心縶髻者，是結縛眾生。

今請問瞿曇，云何解縶髻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受持於淨戒，內心修正覺，專精勤方便，是則解縶髻」。

時縶髻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三八；一二八七（一一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縶髻波羅豆婆遮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面前問訊，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身外縶髻者，是但名縶髻；內心縶髻者，是結縛眾生。

我今問瞿曇，如此縶髻者，云何作方便，於何斷縶髻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眼、耳及與鼻，舌、身、意入處，於彼名及色，滅盡令無餘，

諸識永滅者，於彼斷縶髻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縶髻波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（栴陀、婆私吒，失牛、講集處，天敬、娑羅林，聚薪、二孫陀，一髻髮為十）。

二二 梵天相應

一；一二八八（一一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爾時，世尊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不恭敬者，則為大苦。無有次序，無他自在可畏懼者，則於大義有所退減。有所恭敬，有次序，有他自在者，得安樂住。有所恭敬，有次序，有他自在，大義滿足。頗有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中，能於我所，具足戒勝、三昧勝、智慧勝、解脫勝、解脫知見勝，令我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？復作是念：無有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，能於我所戒具足勝、三昧勝、智慧勝、解脫勝、解脫知見勝，令我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者。唯有正法，令我自覺成三藐三佛陀者，我當於彼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所以者何？過去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亦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；諸當來世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亦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知世尊心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梵天沒，住於佛前。歎言：「善哉！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懈怠、不恭敬者，甚為大苦，廣說乃至大義滿足。其實無有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

神、世人，於世尊所戒具足勝、三昧勝、智慧勝、解脫勝、解脫知見勝，令世尊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者。唯有正法，如來自悟成等正覺，則是如來所應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者。所以者何？過去諸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亦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；諸未來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亦當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世尊亦當於彼正法，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」。時梵天王復說偈言：

「過去等正覺，及未來諸佛，現在佛世尊，能除眾生憂。

一切恭敬法，依正法而住，如是恭敬者，是則諸佛法」。

時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；一二八九（一一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欝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爾時，世尊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有一乘道，能淨眾生，度諸憂悲，滅除苦惱，得真如法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處。若有人不樂四念處者，則不樂如聖法；不樂如聖法者，則不樂如聖道；不樂如聖道者，則不樂甘露法；不樂甘露法者，則不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若樂修四念處者，則樂修如聖法；樂修如聖法者，則樂如聖道；樂如聖道者，則樂甘露法；樂甘露法者，得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知佛心念已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於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作是歎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有一乘道，能淨眾生，謂四念處，乃至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時梵天王復說偈言：

「謂有一乘道，見生諸有邊，演說於正法，安慰苦眾生。

過去諸世尊，以乘斯道度；當來諸世尊，亦乘度斯道；

現在尊正覺，乘此度海流，究竟生死際，調伏心清淨。

於生死輪轉，悉已永消盡，知種種諸界，慧眼顯正道。

譬若恆水流，悉歸趣大海，激流浚漂遠；正道亦如是，

廣智善顯示，逮得甘露法。殊勝正法輪，本所未曾聞，

哀愍眾生故，而為眾生轉。覆護天人眾，令度有彼岸，

是故諸眾生，咸皆稽首禮」。

爾時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；一二九〇（一一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絕妙色身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於諸種姓中，剎利兩足尊；明行具足者，天人中最勝」。

佛告梵天王：「如是，梵天！如是，梵天！

於諸種姓中，剎利兩足尊；明行具足者，天人中最勝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四；一二九一（一一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住止空閑無聚落處，與比丘眾夜宿其中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隨順阿練若法。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：今者世尊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住一空閑無聚落處，與諸大眾止宿空野。爾時，世尊為諸大眾說隨順空法，我今當往隨順讚歎。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於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習近邊床坐，斷除諸煩惱，若不樂空閑，入眾自攝護。

自調伏其心，家家行乞食，攝持於諸根，專精繫心念，

然後習空閑，阿練若床坐，遠離諸恐怖，無畏安隱住。

若彼諸兇險，惡蛇、眾毒害，黑雲大闇冥，震雷曜電光，

離諸煩惱故，晝夜安隱住。如我所聞法，乃至不究竟，

獨一修梵行，不畏千死魔，若修於覺道，不畏於萬數。

一切須陀洹，或得斯陀含，及阿那含者，其數亦無量，

不能定其數，恐怖於妄說」。

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已，為佛作禮，即沒不現。

五；一二九二（一一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迦毘羅衛林中。與五百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。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爾時，世尊為諸大眾，說涅槃相應法。時有十方世界大眾威力諸天，皆悉來會，供養世尊及比丘僧。復有諸梵天王，住於梵世，作是念：今日佛住迦毘羅衛國，如上廣說，乃至供養世尊及諸大眾，我今當往各各讚歎。作是念已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梵天沒，住於佛前。第一梵天即說偈言：

「於此大林中，大眾普雲集，十方諸天眾，皆悉來恭敬，

故我遠來禮，最勝難伏僧」。

第二梵天復說偈言：

「是諸比丘僧，真實心精進，於此大林中，攝諸根求度」。

第三梵天次說偈言：

「善方便消融，恩愛深利刺，堅固不傾動，如因陀羅幢。

度深塹水流，清淨不求欲，善度之導師，諸調伏大龍」。

第四梵天次說偈言：

「歸依於佛者，終不墮惡趣，能斷人中身，得天身受樂」。

各說偈已，四梵天身即沒不現。

六；一二九三（一一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日日精勤往詣佛所，尊重供養。時娑婆世界主作是念：今旦太早而來見佛，正值世尊入大三昧，我等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。作是念已，即入彼房。至房戶中，以指扣戶，口說是言：「瞿迦梨！瞿迦梨！於舍利弗、目連所起淨信心，汝莫長夜得不饒益苦」。瞿迦梨言：「汝是誰」？梵天答

言：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」。瞿迦梨言：「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」？梵天王言：「如是，比丘」！瞿迦梨言：「汝何故來」？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念言：此不可治，即說偈言：

「於無量處所，生心欲籌量，何有黠慧者，而生此覺想？

無量而欲量，是陰蓋凡夫」。

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常日日勤到佛所，親覲供養。我作是念：今旦太早來見世尊，正值世尊入大三昧，我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。即住戶中，徐徐扣戶，口說是言：瞿迦梨！瞿迦梨！當於舍利弗、目揵連賢善智慧者所，起淨信心，莫長夜得不饒益苦。瞿迦梨言：汝是誰？我即答言：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。瞿迦梨言：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？我即答言：如是。瞿迦梨復言：汝何故來？我作是念：此不可治，即說偈言：

於不可量處，發心欲籌量，不可量欲量，是陰蓋凡夫」。

佛語梵王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梵王！

於不可量處，而發心欲量，何有智慧人，而生此妄想？

不可量欲量，是陰蓋凡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為佛作禮，即沒不現。

七；一二九四（一一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大梵天王，及餘別梵天，善臂別梵天，日日方便往見供養世尊。時有婆句梵天，見別梵天、善臂梵天精勤方便，而問言：「汝欲何之」？彼即答言：「欲見世尊，恭敬供養」。時婆句梵天即說偈言：

「彼有四鵠鳥，三種金色宮，五百七十二，修行禪思者。

熾焰金色身，普照梵天宮，汝且觀我身，何用至彼為」？

爾時，善梵王、別梵王、善臂別梵王，復說偈言：

「雖有金色身，普照梵天宮，其有智慧者，知色有煩惱，

智者不樂色，於其心解脫」。

時彼善梵天、別梵天、善臂別梵天，往詣佛所。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方便欲來見世尊，恭敬供養，有婆句梵天，見我方便而問我言：汝今方便，欲何所之？我即答言：欲往見世尊，禮事供養。婆句梵天即說偈言：

有四種鵠鳥，三種金色宮，五百七十二，於中而禪思。

觀我身金色，普照梵天宮，汝且觀我身，何用至彼為？

我即說偈而答彼言：

雖有金色身，普照梵天宮，當知真金色，是則煩惱事，

智者解脫色，於色不復樂」。

佛告梵天：「如是，梵天！如是，梵天！

雖有真金色，普照梵天宮，當知真金色，則是煩惱事，

智者解脫色，於色不復樂」。

時彼梵天，為迦吒務陀低沙比丘故說偈言：

「夫士生世間，利斧在口中，還自斬其身，斯由惡言故。

應毀者稱譽，應譽而反毀，惡口增其過，所生無安樂。

博弈、酒喪財，其過失甚少，惡心向善逝，是則為大過。

地獄有百千，名尼羅浮陀，三千有六百，及五阿浮陀，

斯皆謗聖獄，口意惡願故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彼諸梵天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；一二九五（一一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句梵天，住梵天上，起如是惡邪見言：此處常恆非變易法，純一出離之處。爾時，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，入於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王舍城沒，住梵天上。婆句梵天遙見世

尊而說偈言：

「梵天七十二，造作諸福樂，自在而常住，生老死已過。

我於諸明論，修習已究竟，彼諸天眾等，唯謂我長存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此則極短壽，非是長存者，而婆句梵天，自謂為長壽。

尼羅浮多獄，其壽百千數，我悉憶念知，汝自謂長存」。

婆句梵天復說偈言：

「佛世尊所見，其劫數無邊，生老死憂悲，皆悉已過去。

唯願說知我，過去曾所更，受持何戒業，而得生於此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過去久遠劫，於大曠野中，有諸大眾行，多賢聖梵行，

飢乏無資糧，汝救之令度，慈救心相續，經劫而不失；

是則汝過去，所受持功德，我悉憶念知，久近如眠覺。

過去有村邑，為賊所抄掠，汝時悉皆救，令其得解脫；

是則過去世，所受持福業，我憶此因緣，久近如眠覺。

過去有人眾，乘船恆水中，惡龍持彼船，欲盡害其命，

汝時以神力，救令得解脫；是則汝過去，所受持福業，

我憶是因緣，久近如眠覺」。

婆句梵天復說偈言：

「決定悉知我，古今壽命事，亦知餘一切，是則為正覺。

是故所受身，金光炎普照，其身住於此，光明遍世間」。

爾時，世尊為婆句梵天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如其正受，從梵天沒，還王舍城。

九；一二九六（一一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梵天，住梵天上，起如是邪見言：此處常恆不變易，純一出離，未曾見有來至此處，況復有過此上者！爾時，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現梵天宮。當彼梵天頂上，於虛空中結跏趺坐，正身繫念。爾時，尊者阿若俱隣作是念：今日世尊為在何所？即以天眼淨過人間眼，觀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現彼梵世，在於東方，西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作是念：今日世尊為在何所？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現梵天上。在於南方，北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世尊今者為在何所？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住梵天上。在於西方，東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即作是念：今日世尊為在何所？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遙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住梵天上。在於北方，南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爾時，世尊告梵天曰：「汝今復起是見；從本已來，未曾見有過我上者不」？梵天白佛：「我今不敢復言我未曾見有過我上者，唯見梵天光明被障」。爾時，世尊為彼梵天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梵天上沒，還舍衛國。尊者阿若俱隣，摩訶迦葉，舍利弗，為彼梵天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梵天沒，還舍衛國。唯尊者大目揵連，仍於彼住。時彼梵天問尊者大目揵連：「世尊諸餘弟子，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」？時尊者大目揵連即說偈言：

「大德具三明，通達觀他心，漏盡諸羅漢，其數無有量」。

時尊者大目揵連，為彼梵天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梵天沒，還舍衛國。

一〇；一二九七（一一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俱尸那竭國力士生地堅固雙樹林。爾時，世尊臨般涅槃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於堅固雙樹間，敷繩床，北首，如來今日中夜，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」。時尊者阿難奉世尊教，於雙堅固樹間，為世尊敷繩床，北首已，還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白言：「世尊！已為如來於雙堅固樹間，敷繩床，令北首」。於是世尊往就繩床，右脇著地，北首而臥。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。爾時，世尊即於中夜，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。般涅槃已，雙堅固樹尋即生花，周匝垂下，供養世尊。時有異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善好堅固樹，枝條垂禮佛，妙花以供養，大師般涅槃」。

尋時釋提桓因說偈：

「一切行無常，斯皆生滅法，雖生尋以滅，斯寂滅為樂」。

尋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復說偈言：

「世間一切生，立者皆當捨，如是聖大師，世間無有比，

逮得如來力，普為世間眼，終歸會磨滅，入無餘涅槃」。

尊者阿那律陀次復說偈言：

「出息入息住，立心善攝護，從所依而來，世間般涅槃。

大恐怖相生，令人身毛竪，一切行力具，大師般涅槃。

其心不懈怠，亦不住諸愛，心法漸解脫，如薪盡火滅」。

如來涅槃後七日，尊者阿難往枝提所而說偈言：

「導師此寶身，往詣梵天上。如是大神力，內火還燒身，

五百氈纏身，悉燒令磨滅。千領細氈衣，以衣如來身，

唯二領不燒，最上及襯身」。

尊者阿難說是偈時，時諸比丘，默然悲喜。

二三 比丘尼相應

一；一二九八（一一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阿臈毘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時阿臈毘比丘尼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，持尼師壇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禪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弟子阿臈毘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禪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詣彼比丘尼所，語比丘尼言：「阿姨！欲何處去」！比丘尼答言：「賢者！到遠離處去」。時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無有出，用求遠離為？還服食五欲，勿令後變悔」。

時阿臈毘比丘尼作是念：是誰欲恐怖我？為是人耶？為非人耶？姦狡人耶？心即念言：此必惡魔，欲亂我耳。覺知已而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出要，我自知所得，鄙下之惡魔，汝不知其道。

譬如利刀害，五欲亦如是；譬如斬肉刑，苦受陰亦然。

如汝向所說，服樂五欲者，是則不可樂，大恐怖之處。

離一切喜樂，捨諸大闇冥，以滅盡作證，安住離諸漏。

覺知汝惡魔，尋即自滅去」！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彼阿臈毘比丘尼已知我心。愁憂不樂，即沒不現。

二；一二九九（一一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蘇摩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坐禪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禪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蘇摩比丘尼所，問言：「阿姨！欲至何所」？答言：「賢者！欲至遠離處去」。時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仙人所住處，是處甚難得，非彼二指智，能得到彼處」。

時蘇摩比丘尼作是念：此是何等欲恐怖我？為人、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作此思惟已，決定智生，知是惡魔來欲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心入於正受，女形復何為？智或若生已，逮得無上法。

若於男女想，心不得俱離，彼即隨魔說，汝應往語彼。

離於一切苦，捨一切闇冥，逮得滅盡證，安住諸漏盡。

覺知汝惡魔，即自磨滅去」！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蘇摩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悔，即沒不現。

三；一三〇〇（一二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至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於一樹下結跏趺坐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於一樹下結跏趺坐，入晝正受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所而說偈言：

「汝何喪其子，涕泣憂愁貌？獨坐於樹下，何求於男子」？

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：為誰恐怖我？為人、為非人？為姦狡者？如是思惟，生決定智，惡魔波旬來嬈我耳。即說偈言：

「無邊際諸子，一切皆亡失，此則男子邊，已度男子表。

不惱不憂愁，佛教作已作，一切離憂苦，捨一切闇冥，

已滅盡作證，安隱盡諸漏。已知汝弊魔，於此自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知我心。愁憂苦惱，即沒不現。

四；一三〇一（一二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優鉢羅色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優鉢羅色比丘尼所而說偈言：

「妙華堅固樹，依止其樹下，獨一無等侶，不畏惡人耶」？

時優鉢羅色比丘尼作是念：為何等人欲恐怖我？為是人、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如是思惟，即得覺知，必是惡魔波旬欲亂我耳。即說偈言：

「設使有百千，皆是姦狡人，如汝等惡魔，來至我所者，

不能動毛髮，不畏汝惡魔」。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入汝腹，住於內藏中，或住兩眉間，汝不能見我」。

時優鉢羅色比丘尼復說偈言：

「我心有大力，善修習神通，大縛已解脫，不畏汝惡魔。

我已吐三垢，恐怖之根本，住於不恐地，不畏於魔軍。

於一切愛喜，離一切闇冥，已證於寂滅，安住諸漏盡。

覺知汝惡魔，自當消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優鉢羅色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愁，即沒不現。

五；一三〇二（一二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

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到尸羅比丘尼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眾生云何生？誰為其作者？眾生何處起？去復至何所」？

尸羅比丘尼作是念：此是何人欲恐怖我？為人、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作是思惟已，即生知覺，此是惡魔，欲作留難。即說偈言：

「汝謂有眾生，此則惡魔見，唯有空陰聚，無是眾生者。

如和合眾材，世名之為車，諸陰因緣合，假名為眾生。

其生則苦生，住亦即苦住，無餘法生苦，苦生苦自滅。

捨一切憂苦，離一切闇冥，已證於寂滅，安住諸漏盡。

已知汝惡魔，則自消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尸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六；一三〇三（一二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毘羅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當往彼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毘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作此形，誰為其作者？此形何處起？形去至何所」？

毘羅比丘尼作是念：是何人來恐怖我？為人、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如是思惟，即得知覺，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此形不自造，亦非他所作，因緣會而生，緣散即磨滅。

如世諸種子，因大地而生，因地、水、火、風；陰、界、入亦然，

因緣和合生，緣離則磨滅。捨一切憂苦，離一切闇冥，

已證於寂滅，安住諸漏盡。惡魔已知汝，即自磨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毘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生大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七；一三〇四（一二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毘闍耶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此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弟子毘闍耶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其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今年幼少，我亦是年少，當共於此處，作五種音樂，

而共相娛樂，用是禪思為」？

時毘闍耶比丘尼作是念：此何等人欲恐怖我？為是人耶？為非人耶？為姦狡人耶？如是思惟已，即得知覺，是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歌舞作眾伎，種種相娛樂，今悉已惠汝，非我之所須。

若寂滅正受，及天人五欲，一切持相與，亦非我所須。

捨一切喜樂，離一切闇冥，寂滅以作證，安住諸漏盡。

已知汝惡魔，當自消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是毘闍耶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八；一三〇五（一二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遮羅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洗足畢，舉衣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化作

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遮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：

「覺受生為樂，生服受五欲，為誰教授汝，令厭離於生」？

時遮羅比丘尼作是念：此是何人欲作恐怖？為人、為非人、為姦狡人，而來至此欲作嬈亂？即說偈言：

「生者必有死，生則受諸苦，鞭打諸惱苦，一切緣生有，

當斷一切苦，超越一切生。慧眼觀聖諦，牟尼所說法：

苦苦及苦集，滅盡離諸苦，修習八正道，安隱趣涅槃。

大師平等法，我欣樂彼法，我知彼法故，不復樂受生。

一切離愛喜，捨一切闇冥，寂滅以作證，安住諸漏盡。

覺知汝惡魔，自當消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九；一三〇六（一二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優波遮羅比丘尼，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優波遮羅比丘尼，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。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優波遮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：

「三十三天上，炎魔、兜率陀，化樂、他自在，發願得往生」。

優波遮羅比丘尼作是念：此何等人欲恐怖我？為人、為非人？為是姦狡人？自思覺悟，必是惡魔欲作嬈亂。而說偈言：

「三十三天上，炎魔、兜率陀，化樂、他自在，斯等諸天上，

不離有為行，故隨魔自在。一切諸世間，悉是眾行聚；

一切諸世間，悉皆動搖法；一切諸世間，苦火常熾然；

一切諸世間，悉皆烟塵起。不動亦不搖，不習近凡夫，

不隨於魔趣，於是處娛樂。離一切憂苦，捨一切闇冥，

寂滅以作證，安住諸漏盡。已覺汝惡魔，則自磨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優波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；一三〇七（一二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，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時魔波旬作是念：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，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。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我當往彼為作留難。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到尸利沙遮羅比丘尼所而作是言：「阿姨！汝樂何等諸道」？比丘尼答言：「我都無所樂」。時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汝何所諮受，剃頭作沙門，身著袈裟衣，而作出家相，

不樂於諸道，而守愚癡住」？

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作是念：此何等人欲恐怖我？為人、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如是思惟已，即自知覺，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此法外諸道，諸見所纏縛，縛於諸見已，常隨魔自在。

若生釋種家，稟無比大師，能伏諸魔怨，不為彼所伏。

清淨一切脫，道眼普觀察，一切智悉知，最勝離諸漏。

彼則我大師，我唯樂彼法，我入彼法已，得遠離寂滅。

離一切、愛喜，捨一切闇冥，寂滅以作證，安住諸漏盡。

已知汝惡魔，如是自滅去」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尸利沙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內懷憂慼，即沒不現。

（曠野、素彌、蘇瞿曇，蓮華、石室及毘羅，毘闍、折羅，憂波折羅，第十名動頭）。

二四 婆耆舍相應

一；一三〇八（一二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坐。月初出時，時有尊者婆耆舍，於大眾中作是念：我今欲於佛前歎月譬偈。作是念已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；「欲說者便說」。時尊者婆耆舍，即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如月停虛空，明淨無雲翳，光炎明暉曜，普照於十方。

如來亦如是，慧光照世間，功德善名稱，周遍滿十方」。

尊者婆耆舍說是偈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二；一三〇九（一二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爾時，尊者阿若憍陳如，久住空閑阿練若處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面掩佛足上，而說是言：「久不見世尊！久不見善逝」！爾時，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，作是念：我今當於尊者阿若憍陳如面前，以上座譬而讚歎之。作此念已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欲說時便說」。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上座之上座，尊者憍陳如，已度已超越，得安樂正受。

於阿練若處，常樂於遠離，聲聞之所應，大師正法教，

一切悉皆陳，正受不放逸，大德力三明，他心智明了。

上座憍陳如，護持佛法財，增上恭敬心，頭面禮佛足」。

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三；一三一〇（一二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在供養堂，有眾多比丘集會而為說法：句味滿足，辯才簡淨，易解樂聞；不闕不斷，深義顯現。彼諸比丘專至樂聽，尊重憶念，一心側聽。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，作是念：我當於尊者舍利弗面前，說偈讚歎。作是念已，即起合掌，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欲有所說」。舍利弗告言：「隨所樂說」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善能略說法，令眾廣開解，賢優婆提舍，於大眾宣暢。

當所說法時，咽喉出美聲。悅樂愛念聲，調和漸進聲，

聞聲皆欣樂，專念不移轉」。

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四；一三一一（一二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，五百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尊者大目揵連，觀大眾心，一切皆悉解脫貪欲。時尊者婆耆舍，於大眾中作是念：我今當於世尊及比丘僧面前，說偈讚歎。作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」。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導師無上士，住那伽山側，五百比丘眾，親奉於大師。

尊者大目連，神通諦明了，觀彼大眾心，悉皆離貪欲。

如是具足度，牟尼度彼岸，持此最後身，我今稽首禮」。

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五；一三一二（一二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安居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斷除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；除一比丘，謂尊者阿難，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。爾時，世尊臨十五日，月食受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〔我為婆羅門，得

般涅槃，持後邊身，為大醫師，拔諸劍刺〕。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此後邊身，無上醫師，能拔劍刺。汝等為子，從我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。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若身、若口、若心有可嫌責事」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向者作如是言：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最後身，無上大醫，能拔劍刺。汝為我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。諸比丘！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。我等不見世尊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伏，不寂靜者能令寂靜，不穌息者能令穌息，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。如來知道，如來說道，如來向道，然後聲聞成就隨道、宗道，奉受師教，如其教授，正向欣樂真如善法。我於世尊都不見有可嫌責身、口、心行。我今於世尊所，乞願懷受，見、聞、疑罪，若身、口、心有嫌責事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我不見汝有見、聞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汝舍利弗持戒、多聞，少欲、知足，修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受。捷疾智慧，明利智慧，出要智慧，厭離智慧，大智慧，廣智慧，深智慧，無比智慧，智寶成就。示教、照喜，亦常讚歎示教、照喜，為眾說法，未曾疲倦。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，應受灌頂而未灌頂，已住灌頂儀法，如父之法，所可轉者亦當隨轉。汝今如是為我長子，隣受灌頂而未灌頂，住於儀法，我所應轉法輪汝亦隨轉，得無所起，盡諸有漏，心善解脫。如是舍利弗！我於汝所，都無見、聞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我無有見、聞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，此五百諸比丘，得無有見、聞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耶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我於此五百比丘，亦不見有見、聞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；除一比丘，謂尊者阿難，我記說彼於現法中得無知證。是故諸五百比丘，我不見其有身、口、心，見、聞、疑罪可嫌責者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百比丘，既無有見、聞、疑，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，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？幾比丘俱解脫？幾比丘慧解脫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此五百比丘中，九十比丘得三明，九十比丘得俱解脫，餘者慧解脫。舍利弗！此諸比丘離諸飄轉，無有皮膚，真實堅固」。時尊者婆

耆舍在眾會中，作是念：我今當於世尊及大眾面前，歎說懷受偈。作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」。時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十五清淨日，其眾五百人，斷除一切結，有盡大仙人。

清淨相習近，清淨廣解脫，不更受諸有，生死已永絕。

所作者已作，得一切漏盡，五蓋已雲除，拔刺根本愛。

師子無所畏，離一切有餘，害諸有怨結，超越有餘境，

諸有漏怨敵，皆悉已潛伏。猶如轉輪王，懷受諸眷屬，

慈心廣宣化，海內悉奉用。能伏魔怨敵，為無上導師，

信敬心奉事，三明、老死滅。為法之真子，無有飄轉患，

拔諸煩惱刺，敬禮日種胤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一三（一二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尼拘律相，住於曠野禽獸住處。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，有如是威儀，依聚落、城邑住。晨朝著衣持鉢，於彼聚落、城邑乞食。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攝心繫念。食已，還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入室坐禪，速從禪覺。不著乞食，而彼無有隨時教授，無有教誡者，心不安樂，周圓隱覆，如是深住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不得利，難得非易得，我不隨時得教授教誡，不得欣樂周圓，隱覆心住，我今當讚歎自厭之偈。即說偈言：

「當捨樂不樂，及一切貪覺，於隣無所作，離染名比丘。

於六覺心想，馳騁於世間，惡不善隱覆，不能去皮膚。

穢污樂於心，是不名比丘，有餘縛所縛，見、聞、覺、識俱。

於欲覺悟者，彼處不復染，如是不染者，是則為牟尼。

大地及虛空，世間諸色像，斯皆磨滅法，寂然自決定。

法器久修習，而得三摩提，不觸不諂偽，其心極專至，

彼聖久涅槃，繫念待時滅」。

時尊者婆耆舍說自厭離偈，心自開覺，於不樂等開覺已，欣樂心住。

七；一三一四（一二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陀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以尊者婆耆舍為伴。時尊者婆耆舍見女人有上妙色，見已貪欲心起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今得不利，得苦非得樂，我今見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，貪欲心生。今為生厭離故，而說偈言：

「貪欲所覆故，熾然燒我心。今尊者阿難，為我滅貪火，

慈心哀愍故，方便為我說」！

尊者阿難說偈答言：

「以彼顛倒想，熾然燒其心，遠離於淨想，長養貪欲者，

當修不淨觀，常一心正受。速滅貪欲火，莫令燒其心，

諦觀察諸行，苦空非有我。繫念正觀身，多修習厭離，

修習於無相，滅除憍慢使，得慢無間等，究竟於苦邊」。

尊者阿難說是語時，尊者婆耆舍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一五（一二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長者，請佛及僧，就其舍食入其舍已，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，請其食分。時有眾多長者婦女，從聚落出，往詣精舍。時尊者婆耆舍見年少女人，容色端正，貪欲心起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今不利不得利，得苦不得樂，見他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生，我今當說厭離偈。念已而說偈言：

「我已得出離，非家而出家，貪欲隨逐我，如牛念他苗。

當如大將子，大力執強弓，能破彼重陣，一人摧伏千。

今於日種胤，面前聞所說，正趣涅槃道，決定心樂住。

如是不放逸，寂滅正受住，無能於我心，幻惑欺誑者。

決定善觀察，安住於正法，正使無量數，欲來欺惑我，

如是等惡魔，莫能見於我」。

時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，心得安住。

九；一三一六（一二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婆耆舍，自以智慧堪能善說，於彼聰明梵行所生憍慢心。即自心念：我不利不得利，得苦不得樂，我自以智慧，輕慢於彼聰明梵行者。我今當說能生厭離偈，即說偈言：

「瞿曇莫生慢，斷慢令無餘，莫起慢覺想，莫退生變悔，

莫隱覆於他，涅犁殺慢墮。正受能除憂，見道住正道，

其心得喜樂，見道自攝持。是故無礙辯，清淨離諸蓋，

斷一切諸慢，起一切明處，正念於三明，神足、他心智」。

時尊者婆耆舍說此生厭離偈已，心得清淨。

（「月喻」、憍陳如、舍利，龍脇及自恣，不樂及欲結，出離及憍慢）。

一〇；一三一七（一二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婆耆舍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獨一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專修自業，逮得三明身作證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獨一靜處，思惟不放逸住，專修自業，起於三明身作證，今當說偈讚歎三明，即說偈言：

「本欲心狂惑，聚落及家家，遊行遇見佛，授我殊勝法。

瞿曇哀愍故，為我說正法，聞法得淨信，捨非家出家。

聞彼說法已，正住於法教，勤方便繫念，堅固常堪能。

逮得於三明，於佛教已作。世尊善顯示，日種苗胤說，

為生盲眾生，開其出要門：苦苦及苦因，苦滅盡作證，

八聖離苦道，安樂趣涅槃。善義、善句味，梵行無過上，

世尊善顯示，涅槃濟眾生」。

一一；一三一八（一二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法句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四？

賢聖善說法，是則為最上。愛說非不愛，是則為第二。諦說非虛妄，是則第三說。法說不異言，是則為第四。

諸比丘！是名說四法句」。爾時，尊者婆耆舍於眾會中，作是念：世尊於四眾中說四法句，我當以四種讚歎，稱譽隨喜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」。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若善說法者，於己不惱迫，亦不恐怖他，是則為善說。

所說愛說者，說令彼歡喜，不令彼為惡，是則為愛說。

諦說知甘露，諦說知無上，諦義說法說，正士建立處。

如佛所說法，安隱涅槃道，滅除一切苦，是名善說法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一九（一二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爾時，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，作是念：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側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我今當往，各別讚歎世尊及比丘僧。作是念已，即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無上之導師，住那伽山側，千比丘眷屬，奉事於如來。

大師廣說法，清涼涅槃道，專聽清白法，正覺之所說。

正覺尊所敬，處於大眾中，德陰之大龍，仙人之上首，

興功德密雲，普雨聲聞眾。起於晝正受，來奉覲大師，

弟子婆耆舍，稽首而頂禮。

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唯然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汝所說，莫先思惟」。時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波旬起微惡，潛制令速滅，能掩障諸魔，令自覺知過。

觀察解結縛，分別清白法，明照如日月，為諸異道王。

超出智作證，演說第一法，出煩惱諸流，說道無量種。

建立於甘露，見諦真實法，如是隨順道，如是師難得。

建立甘露道，見諦崇遠離。世尊善說法，能除人陰蓋，

明見於諸法，為調伏隨學」。

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一三；一三二〇（一二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為比丘眾，說四聖諦相應法：謂此苦聖諦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時尊者婆耆舍在會中，作是念：我今當於世尊面前，讚歎拔箭之譬。如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唯然善逝！欲有所說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」。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敬禮佛，哀愍諸眾生，第一拔利箭，善解治眾病。

迦露醫投藥，波睺羅治藥，及彼瞻婆耆，耆婆醫療病，

或有病小差，名為善治病，後時病還發，抱病遂至死。

正覺大醫王，善投眾生藥，究竟除眾苦，不復受諸有。

乃至百千種，那由他病數，佛悉為療治，究竟於苦邊。

諸醫來會者，我今悉告汝，得甘露法藥，隨所樂而服。

第一拔利箭，善覺知眾病，治中之最上，故稽首瞿曇」。

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一四；一三二一（一二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尊者尼拘律想，住於曠野禽獸之處，疾病委篤。尊者婆耆舍為看病人，瞻視供養。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，遂般涅槃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我和上為有餘涅槃，無餘涅槃？我今當求其相。爾時，尊者婆耆舍供養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，持衣鉢、向王舍城，次第到王舍城。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禮大師，等正覺無減，於此現法中，一切疑網斷。

曠野住比丘，命終般涅槃，威儀攝諸根，大德稱於世，

世尊為制名，名尼拘律想。我今問世尊，彼不動解脫，

精進勤方便，功德為我說！我為釋迦種，世尊法弟子，

及餘皆欲知，圓道眼所說，我等住於此，一切皆欲聞。

世尊為大師，無上救世間，斷疑大牟尼，智慧已具備，

圓照神道眼，光明顯四眾，猶如天帝釋，曜三十三天。

諸貪欲、疑惑，皆從無明起，若得遇如來，斷滅悉無餘。

世尊神道眼，世間為最上，滅除眾生過，如風飄遊塵。

一切諸世間，煩惱覆隱沒，諸餘悉無有，明目如佛者。

慧光照一切，令同大精進，唯願大智尊，當為眾記說。

言出微妙聲，我等專心聽，柔軟音演說，諸世間普聞。

猶如熱渴逼，求索清涼水，如佛無滅知，我等亦求知」。

尊者婆耆舍復說偈言：

「今聞無上士，記說其功德，不空修梵行，我聞大歡喜。

如說隨說得，順牟尼弟子，滅生死長縶，虛偽幻化縛。

以見世尊故，能斷除諸愛，度生死彼岸，不復受諸有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婆耆舍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五；一三二二（九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諸上座比丘，隨佛左右，依止而住，所謂尊者阿若憍陳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摩訶目揵連，尊者阿那律陀，尊者二十億耳，尊者陀羅驃摩羅子，尊者婆那迦婆娑，尊者耶舍舍羅迦毘訶利，尊者富留那，尊者分陀檀尼迦，如此及餘上座比丘，隨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時尊者婆耆舍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今日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我今當往至世尊所，各各說偈，歎諸上座比丘。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上上座比丘，已斷諸貪欲，超過諸世間，一切之積聚，

深智少言說，勇猛勤方便，道德淨明顯，我今稽首禮。

已伏諸魔怨，遠離於群聚，不為五欲縛，常習於空閑，

清虛而寡欲，我今稽首禮。遮羅延勝族，禪思不放逸，

內心樂正受；清淨離塵穢，辯慧顯深義，是故稽首禮。

所得神通慧，超諸神通力，六神通眾中，自在無所畏，

神通最勝故，是故稽首禮。於大千世界，五道諸趣生，

乃至於梵世，人天優劣想，淨天眼悉見，是故稽首禮。

精勤方便力，斷除諸愛集，壞裂生死網，心常樂正法，

離諸悕望想，超度於彼岸，清淨無塵穢，是故稽首禮。

永離諸恐畏，無依離財物，知足度疑惑，伏諸魔怨敵，

身念觀清淨，是故稽首禮。無有諸世間，煩惱棘刺林，

結縛使永除，三有因緣斷，精練滅諸垢，究竟明顯現，

於林離林去，是故稽首禮。無舍宅所依，幻偽癡、恚滅，

調伏諸愛喜，出一切見處，清淨無瑕穢，是故稽首禮。

其心自在轉，堅固不傾動，智慧大德力，難伏魔能伏，

斷除無明結，是故稽首禮。大人離闇冥，寂滅牟尼尊，

正法離垢過，光明自顯照，照一切世界，是故名為佛。

地神、虛空天，三十三天子，光明悉映障，是故名為佛。

度生死有邊，超踰越群眾，柔弱善調伏，正覺第一覺。

斷一切結縛，伏一切異道，降一切魔怨，得無上正覺，

離塵滅諸垢，是故稽首禮」。

尊者婆耆舍偈讚歎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一六；一三二三（九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婆耆舍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疾病困篤。尊者富隣尼為看病人，供給供養。時尊者婆耆舍，語尊者富隣尼言：「汝往詣世尊所，持我語白世尊言：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，問訊世尊，少病、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得自安樂住不？復作是言：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疾病困篤，欲求見世尊，無力方便堪詣世尊。善哉世尊！願往至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，哀愍故」！時尊者富隣尼，即受其語，往詣世尊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作是言：「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疾病困篤，願見世尊，無力方便堪能奉見。善哉世尊！願往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，為哀愍故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時尊者富隣尼知佛許已，即從座起，禮佛足而去。

世尊晡時從禪起，往詣尊者婆耆舍。尊者婆耆舍遙見世尊，憑床欲起。爾時，世尊見尊者婆耆舍憑床欲起，語言：「婆耆舍！莫自輕動」。世尊即坐，問尊者婆耆舍：「汝所患苦，為平和可堪忍不？身諸苦痛，為增為損」？如前焰摩迦修多羅廣說。乃至「我所苦患，轉覺其增，不覺其損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我今問汝：隨意答我？汝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脫離諸顛倒不」？婆耆舍白佛言：「我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脫離諸顛倒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汝云何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脫離諸顛倒」？婆耆舍白佛：「我過去眼識於色心不顧念，於未來色不欣想，於現在色不著。我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眼識於色，貪欲、愛樂、念，於彼得盡，無欲、滅、沒、息、離、解脫、

心解脫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離諸顛倒，正受而住。如是耳……，鼻……，舌……，身……，意識過去於法心不顧念，未來不欣，現在不著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法中念、欲、愛，盡、無欲、滅、沒、息、離、解脫。心解脫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，解脫離諸顛倒，正受而住。唯願世尊！今日最後饒益於我，聽我說偈」。佛告婆耆舍：「宜知是時」。尊者婆耆舍起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住佛前，稽首恭敬禮。於一切諸法，悉皆得解脫，

善解諸法相，深信樂正法。世尊等正覺，世尊為大師，

世尊降魔怨，世尊大牟尼！滅除一切使，自度群生類，

世尊於世間，諸法悉覺知。世間悉無有，知法過佛者，

於諸天人中，亦無與佛等。是故我今日，稽首大精進，

稽首士之上，拔諸愛欲刺。我今是最後，得見於世尊，

稽首日種尊，暮當般涅槃。正智繫正念，於此朽壞身，

餘勢之所起，從今夜永滅，三界不復染，入無餘涅槃。

苦受及樂受，亦不苦不樂，從觸因緣生，於今悉永斷。

苦受及樂受，亦不苦不樂，從觸因緣生，於今悉已知。

若內及與外，苦、樂等諸受，於受無所著，正智正繫心。

於初中最後，諸聚無障礙，諸聚既已斷，了知受無餘。

明見真實者，說九十一劫，三劫中不空，有大仙人尊，

餘空無洲依，唯畏恐怖劫。當知大仙人，乃復出於世，

安慰諸天人，開眼離塵冥，示悟諸眾生，令覺一切苦。

苦苦及苦集，超苦之寂滅，賢聖八正道，安隱趣涅槃。

世間難得者，現前悉皆得，生世得人身，演說於正法，

隨己之所欲，離垢求清淨，專修其己利，勿令空無果，

空過則生憂，隣於地獄苦。於所說正法，不樂不欲受，

當久處生死，輪迴息無期，長夜懷憂惱，如商人失財。

我今眾慶集，無復生老死，輪迴悉已斷，不復重受生。

愛識河水流，於今悉枯竭，已拔陰根本，連鎖不相續。

供養大師畢，所作者已作，重擔悉已捨，有流悉已斷，

不復樂受生，亦無死可惡，正智正繫念，唯待終時至。

念空野龍象，六十雄猛獸，一旦免枷鎖，逸樂山林中。

婆耆舍亦然，大師口生子，厭捨於徒眾，正念待時至。

今告於汝等，諸來集會者，聽我最後偈，其義所饒益。

生者悉歸滅，諸行無有常，速生速死法，何可久依怙！

是故強其志，精勤方便求。觀察有恐怖，隨順牟尼道，

速盡此苦陰，勿復增輪轉。佛口所生子，歎說此偈已，

長辭於大眾，婆耆舍涅槃，彼以慈悲故，說此無上偈。

尊者婆耆舍，如來法生子，垂心哀愍故，說此無上偈。

然後般涅槃，一切當敬禮」。

（本如酒醉、四句讚，龍脇、拔毒箭，尼瞿陀劫賓入涅槃，讚大聲聞，婆耆舍滅盡）。

二五 諸天相應

一；一三二四（九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〔而〕說偈問佛：

「阿練若比丘，住於空閑處，寂靜修梵行，於一坐而食，

以何因緣故，顏色特鮮明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於過去無憂，未來不欣樂，現在隨所得，正智繫念持，

飯食繫念故，顏色常鮮澤。未來心馳想，過去追憂悔，

愚癡火自煎，如雹斷生草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；一三二五（九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不欲起憍慢，善自調其心，未曾修寂默，亦不入正受，

處林而放逸，不度死彼岸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已離於憍慢，心常入正受，明智善分別，解脫一切縛。

獨一處閑林，其心不放逸，於彼死魔怨，疾得度彼岸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；一三二六（九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得晝夜，功德常增長？云何得生天？唯願為解說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種植園果故，林樹蔭清涼，橋船以濟度，造作福德舍，

穿井供渴乏，客舍給行旅，如此之功德，日夜常增長。

如法戒具足，緣斯得生天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四；一三二七（九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施何得大力？施何得妙色？施何得安樂？施何得明目？

修習何等施，名曰一切施？今啟問世尊，願為分別說」！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施食得大力，施衣得妙色，施乘得安樂，施燈得明目。

虛館以待賓，是名一切施。以法而誨彼，是則施甘露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；一三二八（九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悉鞞梨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諸天及世人，於食悉欣樂，頗有諸世間，福樂自隨逐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淨信心惠施，此世及後世，隨其所至處，福報常影隨。

是故當捨慳，行無垢惠施，施已心歡喜，此世他世受」。

時彼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說斯義：

淨信心惠施，此世及他世，隨其所至處，福報常影隨。

是故當捨慳，行無垢惠施，施已心歡喜，此世他世受」。

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自知過去世時，曾為國王，名悉鞞梨。於四城門普施為福；於其城內有四交道，亦於其中布施作福。時有第一夫人來語我言：大王大作福德，而我無力修諸福業。我時告言：城東門外布施作福，悉皆屬汝。時諸王子復來白我：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亦同，而我無力作諸福業，我今願得依於大王，少作功德。我時答言：城南門外所作施福，悉皆屬汝。時有大臣復來白我：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悉皆共之，而我無力作諸福業，願依大王少有所作。我時告言：城西門外所作施福，悉皆屬汝。時諸將士復來白我：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太子及諸大臣，悉皆共之，唯我無力能修福業，願依大王得有所作。我時答言：城北門外所作施福，悉皆屬汝。國中庶民復來白我：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諸將，悉皆共之，唯我無力不能修福，願依大王少有所作。我時答言：於其城內四交道頭，所作施福，悉屬汝等。爾時，國王、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士、庶民，悉皆惠施，作諸功德，我先所作惠施功德，於茲則斷。時我所使諸作福者，還至我所，為我作禮，而白我言：大王當知！諸修福處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士、及諸庶民，各據其處行施作福，大王所施，於茲則斷。我時答言：善男子！諸方邊國，歲輸財物應入我者，分半入庫，分其半分，即於彼處惠施作福。彼聞教旨，往詣邊國，集諸財物，半送於庫，半留於彼惠施作福。我先長夜如是惠施作福，長夜常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福報，常受快樂，無有窮極，以斯福業及福果、福報，悉皆入於大功德聚數。譬如五大河，合為一流，所謂恆河、耶蒲那、薩羅由、伊羅跋提、摩醯，如是五河合為一流，無有人能量其河水，百千萬億斗斛之數，彼大河水得為大水聚數。我亦如是，所作功德果、功德報、不可稱量，悉得入於大功德聚數」。爾時，悉鞞梨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六；一三二九（一〇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皆悉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等人能為，遠遊善知識？何等人能為，居家善知識？

何等人能為，通財善知識？何等人能為，後世善知識」？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商人之導師，遊行善知識。貞祥賢良妻，居家善知識。

宗親相習近，通財善知識。自所修功德，後世善知識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；一三三〇（一〇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冥運持命去，故令人短壽，為老所侵迫，而無救護者。

覩斯老、病、死，令人大恐怖，唯作諸功德，樂往至樂所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冥運持命去，故令人短壽，為老所侵迫，而無救護者。

觀此有餘過，令人大恐怖，當斷世貪愛，無餘涅槃樂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；一三三一（一〇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斷除於幾法？幾法應棄捨？而復於幾法，增上方便修？

幾聚應超越，比丘度駛流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斷除五、捨五，增修於五根，超越五和合，比丘度流淵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；一三三二（一〇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幾人於覺眠？幾人於眠覺？幾人取塵垢？幾人得清淨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五人於覺眠，五人於眠覺，五人取於垢，五人得清淨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阿練若、憍慢，修福日夜增，云何得大力，何物生歡喜，遠至、強親逼，日夜有損減，思惟及眠寤）。

一〇；一三三三（一〇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母子更相喜，牛主樂其牛，眾生樂有餘，無樂無餘者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母子更相憂，牛主憂其牛；有餘眾生憂，無餘則無憂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一；一三三四（一〇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等人之物？何名第一伴？以何而活命？眾生何處依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田宅眾生有，賢妻第一伴，飲食己存命，業為眾生依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二；一三三五（一〇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所愛無過子，財無貴於牛，光明無過日，薩羅無過海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無過於己，財無過於穀，光明無過慧，薩羅無過見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三；一三三六（一〇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剎利兩足尊，□牛四足勝，童英為上妻，貴生為上子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覺兩足尊，生馬四足勝，順夫為賢妻，漏盡子之上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七（一〇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從地起眾生，何者為最勝？於空墮落者，復以何勝上？

凡所祈請處，何者最第一？於諸言語中，何者為上辯」？

時有一天子，本為田家子，今得生天上。以本習故，即便說偈答彼天子：

「五穀從地生，是則為最勝。種子於空中，落地為最勝。

□牛資養人，是則依中勝。愛子有所說，是則言中勝」。

彼發問天子語答者言：「我不問汝，何故多言輕躁妄說？我自說偈問世尊言：

從地起眾生，何者為最勝？於空墮地者，復以何為勝？

凡所祈請處，何者為最勝？於諸言語中，何者為上辯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從下踊出者，三明為最上；從空流下者，三明亦第一。

賢聖弟子僧，是師依之上。如來之所說，諸說之最辯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世間幾法起？幾法相順可？世幾法取愛？世幾法損滅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世六法等起，世六法順可，世六法取愛，世六法損滅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五；一三三八（一〇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持世間去？誰拘牽世間？何等為一法，制御於世間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心持世間去，心拘引世間，其心為一法，能制御世間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六；一三三九（一〇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縛於世間？誰調伏令解？斷除何等法，說名得涅槃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欲能縛世間，調伏欲解脫，斷除愛欲者，說名得涅槃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七；一三四〇（一〇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掩於世間？誰遮絡世間？誰結縛眾生？何處建立世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衰老掩世間，死遮絡世間，愛繫縛眾生，法建立世間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八；一三四一（一〇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隱彼世間？誰繫於世間？誰憶於眾生？誰建眾生幢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無明覆世間，愛結縛眾生，隱覆憶眾生，我慢眾生幢」。

時彼天子，即復說偈而問佛言：

「誰無有覆蓋？誰復無愛結？誰即出隱覆？誰不建慢幢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如來等正覺，正智心解脫，不為無明覆，亦無愛結繫，

超出於隱覆，摧滅我慢幢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九；一三四二（一〇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等為上士，所有資財物？云何善修習，而致於安樂？

云何眾味中，得為最上味？云何眾生中，得為第一壽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清淨信樂心，名士夫勝財。修行於正法，能招安樂果。

真諦之妙說，是則味之上。賢聖智慧命，是為壽中最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〇；一三四三（一〇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為比丘，同己之第二？云何為比丘，隨順教授者？

比丘於何處，遊心自娛樂，娛樂彼處已，能斷諸結縛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信為同己二，智慧教授者，涅槃喜樂處，比丘斷結縛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一；一三四四（一〇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善至老？云何善建立？云何為人寶？云何賊不奪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戒善至老，淨信善建立，智慧為人寶，功德賊不奪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二；一三四五（一〇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生眾生？何等前驅馳？云何起生死？何者不解脫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欲生眾生，意在前驅馳，眾生起生死，苦法不解脫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三；一三四六（一〇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

偈問佛：

「何法生眾生？何等前驅馳？云何起生死？何法可依怙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欲生眾生，意在前驅馳，眾生起生死，業者可依怙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四；一三四七（一〇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生眾生？何等前驅馳？云何起生死？何法甚可畏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欲生眾生，意在前驅馳，眾生起生死，業為甚可畏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五；一三四八（一〇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名為非道？云何日夜遷？云何垢梵行？云何累世間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貪欲名非道，壽命日夜遷，女人梵行垢，女則累世間。

熾然修梵行，已洗諸非小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六；一三四九（一〇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映世間？何法無有上？何等為一法，普制御眾生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名者映世間，名者世無上，唯有一名法，能制御世間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七；一三五〇（一〇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為偈因？以何莊嚴偈？偈者何所依？何者為偈體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欲者是偈因，文字莊嚴偈，名者偈所依，造作為偈體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二八；一三五一（一〇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知車乘？云何復知火？云何知國土？云何知妻婦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見幢蓋知車，見煙則知火，見王知國土，見夫知其妻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信及第二及至老，種種生世間，非道、最上勝，偈為何者初，別車為第十）。

二九；一三五二（五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白佛：

「不處難陀林，終不得快樂，忉利天宮中，得天帝名稱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童蒙汝何知！阿羅漢所說，一切行無常，是則生滅法，

生者既復滅，俱寂滅為樂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〇；一三五三（五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彼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斷一切鉤鏁，牟尼無有家，沙門著教化，我不說善哉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眾生類，悉共相纏縛，其有智慧者，孰能不愍傷！

善逝哀愍故，常教授眾生，哀愍眾生者，是法之所應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三一；一三五四（五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常習慚愧心，此人時時有；能遠離諸惡，如顧鞭良馬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常習慚愧心，此人實希有！能遠離諸惡，如顧鞭良馬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悉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二；一三五五（五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不習近正法，樂著諸邪見，睡眠不自覺，長劫心能悟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專修於正法，遠離不善業，是漏盡羅漢，嶮惡世平等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悉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三；一三五六（五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以法善調伏，不隨於諸見，雖復著睡眠，則能隨時悟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以法調伏，不隨餘異見，無知已究竟，能度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四；一三五七（五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，持此後邊身，

記說言有我，及說我所不」？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答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，持此後邊身，

正復說有我，我所亦無咎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漏已盡，持此最後身，

心依於我慢，而說言有我，及說於我所，有如是說不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已離於我慢，無復我慢心，超越我我所，我說為漏盡。

於彼我我所，心已永不著，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說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五；一三五八（五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白佛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漏盡持後身，頗說言有我，及說我所不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漏盡持後身，亦說言有我，及說有我所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已盡諸有漏，唯持最後身，

何言說有我？說何是我所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，唯持最後身。

說我漏已盡，亦不著我所，善解世名字，平等假名說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六；一三五九（五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障月天子。時諸月天子，悉皆恐怖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說偈歎佛：

「今禮最勝覺，能脫一切障。我今遭苦惱，是故來歸依。

我等月天子，歸依於善逝，佛哀愍世間，願解阿修羅」！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破壞諸闇冥，光明照虛空，今毘盧遮那，清淨光明顯。

羅睺避虛空，速放飛兔像」。羅睺阿修羅，即捨月而還，

舉體悉流汗，戰怖不自安，神昏志迷亂，猶如重病人。

時有阿修羅名曰婆稚，見羅睺羅阿修羅疾捨月還，便說偈言：

「羅睺阿修羅，捨月一何速？神體悉流汗，猶如重病人」？

羅睺羅阿修羅說偈答言：

「瞿曇說呪偈，不速捨月者，或頭破七分，受諸隣死苦」。

婆稚阿修羅復說偈言：

「佛興未曾有，安隱於世間，說呪偈能令，羅睺羅捨月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時月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七；一三六〇（五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為有族本不？有轉生族耶？有俱相屬無？云何解於縛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無有族本，亦無轉生族，俱相屬永斷，解脫一切縛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何名為族本？云何轉生族？云何俱相屬？何名為堅縛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母為世族本，妻名轉生族，子俱是相屬，愛欲為堅縛。

我無此族本，亦無轉生族，俱相屬亦無，是名脫堅縛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無族本，無生族亦善，善哉無相屬，善哉縛解脫！

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八；一三六一（五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優羅提那塔所。爾時，世尊新剃鬚髮，於後夜時，結跏趺坐，直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以衣覆頭。時優羅提那塔邊，有天神住，放身光明，遍照精舍。白佛言：「沙門！憂耶」？佛告天神：「何所忘失」？天神復問：「沙門！為歡喜耶」？佛告天神：「為何所得」？天神復問：「沙門！不憂不喜耶」？佛告天神：「如是，如是」。爾時，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為離諸煩惱，為無有歡喜，云何獨一住，非不樂所壞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無惱解脫，亦無有歡喜，不樂不能壞，故獨一而住」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無惱？云何無歡喜？云何獨一住，非不樂所壞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煩惱生歡喜，喜亦生煩惱，無惱亦無喜，天神當護持」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無煩惱，善哉無歡喜，善哉獨一住，不為不喜壞。

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神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九；一三六二（五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妙絕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

而說偈言：

「猶如利劍害，亦如頭火燃，斷除貪欲火，正念求遠離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譬如利劍害，亦如頭火燃，斷除於後身，正念求遠離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四〇；一三六三（五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天女眾圍遶，如毘舍脂眾，癡惑叢林中，何由而得出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直平等道，離恐怖之方，乘寂默之車，法想為密覆，

慚愧為長縻，正念為羈絡，智慧善御士，正見為前導，

如是之妙乘，男女之所乘，出生死叢林，逮得安樂處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四一；一三六四（五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有四輪九門，充滿貪欲住，深溺淤泥中，大象云何出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斷愛喜長縶，貪欲等諸惡，拔愛欲根本，正向於彼處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四二；一三六五（五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賴吒槃提國，有諸商賈客，大富足財寶，各各競求富，

方便欲財利，猶如然熾火。如是競勝心，欲貪常馳騁，

云何當斷貪，息世間勤求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捨俗出非家，妻子及財寶，貪、恚、癡、離欲，羅漢盡諸漏，

正智心解脫，愛盡息方便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四三；一三六六（五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拘薩羅國有諸商人，五百乘車共行治生，至曠野中。曠野有五百群賊，在後隨逐，伺便欲作劫盜。時曠野中有一天神，止住路側。時彼天神作是念：當往詣彼拘薩羅國諸商人所，問其義理。若彼商人喜我所問，時解說者，我當方便令其安隱，得脫賊難。若不喜我所問者，當放捨之，如餘天神。時彼天神作是念已，即放身光，遍照商人車營，而說偈言：

誰於覺睡眠？誰復睡眠覺？誰有解此義？誰能為我說？

爾時，商人中有一優婆塞，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一心向佛、法、僧，歸依佛、法、僧。於佛離疑，於法、僧離疑；於苦、集、滅、道離疑，見四聖諦，得第一無間等果。在商人中，與諸商人共為行侶。彼優婆塞於後夜時，端坐思惟，繫念在前，於十二因緣逆順觀察：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如是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則觸滅；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時彼優婆塞如是思惟已，而說偈言：

我於覺睡眠，我於睡眠覺，我解知此義，能為人記說。

時彼天神問優婆塞：云何覺睡眠？云何睡眠覺？云何能解知？云何能記說？時優婆塞說偈答言：

貪欲及瞋恚，愚癡得離欲，漏盡阿羅漢，正智心解脫，

彼則為覺悟，我於彼睡眠。不知因生苦，及苦因緣集，

於此一切苦，得無餘滅盡，又不知正道，等趣息苦處，

斯等為常眠，我於彼則覺。如是覺睡眠，如是睡眠覺，

如是善知義，如是能記說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善哉覺睡眠，善哉眠中覺，善哉解知義，善哉能記說！

久遠乃今見，諸兄弟而來，緣汝恩力故，令諸商人眾，

得免於劫賊，隨道安樂去。

如是諸比丘！彼拘薩羅澤中諸商人眾，皆得安隱，從曠野出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四；一三六七（五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海洲上優婆塞，至他優婆塞舍會坐。極毀呰欲，言此欲者虛妄不實，欺誑之法，猶如幻化，誑於嬰兒。還自己舍，恣於五欲。是優婆塞舍，有天神止住。時彼天神作是念：是優婆塞不勝、不類，於餘優婆塞舍會坐眾中，極毀呰欲，言如是欲者，虛偽不實、欺誑之法，如誑嬰兒；還己舍已，自恣五欲。我今寧可發令覺悟，而說偈言：

於大聚會中，毀呰欲無常，自沒於愛欲，如牛溺深泥。

我觀彼會中，諸優婆塞等，多聞明解法，奉持於淨戒。

汝見彼樂法，而說欲無常，如何自恣欲，不斷於貪愛？

何故樂世間，畜妻子眷屬？

時彼天神如是、如是開覺彼優婆塞已，如是、如是彼優婆塞覺悟已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精勤修習，盡諸有漏，得阿羅漢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五；一三六八（五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。時給孤獨長者，有小因緣，至王舍城，止宿長者舍。夜見長者告其妻子、僕使、作人言：「汝等皆起，破樵燃火，炊飯作麪，調和眾味，莊嚴堂舍」。給孤獨長者見已，作是念：今此長者何所為作？為嫁女、娶婦耶？為請賓客、國王、大臣耶？念已，即問長者：「汝何所作？為嫁女、娶婦？為請賓客、國王、大臣耶」？時彼長者答給孤獨長者言：「我不嫁女、娶婦，亦不請呼國王、大臣，唯欲請佛及比丘僧，設供養耳」。時給孤獨長者聞未曾聞佛名字已，心大歡喜，身諸毛孔，皆悉怡悅。問彼長者言：「何名為佛」？長者答言：「有沙門瞿曇，是釋種子，於釋種中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名為佛」。給孤獨長者言：「云何名僧」？彼長者言：「若婆羅門種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信家非家而隨佛出家，或剎利種，毘舍種，首陀羅種善男子等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彼佛出家而隨出家，是名為僧。今日請佛及現前僧，設諸供養」。給孤獨長者問彼長者言：

「我今可得往見世尊不」？彼長者答言：「汝且住此，我請世尊來至我舍，於此得見」。

時給孤獨長者，即於其夜，至心念佛，因得睡眠。天猶未明，忽見明相，謂天已曉，欲出其舍，行向城門。至城門下，夜始二更，城門未開。王家常法，待遠使命來往，至初夜盡，城門乃閉；中夜已盡，輒復開門，欲令行人早得往來。爾時，給孤獨長者見城門開，而作是念：定是夜過，天曉、門開、乘明相出於城門。出城門已，明相即滅，輒還闇冥。給孤獨長者心即恐怖，身毛為竪，得無為人及非人，或姦狡人恐怖我耶？即便欲還。爾時，城門側有天神住，時彼天神即放身光，從其城門至寒林丘塚間，光明普照。告給孤獨長者言：「汝且前進，可得勝利，慎勿退還」！時彼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善良馬百匹，黃金滿百斤，騾車及馬車，各各有百乘，

種種諸珍奇，重寶載其上，宿命種善根，得如此福報。

若人宗重心，向佛行一步，十六分之一，過前福之上。

是故長者！汝當前進，慎勿退還」！即復說偈：

「雪山大龍象，純金為莊飾，巨身長大牙，以此象施人，

不及向佛福，十六分之一。

是故長者！當速前進，得其大利，非退還也」。復說偈言：

「金菩闍國女，其數有百人，種種眾妙寶，瓔珞具莊嚴，

以是持施與，不及行向佛，一步之功德，十六分之一。

是故長者！當速前進，得其勝利，非退還也」。時給孤獨長者問天神言：「賢者！汝是何人」？天神答言：「我是摩頭息揵大摩那婆，先是長者善知識。於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連所起信敬心，緣斯功德，今得生天，典此城門。是故告長者：但當進前，慎莫退還，前進得利，非退還也」。時給孤獨長者作是念：佛興於世，非為小事。得聞正法，亦非小事。是故天神勸我令進，往見世尊。時給孤獨長者尋其光明，逕至寒林丘塚間。爾時，世尊出房，露地經行。給孤獨長者遙見佛已，即至其前，以俗人禮法，恭敬問訊：「

云何世尊，安隱臥不」？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婆羅門涅槃，是則常安樂，愛欲所不染，解脫永無餘。

斷一切希望，調伏心熾燃，心得寂止息，止息安隱眠」。

爾時，世尊將給孤獨長者往入房中，就座而坐，端身繫念。爾時，世尊為其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。世尊說諸法無常，宜布施福事，持戒福事，生天福事。欲味，欲患，欲出遠離之福。給孤獨長者聞法（已），見法，得法，入法，解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律，心得無畏。即從座起，正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從今日，盡其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」！爾時，世尊問給孤獨長者：「汝名何等」？長者白佛：「名須達多。以常給孤貧辛苦故，時人名我為給孤獨」。世尊復問：「汝居何處」？長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拘薩羅人間，城名舍衛，唯願世尊來舍衛國，我當盡壽供養——衣被、飲食、房舍、床臥、隨病湯藥」。佛問長者：「舍衛國有精舍不」？長者白佛：「無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長者：「汝可於彼建立精舍，令諸比丘往來宿止」。長者白佛：「但使世尊來舍衛國，我當造作精舍、僧房，令諸比丘往來止住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時長者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，從座起，稽首佛足而去。

四六；一三六九（五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給孤獨長者疾病命終，生兜率天，為兜率天子。作是念：我不應久住於此，當往見世尊。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於兜率天沒，現於佛前。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給孤獨天子身放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給孤獨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於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諸王亦住此，增我歡喜心。

深信淨戒業，智慧為勝壽，以此淨眾生，非族姓、財物。

大智舍利弗，正念常寂默，閑居修遠離，初建業良友」。

說此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其夜過已，入於僧中，敷尼師壇，於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今此夜中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於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諸王亦住此，增我歡喜心。

深信淨戒業，智慧為勝壽，以此淨眾生，非族姓、財物。

大智舍利弗，正念常寂默，閑居修遠離，初建業良友」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世尊所說，給孤獨長者生彼天上，來見世尊。然彼給孤獨長者，於尊者舍利弗極相敬重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阿難！給孤獨長者生彼天上，來見於我」。爾時，世尊以尊者舍利弗故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一切世間智，唯除於如來，比舍利弗智，十六不及一。

如舍利弗智，天人悉同等，比於如來智，十六不及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七；一三七〇（五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曠野精舍。時有曠野長者疾病命終，生無熱天。生彼天已，即作是念：我今不應久於此住，不見世尊。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從無熱天沒，現於佛前。時彼天子天身委地，不能自立，猶如酥油委地，不能自立。如是彼天子天身細軟，不自持立。爾時，世尊告彼天子：「汝當變化作此麁身而立於地」。時彼天子即自化形，作此麁身而立於地。於是天子前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手天子：「汝手天子，本於此間為人身時，所受經法，今故憶念不悉忘耶」？手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本所受持，今悉不忘。本人間時有所聞法，不盡得者，今亦憶念。如世尊善說，世尊說言：若人安樂處，能憶持法，非為苦處，此說真實。如世尊在閻浮提，種種雜類，四眾圍遶而為說法，彼諸四眾聞佛所說，皆悉奉行，我亦如是，於無熱天上，為諸天人大會說法，彼諸天眾悉受修學」。佛告手天子：「汝於此人間時，於幾法無厭足故，而得生彼無熱天中」？手天子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三法無厭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。何等三法？我於見佛無厭

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，我於聞法無厭足故，生無熱天；供養眾僧無厭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」。時手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見佛無厭足，聞法亦無厭，供養於眾僧，亦未曾知足。

受持賢聖法，調伏慳著垢，三法不知足，故生無熱天」。

時手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四八；一三七一（五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無煩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生彼無煩天，解脫七比丘，貪、瞋恚已盡，超世度恩愛。

誰度於諸流，難度死魔軍？誰斷死魔縻，永超煩惱軛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尊者優波迦，及波羅揵荼，弗迦羅娑梨，跋提、揵陀疊，

亦婆休難提，及波毘瘦瓮，如是等一切，悉皆度諸流。

斷絕死魔縻，度彼難度者，斷諸死魔縻，超越諸天軛。

說甚深妙法，覺悟難知者，巧便問深義，汝今為是誰」？

時彼天子說偈白佛：

「我是阿那含，生彼無煩天，故能知斯等，解脫七比丘，

盡貪欲、瞋恚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第六意入處，若彼名及色，得無餘滅盡。

能知此諸法，解脫七比丘，貪有悉已盡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鞞跋楞伽村，我於彼中住，名難提婆羅，造作諸瓦器，

迦葉佛弟子，持優婆塞法，供養於父母，離欲修梵行，

世世為我友，我亦彼知識。如是等大士，宿命共和合，

善修於身心，持此後邊身」。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如是汝賢士，如汝之所說，鞞跋楞伽村，名難提婆羅，

迦葉佛弟子，受優婆塞法，供養於父母，離欲修梵行，

昔是汝知識，汝亦彼良友。如是諸正士，宿命共和合，

善修其身心，持此後邊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四九；一三七二（五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此世多恐怖，眾生常惱亂，已起者亦苦，未起亦當苦，

頗有離恐處，唯願慧眼說」！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無有異苦行，無異伏諸根，無異一切捨，而得見解脫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〇；一三七三（五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諸眾生，受身得妙色？云何修方便，而得乘出道？

眾生住何法？為何所修習？為何等眾生，諸天所供養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持戒明智慧，自修習正受，正直心繫念，熾燃憂悉滅，

得平等智慧，其心善解脫。斯等因緣故，受身得妙色，

成就乘出道，心住於中學，如是德備者，為諸天供養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常驚恐、顏色，羅吒國估客，輸波羅、須達，須達多生天，首長者生天，又有無煩天）。

五一；一三七四（五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沉沒於睡眠，欠呿、不欣樂，飽食、心憒鬧，懈怠、不精勤，

斯十覆眾生，聖道不顯現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心沒於睡眠，欠呿、不欣樂，飽食、心憒鬧、懈怠、不精勤；

精勤修習者，能開發聖道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二；一三七五（五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外纏結非纏，內纏纏眾生，今問於瞿曇，誰於纏離纏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智者建立戒，內心修智慧，比丘勤修習，於纏能解纏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三；一三七六（六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難度難可忍，沙門無知故，多起諸艱難，重鈍溺沉沒，

心隨覺自在，數數溺沉沒。沙門云何行，善攝護其心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如龜善方便，以殼自藏六，比丘習禪思，善攝諸覺想。

其心無所依，他莫能恐怖，是則自隱密，無能誹謗者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四；一三七七（六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薩羅小流注，當於何反流？生死之徑路，於何而不轉？

世間諸苦樂，何由滅無餘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及彼意入處，名色滅無餘，薩羅小還流，

生死道不轉，苦樂滅無餘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五；一三七八（六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伊尼耶鹿□，仙人中之尊，少食不嗜味，禪思樂山林。

我今敬稽首，而問於瞿曇：云何出離苦？云何苦解脫？

我今問解脫，於何而滅盡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世間五欲德，心法說第六，於彼欲無欲，解脫一切苦。

如是於苦出，如是苦解脫，汝所問解脫，於彼而滅盡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六；一三七九（六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度諸流？云何度大海？云何能捨苦？云何得清淨」？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能度諸流，不放逸度海，精進能除苦，智慧得清淨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七；一三八〇（一二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，比丘度駛流耶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天子」！天子復問：「無所攀緣，亦無所住，度駛流耶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天子」！天子復問：「無所攀緣，亦無所住而度駛流，其義云何」？佛言：「天子！我如是如是抱，如是如是直進，則不為水之所漂。如是如是不抱，如是如是不直進，則為水所漂。如是天子！名為無所攀緣，亦無所住而度駛流」。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八；一三八一（一二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白佛言：「比丘！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，廣解脫，極廣解脫耶」？佛告天子：「我悉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，廣解脫，極廣解脫」。天子白佛：「比丘云何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，廣解脫，極廣解脫」？佛告天子：「愛喜滅盡，我心解脫。心解脫已，故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，廣解脫，極廣解脫」。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五九；一三八二（一二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度於諸流，晝夜勤精進，不攀亦不住，何染而不著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內思惟繫念，度難度諸流。

不樂於欲想，超越於色結，不繫亦不住，於染亦不著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牟鋑及天女，四轉輪、髻髮，睡厭、極難盡，伊尼延、駛流，無縛著、解脫，而能得濟度）。

六〇；一三八三（一二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時有拘迦尼，是光明天女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山谷。時拘迦尼天女而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如是！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時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世尊夜過晨朝，入於僧中，敷尼師壇，於大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昨日後夜，有拘迦那天女，容色絕妙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

說偈言：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我即答言：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說是語時，拘迦尼天女聞我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我足，即沒不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一；一三八四（一二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句法經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四句法經」？爾時，尊者阿難即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諸比丘！是名四句法經」。爾時，有一異婆羅門，去尊者阿難不遠，為諸年少婆羅門受誦經。時彼婆羅門作是念：若沙門阿難所說偈，於我所說經，便是非人所說。時彼婆羅門，即往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，沙門！阿難所說偈言：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如是等所說，則是非人語，非為人語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婆羅門！是非人語，非為人語也。時有拘迦尼天女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而說偈言：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我時答言：如是，如是！如天女所言：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是故婆羅門當知！此所說偈，是非人所說、非是人所說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足而去。

六二；一三八五（一二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時有拘迦那娑天女，是光明天女，起大電光熾然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普照山谷。即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天女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爾時，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入僧中，敷尼師壇，於大眾前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於昨後夜，拘迦那娑天女，光明之天女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我時答言：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拘迦那天女，電光炎熾然，

敬禮佛、法、僧，說偈義饒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三；一三八六（一二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時有拘迦那娑天女，光明之天女，放電光明，炎照熾然。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普照山谷。即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我能廣分別，如來正法律，今且但略說，足以表其心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時拘迦那娑天女，聞佛所說，歡喜稽首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入於僧前，於大眾中，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昨後夜時，拘迦那娑天女來詣我所，恭敬作禮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我能廣分別，如來正法律，今且但略說，足已表我心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空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我時答言：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偽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時彼天女聞我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我足，即沒不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四；一三八七（一二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拘迦那娑天女，朱盧陀天女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一切獼猴池側。時朱盧陀天女說偈白佛：

「大師等正覺，住毘舍離國，拘迦那、朱盧，稽首恭敬禮。

我昔未曾聞，牟尼正法律，今乃得親見，現前說正法。

若於聖法律，惡慧生厭惡，必當墮惡道，長夜受諸苦。

若於聖法律，正念律儀備，彼則生天上，長夜受安樂」。

拘迦那娑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偽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偽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時彼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入僧中，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昨後夜時，有二天女，容色絕妙，來詣我所，為我作禮，退坐一面。朱盧陀天女而說偈言：

大師等正覺，住毘舍離國，我拘迦那娑，及以朱盧陀，

如是二天女，稽首禮佛足。我昔未曾聞，牟尼正法律，

今乃見正覺，演說微妙法。若於正法律，厭惡住惡慧，

必墮於惡道，長夜受大苦。若於正法律，正念律儀備，

生善趣天上，長夜受安樂。

拘迦那娑天女復說偈言：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偽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

我時答言：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

其心不為惡，及身、口，世間五欲悉虛偽，正智、正繫念，
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五；一三八八（一二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無觸不報觸，觸則以觸報，以觸報觸故，不瞋不招瞋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有於不瞋人，而加之以瞋，清淨之正士，離諸煩惱結。

於彼起惡心，惡心還自中，如逆風揚塵，還自坌其身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六六；一三八九（一二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愚癡人所行，不合於黠慧，自所行惡行，為自惡知識，

所造眾惡行，終獲苦果報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既作不善業，終則受諸惱，造業雖歡喜，啼泣受其報。

造諸善業者，終則不熱惱，歡喜而造業，安樂受其報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六七；一三九〇（一二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不可常言說，亦不一向聽，而得於道跡，堅固正超度，

思惟善寂滅，解脫諸魔縛。能行說之可，不行不應說，

不行而說者；智者則知非，不行己所應，不作而言作，

是則同賊非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天子言：「汝今有所嫌責耶」？天子白佛：「悔過，世尊！悔過，善逝」！爾時，世尊熙怡微笑。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悔其過，世尊不納受，內懷於惡心，抱怨而不捨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言說悔過辭，內不息其心，云何得息怨，何名為修善」？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誰不有其過？何人無有罪？誰復無愚癡？孰能常堅固」？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六八；一三九一（一二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瞿迦梨比丘，是提婆達多伴黨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瞿迦梨比丘：「瞿迦梨！汝何故於舍利弗、目揵連清淨梵行所起不清淨心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」。瞿迦梨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信世尊語，所說無異，但舍利弗、大目揵連心有惡欲」。如是第二，第三說。瞿迦梨比丘提婆達多伴黨，於世尊所，再三說中，違反不受，從座起去。去已，其身周遍生諸疱瘡，皆如粟，漸

漸增長皆如桃李。時瞿迦梨比丘患苦痛，口說是言：「極燒！極燒」！膿血流出，身壞命終，生大鉢曇摩地獄。時有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瞿迦梨比丘，提婆達多伴黨，今已命終」。時第二天子作是言：「諸尊當知！瞿迦梨比丘命終，墮地獄中」。第三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士夫生世間，斧在口中生，還自斬其身，斯由其惡言。

應毀便稱譽，應譽而便毀，其罪生於口，死墮惡道中。

博弈亡失財，是非為大咎，毀佛及聲聞，是則為大過」。

彼三天子說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來入僧中，於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昨後夜時，有三天子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第一天子語我言：世尊！瞿迦梨比丘、提婆達多伴黨，今已命終。第二天子語餘天子言：瞿迦梨比丘命終，墮地獄中。第三天子即說偈言：

士夫生世間，斧在口中生，還自斬其身，斯由其惡言。

應毀便稱譽，應譽而便毀，其罪口中生，死則墮惡道。

說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諸比丘！汝等欲聞生阿浮陀地獄眾生，其壽齊限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今正是時，唯願世尊為諸大眾，說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齊限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譬如拘薩羅國四斗為一阿羅，四阿羅為一獨籠那，十六獨籠那為一閻摩那，十六閻摩那為一摩尼，二十摩尼為一佉梨，二十佉梨為一倉，滿中芥子。若使有人百年、百年取一芥子，如是乃至滿倉芥子都盡，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猶故不盡。如是二十阿浮陀地獄眾生壽，等一尼羅浮陀地獄眾生壽。二十尼羅浮陀地獄眾生壽，等一阿吒吒地獄眾生壽。二十阿吒吒地獄眾生壽，等一阿波波地獄眾生壽。二十阿波波地獄眾生壽，等一阿休休地獄眾生壽。二十阿休休地獄眾生壽，等一優鉢羅地獄眾生壽。二十優鉢羅地獄眾生壽，等一鉢曇摩地獄眾生壽。二十鉢曇摩地獄眾生壽，等一摩訶鉢曇摩地獄眾生壽。比丘！彼瞿迦梨比丘命終，墮摩訶鉢曇摩地獄中，以彼於尊者舍利弗、大目

揵連比丘，生惡心誹謗故。是故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於彼燒燋灶所，尚不欲毀壞，況毀壞有識眾生」！佛告諸比丘：「當如是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九；一三九二（一二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退落墮負處，云何而得知？唯願世尊說，云何負處門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勝處易得知，負處知亦易，樂法為勝處，毀法為負處。

愛樂惡知識，不愛善知識，善友生怨結，是名墮負門。

愛樂不善人，善人反憎惡，欲惡不欲善，是名負處門。

斗秤以欺人，是名墮負門。博弈耽嗜酒，遊輕著女色，

費喪於財物，是名墮負門。女人不自守，捨主隨他行；

男子心放蕩，捨妻隨外色，如是為家者，斯皆墮負門。

老婦得少夫，心常懷嫉妬，懷嫉臥不安，是則墮負門。

老夫得少婦，墮負處亦然。常樂著睡眠，知識同遊戲，

怠惰好瞋恨，斯皆墮負門。多財結朋友，酒食奢不節，

多費喪財物，斯皆墮負門。小財多貪愛，生於剎利心，

常求為王者，是則墮負門。求珠璫瓔珞，革屣、履、傘蓋，

莊嚴自慳惜，是則墮負門。受他豐美食，自慳惜其財，

食他不反報，是則墮負門。沙門、婆羅門，屈請入其舍，

慳惜不時施，是則墮負門。沙門、婆羅門，次第行乞食，

呵責不欲施，是則墮負門。若父母年老，不及時奉養，

有財而不施，是則墮負門。於父母、兄弟，搥打而罵辱，

無有尊卑序，是則墮負門。佛及弟子眾，在家與出家，

毀呰不恭敬，是則墮負門。實非阿羅漢，羅漢過自稱，

是則世間賊，墮於負處門。此世間負處，我知見故說，

猶如嶮怖道，慧者當遠避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〇；一三九三（一二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屈下而屈下？誰高舉而隨舉？云何童子戲，如童塊相擲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下則隨下，愛舉則隨舉，愛戲於愚夫，如童塊相擲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一；一三九四（一二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決定以遮遮，意妄想而來，若人遮一切，不令其逼迫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決定以遮遮，意妄想而來，不必一切遮，但遮其惡業，

遮彼彼惡已，不令其逼迫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二；一三九五（一二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得名稱？云何得大財？云何德流聞？云何得善友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持戒得名稱，布施得大財，真實德流聞，恩惠得善友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三；一三九六（一二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人所作，智慧以求財？等攝受於財，若勝若復劣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始學功巧業，方便集財物，得彼財物已，當應作四分。

一分自食用，二分營生業，餘一分藏密，以擬於貧乏。

營生之業者，田種、行商賈，牧牛羊興息，邸舍以求利，

造屋舍、床臥，六種資生具，方便修眾具，安樂以存世。

如是善修業，黠慧以求財，財寶隨順生，如眾流歸海。

如是財饒益，如蜂集眾味，晝夜財增長，猶如蟻積堆。

不付老子財，不寄邊境民，不信姦狡人，及諸慳恪者。

親附成事者，遠離不成事，能成事士夫，猶如火熾然。

善友貴重人，敏密循良者，同氣親兄弟，善能相攝受。

居親眷屬中，摽顯若牛王，各隨其所應，分財施飲食，

壽盡而命終，當生天受樂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四；一三九七（一二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拘薩羅國有彈琴人，名曰龜牛，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止息野中。時有六廣大天宮天女，來至拘薩羅國，龜牛彈琴人所，語龜牛彈琴人言：阿舅！阿舅！為我彈琴，我當歌舞。龜牛彈琴者言：如是，姊妹！我當為汝彈琴。汝當語我：汝是何人，何由生此？天女答言：阿舅！且彈琴，我當歌舞，於歌頌中自說所以生此因緣。彼拘薩羅國龜牛彈琴人，即便彈琴，彼六天女即便歌舞。第一天女說偈歌言：

若男子、女人，勝妙衣惠施，施衣因緣故，所生得殊勝，

施所愛念物，生天隨所欲。見我居宮殿，乘空而遊行，

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勝，觀察斯福德，迴向中之最。

第二天女復說偈言：

若男子、女人，勝妙香惠施，愛念可意施，生天隨所欲。

見我處宮殿，乘空而遊行，天身若金聚，天女百中勝，

觀察斯福德，迴向中之最。

第三天女復說偈言：

若男子、女人，以食而惠施，可意愛念施，生天隨所欲。

見我居宮殿，乘虛而遊行，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勝，

觀察斯福德，迴向中之最。

第四天女復說偈言：

憶念餘生時，曾為人婢使，不盜、不貪嗜，勤修不懈怠，

量腹自節身，分飡救貧人。今見居宮殿，乘虛而遊行，

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勝，觀察斯福德，供養中為最。

第五天女復說偈言：

憶念餘生時，為人作子婦，嫜姑性狂暴，常加麁澁言，

執節修婦禮，卑遜而奉順。今見處宮殿，乘虛而遊行，

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勝，觀察斯福德，供養中為最。

第六天女復說偈言：

昔曾見行路，比丘、比丘尼，從其聞正法，一宿受齋戒。

今見處天殿，乘虛而遊行，天身如金聚，天女百中勝，

觀察斯福德，迴向中之最。

爾時，拘薩羅國麁牛彈琴人而說偈言：

我今善來此，拘薩羅林中，得見此天女，具足妙天身。

既見又聞說，當增修善業，緣今修功德，亦當生天上。

說是語已，此諸天女即沒不現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；一三九八（一二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起應滅？何生應防護？何法應當離？等觀何得樂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瞋恚起應滅，貪生逆防護，無明應捨離，等觀真諦樂。

欲生諸煩惱，欲為生苦本，調伏煩惱者，眾苦則調伏；

調伏眾苦者，煩惱亦調伏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六；一三九九（一二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若人行放逸，愚癡。離惡慧，禪思不放逸，疾得盡諸漏」！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非世間眾事，是則之為欲，心法馳覺想，是名士夫欲。

世間種種事，常在於世間，智慧修禪思，愛欲永潛伏。

信為士夫伴，不信則不度，信增其名稱，命終得生天。

於身虛空想，名色不堅固，不著名色者，遠離於積聚。

觀此真實義，如解脫哀愍，由斯智慧故，世稱歎供養。

能斷眾雜相，超絕生死流，超度諸流已，是名為比丘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七；一四〇〇（一二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與何人同處？復與誰共事？知何等人法？名為勝非惡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與正士同遊，正士同其事，解知正士法，是則勝非惡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八；一四〇一（一二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慳恪生於心，不能行布施；明智求福者，乃能行其惠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怖畏不行施，常得不施怖，怖畏於飢渴，慳惜從怖生。

此世及他世，常癡飢渴畏，死則不隨無，獨往無資糧。

少財能施者，多財難亦捨，難捨而能捨，是則為難施。

無知者不覺，慧者知難知，以法養妻子，少財淨心施。

百千邪盛會，所獲其福利，比前如法施，十六不及一。

打縛惱眾生，所得諸財物，惠施安國土，是名有罪施，

方之平等施，稱量所不及。如法不行非，所得財物施，

難施而行施，是應賢聖施，所往常獲福，壽終上生天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七九；一四〇二（一二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婆羅山金婆羅鬼神住處石室中。爾時，世尊金鎗刺足，未經幾時，起身苦痛；能得捨心，正智、正念，堪忍自安，無退減想。彼有山神天子八人，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住王舍城金婆羅山金婆羅鬼神住處石室中，金鎗刺足，起身苦痛，而能捨心，正念、正智，堪忍自安，無所退減，我等當往面前讚歎。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第一天神說偈歎言：

「沙門瞿曇，人中師子！身遭苦痛，堪忍自安，

正智、正念，無所退減」。

第二天子復讚歎言：

「大士之大龍，大士之牛王，大士夫勇力，大士夫良馬，

大士夫上首，大士夫之勝」！

第三天子復讚歎言：

「此沙門瞿曇，士夫分陀利！身生諸苦痛，而能行捨心，

正智、正念住，堪忍以自安，而無所退減」。

第四天子復讚歎言：「若有於沙門瞿曇士夫分陀利所說，違反嫌責，當知斯等長夜當得不饒益苦，唯除不知真實者」。

第五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觀彼三昧定，善住於正受，解脫離諸塵，不踊亦不沒，

其心安隱住，而得心解脫」。

第六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經歷五百歲，誦婆羅門典，精勤修苦行，不解脫離塵，

是則卑下類，不得度彼岸」。

第七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為欲之所迫，持戒之所縛，勇捍行苦行，經歷於百年，

其心不解脫，不離於塵垢，是則卑下類，不度於彼岸」。

第八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心居憍慢欲，不能自調伏，不得三昧定，牟尼之正受。

獨一居山林，其心常放逸，於彼死魔軍，不得度彼岸」。

時彼山神天子八人，各各讚歎已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垂下及遮止，名稱及技能，彈琴并棄捨，種別、善丈夫，慳貪不惠施，八天為第十）。

八〇；一四〇三（一二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廣無過於地，深無踰於海，高無過須彌，大士無毘紐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廣無過於愛，深無踰於腹，高莫過憍慢，大士無勝佛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一；一四〇四（一二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物火不燒？何風不能吹？水災壞大地，何物不流散？

惡王及盜賊，強劫人財物，何男子女人，不為其所奪？

云何珍寶藏，終竟不亡失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福火所不燒，福風不能吹，水災壞大地，福水不流散。

惡王及盜賊，強奪人財寶，若男子女人，福不被劫奪。

樂報之寶藏，終竟不亡失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八二；一四〇五（一二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當持資粮？何物賊不劫？何人劫而遮？何人劫不遮？

何人常來詣，智慧者喜樂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信者持資粮，福德劫不奪，賊劫奪則遮，沙門奪歡喜。

沙門常來詣，智慧者欣樂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三；一四〇六（一二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一切相映障，知一切世間，樂安慰一切，唯願世尊說！

云何是世間，最為難得者」？

是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為主而行忍，無財而欲施，遭難而行法，富貴修遠離，

如是四法者，是則為最難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四；一四〇七（一二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大力自在樂，所求無不得，何復勝於彼，一切所欲備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大力自在樂，彼則無所求，若有求欲者，是苦非為樂。

於求已過去，是則樂於彼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五；一四〇八（一二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車從何處起？誰能轉於車？車轉至何所？何故壞磨滅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車從諸業起，心識轉於車，隨因而轉至，因壞車則亡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六；一四〇九（一二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屢陀王女修波羅提沙，今日生子」。佛告天子：「此則不善，非是善」。時彼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人生子為樂，世間有子歡，父母年老衰，子則能奉養。

瞿曇何故說，生子為不善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當知恆無常，純空陰非子，生子常得苦，愚者說言樂，

是故我說言，生子非為善。非善為善像，念像不可念，

實苦貌似樂，放逸所踐蹈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七；一四一〇（一二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數所數？云何數不隱？云何數中數？云何說言說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佛法難測量，二流不顯現，若彼名及色，滅盡悉無餘。

是名數所數，彼數不隱藏，是彼數中數，是則說名數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時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八；一四一一（一二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物重於地？何物高於空？何物疾於風？何物多於草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戒德重於地，慢高於虛空，憶念疾於風，思想多於草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是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八九；一四一二（一二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戒何威儀？何得何為業？慧者云何住？云何往生天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遠離於殺生，持戒自防樂，害心不加生，是則生天路。

遠離不與取，與取心欣樂，斷除賊盜心，是則生天路。

不行他所受，遠離於邪婬，自受知止足，是則生天路。

自為己及他，為財及戲笑，妄語而不為，是則生天路。

斷除於兩舌，不離他親友，常念和彼此，是則生天路。

遠離不愛言，軟語不傷人，常說淳美言，是則生天路。

不為不誠說，無義不饒益，常順於法言，是則生天路。

聚落若空地，見利言我有，不行此貪想，是則生天路。

慈心無害想，不害於眾生，心常無怨結，是則生天路。

苦業及果報，二俱生淨信，受持於正見，是則生天路。

如是諸善法，十種淨業跡，等受堅固持，是則生天路」。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」。

於時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大地、火不燒，誰齎糧、所願，甚能及車乘，鋸陀女、算數，何重并十善）。

九〇；一四一三（一三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釋提桓因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命不知？何法命不覺？何法鑷於命？何法為命縛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色者命不知，諸行命不覺，身鑷於其命，愛縛於命者」。

釋提桓因復說偈言：

「色者非為命，諸佛之所說，云何而得熟，於彼甚深藏？

云何段肉住？云何知命身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迦羅邏為初，迦羅邏生胞，胞生於肉段，肉段生堅厚，

堅厚生肢節，及諸毛髮等。色等諸情根，漸次成形體，

因母飲食等，長養彼胎身」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一；一四一四（一三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長勝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長勝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善學微妙說，習近諸沙門，獨一無等侶，正思惟靜默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善學微妙說，習近諸沙門，獨一無等侶，寂默靜諸根」。

時長勝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二；一四一五（一三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尸毘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尸毘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人應同止？何等人共事？應知何等法？是轉勝非惡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與正士同止，正士共其事，應知正士法，是轉勝非惡」。

時彼尸毘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三；一四一六（一三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月自在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月自在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彼當至究竟，如蚊依從草，若得正繫念，一心善正受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彼當到彼岸，如魚決其網，禪定具足住，心常致喜樂」。

時彼月自在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四；一四一七（一三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毘瘦紐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毘瘦紐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供養於如來，歡喜常增長，欣樂正法律，不放逸隨學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如是說法，防護不放逸，以不放逸故，不隨魔自在」。

於是毘瘦紐天子聞佛所說。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五；一四一八（一三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般闍羅健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般闍羅健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憒亂之處所，黠慧者能覺，禪思覺所覺，牟尼思惟力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了知憒亂法，正覺得涅槃，若得正繫念，一心善正受」。

時般闍羅健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六；一四一九（一三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須深天子，與五百眷屬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汝阿難於尊者舍利弗善說法，心喜樂不」？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何等人不愚、不癡、有智慧，於尊者舍利弗善說法中，心不欣樂！所以者何？彼尊者舍利弗，持戒、多聞，少欲、知足，精勤、遠離，正念堅住，智慧正受。捷疾智慧，利智慧，出離智慧，決定智慧，大智慧，廣智慧，深智慧，無等智慧，智寶成就。善能教化，示教、照喜，亦常讚歎示教、照喜，常為四眾說法不倦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阿難！為何等人不愚、不癡、有智慧、聞尊者舍利弗善說諸法而不歡喜？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持戒、多聞，少欲、知足，精

勤、正念，智慧正受。超智，捷智，利智，出智、決定智，大智，廣智，深智，無等智，智寶成就。善能教化，示教、照喜，亦常讚歎示教、照喜，常為四眾說法不倦」。「世尊！如是，如是」。向尊者阿難，如是，如是稱歎舍利弗所說，如是、如是須深天子眷屬，內心歡喜，身光增明，清淨照耀。爾時，須深天子內懷歡喜，發身淨光照耀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舍利弗多聞，明智平等慧，持戒善調伏，得不起涅槃，

持此後邊身，降伏於魔軍」。

時彼須深天子及五百眷屬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七；一四二〇（一三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赤馬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赤馬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能行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處不」？佛告赤馬：「無有能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處者」。赤馬天子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說斯義。如世尊說言：無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處者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我自憶宿命，名曰赤馬，作外道仙人，得神通，離諸愛欲。我時作是念：我有如是捷疾神足，如健士夫以利箭橫射過多羅樹影之頃，能登一須彌至一須彌，足躡東海，超至西海。我時作是念：我今成就如是捷疾神力，今日寧可求世界邊。作是念已，即便發行，唯除食息、便利，減節睡眠，常行百歲，於彼命終，竟不能得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之處」。

佛告赤馬：「我今但以一尋之身，說於世界，世界集，世界滅，世界滅道跡。赤馬天子！何等為世間？謂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受陰，想受陰，行受陰，識受陰，是名世間。何等為色集？謂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世間集。云何為世間滅？若彼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彼彼樂著，無餘斷：捨、離、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世間滅。何等為世間滅道跡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世間滅道跡。赤馬！了知世間，斷世間；了知世間集，斷世間集；了知世間

滅，證世間滅；了知世間滅道跡，修彼滅道跡。赤馬！若比丘於世間苦若知、若斷；世間集若知、若斷；世間滅若知、若證；世間滅道跡若知、若修。赤馬！是名得世界邊，度世間愛」。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未曾遠遊行，而得世界邊。無得世界邊，終不盡苦邊。

以是故牟尼，能知世界邊，善解世界邊，諸梵行已立。

於彼世界邊，平等覺知者，是名賢聖行，度世間彼岸」。

是時赤馬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九八；一四二一（一三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側。有六天子，本為外道出家：一名阿毘浮，二名增上阿毘浮，三名能求，四名毘藍婆，五名阿俱吒，六名迦藍，來詣佛所。阿毘浮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專至心，常修行厭離，於初夜後夜，思惟善自攝，

見聞其所說，不墮於地獄」。

增上阿毘浮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厭離於黑闇，心常自攝護，永離於世間，言語諍論法。

從如來大師，稟受沙門法，善攝護世間，不令造眾惡」。

能求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斷截椎打殺，供養施迦葉，不見其為惡，亦不見為福」。

毘藍婆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我說彼尼乾，外道若提子，出家行學道，長夜修難行，

於大師徒眾，遠離於妄語，我說如是人，不遠於羅漢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死瘦之野狐，常共師子遊，終日小羸劣，不能為師子。

尼乾大師眾，虛妄自稱嘆，是惡心妄語，去羅漢甚遠」。

爾時，天魔波旬著阿俱吒天子，而說偈言：

「精勤棄闇冥，常守護遠離，深著微妙色，貪樂於梵世。

我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」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若此阿俱吒天子所說偈，此是天魔波旬加其力故，非彼阿俱吒天子自心所說。作是說言：

精勤棄闇冥，守護於遠離，深著微妙色，貪樂於梵世，

當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。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若諸所有色，於此及與彼，或復虛空中，各別光照耀，

當知彼一切，不離魔魔縛，猶如垂鉤餌，鉤釣於遊魚」。

時彼天子咸各念言：今日阿俱吒天子所說偈，沙門瞿曇言是魔所說，何故沙門瞿曇言是魔說？爾時，世尊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而告之言：「今阿俱吒天子所說偈，非彼天子自心所說，時魔波旬加其力故，作是說言：

精勤棄闇冥，守護於遠離，深著微妙色，貪樂於梵世，

當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。

是故我說偈：

若諸所有色，於此及與彼，或復虛空中，各別光照耀，

當知彼一切，不離魔魔縛，猶如垂鉤餌，鉤釣於遊魚」。

時諸天子復作是念：奇哉沙門瞿曇！神力大德，能見天魔波旬，而我等不見。我等當復各各說偈，讚歎沙門瞿曇，即說偈言：

「斷除於一切，有身愛貪想，令此善護者，除一切妄語。

若欲斷欲愛，應供養大師，斷除三有愛，破壞於妄語。

已斷於見貪，應供養大師。王舍城第一，名毘富羅山，

雪山諸山最，金翅鳥中名，八方及上下，一切眾生界，

於諸天人中，等正覺最上」。

時諸天子說偈讚佛已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因陀羅問壽，斷於一切結，說善稱長者，尸毘問共住，速疾問邊際，婆睺諮大喜，大喜毘忸問，般闍羅揵持，須深摩問第一，有外道問諸見）。

九九；一四二二（一三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摩伽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（有）摩伽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殺何得安眠？殺何得喜樂？為殺何等人，瞿曇所讚歎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殺於瞋恚，而得安隱眠。殺於瞋恚者，令人得歡喜。

瞋恚為毒本，殺者我所歎。殺彼瞋恚已，長夜無憂患」。

於時摩伽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〇；一四二三（一三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彌耆迦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彌耆迦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明照有幾種，能照明世間？唯願世尊說，何等明最上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有三種光明，能照耀世間：晝以日為照，月以照其夜，

燈火晝夜照，照彼彼色像。上下及諸方，眾生悉蒙照，

人天光明中，佛光明為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彌耆迦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一；一四二四（一三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陀摩尼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陀摩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為婆羅門事，學斷莫疲倦。斷除諸愛欲，不求受後身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婆羅門無事，所作事已作。乃至不得岸，晝夜常勤跪，

已到彼岸住，於岸復何跪？此是婆羅門，專精漏盡禪，

一切諸憂惱，熾然永已斷，是則到彼岸，涅槃無所求」。

時陀摩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二；一四二五（一三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多羅揵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斷幾捨幾法？幾法上增修？超越幾積聚，名比丘度流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斷五捨於五，五法上增修，超五種積聚，名比丘度流」。

時彼陀摩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三；一四二六（一三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迦摩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身諸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甚難，世尊！甚難，善逝」！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所學為甚難，具足戒三昧，遠離於非家，閑居寂靜樂」。

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靜默甚難得」。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得所難得學，具足戒三昧，晝夜常專精，修習意所樂」。

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正受心難得」。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難住正受住，諸根心決定，能斷死魔縻，聖者隨欲進」。

迦摩天子復白佛言：「世尊嶮道甚難行」。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難涉之嶮道，當行安樂進。非聖墮於彼，足上頭向下；

賢聖乘正直，嶮路自然平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迦摩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四；一四二七（一三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迦摩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迦摩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貪恚何所因？不樂身毛豎，恐怖從何起？覺想由何生？

猶如鳩摩羅，依倚於乳母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生自身長，如尼拘律樹，處處隨所著，如榛綿叢林。

若知彼因者，發悟令開覺，度生死海流，不復更受有」。

時迦摩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五；一四二八（一三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栴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栴檀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聞瞿曇大智，無障礙知見，何所住何學，不遭他世惡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攝持身、口、意，不造三惡法，處在於居家，廣集於群賓，

信惠財法施，以法立一切，住彼學彼法，則無他世畏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栴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六；一四二九（一三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栴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度於諸流，晝夜勤不懈？不攀無住處，云何不沒溺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內思惟正念，能度難度流。

不染此欲想，超度彼色愛，貪喜悉已盡，不入於難測」。

時彼栴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七；一四三〇（一三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迦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迦葉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當說比丘及比丘功德」。佛告天子：「隨汝所說」。時迦葉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修正念，其身善解脫，晝夜常勤求，壞有諸功德。

了知於世間，滅除一切有，比丘得無憂，心無所染著。

世尊！是名比丘，是名比丘功德」。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說」。迦葉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八；一四三一（一三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迦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彼迦葉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我今當說比丘及比丘所說」。佛告迦葉天子：「隨所樂說」。時彼迦葉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守正念，其心善解脫，晝夜常勤求，逮得離塵垢。

曉了知世間，於塵離塵垢，比丘無憂患，心無所染著。

世尊！是名比丘，是名比丘所說」。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」。迦葉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（摩佉問所害，彌佉諮照明，曇摩誦應作，多羅詢所短，極難及伏藏，迦默決二疑，實智及渡流，栴檀之所說，無垢有非有，斯兩迦葉談）。

二六 夜叉相應

一；一四三二（一三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。日暮，與五百比丘，於屈摩夜叉鬼住處宿。時屈摩夜叉鬼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時屈摩夜叉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請世尊與諸大眾，於此夜宿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是時屈摩夜叉鬼知世尊默然受請已，化作五百重閣、房舍，臥床、坐床、踞床，俱襵、褥枕，各五百具，悉皆化成。化作五百燈明，無諸烟炎。悉化現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勸請世尊，令入其舍，令諸比丘次受房舍及諸臥具。周遍受已，還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賢德有正念，賢德常正念，正念安隱眠，此世及他世。

賢德有正念，賢德常正念，正念安隱眠，其心常寂止，

賢德有正念，賢德常正念，正念安隱眠，捨降伏他軍。

賢德有正念，賢德常正念，不殺不教殺，不伏不教伏，

慈心於一切，心不懷怨結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屈摩夜叉鬼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」。時屈摩夜叉鬼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還自所住處。

二；一四三三（一三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鳩羅山，尊者那伽波羅為親侍者。爾時，世尊於夜闇時，天小微雨，電光睒現，出於房外，露地經行。是時天帝釋作是念：今日世尊住摩鳩羅山，尊者那伽波羅親侍供養。其夜闇冥，天時微雨，電光睒現，世尊出房，露地經行。我當化作毘琉璃重閣，執持重閣，隨佛經行。作是念已，即便化作鞞琉璃重閣，持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隨佛經行。爾時，摩竭提國人，若男、若女，夜啼之時，以摩鳩羅鬼恐之即止。親侍供養弟子之法，待師禪覺，然後乃眠。爾時，世尊為天帝釋，夜經行久。爾時，尊者那伽波羅作是念：世尊！今夜經行至久，我今當作摩鳩羅鬼形而恐怖之。時那伽波羅比丘，即反被俱執，長毛在外，往住世尊經行道頭，白佛言：「摩

鳩羅鬼來！摩鳩羅鬼來」！爾時，世尊告那伽波羅比丘：「汝那伽波羅愚癡人，以摩鳩羅鬼神像恐怖佛耶？不能動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一毛髮也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久離恐怖」。爾時，天帝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正法律中，亦復有此人耶」？佛言：「憍尸迦！瞿曇家中極大廣闊，斯等於未來世，亦當使得清淨之法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復婆羅門，於自所得法，得到於彼岸，若一毘舍遮，

及與摩鳩羅，皆悉超過去。若復婆羅門，於自所行法，

一切諸受覺，觀察皆已滅。若復婆羅門，自法度彼岸，

一切諸因緣，皆悉已滅盡。若復婆羅門，自法度彼岸，

一切諸人我，皆悉已滅盡。若復婆羅門，自法度彼岸，

於生老病死，皆悉已超過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三；一四三四（一三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阿那律陀，於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到畢陵伽鬼子母住處宿。時尊者阿那律陀，夜後分時，端身正坐，誦憂陀那，波羅延那，見真諦，諸上座所說偈，比丘尼所說偈，尸路偈，義品，牟尼偈，修多羅，悉皆廣誦。爾時，畢陵伽鬼子夜啼，畢陵伽鬼子母，為其子說偈，呵止言：

「畢陵伽鬼子，汝今莫得啼！當聽彼比丘，誦習法句偈。

若知法句者，能自護持戒，遠離於殺生，實言不妄語，

能自捨非義，解脫鬼神道」。

畢陵伽鬼子母說是偈時，畢陵伽鬼子啼聲即止。

四；一四三五（一三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大眾俱，到富那婆藪鬼子母住處宿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四聖諦相應法，所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

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爾時，富那婆藪鬼母，兒富那婆藪，及鬼女鬱多羅，二鬼小兒夜啼。時富那婆藪鬼母，教其男、女故而說偈言：

「汝富那婆藪，鬱多羅莫啼！令我得聽聞，如來所說法。

非父母能令，其子解脫苦，聞如來說法，其苦得解脫。

世人隨愛欲，為眾苦所迫，如來為說法，令破壞生死。

我今欲聞法，汝等當默然」！時富那婆藪，鬼女鬱多羅，

悉受其母語，默然而靜聽。語母言：「善哉！我亦樂聞法，

此正覺世尊，於摩竭勝山，為諸眾生類，演說脫苦法。

說苦及苦因，苦滅、滅苦道，從此四聖諦，安隱趣涅槃。

母今但善聽，世尊所說法」！

時富那婆藪鬼母即說偈言：

「奇哉智慧子，善能隨我心。汝富那婆藪，善歎佛導師！

汝富那婆藪，及汝鬱多羅，當生隨喜心，我已見聖諦」。

時富那婆藪鬼母說是偈時，鬼子男、女，隨喜默然。

五；一四三六（一三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諸大眾，至摩尼遮羅鬼住處夜宿。爾時，摩尼遮羅鬼，會諸鬼神，集在一處。時有一女人，持香華鬘飾、飲食，至彼摩尼遮羅鬼神住處。彼女人遙見世尊，在摩尼遮羅鬼神住處坐。見已，作是念：我今現見摩尼遮羅鬼神，即說偈言：

「善哉摩尼遮，住摩伽陀國，摩伽陀國人，所求悉如願。

云何於此世、常得安樂住？後世復云何，而得生天樂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莫放逸、慢恣，用摩尼鬼為？若自修所作，能得生天樂」。

時彼女人作是念：此非摩尼遮羅鬼，是沙門瞿曇。如是知已，即以香華，鬘飾，供養世尊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道趣安樂？當修何等行，此世常安隱，後世生天樂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布施善調心，樂執護諸根，正見修賢行，親近於沙門，

以正命自活，他世生天樂。何用三十三，諸天之苦網？

但當一其心，斷除於愛欲。我當說離垢，甘露法善聽」！

時彼女人聞世尊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如佛常法：謂布施，持戒，生天之福；欲味，欲患，煩惱清淨，出要遠離功德福利，次第演說清淨佛法。譬如鮮淨白氎，易染其色，時彼女人，亦復如是，即於坐上，於四聖諦得平等觀苦、集、滅、道。時彼女人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律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從今日，盡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」。時彼女人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六；一四三七（一三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到針毛鬼住處夜宿。爾時，針毛鬼會諸鬼神，集在一處。時有炎鬼，見世尊在針毛鬼住處夜宿，見已，往詣針毛鬼所，語針毛鬼言：「聚落主！汝今大得善利！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於汝室宿」。針毛鬼言：「今當試看，為是如來為非」？時針毛鬼與諸鬼神集會已，還歸自舍，束身衝佛。爾時，世尊卻身避之。如是再三，束身衝佛，佛亦再三卻身避之。爾時，針毛鬼言：「沙門怖耶」？佛言：「聚落主！我不怖也，但汝觸惡」。針毛鬼言：「今有所問，當為我說。能令我喜者善，不能令我喜者，當壞汝心，裂汝胸，令汝熱血從其面出；捉汝兩手，擲恆水彼岸」。佛告針毛鬼：「聚落主！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，能壞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心者，能裂其胸者，能令熱血從面出者，執其兩臂擲著恆水彼岸者。汝今但問，當為汝說，令汝歡喜」。時針毛鬼說偈問佛：

「一切貪、恚心，以何為其因？不樂身毛豎，恐怖從何起？

意念諸覺想，為從何所起？猶如新生兒，依倚於乳母」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生自身長，如尼拘律樹，展轉相拘引，如籐綿叢林。

若知彼所因，當令鬼覺悟，度生死海流，不復重增有」。

爾時，針毛鬼聞世尊說偈，心得歡喜，向佛悔過，受持三歸。佛說此經已，針毛鬼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四三八（一三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優婆夷子，受八支齋，尋即犯戒，即為鬼神所持。爾時，優婆夷即說偈言：

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月分八日，神通瑞應月，八支善正受。

受持於齋戒，不為鬼所持，我昔數諮問，世尊作是說」。

爾時，彼鬼即說偈言：

「十四、十五日，及月分八日，神足瑞應月，八支修正受。

齋肅清淨住，戒德善守護，不為鬼戲弄，善哉從佛聞。

汝當說言放，我當放汝子。諸有慢緩業，染污行苦行，

梵行不清淨，終不得大果。譬如拔菅草，執緩則傷手，

沙門行惡觸，當墮地獄中。譬如拔菅草，急捉不傷手，

沙門善攝持，則到般涅槃」。

時彼鬼神即放優婆夷子。爾時，優婆夷說偈告子言：

「子汝今聽我，說彼鬼神說：若有慢緩業，穢污修苦行，

不清淨梵行，彼不得大果。譬如拔蓑草，執緩則傷手，

沙門起惡觸，當墮地獄中。如急執蓑草，則不傷其手，

沙門善執護，逮得般涅槃」。

時彼優婆夷子，如是覺悟已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心不得樂，還歸自家。母遙見子而說偈言：

「邁世而出家，何為還聚落？燒舍急出財，豈還投火中」？

其子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但念母命終，存亡不相見，故來還瞻視，何見子不歡」？

時母優婆夷說偈答言：

「捨欲而出家，還欲服食之。是故我憂悲，恐隨魔自在」。

是時優婆夷，如是、如是發悟其子，如是其子還空閑處，精勤思惟，斷除一切煩惱結縛，得阿羅漢果證。

八；一四三九（一三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到阿臛鬼住處夜宿。時阿臛鬼集會諸鬼神。時有竭曇鬼，見世尊在阿臛鬼住處夜宿。見已，至阿臛鬼所，語阿臛鬼言：「聚落主！汝獲大利！如來宿汝住處」。阿臛鬼言：「生人今日在我舍住耶？今當令知，為是如來，為非如來」？時阿臛鬼，諸鬼神聚會畢，還歸自家。語世尊曰：「出去，沙門」！爾時，世尊以他家故，即出其舍。阿臛鬼復言：「沙門，來入」。佛即還入，以滅慢故。如是再三。時阿臛鬼第四復語世尊言：「沙門！出去」。爾時，世尊語阿臛鬼言：「聚落主！已三見請，今不復出」。阿臛鬼言：「今問沙門，沙門答我能令我喜者善，不能令我喜者，我當壞其心、裂其胸，亦令熱血從其面出，執持兩手，擲著恆水彼岸」。世尊告言：「聚落主！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天神、世人，有能壞我心，裂我胸，令我熱血從面而出，執持兩手擲著恆水彼岸者。然聚落主！汝今但問，當為汝說，令汝心喜」。時阿臛鬼說偈問佛：

「說何等名為，勝士夫事物？行於何等法，得安樂果報？

何等為美味？云何壽中勝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淨信為最勝，士夫之事物。行法得樂果；解脫味中上。

智慧除老死，是為壽中勝」。

時阿臈鬼復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稱」？如上所說偈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持戒名稱流」。如上所說偈。

時阿臈鬼復說偈言：

「幾法起世間？幾法相順可？世幾法取受？世幾法損減」？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世六法等起，六法相順可，世六法取受，世六法損減」。

阿臈鬼復說偈問佛：

「誰能度諸流，晝夜勤方便？無攀、無住處，孰能不沉沒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正念內思惟，能度難度流。

不樂於五欲，亦超度色愛，無攀、無住處，是能不沒溺」。

時阿臈鬼復說偈問佛：

「以何法度流？以何度大海？以何捨離苦？以何得清淨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以信度河流，不放逸度海，精進能斷苦，以慧得清淨。

汝當更問餘，沙門、梵志法，其法無有過，真諦施調伏」。

時阿臈鬼復說偈問佛：

「何煩更問餘，沙門、梵志法，即曰最勝士，以顯大法炬。

於彼竭曇摩，常當報其恩，告我等正覺，無上導御師。

我即日當行，從村而至村，親侍等正覺，聽受所說法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阿臈鬼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九；一四四〇（一三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叔迦羅比丘尼，住王園比丘尼眾中，為王舍城諸人恭敬供養，如阿羅漢。又於一時，王舍城人於一吉星日歡集大會，即於是日闕不供養。有一鬼神敬重彼比丘尼故，至王舍城里巷之中，家家說偈：

「王舍城人民，醉酒惛睡臥，不勤供養彼，叔迦比丘尼。

善修諸根故，名曰叔迦羅；善說離垢法，涅槃清涼處。

隨順聽所說，終日樂無厭，乘聽法智慧，得度生死流，

猶如海商人，依附力馬王」。

時一優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羅比丘尼，復有優婆塞以食供養。時彼鬼神即說偈言：

「智慧優婆塞，獲福利豐多，施叔迦羅衣，離諸煩惱故。

智慧優婆塞，獲福利豐多，施叔迦羅食，離諸積聚故」。

時彼鬼神說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一〇；一四四一（一三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時毘羅比丘尼，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。為王舍城諸人民，於吉星日集聚大會，當斯之日，毘羅比丘尼無人供養。時有鬼神，敬重毘羅比丘尼，即入王舍城，處處里巷，四衢道頭而說偈言：

「王舍城人民，醉酒惛睡臥，毘羅比丘尼，無人供養者。

毘羅比丘尼，勇猛修諸根，善說離垢塵，涅槃清涼法。

皆隨順所說，終日樂無厭，乘聽法智慧，得度生死流」。

時有一優婆塞，持衣布施毘羅比丘尼。復有一優婆塞，以食供養。時彼鬼神而說偈言：

「智慧優婆塞，今獲多福利、以衣施斷縛，毘羅比丘尼。

智慧優婆塞，今獲多福利，食施毘羅尼，離諸和合故」。

時彼鬼神說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一一；一四四二（一三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娑多耆利天神，醯魔波低天神，共作約誓：若其宮中有寶物出者，必當相語，不相語者，得違約罪。時醯魔波低天神宮中，有未曾有寶波曇摩華出，華有千葉，大如車輪、金色寶莖。時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語娑多耆利：「聚落主！今我宮中，忽生未曾有寶波曇摩華，華有千葉，大如車輪，金色寶莖，可來觀看」！娑多耆利天神，遣使詣醯魔波低舍告言：「聚落主！用是波曇摩百千為？今我宮中，有未曾有寶，大波曇摩出，所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汝便可來奉事供養」！時醯魔波低天神，即與五百眷屬，往詣娑多耆利天神所，說偈問言：

「十五日良時，天夜遇歡會，當說受何齋，從何羅漢受」？

時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今日佛世尊，在摩竭勝國，住於王舍城，迦蘭陀竹園，

演說微妙法，滅除眾生苦。苦苦及苦集，苦滅盡作證，

八聖出苦道，安隱趣涅槃。當往設供養，我羅漢世尊」。

醯魔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彼有心願樂，慈濟眾生不？彼於受不受，心想平等不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彼妙願慈心，度一切眾生；於諸受不受，心想常平等」。

時醯魔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為具足明達，已行成就不？諸漏永滅盡，不受後有耶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明達善具足，正行已成就。諸漏永已盡，不復受後有」。

醯魔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牟尼意行滿，及身、口業耶？明行悉具足，以法讚歎耶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具足牟尼心，及業身、口滿。明行悉具足，以法而讚歎」。

醯魔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遠離於害生，不與不取不？為遠於放蕩，不離禪思不」？

娑多耆利復說偈言：

「常不害眾生，不與不妄取。遠離於放蕩，日夜常思禪」。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為不樂五欲，心不濁亂不？有清淨法眼，滅盡愚癡不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心常不樂欲，亦無濁亂心。佛法眼清淨，愚癡盡無餘」。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至誠不妄語，麁澁言無有？得無別離說，無不誠說不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至誠不妄語，亦無麁澁言。不離他親厚，常說如法言」。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為持清淨戒，正念寂滅不？具足等解脫，如來大智不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淨戒悉具足，正念常寂靜。等解脫成就，得如來大智」。

〔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明達悉具足，正行已清淨。所有諸漏盡，不復受後有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明達悉具足，正行已清淨。一切諸漏盡，無復後生有」。

醯魔波低復說偈言：

「牟尼善心具，及身、口業跡，明行悉成就，故讚歎其法」？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牟尼善心具，及身、口業跡，明行悉成就，讚歎於其法」〕。

醯魔波低復說偈言：

「伊尼延鹿□，仙人之勝相，少食捨身貪，牟尼處林禪。

汝今當共行，敬禮彼瞿曇」。

時有百千鬼神眷屬，圍繞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速至佛所，禮拜供養。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敬禮，而說偈言：

「伊尼延鹿□，仙人之勝相，少食無貪嗜，牟尼樂林禪。

我等今故來，請問於瞿曇，師子獨遊步，大龍無恐畏。

今故來請問，牟尼願決疑！云何得出苦？云何苦解脫？

唯願說解脫，苦於何所滅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世五欲功德，及說第六意，於彼欲無貪，解脫一切苦。

如是從苦出，如是解脫苦，今答汝所問，苦從此而滅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：

「泉從何轉還？惡道何不轉？世間諸苦樂，於何而滅盡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及以意入處，於彼名及色，永滅盡無餘。

於彼泉轉還，於彼道不轉；於彼苦及樂，得無餘滅盡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復說偈問佛：

「世間幾法起？幾法世和合？幾法取受世？幾法令世滅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六法起世間，六法世和合，六法取受世，六法世損滅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復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度諸流，日夜勤方便？無攀、無住處，而不溺深淵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智慧善正受，如思惟繫念，是能度深淵。

不樂諸欲想，亦超色諸結，無攀、無住處，不溺於深淵」。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，復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度諸流？以何度大海？云何捨離苦？云何得清淨」？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信度河流，不放逸度海，精進能斷苦，智慧得清淨」。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汝可更問餘，沙門、梵志法，真實施調伏，除此更無法」。

醯魔波低復說偈言：

「更餘何所問，沙門、梵志法，大精進今日，已具善開導。

我今當報彼，娑多耆利恩，能以導御師，告語於我等。

我當詣村村，家家而隨佛，承事禮供養，從佛聞正法。

此百千鬼神，悉合掌恭敬，一切歸依佛，牟尼之大師。

得無上之名，必見真實義，成就大智慧，於欲不染著。

慧者當觀察，救護世間者，得賢聖道跡，是則大仙人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娑多耆利，醯魔波低，及諸眷族五百鬼神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一二；一四四三（一三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是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連，住耆闍崛山中。時尊者舍利弗，新剃鬚髮。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，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，語伽吒鬼言：「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」。伽吒鬼言：「汝優波伽吒莫作是語！此沙門大德，大力，汝莫長夜得大不饒

益苦」。如是再三說，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隨伽吒鬼語。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，打已尋自喚言：「燒我，伽吒！煮我，伽吒」！再三喚已，陷入地中，墮阿毘地獄。尊者大目揵連聞尊者舍利弗，為鬼所打聲已，即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問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尊者！苦痛可忍不」？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尊者大目揵連！雖復苦痛，意能堪忍，不至大苦」。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奇哉！尊者舍利弗，真為大德大力。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，能令碎如糠糟，況復打人而不苦痛」？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實不大苦痛」。時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連，共相慰勞。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，聞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其心如剛石，堅住不傾動，染著心已離，瞋者不反報，

若如此修心，何有苦痛處」！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因陀羅釋迦、崛摩、白山賓迦羅、富那婆修、曼遮尼羅、箭毛、受齋、曠野、及雄、淨、七岳并雪山、害及於無害，是名第十二）。

二七 林相應

一；一四四四（一三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一林中，夏安居。彼林中有天神住，知十五日諸比丘受歲，極生憂慼。有餘天神語彼天神言：「汝何卒生愁憂苦惱？汝當歡喜，諸比丘持戒清淨，今日受歲」。林中天神答言：「我知比丘今日受歲，不同無羞外道受歲。然精進比丘受歲，持衣鉢，明日至餘處去，此林當空」。比丘去後，林中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今我心不樂，但見空林樹。清淨心說法，多聞諸比丘，

瞿曇之弟子，今悉何處去」？

時有異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有至摩伽陀，有至拘薩羅，亦至金剛地，處處修遠離。

猶如野禽獸，隨所樂而遊」。

二；一四四五（一三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國人間，止住一林中，入晝正受。身體疲極，夜則睡眠。時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於空林中入晝正受，夜著睡眠，我今當往覺悟之。爾時，天神往至比丘前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汝起起，何以著睡眠？睡眠有何利，病時何不眠？

利刺刺身時，云何得睡眠？汝本捨非家，出家之所欲，

當如本所欲，日夜求增進，莫得墮睡眠，令心不自在。

無常、不恆欲，迷醉於愚夫，餘人悉被縛，汝今已解脫，

正信而出家，何以著睡眠？已調伏貪欲，其心得解脫，

具足勝妙智，出家何故眠？勤精進正受，常修堅固力，

專求般涅槃，云何而睡眠？起明斷無明，滅盡諸有漏，

調彼後邊身，云何著睡眠」？

時彼天神說是偈時，彼比丘聞其所說，專精思惟，得阿羅漢。

三；一四四六（一三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（人間），住（一）林中，入晝正受。心起不善覺，依於惡貪。時彼林中住止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止住林中入晝正受，心生不善覺，依於惡貪，我今當往開悟之。時彼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其心欲遠離，止於空閑林，放心隨外緣，亂想而流馳。

調伏樂世心，常樂心解脫，當捨不樂心，執受安樂住。

思非於正念，莫著我我所，如以塵頭染，是著極難遣，

莫令染樂著，欲心所濁亂。如釋君馳象，奮迅去塵穢，

比丘於自身，正念除塵垢。塵者謂貪欲，非世間塵土，

黠慧明智者，當悟彼諸塵，於如來法律，持心莫放逸。

塵垢謂瞋恚，非世間塵土，黠慧明智者，當悟彼諸塵，

於如來法律，持心莫放逸。塵垢謂愚癡，非世間塵土，

明智黠慧者，當捨彼諸塵，於如來法律，持心莫放逸」。

時彼天神說是偈已，彼比丘聞其所說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四；一四四七（一三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入晝正受，起不正思惟。時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止住林中入晝正受，而起不正思惟、我今當往，方便善覺悟之。時彼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何不正思惟，覺觀所寢食？當捨不正念，專修於正受。

遵崇佛、法、僧，及自持淨戒，常生隨喜心，喜樂轉勝進，

以心歡喜故，速究竟苦邊」。

時彼天神說偈勸發已，彼比丘專精思惟，盡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五；一四四八（一三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於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入晝正受。時彼比丘日中時，不樂心生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於此日中時，眾鳥悉靜默，空野忽有聲，令我心恐怖」。

時彼林中住止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於今日中時，眾鳥悉寂靜，空野忽有聲，應汝不樂心。

汝當捨不樂，專樂修正受」。

時彼天子說偈覺悟彼比丘已，時彼比丘專精思惟，捨除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六；一四四九（一三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有天神，名闍隣尼，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識。

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〔到阿那律所〕說偈言：

「汝今可發願，願還生本處，三十三天上，五欲樂悉備，

百種諸音樂，常以自歡娛。每至睡眠時，音樂以覺悟，

諸天玉女眾，晝夜侍左右」。

尊者阿那律陀說偈答言：

「諸天玉女眾，此皆大苦聚，以彼顛倒想，繫著有身見；

諸求生彼者，斯亦是大苦。闍隣尼當知！我不願生彼，

生死已永盡，不受後有故」。

尊者阿那律說是語時，闍隣尼天子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七；一四五〇（一三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林中止住。勤誦經，勤講說，精勤思惟，得阿羅漢果。證已，不復精勤誦說。時有天神止彼林中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汝先時，晝夜勤誦習，常為諸比丘，共論決定義。

汝今於法句，寂然無所說，不與諸比丘，共論決定義」。

時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本未應離欲，心常樂法句，既離欲相應，誦說事已畢。

先知道已備，用聞見道為？世間諸聞見，無知悉放捨」。

時彼天神聞比丘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八；一四五一（一三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止一林中。時彼比丘有眼患，受師教，應嗅鉢曇摩花。時彼比丘受師教已，往至鉢曇摩池側，於池岸邊迎風而坐，隨風嗅香。時有天神主此池者，語比丘言：「何以盜華？汝今便是盜香賊也」。爾時，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不壞亦不奪，遠住隨嗅香，汝今何故言，我是盜香賊」？

爾時，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不求而不捨，世間名為賊。汝今人不與，而自一向取，

是則名世間，真實盜香賊」。

時有一士夫，取彼藕根，重負而去。爾時，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如今彼士夫，斷截分陀利，拔根重負去，便是姦狡人，

汝何故不遮，而言我盜香」？

時彼天神說偈答言：

「狂亂姦狡人，猶如乳母衣，何足加其言，且堪與汝語。

袈裟污不現，黑衣墨不污，姦狡兇惡人，世間不與語。

蠅腳污素帛，明者小過現；如墨點珂貝，雖小悉皆現。

常從彼求淨，無結離煩惱，如毛髮之惡，人見如泰山」。

時彼比丘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！善哉說！以義安慰我，汝可常為我，數數說斯偈」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我非汝買奴，亦非人與汝，何為常隨汝，數數相告語？

汝今自當知，彼彼饒益事」。

時彼天子說是偈已，彼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九；一四五二（一三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十力迦葉，住王舍城仙人窟中。時有獵師，名曰尺只，去十力迦葉不遠，張網捕鹿。爾時，十力迦葉為彼獵師哀愍說法，時彼獵師不解所說。時十力迦葉即以神力，指端火然，彼猶不悟。爾時，仙人窟中住止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深山中獵師，少智盲無目，何為非時說，薄德無辯慧？

所聞亦不解，明中亦無見，於諸善勝法，愚癡莫能了。

正使燒十指，彼終不見諦」。

時彼天神說是偈已，尊者十力迦葉，即默然住。

（不樂及睡眠，厭離、倒淨想，安住、閣利那，誦習、花、迦葉）。

一〇；一四五三（一三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尊者金剛子，住巴連弗邑一處林中。時巴連弗邑人民，夏四月過，作憍牟尼大會。時尊者金剛子，聞世間大會，生不樂心，而說偈言：

「獨一處空林，猶如棄枯木。夏時四月滿，世間樂莊嚴，

普觀諸世間，其苦無過我」。

爾時，林中住止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獨一處空林，猶如棄枯木，為三十三天，心常所願樂，

猶如地獄中，仰思生人道」。

時金剛子為彼天神所勸發已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一一；一四五四（一三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唯好樂持戒，不能增長上進功德。時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住於林中，唯樂持戒，不能增修上進功德，今我當往方便而發悟之。即說偈言：

「非一向持戒，及修習多聞，獨靜禪三昧，閑居修遠離，

比丘偏猗息，終不得漏盡，平等正覺樂，遠非凡夫輩」。

時彼比丘，天神勸進已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一二；一四五五（一三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尊者那伽達多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有在家、出家，常相親近。時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念

：此非比丘法，住於林中，與諸在家、出家，周旋親數，我今當往方便發悟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旦早出，迫暮而還林，道俗相習近，苦樂必同安，

恐起家放逸，而隨魔自在」。

時那伽達多比丘，為彼天神如是、如是開覺已，如是、如是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一三；一四五六（一三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言語嬉戲，終日散亂，心不得定，縱諸根門，馳騁六境。時彼林中止住天神，見是比丘不攝威儀，心不欣悅而說偈言：

「此先有瞿曇，正命弟子眾，無常心乞食，無常受床臥，

觀世無常故，得究竟苦邊。今有難養眾，沙門所居止，

處處求飲食，遍遊於他家，望財而出家，無真沙門欲，

垂著僧伽梨，如老牛曳尾」。

爾時，比丘語天神言：「汝欲厭我耶」？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不指其名姓，不非稱其人，而總向彼眾，說其不善者。

踈漏相現者，方便說其過；勤修精進者，歸依恭敬禮」。

彼諸比丘為天神勸發已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一四；一四五七（一三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彼比丘與長者婦女嬉戲，起惡名聲。時彼比丘作是念：我今不類，共他婦女起惡名聲，我今欲於此林中自殺。時彼林中止住天神，作是思念：不善、不類，此比丘不壞無過，而於林中欲自殺身，我今當往方便開悟。時彼天神化作長者女身，語比丘言：「於諸巷路、四衢道中，世間諸人，為我及汝起惡名聲，言我與汝共相習近，作不正事。已有惡名，今可還

俗，共相娛樂」。比丘答言：「以彼里巷、四衢道中，為我與汝起惡名聲，共相習近，為不正事，我今且自殺身」。時彼天神還復天身，而說偈言：

「雖聞多惡名，苦行者忍之，不應苦自害，亦不應起惱。

聞聲恐怖者，是則林中獸，是輕躁眾生，不成出家法。

仁者當堪耐，不中住惡聲，執心堅住者，是則出家法。

不由他人語，令汝成劫賊；亦不由他語，令汝得羅漢。

如汝自知已，諸天亦復知」。

爾時，比丘為彼天神所開悟已，專精思惟，斷除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一五；一四五八（一三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尊者見多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著糞掃衣。時梵天王與七百梵天，乘其宮殿，來詣尊者見多比丘所，恭敬禮事。時有天神住彼林中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觀彼寂諸根，能感善供養，具足三明達，得不傾動法，

度一切方便，少事糞掃衣。七百梵天子，乘宮來奉詣，

見生死有邊，今禮度有岸」。

時彼天神說偈讚歎見多比丘已，即沒不現。

一六；一四五九（一三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彼比丘身體疲極，夜著睡眠。時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覺悟之，即說偈言：

「可起，起，比丘！何故著睡眠？睡眠有何義？修禪莫睡眠」。

時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不肯當云何，懈怠、少方便，緣盡四體羸，夜則著睡眠」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且汝當執守，勿聲而大呼，汝已得修閑，莫令其退沒」。

時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我當用汝語，精勤修方便，不為彼睡眠，數數覆其心」。

時彼天神如是、如是覺悟彼比丘時，彼比丘專精方便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汝豈能自起，專精勤方便，不為眾魔軍，厭汝令睡眠」？

時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從今當七夜，常坐正思惟：其身生喜樂，無一處不滿。

初夜觀宿命，中夜天眼淨，後夜除無明。見眾生苦樂，

上中下形類，善色及惡色，知何業因緣，而受斯果報。

若士夫所作，所作還自見，善者見其善，惡者自見惡」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我知先一切，比丘十四人，皆是須陀洹，悉得禪正受，

來到此林中，當得阿羅漢。見汝一懈怠，仰臥著睡眠，

莫令住凡夫，故方便覺悟」。

爾時，比丘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汝天神！以義安慰我，至誠見開覺，令我盡諸漏」。

時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應如是，信非家出家，抱愚而出家，逮得見清淨。

我今攝受法，當盡壽命思。若汝疾病時，我當與良藥」。

時彼天神說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一七；一四六〇（一三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依一聚落，止住田側。時尊者舍利弗，於晨朝時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。

時有一尼揵子，飲酒狂醉，持一瓶酒，從聚落出。見尊者舍利弗而說偈言：

「米膏熏我身，持米膏一瓶，山地草樹木，視之一金色」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作此惡聲，是惡邪物而說是偈，我豈不能以偈答之！時尊者舍利弗即說偈言：

「無想味所熏，持空三昧瓶，山地草樹木，視之如涕唾」。

一八；一四六一（一三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得他心智，煩惱有餘。去林不遠，有井，有飲野干罐，拘鉤頸時，彼野干作諸方便求脫，而自念言：天遂欲明，田夫或出，當恐怖我。汝汲水罐，怖我已久，可令我脫！時彼比丘知彼野干心之所念，而說偈言：

「如來慧日出，離林說空法，心久恐怖我，今可放令去」。

時彼比丘自教授已，一切結盡，得阿羅漢。

一九；一四六二（一三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一林中。時有天神依彼林者，見佛行跡，低頭諦觀，修於佛念。時有優樓鳥，住於道中，行欲蹈佛足跡。爾時，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優樓鳥，團目栖樹間，莫亂如來跡，壞我念佛境」。

時彼天神說此偈已，默然念佛。

二〇；一四六三（一三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依波吒利樹下住止。時有天神依彼林中住，即說偈言：

「今日風卒起，吹波吒利樹，落波吒利花，供養於如來」。

時彼天神說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一；一四六四（一三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住支提山側，皆是阿練若比丘，著糞掃衣，常行乞食。時山神依彼山住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孔雀文繡身，處鞞提醯山，隨時出妙聲，覺乞食比丘。

孔雀文繡身，處鞞提醯山，隨時出妙聲，覺糞掃衣者。

孔雀文繡身，處鞞提醯山，隨時出妙聲，覺依樹坐者」。

時彼天神說此偈已，即默然住。

二二；一四六五（一三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住支提山，一切皆修阿練若行，著糞掃衣，常行乞食。爾時那娑佉多河岸崩，殺三營事比丘。時支提山住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乞食、阿練若，慎莫營造立，不見佉多河，傍岸卒崩倒，

壓殺彼造立，營事三比丘。糞掃衣比丘，慎莫營造立，

不見佉多河，傍岸卒崩倒，壓殺彼造立，營事三比丘。

依樹下比丘，慎莫營造立，不見佉多河，傍岸卒崩倒，

壓殺彼造立，營事三比丘」。

時彼天神說此偈已，即默然住。

二三；一四六六（一三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蘭陀竹園時。有異比丘，住頻陀山。爾時山林大火卒起，舉山洞然。時有俗人而說偈言：

「今此頻陀山，大火洞熾然，焚燒彼竹林，亦燒竹華實」。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今彼俗人能說此偈，我今何不說偈答之？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有熾然，無慧能救滅，焚燒諸受欲，亦燒不作苦」。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四；一四六七（一三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恆河側，住一林中。時有一族姓女，常為舅姑所責，至恆水岸邊，而說偈言：

「恆水我今欲，隨流徐入海，不復令舅姑，數數見嫌責」。

時彼比丘見族姓女，聞其說偈，作是念：彼族姓女尚能說偈，我今何為不說偈答耶？即說偈言：

「淨信我今欲，隨彼八聖水，徐流入涅槃，不見魔自在」。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五；一四六八（一三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去林不遠，有種瓜田。時有盜者，夜偷其瓜，見月欲出而說偈言：

「明月汝莫出！待我斷其瓜。我持瓜去已，任汝現不現」。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彼盜瓜者尚能說偈，我豈不能說偈答耶？即說偈言：

「惡魔汝莫出！待我斷煩惱。斷彼煩惱已，任汝出不出」。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六；一四六九（一三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有沙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名為常？乞食則為常。云何為無常？僧食為無常。

云何名為直？唯因陀羅幢。云何名為曲？曲者唯見鉤」。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此沙彌能說斯偈，我今何不說偈而答？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名為常，常者唯涅槃。云何為無常？謂諸有為法。

云何名為直？謂聖八正道。云何名為曲？曲者唯惡徑」。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七；一四七〇（一三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舍利弗弟子，服藥已，尋即食粥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到瓦師舍，從乞瓦甌，時彼瓦師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勝，而不施一錢？云何勝實德，於財無所減」？

爾時，舍利弗說偈答言：

「若不食肉者，而施彼以肉。諸修梵行者，施之以女色。

不坐高床者，施以高廣床。於彼臨行者，施以息止處。

如是等施與，於財不損減，是則有名譽，而不捨一錢，

實德名稱流，於財無所減」。

時彼瓦師復說偈言：

「汝今舍利弗，所說實為善。今施汝百甌，非餘亦不得」。

尊者舍利弗說偈答言：

「彼三十三天，炎魔、兜率陀，化樂諸天人，及他化自在，

瓦鉢信以得，而汝不生信」。

尊者舍利弗說此偈已，於瓦師舍默然出去。

二八；一四七一（一三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有貧士夫，在於林側，作如是悕望思惟，而說偈言：

「若得豬一頭，美酒滿一瓶，盛持甌一枚，人數數持與。

若得如是者，當復何所憂」？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此貧士夫尚能說偈，我今何以不說？即說偈言：

「若得佛、法、僧，比丘善說法，我不病常聞，不畏眾魔怨」。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二九；一四七二（一三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彼比丘作如是思惟：若得好劫貝，長七肘，廣二肘，作衣已，樂修善法。時有天神依彼林者，作是念：此非比丘法，住於林中，作是思惟悕望好衣。時天神化作全身骨鏁，於彼比丘前舞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思劫貝，七肘廣六尺，晝則如是想，知夜何所思」？

時彼比丘即生恐怖，其身戰悚，而說偈言：

「止止不須氈，今著糞掃衣，晝見骨鏁舞，知夜復何見」？

時彼比丘心驚怖已，即正思惟，專精修習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三〇；一四七三（一三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得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時有一女人，於夜闇中，天時微雨，電光睒照，於林中過。欲詣他男子，倒深泥中，環釧斷壞，華瓔散落。時彼女人而說偈言：

「頭髮悉散解，花瓔落深泥，鐶釧悉破壞，丈夫何所著」？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女人尚能說偈，我豈不能說偈答之？

「煩惱悉斷壞，度生死淤泥，著纏悉散落，十方尊見我」。

時彼比丘說偈已，即默然而住。

三一；一四七四（一三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於河側，一林樹間。時有丈夫與婦相隨度河，住於岸邊，彈琴嬉戲，而說偈言：

「愛念而放逸，逍遙青樹間，流水流且清，琴聲極和美，

春氣調適遊，快樂何過是」？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彼士夫尚能說偈，我豈不能說偈答之？

「受持清淨戒，愛念等正覺，沐浴三解脫，善以極清涼，

入道具莊嚴，快樂豈過是」？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即默然而住。

三二；一四七五（一三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有天神，見諸鴿鳥而說偈言：

「鴿鳥當積聚，胡麻、米、粟等，於山頂樹上，高顯作巢窟。

若當天雨時，安極飲食宿」。

時彼比丘作是念：彼亦覺悟我，即說偈言：

「凡夫積善法，恭敬於三寶，身壞命終時，資神心安樂」。

時彼比丘說此偈已，以即覺悟，專精思惟，除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卷006

弟子所說誦第六

二八 舍利弗相應

一；一四七六（四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竭提國那羅聚落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亦在摩竭提國那羅聚落。時有外道出家，名閻浮車，是舍利弗舊善知識。來詣舍利弗（所），問訊，共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問舍利弗言：「賢聖法律中，有何難事」？舍利弗告閻浮車：「唯出家難」。「云何出家難」？答言：「愛樂者難」。「云何愛樂難」？答言：「樂常修善法難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常修善法增長耶」？答言：「有謂八正道：謂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閻浮車言：「舍利弗！此則善道，此則善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於諸善法常修習增長。舍利弗！出家常修習此道，不久疾得盡諸有漏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如是比，閻浮車所問序，四十經。

二；一四七七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云何名善說法者？（云何名）為世間正向？云何名為世間善逝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若說法調伏欲貪，調伏瞋恚，調伏愚癡，是名世間說法者。若向調伏欲貪，向調伏瞋恚，向調伏愚癡，是名正向。若貪欲已盡，無餘斷知；瞋恚、愚癡已盡，無餘斷知，是名善逝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能起善逝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三；一四七八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涅槃者，云何為涅槃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涅槃者，貪欲永盡，瞋恚永盡，愚癡永盡，一切諸煩惱永盡，是名涅槃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涅槃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四；一四七九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為斷貪欲故，斷瞋恚故，斷愚癡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五；一四八〇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有漏盡，云何名為有漏盡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漏者，三有漏：謂欲有漏，有有漏，無明有漏。此三有漏欲盡無餘，名有漏盡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漏盡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六；一四八一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阿羅漢者，云何名阿羅漢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貪欲已斷無餘，瞋恚、愚癡已斷無餘，是名阿羅漢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阿羅漢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七；一四八二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阿羅漢者，云何名阿羅漢者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貪欲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是名阿羅漢者」。復問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阿羅漢者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八；一四八三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無明者，云何為無明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者，於前際無知，後際無知，前後中際無知；佛、法、僧寶無知；苦、集、滅、道無知；善、不善、無記無知；內無知，外無知；若於彼彼事無知闇障，是名無明」。閻浮車語舍利弗：「此是大闇積聚」！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無明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九；一四八四（）

閻浮車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謂有漏，云何有漏」？如前說。

一〇；一四八五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有，云何為有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謂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有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一；一四八六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有身，云何有身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身者，五受陰。云何五受陰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斷此有身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四八七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苦者，云何為苦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苦者，謂生苦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，恩愛別離苦，怨憎會苦，所求不得苦：略說五受陰苦，是名為苦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斷此苦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三；一四八八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流者，云何為流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流者，謂欲流，有流，見流，無明流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流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四；一四八九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扼者，云何為扼」？扼如流說。

一五；一四九〇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取者，云何為取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取者，四取：謂欲取，我取，見取，戒取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取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六；一四九一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縛者，云何為縛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縛者，四縛：謂貪欲縛，瞋恚縛，戒取縛，我見縛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縛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七；一四九二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結者，云何為結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結者，九結：謂愛結，恚結，慢結，無明結，見結，他取結，疑結，嫉結，慳結」。復問舍利弗；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結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八；一四九三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使者，云何為使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使者，七使：謂貪欲使：瞋恚使，有愛使，慢使，無明使，見使，疑使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使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九；一四九四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欲者，云何為欲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欲者，謂眼所識色，可愛、樂、念、染著色；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所識觸，可愛、樂、念、染、著觸。閻浮車！此功德非欲，但覺想思惟者是」。時舍利弗即說偈言：

「非彼愛欲使，世間種種色，唯有覺想者，是則士夫欲。

彼諸種種色，常在於世間，調伏愛欲心，是則黠慧者」。

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欲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〇；一四九五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言：「所謂蓋者，云何為蓋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蓋者，有五蓋：謂貪欲蓋，瞋恚蓋，睡眠蓋，掉悔蓋，疑蓋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五蓋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一；一四九六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穌息者，云何為穌息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穌息者，謂斷三結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三結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二；一四九七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穌息者，云何為得穌息者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穌息者謂三結已盡、已知」。復問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斷此結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三；一四九八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上穌息，云何為得上穌息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上穌息者，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是名得上穌息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上穌息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四；一四九九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上穌息處，云何為得上穌息處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上穌息處者，謂貪欲已斷、已知，永盡無餘；瞋恚、愚癡已斷、已知，永盡無餘，是為得上穌息處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上穌息處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五；一五〇〇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清涼，云何為清涼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清涼者，五下分結盡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」。復問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五下分結、得清涼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六；一五〇一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清涼，云何為得清涼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五下分結已盡、已知，是名得清涼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清涼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七；一五〇二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上清涼者，云何為上清涼」？舍利弗言：「上清涼者，謂貪欲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一切煩惱永盡無餘，是名上清涼」。復問：「有道、有向，得此上清涼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八；一五〇三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得上清涼，云何名得上清涼」？舍利弗言：「得上清涼者，謂貪欲永盡無餘，已斷已知；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已斷、已知，是名得上清涼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得此上清涼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二九；一五〇四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愛，云何為愛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三愛：謂欲愛，色愛，無色愛」。復問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斷此三愛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三〇；一五〇五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業跡，云何為業跡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業跡者，十不善業跡：謂殺生，偷盜，邪婬，妄語，兩舌，惡口，綺語，貪欲，瞋恚，邪見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斷此十業跡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三一；一五〇六（）
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穢者，云何為穢」？舍利弗言：「穢者，謂三穢：貪欲穢，瞋恚穢，愚癡穢」。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斷此三穢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三二——三六；一五〇七——一五一（）

如穢，如是垢，膩，刺，戀，縛，亦爾。

三七——七二；一五一二——一五四七（四九一）

如閻浮車所問經，沙門出家所問，亦如是。

七三；一五四八（四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亦在彼住。時尊者舍利弗，語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得無量三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於有身滅涅槃心不樂著，顧念有身。譬如士夫，膠著於手，以執樹枝，手即著樹，不能得離。所以者何？膠著手故。比丘無量三摩提身作證，心不樂著有身滅涅槃，顧念有身，終不得離，不得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亦無所得，還復來生此界，終不能得破於癡冥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泥極深溺，久旱不雨，池水乾消，其地破裂。如是比丘不得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亦無所得，來生當復還墮此界。若有比丘得無量三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於有身滅涅槃心生信樂，不念有身。譬如士夫以乾淨手，執持樹枝，手不著樹。所以者何？以手淨故。如是比丘得無量三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於有識滅涅槃，心生信樂，不念有身，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不復來還生於此界。是故比丘當勤方便，破壞無明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四方流水，及數天雨，水常入池，其水盈溢，穢惡流出，其池清淨。如是皆得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不復還生此界。是故比丘當勤方便，破壞無明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四；一五四九（四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告諸比丘：「若阿練若比丘，或於空地、林中、樹下，當作是學：內自觀察思惟，心中自覺有欲想不？若不覺者，當於境界，或於淨相，若愛欲起，違於遠離。譬如士夫用力乘船，逆流而上，身小疲怠，船則倒還，順流而下。如是比丘思惟淨想，還生愛欲，違於遠離。是比丘學時，修下方便，不得淳淨，是故還為愛欲所漂，不得法力，心不寂靜，不一其心。於彼淨相，隨生愛欲，流注、浚輸，違於遠離。當知是比丘不敢自記，於五欲功德離欲解脫。若比丘或於空地、林中、樹下，作是思惟：我內心中為離欲不？是比丘當於境界，或取

淨相，若覺其心於彼遠離，順趣、浚注。譬如鳥翮入火，則卷不可舒展。如是比丘或取淨相，即順遠離，流注、浚輸。比丘當如是知於方便行，心不懈怠，得法寂靜，寂止息樂，淳淨一心。謂我思惟已，於淨相順於遠離，隨順修道，則能堪任自記，於五欲功德離欲解脫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；一五五〇（四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於路邊見一大枯樹，即於樹下敷坐具，□身正坐。語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修習禪思，得神通力，心得自在，欲令此枯樹成地，即時為地。所以者何？謂此枯樹中有地界，是故比丘得神通力，心作地解，即成地不異。若有比丘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此樹為水、火、風、金、銀等物，悉皆成就不異。所以者何？謂此枯樹有水界故，……。是故比丘禪思，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枯樹成金，即時成金不異；及餘種種諸物，悉成不異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枯樹有種種界故。是故比丘禪思，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為種種物，悉成不異。比丘！當知比丘禪思，神通境界不可思議。是故比丘當勤禪思，學諸神通」。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六；一五五一（四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舍利弗，在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其犯戒者，以破戒故，所依退滅，心不樂住。不樂住已，失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，如實知見，厭離、離欲、解脫已，永不能得無餘涅槃。如樹根壞，枝、葉、華、果悉不成就。犯戒比丘亦復如是，功德退滅，心不樂住。不信樂已，失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，如實知見，厭離，離欲、解脫。失解脫已，永不能得無餘涅槃。持戒比丘根本具足，所依具足，心得信樂。得信樂已，心得歡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，如實知見，厭離、離欲、解脫。得解脫已，悉能疾得無餘涅槃。譬如樹根不壞，枝、葉、華、果悉得成就。持戒比丘亦復如是，根本具足，所依成就，心得

信樂。得信樂已，歡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，如實知見，厭離、離欲、解脫，疾得無餘涅槃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七；一五五二（四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比丘諍起相言，有犯罪比丘，舉罪比丘。彼若不依正思惟，自省察者，當知彼比丘長夜強梁，諍訟轉增，共相違反，結恨彌深。於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。若比丘有此已起諍訟，若犯罪比丘，若舉罪比丘，俱依正思惟，自省察尅責，當知彼比丘不長夜強梁，共相違反，結恨轉增。於所起之罪，能以法律止令休息。云何比丘正思惟自省察？比丘應如是思惟：我不是、不類，不應作罪，令彼見我。若我不為此罪，彼則不見，以彼見我罪，不喜嫌責，故舉之耳；餘比丘聞者，亦當嫌責。是故長夜諍訟，強梁轉增，諍訟相言，於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。我今自知，如己輸稅，是名比丘於所起罪，能自觀察。云何舉罪比丘能自省察？舉罪比丘應如是念：彼長老比丘，作不類罪，令我見之。若彼不作此不類罪者，我則不見。我見其罪，不喜故舉；餘比丘見，亦當不喜故舉之，長夜諍訟，轉增不息，不能以正法律止所起罪，令其休息。我從今日，當自去之，如己輸稅。如是舉罪比丘，善能依正思惟內自觀察。是故諸比丘！有罪及舉罪者，當依正思惟而自觀察，不令長夜強梁增長。諸比丘得不諍訟；所起之諍，能以法律止令休息」。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已，歡喜奉行。

七八；一五五三（四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舉罪比丘欲舉他罪者，令心安住幾法，得舉他罪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比丘令心安住五法，得舉他罪。云何為五？實非不實，時不非時，義饒益非非義饒益，柔軟不麁澁，慈心不瞋恚。舍利弗！舉罪比丘具此五法，得舉他罪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舉比丘復以幾法自安其心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舉比丘，當以五法令安其心。念言：彼何處得？為實莫令不實，令時莫令非時，令是義饒益莫令非義

饒益，柔軟莫令麁澁，慈心莫令瞋恚。舍利弗！被舉比丘當具此五法，自安其心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舉他罪者，不實非實，非時非是時，非義饒益非為義饒益，麁澁不柔軟，瞋恚非慈心。世尊！於不實舉他罪比丘，當以幾法饒益，令其改悔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不實舉罪比丘，當以五法饒益，令其改悔。當語之言：長老！汝今舉罪不實，非是實，當改悔！不時非是時，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，麁澁非柔軟，瞋恚非慈心，汝當改悔！

舍利弗！不實舉他罪比丘，當以此五法饒益，令其改悔。亦令當來世比丘，不為不實舉他罪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不實舉罪比丘，復以幾法令不變悔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不實舉罪比丘，當以五法不自變悔。彼應作是念：彼比丘不實舉罪非是實，非時非是時，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，麁澁非柔軟，瞋恚非慈心，我真不變悔。被不實舉罪比丘，當以此五法，自安其心，不自變悔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比丘舉罪，實非不實，時不非時，義饒益不非義饒益，柔軟非麁澁，慈心非瞋恚。實舉罪比丘，當以幾法饒益令不改變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實舉罪比丘，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。當作是言：長老！汝實舉罪非不實，時不非時，義饒益不非義饒益，柔軟非麁澁，慈心非瞋恚。舍利弗！實舉罪比丘，當以此五法義饒益，令不變悔，亦令來世實舉罪比丘而不變悔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實舉罪比丘，當以幾法饒益，令不變悔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舉罪比丘，當以五法饒益，令不變悔。當作是言：彼比丘實舉罪非不實，汝莫變悔！

時不非時，義饒益不非義饒益，柔軟非麁澁，慈心非瞋恚，汝莫變悔」！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被實舉罪比丘有瞋恚者。世尊！被實舉罪瞋恚比丘，當以幾法，令於瞋恨而自開覺」？佛告舍利弗：「被實舉罪瞋恚比丘，當以五法，令自開覺。當語彼言：長老！彼比丘實舉汝罪非不實，汝莫瞋恨！乃至慈心非瞋恚，汝莫瞋恨！舍利弗！被實舉罪瞋恚比丘，當以此五法，令於恚恨而得開覺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實、不實舉我罪者，於彼二人，我當自安其心。若彼實者，我當自知，若不實者，當自開解言：此則不實，我今自知無此法也。世尊！我當如是，如世尊所說解材譬經說，教諸沙門：若有賊來執汝，以鋸解身，汝等於賊起惡念、惡言者，自生障礙。

是故比丘！若以鋸解汝身，汝當於彼勿起惡心變易，及起惡言，自作障礙。於彼人所，當生慈心，無怨、無恨，於四方境界，慈心正受具足住，應當學。是故世尊！我當如是，如世尊所說解身之苦，當自安忍，況復小苦、小謗而不安忍」！

「沙門利，沙門欲，欲斷不善法，欲修善法，於此不善法當斷，善法當修，精勤方便，善自防護，繫念思惟，不放逸行，應當學」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若舉他比丘罪，實非不實，時非不時，義饒益非非義饒益，柔軟非麁澁，慈心不瞋恚。然彼被舉比丘，有懷瞋恚者」。佛問舍利弗；「何等像類比丘，聞舉其罪而生瞋恚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比丘諂曲，幻偽，欺誑，不信，無慚，無愧，懈怠，失念，不定，惡慧，慢緩，違於遠離，不敬戒律，不顧沙門，不勤修學，不自省察，為命出家，不求涅槃，如是等人，聞我舉罪則生瞋恚」。佛問舍利弗：「何等像類比丘，聞汝舉罪而不瞋恨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不諂曲，不幻偽，不欺誑，有信，慚，愧，精勤，正念，正定，智慧，不慢緩，不捨遠離，深敬戒律，顧沙門行，尊崇涅槃，為法出家，不為性命，如是比丘，聞我舉罪，歡喜頂受，如飲甘露。譬如剎利、婆羅門女，沐浴清淨，得好妙華，愛樂頂戴以冠其首。如是比丘不諂曲，不幻偽，不欺誑，正信，慚，愧，精勤，正念，正定，智慧，不慢緩，心存遠離，深敬戒律，顧沙門行，勤修自省，為法出家，志求涅槃，如是比丘，聞我舉罪，歡喜頂受，如飲甘露」。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彼比丘諂曲，幻偽，欺誑，不信，無慚，無愧，懈怠，失念，不定，惡慧，慢緩，違於遠離，不敬戒律，不顧沙門行，不求涅槃，為命出家，如是比丘，不應教授與共言語。所以者何？此等比丘破梵行故。若彼比丘不諂曲，不幻偽，不欺誑，信心，慚，愧，精勤，正念，正定，智慧，不慢緩，心存遠離，深敬戒律，顧沙門行，志崇涅槃，為法出家，如是比丘，應當教授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比丘能修梵行，能自建立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九；一五五四（四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羅揵陀賣衣者菴羅園。爾時，舍利弗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深信世尊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諸沙門、婆羅門所有智慧，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，況復過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善哉所說第一之說，能於眾中作師子吼，自言深信世尊言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沙門、婆羅門所有智慧，無有與佛菩提等者，況復過上」！佛問舍利弗：「汝能審知過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復問舍利弗：「知如是法，如是慧，如是明，如是解脫，如是住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復知未來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，如是法，如是慧，如是明，如是解脫，如是住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復能知今現在佛所有增上戒，如是法，如是慧，如是明，如是解脫，如是住不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，世尊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汝若不知過去、未來、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中所有諸法，云何如是讚歎，於大眾中作師子吼，說言我深信世尊，過去、當來諸沙門、婆羅門所有智慧，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，況復過上」？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能知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之分齊，然我能知諸佛世尊法之分齊。我聞世尊說法，轉轉深，轉轉勝，轉轉上，轉轉妙。我聞世尊說法，知一法即斷一法，知一法即證一法，知一法即修習一法，究竟於法，於大師所得淨信，心得淨，世尊是等正覺。世尊！譬如國王有邊城，城周匝方直，牢固堅密，唯有一門，無第二門。立守門者，人民入出，皆從此門。若入、若出，其守門者雖復不知人數多少，要知人民唯從此門，更無他處。如是我知過去諸佛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悉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羸，墮障礙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彼當來世諸佛世尊，亦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羸，墮障礙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今現在諸佛世尊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亦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羸，墮障礙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舍利弗！過去、未來、今現在佛，悉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羸，墮障礙品，不向涅槃者；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佛

說是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〇；一五五五（四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在耆闍崛山中。時有月子比丘，是提婆達多弟子，詣尊者舍利弗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住一面。退住一面已，尊者舍利弗問月子比丘言：「提婆達多比丘，為諸比丘說法不」？月子比丘答言：「說法，尊者」！舍利弗問月子比丘言：「提婆達多云何說法」？月子比丘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彼提婆達多如是說法言：比丘心法修心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我已離欲，解脫五欲功德」。舍利弗語月子比丘言：「汝提婆達多何以不說法言：比丘心法，善修心，離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不轉還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法，彼比丘能自記說言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耶」？月子比丘言：「彼不能也，尊者舍利弗」！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語月子比丘言：「若有比丘心法，善修心者，能離貪欲心，瞋恚、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、無癡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譬如村邑近有大石山，不斷、不壞、不穿、厚密，正使東方風來不能令動，亦復不能過至西方。如是南、西、北方、四維風來，不能傾動，亦不能過。如是比丘心法，善修心者，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譬如因陀銅鐵及銅柱，深入地中，築令堅密，四方風吹，不能傾動。如是比丘心法，善修心已，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譬如石柱長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風吹，不能傾動。如是比丘心法，善修心已，悉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譬如火，燒未燒者，燒已不復更燒。如是比丘心法，修心已，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能自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舍利弗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一；一五五六（五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舍利弗，亦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乞食已，於一樹下食。時有淨口外道出家尼，從王舍城出，少有所營。見尊者舍利弗坐一樹下食，見已問言：「沙門食耶」？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食」。復問：「云何沙門下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復問：「仰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復問：「云何方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復問：「四維口食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」！復問：「我問沙門食耶？答我言食。我問仰口（食）耶？答我言不。下口食耶？答我言不。方口食耶？答我言不。四維口食耶？答我言不。如此所說，有何等義」？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姊妹！諸所有沙門、婆羅門，明於事者，明於橫法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下口食也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仰觀星曆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則為仰口食也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為他使命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則為方口食也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為諸醫方，種種治病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則為四維口食也。姊妹！我不墮此四種邪命而求食也。然我姊妹！但以法求食而自活也。是故我說，不為四種食也」。時淨口外道出家尼，聞尊者舍利弗所說，歡喜隨喜而去。

時淨口外道出家尼，於王舍城里巷、四衢處，讚歎言：「沙門釋子，淨命自活，極淨命自活！諸有欲為施者，應施沙門釋種子。若欲為福者，應於沙門釋子所作福」。時有諸外道出家，聞淨口外道出家尼，讚歎沙門釋子聲，以嫉妬心，害彼淨口外道出家尼。命終之後，生兜率天，以於尊者舍利弗所生信心故也。

二九 目揵連相應

一；一五五七（五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告諸比丘：「一時，世尊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我於此耆闍崛山中住。我獨一靜處，作如是念：云何為聖默然？

復作是念：若有比丘息有覺、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、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，是名聖默然。復作是念：我今亦當聖默然，息有覺、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、無觀三昧生喜樂，具足住、多住。多住已，復有覺、有觀心起。爾時，世尊知我心念，於竹園精舍沒，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。語我言：目揵連！汝當聖默然，莫生放逸！我聞世尊說已，即復離有覺、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、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如是再三，佛亦再三教我：汝當聖默然，莫放逸！我即復息有覺、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、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若正說佛子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者，則我身是也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轉輪聖王長太子，雖未灌頂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於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，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處所建立於我」。尊者大目揵連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五五八（五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告諸比丘：「一時，世尊住王舍城，我住耆闍崛山中。我獨一靜處，作如是念：云何名為聖住？復作是念：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是名聖住。我作是念：我當於此聖住，不念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、多住。多住已，取相心生。爾時，世尊知我心念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以神通力，於竹園精舍沒，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，語我言：目揵連！汝當住於聖住，莫生放逸！我聞世尊教已，即離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。如是至三，世尊亦三來教我：汝當住於聖住，莫生放逸！我聞教已，離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。諸大德！若正說佛子者，則我身是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轉輪聖王太子，雖未灌頂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於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，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處建立於我」

。尊者大目揵連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五五九（五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尊者阿難，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於一房共住。時尊者舍利弗，於後夜時，告尊者目揵連：「奇哉！尊者目揵連！汝於今夜住寂滅正受，（尊者目揵連聞尊者舍利弗語，尊者目揵連言）我都不聞汝喘息之聲」。尊者目揵連言：「此非寂滅正受，龕正受住耳。尊者舍利弗！我於今夜，與世尊共語」。尊者舍利弗言：「目揵連！世尊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去此極遠，云何共語？汝今在竹園，云何共語？汝以神通力至世尊所，為是世尊神通力來至汝所」？尊者目揵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不以神通力詣世尊所，世尊不以神通力來至我所，然我於舍衛國王舍城中聞。世尊及我俱得天眼、天耳故，我能問世尊，所謂慇懃精進，云何名為慇懃精進？世尊答我言：目揵連！若此比丘，晝則經行、若坐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；初夜若坐、經行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；於中夜時，出房外洗足，還入房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係念明相，正念、正知，作起思惟；於後夜時，徐覺、徐起，若坐亦經行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。目揵連！是名比丘慇懃精進」。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目揵連言：「汝大目揵連，真為大神通力，大功德力，安坐而坐。我亦大力，得與汝俱。目揵連！譬如大山，有人持一小石，投之大山，色味悉同。我亦如是，得與尊者大力、大德，同座而坐。譬如世間鮮淨好物，人皆頂戴，如是尊者目揵連！大德、大力，諸梵行者皆應頂戴。諸有得遇尊者目揵連，交遊往來，恭敬供養者，大得善利。我今亦得與尊者大目揵連交遊往來，亦得善利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今得與大智、大德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，如以小石投之大山，得同其色。我亦如是，得與尊者大智舍利弗同座而坐，為第二伴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四；一五六〇（五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在耆闍崛山。時釋提桓因，有上妙堂觀，於夜來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釋提桓因光明，普照耆闍崛山，周匝大明。爾時，釋提桓因坐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能伏於慳垢，大德隨時施，是名施中賢，來世見殊勝」。

時大目揵連問帝釋言：「憍尸迦！云何為調伏慳垢，見於殊勝？而汝說言：

能調伏慳垢，大德隨時施，是則施中賢，來世見殊勝」？

時天帝釋答言：「尊者大目揵連！勝婆羅門大姓，勝剎利大姓，勝長者大姓，勝四王天，勝三十三天，稽首敬禮故。尊者大目揵連！我為勝婆羅門大姓，勝剎利大姓，勝長者大姓，勝四王天，勝三十三天恭敬作禮，見斯果報，故說此偈。復次、尊者大目揵連！乃至日所周行，照於諸方，至千世界，千月，千日，千須彌山王，千弗婆提舍，千鬱多羅提舍，千瞿陀尼迦，千閻浮提，千四王天，千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名為小千世界。此小千世界中，無有堂觀與毘闍延堂觀等者。毘闍延有百一樓觀，觀有七重，重有七房，房有七天后，后各七侍女。尊者大目揵連！於小千世界，無有如是堂觀端嚴，如毘闍延者。我見是調伏慳故，有此妙果，故說斯偈」。大目揵連語帝釋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憍尸迦！汝能見此勝妙果報，而說斯偈」。時天帝釋聞尊者大目揵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忽然不現。

五；一五六一（五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；時尊者大目揵連，在耆闍崛山中。爾時尊者大目揵連，獨一靜處禪思，作是念：昔有時，釋提桓因於界隔山石窟中，問世尊愛盡解脫之義，世尊為說，聞已隨喜，似欲更有所問義。我今當往，問其喜意。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於耆闍崛山沒，至三十三天，去一分陀利池不遠而住。時天帝釋與五百婇女，遊戲浴池，有諸天女音聲美妙。爾時，帝釋遙見尊者大目揵連，語諸天女言：「莫歌！莫歌」！時諸天女即

便默然。天帝釋即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尊者大目揵連問帝釋言：「汝先於界隔山中，問世尊愛盡解脫義，聞已隨喜。汝意云何？為聞說隨喜，為更欲有所問故隨喜耶」？天帝釋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樂，或憶先事，或時不憶。世尊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問事者，今可往問世尊，如世尊說，汝當受持。然我此處，有好堂觀，新成未久，可入觀看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默然受請，即與天帝釋共入堂觀。彼諸天女遙見帝釋來，皆作天樂，或歌、或舞。諸天女輩著身瓔珞莊嚴之具，出妙音聲，合於五樂，如善作樂，音聲不異。諸天女輩既見尊者大目揵連，悉皆慚愧，入室藏隱。時天帝釋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觀此堂觀！地好平正，其壁柱、梁、重閣、牕牖、羅網、簾障，悉皆嚴好」。尊者大目揵連語帝釋言：「憍尸迦！先修善法福德因緣，成此妙果」。如是帝釋三自稱歎，問尊者大目揵連，尊者大目揵連亦再三答。時尊者大目揵連作是念：今此帝釋極自放逸，著界神住，歎此堂觀，我當令彼心生厭離。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，以一足指，撇其堂觀、悉令震動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即沒不現。諸天女眾，見此堂觀震掉、動搖，顛沛恐怖，東西馳走，白帝釋言：「此是憍尸迦大師，有此大功德力耶」？時天帝釋語諸天女：「此非我師，是大師弟子大目揵連，梵行清淨，大德大力者」。諸天女言：「善哉憍尸迦！乃有如此梵行大德、大力同學，大師德力，當復如何」！

六；一五六二（五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，夏安居，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安居。時諸四眾，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大目揵連：「知世尊夏安居處不」？尊者大目揵連答言：「我聞世尊在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夏安居，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」。時諸四眾聞尊者大目揵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時諸四眾過三月安居已，復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為諸四眾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時諸四眾從座而起，稽首作禮，白尊者大目揵連：「尊者大目揵連！當知我等不見世尊已久，眾甚虛渴，欲見世尊。尊者大目揵連！若不憚勞者，願為我等往詣三十三天！普為我等問訊世尊：少病、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又白世尊：閻浮提四眾，願見世尊，而無神力昇三十三天禮敬世尊，三十三天自有神力來下人中。唯願世尊還閻浮提，以哀愍故」！時尊者大目揵連，默然而許。時諸四眾知尊者大目揵連默然許已，各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知四眾去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如大力士屈申臂頃，從舍衛國沒，於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羅拘毘陀羅香樹不遠而現。爾時，世尊與三十三天眾，無量眷屬圍繞說法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遙見世尊，踊躍歡喜，作是念：今日世尊，諸天大眾圍繞說法，與閻浮提眾會不異。爾時，世尊知尊者大目揵連心之所念，語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大目揵連！非為自力，我欲為諸天說法，彼即來集；欲令其去，彼即還去，彼隨心來、隨心去也」。爾時、尊者大目揵連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世尊言：「種種諸天大眾雲集，彼天眾中，有曾從佛世尊聞所說法，得不壞淨，身壞命終來生於此」？佛告尊者大目揵連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此中種種諸天來雲集者，有從宿命聞法，得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來生於此」。時天帝釋見世尊與尊者大目揵連：歎說諸天眾，共語已，語尊者大目揵連，「如是，如是！尊者大目揵連！此中種種眾會，皆是宿命曾聞正法，得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來生於此」。時有異比丘，見世尊與尊者大目揵連，及天帝釋語言，善相述可已，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尊者大目揵連！是中種種諸天來會此者，皆是宿命曾聞正法，得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而來生此」。時有一天子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亦成就於佛不壞淨故來生此」。復有天子言：「我得法不壞淨」。有言：「得僧不壞淨」。有言：「聖戒成就故來生此」。如是諸天無量千數，於世尊前各自記說，得須陀洹法，悉於佛前即沒不現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知諸天眾去。不久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閻浮提四眾稽首敬禮世尊足，問訊世尊：少病、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四眾思慕，願見世尊

！又白世尊：我等人間無有神力昇三十三天，禮覲世尊，然彼諸天有大德力，悉能來下至閻浮提。唯願世尊還閻浮提，愍四眾故」。佛告目揵連：「汝可還彼，語閻浮提人，卻後七日，世尊當從三十三天，還閻浮提僧迦舍城，於外門外優曇鉢樹下」。

尊者大目揵連受世尊教，即入三昧，譬如力士屈申臂頃，從三十三天沒，至閻浮提，告諸四眾：「諸人當知！世尊卻後七日，從三十三天還閻浮提，僧迦舍城，於外門外優曇鉢樹下」。如期七日，世尊從三十三天下閻浮提、僧迦舍城優曇鉢樹下。天、龍、鬼神，乃至梵天，悉從來下，即於此時，名此會名天下處。

七——一〇；一五六三——一五六六（五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四十天子，來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語諸天子言：「善哉諸天子！於佛不壞淨成就，法、僧不壞淨成就」。時四十天子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得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故生天上」。有一天言：「得於佛不壞淨」。有言：「得法不壞淨」。有言：「得僧不壞淨」。有言：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」。時四十天子，於尊者大目揵連前，各自記說得須陀洹果，即沒不現。

如四十天子，如是四百，八百，十千天子，亦如是說。

一一；一五六七（五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與尊者勒叉那比丘，共在耆闍崛山中。尊者勒叉那，晨朝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默然而許，即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處，尊者大目揵連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見微笑已，即問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若佛及佛弟子欣然微笑，非無因緣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所問非時，且入王舍城乞食還，於世尊前，當問是事；是應時問，當為汝說」。

時尊者大目揵連，與尊者勒叉那，入王舍城乞食而還，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今晨朝與汝共出耆闍崛山乞食，汝於一處欣然微笑，我即問汝微笑因緣，汝答我言所問非時。今復問汝：何因何緣，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我路中見一眾生，身如樓閣，啼哭號呼，憂悲苦痛，乘虛而行。我見是已，作是思惟：如是眾生受如此身，而有如是憂悲大苦，故發微笑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聲聞中住實眼、實智、實義、實法，決定通達，見是眾生。我亦見此眾生而不說者，恐人不信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受苦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彼大身眾生，在此王舍城為屠牛兒，以屠牛因緣故，於百千歲墮地獄中。從地獄出，有屠牛餘罪，得如是身，常受如是憂悲惱苦。如是諸比丘！如尊者大目揵連所見，（真實）不異，汝等受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五六八（五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尊者大目揵連，與尊者勒叉那，在耆闍崛山。尊者勒叉那於晨朝時，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。尊者大目揵連默然而許，即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處，尊者大目揵連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見尊者大目揵連微笑，即問言：「尊者！若佛及佛聲聞弟子，欣然微笑，非無因緣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所問非時，且乞食還，於世尊前當問是事，是應時問」。

尊者大目揵連與尊者勒叉那，共入城乞食，食已還。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今晨朝，與汝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於一處欣然微笑，我即問汝何因緣笑，汝答我言所問非時。我今問汝：何因何緣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眾生，筋骨相連，舉身不淨，臭穢可厭。烏、鵄、鵰、鷲、野干、餓狗，隨而攫食；或從脇肋，探其內藏而取食之。極大苦痛，啼哭號呼。我見是已，心即念言：如是眾生得如是身，而受如是不饒益苦」。爾時

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比丘！我聲聞中，住實眼、實智、實義、實法，決定通達，見如是眾生。我亦見是眾生，而不說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當受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是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牛弟子，緣屠牛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彼屠牛惡行餘罪緣故，今得此身，續受如是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汝等受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五六九（五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尊者大目揵連，與尊者勒叉那，在耆闍崛山中。尊者勒叉那於晨朝時，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。尊者大目揵連默然而許，即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處，尊者大目揵連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見尊者大目揵連微笑，即問言：「尊者！若佛及佛聲聞弟子，欣然微笑，非無因緣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所問非時，且乞食還，於世尊前，當問是事，是應時問」。

尊者大目揵連與尊者勒叉那，共入城乞食已還。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今晨朝，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於一處欣然微笑，我即問汝微笑因緣，汝答我言所問非時。我今問汝：何因何緣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語勒叉那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眾生、舉身無皮，純一肉段，乘空而行。烏、鵄、鵰、鷲、野干、餓狗，隨而攫食；或從脇肋，探其內藏而取食之。苦痛切迫，啼哭號呼。我即思惟：如是眾生得如是身，乃受如是不饒益苦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比丘！我聲聞中，住實眼、實智、實義、實法、決定通達，見是眾生。我亦見是眾生，而不說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當受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是眾生者、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羊者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今得此身，餘罪緣故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無異，汝等受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五七〇（五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，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無皮，形如脯腊，乘虛而行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羊弟子，屠羊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今得此身，續受斯罪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無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五七一（五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無皮，形如肉段，乘虛而行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自墮其胎，緣斯罪故，墮地獄中，已百千歲受無量苦。以餘罪故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無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五七二（五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，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生毛，毛如大針，針皆火然，還燒其體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為調象士。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——二〇；一五七三——一五七六（ ）

如調象士，如是調馬士，調牛士，好讒人者，及諸種種苦切人者，亦復如是。

二一；一五七七（五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，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身生毛，毛利如刀，其毛火然，還割其體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好樂戰諍，刀劍傷人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五七八（五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，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遍身生毛，其毛似箭，皆悉火然，還燒其身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曾為獵師，射諸禽獸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；一五七九（五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生毛，毛如殼口，毛悉火然，還燒其身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為屠豬人，殼殺群豬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；一五八〇（五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無頭眾生，兩邊生目，胸前生口，身常流血，諸蟲啖食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好斷人頭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五；一五八一（ ）

如斷人頭，捉頭亦如是。

二六；一五八二（五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於路中，見一眾生，陰卵如瓮，坐則踞上，行則肩擔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王舍城作鍛銅師，偽器欺人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七——二九；一五八三——一五八五（ ）

如鍛銅師，如是斗秤欺人，村主，市監，亦復如是。

三〇；一五八六（五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以銅鐵羅網自纏其身，火常熾然，還燒其體，痛徹骨髓，乘虛而行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為捕魚師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——三二；一五八七——一五八八（ ）

如捕魚師，捕鳥，網兔，亦復如是。

三三；一五八九（五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頂有鐵磨，盛火熾然，轉磨其頂，乘虛而行，受無量苦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為卜占女人，轉式卜占，欺妄惑人以求財物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；一五九〇（五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其身獨轉，猶若旋風，乘虛而行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為卜占師，誤惑多人，以求財物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五；一五九一（五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傴身藏行，狀如恐怖，舉體被服，悉皆火然，還燒其身，乘虛而行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，好行他婬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

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六；一五九二（五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尊者勒叉那比丘，晨朝共入波羅榇城乞食。於路中，尊者大目揵連思惟顧念，欣然微笑。時尊者勒叉那白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世尊及世尊弟子，欣然微笑，必有因緣，何緣尊者今日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此非時問，且乞食還，詣世尊前，當問此事」。

時俱入城，乞食還。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世尊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晨朝路中，何因何緣欣然微笑」？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膿壞，臭穢不淨，乘虛而行。烏、鵄、鵰、鷲、野干、餓狗，隨逐攫食，啼哭號呼。我念眾生得如是身，受如是苦，一何痛哉」！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亦見此眾生，而不說者、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，長夜受苦。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波羅榇城，為女人賣色自活。時有比丘於迦葉佛所出家，彼女人以不清淨心，請彼比丘，比丘直心受請，不解其意。女人瞋恚，以不淨水灑比丘身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七；一五九三（五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乃至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火然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，受諸苦痛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波羅榇城，為自在王第一夫人。與王共宿，起瞋恚心，以然燈油灑王身上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八；一五九四（五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眾生，舉體糞穢以塗其身，亦食糞穢，乘虛而行。臭穢苦惱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波羅榇城，為自在王師婆羅門。以憎嫉心，請迦葉佛聲聞僧，以糞著飯下，試惱眾僧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九；一五九五（五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頭上有大銅鑊，熾然滿中烊銅，流灌身體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所出家，為知事比丘。有檀越送油，應付諸比丘。時有眾多客比丘，知事比丘不時分油，待客比丘去，然後乃分。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〇；一五九六（五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有熾熱鐵丸，從身出入，乘虛而行，苦痛切迫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，次守眾僧果園。盜取七果，持奉和上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一；一五九七（五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其舌廣長，見有利釿，炎火熾然以釿其舌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，以斧破石蜜，供養眾僧。著斧刃者，盜取食之，緣斯罪故，入

地獄中，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二；一五九八（五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有雙鐵輪，在兩脇下，熾然旋轉，還燒其身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，持石蜜餅供養眾僧。盜取二餅，著於掖下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三；一五九九（五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以熾然鐵葉以纏其身，衣被、床臥悉皆熱鐵，炎火熾然，食熱鐵丸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為眾僧乞衣食。供僧之餘，輒自受用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四——四九；一六〇〇——一六〇五（ ）

如比丘，如是比丘尼，式叉摩那，沙彌，沙彌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亦復如是。

五〇；一六〇六（五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熾然鐵車而駕其頸，拔其頸筋，及連四腳筋，以勒其頸，行熱鐵地，乘虛而去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駕乘牛車以自生活，緣斯罪故，於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一；一六〇七（五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其舌長廣，熾然鐵釘以釘其舌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為摩摩帝。呵責諸比丘言：諸長老！汝等可去！此處儉薄，不能相供，各隨意去，求豐樂處，饒衣食所，衣、食、床臥、應病湯藥可得不乏。先住比丘悉皆捨去，客僧聞之，亦復不來。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二；一六〇八（五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我於路中，見一大身眾生，比丘之像，皆著鐵葉以為衣服，舉體火然，亦以鐵鉢盛熱鐵丸而食之」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作摩摩帝。惡口形名諸比丘，或言此是惡禿，此惡風法，此惡衣服。以彼惡口故，先住者去，未來不來。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三；一六〇九（五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，迦葉佛法中，出家作比丘，好起諍訟，鬪亂眾僧，作諸口舌，令不和合。先住比丘厭惡捨去，未來者不來。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。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揵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十 阿那律相應

一；一六一〇（五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，住松林精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住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。時尊

者阿那律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有一乘道，淨眾生，離憂悲惱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處。若於四念處遠離者，於賢聖法遠離；於賢聖法遠離者，於聖道遠離；聖道遠離者，於甘露法遠離；甘露法遠離者，則不能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若於四念處信樂者，於聖法信樂；聖法信樂者，於聖道信樂；聖道信樂者，於甘露法信樂；甘露法信樂者，得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知尊者阿那律心之所念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以神通力，於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沒，至舍衛城松林精舍，尊者阿那律前現。語阿那律言：「汝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有一乘道，令眾生清淨，離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，受……，心……，法法觀念處。若於四念處不樂者，於賢聖法不樂；聖法不樂者，於聖道不樂；不樂聖道者，於甘露法亦不樂：不樂甘露法者，則不能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若於四念處信樂者，樂賢聖法；樂賢聖法者，樂於聖道；樂聖道者，得甘露法；得甘露法者，得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耶」？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」！尊者大目揵連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云何名為樂四念處」？「尊者大目揵連！若比丘，身身觀念處，心緣身，正念住，調伏止息寂靜，一心增進；如是受，心，法念處，正念住，調伏止息寂靜，一心增進。尊者大目揵連！是名比丘樂四念處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從舍衛國松林精舍沒，還至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。

二；一六一一（五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乃至尊者大目揵連問尊者阿那律：「云何名為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」？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揵連言：「若比丘於內身起厭離想，於內身起不厭離想，厭離不厭離俱捨想，正念、正知。如內身，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；內受，外受，內外受；內心，外心，內外心；內法，外法，內外法：作厭離想，不厭離想，厭離不厭離俱捨想，住正念、正知。如是尊者大目揵連！是名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」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即（入三昧）從舍衛國松林精舍，入三昧神通力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

還到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住處。

三；一六一二（五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尊者阿那律，住舍衛國手成浴池側。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奇哉阿那律！有大德神力，於何功德修習、多修習而能致此」？尊者阿那律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為四念處？內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如是外身，內外身；內受，外受，內外受；內心，外心，內外心；內法，外法，內外法觀念處：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如是調伏世間貪憂。尊者舍利弗！是名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尊者舍利弗！我於四念處善修習故，於小千世界，少作方便，能遍觀察。如明目士夫，於樓觀上，觀下平地種種之物。我少作方便，觀察小千世界，亦復如是。如是我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四；一六一三（五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尊者阿難，尊者阿那律，住舍衛國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時尊者大目揵連問尊者阿那律：「於何功德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」？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我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除世間貪憂。外身，內外身；內受，外受，內外受；內心，外心，內外心；內法，外法，內外法觀繫心住：精進方便，（正念、正知），除世間貪憂。是名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，於千須彌山，以少方便，悉能觀察。如明目士夫，登高山頂，觀下千多羅樹林。如是我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，以少方便，見千須彌山。如是尊者大目揵連！我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五；一六一四（五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揵連，尊者阿難，尊者阿那律，住舍衛國手成浴池側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往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尊者阿難問尊者阿那律：「於何功德修習、多修習，成就如是大德大力、大神通」？尊者阿那律語尊者阿難：「我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大力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念處，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知，除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，內外身；內受，外受，內外受；內心，外心，內外心；內法，外法，內外法觀念處：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除世間貪憂。如是尊者阿難！我於此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少方便，以淨天眼過天人眼，見諸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善趣、惡趣，隨業受生，皆如實見。此諸眾生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誹謗賢聖，邪見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如是眾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成就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譬如明目士夫，住四衢道，見諸人民若來、若去，若坐、若臥。我亦如是，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大力、神通，見諸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善趣、惡趣。如是眾生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誹謗賢聖，邪見因緣，生地獄中。如是眾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如是尊者阿難！我於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成此大德大力神通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六；一六一五（五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，在舍衛國松林精舍，身遭病苦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住。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尊者阿那律！所患增損，可安忍不？病勢漸損，不轉增耶」？尊者阿那律言：「我病不安，難可安忍，身諸苦痛，轉增無損。即說三種譬，如上叉摩經說。然我身已遭此苦痛，且當安忍，正念、正知」。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：「心住何所，而能安忍如是大苦，正念、正知」？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：「住四念處。我於所起身諸苦痛，能自安忍，正念、正知。何等為四念處？謂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受，心，法觀念處。

是名住於四念處，身諸苦痛，能自安忍，正念、正知」。時諸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七；一六一六（五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那律，在舍衛國松林精舍，病差未久。時有眾多比丘，往詣阿那律所，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問尊者阿那律：「安隱樂住不」？阿那律言：「安隱樂住，身諸苦痛，漸已休息」。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：「住何所住，身諸苦痛漸得安隱」？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住四念處，身諸苦痛，漸得安隱。何等為四？謂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法法觀念處，是名四念處。住此四念處故，身諸苦痛漸得休息」。時諸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八；一六一七（五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那律，在舍衛國松林精舍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問尊者阿那律：「若比丘在於學地，上求安隱涅槃住，聖弟子云何修習、多修習，於此法律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？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：「若比丘在於學地，上求安隱涅槃心住。聖弟子云何修習、多修習，於此法律，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者，當住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法法觀念處。如是四念處修習、多修習，於此法律，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諸比丘共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九；一六一八（五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那律，在舍衛國松林精舍住。時有眾多比丘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與尊者阿那律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離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亦修四念處耶」？尊者阿那律語比丘

言：「若比丘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離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彼亦修四念處也。所以者何？不得者得，不證者證，為現法樂住故。所以者何？我亦離諸有漏，得阿羅漢，所作已作，心善解脫，亦修四念處故，不得者得，不到者到，不證者證，乃至現法安樂住」。時諸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〇；一六一九（五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那律，在舍衛國松林精舍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阿那律：「尊者何故於沙門瞿曇法中出家」？尊者阿那律言：「為修習故」。復問：「何所修習」？答言：「謂修諸根，修諸力，修諸覺分，修諸念處，汝欲聞何等修」？復問：「根，力，覺分。我不知其名字，況復問義！然我欲聞念處」。尊者阿那律言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法法觀念處」。時眾多外道出家，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一一；一六二〇（五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，在舍衛國，住松林精舍。時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：「譬如大樹，生而順下，隨浚隨輸；若伐其根，樹必當倒，隨所而順下。如是比丘修四念處，長夜順趣、浚輸，向於遠離；順趣浚輸，向於出要；順趣、浚輸，向於涅槃」。尊者阿那律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 大迦旃延相應

一；一六二一（五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跋蘭那聚落烏泥池側。時有執澡灌杖梵志，詣摩訶迦旃延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問摩訶迦旃延言：「何因何緣，王、王共諍？婆羅門、居士，婆羅門、居士共諍」？摩訶迦旃延答梵志言；「貪欲繫著因緣故，王、王共諍，婆羅門、居士，婆羅門、居士共諍」。梵志復問：「何因何緣，出

家、出家而復共諍」？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以見欲繫著故，出家、出家而復共諍」。梵志復問摩訶迦旃延：「頗有能離貪欲繫著，及離此見欲繫著不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梵志！有，我大師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能離此貪欲繫著，及見欲繫著」。梵志復問：「佛世尊今在何所」？答言：「佛世尊今在婆羅耆人中，拘薩羅國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」。爾時，梵志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所住處，合掌讚歎：「南無（南無）佛世尊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能離欲貪諸繫著；悉能遠離貪欲縛及諸見欲——諍根本」。時持澡灌杖梵志，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二；一六二二（五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婆羅那烏泥池側，與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為持衣事。時有執杖梵志，年耆根熟，詣食堂所，於一面柱杖而住。須臾默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諸長老！汝等何故見老宿士，不共語、問訊、恭敬命坐」？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亦在眾中坐。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：「我法有宿老來，皆共語、問訊、恭敬禮拜，命之令坐」。梵志言：「我見此眾中，無有老於我者，不恭敬禮拜命坐。汝云何言我法見有宿老，恭敬禮拜，命其令坐」？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若有耆年，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成就年少法者，此非宿士。雖復年少，年二十五，色白髮黑，盛壯美滿，而彼成就耆年法者，為宿士數」。梵志問言：「云何名為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而復成就年少之法？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為宿士數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：「有五欲功德，謂眼識色，愛、樂、念；耳識聲，鼻識香，舌識味，身識觸，愛、樂、念。於此五欲功德，不離貪，不離欲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。梵志！若如是者，雖復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是名成就年少之法。雖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於五欲功德，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念、離渴。若如是者，雖復年少，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成就老人法，為宿士數」。爾時，梵志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尊者所說義，我自省察，雖老則少；汝等雖少，成耆年法。世間多事，今便請還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汝

自知時」。爾時，梵志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還其本處。

三；一六二三（五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稠林中住。時摩偷羅國王，是西方王子，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禮摩訶迦旃延足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自言：我第一、他人卑劣，我白、餘人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是婆羅門子，從口生，婆羅門所化，是婆羅門所有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！此義云何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摩偷羅王言：「大王！此是世間言說耳。世間言說，言婆羅門第一、餘人卑劣，婆羅門白、餘人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；是婆羅門，從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所化，是婆羅門所有。大王！當知業真實者，是依業者」。王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此則略說，我所不解，願重分別」！尊者摩訶迦旃延言：「今當問汝，隨問答我」。即問言：「大王！汝為婆羅門王，於自國土諸婆羅門、剎利、居士、長者，此四種人悉皆召來，以財、以力，令其侍衛，先起後臥，及諸使令，悉如意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意」。復問：「大王！剎利為王，居士為王，長者為王，於自國土所有四姓，悉皆召來，以財、以力，令其侍衛，先起後臥，及諸使令，皆如意不」？

答言：「如意」。復問：「大王！如是四姓悉皆平等，有何差別？當知大王！四種姓者，皆悉平等，無有勝如差別之異」。摩偷羅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實爾，尊者！四姓皆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」。「是故大王！當知四姓，世間言說為差別耳，乃至依業真實，無差別也。復次、大王！此國土中有婆羅門，有偷盜者，當如之何」？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中有偷盜者，或鞭、或縛、或驅出國，或罰其金，或截手、足、耳、鼻，罪重則殺。及其盜者，然婆羅門則名為賊」。復問大王：「若剎利、居士、長者中，有偷盜者，當復如何」？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亦鞭、亦縛，亦驅出國，亦罰其金，亦復斷截手、足、耳、鼻、罪重則殺」。「如是大王！豈非四姓悉平等耶？為有種種差別異不」？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是義者，實無種種勝如差別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復語王言：「當知大王！四種姓者，世間言說，言婆羅門第一、餘悉卑劣，婆羅門白、餘人悉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

非婆羅門；當依業，真實業依耶」？

復問大王：「婆羅門殺生、偷盜、邪婬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，作十不善業跡已，為生惡趣耶？善趣耶？於阿羅呵所，為何所聞」？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作十不善業跡，當墮惡趣，阿羅呵所，作如是聞」。剎利、居士、長者，亦如是說。復問大王：「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，離殺生乃至正見，當生何所，為善趣耶？為惡趣耶？於阿羅呵所，為何所聞」？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者，當生善趣。阿羅呵所，作如是聞」。如是剎利、居士、長者，亦如是說。復問：「云何大王！如是四姓為平等不？為有種種勝如差別」？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是義者，則為平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」。「是故大王！當知四姓悉平等耳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。世間言說故，有婆羅門第一、（餘人卑劣），婆羅門白、餘者悉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作，婆羅門化，婆羅門所有。當知業真實業依」。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實如所說，皆是世間言說，故有婆羅門勝、餘者卑劣，婆羅門白、餘者悉黑，婆羅門清淨、非非婆羅門；

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化，婆羅門所有。皆是業真實依於業」。爾時，摩偷羅王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六二四（五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住阿槃提國拘羅羅咤精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拘羅羅咤，次第乞食，至迦梨迦優婆夷舍。時優婆夷見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即敷床坐，請令就坐。前禮尊者摩訶迦旃延足，退住一面。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所說，答僧耆多童女所問，如世尊說僧耆多童女所問偈：

實義存於心，寂滅而不亂，降伏諸勇猛，可愛端正色。

一心獨靜思，服食妙禪樂，是則為遠離，世間諸伴黨。

世間諸伴黨，無習近我者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！世尊此偈，其義云何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語優婆夷言：「姊妹！有一沙門、婆羅門言：地一切入處正受，此則無上，為求此果。姊妹！若沙門、婆羅門於地一切入處正受，清淨鮮白者，則見其本，見患，見滅，見滅道跡。以見本、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故，得真實義存於心，寂滅而不亂。姊妹！如是水一切入處，火一切入處，風一切入處，青一切入處，黃一切入處，赤一切入處，白一切入處，空一切入處，識一切入處，為無上者，為求此果。姊妹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乃至於識處一切入處正受，清淨鮮白者，見本、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。以見本、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故，是則實義存於心，寂滅而不亂，善見、善入。是故世尊答僧耆多童女所問偈：

實義存於心，寂滅而不亂，降伏諸勇猛，可愛端正色。

一心獨靜思，服食妙禪樂，是則為遠離，世間之伴黨。

世間諸伴黨，無習近我者。

如是姊妹！我解世尊以如是義故，說如是偈」。優婆夷言：「善哉！尊者說真實義，唯願尊者受我請食」。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默然受請。時迦梨迦優婆夷，知尊者摩訶迦旃延受請已，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尊重，自手奉食。時優婆夷知尊者摩訶迦旃延食已，洗鉢，澡嗽訖，敷一卑坐，於尊者摩訶迦旃延前恭敬聽法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為迦梨迦優婆夷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照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五；一六二五（五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比丘：「佛世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六法，出苦處昇於勝處，說一乘道淨諸眾生，離諸惱苦、憂悲悉滅，得真如法。何等為六？謂聖弟子念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行法，念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聖弟子念如來應所行法故，離貪欲覺，離瞋恚覺，離害覺，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、恚、

癡，安住正念、正智，乘於直道，修習念佛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來應、等、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一出苦處，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復次、聖弟子念於正法，念於世尊現法律，離諸熱惱，非時通達，即於現法，緣自覺悟。爾時，聖弟子念此正法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，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習念法，正向涅槃。

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二出苦處，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、得如實法。復次、聖弟子念於僧法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隨順行，謂向須陀洹，得須陀洹果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，得阿羅漢，如是四雙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；戒具足，定具足，慧具足，解脫具足，解脫知見具足，供養恭敬禮拜處，世間無上福田。聖弟子如是念僧時，〔爾時〕、聖弟子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，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習念僧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來應、等、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三出苦處，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復次、聖弟子念於戒德，念不缺戒，不斷戒，純厚戒，不離戒，非盜取戒，善究竟戒，可讚歎戒，梵行不憎惡戒。若聖弟子念此戒時，自念身中所成就戒。當於爾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，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。

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戒念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來應、等、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四出苦處，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復次、聖弟子自念施法，心自欣慶：我今離慳貪垢，雖在居家，解脫心施，常施，捨施，樂施，具足施，平等施。若聖弟子念於自所施法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，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。於何染著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施念，正向涅槃。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五出苦處，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復次、聖弟子念於天德，念四王天，三十三天，

炎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，清淨信心，於此命終，生彼諸天；我亦如是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，於此命終，生彼天中。如是聖弟子念天功德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，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。於何染著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、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天念，正向涅槃。

是名如來、應、等、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六出苦處，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六二六（五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住釋氏訶梨聚落精舍。時訶梨聚落長者，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義品答摩揵提所問偈：

斷一切諸流，亦塞其流源，聚落相習近，牟尼不稱歎。

虛空於五欲，永以不還滿；世間諍言訟，畢竟不復為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！此偈有何義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答長者言：「眼流者，眼識起貪，依眼界貪欲流出，故名為流。耳；鼻；舌；身；意流者，謂意識起貪，依意界貪識流出，故名為流」。長者復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云何名為不流」？尊者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謂眼識，眼識所識色，依生愛喜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不流。耳；鼻；舌；身；意意識，意識所識法，依生貪欲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不流」。復問：「云何（流源）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謂緣眼及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依此染著流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意識，意識（所識）法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依此受生愛喜流，是名流源」。「云何亦塞其流源」？「謂眼界取心法境界繫著、使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塞流源；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取心法境界繫著、使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亦塞其流源」。復問：「云何名習近相讚歎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答

言：「在家、出家共相習近，同喜、同憂，同樂、同苦，凡所為作，悉皆共同，是名習近相讚歎」。復問：「云何不讚歎」？「在家、出家，不相習近，不同喜，不同憂，不同苦，不同樂，凡所為作，悉不相悅可，是名不相讚歎」。「云何不空欲」？「謂五欲功德，眼識色，愛樂念長養，愛欲深染著；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愛樂念長養，愛欲深染著。於此五欲，不離貪，不離愛，不離念，不離渴，是名不空欲」。「云何名空欲」？「謂於此五欲功德，離貪，離欲，離愛，離念，離渴，是名空欲。說我繫著使，是名心法還復滿。彼阿羅漢比丘，諸漏已盡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更不復生，云何當復與他諍訟！是故世尊說義品，答摩揵提所問偈：

若斷一切流，亦塞其流源，聚落相習近，牟尼不稱歎。

虛空於諸欲，永已不還滿；不復與世間，共言語諍訟。

是名如來所說偈義分別也」。爾時，訶梨聚落長者，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六二七（五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住釋氏訶梨聚落精舍。時訶梨聚落主長者，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於界隔山天帝釋石窟說言：憍尸迦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無上愛盡解脫，心正善解脫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云何於此法律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」？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謂眼，眼識，眼識所識色，相依生喜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於此法律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耳；鼻；舌；身；意；意識，意識所識法，相依生喜，彼若盡、（無欲）、滅、息、沒，比丘於此法律，（究竟邊際）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」。時訶梨聚落主長者，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八；一六二八（五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在釋氏訶梨聚落。時聚落主長者，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界隔山石窟中，為天帝釋說言：憍尸迦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無上愛盡解脫，心善解脫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云何於此法律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」？尊者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若比丘，眼界取心法境界繫著、使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於此法律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界取心法境界繫著、使，若盡、離（欲）、滅、息、沒，於此法律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」。時訶梨聚落主長者，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九；一六二九（五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住釋氏訶梨聚落。時訶梨聚落主長者，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聞訶梨聚落主長者身遭病苦。聞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訶梨聚落乞食，次第入訶梨聚落主長者舍。訶梨聚落主長者，遙見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從座欲起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見長者欲起，即告之言：「長者莫起！幸有餘座，我自可坐於餘座」。語長者言：「云何長者！病可忍不？身諸苦痛漸差愈不？得無增耶」？長者答言：「尊者！我病難忍，身諸苦痛轉增無損。即說三種譬，如前叉摩比丘經說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是故汝當修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當如是學」。長者答言：「如佛所說四不壞淨，我悉成就；我今成就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汝當依此四不壞淨，修習六念。長者！當念佛功德，此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念法功德，於世尊正法律，現法，離諸熱惱，非時通達，緣自覺悟。念僧功德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隨順行，謂向須陀洹，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，得阿羅漢，如是四雙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；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供養恭敬尊重之處，堪為世間無上福田。念戒功德，自持正戒，不毀、不缺、不斷、不

壞、非盜取戒，究竟戒，可讚歎戒，梵行戒，不憎惡戒。念施功德，自念布施，心自欣慶，捨除慳貪，雖在居家，解脫心施，常施，樂施，具足施，平等施。念天功德，念四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炎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，清淨信、戒、於此命終，生彼天中。我亦如是清淨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，生彼天中。長者！如是（覺）依四不壞淨，增六念處」。長者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世尊說依四不壞淨，增六念處，我悉成就；我當修習念佛功德，念法，念僧，念戒，念施，念天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善哉長者！能自記說，得阿那含」。是時長者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願於此食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默然受請。訶梨聚落主長者，知尊者摩訶迦旃延受請已，具種種淨美食，自手供養。飯食訖，澡鉢洗嗽畢，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一〇；一六三〇（五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，於釋氏訶梨聚落住。時有八城長者，名曰陀施，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訶迦旃延，聞陀施長者身遭苦患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八城乞食，次到陀施長者舍，如訶梨長者經廣說。

三二 阿難相應

一；一六三一（五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娑祇城安禪林中。爾時，眾多比丘尼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眾多比丘尼，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時諸比丘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。此無相心三昧，世尊說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佛告諸比丘尼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。此無相心三昧，智果、智功德」。時諸比丘尼聞世尊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時眾多比丘尼，往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。此三昧，說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難語諸比丘尼：「姊妹！若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

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諸比丘尼言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難！大師及弟子，同句、同味、同義，所謂第一句義。今諸比丘尼詣世尊所，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義問世尊，世尊亦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義為我等說，如尊者阿難所說不異。是故奇特！大師及弟子，同句、同味、同義」。時諸比丘尼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六三二（五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時有闍知羅比丘尼，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阿難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。尊者阿難！世尊說此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難語闍知羅比丘尼：「若無相心三昧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闍知羅比丘尼言：「奇哉尊者阿難！大師及弟子，同句、同味、同義。尊者阿難！昔於一時，佛在娑祇城安禪林中，時有眾多比丘尼，往詣佛所，問如此義。爾時，世尊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義，為諸比丘尼說。是故當知奇特！大師、弟子，所說同句、同味、同義，所謂第一句義」。時闍知羅比丘尼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六三三（ ）

如闍知羅比丘尼，迦羅跋比丘尼亦爾。

四；一六三四（五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俱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住俱睒彌國瞿師羅園。時有異比丘得無相心三昧，作是念：我若詣尊者阿難所，問尊者阿難：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此無相心三昧何果？世尊說此何功德？尊者阿難若問我言：比丘！汝得此無相心三昧耶？我未曾有實問異答，我當隨逐尊者阿難，脫有餘人問此義者，因而得聞。彼比丘即隨尊者阿難，經六年中，無有餘人問此義者。即自問尊者阿難：「若比丘問：無相心三昧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難問彼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汝得此三昧」？彼比丘默

然住。尊者阿難語彼比丘言：「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尊者阿難說此法時，異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六三五（五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利弗妬路國。尊者阿難，及尊者迦摩，亦在波羅利弗妬路雞林精舍。時尊者迦摩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阿難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難！有眼、有色，有耳、有聲，有鼻、有香，有舌、有味，有身、有觸，有意、有法，而有比丘有是等法，能不覺知。云何尊者阿難？彼比丘為有想不覺知，為無想故不覺知」？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：「有想者亦不覺知，況復無想」！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何等為有想，於有而不覺知」？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：「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，如是有想比丘，有法而不覺知。如是第二，第三，第四禪，空入處，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具足住，如是有想比丘，有法而不覺知。云何無想，有法而不覺知？如是比丘一切想不憶念，無想心三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是名比丘無想，於有法而不覺知」。尊者迦摩比丘復問尊者阿難：「若比丘無想心三昧，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何果、何功德」？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：「若比丘無想心三昧不踊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去。

六；一六三六（五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俱睒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，於我前自記說，我當善哉慰勞問訊，或求以四道。何等為四？若比丘、比丘尼坐，作如是住心，善住心，局住心，調伏心，止觀一心，等受分別，於法量度，修習、多修習已，得斷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於我前自記說，我則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名說初道。復次、比丘、比丘尼正坐思惟，於法選擇、思量，住心，善住，局住，調伏，止觀一心等受，如是正向多住，得離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於我

前自記說，我當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名第二說道。復次、比丘、比丘尼為掉亂所持，以調伏心坐，正坐，住心，善住心，局住心，調伏，止觀一心等受，〔化〕如是正向多住已，則斷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於我前自記說，我則如是善哉、慰喻，或求是名第三說道。復次、比丘、比丘尼，止觀和合俱行，作如是正向多住，則斷諸使。若比丘、比丘尼，於我前自記說者，我則如是善哉慰喻教誡，或求是名第四說道」。時諸比丘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六三七（五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俱睒彌國瞿師羅園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時有異婆羅門，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問尊者阿難：「何故於沙門瞿曇所修梵行」？尊者阿難語婆羅門：「為斷故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何所斷」？答言：「斷愛」。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何所依而得斷愛」？答言：「婆羅門！依於欲而斷愛」。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豈非無邊際」？答言：「婆羅門！非無邊際，如是有邊際，非無邊際」。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云何有邊際，非無邊際」？答言：「婆羅門！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汝先有欲，來詣精舍不」？婆羅門答言：「如是，阿難」！「如是，婆羅門！來至精舍已，彼欲息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阿難！彼精進方便籌量，來詣精舍」。復問：「至精舍已，彼精進方便籌量息不」？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」！阿難復語婆羅門：「如是婆羅門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四如意足，以一乘道淨眾生，滅苦惱，斷憂悲。何等為四？欲定、斷行成就如意足，精進定、心定、思惟定，斷行成就如意足。如是聖弟子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，依離，依無欲，依出要，依滅，向於捨，乃至斷愛。愛斷已，彼欲亦息。修精進定……。心定……。思惟定斷行成就，依離，依無欲，依出要，依滅，向於捨，乃至愛盡。愛盡已，思惟則息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此非邊際耶」？婆羅門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此是邊際，非不邊際」。爾時婆羅門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八；一六三八（五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爾時瞿師羅長者，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云何名為世間說法者？云何名世間善向？云何名世間善到」？尊者阿難語瞿師羅長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長者！於意云何？若有說法，調伏貪欲，調伏瞋恚，調伏愚癡，得名世間說法者不」？長者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有說法，能調伏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則名為世間說法（者）」。復問：「長者！於意云何？若世間向調伏貪欲，調伏瞋恚，調伏愚癡，是名世間善向？若世間已調伏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名善到耶，為非耶」？長者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調伏貪欲，已斷無餘，瞋恚、愚癡已斷無餘，是名善到」。尊者阿難答言：「長者！我試問汝，汝便真實答我，其義如此，當受持之」。瞿師羅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九；一六三九（五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爾時，無畏離車是尼揵弟子，聰明童子離車是阿耆毘弟子，俱往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時無畏離車語尊者阿難：「我師尼揵子，滅熾然法，清淨超出，為諸弟子說如是道：宿命之業，行苦行故，悉能吐之。身業不作，斷截橋梁，於未來世無復諸漏，諸業永盡。業永盡故，眾苦永盡；苦永盡故，究竟苦邊。尊者阿難！此義云何」？尊者阿難語離車言：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三種離熾然，清淨超出道，以一乘道淨眾生，離憂悲，越苦惱，得真如法。何等為三？如是聖弟子住於淨戒，受波羅提木叉，威儀具足，信於諸罪過，生怖畏想。受持如是具足淨戒，宿業漸吐，得現法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能得正法，通達現見觀察，智慧自覺。離車長者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所知所見，說離熾然，清淨超出，以一乘道淨眾生，滅苦惱，越憂悲，得真如法。復次、離車！如是淨戒具足，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說離熾然，乃至得如實法。復有三昧正受，於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具足如是智慧，新業更不造，宿業漸已斷，得現正法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生自覺智。離車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

說第三離熾然，清淨超出，以一乘道淨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」。爾時，尼揵弟子離車無畏，默然住。爾時，阿耆毘弟子離車聰慧，重語離車無畏言：「怪哉無畏！何默然住？於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說，所知所見善說法，聞不隨喜耶」？離車無畏答言：「我思惟其義，故默然住耳。誰聞世尊沙門瞿曇所說法不隨喜者！若有聞沙門瞿曇說法而不隨喜者，此則愚夫，長夜當受非義不饒益苦」。時尼揵弟子離車無畏，阿耆毘弟子聰慧，重聞佛所說法，尊者阿難陀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一〇；一六四〇（五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時有異比丘尼，於尊者阿難所起染著心，遣使白尊者阿難：「我身遇病苦，唯願尊者哀愍見看」！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，往彼比丘尼所。彼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，露身體，臥床上。尊者阿難遙見彼比丘尼身，即自攝□諸根，迴身背住。彼比丘尼見尊者阿難，攝□諸根，迴身背住，即自慚愧，起著衣服。敷坐具，出迎尊者阿難，請令就坐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時尊者阿難為說法言：「姊妹！如此身者，穢食長養，憍慢長養，愛所長養，婬欲長養。姊妹！依穢食者，當斷穢食；依於慢者，當斷憍慢；依於愛者，當斷愛欲。姊妹！云何名依於穢食當斷穢食？謂聖弟子於食，計數思惟而食，無著樂想，無憍慢想，無摩拭想，無莊嚴想；為持身故，為養活故，治飢渴病故，攝受梵行故。宿諸受令滅，新諸受不生，崇習長養，若力、若樂、若觸，當如是住。譬如商客，以酥油膏以膏其車，無染著想，無憍慢想，無摩拭想，無莊嚴想，為運載故。如病瘡者，塗以酥油，無著樂想，無憍慢想，無摩拭想，無莊嚴想，為瘡愈故。如是聖弟子計數而食，無染著想，無憍慢想，無摩拭想，無莊嚴想；為養活故，治飢渴故，攝受梵行故；宿諸受離，新諸受不起，若力、若樂、若無罪觸，安隱住。姊妹！是名依食斷食。依慢斷慢者，云何依慢斷慢？謂聖弟子，聞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，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聞已，作是念：彼聖弟子盡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我今何故不盡諸有漏？何故不自知不受後有？當於爾時，則能斷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姊妹！是名依慢斷慢。姊妹！云何依愛斷愛？謂聖弟子聞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，盡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我等何不盡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？彼於爾時，能斷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姊妹！是名依愛斷愛。姊妹！無所行者，斷截婬欲和合橋梁」。

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彼比丘尼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彼比丘尼見法，得法，覺法，入法，度狐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律心得無畏。禮尊者阿難足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我今發露悔過，愚癡、不善，脫作如是不流類事。今於尊者阿難所，自見過，自知過，發露懺悔，哀愍故」！尊者阿難語比丘尼：「汝今真實自見罪，自知罪，愚癡、不善。汝自知作不類之罪，汝今自知自見而悔過，於未來世得具足戒。我今受汝悔過，哀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見罪，自知罪，能悔過者，於未來世得具足戒，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減」。尊者阿難為彼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教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一一；一六四一（五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橋池人間遊行，與尊者阿難俱，至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。爾時，婆頭聚落諸童子，聞尊者阿難橋池人間遊行，住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。聞已，相呼聚集，往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。時尊者阿難語諸童子言：「帝種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說四種清淨——戒清淨，心清淨，見清淨，解脫清淨。云何為戒淨斷？謂聖弟子住於戒，波羅提木叉戒增長，威儀具足，於微細罪能生恐怖，受持學戒。戒身不滿者能令滿足，已滿者隨順執持，欲精進方便超出，精勤勇猛堪能，諸身、心法常能攝受，是名戒淨斷。帝種！云何名為心淨斷？謂聖弟子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定身未滿者令滿，已滿者隨順執受，欲精進乃至常執受，是名心淨斷。帝種！云何名為見淨斷？謂聖弟子聞大師說法，如是、如是說法，則如是、如是入如實正觀；如是、如是得歡喜，得隨喜，得從於佛。復次、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然從餘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聞尊重梵行者如是、如是說，則如是如是入如實觀察；如是如是觀察，於彼法得歡喜、隨喜，信於正法。復次、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亦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隨先所

聞受持者重誦習，隨先所聞受持者，如是、如是重誦已，如是、如是得入彼法，乃至信於正法。復次、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，然先所聞法為人廣說。先所聞法，如是、如是為人廣說，如是、如是得入於法，正智觀察，乃至信於正法。復次、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，亦復不以先所聞法為人廣說，然於先所聞法，獨一靜處，思惟觀察。如是、如是思惟觀察，如是、如是得入正法，乃至信於正法。如是從他聞，內正思惟，是名未起正見令起，已起正見令增廣，是名未滿慧身令滿，已滿者隨順攝受，欲精進方便，乃至常攝受，是名見淨斷。帝種！云何為解脫清淨斷？謂聖弟子貪心無欲解脫，恚、癡心無欲解脫。如是解脫未滿者令滿，已滿者隨順攝受，欲精進乃至常攝受，是名解脫淨斷」。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婆頭聚落諸童子，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三 質多羅相應

一；一六四二（五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上座比丘俱。時有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比丘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諸上座比丘，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時質多羅長者稽首禮諸上座比丘足，往詣那伽達多比丘房，稽首禮那伽達多比丘足，退坐一面。時那伽達多比丘問質多羅長者：「如所說：

枝青以白覆，一輻轉之車，離結觀察來，斷流不復縛。

長者！此偈有何義」？質多羅長者言：「尊者那伽達多！世尊說此偈耶」？答言：「如是」。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言：「尊者！須臾默然，我當思惟此義」。須臾默然思惟已，語尊者那伽達多言：「青者，謂戒也。白覆，謂解脫也。一輻者，身念也。轉者，轉出也。車者，止觀也。離結者，有三種結，謂貪、恚、癡。彼阿羅漢諸漏已盡，已滅、已知，已斷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更不復生，未來世成不起法。觀察者，謂見也。來者，人也。斷流者，愛流於生死。彼阿羅漢比丘，諸漏已盡，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

羅樹頭，不復生，於未來世成不起法。不縛者，謂三縛——貪欲縛，瞋恚縛，愚癡縛。彼阿羅漢比丘，諸漏已盡，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更不復生，於未來世成不起法。是故尊者那伽達多！世尊說此偈：

枝青以白覆，一輻轉之車，離結觀察來，斷流不復縛。

此世尊所說偈，我已分別也」。尊者那伽達多問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此義汝先聞耶」？答言：「不聞」。尊者那伽達多言：「長者！汝得善利，於此甚深佛法，賢聖慧眼得入」。時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六四三（五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精舍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時有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諸上座比丘，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時質多羅長者，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：「有無量心三昧，無相心三昧，無所有心三昧，空心三昧。云何長者！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？為一義有種種名」？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此諸三昧，為世尊所說，為尊者自意說耶」？尊者那伽達多答言：「此世尊所說」。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聽我小思惟此義，然後當答」。須臾思惟已，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有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；有法、一義，種種味」。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有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」？長者答言：「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普緣，一方充滿，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、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、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云何空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，常住、不變易、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。是名為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」。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、種種味」？答言：「

尊者！謂貪（者是）有量，（恚、癡者是有量）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。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復次、無諍者空於貪，空於恚、癡，空常住、不變易，空非我、非我所。是名法一義、種種味」。尊者那伽達多問言：「云何長者！此義汝先所聞耶」？答言：「尊者！不聞」。復告長者：「汝得大利，於甚深佛法，現聖慧眼得入」。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六四四（五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諸上座比丘俱。時有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禮諸上座已，詣尊者伽摩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尊者伽摩比丘：「所謂行者，云何名行」？伽摩比丘言：「行者，謂三行——身行，口行，意行」。復問：「云何身行？云何口行？云何意行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出息、入息，名為身行。有覺、有觀，名為口行。想、思，名為意行」。復問：「何故出息、入息名為身行？有覺、有觀名為口行？想、思名為意行」？答：「長者！出息、入息是身法，依於身，屬於身，依身轉，是故出息、入息名為身行。〔有覺、有觀故，則口語，是故有覺、有觀是口行。想、思是意行，依於心，屬於心，依心轉，是故想、思是意行」。復問：「尊者〕！覺、觀已，發口語，是（故）覺、觀名為口行。想、思是心數法，依於心，屬於心想轉，是故想、思名為意行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有幾法？

若人捨身時，彼身屍臥地，棄於丘塚間，無心如木石」。

答言：「長者！

壽、暖及與識，捨身時俱捨，彼身棄塚間，無心如木石」。

復問：「尊者！若死、若入滅盡正受，有差別不」？答：「捨於壽、暖，諸根悉壞，身命分離，是名為死。滅盡定者，身、口、意行滅，不捨壽命，不離於暖，諸根不壞，身命相屬，此則命終、入滅正受差別之相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入滅正受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入滅正受，不言我入滅正受，

我當入滅正受。然先作如是漸息方便，如先方便向入正受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入滅正受時，先滅何法？為身行，為口行，為意行耶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入滅正受者，先滅口行，次身行，次意行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為出滅正受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出滅正受者，亦不念言我今出正受，我當出正受，然先已作方便心，如其先心而起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起滅正受者，何法先起？為身行，為口行，為意行耶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從滅正受起者，意行先起，次身行，後口行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入滅正受者，云何順趣、流注、浚輸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入滅正受者，順趣於離，流注於離，浚輸於離；順趣於出，流注於出，浚輸於出；順趣涅槃，流注涅槃，浚輸涅槃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住滅正受時，為觸幾觸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觸不動，觸無相，觸無所有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入滅正受時，為作幾法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此應先問，何故今問？然當為汝說：比丘入滅正受者，作於二法，止與觀」。時質多羅長者聞尊者迦摩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六四五（五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時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坐。諸上座比丘，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時質多羅長者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十指掌，請諸上座言：「唯願諸尊受我薄食」！時諸上座默然受請。時彼長者知諸上座默然受請已，禮足而去。還歸自家，辦種種飲食，敷床座。晨朝遣使白時到。時諸上座著衣持鉢，至長者舍，就座而坐。長者稽首禮諸上座足，於一面坐。白諸上座：「所謂種種界，云何為種種界」？時諸上座默然而住。如是再三。爾時，尊者梨犀達多，眾中下坐，白諸上座比丘言：「諸尊！我欲答彼長者所問」。諸上座答言：「可」！長者質多羅即問言：「尊者所謂種種界，何等種種界」？梨犀達多答言：「長者！眼界異，色界異，眼識界異；耳界異，聲界異，耳識界異；鼻界異，香界異，鼻識界異；舌界異，味界異，舌識界異；身界異，觸界異，身識界異；意界異，法界異，意識界異。如是長者！是名種種界」。爾時，質多羅長者下種種淨美飲食，供養眾僧。食已，澡嗽，洗鉢訖。質多羅長者敷一卑

床，於上座前坐聽法。爾時，上座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時諸上座於路中，語梨犀達多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梨犀達多比丘！汝真辯捷，知事而說。若於餘時，汝應常如此應時（說）」。諸上座聞梨犀達多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六四六（五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時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諸上座言：「諸世間所見，或說有我，或說眾生，或說壽命，或說世間吉凶，云何尊者！此諸異見，何本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」？時諸上座默然不答。如是三問，亦三默然。時有一下座比丘，名梨犀達多，白諸上座言：「我欲答彼長者所問」。諸上座言：「善！能答者答」。時長者即問梨犀達多：「尊者！凡世間所見，何本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」？尊者梨犀達多答言：「長者！凡世間所見，或言有我，或說眾生，或說壽命，或說世間吉凶，斯等諸見，一切皆以身見為本，身見集，身見生，身見轉」。復問；「尊者！云何為身見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愚癡無聞凡夫，見色是我，色異我，色中我，我中色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見是我，識異我，我中識，識中我。長者！是名身見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得無此身見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謂多聞聖弟子，不見色是我，不見色異我，不見我中色，色中我。不見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是我，不見識異我，不見我中識，識中我，是名得無身見」。復問：「尊者！其父何名，於何所生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我生於後方長者家」。質多羅長者語尊者梨犀達多：「我及尊者二父，本是善知識」。梨犀達多答言：「如是，長者」！質多羅長者語梨犀達多言：「尊者！若能住此菴羅林中，我盡形壽供養——衣服、飲食、隨病湯藥」。尊者梨犀達多默然受請。時尊者梨犀達多，受質多羅長者請，供養障礙故，久不詣世尊所。時諸上座比丘，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質多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六；一六四七（五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時有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諸上座比丘言：「唯願諸尊，於牛牧中受我請食」！時諸上座，默然受請。質多羅長者，知諸上座默然受請已，即自還家。星夜備具種種飲食，晨朝敷座，遣使白諸上座：「時到」。諸上座著衣持鉢，至牛牧中，質多羅長者舍，就座而坐。時質多羅長者，自手供養種種飲食。食已，洗鉢，澡嗽畢，質多羅長者敷一卑床，於上座前坐聽法。時諸上座，為長者說種種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質多羅長者，亦隨後去。

諸上座食諸酥、酪、蜜飽滿，於春後月，熱時行路悶極。爾時，有一下座比丘，名摩訶迦，白諸上座：「今日大熱，我欲起雲雨微風，可爾不」？諸上座答言：「汝能爾者，佳」！時摩訶迦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應時雲起，細雨微下，涼風亹亹，從四方來。至精舍門，尊者摩訶迦語諸上座言：「所作可止」？答言：「可止」。時尊者摩訶迦，即止神通，還於自房。時質多羅長者作是念：「最下座比丘，而能有此大神通力，況復中座及與上座」！即禮諸上座比丘足，隨摩訶迦比丘，至所住房，禮尊者摩訶迦足，退坐一面。白言：「尊者！我欲得見尊者過人法，神足現化」！尊者摩訶迦言：「長者！勿見恐怖」。如是三請，亦三不許。長者猶復重請：「願見尊者神通變化」！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：「汝且出外，取乾草木積聚已，以一張氈覆上」。質多羅長者即如其教，出外聚薪成□，來白尊者摩訶迦：「薪□已成，以氈覆上」。時尊者摩訶迦，即入火光三昧，於戶鉤孔中出火焰光，燒其□薪都盡，唯白氈不然。語長者言：「汝今見不」？答言：「已見，尊者！實為奇特」！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：「當知此者，皆以不放逸為本，不放逸集，不放逸生，不放逸轉。不放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長者！此及餘功德，一切皆以不放逸為本，不放逸集，不放逸生，不放逸轉；不放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及餘道品法」。質多羅長者白尊者摩訶迦：「願常住此林中，我當盡壽供養——衣被，飲食，隨病湯藥」。尊者摩訶迦有行因緣故，不受其請。質多羅長者聞說法已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尊者摩訶迦不欲令供養利障罪故，即從座起去，遂不復還。

七；一六四八（五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爾時，眾多上座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議：「諸尊！於意云何？謂眼繫色耶？色繫眼耶？如是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法：為意繫法耶？法繫意耶」？時質多羅長者行有所營，便過精舍，見諸上座比丘，集於食堂。即便前禮諸上座足，禮足已，問言：「尊者！集於食堂，論說何法」？諸上座答言：「長者！我等今日集此食堂，作如此論：為眼繫色耶？色繫眼耶？如是耳、聲；鼻、香；舌、味；身、觸；意、法：為意繫法耶？為法繫意耶」？長者問言：「諸尊者！於此義云何記說」？諸上座言：「於長者意云何」？長者答諸上座言：「如我意，謂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；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。然中間有欲貪者，隨彼繫也。譬如二牛，一黑，一白，駕以軛鞅。有人問言：為黑牛繫白牛？為白牛繫黑牛？為等問不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非等問也。所以者何？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彼軛鞅，是其繫也」。「如是尊者！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；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。然其中間，欲貪是其繫也」。時質多羅長者，聞諸上座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八；一六四九（五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林中。時有阿耆毘外道，是質多羅長者先人親厚，來詣質多羅長者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於一面住。質多羅長者問阿耆毘外道：「汝出家幾時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我出家已來，二十餘年」。質多羅長者問言：「汝出家來過二十年，為得過人法，究竟知見，安樂住不」？答言：「長者！雖出家過二十年，不得過人法，究竟知見，安樂住，唯有躶形、拔髮、乞食，人間遊行，臥於土中」。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此非名稱法律，此是惡知，非出要道，非曰等覺，非讚歎處，不可依止。唐名出家，過二十年，躶形、拔髮、乞食，人間遊行，臥灰土中」。阿耆毘問質多羅長者：「汝為沙門瞿曇作弟子，於今幾時」？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我為世尊弟子，過二十年」。復問質多羅長者：「汝為沙門瞿曇弟子，過二十年，復得過

人法，勝究竟知見不」？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汝今當知！質多羅長者要不復經由胞胎而受生，不復增於丘塚，不復起於血氣。如世尊所說五下分結，不見一結而不斷者，若一結不斷，當復還生此世」。如是說時，阿耆毘迦悲歎涕淚，以衣拭面，謂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我今當作何計」？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汝若能於正法律出家者，我當給汝衣鉢、供身之具」。阿耆毘迦須臾思惟已，語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我今隨喜，示我所作」。時質多羅長者，將彼阿耆毘迦，往詣諸上座所，禮諸上座足，於一面坐。白諸上座、比丘言：「尊者！此阿耆毘迦，是我先人親厚，今求出家作比丘。願諸上座度令出家，我當供給衣鉢眾具」。諸上座即令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。出家已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增進學道，淨修梵行，得阿羅漢。

九；一六五〇（五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諸上座比丘俱。時有尼揵若提子，與五百眷屬，詣菴羅林中，欲誘質多羅長者以為弟子。質多羅長者聞尼揵若提子，將五百眷屬，來詣菴羅林中，欲誘我為弟子。聞已，即往詣其所，共相問訊畢，各於一面坐。時尼揵若提子語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汝信沙門瞿曇，得無覺、無觀三昧耶」？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我不以信故來也」。尼揵若提子言：「長者！汝不諂、不幻、質直，質直所生，長者若能息有覺、有觀者，亦能以繩繫縛於風；若能息有覺、有觀者，亦可以一把土，斷恆水流。我於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智見常生」。質多羅長者問尼揵若提子：「為信在前耶？為智在前耶？信之與智，何者為先？何者為勝」？尼揵若提子答言：「信應在前，然後有智，信、智相比，智則為勝」。質多羅長者語尼揵若提子：「我已求得息有覺、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、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我晝亦住此三昧，夜亦住此三昧，終夜常住此三昧。有如是智，何用信世尊為」？尼揵若提子言：「汝諂曲、幻偽、不直，不直所生」。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汝先言我不諂曲、不幻、質直，質直所生，今云何言諂曲、幻偽、不直，不直所生耶」？「若汝前實者，後則虛；後實者，前則虛。汝先言我於行、住、坐、臥，知見常生，汝於前後小事不知，云何知過人法，若知、若見，安樂住事」？長者復問尼揵若提子：「有於一問一說一記論，

乃至十問十說十記論，汝有此不？若無一問一說一記論，乃至十問十說十記論，云何能誘於我？而來至此菴羅林中，欲誘誑我」？於是尼揵若提子，息閉掉頭，反拱而出，不復還顧。

一〇；一六五一（五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爾時，質多羅長者病苦，諸親圍繞。有眾多諸天，來詣長者所，語質多羅長者言：「長者！汝當發願得作轉輪王」。質多羅長者語諸天言：「若作轉輪王，彼亦無常，苦，空，無我」。時長者親屬語長者：「汝當繫念！汝當繫念」！質多羅長者語親屬：「何故汝等教我繫念，繫念」？彼親屬言：「汝作是言：無常，苦，空，無我，是故教汝繫念，繫念也」。長者語諸親屬：「有諸天人來至我所，語我言：汝當發願得作轉輪聖王，隨願得果。我即答言：彼轉輪王，亦復無常，苦，空，非我」。彼諸親屬語質多羅長者：「轉輪王有何，而彼諸天教汝願求」？長者答言：「轉輪王者，以正法治化，是故諸天見如是福利故，而來教我，為發願求」。諸親屬言：「汝今用心，當如之何」？長者答言：「諸親屬！我今作心，唯不復見胞胎受生，不增丘塚，不受血氣。如世尊說五下分結，我不見有，我不自見一結不斷；若結不斷，則還生此世」。於是長者即從床起，結加趺坐，正念在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服食積所積，廣度於眾難，施上進福田，殖斯五種力。

以斯義所欲，俗人處於家，我悉得此利，已免於眾難。

世間所聞習，遠離眾難事，生樂知稍難，隨順等正覺。

供養持戒者，善修諸梵行，漏盡阿羅漢，及聲聞牟尼，

如是超越見，於上諸勝處，常行士夫施，剋終獲大果。

習行眾多施，施諸良福田，於此世命終，化生於天上。

五欲具足滿，無量心悅樂，獲斯妙果報，以無慳恪故，

在所處受生，未曾不歡喜」。

質多羅長者說此偈已，尋即命終，生於不煩熱天。爾時，質多羅天子作是念：我不應停此，當往閻浮提，禮拜諸上座比丘。如力士屈伸臂頃，以天神力，至菴羅林中，放身天光，遍照菴羅林。時有異比丘，夜起出房，露地經行。見勝光明普照樹林，即說偈言：

「是誰妙天色，住於虛空中，譬如純金山，閻浮檀淨光」？

質多羅天子說偈答言：

「我是天人王，瞿曇名稱子，是菴羅林中，質多羅長者。

以淨戒具足，繫念自寂靜，解脫身具足，智慧身亦然。

我知法故來，仁者應當知！當於彼涅槃，此法法如是」。

質多羅天子說此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卷007

如來所說誦第七

三四 羅陀相應

一；一六五二（一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有流，云何名有流？云何名有流滅」？佛告羅陀：「善哉所問，當為汝說。所謂有流者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愛樂，讚歎，攝受，染著。緣愛樂色故取，緣取故有，緣有故生，緣生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增，如是純大苦聚斯集、起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有流。多聞聖弟子，於色集，色滅，色味，色患，色離，如實知；如實知故，於彼色不起愛樂，讚歎，攝受，染著。不愛樂，讚歎，攝受，染著故，色愛則滅。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如來所說有流，有流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六五三（一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羅陀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色斷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斷知。世尊！云何色斷知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斷知」？佛告羅陀：「善哉所問，當為汝說。於色憂悲惱苦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色斷知；於受，想，行，識，憂悲惱苦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識斷知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六五四（一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在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詣尊者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尊者羅陀答言：「我為斷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」。復問：「汝為斷何等苦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為斷色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」。時諸外道出家聞尊者羅陀所說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羅陀，知諸外道出家去已，作是念：「我向如是說，將不毀謗世尊耶？如說說耶？如法說，法次法說耶？將不為他難問詰責，墮負處耶」？爾時尊者羅陀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住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所說，得無過耶？將不毀謗世尊耶？不為他人難問詰責，墮負處耶？如說說耶？如法說，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成實說，不毀如來，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羅陀！色苦，為斷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識苦，為斷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六五五（一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至尊者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羅陀言：「汝為何等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我為知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

修梵行」。時諸外道聞羅陀所說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所說，得無毀謗世尊耶？將不令他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，非如法說，非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毀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。是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色是苦，為知彼苦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，為知彼苦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六五六（一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至尊者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羅陀言：「汝為何等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為於色憂悲惱苦，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；為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憂悲惱苦，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爾時，眾多外道出家，聞是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得無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來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，非法如法說，非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。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羅陀！色憂悲惱苦，為斷彼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憂悲惱苦，為斷彼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六五七（一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於色，見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

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」。諸外道出家聞是語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羅陀比丘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得無毀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，不如法說，非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。是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於色見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我、我所、我慢、使、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六五八（一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於色，有漏、障閡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有漏、障閡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時眾多外道出家，聞是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將無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，不如法說，非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。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色有漏、有障閡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有漏、障閡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六五九（一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外道出家，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於色，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

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諸外道聞是語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責而去。

羅陀比丘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將無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，不如法說，非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。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於色，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六六〇（一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羅陀答言：「於色，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時諸外道聞是語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羅陀比丘晡時從禪覺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說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不謗如來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，不如法說，非法次法說耶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呵責墮負處也。如說說，如法說，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於色，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六六一（一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時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所作。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

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所作」。佛告羅陀：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！復問羅陀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佛告羅陀：「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不見是我、是我所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六六二（一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比丘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。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」。佛告羅陀：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受、想、行、識為常、為無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羅陀：「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如實觀察非我、非我所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六六三（一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眾生者，云何名為眾生」？佛告羅陀：「於色染著纏綿，名曰眾生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染著纏綿，名曰眾生」。佛告羅陀：「我說於色境界，當散壞消滅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境界，當散壞消滅，斷除愛欲；愛盡則

苦盡，苦盡者我說作苦邊。譬如聚落中，諸小男小女嬉戲，聚土作城郭、宅舍，心愛樂著。愛未盡，欲未盡，念未盡，渴未盡，心常愛樂，守護言：我城郭，我舍宅。若於彼土聚，愛盡，欲盡，念盡，渴盡，則以手撥足蹴，令其消散。如是羅陀！於色散壞消滅，愛盡，愛盡故苦盡，苦盡故我說作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六六四（一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我當獨一靜處，專心思惟，不放逸住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身著染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加精進，修諸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曰：「善哉羅陀！能於佛前問如是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羅陀！當知有身，有身集，有身滅，有身滅道跡。何等為有身？謂五受陰：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云何有身集？謂當來有愛，貪喜俱，於彼彼愛樂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滅？謂當（來）有愛，喜貪俱，彼彼愛樂，無餘斷：捨、吐、盡、離欲、寂、沒，是名有身盡。云何有身滅道跡？謂八正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有身滅道跡。有身當知，有身集當斷，有身滅當證，有身滅道跡當修。羅陀！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有身若知、若斷，有身集若知、若斷，有身滅若知、若證，有身滅道跡若知、若修已，羅陀！名斷愛離愛，轉結，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世尊如是教授已，羅陀比丘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染色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益精進，修諸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成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六六五（一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。羅陀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「是故羅陀！多聞聖弟子，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六六六（一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比丘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魔所作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告羅陀：「於意云何？色是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羅陀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是故羅陀！多聞聖弟子，於色生厭，厭故不樂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。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六六七（）

第三經亦如是。所異者，佛告羅陀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不取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

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六六八（一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當觀彼一切皆是死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餘如前說。

一八；一六六九（一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〔自知〕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——三一；一六七〇——一六八二（）

如是我觀察斷法，如是觀察滅法，觀察棄捨法，觀察無常法，觀察苦法，觀察空法，觀察非我法，觀察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法，觀察病法，觀察癰法，觀察刺法、觀察殺法，觀察殺根本法，觀察病、癰、刺、殺、殺根本法：如是諸經，皆如上說。

三二；一六八三（一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。觀察已，於色欲貪斷，欲貪斷已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三——四五；一六八四——一六九六（）

如是比，十四經亦如上說。

四六；一六九七（一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有侍者比丘，名曰羅陀。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，觀察斷法已，於色欲貪斷，欲貪斷已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七——五一；一六九八——一七〇二（）

如當斷，如是當知，（當盡），當吐，當息，當捨，亦復如是。

五二；一七〇三（一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欲斷五受陰者，當求大師。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欲斷此五受陰，當求大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三——一一一；一七〇四——一七六二（）

如求大師，如是勝師者，順次師者，教誡者，勝教誡者，順次教誡者，通者，廣通者，圓通者，導者，廣導者，究竟導者，說者，廣說者，順次說者，正者，伴者，真知識者，親者，愍者，悲者，崇義者，安慰者，崇樂者，崇觸者，崇安慰者，欲者，精進者，方便者，勤者，勇猛者，固者，強者，堪能者，專者，心不退者，堅執持者，常習者，不放逸者，和合者，思量者，憶念者，覺者，知者，明者，慧者，受者，思惟者，梵行者，念處者，正勤者，如意足者，根者，力者，覺分者，道分者，止者，觀者，念身者，正憶念者，亦復如是。

一一二；一七六三（一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習於色者，隨魔自在，入於魔手，隨魔所欲，為魔所縛，不脫魔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，不習色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不隨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隨魔所欲，解脫魔縛，解脫魔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三——一二二；一七六四——一七七三（）

（如習），如是習近者，習著者，味者，決定著者，止者，使者，往者，選擇者，不捨者，不吐者，如是等沙門、婆羅門隨魔自在，如上說。

一二三；一七七四（一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不習者，不隨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隨魔所欲，非魔縛所縛，解脫魔繫。不習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四——一三三；一七七五——一七八四（）

（如習），乃至吐色，亦復如是。

三五 見相應

一；一七八五（一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，不知本際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哀愍，廣說其義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色有故，色事起，色繫著，色見我，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，繫著，見我，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頭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諸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如是見，聞，覺，識，求，得，隨憶、隨覺、隨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有見言：有我，有世間，有此世常，恆，不變易法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

復有見：非此我，非此我所，非當來我，非當來我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六見處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所狐疑斷，於法、於僧狐疑斷，是名比丘多聞聖弟子，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；正使放逸，聖弟子決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來，作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七八六（一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苦狐疑斷，於集、滅、道狐疑斷，是名比丘多聞聖弟子，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；如是廣說，乃至作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七八七（一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廣說如上，差別者：「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六見處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狐疑斷，於法、僧、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，如是廣說，乃至作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七八八（一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何所是事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諸比丘！令彼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，不知本際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哀愍，廣說其義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色有故，是色事起，於色繫著，於色見我，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色是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是事起，繫著，見我，令彼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

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諸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觀者，是名正慧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如是見，聞，覺，識，求，得，隨憶、隨覺、隨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有見言：有我，有此世，有他世，有常，有恆，不變易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復有見：非此我，非此我所，非當來我，非當來我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六見處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狐疑斷，於法、僧狐疑斷，是名比丘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；正使放逸，諸聖弟子皆悉決定向於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後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七八九（一三七）

第二經亦如是，差別者：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」。

六；一七九〇（一三八）

第三經亦如是，差別者：「於佛，法，僧狐疑斷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」。

七；一七九一（一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何所起？何所繫？何所著？何所見我？若未起憂悲惱苦令起，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色有故，色起，色繫著故，於色見我，未起憂悲惱苦令起，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答曰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答曰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「如是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，繫著，見我，若未起憂悲惱苦令起，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諸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

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若復見，聞，覺，識，起，求，（隨）憶、隨覺、隨觀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見有我，有世間，有此世，有他世，常、恆、不變易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復有見；非此世我，非此世我所，非當來我，非當來我所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於此六見處，觀察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狐疑斷，於法、僧狐疑斷，是名比丘多聞聖弟子，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；正使放逸，聖弟子決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來，作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七九二（一四〇）

次經亦如是，差別者：「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」。

九；一七九三（一四一）

次經亦如是，差別者：「佛、法、僧、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」。

一〇；一七九四（一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未起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繫著、使起，已起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繫著、使重令增廣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——一二；一七九五——一七九六（一四三——一四四）

第二，第三經，亦復如上。

一三——一五；一七九七——一七九九（一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若未起有漏、障礙、燒然、憂悲惱苦生，已起有漏、障礙、燒然、憂悲惱苦重令增廣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一六——一八；一八〇〇——一八〇二（一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若三受於世間轉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一九——二一；一八〇三——一八〇五（一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三苦世間轉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二二——二四；一八〇六——一八〇八（一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世八法世間轉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；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二五——二七；一八〇九——一八一一（一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我勝，我等，我卑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二八——三〇；一八一二——一八一四（一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有勝我者，有等我者，有卑我者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三一——三三；一八一五——一八一七（一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無勝我者，無等我者，無卑我者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

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三四——三六；一八一八——一八二〇（一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有我，有此世，有他世，常，恆，不變易法，如爾安住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三七——三九；一八二一——一八二三（一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如是我，彼一切不二、不異、不滅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四〇——四二；一八二四——一八二六（一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無施，無會，無說，無善趣、惡趣、業報，無此世、他世，無母，無父，無眾生，無世間阿羅漢，正到、正趣，若此世、他世，見法自知，身作證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四三——四五；一八二七——一八二九（一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無力，無精進，無力精進；無士夫方便，無士夫精勤，無士夫方便精勤；無自作，無他作，無自他作；一切人，一切眾生，一切神，無方便、無力，無勢，無精進，無堪能：定分相續轉變，受苦樂六趣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四六——四八；一八三〇——一八三二（一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諸眾生此世活，死後斷壞無所有。四大和合士夫，身命終時，地歸地，水歸水，火歸火，風歸風，根隨空轉。輿床第五，四人持死人往塚間，乃至未燒可知。燒然已，骨白鴿色。立高慢者知施，黠慧者知受，若說有者，彼一切虛誑妄說。若愚、若智，死後他世俱斷壞無所有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四九——五一；一八三三——一八三五（一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眾生煩惱無因無緣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五二——五四；一八三六——一八三八（一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眾生清淨無因無緣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五五——五七；一八三九——一八四一（一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眾生無知無見，無因無緣」？時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五八——六〇；一八四二——一八四四（一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」：時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六一——六三；一八四五——一八四七（一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謂七身，非作，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殺、不動、堅實。何等為七？所謂地身，水身，火身，風身，樂，苦，命。此七種身，非作、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殺、不動、堅實，不轉、不變，不相逼迫。若福，若惡，若福惡；若苦，若樂，若苦樂；若士、梟士首，亦不逼迫。世間若命、若身，七身間間容刀往返，亦不害命，於彼無殺、無殺者，無繫、無繫者，無念、無念者，無教、無教者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六四——六六；一八四八——一八五〇（一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作，教作；斷，教斷；煮，教煮；殺，教殺。害眾生，盜他財，行邪婬，知言妄語，飲酒。穿牆，斷鑰，偷奪，復道，害村，害城，害人民。以極利劍輪，剉割斫截作大肉聚。作如是學，彼非惡因緣，亦非招惡。於恆水南殺害而去，恆水北作大會而來，彼非因緣福、惡，亦非招福、惡。惠施，調伏，護持，行利，同利，於此所作，亦非作福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六七——六九；一八五一——一八五三（一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於此十四百千生門，六十千六百五業，三業，二業，一業，半業：六十二道跡，六十二內劫，百二十泥黎，百三十根，三十六貪界，四十九千龍家，四十九千金翅鳥家，四十九千邪命外道，四十九千外道出家；七想劫，七無想劫；七阿修羅，七毘舍遮，七天，七人；七百海，七夢，七百夢；七嶮，七百嶮；七覺，七百覺；六生，十增進，八大士地。於此八萬四千大劫，若愚、若智，往來經歷，究竟苦邊。彼無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我常持戒，受

諸苦行，修諸梵行，不熟業者令熟，已熟業者棄捨，進退不可知。此苦樂常住，生死定量，譬如縷丸擲著空中，漸漸來下，至地自住。如是八萬四千大劫，生死定量，亦復如是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七〇——七二；一八五四——一八五六（一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風不吹，火不燃，水不流，箭不射，懷妊不產，乳不搆，日月若出、若沒、若明、若闇不可知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七三——七五；一八五七——一八五九（一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此大梵自在造作自然，為眾生父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七六——七八；一八六〇——一八六二（一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無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色非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非色非無色是我，餘則虛名。我有邊，餘則虛名；我無邊，餘則虛名；我有邊無邊，餘則虛名；我非有邊非無邊，餘則虛名。一想，種種想，多想，無量想；我一向樂，一向苦，若苦樂，不苦不樂，餘則虛名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廣說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七九——八一；一八六三——一八六五（一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色是我，餘則妄想；非色，非非色是我，餘則妄想。我有邊，餘則妄想；我無

邊，餘則妄想；我非有邊非無邊，餘則妄想。我一想，種種想，少想，無量想；我一向樂，一向苦，若苦樂，不苦不樂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八二——八四；一八六六——一八六八（一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我世間常，世間無常，世間常無常，世間非常非無常。世有邊，世無邊，世有邊無邊，世非有邊非無邊。命即是身，命異身異。如來死後有，如來死後無，如來死後有無，如來死後非有非無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八五——八七；一八六九——一八七一（一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世間我常，世間我無常，世間我常無常，世間我非常非無常。我苦常，我苦無常，我苦常無常，我苦非常非無常。世間我自作，世間我他作，世間我自作他作，世間我非自非他無因作。世間我苦自作，世間我苦他作，世間我苦自他作，世間我苦非自非他無因作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八八——九〇；一八七二——一八七四（一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若無五欲娛樂，是則見法般涅槃。若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入初禪，乃至第四禪，是第一義般涅槃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九一——九三；一八七五——一八七七（一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？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？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若

麁四大色斷壞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。若復我欲界斷壞死後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。若復我色界死後斷壞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。若得空入處，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，我死後斷壞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」，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三六 斷知相應

一；一八七八（一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法無常者，當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何法無常？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八七九（一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過去無常法當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云何過去無常法？過去色是無常法，過去欲是無常法，彼法當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——八；一八八〇——一八八五（）

（如過去），如是未來，現在，過去現在，未來現在，過去未來，過去未來現在，（亦如是）。

九；一八八六（一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為斷無常法故，當求大師。云何是無常法？謂色是無常法，為斷彼法，當求大師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——一六；一八八七——一八九三（）

（如無常法），如是過去，未來，現在，過去未來，過去現在，未來現在，過去未來現在，當求大師，（共）八種經。

一七——四八八；一八九四——二三六五（ ）

（如大師），如是種種教隨順，安，廣安，周普安，導，廣導，究竟導，說，廣說，隨順說，第二伴，真知識，同意，愍，悲，崇義，崇安慰，樂，崇觸，崇安隱，欲，精進，方便，廣方便，堪能方便，堅固，強，健，勇猛，身心勇猛，難伏攝受，常學，不放逸，修，思惟，念，覺，知，明，慧，辯，思量，梵行，如意，念處，正勤，根，力，覺，道，止，觀，念身，正憶念，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四八九——二九二八；二三六六——四八〇五（ ）

如斷義，如是知義，盡義，吐義，止義，捨義，亦如是。

二九二九；四八〇六（一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，應盡除斷滅。為斷無常火故，勤求大師。斷何等無常故勤求大師？謂斷色無常故，勤求大師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勤求大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九三〇——二九三六；四八〇七——四八一三（ ）

如斷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：如是八種救頭然譬經，如上廣說。

二九三七——三四〇八；四八一四——五二八五（ ）

如求大師，如是求種種教隨順教，如上廣說。

三四〇九——六七六八；五二八六——八六四五（ ）

如斷義，如是知義，盡義，吐義，止義，捨義，滅義，沒義，亦復如是。

六七六九；八六四六（一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為斷無常故，當隨順內身身觀住。何等法無常？謂色無常，為斷彼故，當隨順內身身觀住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為斷彼故，當隨順內身身觀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七七〇——六七七六；八六四七——八六五三（ 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色無常，未來色，現在色，過去未來色，過去現在色，未來現在色，過去未來現在色無常，斷彼故，當隨順內身身觀住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

六七七七——六八六四；八六五四——八七四一（ ）

如隨順內身身觀住八種，如是外身身觀，內外身身觀，內受受觀，外受受觀，內外受受觀，內心心觀，外心心觀，內外心心觀，內法法觀，外法法觀，內外法法觀住，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六八六五——七五三六；八七四二——九四一三（ ）

如斷無常義修四念處，如是知義，盡義，吐義，止義，捨義，滅義，沒義故，隨順四念處，亦如上說。

七五三七；九四一四（一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，應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。云何為斷無常火故，隨順內身身觀住？謂色無常，為斷彼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。受，想，行，識無常，為斷彼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」。廣說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五三八——七五六〇；九四一五——九四三七（ 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。如內身身觀住八經，如是外身身觀八經，內外身身觀八經，如上說。

七五六一——七六三二；九四三八——九五〇九（ ）

如身念處二十四經，如是受念處，心念處，法念處，二十四經如上說。

七六三三——八三〇四；九五一〇——一〇一八一（ ）

如當斷無常九十六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九十六經，亦如上說。

八三〇五；一〇一八二（一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，應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已生惡不善法當斷，起欲精勤，攝心令增長。斷何等無常法故，已生惡不善法，為斷故起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？謂色無常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當斷故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起欲方便，攝心增進」。廣說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三〇六——八三一二；一〇一八三——一〇一八九（ ）

如無常經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八經亦如上說。

八三一三——八三三六；一〇一九〇——一〇二一三（ ）

如已生惡不善法當斷故，如是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令增廣故，起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，八經亦如上說。

八三三七——八五六〇；一〇二一四——一〇四三七（ ）

如當斷無常三十二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三十二經，廣說如上。

八五六一；一〇四三八（一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燃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

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。當斷何等法無常？謂當斷色無常，當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」。如經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五六二——八五六八；一〇四三九——一〇四四五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八經亦如上說。

八五六九——八五九二；一〇四四六——一〇四六九（）

如修欲定，如是精進定，意定，思惟定，亦如是。

八五九三——八八一六；一〇四七〇——一〇六九三（）

如當斷三十二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三十二經，亦如上說。

八八一七；一〇六九四（一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信根。斷何等無常法？謂當斷色無常，當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修信根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八一八——八八二四；一〇六九五——一〇七〇一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八八二五——八八五六；一〇七〇二——一〇七三三（）

如信根八經，如是修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，八經亦如上說。

八八五七——九一三六；一〇七三四——一一〇一三（）

如當斷四十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四十經亦如上說。

九一三七；一一〇一四（一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信力。斷何等無常故當修信力？謂斷色無常故當修信力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當修信力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一三八——九一四四；一一〇一五——一一〇二一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八經亦如上說。

九一四五——九一七六；一一〇二二——一一〇五三（）

如信力，如是精進力，念力，定力，慧力，八經亦如上說。

九一七七——九四五六；一一〇五四——一一三三三（）

如當斷四十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四十經，亦如上說。

九四五七；一一三三四（一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修念覺分。斷何等法無常故修念覺分？謂斷色無常，修念覺分；當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修念覺分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四五八——九四六四；一一三三五——一一三四一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八經如上說。

九四六五——九五一二；一一三四二——一一三八九（）

如念覺分八經，如是擇法覺分，精進覺分，喜覺分，除覺分，捨覺分，定覺分，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九五一三——九九〇四；一一三九〇——一一七八一（）

如當斷五十六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五十六經，如上說。

九九〇五；一一七八二（一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正見。斷何等無常法火故當修正見？斷色無常故，當修正見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當修正見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九〇六——九九一二；一一七八三——一一七八九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九九一三——九九六八；一一七九〇——一一八四五（）

如正見八經，如是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九九六九——一〇四一六；一一八四六——一二二九三（）

如當斷六十四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六十四經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四一七；一二二九四（一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，當盡斷無餘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苦習盡道。斷何等無常法故，當修苦習盡道？謂

斷色無常故，當修苦習盡道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當修苦習盡道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四一八——一〇四二四；一二二九五——一二三〇一（ 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四二五——一〇四四八；一二三〇二——一二三二五（ ）

如苦習盡道八經，如是苦盡道，樂非盡道，樂盡道，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四四九——一〇六七二；一二三二六——一二五四九（ ）

如當斷三十二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三十二經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六七三；一二五五〇（一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，當盡斷無餘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無貪法句。斷何等法無常故，當修無貪法句？謂當斷色無常故，修無貪法句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修無貪法句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六七四——一〇六八〇；一二五五一——一二五五七（ 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六八一——一〇六九六；一二五五八——一二五七三（ ）

如當修無貪法句八經，如是無恚，無癡諸句正句法句，一一八經，如上說。

一〇六九七——一〇八六四；一二五七四——一二七四一（ ）

如當斷二十四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二十四經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八六五；一二七四二（一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，時救令滅」。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，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，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止。斷何等法無常故，當修止？謂斷色無常故當修止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當修止」。如是廣說，乃至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八六六——一〇八七二；一二七四三——一二七四九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，過去現在無常，未來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八七三——一〇八八〇；一二七五〇——一二七五七（）

如修止八經，如是修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八八一——一〇九九二；一二七五八——一二八六九（）

如當斷十六經，如是當知，當吐，當盡，當止，當捨，當滅，當沒，一一十六經，亦如上說。

一〇九九三；一二八七〇（）

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知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如是。多聞聖弟子，如是正觀者，於色生厭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；厭已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九九四；一二八七一（）

如無常，如是動搖，旋轉，厁瘵，破壞，飄疾，朽敗，危頓，不恆，不安，變易，惱苦，災患，魔邪，魔勢，魔器，如沫，如泡，如芭蕉，如幻，

微劣，貪嗜，殺摽，刀劍，疾妬，相殘，損減，衰耗，繫縛，搥打，惡瘡，癰疽，利刺，煩惱，謫罰，陰蓋，過患處，愁慼，惡知識，苦，空，非我，非我所，怨家，連鑸，非義，非安慰，熱惱，無蔭，無洲，無覆，無依，無護，生法，老法，病法，死法，憂悲法，惱苦法，無力法，羸劣法，不可欲法，誘引法，將養法，有苦法，有殺法，有惱法，有熱法，有相法，有吹法，有取法，深嶮法，難澁法，不正法，兇暴法，有貪法，有恚法，有癡法，不住法，燒然法，罣閡法，災法，集法，滅法，骨聚法，肉段法，執炬法，火坑法，如毒蛇，如夢，如假借，如樹果，如屠牛者，如殺人者，如觸露，如淹水，如駛流，如織縷，如輪涉水，如跳杖，如毒瓶，如毒身，如毒華，如毒果，煩惱動。如是比，乃至「斷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乃至滅、沒當修止、觀。斷何等法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？乃至滅、沒修止、觀？謂斷色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乃至滅沒故，修止、觀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非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知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九九五；一二八七二（一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以成就一法故，不復堪任知色無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何等為一法成就？謂貪欲。一法不成就，堪能知色無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何等一法成就？謂無貪欲。成就無貪欲法者，堪能知色無常，堪能知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九九六；一二八七三（）

如成就不成就，如是知不知，親不親，明不明，識不識，察不察，量不量，覆不覆，種不種，掩不掩，映翳不映翳，亦如是。如〔是〕知，如是識，解，受，求，辯，觸，證，亦復如是。如貪，如是恚，癡，瞋，恨，呰，

執，嫉，慳，幻，諂，無慚，無愧，慢，慢慢，增慢，我慢，增上慢，邪慢，卑慢，憍慢，放逸，矜高，曲偽，相規利，誘利，惡欲，多欲，常欲，不敬，惡口，惡知識，不忍，貪嗜，下貪，惡貪，身見，邊見，邪見，見取，戒取，欲愛，瞋恚，睡眠，掉悔，疑，惛悴，蹁躚，贔屭，懶，亂想，不正憶，身濁，不直，不軟，不異，欲覺，恚覺，害覺，親覺，國土覺，輕易覺，愛他家覺，愁憂，惱苦。於此等一一法，乃至「映翳，不堪任滅色作證。何等為一法？所謂惱苦。以惱苦映翳故，不堪任於色滅盡作證，不堪任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滅盡作證。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於色滅盡作證，堪任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滅盡作證。何等一法？謂惱苦。此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於色滅盡作證，堪任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滅盡作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七 天相應

一；一二八七四（八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人間四百歲，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；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歲，兜率陀天壽四千歲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彼命終，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。多聞聖弟子，於彼命終，不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二八七五（八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人間八百歲，是化樂天上一日一夜；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歲，化樂天壽八千歲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彼命終，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。多聞聖弟子，於彼命終，不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二八七六（八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人間千六百歲，是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；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歲，他

化自在天壽一萬六千歲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彼命終，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。多聞聖弟子，於彼命終，不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——一五；一二八七七——一二八八八（ ）

如佛說六經，如是異比丘問六經，佛問諸比丘六經，亦如是說。

一六；一二八八九（八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，若行、若形、若相，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、樂，初禪具足住。彼不憶念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然於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法，作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思惟，於彼法生厭，怖畏，防護。生厭、怖畏、防護已，以甘露門而自饒益，如是寂靜，如是勝妙，所謂捨離（有）餘，愛盡，無欲，滅盡，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二八九〇（八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二八九一（八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若不得解脫，以欲法、念法、樂法故，取中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生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有行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無行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上流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復即以此欲法、念法、樂法功德，生大梵天中，或生梵輔天中，或生梵身天中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二八九二（八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息有覺、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若不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憶念，而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法思惟：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於此等法，心生厭離，怖畏，防護。厭離、防護已，於甘露法界以自饒益，此則寂靜，此則勝妙，所謂捨離一切有餘、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二八九三（八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若不解脫，而以彼〔法〕欲法、念法、樂法，取中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取生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取有行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取無行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取上流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彼以欲法、念法、樂法，生自性光音天。若不爾者，生無量光天。若不爾者，生少光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二八九四（八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離貪喜捨住，正念、正智，覺身樂，聖人能說能捨念樂住，第三禪具足住。若不爾者，以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法思惟：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乃至上流。若不爾者，以彼法欲、法念、法樂，生遍淨天。若不爾者，生無量淨天。若不爾者，生少淨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二八九五（八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，如是形，如是相，離苦息樂，前憂喜已滅，不苦不樂，捨淨念一心，第四禪具足住。若不如是憶念，而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思惟：如

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乃至上流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或生因性果實天。若不爾者，生福生天。若不爾者，生少福天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——二六；一二八九六——一二八九九（ ）

如四禪，如是四無色定，亦如是說。

二七；一二九〇〇（八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風雲天，作是念：我今欲以神力遊戲，如是念時，風雲則起」。

二八——三三；一二九〇一——一二九〇六（ ）

如風雲天，如是焰電天，雷震天，雨天，晴天，寒天，熱天，亦如是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——四七；一二九〇七——一二九二〇（ ）

（如佛）說，如是異比丘問佛，佛問諸比丘，亦如是說。

四八；一二九二一（八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於夜闇中，天時小雨，電光焰照。佛告阿難：「汝可以傘蓋覆燈持出」。尊者阿難即受教，以傘蓋覆燈，隨佛後行。至一處，世尊微笑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以無因緣而笑，不審世尊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」？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來不以無因緣而笑。汝今持傘蓋覆燈隨我而行，我見梵天，亦復如是持傘蓋覆燈隨拘隣比丘後行；釋提桓因，亦復持傘蓋覆燈隨摩訶迦葉後行；祇栗帝羅色吒羅天王，亦持傘蓋覆燈隨舍利弗後行；毘樓勒迦天王，亦持傘蓋覆燈隨大目揵連後行；毘樓匐叉天王，亦持傘蓋覆燈隨摩訶拘絺羅後行；毘沙門天王，亦持傘蓋覆燈隨摩訶劫賓那後行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八 修證相應

一；一二九二二（八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善好調伏眾，何等為四？謂比丘調伏，比丘尼調伏，優婆塞調伏，優婆夷調伏，是名四眾」。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才辯無畏，多聞通達法，行法次法向，是則為善眾。

比丘持淨戒，比丘尼多聞，優婆塞淨信，優婆夷亦然，

是名為善眾，如日光自照。如則善好僧，是則僧中好，

是法令僧好，如日光自照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——九；一二九二三——一二九三〇（）

如調伏，如是辯，柔和，無畏，多聞，通達法，說法，法次法向，隨順法行，亦如是說。

一〇；一二九三一（八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種子，何等為三？有隨生子，有勝生子，有下生子。何等為隨生子？謂子父母，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子亦隨學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是名隨生子。何等為勝生子？若子父母，不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子則能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是名勝生子。云何下生子？若子父母，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子不能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是名下生子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生隨、及生上，智父之所欲，生下非所須，以不紹繼故。

為人法之子，當作優婆塞，於佛、法、僧寶，勤修清淨心，

雲除月光顯，光榮眷屬眾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二九三二（）

如五戒，如是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經，亦如是說。

一二；一二九三三（八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斷斷，二者、律儀斷，三者、隨護斷，四者、修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二九三四（八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斷斷，二者、律儀斷，三者、隨護斷，四者、修斷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斷斷及律儀，隨護與修習，如此四正斷，諸佛之所說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二九三五（八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斷斷，二者、律儀斷，三者、隨護斷，四者、修斷。云何為斷斷？謂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心攝受，是為斷斷。云何律儀斷？未起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名律儀斷。云何隨護斷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名隨護斷。云何修斷？已起善法增益修習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為修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二九三六（八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斷斷，二者、律儀斷，三者、隨護斷，四者、修斷。云何為斷斷？謂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心攝受，是為斷斷。云何律儀斷？未起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名律儀斷。云何隨護斷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名隨護斷。云何修斷？已起善法增益修習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名修斷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

偈言：

「斷斷及律儀，隨護與修習，如此四正斷，諸佛之所說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二九三七（八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斷斷，二者、律儀斷，三者、隨護斷，四者、修斷。云何斷斷？若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；未起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；已生善法增益修習，生欲方便，精勤攝受，是名斷斷。云何律儀斷？若比丘善護眼根，隱密、調伏、進向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善護、隱密、調伏、進向，是名律儀斷。云何隨護斷？若比丘於彼彼真實三昧相，善守護持，所謂青瘀相、脹相、膿相、壞相、食不淨相，修習守護，不令退沒，是名隨護斷。云何修斷？若比丘修四念處等，是名修斷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斷斷、律儀斷，隨護、修習斷，此四種正斷，正覺之所說。

比丘勤方便，得盡於諸漏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——二五；一二九三八——一二九四六（ ）

如四念處，如是四正斷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支，八道支，四道，四法句，止觀修習，亦如是說。

二六；一二九四七（八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作世間建立，彼一切皆依於地。如是比丘修習禪法，一切皆依不放逸為根本，不放逸集，不放逸生，不放逸轉。比丘不放逸者，能修四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七；一二九四八（八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如是比丘能斷貪欲，瞋恚，愚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八——三二；一二九四九——一二九五三（ ）

如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如是調伏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貪欲究竟，瞋恚、愚癡究竟、出要，遠離，涅槃，亦如是說。

三三；一二九五四（八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百草、藥木，皆依於地而得生長，如是種種善法，皆依不放逸為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黑沉水香，是眾香之上，如是種種善法，不放逸最為其上。譬如堅固之香，赤栴檀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一切皆不放逸為根本；如是乃至涅槃。譬如水陸諸華，優鉢羅華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不放逸為根本；乃至涅槃。譬如陸地生華，摩利沙華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乃至涅槃。譬如比丘！一切畜生跡中，象跡為上，如是一切諸善法，不放逸最為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畜生，獅子為第一，所謂畜生主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屋舍、堂閣，以棟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。譬如一切閻浮果，唯得閻浮名者，果最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。譬如一切俱毘陀羅樹，薩婆耶旨羅俱毘陀羅樹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譬如諸山，以須彌山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金，以閻浮提金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衣中，伽尸細氎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色中，以白色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眾鳥，以金翅鳥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諸王，轉輪聖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

如一切天王，四大天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三十三天，以帝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焰摩天中，以宿焰摩天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兜率陀天，以兜率陀天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化樂天，以善化樂天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

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他化自在天，以善他化自在天子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梵天，大梵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閻浮提一切眾流，皆順趣大海，其大海者最為第一，以容受故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順不放逸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雨澍皆歸大海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順趣不放逸海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薩羅，阿耨大薩羅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第一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閻浮提一切河，四大河為第一，謂恆河、新頭、博叉、司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第一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眾星光明，月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第一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諸大身眾生，羅睺羅阿修羅最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諸受五欲者，頂生王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欲界諸神力，天魔波旬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

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眾生——無足、兩足、四足、多足、色、無色、想、無想、非想非無想，如來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所有諸法——有為、無為，離貪欲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諸法眾，如來眾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譬如一切所有諸界苦行、梵行，聖界為第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；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四；一二九五五（八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禪：有禪三昧善非正受善，有禪正受善非三昧善，有禪三昧善亦正受善，有禪非三昧善非正受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住三昧善非住正受善，有禪住正受善非住三昧善，有禪住三昧善亦住正受善，有禪非住三昧善亦非住正受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起善非正受起善，有禪正受起善非三昧起善，有禪三昧起善亦正受起善，有禪非三昧起善亦非正受起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時善非正受時善，有禪正受時善非三昧時善，有禪三昧時善亦正受時善，有禪非三昧時善亦非正受時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處善非正受處善，有禪正受處善非三昧處善，有禪三昧處善亦正受處善，有禪非三昧處善亦非正受處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迎善非正受迎善，有禪正受迎善非三昧迎善，有禪三昧迎善亦正受迎善，有禪非三昧迎善亦非正受迎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念善非正受念善，有禪正受念善非三昧念善，有禪三昧念善亦正受念善，有禪非三昧念善亦非正受念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念不念善非正受念不念善，有禪正受念不念善非三昧念不念善，有禪三昧念不念善亦正受念不念善，有禪非三昧念不念善亦非正受念不念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來善非正受來善，有禪正受來善非三昧來善，有禪三昧來善亦正受來善，有禪非三昧來善亦非正受來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惡善非正受惡善，有禪正受惡善非三昧惡善，有禪三昧惡善亦正受惡善，有禪非三昧惡善亦非正受惡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方便善非正受方便善，有禪正受方便善非三昧方便善，有禪三昧方便善亦正受方便善，有禪非三昧方便善亦非正受方便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止善非正受止善，有禪正受止善非三昧止善，有禪三昧止善亦正受止善，有禪非三昧止善亦非正受止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舉善非正受舉善，有禪正受舉善非三昧舉善，有禪三昧舉善亦正受舉善，有禪非三昧舉善亦非正受舉善。復次、四種禪：有禪三昧捨善非正受捨善，有禪正受捨善非三昧捨善，有禪三昧捨善亦正受捨善，有禪非三昧捨善亦非正受捨善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五；一二九五六（八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無學三明，何等為三？無學宿命智證通，無學生死智證通，無學漏盡智證通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觀察知宿命，見天、惡趣生，生死諸漏盡，是則牟尼明。

其心得解脫，一切諸貪愛，三處悉通達，故說為三明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六；一二九五七（八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無學三明，何等為三？謂無學宿命智證通，無學生死智證通，無學漏盡智證通。云何無學宿命智證通？謂聖弟子知種種宿命事：從一生至百千萬億生，乃至劫數成壞；我及眾生宿命所更，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性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樂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壽分齊；我及眾生於此處死、餘處生，於餘處死、此處生，有如是行，如是因，如是信受。種種宿命事皆悉了知，是名宿命智證明。云何生死智證明？謂聖弟子天眼淨，過於人眼：見諸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善色、惡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向於惡趣，隨業受生，如實知；如此眾生，身惡行成就，口惡行成就，意惡行成就，謗聖人，邪見受邪法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泥犁中；此眾生身善行，口善行，意善行，不謗毀聖人，正見成就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天人中，是名生死智證明。云何漏盡智證明？謂聖弟子，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漏盡智證明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觀察知宿命，見天、惡趣生，生死諸漏盡，是則牟尼明。

知心得解脫，一切諸貪愛，三處悉通達，故說為三明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七；一二九五八（八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作是說：「此則婆羅門三明，此則婆羅門三明」。爾時，世尊告婆羅門言：「云何名為婆羅門三明」？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婆羅門父母具相，無諸瑕穢；父母七世相承，無諸譏論；世世相承，常為師長，辯才具足；誦諸經典，物類名字，萬物差品，字類分合，歷世本末，此五種記悉皆通達；容色端正，是名瞿曇！婆羅門三明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以名字言說為三明也。賢聖法門，說真要實三明，謂賢聖知見，賢聖法律，真實三明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瞿曇！賢聖知見，賢聖法律所說三明」？佛告婆羅門；「有三種無學三明，何等為三？謂無學宿命智證明，無學生死智證明，無學漏盡智證明」。如上經廣說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法無常，持戒寂靜禪，知一切宿命，已生天、惡趣，

得斷生漏盡，是為牟尼通。悉知心解脫，一切貪恚癡，

我說是三明，非言語所說。

婆羅門！是為聖法律所說三明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是真三明」。爾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三八；一二九五九（八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：「瞿曇！我名信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所謂信者，信增上，戒、聞、捨、慧，是則為信，非名字是信也」。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三九；一二九六〇（八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面相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名增益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所謂增益者，信增益，戒、聞、捨、慧增益，是為增益，非名字為增益也」。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四〇；一二九六一（八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問訊安否。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名等起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夫等起者，謂起於信，起戒、聞、捨、慧，是為等起，非名字為等起也」。爾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四一；一二九六二（八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為汝說無為法及無為道跡。諦聽，善思。云何無為法？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無為法。云何為無為道跡？謂八聖道分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，是名無為道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二——六一；一二九六三——一二九八二（ ）

如無為，如是難見，不動，不屈，不死，無漏，覆蔭，洲渚，濟渡，依止，擁護，不流轉，離熾焰，離燒然，流通，清涼，微妙，安隱，無病，無所有，涅槃，亦如是說。

六二；一二九八三（八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湖池，廣長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。若有士夫，以一毛端，漬彼湖水，云何比丘？彼湖水為多，為士夫毛端一漬水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士夫毛端斟少耳，湖水無量千萬億倍，不得為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具足見真諦，正見具足世尊弟子，見真諦果，正無間等。彼於爾時，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更不復生；所斷諸苦，甚多無量，如大湖水，所餘之苦，如毛端漬水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三——七〇；一二九八四——一二九九一（ ）

如毛端漬水，如是草籌之端漬水，亦如是。如湖池水，如是薩羅多吒伽，恆水，耶扶那，薩羅泯，伊羅跋提，摩醯，大海，亦如是說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九 入界陰相應

一；一二九九二（八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內六入處，云何為六？謂眼內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。於此六法觀察忍，名為信行，超昇離生，離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乃至未命終，要得須陀洹果。若此諸法，增上觀察忍，名為法行，超昇離生，離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乃至未終，要得須陀洹果。若此諸法，如實正智觀察，三結已盡、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須陀洹，決定不墮惡趣，定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此等諸法，正智觀察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，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——一〇；一二九九三——一三〇〇一（）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六識身，六觸身，六受身，六想身，六思身，六愛身，六界身，五陰，亦如上說。

一一；一三〇〇二（八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種種子生，何等為五？謂根種子，莖種子，節種子，壞種子，種種子。此諸種子，不斷、不破、不腐、不傷、不穿，堅新，得地界不得水界，彼諸種子不得生長增廣。得水界不得地界，彼諸種子不得生長增廣。要得地界、水界，彼諸種子得生長增廣。如是（行）業，煩惱有愛、見、慢、無明而生行，若有業而無煩惱、愛、見、無明者，行則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——二一；一三〇〇三——一三〇一二（）

如行，如是識，名色，六入處，觸，受，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死，亦如是說。

二二；一三〇一三（八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我世間，於世間及世間集，不如實知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

婆羅門，及諸世間，為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離顛倒想，亦不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，如實知故，是故我於諸天、世人，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餘眾生，為得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心離顛倒具足住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——三〇；一三〇一四——一三〇二一（ ）

如〔是〕世間、世間集，（如是）世間集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，世間味、世間患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滅道跡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集道跡、世間滅道跡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味、世間患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集道跡、世間滅道跡、世間味、世間患、世間出，（亦如是說）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一；一三〇二二（八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愛，何等為三？謂欲愛，色愛，無色愛。為斷此三愛故，當求大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二——八一；一三〇二三——一三〇七二（ ）

如求大師，如是次師，教師，廣導師，度師，廣度師，說師，廣說師，隨說師，阿闍梨，同伴，真知識，善友，哀愍，慈悲，欲義，欲安，欲樂，欲觸，欲通，欲者，精進者，方便者，出者，堅固者，勇猛者，堪能者，攝者，常學者，不放逸者，修者，思惟者，憶念者，覺想者，思量者，梵行者，神力者，智者，識者，慧者，分別者，念處，正勤，根，力，覺，道，止，觀，念身，正思惟求，亦如是說。

八二；一三〇七三（八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有漏，何等為三？謂欲有漏，有有漏，無明有漏。為斷此三有漏故，當求大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三——一三二；一三〇七四——一三一二三（ ）

如求大師，如是乃至求正思惟，亦如是說。

一三三；一三一二四（八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尊者羅睺羅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，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不憶念，於其中間，盡諸有漏」？佛告羅睺羅：「有內六入處，何等為六？謂眼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處。此等諸法，正智觀察，盡諸有漏，正智心善解脫，是名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四——一四二；一三一二五——一三一三三（ ）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一四三；一三一三四（八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眼欲貪斷，欲貪斷者，是名眼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如眼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四——一五二；一三一三五——一三一四三（ ）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一五三；一三一四四（八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眼生、住、成就顯現，苦生，病住，老死顯現。如是乃至意，亦如是說，若眼滅、息、沒，苦則滅，病則息，老死則沒。乃至意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四——一六二；一三一四五——一三一五三（ ）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一六三；一三一五四（九〇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眼味著者，則生上煩惱；生上煩惱者，於諸染污心不得離欲，彼障礙亦不得斷。乃至意入處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四——一七二；一三一五五——一三一六三（ ）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一七三；一三一六四（九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世間所作，皆依於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依內六入處而得建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四——一八二；一三一六五——一三一七三（ ）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，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四十 不壞淨相應

一；一三一七四（九〇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眾生，無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色、無色，想、無想、非想非非想，於一切如來最第一，乃至聖戒亦如是說」。

二；一三一七五（九〇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世間眾生所作，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法——有為、無為，離貪欲法最為第一，如是廣說，乃至聖戒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一七六（九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世間眾生，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諸眾，如來聲聞眾最為第一，如是廣說，乃至聖戒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一七七（一一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。時有眾多釋氏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諸釋氏：「汝等諸瞿曇！於法齋日及神足月，受持齋戒，修功德不」？諸釋氏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於諸齋日，有時得受齋戒，有時不得。於神足月，有時齋戒、修諸功德，有時不得」。佛告諸釋氏：「瞿曇！汝等不獲善利，汝等是憍慢者，煩惱人，憂悲人，惱苦人，何故於諸齋日，或得齋戒或不得？於神足月，或得齋戒作諸功德或不得？諸瞿曇！譬人求利，日日增長：一日一錢，二日兩錢，三日四錢，四日八錢，五日十六錢，六日三十二錢，如是士夫日常增長，八日、九日，乃至一月，錢財轉增廣耶」？長者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釋氏：「云何瞿曇！如是士夫錢財轉增，當得自然錢財增廣，復欲令我於十年中，一向喜樂，心樂多住禪定，寧得以不」？釋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釋氏：「若得九年、八年、七年、六年、五年、四年、三年、二年、一年喜樂，心樂多住禪定以不」？釋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釋氏：「且置年歲，寧得十月、九月、八月、乃至一月喜樂，心樂多住禪定以不？復置一月，寧得十日、九日、八日、乃至一日一夜喜樂，心樂禪定多住以不」？釋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，」！佛告釋氏：「我今語汝：我聲聞中，有直心者，不諂、不幻，我於彼人十年教化，以是因緣，彼人則能百千萬歲一向喜樂，心樂多住禪定，斯有是處。復置十年，若九年、八年、乃至一年，十月、九月乃至一月，十日、九日乃至一日一夜。我（日暮）教化，至其明旦能令勝進，晨朝教化，乃至日暮能令勝進，以是因緣，得百千萬歲一向喜樂，心樂多住禪定，成就二果：或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以彼士夫先得須陀洹故」。釋氏白佛：「善哉世尊！我從今日，於諸齋日當修齋戒，乃至八支；於神足月，受持齋戒，隨力惠施，修諸功德」。佛告釋氏：「善哉瞿曇！為真實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釋種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一七八（一一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眾多釋氏，集論議堂，作如是論議。時有釋氏語釋氏難提：「我有時得詣如來恭敬供養，有時

不得；有時得親近供養知識比丘，有時不得。又復不知有諸智慧優婆塞，有餘智慧優婆塞、智慧優婆夷疾病困苦，復云何教化，教誡說法？今當共往詣世尊所，問如此義，如世尊教，當受奉行」。爾時，難提與諸釋氏，俱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諸釋氏，集論議堂，作如是論議：有諸釋氏語我言：難提！我等或時見如來恭敬供養，或時不見；或時往見諸知識比丘親近供養，或時不得。如是廣說，乃至如佛所教誡，當受奉行。我等今日請問世尊：若智慧優婆塞，有餘智慧優婆塞、優婆夷疾病困苦，云何教化，教誡說法」？佛告難提：「若有智慧優婆塞，當詣餘智慧優婆塞、優婆夷疾病困苦者所，以三種穌息處而教授之，言：仁者！汝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。以是三種穌息處而教授已，當復問言：汝顧戀父母不？彼若有顧戀父母者，當教令捨，當語彼言：汝顧戀父母，得活者可顧戀耳，既不由顧戀而得活，用顧戀為？彼若言：不顧戀父母者，當歎善隨喜。當復問言：汝於妻子、奴僕、錢財、諸物，有顧念不？若言顧念，當教令捨，如捨顧戀父母法。若言不顧念，歎善隨喜。當復問言：汝於人間五欲顧念以不？若言顧念，當為說言：人間五欲，惡露不淨，敗壞臭處，不如天上勝妙五欲。教令捨離人間五欲，教令志願天上五欲。若復彼言：心已遠離人間五欲，先已顧念天勝妙欲，歎善隨喜。復語彼言：天上妙欲，無常、苦、空、變壞之法，諸天上有身，勝天五欲。若言已捨顧念天欲，顧念有身勝欲，歎善隨喜。當復教言：有身之欲，亦復無常、變壞之法，有行滅涅槃、出離之樂，汝當捨離有身顧念，樂於涅槃寂滅之樂，為上為勝！彼聖弟子已能捨離有身顧念，樂涅槃者，歎善隨喜。如是難提！彼聖弟子，先後次第教誡教授，令得不起涅槃，猶如比丘百歲壽命，解脫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一七九（一一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釋氏，名曰菩提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我等快得善利，得為世尊親屬」。佛告菩提：「莫作是語，我得善利，得與世尊親屬！（故然）菩提！所謂善利者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菩提！

當作是學：我當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釋氏菩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三一八〇（一一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聖弟子，得於佛不壞淨成就時，若彼諸天，先得於佛不壞淨戒成就因緣往生者，皆大歡喜歎言：我以得於佛不壞淨成就因緣故來生於此善趣天上，彼聖弟子今得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以是因緣亦當復來生此善趣天中。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一八一（一一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須陀洹道分：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一八二（一一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須陀洹分，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須陀洹分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一八三（一一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成就四法者，當知是須陀洹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名四法成就者，當知是須陀洹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——一七；一三一八四——一三一九〇（ ）

如不分別說，如是分別：比丘，比丘尼，式叉摩尼，沙彌，沙彌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成就四法者，當知是須陀洹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一八；一三一九一（一一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沙門果，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一九二（一一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沙門果，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。何等為須陀洹果？謂三結斷，是名須陀洹果。何等為斯陀含果？謂三結斷，貪、恚、癡薄，是名斯陀含果。何等為阿那含果？謂五下分結斷，是名阿那含果。何等為阿羅漢果？若彼貪欲永盡，瞋恚永盡，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名阿羅漢果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三一九三（一一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彼處有比丘經行，於彼處四沙門果中得一一果者，彼比丘盡其形壽，常念彼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——二三；一三一九四——一三一九六（ ）

如經行處，如是住處，坐處，臥處，亦如是說。

二四——四七；一三一九七——一三二二〇（ ）

如（是）比丘，如是比丘尼，式叉摩尼，沙彌，沙彌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一一四經如上說。

四八；一三二二一（一一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四食，於四大眾生，安立饒益攝受。何等為四？謂摶食，觸食，意思食，識食。如是四種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；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九；一三二二二（一一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；於法不壞淨；於諸聞法可意愛念；聖戒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〇；一三二二三（一一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於佛不壞淨成就者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；若法；（若僧）；若慳垢纏眾生所，心離慳垢眾，多住行解脫施，常施，樂於捨，等心行施；聖戒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一；一三二二四（一一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如是四種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，彼聖弟子功德果報，不可稱量得爾所福、爾所果報；然彼多福，墮大功德積聚數，如前五河譬經說，乃至說偈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二；一三二二五（一一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四十天子，極妙之色，夜過晨朝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諸天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天子！汝等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時（一）天子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佛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成就於佛不壞淨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」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法不壞淨成就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」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僧不壞淨成就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」。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聖戒成就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」。時四十天子，各於佛前，自記說須陀洹果已，即沒不現。

五三——六二；一三二二六——一三二三五（）

如四十天子，如是四百天子，八百天子，十千天子，二十千天子，三十千天子，四十千天子，五十千天子，六十千天子，七十千天子，八十千天子，各於佛前，自記說須陀洹果已，即沒不現。

四一 大迦葉相應

一；一三二三六（一一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如月譬住，如新學慚愧、軟下，攝心斂形而入他家。如明目士夫，臨深登峰，攝心斂形，難速前進。如是比丘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學慚愧、軟下，御心斂形而入他家。迦葉比丘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學慚愧、軟下諸高慢，御心控形而入他家。如明目士夫，臨深登峰，御心控形，正觀而進。佛告比丘：於意云何？比丘為何等像類，應入他家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廣說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，於他家心不縛著貪樂，於他得利，他作功德，欣若在己，不生嫉想，亦不自舉，亦不下人，如是像類比丘，應入他家」。爾時，世尊以手捫摸虛空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此手寧著空、縛空、染空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比丘之法，常如是不著、不縛、不染心而入他家。唯迦葉比丘，以不著、不縛、不染之心而入他家。於他得利及作功德，欣若在己，不生嫉想，不自舉，不下人，其唯迦葉比丘應入他家」。爾時，世尊復以手捫摸虛空，告諸比丘；「於意云何？我今此手寧著空、縛空、染空以不」？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其唯迦葉比丘，心常如是，以不著、不縛、不染之心，入於他家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等像類比丘，應清淨說法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廣說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作如是心，為人說法：何等人於我起淨信心？為本已、當得供養——衣被，飲食，臥具，湯藥？如是說者，名不清淨說法。若復比丘，為人說法，作如是念：世尊顯現正法律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即此現身，緣自覺知，正向涅槃。而諸眾生沈溺老病死、憂悲

惱苦，如此眾生聞正法者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以是正法因緣，以慈心、悲心、哀愍心，欲令正法久住心而為人說，是名清淨說法。唯迦葉比丘，有如是清淨心為人說法，以如來正法律，乃至令法久住心而為人說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，如是說法，於如來正法律，乃至令法久住心，為人說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二三七（一一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欲入他家，作如是念：彼當施我莫令不施，頓施非漸施，多施非少施，勝施非陋施，速施非緩施。以如是心而至他家，若他不施，乃至緩施，是比丘心則屈辱，以是因緣其心退沒，自生障閡。若復比丘欲入他家，作如是念：出家之人，卒至他家，何由得施非不施，頓施非漸施，多施非少施，勝施非陋施，速施非緩施！作如是念而至他家，若彼不施，乃至緩施，是比丘心不屈辱，亦不退沒，不生障礙。唯迦葉比丘，作如是念而入他家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，作如是念而入他家：出家之人，卒至他家，何由得施非不施，乃至速施非緩施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二三八（一一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時尊者摩訶迦葉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摩訶迦葉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！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，汝亦應爾」。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難可教授，或有比丘不忍聞說」。佛告摩訶迦葉：「汝何因緣作如是說」？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有兩比丘，一名槃稠，是阿難弟子；二名阿浮毘，是摩訶目揵連弟子。彼二人共諍多聞，各言：汝來！當共論議。誰所知多？誰所知勝」？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以扇扇佛。語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且止，尊者摩訶迦葉！且忍，尊者迦葉！此年少比丘，少智、惡智」。尊者摩訶迦葉語尊者阿難言：「汝且默然，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」。時尊者阿難，即默然住。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

彼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所，作是言：大師語汝」。時彼比丘，即受教至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所，作是言：「大師語汝」。時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答言：「奉教」。即俱往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二人，實共諍論，各言：汝來！試共論議，誰多、誰勝耶」？二比丘白佛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」！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修多羅，祇夜，受記，伽陀，優陀那，尼陀那，阿波陀那，伊帝目多伽，闍多伽，毘富羅，阿浮多達摩，優波提舍等法，而共諍論，各言：汝來！試共論議，誰多、誰勝耶」？二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不以我所說修多羅，乃至優波提舍而自調伏，自止息，自求涅槃耶」？二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知我所說修多羅，乃至優波提舍。汝愚癡人！應共諍論，誰多、誰勝耶」？時二比丘前禮佛足，重白佛言：「悔過，世尊！悔過，善逝！我愚、我癡，不善、不辯，而共諍論」。佛告二比丘：「汝實知罪悔過，愚癡、不善、不辯而共諍論。今已自知罪，自見罪，知見悔過，於未來世律儀戒生。我今受汝，憐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，自見罪，知見悔過，於未來世律儀戒生，終不退減」。時二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三二三九（一一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晡時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佛告迦葉：「汝當教授教誡諸比丘，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，汝亦應爾」。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，若說法者，當有比丘不忍、不喜」。佛告迦葉：「汝見何等因緣而作是說」？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，於諸善法無信敬心，若聞說法，彼則退沒。若惡智人，於諸善法無精進、慚愧、智慧，聞說法者，彼則退沒。若人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身行憍暴，忿恨、失念、不定、無智，聞說法者，彼則退沒。世尊！如是比諸惡人者，尚不能令心住善法，況復增進！當知是輩，隨其日夜，善法退減，不能增長。世尊！若有士夫，於諸善法信心清淨，是則不退。於諸善法，精進、慚愧、

智慧，是則不退。不貪、不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是則不退。身不弊暴，心不染污，不忿、不恨，定心、正念、智慧，是則不退。如是人者，於諸善法日夜增長，況復心住！此人日夜常求勝進，終不退減」。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於諸善法無信心者，是則退減。亦如迦葉次第廣說」。時尊者摩訶迦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三二四〇（一一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晡時從禪覺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摩訶迦葉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，教誡教授，汝亦應爾」。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，難可為說法，教誡教授。有諸比丘，聞所說法，不忍、不喜」。佛告摩訶迦葉：「汝何因緣作如是說」？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法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迦葉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」。佛告迦葉：「昔日，阿練若比丘，於阿練若比丘所，歎說阿練若法；於乞食比丘所，歎說乞食功德；於糞掃衣比丘所，歎說糞掃衣功德；若少欲、知足，修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定，智慧漏盡身作證比丘所，隨其所行，讚歎稱說。迦葉！若於阿練若所歎說阿練若法，乃至漏盡比丘所歎說漏盡身作證。若見其人，悉共語言，隨宜慰勞善來者：汝名何等？為誰弟子？讓座令坐，歎其賢善。如其法像類，有沙門義，有沙門欲。如是讚嘆時，若彼同住、同遊者，則便決定隨順彼行，不久亦當同其所見，同其所欲」。佛告迦葉：「若是年少比丘，見彼阿練若比丘來，讚歎阿練若法；乃至漏盡身作證。彼年少比丘，應起出迎，恭敬禮拜問訊，乃至彼同住者，不久當得自義饒益。如是恭敬者，長夜當得安樂饒益」。佛告迦葉：「今日，比丘見彼來者知見大德，能感財利——衣被，飲食，床臥，湯藥者，與共言語，恭敬問訊，歎言善來：何某名字？為誰弟子？歎其福德，能感大利——衣被，飲食，臥具，湯藥。若與尊者相習近者，亦當豐足衣被，飲食，臥具，湯藥。若復年少比丘，見彼來者大智大德，能感財利——衣被，飲食，臥具，湯藥者，疾起出迎，恭敬問訊，歎言善來：大智大德，能

感大利——衣被，飲食，臥具，湯藥。迦葉！如是年少比丘，長夜當得非義、不饒益苦。如是迦葉！斯等比丘，為沙門患，為梵行溺，為大映障，惡不善法，煩惱之患，重受諸有，熾然生死，未來苦報，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是故迦葉！當如是學：為阿練若，於阿練若所稱譽讚歎；糞掃衣，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修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定，正智漏盡身作證者，稱譽讚歎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摩訶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六；一三二四一（一一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晡時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摩訶迦葉言：「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，糞掃衣重，我衣輕好，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壞色輕衣」。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長夜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、糞掃衣、乞食」。佛告迦葉：「汝觀幾種義，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」？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觀二種義：現法得安樂住義，復為未來眾生而作大明。未來世眾生，當如是念：過去上座六神通，出家日久，梵行純熟，為世尊所歎，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。彼於長夜習阿練若、讚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。諸有聞者，淨心隨喜，長夜皆得安樂饒益」。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！汝則長夜多所饒益，安樂眾生，哀愍世間，安樂天人」。佛告迦葉：「若有毀呰頭陀法者，則毀於我；若有稱歎頭陀法者，則稱歎我。所以者何？頭陀法者，我所長夜稱譽、讚歎。是故迦葉，阿練若者，當稱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者，當稱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摩訶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三二四二（一一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久住舍衛國阿練若床坐處，長鬚髮，著弊納衣，來詣佛所。爾時，世尊無數大眾圍繞說法。時諸比丘，見摩訶迦葉從遠而來。見已，於尊者摩訶迦葉所，起輕慢心言：此何等比丘，衣服麁陋，無有儀容而來，衣服佯佯而來？爾時

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摩訶迦葉：「善來迦葉！於此半座。我今竟知誰先出家，汝耶、我耶」？彼諸比丘心生恐怖，身毛皆竪，並相謂言：「奇哉尊者！彼尊者摩訶迦葉，大德、大力，大師弟子、請以半座」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師，我是弟子」。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我為大師，汝是弟子。汝今且坐，隨其所安」。尊者摩訶迦葉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復欲警悟諸比丘，復以尊者摩訶迦葉，同己所得殊勝廣大功德，為現眾故，告諸比丘：「我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初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摩訶迦葉亦復如我，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初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欲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彼摩訶迦葉亦復如是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隨所欲，慈，悲，喜，捨；空入處，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；神通境界，天耳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盡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彼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漏盡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」。爾時，世尊於無量大眾中，稱歎摩訶迦葉同己廣大勝妙功德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二四三（一一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阿難，住耆闍崛山。時尊者阿難詣尊者摩訶迦葉所，語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今可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」？尊者摩訶迦葉，默然而許。時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阿難，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：「日時太早，可共暫過比丘尼精舍」。即便往過。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阿難，從遠而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。時諸比丘尼禮尊者摩訶迦葉、阿難足已，退坐一面。尊者摩訶迦葉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不喜悅，說如是惡言：「云何阿梨摩訶迦葉，於阿梨阿難鞞提訶牟尼前，為比丘尼說法？譬如販針兒於針師家賣，阿梨摩訶迦葉亦復如是，於阿梨阿難鞞提訶牟尼前，為諸比丘尼說法」。尊者摩訶迦葉，聞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悅，口說惡言。聞已，語尊者阿難：「汝看是偷羅難陀比丘尼，心不喜悅，口說惡言。云何阿難？我是販針兒，汝是

針師，於汝前賣耶」？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：「且止，當忍！此愚癡老嫗，智慧薄少，不曾修習故」。「阿難！汝豈不聞世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於大眾中說月譬經，教誡教授，比丘當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，如是廣說。為說阿難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摩訶迦葉」！「阿難！汝聞世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言：比丘當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，其唯摩訶迦葉比丘」？阿難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摩訶迦葉」！「阿難！汝曾為世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於無量大眾中，請汝來坐耶？又復世尊以同己廣大之德，稱歎汝阿難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漏盡通稱歎耶」？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摩訶迦葉」！「如是阿難！世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於無量大眾中，口自說言：善來摩訶迦葉！請汝半座。復於大眾中，以同己廣大功德，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漏盡通，稱歎摩訶迦葉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摩訶迦葉」！時摩訶迦葉於比丘尼眾中，師子吼已而去。

九；一三二四四（一一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阿難，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世尊涅槃未久，時世飢饉，乞食難得。時尊者阿難，與眾多年少比丘俱，不能善攝諸根，食不知量，不能初夜、後夜精勤禪思，樂著睡眠，常求世利，人間遊行，至南天竺。有三十年少弟子，捨戒還俗，餘多童子。時尊者阿難，於南山國土遊行，以少徒眾，還王舍城。時尊者阿難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至尊者摩訶迦葉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尊者摩訶迦葉問尊者阿難：「汝從何來？徒眾尠少」？阿難答言：「從南山國土人間遊行，年少比丘三十人，捨戒還俗，徒眾損減。又今在者，多是童子」。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有幾福利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聽三人已上，制群食戒」？阿難答言：「為二事故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為貧小家。二者、多諸惡人以為伴黨相破壞故。莫令惡人於僧中住，而受眾名，映障大眾，別為二部，互相嫌諍」。尊者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汝知此義，如何於飢饉時，與眾多年少弟子，南山國土遊行，令三十人捨戒還俗，徒眾損減，餘者多是童子！

〔如〕阿難！汝徒眾消滅，汝是童子！不知籌量」。阿難答言：「云何尊者摩訶迦葉！我已頭髮二色，猶言童子」？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汝於飢饉

世，與諸年少弟子人間遊行，致令三十弟子捨戒還俗，其餘在者復是童子，徒眾消滅，不知籌量，而言宿士眾壞。阿難！眾極壞。阿難！汝是童子，不籌量故」。時低舍比丘尼，聞尊者摩訶迦葉，以童子責尊者阿難毘提訶牟尼。聞已，不歡喜，作是惡言：「云何阿梨摩訶迦葉，本外道門，而以童子呵責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，令童子名流行」？尊者摩訶迦葉，以天耳聞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，口出惡言。聞已，語尊者阿難：「汝看是低舍比丘尼，心不歡喜，口說惡語，言：摩訶迦葉本外道門，而責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，令童子名流行」。尊者阿難答言：「且止，尊者摩訶迦葉！忍之，尊者摩訶迦葉！此愚癡老嫗，無自性智」。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我自出家，都不知有異師，唯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我未出家時，常念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知在家荒務，多諸煩惱；

出家空閑，難可俗人，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，盡其形壽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當剃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以百千金貴價之衣，段段割截為僧伽梨。若世間（有）阿羅漢者，聞（之當）從出家。我出家已，於王舍城那羅聚落中間、多子塔所，遇值世尊，正身端坐，相好奇特，諸根寂靜，第一息滅，猶如金山。我時見已，作是念：此是我師，此是世尊，此是羅漢，此是等正覺。我時一心，合掌敬禮，白佛言：是我大師，我是弟子。佛告我言：如是，迦葉！我是汝師，汝是弟子。迦葉！汝今成就如是真實淨心！所恭敬者，不知言知，不見言見，實非羅漢而言羅漢，非等正覺言等正覺者，應當自然身碎七分。迦葉！我今知故言知，見故言見，真阿羅漢言阿羅漢，真等正覺言等正覺。迦葉！我今有因緣故，為聲聞說法，非無因緣故；依非無依；有神力非無神力。是故迦葉！若欲聞法，應如是學。若欲聞法，以義饒益，當一其心，恭敬尊重，專心側聽，而作是念：我當正觀五陰生滅，六觸入處集起滅沒；

於四念處正念樂住，修七覺分，八解脫身作證。常念其身，未嘗斷絕，離無慚愧，於大師所及大德梵行，常住慚愧，如是應當學。爾時，世尊為我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去，我亦隨去。向於住處，我以百千價直衣割截僧伽梨四攝為座。爾時，世尊知我至心，處處下道，我即敷

衣以為坐具，請佛令坐。世尊即坐，以手摩衣，歎言：迦葉！此衣輕細，此衣柔軟！我時白言：如是，世尊！此衣輕細，此衣柔軟，唯願世尊受我此衣！佛告迦葉：汝當受我糞掃衣，我當受汝僧伽梨。佛即自手授我糞掃納衣，我即奉佛僧伽梨。如是漸漸教授，我八日之中，以學法受於乞食；至第九日，起於無學。阿難！若有正問：誰是世尊法子；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付以法財——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應答我是，是則正說。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，當以灌頂住於王位，受王五欲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我亦如是，為佛法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——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

譬如轉輪聖王寶象，高七八肘，一多羅葉能映障者，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則可映障。若有於神通境界智證有疑惑者，我悉能為分別記說。天耳，他心通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盡作證智通有疑惑者，我悉能為分別記說，令得決定」。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摩訶迦葉！如轉輪聖王寶象，高七八肘，欲以一多羅葉能映障者，如是尊者摩訶迦葉六神通智，則可映障。若有於神通境界作證智，乃至漏盡作證智有疑惑者，尊者摩訶迦葉能為記說，令其決定。我於長夜，敬信尊重尊者摩訶迦葉，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」。尊者摩訶迦葉說是語時，尊者阿難聞其所說，歡喜受持。

一〇；一三二四五（九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舍利弗，住耆闍崛山中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詣尊者舍利弗，與尊者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舍利弗！如來有後生死耶」？舍利弗言：「諸外道！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又問：「云何舍利弗？如來無後生死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諸外道！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又問：「舍利弗？如來有後生死、無後生死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又問：「舍利弗？如來非有後生死、非無後生死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諸外道！世尊說言：此是無記」。諸外道出家又問：「尊者舍利弗！云何所問如來有後生死，無後生死，有後無後，非有後非無後，一切答言：世尊說此是無記？云何為上座，如愚、如癡，不善、不辯，如嬰兒無自性智」

！作此語已，從坐起去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尊者舍利弗，相去不遠，各坐樹下，晝日禪思。尊者舍利弗知諸外道出家去已，詣尊者摩訶迦葉所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以向與諸外道出家所論說事，具白尊者摩訶迦葉。「尊者摩訶迦葉！何因何緣，世尊不記說後有生死，後無生死，後有後無，非有非無生死耶」？尊者摩訶迦葉語舍利弗言：「若說如來後有生死者，是則為色。若說如來無後生死，是則為色。若說如來有後生死、無後生死，是則為色。若說如來非有後、非無後生死，是則為色。如來者，色已盡，心善解脫，言有後生死者，此則不然；無後生死，有後無後，非有後、非無後生死，此亦不然。如來者，色已盡，心善解脫，甚深、廣大、無量、無數、寂滅、涅槃。舍利弗！若說如來有後生死者，是則為受，為想，為行，為識，為動，為慮，為虛誑，為有為，為愛；乃至非有非無後有，亦如是說。如來者，愛已盡，心善解脫，是故說後有者不然；後無，後有無，後非有非無者不然。如來者，愛已盡，心善解脫，甚深、廣大、無量、無數、寂滅、涅槃。舍利弗！如是因、如是緣故，有問世尊如來，若有，若無，若有無，若非有非無後生死，不可記說」。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一一；一三二四六（九〇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，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，時多有比丘心樂習學？今多為聲聞制戒，而諸比丘少樂習學」？佛言：「如是，迦葉！命濁，煩惱濁，劫濁，眾生濁，見濁眾生，善法退滅故，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，少樂習學。迦葉！譬如劫欲壞時，真寶未滅，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；偽寶出已，真寶則沒。如是迦葉！如來正法欲滅之時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間已，正法則滅。譬如大海中船，載多珍寶，則頓沈沒，如來正法則不如是，漸漸消滅。如來正法，不為地界所壞，不為水、火、風界所壞。乃至惡眾生出世，樂行諸惡，欲行諸惡，成就諸惡；非法言法，法言非法，非律言律，律言非律。以相似法句、味熾然，如來正法於此則沒。迦葉！有五因緣，能令如來正法沈沒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不敬、不重、不下意供養

；於大師所不敬、不重、不下意供養已，然復依倚而住；若法，若學，若隨順教，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，不敬、不重、不下意供養，而依止住。是名迦葉！五因緣故，如來正法於此沈沒。迦葉！有五因緣，令如來法律，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；若法，若學，若隨順教，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迦葉！是名五因緣，如來法律，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是故迦葉！當如是學：於大師所當修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；若法，若學，若隨順教，若諸梵行大師所讚歎者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」。佛說是經已，尊者摩訶迦葉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（月喻、施與，角勝、無信，佛為根本，極老、納衣重，是時、眾減少，外道、法損壞）。

四二 聚落主相應

一；一三二四七（九〇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，來詣佛所，面前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聞古昔歌舞戲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說：若伎兒於大眾中歌舞戲笑，作種種伎，令彼大眾歡樂喜笑，以是業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歡喜天。於此瞿曇法中，所說云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且止，莫問此義」。如是再三，猶請不已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古昔此聚落眾生，不離貪欲，貪欲縛所縛；不離瞋恚，瞋恚縛所縛；不離愚癡，愚癡縛所縛。彼諸伎兒，於大眾坐中，種種歌舞伎樂嬉戲，令彼眾人歡樂喜笑。聚落主！當其彼人歡樂喜笑者，豈不增長貪、恚、癡縛耶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「聚落主！譬如有人以繩反縛，有人長夜以惡心，欲令此人非義饒益，不安不樂，數數以水澆所縛繩，此人被縛，豈不轉增急耶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佛言聚落主：「古昔眾生亦復如是，不離貪欲、瞋恚、癡縛，緣彼嬉戲歡樂喜笑，更增其縛」。聚落主言：「實爾，瞿曇！彼諸伎兒，令其眾生歡樂喜笑，轉增貪欲、瞋恚、癡縛。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善趣者，無有是處」。佛告

聚落主：「若言古昔伎兒，能令大眾歡樂喜笑，以是業緣生歡喜天者，是則邪見。若邪見者，應生二趣：若地獄趣，若畜生趣」。說是語時，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，悲泣流淚。爾時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先三問不答言：聚落主！且止，莫問此義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；「瞿曇！我不以瞿曇說故而悲泣也。我自念：昔來云何為彼愚癡、不辨、不善，諸伎兒輩所見欺誑，言大眾中作諸伎樂，乃至生歡喜天！我今定思：云何伎兒歌舞嬉戲，生歡喜天？瞿曇！我從今日，捨彼伎兒惡不善業，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」。佛言：「善哉聚落主！此真實要」。爾時，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頂禮佛足，歡喜而去。

二；一三二四八（九〇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戰鬪活聚落主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。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聞古昔戰鬪活耆年宿士作是言：若戰鬪活，身被重鎧，手執利器，將士先鋒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敵；緣此業報，生箭降伏天。於瞿曇法中，其義云何」？佛告戰鬪活：「且止，莫問此義」。如是再三問，亦再三止之。猶問不已，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若戰鬪活身被甲冑，為戰士先鋒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敵，此人豈不先起傷害之心，欲攝縛、枷鏁、斫刺、殺害於彼耶」？聚落主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為戰鬪活有三種惡邪，若身、若口、若意。以此三種惡邪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，無有是處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古昔戰鬪活耆年宿士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說：若諸戰鬪活，身被甲冑，手執利器，命敵先登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敵，以是因緣生箭降伏天者，是則邪見。邪見之人，應生二處：若地獄趣，若畜生趣」。說是語時，彼聚落主悲泣流淚。佛告聚落主：「以是義故，我先再三語汝且止，不為汝說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我不以瞿曇語故悲泣。我念古昔諸鬪戰活耆年宿士，愚癡、不善、不辨、長夜欺誑，作如是言：若戰鬪活，身被甲冑，手執利器，命敵先登，乃至得生箭降伏天，是故悲泣。我今定思：諸戰鬪活，惡業因緣，身壞命終生箭降伏天者，無有是處。瞿曇！我從今日捨諸惡業，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實要」。時

戰鬪活聚落主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三二四九（九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調馬聚落主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調馬聚落主：「調伏馬者，有幾種法」？聚落主答言：「瞿曇！有三種法。何等為三？謂一者、柔軟，二者、剛強，三者、柔軟剛強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以三種法，馬猶不調，當如之何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便當殺之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無上調御丈夫者，當以幾種法調御丈夫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以三法調御丈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柔軟，二者、剛強，三者、柔軟剛強」。聚落主白佛：「瞿曇！若三種調御丈夫猶不調者，當如之何」？佛言：「聚落主，三事調伏猶不調者，便當殺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法有所屈辱」。調馬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法中，殺生者不淨；瞿曇法中不應殺，而今說言不調伏者亦當殺之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汝所言。如來法中，殺生者不淨，如來不應有殺。聚落主！然我以三種法調御丈夫，彼不調者，不復與語，不復教授，不復教誡。聚落主！若如來調御丈夫，不復與語，不復教授，不復教誡，豈非殺耶」？調馬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若調御丈夫不復與語，不復教授，不復教誡，真為殺也。是故我從今日，捨諸惡業，歸佛，歸法、歸比丘僧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實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調馬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三二五〇（九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兇惡聚落主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修何等法故，於他生瞋恚？生瞋恚故，口說惡言，他為其作惡性名字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不修正見故，於他生瞋，生瞋恚已，口說惡言，他為其作惡性名字。不修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故，於他生瞋，生瞋恚故，口說惡言，他為其作惡性名字」。復問世尊：「修習何法，於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說善言，他為其作賢善名字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修正見故，於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

說善言，他為其作賢善名字。修習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故，於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說善言，他為其作賢善名字」。兇惡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說此言。我不修正見故，於他生瞋，生瞋恚已，口說惡言，他為我作惡性名字。我不修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故，於他生瞋，生瞋恚故，口說惡言，他為我作惡性名字。是故我今當捨瞋恚，剛強，麁澁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實要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兇惡聚落主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三二五一（九一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摩尼珠髻聚落主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先日，國王集諸大臣，共論議言：云何沙門釋子比丘，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，為淨耶？為不淨耶？其中有言：沙門釋子應受畜金銀、寶物。又復有言：不應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。世尊！彼言沙門釋子，應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者，為從佛聞，為自出意？說作是語者，為隨順法，為不隨順？為真實說，為虛妄說？如是說者，得不墮於呵責處耶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此則妄說，非真實說，非是法說，非隨順說，墮呵責處。所以者何？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者，不清淨故。若自為己受畜金銀、寶物者，非沙門法，非釋種子法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奇哉世尊！沙門釋子受畜金銀、寶物者，非沙門法，非釋種子法，此真實說。世尊作是說者，增長勝妙。我亦作是說：沙門釋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、珍寶清淨者，五欲功德悉應清淨」！摩尼珠髻聚落主，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，告尊者阿難：「若諸比丘依止迦蘭陀竹園住者，悉呼令集於食堂」。時尊者阿難即受佛教，周遍宣令，依止迦蘭陀竹園比丘，集於食堂。比丘集已，往白世尊：「諸比丘已集食堂，惟世尊知時」。爾時，世尊往詣食堂，大眾前坐。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，來詣我所，作如是言：先日，國王集諸大臣作如是論議：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，為清淨不？其中有言清淨者，有言不清淨者。今問世尊：言清淨者，為從佛聞，為自妄說，如上廣說。彼摩尼珠髻聚落主

，聞我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諸比丘！國王、大臣共集論議，彼摩尼珠髻聚落主，於大眾前師子吼說：沙門釋種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、寶物。諸比丘！汝等從今日，須木索木，須草索草，須車索車，須作人索作人，慎勿為己受取金銀、種種寶物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二五二（九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時有王頂聚落主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王頂聚落主：「今者眾生，依於二邊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樂著卑下田舍常人，凡夫五欲；二者、自苦方便不正，非義饒益。聚落主！有三種樂受欲樂卑下田舍常人凡夫，有三種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。聚落主！何等為三種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樂受欲樂？有受欲者，非法濫取，不以安樂自供，不供養父母，給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屬、朋友、知識，亦不隨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仰求勝處安樂果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世間第一受欲。復次、聚落主！受欲樂者，以法、非法濫取財物，以樂自供，供養父母，給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屬、朋友、知識，而不隨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仰求勝處安樂果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第二受欲樂者。復次、聚落主！有受欲樂者，以法求財，不以濫取。以樂自供，供養父母，給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屬、知識、隨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仰求勝處安樂果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第三受欲樂者。

聚落主！我不一向說受欲平等；我說受欲者其人卑下，我說受欲者是其中人，我說受欲者是其勝人。何等為卑下受欲者？謂非法濫取，乃至不仰求勝處安樂果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我說卑下者受欲。何等為中人受欲？謂受欲者，以法、非法而求財物，乃至不求未來生天，是名我說第二中人受欲。何等為我說勝人受欲？謂彼以法求財，乃至未來生天，是名我說第三勝人受欲。何等為三種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不正，非義饒益？有一自苦枯槁活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彼修種種苦行，精勤方便住處住。彼不能現法得離熾然，過人法，勝妙知見，安樂住。聚落主！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。復次、自苦方便枯槁活，始不犯戒、污戒，而修種種苦行，亦不由此現法得離熾然，過人法，勝妙知見，安樂住，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。復次、自苦方便枯槁活，

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然修種種苦行方便，亦不能現法離熾然，得過人法，勝妙知見，安樂住，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。聚落主！我不說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，悉等：我說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，有說自苦方便是中人，有說自苦方便是勝人。

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勝妙知見、安樂住，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卑劣人。何等為自苦方便中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勝妙知見，安樂住，是名我說自苦方便中間人。何等為自苦方便勝人？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勝妙知見，安樂住，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勝人。聚落主！是名三種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不正，非義饒益。聚落主！有道有跡，不向三種受欲隨順方便，卑下田舍常人凡夫；不向三種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。聚落主！何等為道？何等為跡？不向三種受欲，三種自苦方便？聚落主！為欲貪障閡故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現法、後世得斯罪報，心法憂苦；瞋恚、癡所障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現法、後世得斯罪報，心法憂苦。若離貪障，不欲方便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不現法、後世受此罪報，彼心心法常受喜樂；如是離瞋恚、愚癡障閡，不欲自害，不欲害他，自他俱害，不現法、後世受斯罪報，彼心心法常受安樂。

於現法中，遠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親近涅槃，即此身現，緣自覺知。聚落主！如此現法永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親近涅槃，即此現身，緣自覺知者，為八聖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當其世尊說是法時，王頂聚落主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王頂聚落主，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深入於法，度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律得無所畏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已度，世尊！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。從今盡壽為優婆塞」。時（王頂聚落主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三二五三（九一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力士人間遊行，到欝鞞羅住處鸚鵡閻浮林。時有竭曇聚落主，聞沙門瞿曇在力士人間遊行，至欝鞞羅聚落鸚鵡閻浮林，說現

法苦集、苦沒，我當往詣彼沙門瞿曇；若我詣沙門瞿曇者，彼必為我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即往彼鬱鞞羅聚落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常為人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善哉世尊！為我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若說過去法苦集、苦沒者，知汝於彼為信為不信，為欲不欲，為念不念，為樂不樂？汝今苦不？我若說未來苦集、苦沒者，知汝於彼為信不信，為欲不欲，為念不念，為樂不樂？汝今苦不？我今於此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聚落主！若眾生所有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為本，欲生，欲集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緣而苦生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極略說法，不廣分別，我所不解。善哉世尊！唯願廣說，令我等解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說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若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，若縛、若打、若責、若殺，汝心當起憂悲惱苦不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亦不一向。若諸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，於我有欲、有貪、有愛、有念，相習近者，彼遭若縛、若打、若責、若殺，我則生悲憂惱苦；若彼眾生所，無欲、貪、愛、念、相習近者，彼遭縛、打、責、殺，我何為橫生憂悲惱苦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當知！眾生種種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為本，欲生，欲習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緣而生眾苦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汝依父母不相見者，則生欲、貪、愛、念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若見、若聞，彼依父母，當起欲、愛、念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復問聚落主：「於意云何？彼依父母若無常變異者，當起憂悲惱苦不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依父母無常變異者，我或隣死，豈唯憂悲惱苦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當知，若諸眾生所有苦生，一切皆以愛欲為本，欲生，欲集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緣，而生苦」。聚落主言：「奇哉世尊！善說如此依父母譬。我有依父母，居在異處，我日日遣信問其安否。使未時還，我已憂苦，況復無常而無憂苦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說其諸眾生，所有憂苦，一切皆以欲為根本，欲生，欲集，欲起，欲因，欲緣而生憂苦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有四愛念無常變異者，則四憂苦生；若三、二，若一愛念無常變異者，則一憂苦生。聚落主！若都無愛念者，則無憂苦塵勞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若無世間愛念者，則無憂苦塵勞患，一切憂苦消滅盡，猶如蓮花不著水」。

當其世尊說是法時，竭曇聚落主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見法，得法，深入於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於他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律得無所畏。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我已超越。我從今日，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，盡其壽命，為優婆塞，唯憶持我」！佛說此經已，竭曇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八；一三二五四（九一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千優婆塞，五百乞殘食人，從城至城，從聚落至聚落，人間遊行，至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時有刀師氏聚落主，是尼揵弟子，詣尼揵所，禮尼揵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尼揵語刀師氏聚落主：「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蔑梨論，令沙門瞿曇不得語，不得不語耶」？聚落主言：「阿梨！我立何等論為蔑梨論？令沙門瞿曇不得語，不得不語」。尼揵語聚落主言：「汝往詣沙門瞿曇所，作是問：瞿曇常願，欲令諸家福利具足增長，作如是願，如是說不？若答汝言不者，汝當問言：沙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？若言有願、有說者，當復問言：沙門瞿曇若有如是願、如是說者，今云何於飢饉世遊行人間，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千優婆塞，五百乞殘食人，從城至城，從村至村，損費世間，如大雨雹雨，〔已〕乃是減損，非增益也。瞿曇所說，殊不相應！不類、不似，前後相違！如是聚落主！是名蔑梨論，令彼沙門瞿曇，不得語，不得不語」。爾時，刀師氏聚落主，受尼揵勸教已，詣佛所，恭敬問訊。恭敬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：「瞿曇！常欲願令諸家福利增長不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來長夜欲令諸家福利增長，亦常作是說」。聚落主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云何瞿曇於飢饉世，人間乞食，將諸大眾，乃至不似、不類，前後相違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我憶九十一劫以來，不見一人施一比丘，有盡有減。聚落主！汝觀今日，有人家大富，多錢財，多眷屬，多僕從，當知其家長夜好施，真實寂止，故致斯福利。聚落主！有八因緣，令人損減，福利不增。何等為八？王所逼，賊所劫，火所焚，水所漂，藏自消滅，抵債不還，怨憎殘破，惡

子費用。有是八種，為錢財難聚。聚落主！我說無常為第九句。如是聚落主！汝捨九因、九緣，而言沙門瞿曇破壞他家，不捨惡言，不捨惡見，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」。時刀師氏聚落主，心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過！如愚、如癡，不善、不辯，於瞿曇所，不實欺誑，虛說妄語」。（刀師氏聚落主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九；一三二五五（九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時有刀師氏聚落主，先是尼揵弟子。詣尼揵所，禮尼揵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尼揵語聚落主：「汝能共沙門瞿曇作揆葬論，令沙門瞿曇不得語，不得不語」？聚落主白尼揵：「阿梨！何等為揆葬論？令沙門瞿曇不得語，不得不語耶」？尼揵語聚落主：「汝往沙門瞿曇所，作如是言：瞿曇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，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？若言不者，應語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？若言常欲安慰一切眾生，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者，復應問言：若欲安慰一切眾生者，以何等故，或為一種人說法，或不為一種人說法？作如是問者，是名揆葬論，令彼沙門瞿曇，不得語，不得不語」。爾時，聚落主受尼揵勸進已，往詣佛所，恭敬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豈不欲常安慰一切眾生，歎說安慰一切眾生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來長夜慈愍安慰一切眾生，亦常歎說安慰一切眾生」。聚落主白佛言：「若然者，如來何故為一種人說法，又復不為一種人說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

聚落主！譬如有三種田：有一種田沃壤肥澤，第二田中，第三田堉薄。云何聚落主！彼田主先於何田耕治下種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於最沃壤肥澤者，先耕下種」。「聚落主！復於何田次耕下種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當於中田，次耕下種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復於何田次耕下種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當於最下堉薄之田，次耕下種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何故如是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不欲廢田，存種而已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如是，如彼沃壤肥澤田者，我諸比丘、比丘尼亦復如是，我常為彼演說正法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。彼聞法已，依於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蔭、我趣，常以淨眼觀我而住。作如是念：佛所說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長

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聚落主！如彼中田者，我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復如是。我亦為彼演說正法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發顯示。彼聞法已，依於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蔭、我趣，常以淨眼觀察我住。

作如是念：世尊說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聚落主！如彼田家最下田者，如是我為諸外道異學，尼揵子輩，亦為說法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。然於彼等少聞法者，亦為其說；多聞法者，亦為其說。然其彼眾，於我善說法中得一句法，知其義者，亦復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」。時聚落主白佛：「甚奇世尊！善說如是三種田譬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汝聽我更說譬類。譬如士夫有三水器：第一器不穿、不壞，亦不津漏；第二器不穿、不壞，而有津漏；第三器者，穿、壞、津漏。云何聚落主！彼士夫三種器中，常持淨水，著何等器中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當以不穿、不壞、不津漏者，先以盛水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次復應以何器盛水」？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當持彼器不穿、不壞，而津漏者，次以盛水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彼器滿已，復以何器為後盛水」？聚落主言：「以穿、壞、津漏之器，最後盛水。所以者何？須臾之間，供小用故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如彼士夫，不穿、不壞、不津漏器，諸弟子比丘、比丘尼，亦復如是。

我常為彼演說正法，乃至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如第二器，不穿、不壞而津漏者，我諸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復如是。我常為彼演說正法，乃至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如第三器穿、壞、津漏者，外道異學、諸尼揵輩，亦復如是。我亦為彼演說正法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、開示顯現。多亦為說，少亦為說，彼若於我說一句法知其義者，亦得長夜安隱樂住」。時刀師氏聚落主，聞佛所說，心大恐怖，身毛皆豎，前禮佛足：「悔過，世尊！如愚、如癡、不善、不辯，於世尊所，不諦真實，虛偽妄說」。（刀師氏聚落主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二五六（九一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時有刀師氏聚落主，尼揵弟子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欲何所論？尼揵若提子為何所說」？聚落主言：「彼尼揵若提子說：殺生者，一切皆墮泥梨中，以多行故，則將至彼。如是盜，邪婬，妄語，皆墮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則將至彼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如尼揵若提子說，殺生者墮泥犁中，以多行故而往生彼者，則無有眾生墮泥犁中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何等眾生於一切時有心殺生？復於何時有心不殺生？乃至何時有心妄語，何時有心不妄語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人於晝、夜，少時有心殺生，乃至少時有心妄語；而多時不有心殺生乃至妄語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如是者，豈非無有人墮於泥犁中耶？如尼揵所說，有人殺生者，一切墮泥犁中，多習行者，將往生彼；乃至妄語亦復如是。聚落主！彼大師出興于世，覺想籌量，入覺想地，住於凡夫地，自辯所說，隨意籌量，為諸弟子作如是說法。言殺生者一切皆墮泥犁中，多習行將往生彼；

乃至妄語亦復如是。彼諸弟子若信其說，言我大師知其所知，見其所見，能為弟子作如是說：若殺生者，一切皆墮泥犁中，多習行故，將往生彼。我本有心殺生，偷盜，邪婬，妄語，當墮泥犁中，得如是見，乃至不捨此見，不厭彼業，不覺彼悔，於未來世不捨殺生，乃至不捨妄語。彼意解脫不滿足，慧解脫亦不滿足；意解脫不滿足，慧解脫不滿足故，則為謗聖邪見；邪見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泥犁中。如是聚落主！有因有緣眾生煩惱，有因有緣眾生業煩惱（清淨）。聚落主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興於世，常為眾生呵責殺生，讚歎不殺；呵責偷盜、邪婬、妄語，讚歎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。常以此法化諸聲聞，令念樂信重言：我大師知其所知，見其所見，呵責殺生，讚歎不殺，乃至呵責妄語，讚歎不妄語。我從昔來，以愚癡無慧，有心殺生，我緣是故，今自悔責。雖不能令彼業不為，且因此悔責故，於未來世得離殺生，乃至得離盜、婬、妄語。

亦得滿足正意解脫，滿足慧解脫；意解脫、慧解脫滿足已，得不謗賢聖正見成就，正見因緣故，得生善趣天上。如是聚落主！有因有緣眾生業煩惱

清淨。聚落主！彼多聞聖弟子，作如是學，隨時晝夜觀察所起，少有心殺生，多有心不殺生。若於有心殺生，當自悔責，不是、不類。若不有心殺生，無怨、無憎，心生隨喜，隨喜已歡喜，生歡喜已心猗息，心猗息已心受樂，受樂已則心定。心定已，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滿於一方正受住；二方、三方、乃至四方、四維、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善修習充滿諸方具足正受住」。爾時，世尊以爪甲抄少土，語刀師氏聚落主言：「云何聚落主！我爪甲土多，大地為多」？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爪甲土少少耳，大地土無量無數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如甲上之土甚少，大地之土其數無量，如是心與慈俱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諸有量業者如甲上土，不能將去，不能令住。如是偷盜對以悲心，邪婬對以喜心，妄語對以捨心，不得為比」。

說是語時，刀師氏聚落主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聚落主見法，得法，覺法，知法，深入於法，離諸狐疑，不由於他，不隨於他，於正法律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我已度，世尊！已越，世尊！我今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，盡其壽命為優婆塞。世尊！譬如士夫欲求燈明，取其馬尾以為燈炷，欲吹令然，終不得明，徒自疲勞，燈竟不然。我亦如是，欲求明智，於諸愚癡尼揵子所，愚癡習近，愚癡和合，愚癡奉事，徒自勞苦，不得明智。是故我今重歸依佛，歸法，歸僧。從今以去，於彼尼揵愚癡，不善、不辯者所，少信、少敬、少愛、少念，於今遠離，是故我今第三歸佛，歸法，歸僧、乃至盡壽為優婆塞，自淨其心」！時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（動搖及鬪諍，調馬與惡性，頂髮并牟尼，王髮及驢姓，飢饉與種田，說何論為十）。

四三 馬相應

一；一三二五七（九一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調馬，何等為三種？有馬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體不具足；有

馬色具足，捷疾具足，形體不具足；有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。如是有三種調士夫相，何等為三？有士夫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體不具足；有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不具足：有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。比丘！何等為〔不〕調士夫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體不具足？有士夫於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觀者，三結斷：身見，戒取，疑。此三結斷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非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律，不能以具足句、味，次第隨順，具足解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體不具足？非大德名聞（不能）感致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形體不具足。何等為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不具足？謂士夫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，乃至究竟苦邊，是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若問阿毘曇，律，乃至能為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不具足？非大德名聞，不能感致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不具足。何等為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？謂士夫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，乃至究竟苦邊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若問阿毘曇，律，乃至能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具足？大德名聞，乃至臥具湯藥，是名形體具足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二五八（九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良馬，何等為三？有馬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。於正法律有三種善男子，何等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。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如實知，苦滅聖諦如實知，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；斷此五下

分結已，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。云何色不具足？若問阿毘曇、律，不能解了句、味，次第隨順，決定解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體不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（不）能感財利供養——衣被、飲食、隨病湯藥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。何等為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、律，能以次第句、味，隨順決定而為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云何非形體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（不）能感財利供養——衣被、飲食、隨病湯藥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。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、毘尼，乃至而為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具足？謂名聞大德，能感財利，乃至湯藥眾具，是名形體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二五九（九一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良馬，何等為三？謂有馬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馬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。如是於此法律有三種善男子，何等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；有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。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欲有漏心解脫，有有漏心解脫，無明有漏心解脫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非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、律，乃至不能為決定解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何等非形體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乃至不感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形體不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非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。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

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謂若有問阿毘曇、毘尼，乃至能為決定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非形體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乃至不能感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非形體具足。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謂善男子，若有問阿毘曇、毘尼，乃至能為決定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，名聞大德，乃至能感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形體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，色具足，形體具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二六〇（九二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種良馬，王所服乘。何等為三？謂良馬色具足，力具足，捷疾具足。如是於正法律，有三種善男子，世所奉事，供養恭敬，為無上福田。何等為三？謂善男子色具足，力具足，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謂善男子，住於淨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力具足？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；未生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；已生善法住不忘失，生欲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，是名力具足。何等為捷疾具足？謂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得阿羅漢，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是名善男子色具足，力具足，捷疾具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三二六一（九二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良馬，四能具足，當知是良馬王所服乘。何等為四？所謂賢善，捷疾，堪能，調柔。如是善男子，四德成就，世所宗重，承事供養，為無上福田。何等為四？謂善男子成就無學戒身，無學定身，無學慧身，無學解脫身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二六二（九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四種良馬：有良馬，駕以平乘，顧其鞭影馳駃，善能觀察御者形勢，遲速左右，隨御者心，是名比丘！世間良馬第一之德。復次、比丘！世間良馬，不能顧影而自驚察，然以鞭杖觸其毛尾，則能驚悚，察御者心，遲速左右，是名世間第二良馬。復次、比丘！若世間良馬，不能顧影，及觸皮毛能隨人心，而以鞭杖小侵皮肉，則能驚察，隨御者心，遲速左右，是名比丘第三良馬。復次、比丘！世間良馬，不能顧其鞭影，及觸皮毛，小侵膚肉，乃以鐵錐刺身，徹膚傷骨，然後方驚，牽車著路，隨御者心，遲速左右，是名世間第四良馬。如是於正法律，有四種善男子。何等為四？謂善男子，聞他聚落，有男子、女人，疾病困苦乃至死。聞已，能生恐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顧影則調，是名第一善男子，於正法律能自調伏。復次、善男子！不能聞他聚落，若男、若女，老病死苦，能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；見他聚落若男、若女老病死苦，則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觸其毛尾，能速調伏，隨御者心，是名第二善男子，於正法律能自調伏。復次、善男子！不能聞、見他聚落中，男子、女人老病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見聚落、城邑，有善知識及所親近，老病死苦，則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觸其膚肉，然後調伏，隨御者心，是名第三善男子，於聖法律而自調伏。復次、善男子不能聞、見他聚落中男子、女人，及所親近老病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於自身老病死苦，能生厭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侵肌徹骨，然後乃調，隨御者心，是名第四善男子，於聖法律能自調伏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二六三（九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調馬師，名曰只尸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觀世間甚為輕賤，猶如群羊。世尊！唯我堪能調馬，狂逸惡馬，我作方便，須臾令彼態病悉現，隨其態病方便調伏」。佛告調馬師聚落主：「汝以幾種方便，調伏於馬」？馬師白佛：「有三種法，調伏惡馬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柔軟，二者、麁澁，三者、柔軟麁澁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汝以三種方便調馬，猶不調者，當如之何」

？馬師白佛：「遂不調者，便當殺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」。調馬師白佛：「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，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以三種方便，調御丈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一向柔軟，二者、一向麁澁，三者、柔軟麁澁」。佛告聚落主：「所謂一向柔軟者，如所說：此是身善行，此是身善行報；此是口、意善行，此是口、意善行報。是名天，是名人，是名善趣、化生，是名涅槃，是為柔軟。麁澁者，如所說：是身惡行，是身惡行報；是口、意惡行，是口、意惡行報。是名地獄，是名畜生，是名餓鬼，是名惡趣，是名墮惡趣，是名如來麁澁教也。彼柔軟麁澁俱者，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，有時說身善行報，有時說口、意善行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；有時說身惡行，有時說身惡行報，有時說口、意惡行，有時說口、意惡行報。如是名天，如是名人，如是名善趣，如是名涅槃；如是名地獄，如是名畜生，餓鬼，如是名惡趣，如是墮惡趣，是名如來柔軟麁澁教」。調馬師白佛：「世尊！若以三種方便調伏眾生，有不調者，當如之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亦當殺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」。調馬師白佛言：「若殺生者，於世尊法為不清淨，世尊法中亦不殺生，而今言殺，其義云何」？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來法中殺生不清淨，如來法中亦不殺生。然如來法中，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，不復與語，不教，不誡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法中，不復與語，不教，不誡，豈非死耶」？調馬師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！不復與語，永不教、誡，真為死也。世尊！以是之故，我從今日，離諸惡不善業」！佛告聚落主：「善哉所說」！時調馬師聚落主只尸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八；一三二六四（九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馬有八態，何等為八？謂惡馬臨駕車時，後腳踰人，前腳跪地，奮頭齧人，是名世間馬第一態。復次、惡馬就駕車時，低頭、振軛，是名世間惡馬第二之態。復次、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下道而去，或復偏厲車，令其翻覆，是名第三之態。復次、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仰頭卻行，是名世間惡馬第四之態。復次、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小得鞭杖，或斷繮、折勒，縱橫馳走，是名第五

之態。復次、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舉前兩足而作人立，是名第六之態。復次、世間惡馬就駕之時，加之鞭杖，安住不動，是名第七之態。復次、世間惡馬就駕之時，叢聚四腳，伏地不起，是名第八之態。如是世間惡丈夫，於正法律有八種過。何等為八？若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罪而發舉時，彼則瞋恚，反呵責彼言：汝愚癡、不辯、不善，他立舉汝，汝云何舉我？如彼惡馬，後腳雙蹻，前腳跪地，斷鞅、折軛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一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，反出他罪，猶如惡馬，怒項、折軛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二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，不以正答，橫說餘事，瞋恚、憍慢，隱覆、嫌恨、不忍，無所由作，如彼惡馬不由正路，令車翻覆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三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，令其憶念，而作是言：我不憶念。觝突不伏，如彼惡馬卻縮轉退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四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時，輕蔑不數其人，亦不數僧，攝持衣鉢，隨意而去。如彼惡馬，加以鞭杖，縱橫馳走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五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時，自處高床，與諸上座共諍曲直，如彼惡馬雙腳人立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六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時，默然不應，以惱大眾，如彼惡馬，加其鞭杖，兀然不動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七之過。復次、比丘，諸梵行者以見、聞、疑舉時，則便捨戒，自生退沒，到於寺門而作是言：汝默然，快喜安住，我自捨戒退沒。如彼惡馬，叢聚四足，伏地不動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八之過。是名比丘於正法律，有八種丈夫過惡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二六五（九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良馬，有八種德成就者，隨人所欲，取道多少。何等為八？生於良馬鄉，是名良馬第一之德。復次，體性溫良，不驚恐人，是名良馬第二之德。復次、良馬不擇飲食，是名良馬第三之德。復次、良馬厭惡不淨，擇地而臥，是名良馬第四之德。復次、良馬諸情態，速為調馬者現，馬師調習，速捨其態，是名良馬第五之德。復次、良馬安於駕乘，不顧餘馬，隨其輕重，能盡其力

，是名良馬第六之德。復次、良馬常隨正路，不隨非道，是名良馬第七之德。復次、良馬若病、若老，勉力駕乘，不厭不倦，是名良馬第八之德。如是丈夫，於正法律八德成就，當知是賢士夫。何等為八？謂賢士夫，住於正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一之德。復次、丈夫性自賢善，善調、善住，不惱、不怖諸梵行者，是名丈夫第二之德。復次、丈夫次行乞食，隨其所得，若麁、若細，其心平等，不嫌、不著，是名丈夫第三之德。復次、丈夫心生厭離，於身惡業，口、意惡業，惡不善法，及諸煩惱，重受諸有，熾然苦報，於未來世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增其厭離。是名丈夫第四之德。復次、丈夫若有沙門過，諂曲不實，速告大師及善知識。大師說法，則時除斷，是名丈夫第五之德。復次、丈夫學心具足，作如是念：設使餘人學以不學，我悉當學，是名丈夫第六之德。復次、丈夫行八正道，不行非道，是名丈夫第七之德。復次、丈夫乃至盡壽精勤方便，不厭不倦，是名丈夫第八之德。如是丈夫八德成就，隨其行地，能速昇進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二六六（九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詵陀迦旃延：「當修真實禪，莫習強良禪。如強良馬，繫槽櫪上，彼馬不念我所應作、所不應作，但念穀草。如是丈夫，於貪欲纏多所修習故，彼以貪欲心，思惟，於出離道不如實知，心常馳騁，隨貪欲纏而求正受。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多修習故，於出離道不如實知，以……疑蓋心思惟以求正受。詵陀！若真生馬，繫槽櫪上，不念水草，但作是念駕乘之事。如是丈夫，不念貪欲纏住；於出離如實知，不以貪欲纏而求正受；亦不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多住；於出離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如實知，不以……疑纏而求正受。如是詵陀！比丘如是禪者，不依地修禪，不依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、無所有、非想非非想而修禪；不依此世、不依他世，非日、月，非見、聞、覺、識，非得、非求，非隨覺、非隨觀而修禪。詵陀！比丘如是修禪者，諸天主伊濕波羅、波闍波提，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：

南無大士夫！南無士之上！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禪定」。

爾時，有尊者跋迦利，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時跋迦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云何入禪，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乃至覺、觀而修禪定？云何比丘禪，諸天主伊濕波羅、波闍波提合掌恭敬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：

南無大士夫！南無士之上！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禪定」？

佛告跋迦利：「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，於水、火、風想，無量空入處想，識入處想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想；此世、他世，日、月，見、聞、覺、識，若得、若求，若覺、若觀，悉伏彼想。跋迦利！比丘如是禪者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乃至不依覺、觀而修禪。跋迦利！比丘如是禪者，諸天主伊濕波羅、波闍波提，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禮，而說偈言：

南無大士夫！南無士之上！以我不能知，何所依而禪」。

佛說此經時，詵陀迦旃延比丘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跋迦利比丘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跋迦利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惡馬、調順馬，賢乘、三及四，鞭影并調乘，有過、八種惡，迦旃延離垢，十事悉皆竟）。

四四 摩訶男相應

一；一三二六七（九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釋種，名摩訶男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優婆塞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在家清白，修習淨住，男相成就。作是說言：我今盡壽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是名優婆塞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者，於如來所，正信為本，堅固難動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諸天、魔、梵，及餘世間所不能壞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信具足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戒具足」。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離殺生、不與取、邪婬、妄語、飲酒，不樂作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戒具足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聞具足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聞具足者，聞則能持，聞則積集。若佛所說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悉能受持。摩訶男！是名優

婆塞聞具足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捨具足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捨具足者，為慳垢所纏者，心離慳垢，住於非家，修解脫施，勤施，常施，樂捨財物，平等布施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捨具足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智慧具足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智慧具足者，謂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如實知，此苦滅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如實知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智慧具足」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三二六八（九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，與五百優婆塞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者，在家淨住，乃至盡壽歸依三寶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須陀洹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須陀洹者，三結已斷、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須陀洹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斯陀含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謂優婆塞三結已斷、已知，貪、恚、癡薄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斯陀含」。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阿那含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阿那含者，五下分結已斷、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阿那含」。時摩訶男釋氏，顧視五百優婆塞而作是言：「奇哉！諸優婆塞在家清白，乃得如是深妙功德」！時摩訶男優婆塞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三二六九（九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云何名優婆塞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者，在家清白，乃至盡壽歸依三寶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」。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為滿足一切優婆塞事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若優婆塞有信無戒，是則不具，當勤方便，具足淨戒。具足信、戒而不施者，是則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修習布施，令具足滿。信、戒、施滿，不能隨時往

詣沙門，聽受正法，是則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隨時往詣塔寺，見諸沙門，不一心聽受正法，是不具足；信、戒、施、聞修習滿足，聞已不持，是不具足；以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隨時往詣沙門，專心聽法，聞則能持，不能觀察諸法深義，是不具足；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聞，聞則能持，持已觀察甚深妙義，而不隨順知法次法向，是則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聞，受持，觀察，了達深義，隨順行，法次法向。摩訶男！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」。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若優婆塞能自立戒，不能令他立於正戒；自持淨戒，不能令他持戒具足；自行布施，不能以施建立於他；自詣塔寺，見諸沙門，不能勸他令詣塔寺，往見沙門；自專聽法，不能勸人樂聽正法；聞法自持，不能令他受持正法；自能觀察甚深妙義，不能勸人令觀深義；自知深法，能隨順行法次法向，不能勸人令隨順行法次法向。摩訶男！如是八法成就者，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」。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優婆塞成就幾法，自安安他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若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，是名優婆塞自安安他。何等為十六？摩訶男！若優婆塞具足正信，（亦以正信）建立他人；自持淨戒，亦以淨戒建立他人；自行布施，教人行施；自詣塔寺見諸沙門，亦教人往見諸沙門；自專聽法，亦教人聽；自受持法，教人受持；自觀察義，教人觀察；自知深義，隨順修行，法次法向，亦復教人解了深義，隨順修行，法次法向。摩訶男！如是十六法成就者，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，亦安慰他人。摩訶男！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，彼諸大眾，悉詣其所，謂婆羅門眾，剎利眾，長者眾，沙門眾，於諸眾中，威德顯曜。譬如日輪，初中及後，光明顯照。如是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初中及後，威德顯照。如是摩訶男！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世間難得」！佛說此經已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三二七〇（九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迦毘羅衛國，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。我每出入時，眾多羽從，狂象、狂人、狂乘，常與是俱。我自

恐與此諸狂，俱生、俱死，忘於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。我自思惟：命終之時，當生何處」？佛告摩訶男：「莫恐，莫怖！命終之後，不生惡趣，終亦無惡。譬如大樹，順下，順注，順輸，若截根本，當墮何處」？摩訶男白佛：「隨彼順下，順注，順輸」。佛告摩訶男：「汝亦如是，若命終時，不生惡趣，終亦無惡。所以者何？汝已長夜修習念佛，念法，念僧。若命終時，此身若火燒，若棄塚間，風飄日曝，久成塵末，而心、意、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，戒、施、聞、慧所熏，神識上昇，向安樂處，未來生天」。時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三二七一（九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在於學地，求所未得，上昇進道，安隱涅槃。世尊！彼當云何修習、多修習住？於此法律，得諸漏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告摩訶男：「若比丘在於學地，求所未得，上昇進道，安隱涅槃。彼於爾時，當修六念，乃至進得涅槃。譬如飢人身體羸瘦，得美味食，身體肥澤。如是比丘住在學地，求所未得，上昇進道，安隱涅槃，修六隨念，乃至疾得安隱涅槃。何等六念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：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。聖弟子如是念時，不起貪欲纏，不起瞋恚、愚癡心，其心正直，得如來義，得如來正法。於如來正法，於如來所得隨喜心，隨喜心已歡悅，歡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其心定。心定已，彼聖弟子於兇嶮眾生中，無諸罣閡，入法流水，乃至涅槃。復次、聖弟子念於法事：世尊法律，現法，能離生死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法，緣自覺知。聖弟子如是念法者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法所熏，昇進涅槃。復次、聖弟子念於僧事：世尊弟子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誠向，行隨順法，有向須陀洹，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，得阿羅漢。此是四雙、八輩賢聖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，淨戒具足，三昧具足，智慧具足，解脫具足，解脫知見具足，所應奉迎，承事供養，為良福田。聖弟子如是念僧事

時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僧所熏，昇進涅槃。復次、聖弟子自念淨戒：不壞戒，不缺戒，不污戒，不雜戒，不他取戒，善護戒，明者稱譽戒，智者不厭戒。聖弟子如是念戒時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戒所熏，昇進涅槃。復次、聖弟子自念施事：我得善利，於慳垢眾生中而得離慳垢處，於非家行解脫施，常自手施，樂行捨法，具足等施。聖弟子如是念施時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施所熏，昇進涅槃。復次、聖弟子念諸天事：有四大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焰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。若有正信心者，於此命終，生彼諸天，我亦當行此正信；彼得淨戒、施、聞、慧，於此命終，生彼諸天，我今亦當行此戒、施、聞、慧。聖弟子如是念天事者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其心正直，緣彼諸天。彼聖弟子如是直心者，得深法利，得深義利，得彼諸天饒益隨喜。隨喜已生欣悅，欣悅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覺受樂，覺受樂已得心定。心定已，彼聖弟子處兇嶮眾生中，無諸罣閡，入法水流、念天所熏故，昇進涅槃。摩訶男！若比丘住於學地，欲求上昇安樂涅槃，如是多修習，疾得涅槃者，於正法律，速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六；一三二七二（九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時釋氏摩訶男，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世尊不久，三月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人間遊行。聞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四體不攝，迷於四方，聞法悉忘。以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世尊不久，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人間遊行。是故我今思惟：何時當復得見世尊，及諸知識比丘」！佛告摩訶男：「汝正使見世尊、不見世尊，見諸知識比丘及與不見，但當念於五法，精勤修習。摩訶男！當以正信為主，非不正信；戒具足；聞具足；施具足；慧具足為本，非不智慧。如是摩訶男！依此五法，修六念處。何等為六？〔此〕摩訶男！念如來當如是念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、世尊。當念法，僧，戒，施，天事，乃至自行得智慧。如是摩訶男！聖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則

為學跡，終不腐敗，堪任知見，堪任決定，住甘露門，近於甘露，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。譬如伏鷄，伏其卵或五或十，隨時消息，愛護將養，正復中間放逸，猶能以爪、以口，啄卵得生其子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鷄母初隨時消息，善愛護故。如是聖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住於學跡，終不腐敗，乃至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三二七三（九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時釋氏摩訶男，聞諸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世尊不久，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人間遊行。聞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不攝，迷於四方，先所聞法，今悉忘失。以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乃至人間遊行。我作是念：何時當復得見世尊，及諸知識比丘」！佛告摩訶男：「汝見如來、不見如來，見諸比丘、不見諸比丘，且汝常當勤修六法。何等為六？正信為本，戒，施，聞，空，慧以為根本，非不智慧。是故摩訶男！依此六法已，於上增修六隨念：念如來事，乃至念天。如是十二種念成就，彼聖弟子諸惡退滅不增長，消滅不起，離塵垢不增塵垢。捨離不取，不取故不著，以不取著故緣自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八；一三二七四（九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，正受故解脫，非不正受。云何世尊！為先正受而後解脫耶？為先解脫而後正受耶？為正受、解脫，不前不後一時俱生耶」？爾時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如是摩訶男第二，第三問，佛亦再三默然住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尊者阿難作是念：釋氏摩訶男以此深義而問世尊，世尊病差未久，我今當說餘事以引於彼。語摩訶男：「學人亦有戒，無學人亦有戒；學人有三昧，無學人亦

有三昧，學人有慧，無學人亦有慧；學人有解脫，無學人亦有解脫」。摩訶男問尊者：「阿難！云何為學人戒？云何為無學人戒？云何學人三昧？云何無學人三昧？云何學人慧？云何無學人慧？云何學人解脫？云何無學人解脫」？尊者阿難語摩訶男：「此聖弟子，住於戒，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、行處，受持學戒。受持學戒具足已，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如是三昧具足已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如實知，此苦滅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五下分結已斷、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此五下分結斷，於彼受生，得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。彼當爾時，成就學戒，學三昧，學慧，學解脫。復於餘時，盡諸有漏，無漏解脫，慧解脫，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彼當爾時，成就無學戒，無學三昧，無學慧，無學解脫。如是摩訶男！是名世尊所說學戒、學三昧、學慧、學解脫，無學戒、無學三昧、無學慧、無學解脫」。爾時，釋氏摩訶男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禮佛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男去不久，語尊者阿難：「迦毘羅衛釋氏，乃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」！阿難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迦毘羅衛釋氏，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」。佛告阿難：「迦毘羅衛諸釋氏，快得善利，能於甚深佛法賢聖慧眼而得深入」！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二七五（九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爾時釋氏名曰沙陀，語釋氏摩訶男：「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幾種法」？摩訶男答言：「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四法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法成就須陀洹」。釋氏沙陀語釋氏摩訶男：「莫作是說！莫作是言：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。然彼三法成就須陀洹。何等為三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」。如是第三說，釋氏摩訶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，釋氏沙陀不能令摩訶男受三法。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釋氏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釋氏沙陀來詣我所，問我言：世尊說幾法成就須陀洹？我即答言：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如是四法成就須陀洹。釋氏沙陀作是言：釋

氏摩訶男！莫作是語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，但三法成就須陀洹。何等為三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世尊說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。如是再三說，我亦不能令彼釋氏沙陀受四法，釋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，是故俱來詣世尊所。今問世尊：須陀洹成就幾法」？時沙陀釋氏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若有如是像類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僧，我寧隨世尊，不隨比丘僧。或有如是像類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尼僧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諸天、世人，我寧隨世尊，不隨餘眾」。爾時，世尊告釋氏摩訶男：〔如〕「摩訶男！釋氏沙陀作如是論，汝當云何」？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彼沙陀釋氏作如是論，我知復何說！我唯言善，唯言真實」。佛告摩訶男：「是故當知四法成就須陀洹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如是受持」。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二七六（九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迦毘羅衛釋氏，集供養堂，作如是論，問摩訶男：「云何最後記說，彼百手釋氏命終，世尊記彼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？然彼百手釋氏，犯戒飲酒，而復世尊記彼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！汝摩訶男！當往問佛，如佛所說，我等奉持」。

爾時，摩訶男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迦毘羅衛諸釋氏，集供養堂，作如是論：摩訶男！云何最後記說，是中百手釋氏命終，世尊記說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？汝今當往，重問世尊，如世尊所說，我等奉持。我今問佛，唯願解說」！佛告摩訶男：「善逝大師、善逝大師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善逝，而心正念、直見，悉入善逝正法律。正法律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正法，發心正念、直見，悉入正法。善向僧，善向僧者聖弟子所說，口說善向，發心正念、直見，悉入善向。如是摩訶男！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，於法、僧一向淨信。於法利智、出智、決定智，八解脫具足身作證，以智慧見，有漏斷、知。如是聖弟子，不趣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不墮惡趣，說阿羅漢俱解脫。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

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彼知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慧解脫。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而不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身證。復次、摩訶男！若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於正法律如實知見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見到。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於正法律如實知見，不得見到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信解脫。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於五法增上智慧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法行。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乃至五法少慧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信行。摩訶男！此堅固樹，於我所說能知義者，無有是處。若能知者，我則記說，況復百手釋氏而不記說得須陀洹！摩訶男！百手釋氏臨命終時，受持淨戒，捨離飲酒，然後命終，我記說彼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」。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（云何優婆塞，得果、一切行，自輕及住處，十一與十二，解脫并舍羅，龜手為第十）。

四五 無始相應

一；一三二七七（九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有四十比丘，住波梨耶聚落，一切皆修阿練若行，糞掃衣，乞食，學人未離欲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此四十比丘，住波梨耶聚落，皆修阿練若行，糞掃衣，乞食，學人未離欲。我今當為說法，令其即於此生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爾時，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長夜生死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恆水洪流，趣於大海，中間恆水為多，汝等本來長夜生死輪轉，破壞身體，流血為多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其身破

壞，流血甚多，多於恆水百千萬倍」。佛告比丘：「置此恆水，乃至四大海水為多，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其身破壞，血流為多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其身破壞，流血甚多，踰四大海水也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，甚多無數，過於恆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於長夜曾生象中，或截耳、鼻、頭、尾、四足，其血無量。或受馬身，駝、驢、牛、犬、諸禽獸類，斷截耳、鼻、頭、足、四體，其血無量。汝等長夜或為賊盜，為人所害，斷、截頭、足、耳、鼻，分離四體，其血無量。汝等長夜身壞命終，棄於塚間，膿壞流血，其數無量。或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身壞命終，其流血出，亦復無量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色為是常，為非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復於中見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所有色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是如實知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厭離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厭離。厭已不樂，不樂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是法時，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二七八（九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以來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恆河流水，乃至四大海，其水為多，為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為多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甚多，過於恆水及四大海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甚多，非彼恆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長夜喪失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姊、妹、宗親、知識，喪失錢財，為之流淚，甚多無量。汝等長夜棄於塚間，膿血流出，及生地獄，畜生，餓鬼，諸比丘！汝等從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其身血淚

，甚多無量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，寧於其中見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聖弟子如是知、如是見，乃至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二七九（九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恆河流水及四大海，其水為多，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飲其母乳為多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飲其母乳，多於恆河及四大海水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飲其母乳，多於恆河及四大海水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長夜，或生象中，飲其母乳無量無數。或生駝、馬、牛、驢諸禽獸類，飲其母乳，其數無量。汝等長夜棄於塚間，膿血流出，亦復無量。或墮地獄，畜生，餓鬼，髓血流出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汝等無始生死，輪轉已來，不知苦之本際。云何比丘？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非常，世尊」！乃至「聖弟子於五受陰，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於諸世間得無所取，不取已無所著；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二八〇（九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若此大地一切草木，以四指量，斬以為籌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，籌數已盡，其諸父母數猶不盡。諸比丘！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！當如是學：當勤精進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三二八一（九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云何比丘！此大地土泥，悉以為丸，如婆羅果，以數汝等長夜生死以來所依父母，土丸既盡，所依父母其數不盡。比丘！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，其數如是。是故比丘！當勤方便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，當如是學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二八二（九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；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汝等見諸眾生安隱諸樂，當作是念：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亦曾受斯樂，其趣無量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當勤精進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二八三（九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若見眾生受諸苦惱，當作是念：我長夜輪轉生死以來，亦曾更受如是之苦，其數無量。當勤方便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二八四（九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汝等見諸眾生而生恐怖，衣毛為豎，當作是念：我等過去，必曾殺生，為傷害者，為惡知識，於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二八五（九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，當作是念：如是眾生，過去世時，必為我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親屬、師友、

知識。如是長夜生死輪轉，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故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精勤方便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二八六（九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未來世當有幾佛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未來佛者，如無量恆河沙」。爾時，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未來當有如無量恆河沙三藐三佛陀，我當從彼修諸梵行」。爾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時婆羅門隨路思惟，我今唯問沙門瞿曇未來諸佛，不問過去。即隨路還，復問世尊：「云何瞿曇！過去世時復有幾佛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過去世佛，亦如無量恆河沙數」。時婆羅門即作是念：過去世中有無量恆河沙等諸佛世尊，我曾不習近；設復未來如無量恆河沙三藐三佛陀，亦當不與習近娛樂，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。即便合掌白佛言：「唯願聽我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」！佛告婆羅門：「聽汝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，得比丘分」。爾時，婆羅門即出家，受具足。出家已，獨一靜處思惟，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得阿羅漢。

一一；一三二八七（九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一人於一劫中生死輪轉，積累白骨不腐壞者，如毘富羅山。若多聞聖弟子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一人一劫中，積聚其身骨，常積不腐壞，如毘富羅山。

若諸聖弟子，正智見真諦，此苦及苦因，離苦得寂滅，

修習八道跡，正向般涅槃。極至於七有，天人來往生，

盡一切諸結，究竟於苦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血、淚及母乳，（籌）、土丸如豆粒，（樂、喜）、恐怖及彼愛，恒沙及骨聚）。

一二；一三二八八（九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劫長久如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能為汝說，而汝難知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說，比丘！譬如鐵城，方一由旬，高下亦爾，滿中芥子；有人百年取一芥子，盡其芥子，劫猶不竟。如是比丘！其劫者如是長久，如是長劫，百千萬億大苦相續，白骨成丘，膿血成流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。是名比丘！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二八九（九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劫長久如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能為汝說，汝難得知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說，比丘！如大石山，不斷、不壞，方一由旬；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貝，百年一拂，拂之不已，石山遂盡，劫猶不竟。比丘！如是長久之劫，百千萬億劫受諸苦惱。乃至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三二九〇（九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過去有幾劫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悉能說，汝知甚難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說譬。如比丘

！有士夫壽命百歲，晨朝憶念三百千劫，日中憶念三百千劫，日暮憶念三百千劫；如是日日憶念劫數，百年命終，不能憶念劫數邊際。比丘！當知過去劫數無量。如是過去無量劫數，長夜受苦，積骨成山，髓血成流，乃至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。如是比丘！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三二九一（九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，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。如是長夜無始生死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三二九二（九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無有一處無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屬、宗親、師長者，如是比丘！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三二九三（九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大雨涕泡，一生一滅，如是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無始生死，生者、死者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二九四（九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普天大雨洪澍，東西南北無斷絕處，如是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無量國土劫成、劫壞，如天大雨，

普雨天下，無斷絕處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擲杖空中，或頭落地，或尾落地，或中落地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墮餓鬼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二九五（九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比丘！若有士夫轉五節輪，常轉不息，如是眾生轉五趣輪，或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及人、天趣，常轉不息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比丘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三二九六（九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側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恆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諸比丘！於一切行，當生厭離，求樂解脫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此毘富羅山，名長竹山，有諸人民圍遶山居，名低彌羅邑。低彌羅邑人壽四萬歲，低彌羅邑人上此山頂，四日乃得往反。時世有佛，名迦羅迦孫提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興於世，說法教化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發顯示。彼長竹山於今名字亦滅，低彌羅聚落、人民亦沒，彼佛如來已般涅槃。比丘！當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，不恆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於一切行，當修厭離，離欲解脫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此毘富羅山，名曰朋迦，時有人民遶山而居，名阿毘迦邑。彼時人民壽三萬歲，阿毘迦人上此山頂，經三日中乃得往反。時世有佛，名拘那含牟尼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興於世，演說經法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發顯示。諸比丘！彼朋迦山名字久滅，阿毘迦邑人亦久亡沒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比丘！一切諸行，皆悉無常、不恆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汝等比丘！當修厭離，求樂解脫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此毘富羅山，名

宿波羅首，有諸人民遶山居止，名赤馬邑，人壽二萬歲。彼諸人民上此山頂，經二日中乃得往反。爾時，有佛名曰迦葉如來、應供、乃至出興於世，演說經法：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。比丘！當知宿波羅首山名字久滅，赤馬邑人亦久亡沒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比丘！一切諸行，皆悉無常、不恆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是故比丘！當修厭離，離欲解脫。諸比丘！今日此山名毘富羅，有諸人民遶山而居，名摩竭提國。此諸人民壽命百歲，善自消息，得滿百歲。摩竭提人上此山頂，須臾往反。我今於此得成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、世尊，演說正法，教化令得寂滅涅槃，正道、善逝、覺知。比丘！當知此毘富羅山名亦當磨滅，摩竭提人亦當亡沒，如來不久當般涅槃。如是比丘！一切諸行悉皆無常、不恆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是故比丘！當修厭離，離欲解脫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古昔長竹山，低彌羅村邑；次名朋迦山，阿毘迦聚落；

宿波羅首山，聚落名赤馬；今毘富羅山，國名摩竭陀。

名山悉磨滅，其人悉沒亡，諸佛般涅槃，有者無不盡。

一切行無常，悉皆生滅法，有生無不盡，唯寂滅為樂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城、山、過去，無地方所，眾生無不是，龕雨涕雨，如縛掃箒，擲杖、還轉輪，毘富羅）

四六 婆蹉出家相應

一；一三二九七（九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以不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隨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」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曇！命即身耶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命即身者，此是無記」。「云何瞿曇！為命異身異耶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命異身異者，此亦無記」。婆蹉種出家白佛：「云何瞿曇！命即身耶，答言無記；命異身異，答言無記？沙門瞿曇有何等奇？弟子命終，即記說言：某生彼處，某生彼處。彼諸

弟子，於此命終捨身，即乘意生身生於餘處；當於爾時，非為命異身異也」？佛告婆蹉：「此說有餘，不說無餘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云何說有餘，不說無餘」？佛告婆蹉：「譬如火，有餘得然，非無餘」。婆蹉白佛：「我見火，無餘亦然」。佛告婆蹉：「云何見火無餘亦然」？婆蹉白佛：「譬如大聚熾火，疾風來吹，火飛空中，豈非無餘火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風吹飛火，即是有餘，非無餘也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空中飛火，云何名有餘」？佛告婆蹉：「空中飛火，依風故住，依風故然，以依風故，故說有餘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眾生於此命終，乘意生身往生餘處，云何有餘」？佛告婆蹉：「眾生於此處命終，乘意生身生於餘處，當於爾時，因愛故取，因愛而住，故說有餘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眾生以愛樂有餘，染著有餘，唯有世尊得彼無餘，成等正覺。沙門瞿曇！世間多緣，請辭還去」。佛告婆蹉：「宜知是時」。婆蹉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二；一三二九八（九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，亦於彼住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詣尊者大目揵連所，與尊者目揵連面相問訊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語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以不」？目連答言：「婆蹉！隨意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時婆蹉種出家問尊者目揵連：「何因何緣？餘沙門、婆羅門，有人來問：云何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皆悉隨答；而沙門瞿曇，有來問言：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而不記說」？目揵連言：「婆蹉！餘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則取著；如來無後死，有後死無後死，非有後死非無後死，則生取著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出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生取著；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生取著。如來者，於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則不著；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則不著。受……。想……。行……。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出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，則不然；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

死，則不然；甚深，廣大，無量，無數，皆悉寂滅。婆蹉！如是因、如是緣，餘沙門、婆羅門，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則為記說；如是因、如是緣，如來，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不為記說」。時婆蹉種出家，聞尊者大目揵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三；一三二九九（九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何因何緣？餘沙門、婆羅門，若有來問」，如上廣說。爾時，婆蹉種出家歎言：「奇哉瞿曇！弟子、大師，義同義，句同句，味同味，乃至同第一義。瞿曇！我今詣摩訶目揵連，以如是義，如是句，如是味而問於彼，彼亦以如是義，如是句，如是味而答我，如今瞿曇所說。是故瞿曇真為奇特！大師、弟子，義同義，句同句，味同味，同第一義」。

四；一三三〇〇（）

爾時，婆磋種出家，有諸因緣，至那梨聚落。營事訖已，詣尊者誐陀迦旃延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問誐陀迦旃延：「何因、何緣？沙門瞿曇，若有來問：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不為記說」？誐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於汝意云何？若因、若緣，若種施設諸行：若色、若無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。若彼因、彼緣、彼行無餘〔行〕滅，永滅已，如來於彼有所記說，言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耶」？婆蹉種出家語誐陀迦旃延：「若因、若緣，若種施設諸行：若色、若非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。彼因、彼緣、彼行無餘滅，云何瞿曇於彼記說：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」？誐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：「是故如來以是因、以是緣故，有問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不為記說」。婆蹉種出家問誐陀迦旃延：「汝於沙門瞿曇弟子，為日久如」？誐陀迦旃延答言：「少過三年，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」。婆蹉種出家言：「誐陀迦旃延！快

得善利！少時出家，而得如是身律儀、口律儀，又得如是智慧辯才」！時婆蹉種出家，聞訖陀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五；一三三〇一（九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隨所欲問，當為汝說」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何因、何緣？有人來問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，而不為記說耶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，如上訖陀迦旃延廣說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奇哉瞿曇！師及弟子，義義同，句句同，味味同，其理悉合，所謂第一句說。瞿曇！我為小緣事，至那利伽聚落，營事訖已，暫過沙門迦旃延，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，問沙門迦旃延，彼亦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答我所問，如今沙門瞿曇所說。是故當知實為奇特！師及弟子，義、句、味，義、句、味悉同」。時婆蹉種出家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三〇二（九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云何瞿曇！為有我耶」？爾時，世尊默然不答。如是再三，爾時世尊亦再三不答。爾時，婆蹉種出家作是念：我已三問沙門瞿曇而不見答，但當還去。時尊者阿難，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爾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婆蹉種出家三問，世尊何故不答？豈不增彼婆蹉種出家惡邪見，言沙門不能答其所問」？佛告阿難：「我若答言有我，則增彼先來邪見。若答言無我，彼先癡惑，豈不更增癡惑！言先有我，從今斷滅。若先來有我，則是常見；於今斷滅，則是斷見。如來離於二邊，處中說法，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生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三〇三（九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云何瞿曇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耶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我不作如是見，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是則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「云何瞿曇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無常，常無常，非常非無常；有邊，無邊，邊無邊，非邊非無邊；命即是身，命異身異；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我不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」。爾時，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於此見見何等過患，而於此諸見，一切不說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若作是見、世間常，此則真實，餘則虛妄者，此是倒見，此是觀察見，此是動搖見，此是垢污見，此是結見，是苦、是閡、是惱、是熱，見結所繫。愚癡無聞凡夫，於未來世，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生。婆蹉種出家！若作是見：世間無常，常無常，非常非無常；有邊，無邊，邊無邊，非有邊非無邊，是命是身，命異身異；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：此是倒見，乃至憂悲惱苦生」。婆蹉種出家白佛：「瞿曇！何所見」？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如來所見已畢。婆蹉種出家！然如來見，謂見此苦聖諦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於一切見、一切受、一切生、一切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斷滅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。如是等解脫比丘、生者不然，不生亦不然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何故說言生者不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蹉！猶如有人，於汝前然火，汝見火然不？即於汝前火滅，汝見火滅不」？婆蹉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佛告婆蹉：「若有人問汝：向者火然，今在何處？為東方去耶？西方、南方、北方去耶？如是問者，汝云何說」？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若有來作如是問者，我當作如是答：若有於我前然火，薪草因緣故然，若不增薪，火則永滅，不復更起。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去者，是則不然」。佛告婆蹉：「我亦如是說：色已斷、已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無復生分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。若至東方、南、西、北方，是則不然，甚深，廣大，無量，無數，永滅」。婆蹉白佛：「我當說譬」。佛告婆蹉：「為知是時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

譬如近城邑、聚落，有好淨地，生堅固林。有一大堅固樹，其生已來，經數千歲。日夜既久，枝葉零落，皮膚枯朽，唯幹獨立。如是瞿曇！如來法律，離諸枝條、柯葉，唯空幹堅固獨立」。爾時，婆蹉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八；一三三〇四（九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彼云何無知故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？世間無常，世間常無常，世間非常非無常；世有邊，世無邊，世有邊無邊，世非有邊非無邊；命即是身，命異身異；如來有後死，無後死，有無後死，非有非無後死」？佛告婆蹉：「於色無知故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；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於受，想，行，識無知故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；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知何法故，不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」？佛告婆蹉：「知色故，不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知受，想，行，識故，不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如是不知知，如是不見見，不識識，不斷斷，不觀觀，不察察，不覺覺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九；一三三〇五（九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婆蹉種出家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」？爾時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婆蹉種出家第二、第三問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而住。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我與瞿曇共相隨順，今有所問，何故默然」？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此婆蹉種出家，長夜質直，不諂、不偽，時有所問，皆以不知故，非故惱亂，我今當以阿毘曇、律納受於彼。作是念已，告婆蹉種出家：「隨汝所問，當為解說」。婆蹉白佛：「云何瞿曇！有善、

不善法耶」？佛答言：「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當為我說善不善法，令我得解」！佛告婆蹉：「我今當為汝略說善不善法，諦聽，善思。婆蹉！貪欲者是不善法，調伏貪欲是則善法。瞋恚、愚癡是不善法，調伏恚、癡是則善法。殺生者是不善法，離殺生者是則善法。偷盜，邪婬，妄語，兩舌，惡口，綺語，貪，恚，邪見，是不善法；不盜乃至正見，是則善法。是為婆蹉！我今已說三種善法，三種不善法。

如是聖弟子，於三種善法、三種不善法，如實知十種不善法、十種善法。如實知者，則於貪欲無餘滅盡，瞋恚、愚癡無餘滅盡者，則於一切有漏滅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頗有一比丘，於此法律得盡有漏，無漏心解脫，乃至不受後有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若一、若二、若三，乃至五百，有眾多比丘，於此法律，盡諸有漏，乃至不受後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且置比丘，有一比丘尼，於此法律，盡諸有漏，乃至不受後有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比丘尼，乃至五百，有眾多比丘尼，於此法律，盡諸有漏，乃至不受後有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置比丘尼，有一優婆塞，修諸梵行，於此法律，度狐疑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優婆塞，乃有眾多優婆塞，修諸梵行，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，得成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復置優婆塞，頗有一優婆夷，於此法律修持梵行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」？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優婆夷，乃至五百，乃有眾多優婆夷，於此法律，斷五下分結，於彼化生，得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」。婆蹉白佛：「置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梵行者，頗有優婆塞受五欲，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眾多優婆塞，居家妻子，香華嚴飾，畜養奴婢，於此法律，斷三結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一往一來，究竟苦邊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復置優婆塞，頗有一優婆夷，受習五欲，於此法律，得度狐疑不」？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眾多優婆夷，在於居家，畜養男女，服習五欲，華香嚴飾，於此法律，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

究竟苦邊」。婆蹉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梵行者，及優婆塞、優婆夷服習五欲，不得如是功德者，則不滿足。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諸梵行，及優婆塞、優婆夷服習五欲，而成就爾所功德故，則為滿足。

瞿曇！今當說譬」。佛告婆蹉：「隨意所說」。婆蹉白佛：「如天大雨，水流隨下。瞿曇法律亦復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若男、若女，悉皆隨流，向於涅槃，浚輸涅槃。甚奇！佛、法、僧平等法律，為餘異道出家，來詣瞿曇所，於正法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幾時便聽出家」？佛告婆蹉：「若餘異道出家，欲來於正法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乃至四月，於和尚所受衣而住。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耳」。婆蹉白佛：「若諸異道出家來，於正法律欲求出家、受具足，聽於和尚所受衣，若滿四月聽出家者，我今堪能於四月在和尚所受衣，若於正法律而得出家、受具足。我當於瞿曇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修持梵行」！佛告婆蹉：「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」？婆蹉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」！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度彼婆蹉出家，於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」。

婆蹉種出家，即得於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乃至半月，學所應知、應識、應見、應得、應覺、應證，悉知、悉識、悉見、悉得、悉覺、悉證如來正法。尊者婆蹉作是念：我今已學所應知、應識、應見、應得、應覺、應證，彼一切悉知、悉識、悉見、悉得、悉覺、悉證，今當往見世尊。是時，婆蹉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住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學所應知、應識、應見、應得、應覺、應證，悉知、悉識、悉見、悉得、悉覺、悉證世尊正法。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出家，學道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告婆蹉：「有二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所謂止，觀。此二法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知界果：覺了於界，知種種界，覺種種界。如是比丘欲求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；慈，悲，喜，捨；空入處，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。令我三結盡，得須陀洹。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。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。種種神通境界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、

宿命智、生死智漏盡智皆悉得。是故比丘！當修二法，修習、多修習。修二法故，知種種界，乃至漏盡」。爾時，尊者婆蹉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爾時，婆蹉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有眾多比丘，莊嚴方便，欲詣世尊恭敬供養。爾時，婆蹉問眾多比丘：「汝等莊嚴方便，欲詣世尊恭敬供養耶」？諸比丘答言：「爾」。爾時，婆蹉語諸比丘：「尊者！持我語，敬禮世尊，問訊起居輕利，少病、少惱，安樂住不？言：婆蹉比丘白世尊言：我已供養世尊，具足奉事，令歡悅非不歡悅。大師弟子所作，皆悉已作，供養大師，令歡悅非不歡悅」。時眾多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婆蹉，稽首敬禮世尊足，乃至歡悅非不歡悅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諸天先已語我，汝今復說。如來成就第一知見，亦如婆蹉比丘有如是德力」。爾時，世尊為彼婆蹉比丘說第一記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身命及目連，希有、迦旃延，未曾有、有我，見及於愚癡，犢子所出家）。

四七 外道出家相應

一；一三三〇六（九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外道出家，名曰鬱低迦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云何瞿曇！世有邊耶」？佛告鬱低迦：「此是無記」。鬱低迦白佛：「云何瞿曇！世無邊耶？有邊無邊耶？非有邊非無邊耶」？佛告鬱低迦：「此是無記」。鬱低迦白佛：「云何瞿曇？世有邊耶，答言無記；世無邊耶，世有邊無邊耶，世非有邊非無邊耶，答言無記？瞿曇於何等法而可記說」？佛告鬱低迦：「知者、智者，我為諸弟子而記說道，令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」。鬱低迦白佛：「云何瞿曇！為諸弟子說道，令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？為一切世間從此道出，為少分耶」？爾時，世尊默然不答。第二、第三問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不答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尊者阿難語鬱低迦外道出家：「汝初已問此義，今復以異說而問，是故世尊不為記說。鬱低迦！今當為汝

說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國王，有邊境城，四周堅固，巷陌平正，唯有一門。立守門者，聰明黠慧，善能籌量，外有人來，應入者聽入，不應入者不聽。周匝遶城，求第二門都不可得，都無猫狸出入之處，況第二門！彼守門者，都不覺悟入者、出者，然彼士夫知一切人，唯從此門若出、若入，更無餘處。如是世尊雖不用心覺悟，眾生一切世間從此道出及以少分，然知眾生正盡苦、究竟苦邊者，一切皆悉從此道出」。時鬱低迦外道出家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二；一三三〇七（九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尊者富隣尼，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時有眾多外道出家，詣尊者富隣尼，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問尊者富隣尼：「我聞沙門瞿曇作斷滅破壞有教授耶？今問尊者富隣尼，竟為爾不」？富隣尼語諸外道出家：「我不如是知。世尊教語眾生，斷滅壞有令無所有者，無有是處。我作如是解：世尊所說，有諸眾生，計言有我、我慢、邪慢，世尊為說，令其斷滅」。時諸外道出家，聞富隣尼所說，心不喜悅，呵責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富隣尼諸外道去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向諸外道出家所說，具白世尊。「世尊！我向答諸外道說，得無謗毀世尊耶？為是法說，如佛所說，如法說，隨順法說？得不為諸論議者所見嫌責耶」？佛告富隣尼：「如汝所說，不謗如來，不失次第，如我記說。如法法說，隨順法說，不為諸論者之所嫌責。所以者何？富隣尼！先諸眾生，我慢，邪慢，邪慢所迫，邪慢集，邪慢不無間等，亂如狗腸，如鐵鉤鑰，亦如亂草，往反驅馳，此世、他世，他世、此世，驅馳往反，不能遠離。富隣尼！一切眾生於諸邪慢無餘永滅者，彼一切眾生長夜安隱快樂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富隣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三〇八（九六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陀，於後夜時，向檛補河邊。脫衣置岸邊，入水洗手足，還上岸，著一衣，摩拭身體。

時俱迦那外道出家，亦至水邊。尊者阿難聞其行聲，聞聲已，即便謦咳作聲。俱迦那外道出家聞有人聲，而問言：「為何等人」？尊者阿難答言：「沙門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何等沙門」？尊者阿難答言：「釋種子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以不」？尊者阿難答言：「隨意所問，知者當答」。俱迦那言：「云何如來死後有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世尊所說，此是無記」。復問：「如來死後無耶？死後有無耶？非有非無耶」？阿難言：「世尊所說，此是無記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云何如來死後有，答言無記；死後無，死後有無，死後非有非無，答言無記？云何為不知、不見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非不知，非不見，悉知、悉見」。復問阿難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」？阿難答言：「見可見處，見所起處，見纏斷處，此則為知，此則為見。我如是知，如是見，云何說言不知不見」？俱迦那外道復問：「尊者何名」？阿難陀答言：「我名阿難陀」。俱迦那外道言：「奇哉！大師弟子而共論議。我若知是尊者阿難陀者，不敢發問」。說是語已，即捨而去。

四；一三三〇九（九六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給孤獨長者，日日出見世尊，禮事供養。給孤獨長者作是念：我今出太早，世尊及諸比丘禪思未起，我寧可過諸外道住處。即入外道精舍，與諸外道共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時彼外道問言長者：「汝見沙門瞿曇，云何見？何所見」？長者答言：「我亦不知云何見世尊，世尊何所見」。諸外道言：「汝言見眾僧，云何見眾僧？眾僧何所見」？長者答言：「我亦不知云何見僧，僧何所見」。外道復問長者：「汝今云何自見？自何所見」？長者答言：「汝等各各自說所見，然後我說所見亦不難」。時有一外道作如是言：「長者！我見一切世間常，是則真實，餘者虛妄」。復有說言：「長者！我見一切世間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復有說言：「長者！世間常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復有說言：「世間非常非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復有說言：「世有邊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復有說言：「世無邊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復有說言：「世有邊無邊」。復有說言：「世非有邊非無邊」。復有說言：「命即是身」。復有說言：「命異身異」。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有」。

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無」。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有無」。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非有非無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」。諸外道語長者言：「我等各各已說所見，汝復應說汝所見」！長者答言：「我之所見，真實有為思量緣起，若復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，彼則無常，無常者是苦，如是知已，於一切見都無所得。如汝所見：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者，此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，若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，是則無常，無常者是苦。是故汝等習近於苦，唯得於苦，堅住於苦，深入於苦。如是汝言世間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有如是咎。世間常無常，非常非無常；世有邊，世無邊，世有邊無邊，世非有邊非無邊；命即是身，命異身異；如來死後有，如來死後無，如來死後有無，如來死後非有非無：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皆如上說」。有一外道語給孤獨長者言：「如汝所說，若有見，彼則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，是無常法，若無常者是苦，是故長者所見，亦習近苦，得苦，住苦，深入於苦」。長者答言：「我先不言所見者，是真實有為思量緣起法，悉皆無常，無常者是苦。知苦已，我於所見無所得耶」？彼外道言：「如是，長者」！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於外道精舍，伏彼異論，建立正論。於異學眾中作師子吼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向與諸外道共論事，向佛廣說。佛告給孤獨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宜應時時摧伏愚癡外道，建立正論」。佛說是語已，給孤獨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一〇（九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長爪外道出家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一切見不忍」。佛告火種：「汝言一切見不忍者，此見亦不忍耶」？長爪外道言：「向言一切見不忍者，此見亦不忍」。佛告火種：「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此見則已斷、已捨、已離，餘見更不相續，不起、不生。火種！多人與汝所見同，多人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汝亦與彼相似。火種！若諸沙門、婆羅門，捨此等見，餘見不起，是等沙門、婆羅門，世間亦少少耳。火種！依三種見。何等為三？有一如是見、如是說：我一切忍。復次、有一如是見、如是說：我一切不忍。復次、有一如是見、如是說：我於一忍一不忍。火種！若言一切忍者，此見

與貪俱生非不貪，與恚俱生非不恚，與癡俱生非不癡，繫不離繫，煩惱非清淨，樂、取、染著生。若如是見，我一切不忍，此見非貪俱，非恚俱，非癡俱，清淨非煩惱，離繫非繫，不樂、不取、不著生。火種！若如是見，我一忍一不忍，彼若忍者，則有貪乃至染著生；若如是見不忍者，則離貪乃至不染著生。彼多聞聖弟子所學言：我若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我一切忍，則為二者所責、所詰。何等二種？謂一切不忍，及一忍一不忍。則為此等所責，責故詰，詰故害。彼見責、見詰、見害故，則捨所見，餘見則不復生。如是斷見，捨見，離見，餘見不復相續，不起，不生。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我若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我一切不忍者，則有二責、二詰。何等為二？謂我一切忍，及一忍一不忍。如是二責、二詰，乃至不相續，不起，不生。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我若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一忍一不忍，則有二責、二詰。何等二？謂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我一切忍，及一切不忍。如是二責，乃至不相續，不起，不生。復次、火種！如是身色麁四大，聖弟子當觀無常，觀生滅，觀離欲，觀滅盡，觀捨。若聖弟子觀無常，觀滅，觀離欲，觀滅盡，觀捨住者，於彼身身欲、身念、身愛、身染、身著永滅不住。火種！有三種受，謂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。此三種受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謂此三受，觸因，觸集，觸生，觸轉。彼彼觸集則受集，彼彼觸滅則受滅，寂靜，清涼，永盡。彼於此三受，覺苦，覺樂，覺不苦不樂，彼彼受若集、若滅、若味、若患、若出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即於彼受觀察無常，觀生滅，觀離欲，觀滅盡，觀捨。彼於身分齊受覺如實知，於命分齊受覺如實知。若彼身壞命終後，即於爾時，一切受永滅無餘。彼作是念：樂受覺時，其身亦壞：苦受覺時，其身亦壞；不苦不樂受覺時，其身亦壞，悉為苦邊。於彼樂覺離繫不繫，於彼苦覺離繫不繫，於不苦不樂覺離繫不繫。於何離繫？離於貪欲，瞋恚，愚癡，離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我說斯等名為離苦」。當於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受具足，始經半月。時尊者舍利弗，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世尊歎說於彼彼法斷欲，離欲，欲滅盡，欲捨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即於彼彼法，觀察無常，觀生滅，觀離欲，觀滅盡，觀捨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爾時，長爪外道出家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長爪外道出家，見法，得法，覺法，入法，度諸疑、惑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律，得無所畏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願得於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於佛法中修諸梵行」！佛告長爪外道出家：「汝得於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」。即得善來比丘出家。彼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佛說是經已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長爪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三一一（九七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王舍城有外道出家，名舍羅步，住須摩竭陀池側。於自眾中作如是唱言：「沙門釋子法，我悉知，我先已知彼法律而悉棄捨」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有外道名舍羅步，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，於自眾中作如是唱言：「沙門釋子所有法律，我悉已知，先已知彼法律，然後棄捨」。聞是語已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有外道出家，名舍羅步，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。於自眾中作是唱言：沙門釋子法，我已悉知，知彼法律已，然後棄捨。善哉世尊！可自往彼須摩竭陀池側，憐愍彼故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於日晡時，從禪覺，往到須摩竭陀池側，外道舍羅步所。時舍羅步外道出家，遙見世尊來，即敷床坐，請佛令坐。佛即就坐，告舍羅步言：「汝實作是語：沙門釋子所有法律，我悉已知，知彼法律已，然後棄捨耶」？時舍羅步默而不答。佛告舍羅步：「汝今應說，何故默然！汝所知滿足者，我則隨喜；不滿足者，我當令汝滿足」。時舍羅步猶故默然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說，彼再三默然住。時舍羅步有一梵行弟子，白舍羅步言：「師應往詣沙門瞿曇，說所知見，今沙門瞿曇自來詣此，何故不說？沙門瞿曇又告師言：若滿足者，我則隨喜，不滿足者，當令滿足，何故默然而不記說」？彼舍羅步，梵行弟子勸時，亦復默然。爾時，世尊告舍羅步：「若復有言：沙門瞿曇非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我若善諫、善問，善諫、善問時，彼則遼落，說諸外事；或忿恚、慢覆，對閡不忍，無由能現；或默然抱愧低頭，密自思省

，如今舍羅步。若復作如是言：非沙門瞿曇無正法律者，我若善諫、善問，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。若復有言：非沙門瞿曇聲聞善向者，我若善諫、善問，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」。爾時，世尊於須摩竭陀池側，師子吼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爾時，舍羅步梵行弟子，語舍羅步言：「譬如有牛，截其兩角，入空牛欄中，跪地大吼。師亦如是，於無沙門瞿曇弟子眾中，作師子吼。譬如女人欲作丈夫聲，發聲即作女聲。師亦如是，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，作師子吼。譬如野干欲作狐聲，發聲還作野干聲。師亦如是，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，欲作師子吼」。時舍羅步梵行弟子，於舍羅步面前呵責毀呰已，從坐起去。

七；一三三一二（九七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，有外道出家，名上座，住彼池側。於自眾中作如是語：「我說一偈，若能報者，我當於彼修行梵行」。時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有外道出家，名曰上座，住須摩竭陀池側。於自眾中作如是說：「我說一偈，有能報者，我當於彼所修行梵行」。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與眾多比丘入城乞食，聞有外道出家，名曰上座，住須摩竭陀池側。於自眾中作如是說：我說一偈，有能報者，我當於彼修行梵行。唯願世尊應自往彼，哀愍故」！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即日晡時，從禪覺，往至須摩竭陀池側。時上座外道出家，遙見世尊，即敷床座請佛令坐。世尊坐已，告上座外道出家言：「汝實作是語：我說一偈，若能報者，我當於彼修行梵行耶？汝今便可說偈，我能報答」。時彼外道，即累繩床以為高座，自昇其上，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以法活，不恐怖眾生，意寂行捨離，持戒順息止」。

爾時，世尊知彼上座外道心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於所說偈，能自隨轉者，我當於汝所，作善士夫觀。

觀汝今所說，言行不相應。寂止自調伏，莫恐怖眾生，

行意寂遠離，受持淨戒者。順調伏寂止，身、口心離惡，

善攝於住處，不令放逸者，是則名隨順，調伏及寂止」。

爾時，上座外道出家作是念：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即從床而下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今我可得於正法律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法不」？佛告上座外道出家：「今汝可得於正法律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」。如是上座外道出家，得出家、作比丘已，思惟所以，善男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八；一三三一三（九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眾多婆羅門出家，住須摩竭陀池側，集聚一處，作如是論：「如是婆羅門真諦，如是婆羅門真諦」。爾時，世尊知彼眾多婆羅門出家心念，往到須摩竭陀池側。時眾多婆羅門出家，遙見佛來，即為佛敷床座，請佛就坐。佛即就坐，告諸婆羅門出家：「汝等於此須摩竭陀池側，眾共集聚，何所論說」？婆羅門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等眾多婆羅門出家，集於此坐，作如是論：如是婆羅門真諦，如是婆羅門真諦」。佛告婆羅門出家：「有三種婆羅門真諦，我自覺悟成等正覺，而復為人演說。汝婆羅門出家作如是說：不害一切眾生，是婆羅門真諦，非為虛妄。彼於彼言我勝，言相似，言我卑，若於彼真諦，不繫著，於一切世間作慈心色像，是名第一婆羅門真諦，我自覺悟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。復次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所有集法，皆是滅法，此是真諦，非為虛妄。乃至於彼真諦，不計著，於一切世間觀察生滅，是名第二婆羅門真諦。復次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，此則真諦，非為虛妄。如前說，乃至於彼無所繫著，一切世間無我像類，是名第三婆羅門真諦，我自覺悟成等正覺，而為人說」。爾時，眾多婆羅門出家，默然住。時世尊作是念：今映彼愚癡，殺彼惡者。今此眾中，無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緣，於沙門瞿曇法中修行梵行。如是知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九；一三三一四（九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。尊者阿難亦住於彼。時有外道出家，名曰栴陀，詣尊者阿難所，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

問尊者阿難言：「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」？阿難答言：「為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故，於彼出家修梵行」。栴陀復問：「彼能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我亦能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」。栴陀復問：「汝見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有何過患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」？阿難答言：「染著貪欲映障心故，或自害，或復害他，或復俱害；現法得罪，後世得罪，現法、後世二俱得罪，彼心常懷憂苦受覺。若瞋恚映障，愚癡映障，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乃至常懷憂苦受覺。又復貪欲為盲，為無目，為無智，為慧力羸，為障閡，非明、非等覺，不轉向涅槃；瞋恚、愚癡，亦復如是。我見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有如是過患故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」。栴陀復問：「汝見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有何福利，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」？阿難答言：「斷貪欲已，不自害，又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；又復不現法得罪，後世得罪，現法後世得罪，心法常懷喜樂受覺。瞋恚、愚癡，亦復如是。於現法中，常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有得餘現法，緣自覺知。見有如是功德利益故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」。栴陀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有道、有跡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不」？阿難答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栴陀外道白尊者阿難：「此是賢哉之道，賢哉之跡！修習、多修習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」。時栴陀外道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三一五（九七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尊者舍利弗，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時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已，稽首禮足而去。時有外道出家補縷低迦，隨路而來。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從何所來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火種！我從我世尊所，聽大師說教授法來」。補縷低迦問：「尊者舍利弗！今猶不離乳，從師聞說教授法耶」？舍利弗答言：「火種！我不離乳，於大師所，聞說教授法」。補縷低迦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久已離乳，捨師所說教授法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汝法是惡說法律，惡覺，非為出離，非正覺道，壞法，非可讚歎法，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師者，非等正覺，是故汝等疾疾捨乳，離師教法。譬如乳牛龕惡狂騷，又少乳汁，彼犢飲乳，疾

疾捨去。如是惡說法律，惡覺，非出離，非正覺道，壞法，非可讚歎法，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師者，非等正覺，是故速捨師教授法。我所有法，是正法律，是善覺，是出離，正覺道，不壞，可讚歎，可依止。又彼大師，是等正覺，是故久飲其乳，聽受大師說教授法。譬如乳牛不麁狂騷，又多乳汁，彼犢飲時，久而不厭。我法如是，是正法律，乃至久聽說教授法」。時補縷低迦語舍利弗：「汝等快得善利！於正法律，乃至久聽說教授法」。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，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道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三三一六（九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補縷低迦外道出家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先日眾多種種異道——出家沙門，婆羅門，集於未曾有講堂。作如是論議：沙門瞿曇智慧猶如空舍，不能於大眾中建立論議：此應此不應，此合此不合。譬如盲牛偏行邊畔，不入中田。沙門瞿曇亦復如是，無應不應，無合不合」。佛告補縷低迦：「此諸外道論議，說應不應，合不合，於聖法律如小兒戲。譬如士夫年八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作小兒戲，團治泥土，作象、作馬，種種形類。眾人皆言：此老小兒。如是火種！種種諸論，謂應不應，合不合，於聖法律如小兒戲。然於彼中，無有比丘方便所應」。補縷低迦白佛：「瞿曇！於何處有比丘方便所應」？佛告外道：「不清淨者令其清淨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不調令調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諸不定者令得正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不解脫者令得解脫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不斷令斷，不知令知，不修令修，不得令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云何不淨令淨？謂戒，不淨者令其清淨。云何不調伏令其調伏？謂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不調伏令其調伏，是名不調伏者令其調伏。云何不定令其正受？謂心不正定，令得正受。云何不解脫者令得解脫？謂心不解脫貪欲、恚、癡，令得解脫。云何不斷令斷？謂無明、有愛，不斷令斷。云何不知令知？謂其名、色，不知令知。云何不修令修？謂止、觀，不修令修。云何不得令得？謂般涅槃，不得令得。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」。補縷低迦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是義比丘方便所應，是堅固比丘方便所應，所謂盡諸有漏」。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，聞佛所說，歡喜

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三三一七（九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外道出家，名曰尸婆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云何為學？所謂學者，云何學」？佛告尸婆：「學其所學，故名為學」。尸婆白佛：「何所學」？佛告尸婆：「隨時學增上戒，學增上意，學增上慧」。尸婆白佛：「若阿羅漢比丘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善解脫，當於爾時復何所學」？佛告尸婆：「若阿羅漢比丘，諸漏已盡，乃至正智善解脫，當於爾時，覺知貪欲永盡無餘，覺知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故不復更造諸惡，常行諸善。尸婆！是名為學其所學」。時尸婆外道出家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一三；一三三一八（九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尸婆外道出家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有一沙門、婆羅門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若人有所知覺，彼一切本所作因；修諸苦行，令過去業盡，更不造新業。斷於因緣，於未來世無復諸漏，諸漏盡故業盡，業盡故苦盡，苦盡者究竟苦邊。今瞿曇所說云何」？佛告尸婆：「彼沙門、婆羅門，實爾洛漠說耳！不審、不數，愚癡、不善、不辯，所以者何？或從風起苦，眾生覺知。或從痰起，或從唾唾起，或等分起；或自害，或他害，或因節氣。彼自害者，或拔髮，或拔鬚，或常立舉手，或蹲地，或臥灰土中，或臥棘刺上，或臥杵上，或板上，或牛屎塗地而臥其上，或臥水中，或日三洗浴，或一足而立身隨日轉。如是眾苦精勤有行，尸婆！是名自害。他害者，或為他手、石、刀、杖等種種害身，是名他害。尸婆！若復時節所害，冬則大寒，春則大熱，夏寒、暑俱，是名節氣所害。世間真實，非為虛妄。尸婆！世間有此真實，為風所害，乃至節氣所害，彼眾生如實覺知，汝亦自有此患——風、痰、唾唾，乃至節氣所害覺，如是如實覺知。尸婆！若彼沙門、婆羅門言：一切人所知覺者，皆是本所造因，捨世間真實事，而隨自見

作虛妄說。尸婆！有五因，五緣，生心法憂苦。何等為五？謂因貪欲纏，緣貪欲纏，生心法憂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緣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生彼心法憂苦。尸婆！是名五因、五緣，生心法憂苦。尸婆！有五因、五緣，不生心法憂苦。何等為五？謂因貪欲纏、緣貪欲纏，生彼心法憂苦者。離彼貪欲纏，不起心法憂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緣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生彼心法憂苦者，離彼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不起心法憂苦。尸婆！是名五因、五緣，不起心法憂苦。現法得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緣自覺知。尸婆！復有現法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緣自覺知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」。說是法時，尸婆外道出家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尸婆外道出家，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離諸狐疑，不由於他，入正法律，得無所畏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，受具足，得比丘分耶」？佛告尸婆：「汝今得出家」。如上說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一九（九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爾時，那羅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，百二十歲，年耆根熟，為那羅聚落諸沙門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尊重供養，如阿羅漢。彼商主外道出家，先有宗親一人命終生天，於彼天上，見商主外道出家已，作是念：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，詣世尊所修行梵行。恐其不隨我語，我今當往彼，以意論令問。即下那羅聚落，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，說偈而問：

「云何惡知識，現善知識相？云何善知識，如己同一體？

何故求於斷，云何離熾然？

若汝仙人！持此意論而問於彼，有能分明解說其義而答汝者，便可從彼出家修行梵行」。時商主外道出家，受天所教，持詣富蘭那迦葉所，以此意論偈，問富蘭那迦葉。彼富蘭那迦葉尚自不解，況復能答？彼時商主外道出家，復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，刪闍耶毘羅坻子所，阿耆多枳舍欽婆羅所，迦羅拘陀迦栴延所，尼乾陀若提子所，皆以此意論偈而問，悉不能答。時商主

外道出家作是念：我以此意論，問諸出家師，悉不能答，我今復欲求出家為？我今自有財寶，不如還家，服習五欲。復作是念：我今可往詣沙門瞿曇，然彼耆舊諸師——沙門、婆羅門，富蘭那迦葉等悉不能答，而沙門瞿曇年少出家，詎復能了然！我聞先宿所說：莫輕新學年少出家。或有沙門年少出家，有大德力，今且當詣沙門瞿曇。詣已，以彼意論心念而問，如偈所說。爾時，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惡知識，現善友相者？內心實恥厭，口說我同心，

造事不樂同，故知非善友。口說恩愛語，心不實相應，

所作而不同，慧者應覺知。是名惡知識，現善知識相，

與己同一體。云何善知識，與己同體者？非彼善知識，

放逸而不制，沮壞懷疑惑，伺求其端緒。安於善知識，

如子臥父懷，不為傍人間，當知善知識。何故求於斷？

生歡喜之處，清涼稱讚歎，修習福利果，清涼永息滅，

是故求於斷。云何離熾然？寂靜止息味，知彼遠離味，

遠離熾然惡，飲以法喜味，寂滅離欲火，是名離熾然」。

爾時，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：沙門瞿曇知我心念。而白佛言：「我今得入沙門瞿曇正法律中，修行梵行，出家受具足，成比丘分不」？佛告商主外道出家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律，修行梵行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」。如是出家已，思惟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一五；一三三二〇（九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俱夷那竭國力士生處堅固雙樹林中。爾時，世尊涅槃時至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為世尊於雙樹間，敷繩床，北首，如來今日中夜，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奉教，於雙樹間，敷繩床，北首訖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於雙樹間，敷繩床，北首」。爾時，世尊詣雙樹間，於繩床上北首，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想，正念、正智。時俱夷那竭國，有須跋陀羅外道出家，百二十歲

，年耆根熟，為俱夷那竭國人，恭敬供養如阿羅漢。彼須跋陀羅出家，聞世尊今日中夜，當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。然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。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，我今當詣沙門瞿曇，問其所疑。即出俱夷那竭，詣世尊所。爾時，尊者阿難於園門外經行。時須跋陀羅語阿難言：「我聞沙門瞿曇，今日中夜，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。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，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，若阿難不憚勞者，為我往白瞿曇，少有閑暇，答我所問」。阿難答言：「莫逼世尊，世尊疲極」。如是須跋陀羅再三請尊者阿難，尊者阿難亦再三不許。須跋陀羅言：「我聞古昔出家耆年大師所說：久久乃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如優曇鉢華，而今如來中夜，當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，我今於法疑，信心而住，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，若阿難不憚勞者，為我白沙門瞿曇」！阿難復答言：「須跋陀羅！莫逼世尊，世尊今日疲極」。

爾時，世尊以天耳，聞阿難與須跋陀羅共語來往，而告尊者阿難：「莫遮外道出家須跋陀羅，令入問其所疑。所以者何？此是最後與外道出家論議，此是最後得證聲聞善來比丘，所謂須跋陀羅」。爾時，須跋陀羅，聞世尊為開善根，歡喜增上，詣世尊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凡世間入處，謂富蘭那迦葉等六師，各作如是宗：此是沙門，此是沙門。云何瞿曇！為實各各有是宗不」？爾時，世尊即為說偈言：

「始年二十九，出家修善道，成道至於今，經五十餘年。

三昧明行具，常修於淨戒，離斯少道分，此外無沙門」。

佛告須跋陀羅：「於正法律，不得八正道者，亦不得初沙門，亦不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。須跋陀羅！於此法律得八正道者，得初沙門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。除此已，於外道無沙門，斯則異道之師，空沙門、婆羅門耳。是故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」。

說是法時，須跋陀羅外道出家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須跋陀羅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律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汝得善利！汝得大師！為大師弟子，為大師雨雨灌其頂。我今若得於正法律出家，受具足、得比

丘分者，亦當得斯善利」！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須跋陀羅外道出家，今求於正法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」。爾時，世尊告須跋陀羅：「此比丘來修行梵行」！彼尊者須跋陀羅，即於爾時出家，即是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如是思惟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時尊者須跋陀羅得阿羅漢，解脫樂。覺知已，作是念：我不忍見佛般涅槃，我當先般涅槃。時尊者須跋陀羅先般涅槃已，然後世尊般涅槃。

（優陂、分匿、俱迦那，須達、長爪、奢羅浮，重床、三諦及聞陀，二不留得、尸薁根，尸薁、那羅婆力迦，須跋陀羅第十五）。

四八 雜相應

一；一三三二一（九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跋耆人間遊行，至毘舍離國，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毘舍離國有眾多賈客，欲向怛剎尸羅國，方便莊嚴。是眾多賈客，聞世尊於跋耆人間遊行，至毘舍離國，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為諸賈客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時諸賈客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諸賈客，方便莊嚴，欲至怛剎尸羅國。唯願世尊與諸大眾，明旦受我供養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時諸賈客知世尊受請已，從坐起，禮佛足，各還自家。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敷床座，安置淨水。晨朝遣使白佛：「時到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著衣持鉢，詣諸賈客所，就座而坐。時諸賈客以淨美飲食，自手供養。食畢，洗鉢訖，取卑小床，於大眾前坐，聽佛說法。爾時，世尊告諸賈客：「汝等當行於曠野中，有諸恐怖，心驚毛豎。爾時，當念如來事：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、世尊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則除。又念法事：佛正法律，現法，能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親近，緣自覺知。又念僧事：世尊弟子，善向、正向，乃至世間福田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即除。過去世時，天、阿須輪共鬪時，天帝釋告諸天眾：汝等與阿須輪共鬪戰之時，生恐怖者，當念我幢，名摧伏幢，念彼幢時，恐怖得除。若不念我幢者，當念伊舍那天子幢；若不念伊舍那天子幢者，當念婆留那天子幢。念彼幢時，恐

怖即除。如是諸商人！汝等於曠野中有恐怖者，當念如來事，法事，僧事」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毘舍離賈客，說供養隨喜偈：

「供養比丘僧，飲食、隨時服，專念諦思惟，正知而行捨。

淨物、良福田，汝等悉具足，緣斯功德利，長夜獲安樂，

發心有所求，眾利悉皆應。兩足、四足安，道路往來安，

夜安、晝亦安，一切離諸惡。如沃壤良田，精純好種子，

溉灌以時澤，收實不可量。淨戒良福田，精餚饍種子，

正行以將順，終期妙果成。是故行施者，欲求備眾德，

當隨智慧行，眾果自然備。於明行足尊，正心盡恭敬，

種殖眾善本，終獲大福利。如實知世間，得具備正見，

具足見正道，具足而昇進，遠離一切垢，逮得涅槃道，

究竟於苦邊，是名備眾德」。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毘舍離賈客，說種種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二；一三三二二（九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住於空閑、樹下、空舍，有時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當念如來事及法事、僧事，如前廣說。念如來事，法事，僧事之時，恐怖即除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釋提桓因與阿修羅共戰。爾時，帝釋語諸三十三天言：諸仁者！諸天、阿修羅共鬪戰時，若生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汝當念我伏敵之幢，念彼幢時，恐怖即除。如是比丘！若於空閑、樹下、空舍而生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當念如來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、世尊。彼當念時，恐怖即除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釋懷貪、恚、癡，於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不得解脫，有恐怖、畏懼、逃竄、避難，而猶告諸三十三天，令念我摧伏敵幢；況復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乃至佛、世尊，離貪、恚、癡，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無諸恐怖、畏懼、逃避，而不能令其念如來者除諸恐怖」！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三二三（九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娑枳國安闍那林中。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我能於法略說、廣說，但知者難」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略說、廣說、法說，於法實有解知者」！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眾生，於自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我、我所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乃至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者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，我慢、使、繫著故，我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舍利弗！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舍利弗！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舍利弗！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舍利弗！是名比丘斷愛縛、結，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舍利弗！我於此有餘說，答波羅延富隣尼迦所問：

世間數差別，安所遇不動，寂靜離諸塵，拔根無悕望，

已度三有海，無復老死患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三三二四（九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獨一靜處，如是思惟：或有一人作如是念：我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、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我當於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爾時，尊者阿難晡時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若有一人作如是言：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證具

足住」。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若有一人作如是念：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阿難！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阿難！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證具足住，是名比丘斷愛縛、結，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阿難！我於此有餘說，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：

斷於愛欲想，憂苦亦俱離，覺悟於睡眠，滅除掉悔蓋，

捨念、恚清淨，現前觀察法，我說智解脫，滅除無明闇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二五（九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愛為網，為膠，為泉，為藕根。此等能為眾生障，為蓋，為膠，為守衛，為覆，為閉，為塞，為闇冥，為狗腸，為亂草，為絮，從此世至他世，從他世至此世，往來流轉，無不轉時。諸比丘！何等愛為網、為膠，乃至往來流轉無不轉時？謂有我故：有我，欲我，爾我，有我，無我，異我，當我，不當我，欲我，當爾時，當異異我，或欲我，或爾我，或異，或然，或欲然，或爾然，或異：如是十八愛行從內起。比丘言有我，於諸所有言我欲，我爾，乃至十八愛行從外起。如是總說十八愛行。如是三十六愛行，或於過去起，或於未來起，或於現在起，如是總說百八愛行。是名為愛為網，為膠，為泉，為藕根，能為眾生障；為蓋，為膠，為守衛，為覆，為閉，為塞，為闇冥，為狗腸，為亂草，為絮，從此世至他世，從他世至此世，往來流轉，無不轉時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六；一三三二六（九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從愛生愛，從愛生恚，從恚生愛，從恚生恚。云何為從愛生愛？謂有一於

眾生，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。此作是念：我於彼眾生，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復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故，我於他人復生於愛，是名從愛生愛。云何從愛生恚？謂有一於眾生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於彼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隨行。此作是念：我於眾生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於彼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隨行，故我於他而生瞋恚，是名從愛生恚。云何為從恚生愛？謂有一於眾生，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，他復於彼不喜、不愛、不念，不可意隨行，故我於他而生愛念，是名從恚生愛。云何從恚生恚？謂有一於眾生，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。此作是念：我於彼眾生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，我於他所〔問〕起瞋恚，是名從恚生恚。若比丘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乃至初禪；第二，第三，第四禪具足住者，從愛生愛，從恚生恚，從恚生愛，從愛生恚，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無復生分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若彼比丘，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當於爾時，不自舉，不起塵，不熾然，不嫌彼。云何自舉？謂見色是我，色異我，我中色，色中我；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，是名自舉。云何不自舉？謂不見色是我，色異我，我中色，色中我；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，是名不自舉。云何還舉？謂於罵者還罵，瞋者還瞋，打者還打，觸者還觸，是名還舉。云何不還舉？謂罵者不還罵，瞋者不還瞋，打者不還打，觸者不還觸，是名不還舉。云何起塵？謂有我、我欲，乃至十八種愛，是名起塵。云何不起塵？謂無我，無我欲，乃至十八愛不起，是名不起塵。云何熾然？謂有我所，我所欲，乃至外十八愛行，是名熾然。云何不熾然？謂無我所，無我所欲，乃至無外十八愛行，是名不熾然。云何嫌彼？謂見我真實，起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不斷、不知，是名嫌彼。云何不嫌彼？謂不見我真實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已斷、已知，是名不嫌彼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三二七（九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事斷難持。何等為二？若俗人處，非人處，於衣、食、床臥、資生眾具，持彼斷者，是則難行。又比丘非家出家，斷除貪愛，持彼斷者，亦甚難行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二事，持斷則難行，是真諦所說，等正覺所知。

在家財入出，衣食等眾具，世間貪愛樂，持斷者甚難。

比丘已離俗，信非家出家，滅除於貪愛，持斷亦難行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二八（九八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於二法依止多住。云何為二？於諸善法未曾知足，於斷未曾遠離。於善法不知足故，於諸斷法未曾遠離故，乃至肌消肉盡，筋連骨立，終不捨離精勤方便，不捨善法，不得未得，終不休息，未曾於劣心生歡喜，常樂增進，昇上上道。如是精進住故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。比丘！當於二法依止多住：於諸善法不生足想，依於諸斷未曾捨離，乃至肌消肉盡，筋連骨立，精勤方便堪能，修習善法不息。是故比丘！於諸下劣勿生歡喜想，當修上上昇進。多住如是修習，不久當得速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三二九（九八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釋提桓因形色絕妙，於後夜時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天身威力，光明遍照迦蘭陀竹園。時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曾於隔界山石窟中說言：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無上愛盡解脫，心善解脫，彼邊際究竟，邊際離垢，邊際梵行畢竟。云何為比丘邊際究竟，邊際離垢，邊際梵行畢竟」？佛告天帝釋：「謂比丘，若所有受覺——若苦、若樂、若不苦不樂，彼諸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出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觀察彼受無常，觀生滅，觀離欲，觀滅盡，觀捨。

如是觀察已，則邊際究竟，邊際離垢，邊際梵行畢竟。拘尸迦！是名比丘於正法律，邊際究竟，邊際離垢，邊際梵行畢竟」。乃至天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〇；一三三三〇（九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住耆闍崛山，後夜起經行，見有光明遍照迦蘭陀竹園。見已作是念：今夜或有大力鬼神，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。時尊者大目揵連，晨朝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昨暮後夜，出房經行，見勝光明，普照迦蘭陀竹園。見已作是念：有何大力鬼神，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」。佛告尊者大目揵連：「昨暮後夜，釋提桓因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」。如上修多羅廣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三三三一（九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，晨朝著衣持鉢，詣舍衛城次第乞食，至鹿住優婆夷舍。鹿住優婆夷遙見尊者阿難，疾敷床座。白言：「尊者阿難令坐」！時鹿住優婆夷稽首禮阿難足，退住一面。白尊者阿難：「云何言世尊知法？我父富蘭那，先修梵行，離欲清淨，不著香華，遠諸凡鄙；叔父梨師達多，不修梵行。然其知足，二俱命終，而今世尊俱記二人，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於後世得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來世間，究竟苦邊。云何阿難！修梵行、不修梵行，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其後世」？阿難答言：「姊妹！汝今且停，汝不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差別。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」。如是說已，從坐起去。

時尊者阿難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鹿住優婆夷所說，廣白世尊。佛告阿難：「彼鹿住優婆夷，云何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？阿難！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。阿難！或有一犯戒，彼於心解脫，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犯戒，無餘滅，無餘沒，無餘欲盡。或有一犯戒，於心解脫，慧解脫如實知，彼所起犯戒，無餘滅，無餘沒，無餘欲盡。於彼籌量者言：此亦有如是法，彼亦有是法，此則應俱同生一趣，

同一受生，同一後世。彼如是籌量者，得長夜非義饒益苦。阿難！彼犯戒者，於心解脫，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犯戒，無餘滅，無餘沒，無餘欲盡。當知此人是退非勝進，我說彼人為退分。阿難！有犯戒，彼於心解脫，慧解脫如實知，彼於所起犯戒，無餘滅，無餘沒，無餘欲盡，當知是人勝進不退，我說彼人為勝進分。自非如來，此二有間，誰能悉知？是故阿難！莫籌量人人而取人，善籌量人人而病，人籌量人人自招其患，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。如二犯戒，二持戒亦如是。彼於心解脫，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持戒，無餘滅。若掉動者彼於心解脫，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掉，無餘滅。彼若瞋恨者，彼於心解脫，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瞋恨無餘滅。若苦貪者，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，彼所起苦貪無餘滅。穢污，清淨，如上說；乃至如來能知人人。阿難！鹿住優婆夷愚癡、少智，而於如來一向說法，心生狐疑。云何阿難！如來所說豈有二耶」？阿難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來說法若有二者，無有是處。阿難！若富蘭那持戒，梨師達多亦同持戒者，所生之趣，富蘭那所不能知；梨師達多為生何趣，云何受生？云何後世？若梨師達多所成就智，富蘭那亦成就此智者，梨師達多亦不能知：彼富蘭那當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？阿難！彼富蘭那持戒勝，梨師達多智慧勝，彼俱命終，我說二人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後世亦同，是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來生此，究竟苦邊。彼二有間，自非如來誰能得知！是故阿難！莫量人人！量人人者，自生損減，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三三二（九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釋氏彌城留利邑夏安居。有餘比丘，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。時彼比丘，於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次第，至鹿住優婆夷舍。鹿住優婆夷遙見比丘來，疾敷床座，請比丘令坐，如上阿難修多羅說。時彼比丘語鹿住優婆夷：「姊妹且停！汝那得知眾生根之優劣！姊妹！唯有如來能知眾生根之優劣」。如是說已，從坐起去。

時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往詣彌城留利釋氏邑。到已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共鹿住優婆夷所論

說事，向佛廣說。佛告比丘：「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！唯有如來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耳。不離瞋恨、憍慢，時起貪法，不聽受法，不學多聞，於法不調伏見，不能時時起解脫心法。比丘！若復有一，不離瞋慢，時起貪法，然彼聞法，修學多聞，於善調伏見，時時能起解脫心法。若思量彼：此有是法，彼有是法，此則同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一後世。如是思量者，長得非義不饒益苦。比丘！若復彼人不離瞋慢，時時起貪法，亦不聽法，不習多聞，不調伏見，亦不時時得解脫心法，我說此人卑鄙下賤。比丘！若復彼人不離瞋慢，時時起貪法，然彼聞法，樂多聞，調伏諸見，時時能得解脫心法，我說是人第一勝妙。彼二有間，自非如來誰能別知？是故比丘！莫量人人，乃至如來能知優劣。比丘！復次、有一不離瞋慢，時時起口惡行，餘如上說。比丘！復次、有一賢善安樂，同止欣樂明智修梵行者，樂與同止而彼不樂聞法，乃至不時時得心法解脫，當知彼人住賢善地，不能轉進。賢善地者，謂人、天趣。復次、有一其性賢善，同止安樂，欣樂梵行以為伴侶，樂聞正法，學習多聞，善調伏見，時時能得解脫心法。當知彼人於賢善地，能轉勝進，當知此人於正法流有所堪能。此二有間，自非如來，誰能別知！是故比丘！莫量人人，量人人者，自招其患，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。比丘！鹿住優婆夷愚癡、少智，如上修多羅廣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三三三（九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間有幾種福田」？佛告長者；「世間有二種福田。何等為二？學及無學」。即說偈言：

「世有學、無學，大會常延請，正直心真實，身、口亦復然，

是即良福田，施者獲大果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三四（一二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給孤獨長者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人在我舍者，皆得淨信；諸在我舍而命終者，皆得生天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長者！是深妙說，是一向受，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言：在我舍者皆得淨信，及其命終皆生天上。有何大德神力比丘為汝說言：凡在汝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耶」？長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云何為比丘尼，為諸天，為從我所面前聞說」？長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「云何長者！汝緣自知見，知在我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耶」？長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長者；「汝既不從大德神力比丘所聞，非比丘尼，非諸天，又不從我面前聞說，復不緣自見知，若有諸人於我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，汝今何由能作如是甚深妙說，作一向受，於大眾中作師子吼，而作是言：有人於我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」？長者白佛：「無有比丘大德神力而來告我，如上廣說，乃至悉皆生天。世尊！然我見眾生主懷妊之時，我即教彼為其子故，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。及其生已，復教三歸。及生知見，復教持戒。設復婢使、下賤客人懷妊，及生，亦如是教。若人賣奴婢者，我輒往彼語言：賢者！我欲買人，汝當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，受持禁戒。隨我教者，輒授五戒，然後隨價而買；不隨我教，則所不取。若復止客，若傭作人，亦復先要受三歸、五戒，然後受之。若復有來求為弟子，若復乞貸舉息，我悉要以三歸、五戒，然後受之。又復我舍供養佛及比丘僧時，稱父母名，兄弟、妻子、宗親、知識、國王、大臣、諸天、龍神，若存、若亡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內外、眷屬，下至僕使，皆稱其名而為呪願。又從世尊聞稱名呪願因緣，皆得生天。或因園田布施，或因房舍，或因床臥具，或因常施，或施行路，下至一摶施與眾生，此諸因緣皆生天上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長者！汝以信心故能作是說。如來於彼有無上知見，審知汝舍有人命終，皆悉生天」。爾時，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五；一三三三五（一二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恭敬住，常當繫心，常當畏慎，隨他自在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。所以者

何？若有比丘不恭敬住，不繫心，不畏慎，不隨他自在，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而欲令威儀足者，無有是處。不備威儀，欲令學法滿者，無有是處。學法不滿，欲令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具足者，無有是處。解脫知見不滿足，欲令得無餘涅槃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比丘！當勤恭敬、繫心、畏慎，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而威儀具足者，斯有是處。威儀具足已，而學法具足者，斯有是處。學法備足已，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具足者，斯有是處。解脫知見身具足已，得無餘涅槃者，斯有是處。是故比丘！當勤恭敬，繫心，畏慎，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威儀滿足，乃至無餘涅槃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三三三六（一二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淨法，能護世間。何等為二？所謂慚，愧。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，世間亦不知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宗親、師長、尊卑之序，顛倒渾亂，如畜生趣。以有二種淨法，所謂慚、愧，是故世間知有父母、乃至師長、尊卑之序，則不渾亂如畜生趣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若無有，慚、愧二法者；違越清淨道，向生老病死。

世間若成就，慚、愧二法者，增長清淨道，永閉生死門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三三三七（一二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燒燃法，不燒燃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燒燃法？若男、若女，犯戒行惡不善法，身惡行成就，口、意惡行成就。若彼後時疾病困苦，沈頓床褥，受諸苦毒。當於爾時，先所行惡悉皆憶念，譬如大山日西影覆。如是眾生先所行惡，身、口、意業諸不善法，臨終悉現，心乃追悔。咄哉！咄哉！先不修善，但行眾惡，當墮惡趣，受諸苦毒。憶念是已，心生燒燃，心生變悔。心生悔已，不得善心命終，後世亦不善心相續生，是名燒燃法。云何

不燒燃？若男子、女人，受持淨戒，修真實法，身善業成就，口、意善業成就。臨壽終時，身遭苦患，沈頓床褥，眾苦觸身。彼心憶念先修善法，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成就。當於爾時，攀緣善法，我作如是身、口、意善，不為眾惡，當生善趣，不墮惡趣，心不變悔。不變悔故，善心命終，後世續善，是名不燒燃法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已種燒燃業，依於非法活，乘斯惡業行，必生地獄中。

等活及黑繩，眾合、二叫呼，燒燃、極燒燃，無擇大地獄，

是八大地獄，極苦難可過。惡業種種故，各別十六處，

四周開四門，中間量悉等。鐵為四周板，四門扇亦鐵，

鐵地盛火燃，其焰普周遍，縱廣百由旬，焰焰無間息。

調伏非諸行，考治強梁者，長夜加楚毒，其苦難可見，

見者生恐怖，悚慄身毛豎。墮彼地獄時，足上頭向下。

正聖柔和心，修行梵行者，於此賢聖所，輕心起非義，

及殺害眾生，墮斯熱地獄。宛轉於火中、猶如火炙魚，

苦痛號叫呼，如群戰象聲，大火自然生，斯由自業故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三三八（一二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捨身惡行者，能得身惡行斷；不得身惡行斷者，我不說彼捨身惡行。以彼能得身惡行斷故，是故我說彼捨身惡行。身惡行者，不以義饒益安樂眾生；離身惡行，以義饒益得安樂故，是故我說捨身惡行。口、意惡行，亦如是說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九 譬喻相應

一；一三三三九（一二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師住處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鑄金者，積聚沙土，置於槽中，然後以水灌之，剛石堅塊隨水而去，猶有麁沙纏結。復以水灌，麁沙隨水流出，然後生金猶為細沙黑土之所纏結。復以水灌，細沙黑土隨水流出，然後真金純淨無雜，猶有似金微垢。然後金師置於爐中，增火鼓韝，令其融液，垢穢悉除；然其生金猶故不輕，不軟，光明不發，屈伸則斷。彼鍊金師、鍊金弟子，復置爐中，增火鼓韝，轉側陶鍊，然後生金輕、軟、光澤，屈伸不斷，隨意所作——釵、鐲、鐶、釧諸莊嚴具。如是淨心進向比丘，麁煩惱纏，惡不善業，諸惡邪見，漸斷令滅，如彼生金淘去剛石堅塊。復次、淨心進向比丘，次除麁垢，欲覺，恚覺，害覺，如彼生金除麁沙礫。復次、淨心進向比丘，次除細垢，謂親里覺、人眾覺，生天覺，思惟除滅，如彼生金除去塵垢細沙黑土。復次、淨心進向比丘，有善法覺，思惟除滅，令心清淨，猶如生金，除去金色相似之垢，令其純淨。復次、比丘於諸三昧，有行所持，猶如池水周匝岸持，為法所持，不得寂靜、勝妙，不得息樂，盡諸有漏；如彼金師、金師弟子，陶鍊生金，除諸垢穢，不輕，不軟，不發光澤，屈伸斷絕，不得隨意成莊嚴具。復次、比丘得諸三昧，不為有行所持，得寂靜、勝妙，得息樂道，一心一意，盡諸有漏；如鍊金師、鍊金師弟子，陶鍊生金，令其輕、軟、不斷、光澤，屈伸隨意。復次、比丘離諸覺、觀，乃至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，如是正受，純一清淨，離諸煩惱，柔軟真實不動。於彼彼入處，欲求作證，悉能得證。如彼金師陶鍊生金，極令輕、軟、光澤、不斷，任作何器，隨意所欲。如是比丘！三昧正受，乃至於諸入處，悉能得證」。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三四〇（一二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應當專心方便，隨時思惟三相。云何為三？隨時思惟止相，隨時思惟舉相，隨時思惟捨相。若比丘一向思惟止相，則於是處其心下劣。若復一向思惟舉相，則於是處掉亂心起。若復一向思惟捨相，則於是處不得正定，盡諸有漏。以彼比丘隨時思惟止相，隨時思惟舉相，隨時思惟捨相故，心則正定，盡諸有漏。如巧金師、金師弟子，以生金著於爐中增火，隨時扇韝，隨時水灑，

隨時俱捨。若一向鼓韝者，即於是處生金焦盡。一向水灑，則於是處生金堅強。若一向俱捨，則於是處生金不熟，則無所用。是故巧金師、金師弟子，於彼生金，隨時鼓韝，隨時水灑，隨時兩捨，如是生金、得等調適，隨事所用。如是比丘！專心方便，時時思惟憶念三相，乃至漏盡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；一三三四一（一二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摩竭提國有牧牛者，愚癡無慧。夏末、秋初，不善觀察恆水此岸，亦不善觀恆水彼岸，而駈群牛峻岸而下，峻岸而上，中間洄澓，多起患難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摩竭提國有牧牛人，不愚不癡者，有方便慧。夏末、秋初，能善觀察恆水此岸，亦善觀察恆水彼岸，善度其牛，至平博山谷好水草處。彼初度時，先度大牛能領群者，斷其急流；次駈第二多力少牛，隨後而度；然後第三駈羸小者，隨逐下流，悉皆次第安隱得度。新生犢子愛戀其母，亦隨其後，得度彼岸。如是比丘！我說斯譬，當知其義。彼摩竭提牧牛者愚癡無慧，彼諸六師富蘭那等，亦復如是，習諸邪見向於邪道。如彼牧牛人愚癡無慧，夏末、秋初，不善觀察此岸、彼岸，高峻、山嶮，從峻岸下，峻岸而上，中間洄澓，多生患難。如是六師富蘭那等，愚癡無慧，不觀此岸，謂於此世；不觀彼岸，謂於他世；中間洄澓，謂境諸魔，自遭苦難。彼諸見者，習其所學，亦遭患難。彼摩竭提善牧牛者，不愚不癡有方便慧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如牧牛者善觀此岸，善觀彼岸，善度其牛於平博山谷。先度大牛能領群者，橫截急流，安度彼岸。如是我聲聞，能盡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橫截惡魔世間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，次度第二多力少牛，截流橫度。如是我諸聲聞，斷五下分結，得阿那含，於彼受生，不還此世；亦復斷截惡魔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，駈其第三羸小少牛，隨其下流，安隱得度。如是我聲聞，斷三結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一來此世，究竟苦邊；橫截於彼惡魔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，新生犢子愛戀其母，亦隨得度。如是我聲聞，斷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

苦邊；斷截惡魔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此世及他世，明智善顯現，諸魔得未得，乃至於死魔，

一切悉知者，三藐三佛智，斷截諸魔流，破壞令消亡。

開示甘露門，顯現正真道，心常多欣悅，逮得安隱處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；一三三四二（一二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令牛增長，亦不能擁護大群牛令等安樂。何等為十一？謂不知色；不知相；不去蟲；不能覆護其瘡；不能起烟；不知擇路；不知擇處；不知度處；不知食處；盡□其乳；不善料理能領群者，是名十一法成就，不能黨護大群牛。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自安，亦不安他。何等為十一？謂不知色；不知相；不能除其害蟲；不覆其瘡；不能起烟；不知正路；不知止處；不知度處；不知食處；盡□其乳；若有上座多聞耆舊久修梵行，大師所歎，不向諸明智修梵行者，稱譽其德，悉令宗敬奉事供養。云何名不知色？諸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，是名為色不如實知。云何不知相？事業是過相，事業是慧相，是不如實知，是名不知相。云何名不知去蟲？所起欲覺，能安不離，不覺，不滅；所起瞋恚、害覺，能安不離，不覺，不滅，是名不去蟲。云何不覆瘡？謂眼見色，隨取形相，不守眼根，世間貪憂惡不善法心隨生漏，不能防護；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根，亦復如是，是名不覆其瘡。云何不起烟？如所聞，如所受法，不能為人分別顯示，是名不起烟。云何不知道？八正道及聖法律，是名為道，彼不如實知，是名不知道。云何不知止處？謂於如來所知法，不得歡喜、悅樂、勝妙、出離饒益，是名不知止處。云何不知度處？謂彼不知修多羅，毘尼，阿毘曇，不隨時往到其所，諮問請受：云何為善？云何不善？云何有罪？云何無罪？作何等法為勝非惡？於隱密法不能開發，於顯露法不能廣問，於甚深句義自所知者不能廣宣顯示，是名不知度處。云何不知放牧處？謂四念處及賢聖法律，是名放牧處，於此不如實知，是名不知放牧處。云何為盡□其乳？彼剎利、婆羅

門、長者，自在施與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醫藥、資生眾具；彼比丘受者，不知限量，是名盡□其乳。云何為上座大德多聞耆舊，乃至不向諸勝智梵行者所，稱其功德，令其宗重承事供養，令得悅樂？謂比丘不稱彼上座，乃至今諸智慧梵行者，往詣其所，以隨順身、口、意業，承望奉事，是名不於上座多聞耆舊，乃至令智慧梵行，往詣其所，承望奉事，令得悅樂。彼牧牛者成就十一法，堪能令彼群牛增長，擁護群牛，令其悅樂。何等為十一？謂知色，知相，如上清淨分說。乃至能領群者，隨時料理，令得安樂，是名牧牛者十一事成就，能令群牛增長擁護，令得安樂。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能自安樂，亦能安他。何等十一？謂知色，知相，乃至十一，如清淨分廣說，是名比丘十一事成就，自安、安他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；一三三四三（一二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一奢能伽羅聚落，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時有尊者那提迦，舊住一奢能伽羅聚落。一奢能伽羅聚落剎利、婆羅門，聞沙門瞿曇，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一奢能伽羅聚落，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聞已，各辦一釜食著門邊，作是念：我先供養世尊，我先供養善逝！各各高聲、大聲，作如是唱。爾時，世尊聞園林內有多人眾，高聲、大聲，語尊者那提迦：「何因、何緣，園林內有眾多人，高聲、大聲，唱說之聲」？尊者那提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一奢能伽羅聚落，諸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聞世尊住此林中，各作一釜食，置園林內，各自唱言：我先供養世尊，我先供養善逝。以是故，於此林中，多人高聲、大聲，唱說之聲。唯願世尊，當受彼食」！佛告那提迦：「莫以利我，我不求利。莫以稱我，我不求稱。那提迦！若於如來，如是便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者，則於彼彼所起利樂，若味、若求。那提迦！唯我於此像類，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而得，不苦而得，於何彼彼所起利樂，若味、若求？那提迦！汝等於如是像類色，不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故，不得不求之樂，不苦之樂。那提迦！天亦不得如是像類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之樂，不苦之樂，唯有我得如是像類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之樂，

不苦之樂，於何彼彼所起利樂，若味、若求」？那提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欲說譬」。佛告那提迦：「宜知是時」。那提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天雨，水流順下。隨其彼彼世尊住處、於彼彼處，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，信敬奉事，以世尊戒德清淨、正見真直，是故我今作如是說：唯願世尊，哀受彼請」。佛告那提迦：「莫以利我，我不求利；乃至云何於彼彼所起利樂，有味、有求？那提迦！我見比丘食好食已，仰腹而臥，急喘長息。我見已，作是思惟：如此長老，不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之樂，不苦之樂。復次、那提迦！我見此有二比丘，食好食已，飽腹喘息，偃臥而行。我作是念：非彼長老能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之樂，不求之樂，不苦之樂。那提迦！我見眾多比丘，食好食已，從園至園，從房至房，從人至人，從群聚至群聚。我見是已而作是念：非彼長老，如是能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之樂，不苦之樂。我得如是像類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之樂，不苦之樂。復次、那提迦！我於一時，隨道行，見有比丘於前遠去，復有比丘於後來亦遠。我於爾時，閑靜無為，亦無有便利之勞。所以者何？依於食飲，樂著滋味，故有便利，此則為依。觀五受陰生滅，而厭離住，此則為依。於六觸入處觀察集滅，厭離而住，此則為依。於群聚之樂，勤習群聚，厭於遠離，是則為依。樂修遠離，則勤於遠離，厭離群聚，是則為依。是故那提迦！當如是學：於五受陰觀察生滅，於六觸入處觀察集滅，樂於遠離，精勤遠離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那提迦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三四四（一二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那楞伽羅聚落，如上廣說，乃至彼彼所起求利。佛告那提迦：「我見聚落邊有精舍，有比丘坐禪。我見已作如是念：今此尊者，聚落人〔此〕或沙彌，來往聲響，作亂障其禪思，覺其正受，於不到欲到，不獲欲獲，不證欲證而作留難。那提迦！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。那提迦！我見比丘住空閑處，仰臥吁咄。我見是已而作是念：今彼比丘，覺寤睡眠，思空閑想。那提迦！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。那提迦！我復見比丘，住空閑處，搖身坐睡。見已作是念：今此比丘於睡覺

寤，不定得定，定心者得解脫。是故那提迦！我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。那提迦！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，端坐正受。我見已作是念：今此比丘不解脫者，疾得解脫；已解脫者，令自防護，使不退失。那提迦！我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。那提迦！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，彼於後時遠離空處，集捨床臥具，還入聚落受床臥具。那提迦！我亦不喜如是比丘還入聚落。復次、那提迦！我見比丘住聚落精舍，名聞大德，能感財利——衣被、飲食、湯藥、眾具。彼於後時集捨利養，聚落床座，至於空閑，床臥安止。那提迦！我喜如是比丘，集捨利養，聚落床臥，住於空閑。那提迦！比丘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那提迦比丘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七；一三三四五（一二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離車子，常枕木枕，手足龜坼，疑畏莫令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得其間便，是故常自儆策，不放逸住。以彼不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，不能伺求得其間便。於未來世不久，諸離車子恣樂無事，手足柔軟，繒纊為枕，四體安臥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。以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得其間便。如是比丘！精勤方便，堅固堪能，不捨善法，肌膚損瘦，筋連骨立。精勤方便，不捨善法，乃至未得所應得者，不捨精進，常攝其心，不放逸住。以不放逸住故，魔王波旬不得其便。當來之世，有諸比丘，恣樂無事，手足柔軟，繒纊為枕，四體安臥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。以放逸住故，惡魔波旬伺得其便。是故比丘！當如是學：精勤方便，乃至不得未得，不捨方便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四六（一二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，晨朝以三百釜食惠施眾生，日中、日暮，亦復如是。第二士夫，時節須臾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乃至如□牛乳頃，比先士夫，惠施功德所不能及，百分、千分、巨億萬分、算數譬類不得為比。是故比丘！當作是學：時節須臾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下至如□牛乳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

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三四七（一二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人家，多女人、少男子，當知是家易為盜賊之所劫奪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能數數下至如□牛乳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當知是人易為諸惡鬼神所欺。譬如人家多男子、少女人，不為盜賊數數劫奪。如是善男子，數數下至如□牛乳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不為諸惡鬼神所欺。是故諸比丘！常當隨時數數，下至如□牛乳頃，修習慈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三四八（一二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，有匕首劍，其刃廣利。有健士夫言：我能以手、以拳，椎打汝劍，令其摧碎。諸比丘！彼健士夫，當能以手、以拳，椎打彼劍令摧碎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不能，世尊！彼匕首劍，其刃廣利，非彼士夫能以手、以拳，椎打碎折，正足自困」。「如是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下至如□牛乳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若有諸惡鬼神欲往伺求其短，不能得其間便，正可反自傷耳，是故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數數下至如□牛乳頃，修習慈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三三四九（一二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以爪抄土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我爪上土多，為大地土多」？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爪上土甚少少耳，其大地土無量無數，不可為比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是眾生能數數，下至彈指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，如甲上土耳。其諸眾生不能數數，下至如彈指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諸比丘！常當數數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三五〇（一二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不恆、不安，是變易法。諸比丘！常當觀察一切諸行，修習厭離，不樂解脫」。時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壽命遷滅，遲速如何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我則能說，但汝欲知者難」。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」？佛言：「可說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有四士夫，手執強弓，一時放發，俱射四方；有一士夫，及箭未落，接取四箭。云何比丘！如是士夫為捷疾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捷疾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此接箭士夫，雖復捷疾，有地神天子，倍疾於彼；虛空神天，倍疾地神；四王天子，來去倍疾於虛空神天；日、月天子，復倍捷疾於四王天；導日月神，復倍捷疾於日月天子。諸比丘！命行遷變，倍疾於彼導日月神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勤方便，觀察命行無常迅速如是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三五一（一二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人名陀舍羅訶。彼陀舍羅訶有鼓，名阿能訶，好聲、美聲、深聲，徹四十里。彼鼓既久，處處裂壞。爾時，鼓士裁割牛皮，周匝纏縛；雖復纏縛，鼓猶無復高聲，美聲、深聲。彼於後時轉復朽壞，皮大剝落，唯有聚木。如是比丘！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以彼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故，於如來所說修多羅，甚深明照，難見難覺，不可思量，微密決定，明智所知，彼則頓受周備受；聞其所說，歡喜崇習，出離饒益。當來比丘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聞如來所說修多羅，甚深明照，空相應隨順緣起法，彼不頓受持，不至到受。聞彼說者，不歡喜崇習，而於世間眾雜異論，文辭綺飾，世俗雜句，專心頂受，聞彼說者，歡喜崇習，不得出離饒益。於彼如來所說，甚深明照，空相應法隨順緣起者，於此則滅。猶如彼鼓朽故壞裂，唯有聚木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勤方便，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，空相應法，隨順緣起，頓受遍受。聞彼說者，歡喜崇習，出離饒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四；一三三五二（一二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鐵丸投著火中，與火同色，盛著劫貝綿中。云何比丘！當速燃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愚癡之人，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心不繫念。若見年少女人，不正思惟，取其色相，起貪欲心，欲燒其心，欲燒其身，身心燒已，捨戒退減。是愚癡人，長夜當得非義饒益。是故比丘！當如是學：善護其身，守護根門，繫念入村乞食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五；一三三五三（一二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猫狸，飢渴羸瘦，於孔穴中伺求鼠子，若鼠子出，當取食之。有時鼠子出穴遊戲，時彼猫狸疾取吞之。鼠子身小，生入腹中；入腹中已，食其內藏；食內藏時，猫狸迷悶，東西狂走空宅、塚間，不知何止，遂至於死。如是比丘！有愚癡人，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心不繫念。見諸女人，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，發貪欲心。貪欲發已，欲火熾燃，燒其身心；燒身心已，馳心狂逸，不樂精舍，不樂空閑，不樂樹下，為惡不善心侵食內法，捨戒退減。此愚癡人，長夜常得不饒益苦。是故比丘！當如是學：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繫心正念，入村乞食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六；一三三五四（一二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木杵，常用不止，日夜消減。如是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，從本以來，不閉根門，食不知量，初夜後夜不勤覺悟，修習善法，當知是輩終日損減，不增善法，如彼木杵。諸比丘！譬如優鉢羅，鉢曇摩，拘牟頭，分陀利，生於水中，長於水中，隨水增長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，善閉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後夜精勤覺悟，當知是等善根功德，日夜增長，終不退減。當如是學：善閉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後夜精勤覺悟，功德善法日夜增長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七；一三三五五（一二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於後夜時，聞野狐鳴。爾時，世尊夜過天明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後夜時，聞野狐鳴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諸比丘：「有一愚癡人，作如是念：令我受身，得如是形類，作如是聲。此愚癡人，欲求如是像類處所受生，何足不得！是故比丘！汝等但當精勤方便，求斷諸有，莫作方便，增長諸有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三五六（一二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讚歎受少有身，況復多受！所以者何？受有者苦。譬如糞屎，少亦臭穢，何況於多！如是諸有，少亦不歎，乃至剎那，況復於多！所以者何？有者苦故。是故比丘！當如是學：斷除諸有，莫增長有，當如是學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三五七（一二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夜後分時，聞野狐鳴。是夜過已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於夜後分，聞野狐鳴不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佛告比丘：「彼野狐者，疥瘡所困，是故鳴喚。若能有人為彼野狐治疥瘡者，野狐必當知恩報恩。而今有一愚癡之人，無有知恩報恩。是故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知恩報恩，其有小恩尚報，終不忘失，況復大恩」！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五十 病相應

一；一三三五八（一二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尊者跋迦梨，住王舍城金師精舍，疾病困苦，尊者富隣尼瞻視供養。時跋迦梨語富隣尼：「汝可詣世尊所，為我稽首禮世尊足，問訊世尊：少病，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言：跋迦梨住金師精舍，疾病困篤，委積床褥，願見世尊。疾病困苦，氣力羸憊，無由奉詣，唯願世尊降此金師精舍，以哀愍故」！時富隣尼受

跋迦梨語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，稽首世尊足，問訊世尊：少病，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」？世尊答言：「令彼安樂」！富隣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住金師精舍，疾病困篤，委在床褥，願見世尊，無有身力來詣世尊。善哉世尊！詣金師精舍，以哀愍故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聽許。時富隣尼知世尊聽許已，禮足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往詣金師精舍，至跋迦梨住房。跋迦梨比丘遙見世尊，從床欲起。佛告跋迦梨：「且止，勿起」！世尊即坐異床，語跋迦梨：「汝心堪忍此病苦不？汝身所患，為增為損」？跋迦梨白佛：如前叉摩比丘修多羅廣說。「世尊！我身苦痛極難堪忍，欲求刀自殺，不樂苦生」。佛告跋迦梨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云何跋迦梨！色是常耶？為非常耶」？跋迦梨答言：「無常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若無常，是苦耶」？答言：「是苦，世尊」！復問跋迦梨：「若無常苦者，是變易法，於中寧有可貪、可欲不」？跋迦梨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如是說。佛告跋迦梨：「若於彼身無可貪、可欲者，是則善終，後世亦善」。爾時，世尊為跋迦梨種種說法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座起去。即於彼夜，尊者跋迦梨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

時有二天，身極端正，於後夜時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」。第二天言：「彼尊者跋迦梨，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」。說此語已，俱禮佛足，即沒不現。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昨夜有二天子，形體端正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退住一面，而作是言：尊者跋迦梨，住金師精舍，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第二天言：尊者跋迦梨，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說此語已，稽首作禮，即沒不現」。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當往詣尊者跋迦梨比丘所，語跋迦梨言：昨夜有二天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退住一面。語我言：尊者跋迦梨疾病困篤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第二天言：尊者跋迦梨，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說此語已，即沒不現。此是天語，佛復記汝：汝於此身，不起貪欲，是則善終，後世亦善」。

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已，詣金師精舍跋迦梨房。爾時，跋迦梨語侍病者：「汝等持繩床，共舉我身著精舍外，我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」。時有眾多比丘出房舍，露地經行。受使比丘詣眾多比丘所，問眾多比丘言：「諸尊！跋迦梨比丘住在何所」？諸比丘答言：「跋迦梨比丘，告侍病者，令舉繩床出精舍外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」。受使比丘即詣跋迦梨所。跋迦梨比丘遙見使比丘來，語侍病者：「下繩床著地。彼比丘疾來，似世尊使」。彼侍病者，即下繩床著地。時彼使比丘語跋迦梨：「世尊有教，及天有所說」。時跋迦梨語侍病者：「扶我著地，不可於床上受世尊教，及天所說」。時侍病者，即扶跋迦梨下，置於地。時跋迦梨言：「汝可宣示世尊告敕，及天所說」。使比丘言：「跋迦梨！大師告汝：夜有二天來白我言：跋迦梨比丘疾病困篤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第二天言：跋迦梨比丘，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說此語已，即沒不現。世尊復記說汝：善於命終，後世亦善」。跋迦梨言：「尊者！大師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；彼二天者，亦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。然我今日，於色無常，決定無疑；無常者是苦，決定無疑；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於彼無有可貪、可欲，決定無疑。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然我今日，疾病苦痛猶故隨身，欲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」。即執刀自殺。

時使比丘供養跋迦梨死身已，還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以世尊所敕，具告尊者跋迦梨。彼作是言：大師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；彼二天者，亦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，廣說乃至執刀自殺」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共詣金師精舍跋迦梨尸所」。見跋迦梨死身，有遠離之色。見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，有遠離之色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已見，世尊」！復告諸比丘：「遶跋迦梨身，四面周匝有闇冥之相，圍遶身不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已見，世尊」！佛告諸比丘：「此是惡魔之像，周匝求覓跋迦梨善男子識神，當生何處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跋迦梨善男子，不住識神，以刀自殺」。爾時，世尊為彼跋迦梨說第一記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；一三三五九（一二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尊者闡陀，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疾病困篤。時尊者舍利弗，聞尊者闡陀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疾病困篤。聞已，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尊者知不？闡陀比丘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疾病困篤，當往共看」。摩訶拘絺羅默然許之。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共詣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至尊者闡陀住房。尊者闡陀遙見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凭床欲起，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闡陀：「汝旦莫起」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坐於異床，問尊者闡陀：「云何尊者闡陀！所患為可堪忍不？為增為損」？如前叉摩修多羅廣說。尊者闡陀言：「我今身病，極患苦痛，難可堪忍。所起之病，但增無損，唯欲執刀自殺，不樂苦活」。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闡陀！汝當努力，莫自傷害！若汝在世，我當與汝來往周旋。汝若有乏，我當給汝如法湯藥。汝若無看病人，我當看汝，必令適意、非不適意」。闡陀答言：「我有供養，那羅聚落諸婆羅門、長者，悉見看視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無所乏少；自有弟子修梵行者，隨意瞻病，非不適意。但我疾病苦痛逼身，難可堪忍，唯欲自殺，不樂苦生」。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闡陀！眼及眼識、眼所識色，彼寧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闡陀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」！舍利弗復問：「闡陀！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及意識、意識所識法，彼寧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闡陀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」！舍利弗復問：「闡陀！汝於眼、眼識及色，為何所見、何所識、何所知故，言眼、眼識及色，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」？闡陀答言：「我於眼、眼識、及色，見滅、知滅故，見眼、眼識及色，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」。復問：「闡陀！汝於耳……。鼻……。舌……。身……。意、意識及法，何所見、何所知故，於意、意識及法，見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」？闡陀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我於意、意識及法，見滅，知滅故，於意、意識及法，見非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。尊者舍利弗！然我今日身病苦痛，不能堪忍，欲以刀自殺，不樂苦生」。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闡陀：「汝今當於大師修習正念，如所說句：有所依者則為動搖，動搖者有所趣向，趣向者為不休息，不休息者則隨趣往來，隨趣往來者則有未來生死，有未來生死故有未來出沒，有未來出沒故則有生老病

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如所說句：無所依者則不動搖，不動搖者得無趣向，無趣向者則有止息，有止息故則不隨趣往來，不隨趣往來則無未來出沒，無未來出沒者則無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」。闡陀言：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我供養世尊，事於今畢矣；隨順善逝，今已畢矣，適意非不適意。弟子所作，於今已作；若復有餘弟子所作供養師者，亦當如是供養大師，適意非不適意。然我今日身病苦痛，難可堪忍，唯欲以刀自殺，不樂苦生」。爾時，尊者闡陀，即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以刀自殺。

時尊者舍利弗，供養尊者闡陀舍利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闡陀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以刀自殺。云何世尊！彼尊者闡陀當至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」？佛告尊者舍利弗：「彼不自記說言：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我供養世尊，於今已畢；隨順善逝，於今已畢，適意非不適意；若復有餘供養大師者，當如是作，適意非不適意耶」？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復問世尊：「彼尊者闡陀，先於鎮珍尼婆羅門聚落，有供養家，極親厚家，善言語家」。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舍利弗！正智、正善解脫善男子，有供養家，親厚家，善言語家。舍利弗！我不說彼有大過。若有捨此身餘身相續者，我說彼等則有大過。若有捨此身已，餘身不相續者，我不說彼有大過也。無大過故，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」。如是世尊為彼尊者闡陀說第一記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三；一三三六〇（一〇二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尊者叵求那，住東園鹿母講堂，疾病困篤。尊者阿難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叵求那住東園鹿母講堂，疾病困篤。如是病，比丘多有死者。善哉世尊！願至東園鹿母講堂尊者叵求那所，以哀愍故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至日晡時，從禪覺，往詣東園鹿母講堂，至尊者叵求那房，敷座而坐。為尊者叵求那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去。尊者叵求那世尊去後，尋即命終。當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。

時尊者阿難供養尊者叵求那舍利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叵求那，世尊來後，尋便命終。臨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膚色清淨，鮮白光澤。不審世尊！彼當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」？佛告阿難：「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未斷五下分結，若覺病起，其身苦患，心不調適，生分微弱，得聞大師教授教誡、種種說法，彼聞法已，斷五下分結。阿難！是則大師教授說法福利。復次、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未斷五下分結，然後病起，身遭苦患，生分轉微，不蒙大師教授教誡說法，然遇諸餘多聞大德修梵行者，教授教誡說法，得聞法已，斷五下分結。阿難！是名教授教誡聽法福利。復次、阿難！若比丘先未病時，不斷五下分結，乃至生分微弱，不聞大師教授教誡說法，復不聞餘多聞大德諸梵行者教授教誡說法，然彼先所受法，獨靜思惟，稱量觀察，得斷五下分結。阿難！是名思惟觀察先所聞法所得福利。復次、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斷五下分結，不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心善解脫。然後得病，身遭苦患，生分微弱，得聞大師教授教誡說法，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。阿難！是名大師說法福利。復次、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斷五下分結，不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離欲解脫。覺身病起，極遭苦患，不得大師教授教誡說法，然得諸餘多聞大德諸梵行者教授教誡說法，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。阿難！是名教授教誡聞法福利。復次、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斷五下分結，不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離欲解脫。其身病起，極生苦患，不得大師教授教誡說法，不得諸餘多聞大德教授教誡說法，然先所聞法，獨一靜處思惟，稱量觀察，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、離欲解脫。阿難！是名思惟先所聞法所得福利。何緣叵求那比丘，不得諸根欣悅，色貌清淨，膚體鮮澤！叵求那比丘先未病時，未斷五下分結，彼親從大師聞教授教誡說法，斷五下分結」。世尊為彼尊者叵求那，受阿那含記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四；一三三六一（一〇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濕波誓，住東園鹿母講堂，身遭重病，極生苦患。尊者富隣尼瞻視供給，如前跋迦梨修

多羅廣說。謂說三受，乃至轉增無損。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莫變悔」！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實有變悔」。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得無破戒耶」？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破戒」。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不破戒，何為變悔」？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先未病時，得身息樂正受，多修習；我於今日，不復能得入彼三昧。我作是思惟：將無退失是三昧耶」？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阿濕波誓！汝見色即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復問：「汝見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，異我，相在不」？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」！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既不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何故變悔」？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正思惟故」。佛告阿濕波誓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三昧堅固，三昧平等，若不得入彼三昧，不應作念：我於三昧退減。若復聖弟子不見色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，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異我，相在，但當作是覺知：貪欲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。貪、恚、癡永盡無餘已，一切漏盡，無漏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佛說是法時，尊者阿濕波誓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歡喜踊悅，歡喜踊悅故，身病即除。佛說此經，令尊者阿濕波誓歡喜隨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六二（）

差摩迦修多羅，如五受陰處說。

六；一三三六三（一〇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異比丘，年少新學，於此法律出家未久，少知識，獨一客旅，無人供給，住邊聚落客僧房中，疾病困篤。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卻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一比丘，年少新學，乃至疾病困篤，住邊聚落客僧房中。有是病比丘，多死無活。善哉世尊！往彼住處，以哀愍故」！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即日晡時從禪覺，至彼住處。彼病比丘遙見世尊，扶床欲起。佛告比丘：「息臥勿起！云何比丘！苦患寧可忍不」？如前差

摩修多羅廣說。如是三受，乃至病苦但增不損。佛告病比丘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汝得無變悔耶」？病比丘白佛：「實有變悔，世尊」！佛告病比丘：「汝得無犯戒耶」？病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實不犯戒」。佛告病比丘：「汝若不犯戒，何為變悔」？病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年幼稚，出家未久，於過人法、勝妙知見未有所得。我作是念：命終之時，知生何處？故生變悔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云何比丘！有眼故有眼識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復問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有眼識故有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內受——若苦，若樂，不苦不樂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，亦如是說。「云何比丘！若無眼則無眼識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復問比丘：「若無眼識則無眼觸耶？若無眼觸，則無眼觸因緣生內受——若苦，若樂，不苦不樂耶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」！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，亦如是說。「是故比丘！當善思惟如是法，得善命終，後世亦善」。爾時，世尊為病比丘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去。時病比丘世尊去後，尋即命終。臨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。

時眾多比丘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年少比丘，疾病困篤。尊者今已命終，當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。云何世尊！如是比丘，當生何處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」？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命過比丘，是真寶物！聞我說法，分明解了，於法無畏，得般涅槃。汝等但當供養舍利」。世尊爾時為彼比丘受第一記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七；一三三六四（一〇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彼比丘作如是念：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彼比丘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

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若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、繫著、使，及彼心解脫，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者，是名比丘斷愛欲，轉諸結，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六五（一〇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差別者：乃至佛告病比丘：「汝不自犯戒耶」？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以持淨戒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汝以何等法故，於我所修梵行」？比丘白佛：「為離貪欲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。為離瞋恚、愚癡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汝正應為離貪欲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離瞋恚、愚癡故，於我所修梵行。比丘！貪欲纏故，不得離欲；無明纏故，慧不清淨。是故比丘！於欲離欲心解脫，離無明故慧解脫。若比丘於欲離欲心解脫，身作證；離無明故慧解脫，是名比丘斷諸愛欲，轉結縛，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是故比丘！於此法善思惟」。如前廣說，乃至受第一記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九；一三三六六（一〇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伽梨隸講堂。時多有比丘疾病。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往至伽梨隸講堂，於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當正念、正智以待時，是則為我隨順之教。比丘！云何為正念？謂比丘內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外身身觀念處……。內外身身觀念處……。內受……。外受……。內外受……。內心……。外心……。內外心……。內法……。外法……。內外法法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比丘正憶念。云何正智？謂比丘若來、若去，正知而住；瞻視、觀察，屈申、俯仰，執持衣鉢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眠、覺，乃至五十、六十，依語默正智行，比丘！是名

正智。如是比丘正念、正智住者，能起樂受，有因緣非無因緣。云何因緣？謂緣於身，作是思惟：我此身無常，有為，心因緣生，樂受亦無常，有為，心因緣生，身及樂受，觀察無常，觀察生滅，觀察離欲，觀察滅盡，觀察捨。彼觀察身及樂受無常，乃至捨已，若於身及樂受，貪欲使者永不復使。如是正念、正智生苦受，因緣非不因緣。云何為因緣？如是緣身，作是思惟：我此身無常，有為，心因緣生；苦受亦無常，有為，心因緣生。身及苦受，觀察無常，乃至捨，於此及苦受，瞋恚所使永不復使。如是正念、正智生不苦不樂受，因緣非不因緣。云何因緣？謂身因緣，作是思惟：我此身無常，有為，心因緣生；彼不苦不樂受，亦無常，有為，心因緣生。彼身及不苦不樂受，觀察無常乃至捨，若所有身及不苦不樂受，無明所使永不復使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厭離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厭離；厭離已離欲，離欲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樂覺所覺時，莫能知樂覺，貪欲使所使，不見於出離。

苦受所覺時，莫能知苦受，瞋恚使所使，不見出離道。

不苦不樂受，等正覺所說，彼亦不能知，終不度彼岸。

若比丘精勤，正智不傾動，於彼一切受，黠慧能悉知。

能知諸受已，現法盡諸漏，依慧而命終，涅槃不墮數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三六七（一〇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如上說，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會迦梨隸講堂，多有疾病，如上說。差別者，乃至「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我說是等解脫生老病死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智慧多聞者，非不覺諸受，若於苦、樂受，分別諦明了，

當知堅固事，凡夫有昇降，於樂不染著，於苦不傾動。

知受不受生，依於貪、恚覺，斷除斯等已，其心善解脫，

繫念緣妙境，正向待終期。若比丘精勤，正智不傾動，

於此一切受，慧者能覺知。了知諸受已，現法盡諸漏，

依慧而命終，涅槃不墮數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一一；一三三六八（一〇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給孤獨長者得病，身極苦痛。世尊聞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次第乞食，至給孤獨長者舍。長者遙見世尊，馮床欲起。世尊見已，即告之言：「長者勿起，增其苦患」。世尊即坐，告長者言：「云何長者！病可忍不？身所苦患，為增為損」？長者白佛：「甚苦，世尊！難可堪忍」。乃至說三受，如差摩修多羅廣說，乃至苦受但增不損。佛告長者：「當如是學！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長者白佛：「如世尊說四不壞淨，我有此法，此法中有我。世尊！我今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」！即記長者得阿那含果。長者白佛：「唯願世尊今於此食」！爾時，世尊默而許之。長者即勅辦種種淨美飲食，供養世尊。世尊食已，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二；一三三六九（一〇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難，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，往詣其舍。長者遙見阿難，馮床欲起，乃至說三受，如前叉摩修多羅廣說，乃至苦患但增不損。時尊者阿難告長者言：「勿恐怖！若愚癡無聞凡夫，不信於佛，不信法、僧，聖戒不具，故有恐怖，亦畏命終及後世苦。汝今不信已斷、已知，於佛淨信具足，於法、僧淨信具足，聖戒成就」。長者白尊者阿難：「我今何所恐怖！我始於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見世尊，即得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自從是來，家有錢財，悉與佛弟子——比丘，比丘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共」。尊者阿難言：「善哉長者！汝自記說是須陀洹果」。長者白尊者阿難：「可就此食」！尊者阿難默然受

請。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供養尊者。阿難食已，復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三；一三三七〇（一〇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，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。聞已，語尊者阿難：「知不？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，當共往看」。尊者阿難默然而許。時尊者舍利弗，與尊者阿難，共詣給孤獨長者舍。長者遙見尊者舍利弗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說三種受，如叉摩修多羅廣說，身諸苦患，轉增無損。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：「當如是學：不著眼，不依眼界生貪欲識；不著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不著，不依（耳、鼻、舌、身）、意界生貪欲識。不著色，不依色界生貪欲識；不著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不依（聲、香、味、觸）、法界生貪欲識。不著於地界，不依地界生貪欲識；不著於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，不依（水、火、風、空）、識界生貪欲識。不著色陰，不依色陰生貪欲識；不著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，不依（受、想、行）、識陰生貪欲識」。時給孤獨長者悲歎流淚。尊者阿難告長者言：「汝今怯劣耶」？長者白阿難：「不怯劣也。我自顧念，奉佛以來二十餘年，未聞尊者舍利弗說深妙法，如今所聞」。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：「我亦久來，未嘗為諸長者說如是法」。長者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有居家白衣，有勝信、勝念、勝樂，不聞深法而生退沒。善哉尊者舍利弗！當為居家白衣，說深妙法，以哀愍故！尊者舍利弗！今於此食」。尊者舍利弗等，默然受請。即設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。食已，復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。示教、照喜已，即從坐起而去。

一四；一三三七一（一〇三三）

達磨提離長者修多羅，亦如世尊為給孤獨長者初修多羅廣說。

一五；一三三七二（ ）

第二修多羅亦如是說。差別者：「若復長者依此四不壞淨已，於上修習六念，謂念如來事乃至念天」。長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依四不壞淨，於上修六隨念，我今悉成就。我常修念如來事，乃至念天」。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

善我！汝今自記阿那含果」。長者白佛：「唯願世尊受我請食」！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長者知佛受請已，即具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。世尊食已，復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六；一三三七三（一〇三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長壽童子，是樹提長者孫子，身嬰重病。爾時，世尊聞長壽童子身嬰重病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到長壽童子舍。長壽童子遙見世尊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說三受，如叉摩修多羅廣說，乃至病苦但增無損。「是故童子當如是學：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當如是學」！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四不壞淨，我今悉有。我常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告童子：「汝當依四不壞淨，於上修習六明分想。何等為六？謂一切行無常想，無常苦想，苦無我想，觀食想，一切世間不可樂想，死想」。童子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依四不壞淨，修習六明分想，我今悉有。然我作是念：我命終後，不知我祖父樹提長者當云何」？爾時，樹提長者語長壽童子言：「汝於我所顧念且停！汝今且聽世尊說法，思惟憶念，可得長夜福利，安樂饒益」！時長壽童子言：「我於一切諸行，當作無常想，無常苦想，苦無我想，觀食想，一切世間不可樂想，死想，常現在前」。佛告童子：「汝今自記斯陀含果」。長壽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住我舍食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長壽童子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。世尊食已，復為童子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七；一三三七四（一〇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榇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時婆藪長者身遭苦患。爾時，世尊聞婆藪長者身遭苦患，如前達摩提那長者修多羅廣說，得阿那含果記，乃至從坐起而去。

一八；一三三七五（一〇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有釋氏沙羅，疾病委篤。爾時，世尊聞釋氏沙羅疾病委篤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迦維羅衛國乞食，

次到釋氏沙羅舍。釋氏沙羅遙見世尊，扶床欲起，乃至說三受，如差摩迦修多羅廣說，乃至患苦但增不損。「是故釋氏沙羅當如是學：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釋氏沙羅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我悉有之。我常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。佛告釋氏沙羅：「是故汝當依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於上修習五喜處。何等為五？謂念如來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」。釋氏沙羅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依四不壞淨，修五喜處我亦有之。我常念如來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」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自記斯陀含果」。沙羅白佛：「唯願世尊今我舍食」。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沙羅長者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。世尊食已，復為沙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一九；一三三七六（一〇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曲谷精舍。爾時，耶輸長者疾病困篤，如是乃至得阿那含果記，如達摩提那修多羅廣說。

二〇；一三三七七（一〇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瞻婆國竭伽池側。時有摩那提那長者，疾病新差。時摩那提長者語一士夫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尊者阿那律所，為我稽首阿那律足，問訊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明日，通身四人，願受我請。若受請者，汝復為我白言：我俗人多有王家事，不能得自往奉迎，唯願尊者時到，通身四人來赴我請，哀愍故」！時彼男子受長者教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禮足。白言：「尊者！摩那提那長者，敬禮問訊，少病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唯願尊者！通身四人，明日日中，哀受我請」。時尊者阿那律默然受請。時彼士夫復以摩那提那長者語，白尊者阿那律：「我是俗人，多有王家事，不得躬自奉迎，唯願尊者！通身四人，明日日中哀受我請，憐愍故」！尊者阿那律陀言：「汝且自安，我自知時。明日，通身四人，往詣其舍」。時彼士夫受尊者阿那律教，還白長者：「阿梨！當知我已詣尊者阿那律，具宣尊意。尊者阿那律言：汝且自安，我自知時」。彼長者摩那提那，夜辦淨美飲

食。晨朝復告彼士夫：汝往至彼尊者阿那律所，白言時到。時彼士夫，即受教行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禮足，白言：「供具已辦，唯願知時」！

時尊者阿那律，著衣持鉢，通身四人，詣長者舍。時摩那提那長者，婇女圍遶，住內門左。見尊者阿那律，舉體執足敬禮，引入就坐。各別稽首，問訊起居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阿那律問訊長者：「堪忍安樂住不」？長者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！堪忍樂住。先遭疾病，當時委篤，今已蒙差」。尊者阿那律問長者言：「汝住何住，能令疾病苦患，時得除差」？長者白言：「尊者阿那律！我住四念處，專修繫念故，身諸苦患，時得休息。何等為四？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外身……。內外身……。內受……。外受……。內外受……。內心……。外心……。內外心……。內法……。外法……。內外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尊者阿那律！我於四念處繫心住故，身諸苦患，時得休息」。尊者阿那律告長者言：「汝今自記阿那含果」。時摩那提那長者，以種種淨美飲食，自手供養，自恣飽滿。食已，澡漱畢，摩那提那長者復坐卑床，聽說法。尊者阿那律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五一 業報相應

一；一三三七八（一〇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師精舍。時有淳陀長者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問淳陀長者：「汝今愛樂何等沙門、婆羅門淨行」？淳陀白佛：「有沙門、婆羅門，奉事於水，事毘濕波天，執杖澡罐，常淨其手。如是正士，能善說法，言：善男子月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菴摩羅屑、以澡其髮，修行齋法，被著新淨長鬘白氎，牛糞塗地而臥其上。善男子晨朝早起，以手觸地，作如是言：此地清淨，我如是淨。手執牛糞團，並把生草，口說是言：此是清淨，我如是淨。若如是者，見為清淨，不如是者永不清淨。世尊！如是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若為清淨，我所宗仰」。佛告淳陀：「有黑法、黑報，不淨、不淨果，負重向下。成就如此諸惡法者，雖復晨朝早起，以手觸地，唱言清淨，猶是不淨。正復不觸，亦不清淨。執牛糞

團并及生草，唱言清淨，亦復不淨。正復不觸，亦不清淨。淳陀！何等為黑、黑報，不淨、不淨果，負重向下，乃至觸以不觸悉皆不淨？淳陀！謂殺生惡業，手常血腥，心常思惟撾、捶、殺、害，無慚、無愧，慳貪、悕惜，於一切眾生乃至昆蟲，不離於殺。

於他財物，聚落、空地，皆不離盜。行諸邪婬，若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夫主、親族，乃至授花鬘者，如是等護，以力強干，不離邪婬。不實妄語，或於王家、真實言家，多眾聚集，求當言處，作不實說：不見言見，見言不見；不聞言聞，聞言不聞；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。因自、因他，或因財利，知而妄語而不捨離，是名妄語。兩舌乖離，傳此向彼，傳彼向此，遞相破壞，令和合者離，離者歡喜，是名兩舌。不離惡口罵詈若人軟語說，悅耳心喜，方正易知，樂聞無依說，多人愛念、適意，隨順三昧，捨如是等而作剛強，多人所惡，不愛、不適意，不順三昧，說如是等言，不離麁澁，是名惡口。綺飾壞語，不時言，不實言，無義言，非法言，不思言，如是等名壞語。不捨離貪，於他財物而起貪欲，言此物我有者好。不捨瞋恚弊惡，心思惟言：彼眾生應縛、應鞭、應杖、應殺，欲為生難。不捨邪見顛倒，如是見、如是說：無施，無說，無福，無善行、惡行，無善、惡業果報，無此世，無他世，無父母，無眾生生世間，無世阿羅漢，等趣、等向，此世他世，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淳陀！是名黑、黑報，不淨、不淨果，乃至觸以不觸，皆悉不淨。淳陀！有白、白報，淨、有淨果，輕仙上昇。成就已，晨朝觸地，此淨、我淨者，亦得清淨；若不觸者，亦得清淨。把牛糞團，手執生草，淨因、淨果者，執與不執，亦得清淨。淳陀！何等為白、白報，乃至執以不執，亦得清淨？謂有人不殺生，離殺生，捨刀杖、慚、愧，悲念一切眾生。不偷盜，遠離偷盜，與者取、不與不取，淨心不貪。離於邪婬，若父母護，乃至授一花鬘者，悉不強干起於邪婬。離於妄語，審諦實說。遠離兩舌，不傳此向彼，傳彼向此，共相破壞；離者令和、和者隨喜。遠離惡口，不剛強，多人樂其所說。離於壞語，諦說，時說，實說，義說，法說，見說。離於貪欲，不於他財、他眾具，作己有想而生貪著。離於瞋恚，不作是念：撾、打、縛、殺，為作

眾難。正見成就，不顛倒見，有施，有說，報有福，有善惡行果報，有此世，有父母，有眾生生，有世阿羅漢，於此世、他世，現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淳陀！是名白、白報，乃至觸與不觸，皆悉清淨」。爾時，淳陀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二；一三三七九（一〇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師精舍。時有異婆羅門，於十五日洗頭已，受齋法，被新長鬘、白氎，手執生草。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佛告婆羅門：「汝洗頭，被新長鬘、白氎，是誰家法」？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是學捨法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云何婆羅門捨法」？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如是十五日，洗頭，受持法齋，著新淨長鬘、白氎，手執生草，隨力所能，布施作福。瞿曇！是名婆羅門修行捨行」。佛告婆羅門：「賢聖法律所行捨行，異於此也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云何為賢聖法律所行捨行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謂離殺生，不樂殺生，如前清淨分廣說。依於不殺，捨離殺生，乃至如前清淨分廣說。離偷盜，不樂於盜；依於不盜，捨不與取。離諸邪婬，不樂邪婬；依於不婬，捨非梵行。離於妄語，不樂妄語；依不妄語，捨不實言。離諸兩舌，不樂兩舌；依不兩舌，捨別離行。離於惡口，不樂惡口；依不惡口，捨於麁言。離諸綺語，不樂綺語；依不綺語，捨無義言。斷除貪欲，遠離苦貪；依無貪心，捨於愛著。斷除瞋恚，不生忿恨；依於無恚，捨彼瞋恨。修習正見，不起顛倒；依於正見，捨彼邪見。婆羅門！是名賢聖法律所行捨行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善哉瞿曇！賢聖法律所行捨行」。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三；一三三八〇（一〇四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生聞梵志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有親族，極所愛念，忽然命終。我為彼故，信心布施，云何世尊！彼得受不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非一向得。若汝親族生地獄中者，得彼地獄眾生食以活其命，不得汝所

信施飲食。若生畜生、餓鬼、人中者，得彼人中飲食，不得汝所施者。婆羅門！餓鬼趣中，有一處名為入處餓鬼，若汝親族生彼入處餓鬼中者，得汝施食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若我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中者，我信施誰應食之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若汝所可為信施親族，不生入處餓鬼趣者，要有餘親族知識生入處餓鬼趣中者得食之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若我所為信施親族，不生入處餓鬼趣中，亦更無餘親族知識生入處餓鬼趣者，此信施食誰當食之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設使所為施親族知識，不生入處餓鬼趣中，復無諸餘知識生餓鬼者，且信施而自得其福。彼施者所作信施，而彼施者不失達嚫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施者行施，施者得彼達嚫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有人殺生行惡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業跡，如淳陀修多羅廣說。而復施諸沙門、婆羅門，乃至貧窮乞士，悉施錢財、衣被、飲食、燈明、諸莊嚴具。婆羅門！彼惠施主，若復犯戒生象中者，以彼曾施沙門、婆羅門，錢財、衣被、飲食乃至莊嚴眾具故，雖在象中，亦得受彼施報——衣服、飲食、乃至種種莊嚴眾具。若復生牛、馬、驢、騾等種種畜生趣中，以本施惠功德，悉受其報；隨彼生處，所應受用皆悉得之。婆羅門！若復施主持戒不殺、不盜，乃至正見，布施諸沙門、婆羅門，乃至乞士錢財、衣服、飲食乃至燈明，緣斯功德，生人道中，坐受其報——衣被、飲食乃至燈明眾具。復次、婆羅門！若復持戒生天上者，彼諸惠施，天上受報——財寶、衣服、飲食、乃至莊嚴眾具。婆羅門！是名施者行施，施者受達嚫果報不失時」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四；一三三八一（一〇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鞞羅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鞞羅聚落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。聞已，共相招集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有眾生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」？佛告諸婆羅門、長者：「行非法行，行危嶮行因緣故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」。諸婆羅門、長者白佛：「行何等非法行、危嶮行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」？佛告婆羅門、長者：「殺生乃至邪見，具足十不善業因緣故，婆羅門！是非法行，危嶮行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」。婆羅門白佛：「何因

緣諸眾生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」？佛告婆羅門、長者：「行法行，行正行，以是因緣故，身壞命終得生天上」。復問世尊：「行何等法行，何等正行，身壞命終得生天上」？佛告婆羅門、長者：「謂離殺生乃至正見，十善業跡因緣故，身壞命終得生天上。婆羅門、長者！若有行此法行，行此正行者，欲求剎利大姓家，婆羅門大姓家，居士大姓家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因緣故。若復欲求生四王（天），三十三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悉得往生，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。行淨戒者，其心所願，悉自然得。若復如是法行、正行者，欲求生梵天，亦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行正行、法行故。持戒清淨，心離愛欲，所願必得。若復欲求往生光音（天），遍淨（天），乃至阿伽尼吒（天）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持戒清淨，心離欲故。若復欲求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悉得成就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法行、正行故。持戒清淨，心離愛欲，所願必得。欲求慈，悲，喜，捨。空入處，識入處，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，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。持戒清淨，心離愛欲，所願必得。欲求斷三結，得須陀洹；斯陀含；阿那含果；無量神通，天耳，他心智，宿命智，生死智，漏盡智，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。持戒離欲，所願必得」。時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五；一三三八二（一〇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鞞羅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時鞞羅磨聚落中，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世尊住鞞羅磨聚落身恕林中。聞已，乘白馬車，多將翼從，持金柄傘蓋，金澡瓶，出鞞羅磨聚落，詣身恕林。至道口，下車步進，入於園門，至世尊前，面相問訊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何因何緣，有人命終生地獄中？乃至生天」，如上修多羅廣說。時鞞羅磨婆羅門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六；一三三八三（一〇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〔住〕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鞞紐多羅聚落北身恕林中。住鞞紐多羅聚落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。聞已，共

相招引，往詣身恕林，至世尊所，面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婆羅門、長者：「我當為說自通之法，諦聽，善思。何等自通之法？謂聖弟子作如是學：我作是念：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殺彼？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，如上說。我若不喜人盜於我，他亦不喜，我云何盜他？是故持不盜戒，不樂於盜，如上說。我既不喜人侵我妻，他亦不喜，我今云何侵人妻婦？是故受持不他婬戒，如上說。我尚不喜為人所欺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欺他？是故受持不妄語戒，如上說。我尚不喜他人離我親友，他亦如是，我今云何離他親友？是故不行兩舌，（如上說）。我尚不喜人加麁言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於他而起罵辱？是故於他不行惡口，如上說。我尚不喜人作綺語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於他而作綺語？是故於他不行綺飾，如上說。如是七種，名為聖戒。又復於佛不壞淨成就，於法、僧不壞淨成就，是名聖弟子四不壞淨成就。自現前觀察，能自記說：我地獄盡，畜生、餓鬼盡，一切惡趣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」。時鞞紐聚落婆羅門、長者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七；一三三八四（一〇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相習近法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相習近法？謂殺生者，殺生者習近；盜、婬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，各各隨類更相習近。譬如不淨物，不淨物自相和合。如是殺生、殺生，乃至邪見、邪見，自相習近。如是比丘！不殺生、不殺生相習近，乃至正見、正見更相習近；譬如淨物、淨物，自相和合。乳生酪，酪生酥，酥生醍醐，醍醐自相和合。如是不殺、不殺，更相習近；乃至正見、正見，更相習近，是名比丘相習近法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八；一三三八五（一〇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蛇行法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蛇行法？謂殺生惡行，手常血腥

，乃至十不善業跡，如前淳陀修多羅廣說。彼當爾時，身蛇行，口蛇行，意蛇行。彼如是身、口、意蛇行已，於其二趣，向一一趣：若地獄，若畜生。蛇行眾生，謂蛇、鼠、猫、狸等腹行眾生，是名蛇行法。云何非蛇行法？謂不殺生乃至正見，如前淳陀修多羅十善業跡廣說，是名非蛇行法。身非蛇行，口非蛇行，意非蛇行，於其二趣，生一一趣：若天上，若人中，是名非蛇行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九；一三三八六（一〇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惡業因，惡心因，惡見因，如是眾生身壞命終，必墮惡趣泥犁中。譬如圓珠擲著空中，落地流轉，不一處住。如是惡業因，惡心因，惡見因，身壞命終，必墮地獄中無住處。云何為惡業？謂殺生乃至綺語，如上廣說，是名惡業。云何惡心？謂貪、恚心，如上廣說，是名惡心。云何惡見？謂邪顛倒，如上廣說，是名惡見。是名惡業因，惡心因，惡見因，身壞命終，必生惡趣泥犁中。善業因，善心因，善見因，身壞命終，必生善趣天上。婆羅門！云何為善業？謂離殺生，不樂殺生，乃至不綺語，是名善業。云何善心？謂不貪、不恚，是名心善。云何為見善？謂正見不顛倒，乃至見不受後有，是名見善。是名業善因，心善因，見善因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譬如四方摩尼珠，擲著空中，隨墮則安。如是彼三善因，所在受生，隨處則安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〇；一三三八七（一〇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殺生人，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必得短壽。不與取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錢財多難。邪婬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所有妻室為人所圖。妄語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多被譏論。兩舌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親友乖離。惡口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常聞醜聲。綺語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言無信用。貪欲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貪欲。瞋恚多習、多行

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瞋恚。邪見多習、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愚癡。若離殺生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必得長壽。不盜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錢財不喪。不邪婬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妻室修良。不妄語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被譏論。不兩舌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親友堅固。不惡口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常聞妙音。不綺語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言見信用。不貪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愛欲。不恚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瞋恚。正見修習、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愚癡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一；一三三八八（一〇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殺生有三種，謂從貪生故，從恚生故，從癡生；乃至邪見亦三種，從貪生，從恚生，從癡生。離殺生亦有三種：不貪生，不恚生，不癡生。乃至離邪見亦三種：不貪生，不恚生，不癡生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二；一三三八九（一〇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有出法、出不出法。何等為出法、出不出法？謂不殺生出於殺生，乃至正見出於邪見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三；一三三九〇（一〇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有生聞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說此彼岸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」？佛告婆羅門：「殺生者謂此岸，不殺生者謂彼岸；邪見者謂此岸，正見者謂彼岸」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少有修善人，能度於彼岸，一切眾生類，駈馳走此岸。

於此正法律，觀察法法相，此等度彼岸，摧伏死魔軍」。

爾時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一四——一六；一三三九一——一三三九三（ ）

（如生聞婆羅門所問），如是異比丘所問，尊者阿難所問，佛問諸比丘，三經亦如上說。

一七；一三三九四（一〇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惡法，有真實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惡法？謂殺生，不與取，邪婬，妄語，兩舌，惡口，綺語，貪，恚，邪見，是名惡法。云何為真實法？謂離殺生，乃至正見，是名真實法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八；一三三九五（一〇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惡法，惡惡法；有真實法，真實真實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惡法？謂殺生乃至邪見，是名惡法。云何為惡惡法？謂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乃至自起邪見，復以邪見教人令行，是名惡惡法。云何為真實法？謂不殺生乃至正見，是名真實法。云何為真實真實法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是名真實真實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九；一三三九六（一〇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善男子，善男子，諦聽，善思，今當為汝說。云何為不善男子？謂殺生者，乃至邪見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云何善男子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，是名善男子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〇；一三三九七（一〇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善男子，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；有善男子，善男子善男子。諦聽，善思，

當為汝說。云何為不善男子？謂殺生乃至邪見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云何為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？謂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乃至自行邪見，教人令行邪見，是名不善男子不善男子。云何為善男子？謂不殺生乃至正見者，是名善男子。云何為善男子善男子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是名善男子善男子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一；一三三九八（一〇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成就十法者，如鐵鉾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入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十？謂殺生乃至邪見。若成就十法，譬如鐵鉾仰鑽虛空。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十？謂不殺生乃至正見」。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二；一三三九九（一〇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成就二十法者，如鐵鉾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二十？謂自手殺生，教人令殺；乃至自行邪見，復以邪見教人令行。是名二十法成就，如鐵鉾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有二十法成就，譬如鐵鉾仰鑽虛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二十法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；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。是名二十法成就，如鐵鉾仰鑽虛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」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三；一三四〇〇（一〇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鐵鉾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三十法？謂自手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；乃至自行邪見，復以邪見教人令行，常復讚歎行邪見者。是名三十法，如鐵鉾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有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鐵鉾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三十法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常復讚歎不殺功德；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常復讚歎正見功德。是名三十法成就，如鐵鉾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」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四；一三四〇一（一〇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四十法？謂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，見人殺生心隨歡喜；乃至自行邪見，教人令行，讚歎邪見，見行邪見心隨歡喜。是名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四十？謂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口常讚歎不殺功德，見不殺者心隨歡喜；乃至自行正見，教人令行，亦常讚歎正見功德，見人行者心隨歡喜。是名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五；一三四〇二（一〇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非法，有正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非法？謂殺生乃至邪見，是名非法。何等正法？謂不殺生乃至正見，是名正法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六；一三四〇三（一〇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非律，有正律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非律？謂殺生乃至邪見，是名非律。何等為正律？謂不殺乃至正見，是名正律」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七——三五；一三四〇四——一三四一二（）

如非律、正律、如是非聖及聖，不善及善，非親近、親近，非善哉、善哉，黑法、白法，非義、正義，卑法、勝法，有罪法、無罪法，棄法、不棄法，一一經如上說。